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伍輯·貳拾捌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伍輯·貳拾捌册目錄

蒼峴山人文集六卷〔清〕秦松齡撰 一
蒼峴山人集五卷微雲集一卷〔清〕秦松齡撰 五五
出門吟一卷悔齋詩集一卷又新集一卷
怡老篇一卷集外録一卷〔清〕李贊元撰 一三七
晢次齋稿十二卷〔清〕梁熙撰 三二三
望古齋集十二卷〔清〕李繼白撰 五四一

〔清〕秦松齡撰

蒼峴山人文集六卷

清嘉慶二年秦瀛刻本

嘉慶丁巳鐫

蒼峴山人文集

世恩堂藏板

瀛年二十餘先大夫手先高祖宮諭公文稾授瀛瀛受而藏之今已三十餘年公之文稾猶藏篋中而先大夫之歿久矣今年夏出而讀焉因與吳君彙中共事校讎而付之梓公少入翰林旣而罷歸又以膺薦入制科學問精洽見推於當時鉅公葢公於講學則交睢州湯文正公於詩則交王新城尚書於古文辭則交長洲汪鈍翁慈谿姜西溟兩先生所著毛詩日箋及詩集早有刻本傳世而文稾至今始刻先大夫志也嘉慶二年丁巳七月元孫瀛謹序

秦松齡字留仙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入翰林罷歸康熙
己未
召試博學鴻詞歷官諭德嘗與睢州湯尚書斌講求性命
之學工詩古文與同邑嚴繩孫齊名而詩格尤高所著有
毛詩日箋蒼峴山人集行世弟松岱講學東林尤邃於易
著有周易晰微二十卷一統志

秦松齡字留仙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歷官左春坊左諭
德七歲讀中庸閉目潛思良久告其師曰吾識性矣十九
官庶常
世祖章皇帝召試詠鶴詩有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
句指示閣臣曰此人必有品置第一以逋糧案罣誤歸田

旋以博學宏詞薦侍從講幄纂修明史里居二十餘年研
精宋五子書窮經尤邃於詩著毛詩日箋江南通志儒林傳

蒼峴山人文集目錄

元孫瀛編校

卷一

魯隱公論

不書即位

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夫人子氏薨

武氏子來求賻

衛州吁弑其君完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衛

人伐鄭

考仲子之宮

宋人取長葛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公伐邾

公會齊侯于防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公敗宋師于菅　取郜　取防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卷二

送陳而念之任臨安推官序

送郁巖黃侯歸鄆城序

新修無錫縣志序
周禮部遺集序
張靜思先生文集序
爲文堂集序
湛園未定稾序
吳修齡詩序
鄒黎眉詩序
青梧集序
碧山詩序
陳朝喈詩序
谷園詩序
陶紫司時文序
施昂青時文序
小學滄注序
錢十峯先生八十序
張秋紹先生八十序
沈母周太夫人壽序
卷三
上座主山陰胡先生書
與王阮亭書
錢貞女合葬記
亦園記

重修放生池記
復南禪寺放生池記
一梅亭記
遂寧張公書院記
華氏蓮渠新圩記
梁塘橋胡氏新圩記
卷四
嚴中允傳
馬雲劍傳
邵經農傳
過百齡傳
徐母王孺人家傳
從祖文學再遷公家傳
華仲通先生墓表
愼朋李先生墓表
卷五
白心鄒君墓誌銘
進士敦若張公墓誌銘
昌化縣知縣陶君紫司墓誌銘
封武定府同知來陽顧先生墓誌銘
佚節母吳孺人墓誌銘
嵩山玹水杲禪師塔銘

華頂仁叟震禪師塔銘
卷六
副都統前光祿大夫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一品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酉村吳公行狀
刑部山西清吏司郎中霓峯侯公行狀
族祖中大夫湖廣湖南糧儲道參政補僉秦先生行狀
書王文成論學書墨蹟後
雙忠遺翰書後
書史閣部遺像後
書許甫草思子亭記後
祭歸元恭文
祭成容若文 同嚴中允蓀友

蒼峴山人文集卷一

無錫秦松齡著

魯隱公論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於桓公而弒之蘇子曰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于桓隱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秦子曰非也隱公非特不敏于智實不足于仁也隱公非果欲讓桓也隱公之與桓其非嫡均隱公欲成惠公之志將平國而反之桓此其初心爾及攝位已久國人安之則其反之也難人

以物假人久且若固有之況人國乎況魯之國隱公未嘗不可有乎隱公本中材也欲讓桓則有所不能欲不讓桓則有所不敢不能不敢之心兩持於中而不能決故攝既久桓既長而不能讓隱公特未嘗欲殺桓爾若謂其果欲讓桓者吾不信也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欲弒其弟欲弒其君人之情固未有不怒而欲殺之者蘇子之言曰盜以兵擬人塗之人皆殺之謂盜且幷殺己也隱公之智豈果不及此歟吾觀夫隱公當日但曰吾將授之其意乎其辭緩非惟不怒而殺之是且以其言爲愛我也隱公方以爲愛之之不暇又何能怒而殺之且知其將弒已哉如有人焉告人曰吾能爲盜則其所告者必其同爲盜者也

不然亦必不惡其爲盜者也隱公亦若是而已矣公子翬之計特求爲太宰耳計不行則太宰不可得弑桓之與弑隱同一君也桓公之惡隱甚於隱之不欲讓桓也故決然而爲弑隱之舉小人之求富貴無所不至至於隱公不能殺之以讓桓彼固知之熟矣左氏曰羽父懼反譖於桓而請弑之蓋亦失其實也吾固曰隱公非不敏于智實不足于仁也隱公非不能殺公子翬也

不書卽位

惠公娶仲子爲夫人其爲失禮固也然當日旣娶爲夫人則儼然以之爲嫡矣觀於天王歸仲子之賵則天子且以爲魯之夫人矣桓公之得立在惠公必先命之爲太子也

故隱之讓桓未可非也父欲立之而子謂其不當立必欲攘而取之不可訓也黃勉齋氏以爲隱公當如夷齊之事乃爲得其正恐亦未盡然公羊曰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此隱公之初心也及乎攝位旣久桓公旣長讓桓之說但託之空言而不卽見之實事以及於鍾巫之禍勉齋氏所謂義利交戰於胷中而不能自決者蓋失在於後而不在於先也

自立以待桓公之長不如立桓而已爲政及其成人而授之蘇氏之論精矣

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黃氏曰抄曰盟非美事而春秋亂世相與結好之常聖人不過因事直書諸家或以爲褒或以爲貶皆不可知然旣盟而又伐之則非耳斯言非不簡捷然謂聖人據事直書褒貶自見不在或日或不日或字或不字可也若謂褒貶皆不可知則不可也隱公攝位之始無甚不得已而汲汲焉邾盟之是求誠如呂氏所云示人以不廣者左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亦微詞也諸家以爲貶庶幾得之以爲褒儀父之與盟則斷知其不然也夫無故而歃血要神何褒之有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其爲失禮之大不待名宰而後見也如必以名宰爲貶則後此賵成風矣葬成風矣成風亦妾也而榮叔召伯不名也若如胡氏所云於前則名冢宰於後王不稱天其法益嚴則更有所不可何也均之失禮也一歸責於臣一歸責於君例不合也始則名其宰而王猶稱天繼則王不稱天而反字其使臣義不當也夫天王云者春秋之特筆示無二尊也其有不稱天者或因舊史之文聖人無他意也宰之名其說亦猶是也

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當從穀梁定爲隱之妻何也仲子旣稱夫人聲子不得與竝隱公承先君之志以嫡讓桓必不肯稱己母

為夫人以當仲子故知以為隱之母者非也元年天王歸惠公仲子之賵則仲子之卒在春秋之前若如左氏所云豫凶事者乃情理所必無先儒論之審矣故知以為桓之母者亦非也黃楚望則曰隱公當國凡事謙讓不肯自謂為君故史不書即位改葬惠公公弗臨衛侯來會葬亦不相見蓋皆承父之志為桓公之地既已如此無緣卻以夫人禮喪其妻黃氏之言誠是也然不以夫人禮喪其妻者隱公之事史之不書葬示不成禮也夫人云者猶隱之稱公耳隱雖攝國人既扳而立之稱之曰公公之妻欲不稱夫人得乎亦各從其實也

武氏子來求賻

胡氏曰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嗟乎周之微亦已甚矣胡氏之言何其不恕也諸侯有貢天子無求禮也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周之此時豈尚能問罪于諸侯乎常貢之不入王喪之不共討之不能勢必出於求矣王崩魯不會葬而區區之賻尚待於求惠公仲子之賵王且歸之而魯於王喪視之漠然不能比於列國之交際其驕蹇無禮直有不可勝誅者而胡氏不之責何也愚謂春秋之旨蓋深悲周之不競而極惡魯之無王

衛州吁弒其君完

程子曰春秋之初弒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弒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弒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愚謂程子之言精矣未必果是聖人之意也弒君天下之大惡也因其弒君而直書曰弒君所以明大義也篡臣逆子雖假息於一時元惡大憝常見誅於千載嚴莫嚴於此矣或削其屬籍或不削其屬籍固不必論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甚矣宋殤公之不道也州吁弒君之逆賊也為鄰國者不能聲罪致討反納其邪說倡率陳蔡以伐鄭時陳蔡雖迷於衛亦當知其為賊未肯遽助之觀陳侯終聽石碏執州吁而涖于衛固知其未欲黨逆也宋殤一聞伐鄭之謀欣然而動乘二國不得已而從之公子翬又奮袂而應之使弒君之賊不特逋誅幾於定位皆宋殤為之也然殤公亦何愛於衛何讎於鄭不過以公子馮之在鄭刻不能忘耳左氏曰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曰欲納未有其事也為殤公者苟念穆公舍其子而立己當委曲隱忍以消其禍如其果有不順而後興師伐之未晚也乃借逆賊之邪謀挾列國之兵力以快其私心之蓄憤若此其亟亟哉夫

伐鄭首謀者衛也而春秋書曰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於翬帥師再書曰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著宋之爲首禍也主兵者宋也非宋則陳蔡不從衛不能伐鄭而弑君之賊不待數月而後誅也惡宋之甚也

考仲子之宮

仲子雖非嫡然惠公娶之之日已尊之爲夫人也旣爲夫人則當祔惠公之廟然孟子旣祔廟仲子不得入是未得盡合夫人之禮也若以妾母之例而別立宮則當曰立仲子之宮而曰考者何也考者始成而祀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否家氏曰君不親祭尊宗廟也按此則雖桓公爲君之後而不得親祭其母况隱公乎今隱公旣親祭之則非妾母之例矣蓋隱公當日旣不欲屈仲子爲妾母又不得躋仲子而祔廟故於其別立宮也如妾母焉於其親祭之也如夫人焉魯之創舉也桓雖未君隱公堅讓桓之志先爲其母立宮其失小也親祭仲子則非所以重宗廟之禮其失大也故書曰考仲子之宮

宋人取長葛

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其後宋鄭交兵不已鄭莊欲離宋之黨故輸平於魯而艾之盟齊亦以鄭故與魯合自此齊魯鄭爲黨而宋之交離矣春秋於隱三年冬書石門之盟者見齊鄭之合也於此書圍長葛取

長葛者見宋鄭之讎也鄭不以宋之讎必不屈已而輸平於魯齊不以鄭之故亦無緣與魯盟此魯之大事而諸侯之黨離合之本末也如以來告而書則魯鄭初合長葛之取來告宜也三年齊魯未合石門之盟未必來告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侯爲鄭求魯故使弟年來聘結艾之盟不使他臣而使弟不使他公子而使母弟以見親魯之甚爲鄭之切也聖人不過就其事而書之耳胡氏謂不稱公子罪齊侯過寵其弟以啟無知簒弑之禍則於文太深矣

公伐邾

左傳曰公伐邾爲宋討也杜氏曰公拒宋而與鄭平今鄭復與宋平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愚謂杜氏之言未爲盡得隱公之心也是時齊鄭方求睦於魯魯在得志之日鄭與宋平特蹔時解釋其爭未已魯豈不知之若宋責魯以渝盟齊鄭必并力以助魯魯何懼於宋哉隱之爲宋伐邾蓋有二意一則宋魯素睦忽棄之而親齊鄭於心稍有不安爲之伐邾若不終棄宋以結盟宿遇淸之局一則鄭雖輸平祊田未入示以中立之意以要鄭賂使不得不入觀於鄭賂旣得卽從鄭伐宋可知矣邾本魯之附庸未嘗失禮於魯一旦爲人而伐之蔑盟不足道小國其何辜焉程子曰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公會齊侯于防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左傳曰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又曰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嗟乎此時豈復有王命乎諸侯皆不王而獨宋乎諸侯之不王孰有過於鄭者乎其爲假託而興師無疑也然鄭與宋交兵非一日兹何用假王命而後伐之其假之者爲齊魯地也魯素與宋睦齊近與宋盟一旦從鄭而伐之二國必有師出無名之疑鄭莊故託爲王命之說使二國有所藉口其一會于防再會于中邱又盟于鄧而定師期焉葢久謀而後決也鄭伯之巧于籠絡人亦至矣特此三君者朝貢則無王伐人則有王吾不知其設謀定計之時其亦有內愧于心否也

公敗宋師于菅　取郜　取防

左傳曰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說者多不從左氏謂經不言鄭入必魯入而魯取之也愚謂必鄭入而歸于魯鄭莊亦猶歸祊之故智也魯雖敗宋師于菅而三國連兵鄭爲主謀安必入二邑者非鄭且鄭莊志在合諸侯而不在得二邑故封之不吝而況他人之地乎其不歸齊而歸魯者菅之勝魯之功以此報魯又與齊素合於魯新睦信齊而疑魯故以二邑爲餌以堅魯之志也經之不言鄭入以二邑既歸魯但書魯取而略鄭入矣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啖氏曰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之不可在路而見其貌葢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故誤以爲女色之色愚謂左氏親見國史不應傳誤如是必當日實有其事而記之耳啖氏之不信左傳乃信公羊之過而不能會通其意也公羊曰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啖氏以爲孔父正色立朝其被禍以殤公也豈關其妻之美哉不知公羊之說推宋督之心也左氏之說記起禍之端也宋督包藏禍心欲尋釁而發難一旦見孔父妻美遂爲攻而奪之計名爲奪妻實在殺孔父既欲殺孔父因而激怒殤公使爲不兩立之勢得以奮

其恣睢而推刃於君父如市井椎埋之徒與人爲難必加人以非意之橫逆俟其人之不能忍而與之鬬然後快其所欲爲焉葢亂臣賊子如宋督者乃才之最劣策之出於最下者也故二傳之說皆未可廢也唯左氏謂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夫督正欲公之怒而後弑之也而何所懼乎則未爲得小人之情也

瀛桒先高祖著毛詩日箋成於春秋亦有箋記未卒業僅存稿十四篇謹附於魯隱公論後爲一卷

蒼峴山人文集卷一

無錫秦松齡著

送陳而念之任臨安推官序

今天子威靈赫濯滇黔悉平復命地方大臣之請命進士之待次於部者爲雲南各府推官而陳君而念遂得雲南之臨安雲南古荒徼地臨安又最僻故事郡邑吏未嘗以命進士況反側甫安聲教未洽陳君首爲

天子之命吏而臨之恐煩苦難治故人莫不爲陳君憂或曰推官職漕與刑二者俱足以爲累今雲南阻遠無漕又刑獄尚簡居其地不過二年不久爲臺諫亦郎署矣夫憂之者之冀近而畏遠也解之者之計樂而忘苦也豈非人情哉然皆非君子之所當計也陳君亦思大臣之所以請

於

天子

天子所以俞其請而命陳君者乎

天子既以雲南遠在萬里委大臣以便宜治之凡郡縣之長吏無不聽其自置而命之部除誠重其官以治其地也臨安當荒殘之後百務未舉流亡無藉之徒夤緣委署者十八而九既知其非朝廷之所命旋且罷斥其視民之吳越固然今陳君以名進士負慷慨特達之才奉

天子之命而往臨安之民刑獄待以理強頑待以鋤土司猺洞之未附者待以招徠其所望於陳君者甚重如不過奉行文書循他府故事則委署之官知遵守者能之卽何藉於君哉上以副

天子之命下以應大臣之求君之爲此者何如而顧以憂者解者之說進焉則已陋矣陳君爲人恂恂豈弟其中剛毅有守使執吾言以往吾知必有以稱是職也

送郁巖黃侯歸鄆城序

守令之難久矣而江南尤甚江南守令之難又莫若今日吾錫不過江南一大縣耳其財賦視他省數郡

本朝開國以來宰是邑者不下數人大都一二歲輒罷去少者數月去苟能踰是數者人皆稱其才其吏治必可觀必爲百姓所愛戴至於遷秩而去者葢無有也獨郁巖黃

侯來宰吾邑其久至于三年人皆稱其才而吏治彬彬百姓戴之無異志然卒以錢糧考成罷官甚矣吾邑之累守令也然而百姓非不急公也侯非拙于催科也其累在于功令之太嚴軍需之那借舊官之積逋也若此者朝廷非不知之諫官非不言之而司計者動曰無可奈何然則黃侯之罷去亦聽之司計之無可奈何已耳豈眞侯之罪也哉侯宰吾邑三年獄訟清簡奸宄懾服前年當海上多事京口報陷時邑人皇皇思鳥獸散侯佩弓矢集吏民魁岸有力者數十人皆騎巡行城堡行保甲法城門不得私啓閉時譌言喧傳奸民思以鼓亂侯召士民而告之曰賊來有令在賊不來而外有訛言何也遂懸榜於衢曰捕得訛

言予五十金後無敢言海上事者境內以安余時方請告里居竊歎黃侯之才而幸吾邑之有侯也旣以罷官將歸郵城邑之民扶老挈幼哭送數里予師錢先生礎日耆邑之隱君子也侯每造其廬問邑中利弊先生無不告侯無不聽者于侯之歸徧徵四方賢士大夫之詩歌以送之士大夫無不知黃侯之賢故贈行之詩歌爲極盛余與侯交善迺祖之郵亭執酒而言曰黃侯行矣前侯而宰吾邑者其行也皆不能如侯今侯雖罷去乎在官且三年百姓思之士大夫思之其政績在人心而歌詠之文章在黃侯行笥中也夫仕宦何常之有有罷去而爲人思有遷去而反爲人怨者侯之去也不怨而思不有物產金帛而有賢士大夫之詩歌侯亦何不樂於此行哉黃侯曰如君言余遂

書其事并言吾邑守令之難以送其行

新修無錫縣志序

無錫志可考者自元處士王仁輔始至明凡三修自後闕而不修者殆百餘年萬歷以後秕政日多變故紛起一切規制漸失其舊而東林諸君子倡明正學於斯時故吾邑風義節烈之事卓然可紀者衆我

朝定鼎幾五十年仁恩至化汪濊淪浹凡賦役土田人民風俗一還於古邇者

皇上南巡駐蹕錫山重以

宸翰詩章輝煌泉石千古未有之典被於一邑則志之修其可緩與夫事變多則不勝書人物衆則難備載非綜其詳則慮過簡非提其要則慮過煩故凡史乘之作操觚者初非不欲盡善及其成或偏而不該或泛而無當蓋甚矣其難也松齡少壯時閒居多暇輒取鄉里見聞之事手爲成帙而從祖侍御大音先生授以前輩誌傳之文甚備會三韓吳公來宰吾邑議修邑志一時縉紳文學之士分任編纂松齡則與受業師錢先生肅潤從叔文學保寅鍵關山園博稽旁采凡建置沿革官司選舉麤有端緒未幾松齡奉

命赴楚軍而吳公亦遷閩臬去事中輟後松齡再入史館與宮允嚴先生同修明史遇鄉邦耆舊有善可書者未嘗不鄭重載筆且冀邑志終於有成以畢前願甲子罷官歸

宮允亦請假里居會邑宰徐侯以邑志相屬乃與宮允更取前後諸書刪除繁彷別立義例其事關利病必請於徐侯而後屬草顧松齡多病未獲如昔之專勤而宮允矻矻編摩無間寒暑詮次翦裁必公必慎蓋數易稿而告成宮允之於是書可謂盡心焉矣其徭賦則從叔戶部公洮鈞稽綜核纖悉必詳餘則文學張君夏熟於舊聞間相商榷夫以一邑之志自吳公始爲之歷二十年至徐侯而克就書之成不其難哉後之覽者考其前後戶口賦役之登耗人材物產之消長且以知

聖治之宏被於一邑者百世而下猶爲興起而增慕也若

夫徐侯莅事八載政理人和百廢具舉尤孜孜於邑志之成其意豈令之爲令者所及哉刻既竣徐侯以松齡與有撰輯之勞不可無言簡端爰敘其始末如此

周禮部遺集序

前明嘉靖以前士大夫講學與聲氣爲二萬歷以後講學與聲氣爲一方東林諸君子道不行於時退而與二三同志闡明聖賢之學非有意於四方之聲氣也然而諸君子之學主於經世以分別君子小人爲務世之慕爲君子者翕然歸之及再起而立於朝其所以進退君子小人益力於是小人疾之如讎目爲朋黨而清流之禍成矣諸君子既被禍而名益高士大夫慕傚之者益衆其中號爲眉目者大都崇尚氣節猶不失諸君子之舊而於廣聲氣持朝局不能無意乎其間歷天啓崇禎之世門戶水火遞相勝負以訖于明亡金壇周仲馭先生生東林之鄉習聞先輩遺風以氣節自許在南禮部疏請卹建文死事諸臣又言宦官不當任言官不當棄忤旨罷歸再起儀制郎請祀顧端文高忠憲於兩廡凡所建白皆關世道學脈于是先生名益重方先生之罷官歸也讀書句曲山中講求有用之學四方名流相與應和門人多至數百人是時懷寧阮大鋮以奄黨廢居金陵欲改事正人洗濯復用先生持不可而諸名流復有南都防變揭力攻之大鋮謂先生實使之恨切骨至福王南渡大鋮復用而先生禍不可解矣人或

謂先生立名太高聲氣太廣以一郎官號召同類激揚清濁非明哲保身之道以致小人側目卒死於其手然余觀先生遺集於國事之得失人材之進退激昂慷慨欲以身任天下之重而所敬事者劉念臺李懋明黃石齋倪鴻寶諸先生所深交者馬素修華鳳超成寶慈金伯玉諸先生皆當世名賢君子非徒有意于廣聲氣持朝局者而引先生爲同志則先生之所存亦可知矣嗟乎崇禎之末何時也人主孤立于上羣臣營私于下蟻賊鴟張中原塗炭爲臣子者方且痛哭流涕倉皇補救之不暇何暇計及于身家苟如明哲保身之說則凡容頭過身置國事于不問反得以藉口而逭責也以先生之氣節矯矯使不死于小人之手必能殉國難從前數君子于九京其不能死國而死於小人先生之不幸也論人者必視其人之立身本末何如若以所遭之幸不幸軒輊天下士則過矣先生遺集凡若干卷其孤某持以示余余故略序先生平生本末與其所遭之不幸以告後之論世知人者

張靜思先生文集序

自古忠節之士不必以文章顯而天下後世因其人誦其文雖尺牘片言往往愛而傳之至於歷世而不泯蓋文之以人重也久矣彼其議論所發內本乎忠孝之心而外係乎天下國家之故讀書者既有以激發其志氣而又得因其所言考見當時政治之得失與君德之消長故雖無意

爲文而文有不可得而泯者有明直諫之臣蔽前代爲多而世宗朝尤盛於時吾邑靜思張公爲給事中因太廟祫祭帝不親行公上疏諫得重譴以去非所謂出一言而關天下國家之故者與嗚呼治忽之際其辨微矣當公爲諫官時世宗方富於春秋銳意圖治凡郊祀大禮皆所親定豈不明於非類非族之義而太廟之祭稱疾不行毋亦宮中禱祀已興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與公以抗疏得罪廷臣卒無有申其說而力諍者以爲此細故耳無足深論迨其後帝深居禁中以清靜無爲爲務文成五利之徒蠱惑上心公卿大臣希得進見然後知向者祫祭之不行已潛伏其幾而公之所論固有以逆覩其漸而防之於微也孟子稱誦詩讀書必知其人必論其世今以公之書考世宗前後行事則政治之得失君德之消長有可概見者宜其足以垂世而行後也公集凡若干卷其曾孫侍御靜生先生編次藏於家五世孫侍御容菴君與其從弟聞華再加參校刻以行世并附靜生先生奏疏于後而屬序于松齡松齡往者備員史館纂修明史每論次公遺事輒感慕不置今因其後人之請論之如此靜生先生於崇禎中亦以直諫著合其文讀之足以徵君子之澤久而弗斬而明自世宗以還百餘年升降之故亦可略覘其槩云

爲文堂集序

爲文堂集者吾邑黃漢臣先生自名其所著也先生文故爲周櫟園司農所推服既歿櫟園亟徵遺稿欲梓於金陵邑侯酉郇吳公謝曰有司職也會侯擢閩憲不果侯去而稿失所在今先生之甥李子介生蒐輯散亡僅百餘篇屬余論次仍繫以集名先生志也憶先府君嘗執經先生余方髫貫側聆緒言數十年來先生鬚眉言笑儼然聽覩間而晼晚侵尋文獻凋落後死之責有餘恧焉先生出馬文肅公門以文章氣節自砥鏃當滄海橫流慨然欲有樹立洎公以完節聞而先生引母在之義幅巾野服依東林之故墟邪邑大夫式廬造請扃扉避匿至於樵蘇不給假硯田之獲代負米之共每一文出傳誦矜賞而先生夷然不屑此焉文之所由名也先生既以布衣負士林望一時著述家爭欲丐其言以弁其集故集中惟序文存者稍多一二傳記則皆忠孝節烈發潛闡幽餘雖牽帥酬應往往別有寄託非苟焉而已蓋先生之文原本經史出入風騷旁究稗官野乘釋藏元言華而不蕪博而不濫至於感時觸事以欲歌欲泣之情託諸卮言寓言之例似俳似讔亦莊亦諧斯所爲先生之文也夫不得其所以爲文而猥以擔摭爲富組織爲工者效顰于先生不幾重負先生矣乎櫟園最稱先生文而先生固不樂以文自見傳者亦寥寥焉然則讀者夫亦求其志焉可矣

滋園未定藁序

余友慈谿姜子西溟負耿介之氣潔直自將與世寡偶獨

好觀古人書每比次其行事而論其是非成敗得失必举諸理辭盡而意沛若有餘其他所爲文字俱不苟隨人高下近世作者未有能或過之者也西溟少精舉子業屢躓有司愈不喜詭隨弋獲前年巳有以其名上聞者會格於例旋報罷故余嘗謂西溟嗜古近癖而不能與時文定其榮辱之數名遂

九重而不能與流輩爭其一日之遇西溟聞之殊不以介懷也日就余言古今文字有一定之的雖銖毫分寸不可踰越若學者則務與年俱進與時俱變耳終其身無得止法也以是益發憤欲盡屏人事并力以從事此道會奉有纂修之命治裝北上裒其前後著爲一集而中所芟汰者

不下十之三四集成將挈之以行余覩其才力雄富而一規於法擬古作者分量恢恢有餘地然猶自署爲未定藁即其志可知矣

吳修齡詩序

今之世無知吳修齡者獨其友周子俶知之子俶曰吾婁吳修齡者古君子也其爲詩歌古文亦古人之詩歌古文也不求人知故人無知之者今且學神仙矣然其人嫺於累代掌故且善談兵殆非漠然於世者子欲交天下士何可不一識修齡余聞其言慕其人而願見者屢矣顧修齡遠在數千里外非旦夕可得致獨時時存諸心而已一日修齡至都予遂得因子俶以交修齡叩其中之所藏與其所聞於子俶者果無以異也余既幸其至樂交其人且感當世耳食者日徵逐虛聲使抱宿學負奇節如修齡者不能聞名百里之外獨爲子俶一人之知而予方僅而得見微子俶亦幾幾失之噫可歎也戊戌歲副相栢鄉魏公將選唐詩清覽集欲得宏博士佐其校讎問之子俶以修齡應選竣刻之吳門并刻其稿行世魏公志也夫以修齡之才不見知於世知之者惟一子俶而子俶之貧反過於修齡不能振也予雖幸獲知之而位卑道輕亦庋無以爲修齡益者魏公其有意乎魏公謂予曰修齡詩宗李義山然世之爲義山者多齟齬少陵余獨以爲善學義山者善學少陵者也然則魏公之知修齡審矣余遂書此以爲其詩

序

鄒黎眉詩序

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釋者曰取詩之興趣以理其性情使合於宜也古之人自郊廟以至閭巷莫不有詩凡輶軒所採太師所掌不必皆詩人爲之而左氏所紀國君之會享賢士大夫之聘問類皆歌詩以相酬答大約取他人之詩而歌之也夫爲之者不必皆詩人歌之者不必非他人之詩其意專在合其性情之宜如記所云者此詩所以重於前而詩之爲法所以傳於

後也今人之詩則不然以爲詩貴取裁於已不必規規然於古人之法也夫詩固不必執一法以爲程然使合之於我之性情而宜合之於人之性情而亦宜則性情卽所以爲法也以我之性情與人之性情合之於古人之性情而無不宜則古人之法我固得取而有之矣今之作者果能反之性情而不淫不傷如孔子之教乎果好色怨誹而不違其正如太史公之所稱乎吾恐其槪乎未有當也如是而其所謂性情者固已先亡矣性情亡而法亡矣則詩之日卽於衰也奚怪乎予讀鄒子黎眉詩有所黯然以思又怡然以解久之而油然若出於已不知其爲鄒子之所作也夫作詩而能使讀者之心與口人人有詩且人人不必

有其詩非性情過人者能之乎鄒子之於詩工矣其於法可謂無不嫻而其去古人也無幾矣是記之所稱而春秋士大夫之所貴也

青梧集序

孟浩然見元宗於內署帝命誦詩浩然再拜誦北闕休上書一篇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遂放歸余每尋覽至此未始不歎浩然之知所以自處也浩然固唐之賢者其爲人蕭疎開遠卽此一篇必其平日意趣之所寄而登朝廷之上哉夫心之聲爲言言之精者爲詩非其人意之所欲言與其所當言二者雖言弗工雖工弗貴何者失其眞也使浩然見人主倉皇變其所守舍其意趣所寄之詩而妄舉不情若世所謂應制體者縱使元宗愛其才予之一官而浩然所以自處者亦非矣嚴子人宏爲吾友蓀友子少多病未嘗習舉子業病少間盡發古人之書而讀之性素恬靜迺益銳意於古學不數年而其詩沖夷濟古頗有浩然風格大抵樂田園之閒適述幽居之寡營無騖於外而亦無歎於內其言皆其所欲言與所當言者若視人世之所爲樂皆非其意之所屑而當其所自好雖三公不與易也或謂嚴子公卿之胄負其雋才使其少無病俯首帖括必當顯於時不獨爲浩然之爲者是以不獲仕進爲嚴子惜余以爲凡人意趣所寄卽終其身雖抑而之他要爲失其所處觀嚴子之詩其意趣葢在此而不在彼苟其適

當浩然之所遭其又能喪其天眞以求仕耶嚴子其亦視浩然之所爲而可矣

碧山詩序

碧山詩者辛丑春余與同邑諸君子倡和之詩也烏虖朋友詩文之樂豈不難哉碧山之名始於先大夫貞靖先生創吟社於惠山之麓與社中諸先生歌詠其中吳文定記其事其後既廢而先大夫從川先生復之與於會者王仲山俞是堂諸公稱最盛而最久迄今又百餘年矣余不敏幸家居無事又與邑中數君子作爲唱和之詩詩仍舊名豈不以先烈之可繼而聚會之可常哉及余累遭閔凶更逢患難不暇風雅之事而數君子者或以事廢或以游廢

僅一再會而不復行先大夫與諸先生年皆七十八十生隆平之時遂能優游詠歌歷有年歲今余輩皆壯盛又皆好為詩歌而若是其不能久是可悲也壬寅春偶與嚴子蓀友叔氏樂天游湖上追思舊事檢得篋中唱和詩二百首將歸以付之梓非敢繼前人之盛事然思此會之難常如此則即此唱和之什安望後日之復有之哉是則可存也已

陳朝喈詩序

吾邑陳君朝喈工於詩嚴宮允蓀友既嘗序之君歿其子某持君詩集屬余論次予友君深乃亦為之序曰予壯歲罷官與蓀友為文酒之會朝喈居最近時時過從共以詩

相切劘蓀友風度恬曠不見喜慍之色而君重氣誼與人交動引古義相推服飲酣諧噱談詠間作偶一語不當意瞪目視面頳已而拂衣去從旁牽挽期期不可蓀友輒笑而罷然而兩人交相得也蓀友之詩藴藉有漢魏間風而君持論斷以盛唐為的故詩特整贍有法度予從軍滇南君以幕府之辟至烽烟蔽江上礮車轟日夜不絕顧相與憑眺賦詩詩沈鬱頓挫視昔加壯及余還

朝君來京師蓀友方應

召與余同入史館朝夕遊處不異里門時君又偕予往來匡廬彭蠡故集中多酬唱之作君又常出居庸循太行歷陜洛之郊所至詩益豪放刻峭蓋君之詩得之閱歷為多

其胸中隱隱嶽嶽之氣醞釀於千古馳驟發作於江山羈旅之間光怪陸離不可掩抑而意致兀奡如其為人世亦無有知之者也予再被放君客久且困以疾歸時蓀友亦請假里居三人者間一相對如創殘老馬相顧摩挲無復昔時飛揚跋扈之槩宜蓀友叙君詩不禁感慨太息也宮允之卒先君二年其詩已流傳館閣名在金鍾玉衡間而君窮巷席門轗軻以歿今且身名翳如鄉里後進罕有能道其隻字者悲夫念余生平多意外之遭引嫌畏咎自同寒蟬今摧頹餘齡形影孑立所云契濶談讌之交殆無復存者撫今追昔忝負良友撰文懷人又何能已乎為之序亦冀後之讀者惜而存之庶幾君之詩不獲聞於今猶或

傳於後也

谷園詩序

憶昔讀書館中座主山陰胡公為館師常教松齡以作詩之法謂詩必本於性情而關於民物具忠厚和平之意發為古雅澹蕩之音斯可謂之詩已每有所作呈於公公必為之摘其疵病審其音節深思其得失之故勉之以古人為法若謂松齡可以進於此道者迄今二十餘年公久棄世松齡以蹉伏閭里孤陋失學雖時有所作不得大人先生為之指示致白首而無成每思公期待之厚未嘗不愧且感也前年春

詔來京師始得與公子駕部[illegible]相見君年方少好讀書且

嫻於政事有聲郎署間與余講兄弟之好追述先公時事相對而泣已出其谷園詩一卷示余屬爲之序余讀之其氣淸而醇其詞婉而麗託物指事皆非無謂而作而具本於忠厚和平之意與吾師昔日論詩之旨合當吾師在
世祖章皇帝時以文章經術日侍
帷幄朝廷大著作咸出其手門人後進一經指授多有矩矱可觀風流宏長衣被海內今駕部君繼起於二十年之後而復當
右文之朝作爲詩歌足以潤色鴻業頌揚前烈誠有非偶然者獨余半生蒦落失其師傳今乃得見公後人又同官於朝相與把臂論文因追述所聞於師者而明其淵源之

所自以弁其簡端如此

陶紫司時文序

制義之漸不如古也遇合之心勝輕視制義者爲之也制義之爲道代聖賢立言誠欲使聖賢之旨了然畢見於吾之文非原本六經貫通諸史熟悉古今之事變莫能爲也前輩以文章名家者皆如是而遇合得失則聽之而已甲子秋余奉
命校京兆試得一卷絕不類今人之所爲文者與諸城王汝敬先生歎賞彌日拔冠本房撤棘知爲陶子紫司喜可知也陶子負雋才搏覽羣籍好學深思所爲古文詞卓然成家又未嘗輕視制義必極其學力爲之以蘄合於聖賢之旨蓋陶子之文古人之文也今擇其文之尤者梓以問世徵序於余余學殖荒落不能窺古人之藩籬安足知陶子之文然以一日之遇合又不可謂不知之也世之讀陶子文者見其波瀾意度不類今人而駭者多矣其或智識高明者但以其波瀾意度不類今人而喜之亦豈爲眞知陶子之文者乎陶子固原本六經貫通諸史熟悉古今之事變而後能爲之也今觀其文根極性命發皇治術氣肆而理醇骨剛而詞潔未嘗有意揣摩古人而按以古人之法無所不合非好學深思者能之乎今世之學者不樂師法古人恐不投時好去遇合之道遠也然爲今人之文者多矣其果皆遇乎陶子之文見爲不類今人矣其果不遇

乎夫遇不遇何足爲陶子重輕但使讀陶子之文者知文知陶子未嘗不遇爭思以通經學古爲尚而聖賢立言之旨不致汨沒於制義則陶子之遇未必無關於文章升降之故也

施昂青時文序

施子昂青謁余以其文曰某穉祿失怙既長而家益貧未嘗學問後稍自感勵又溺惑於俗學年過二十始識所趨向而再見黜落席帽風塵飢驅南北母氏織紝之資零替殆盡親族交友莫相收恤今年來京師將餬其口於四方誠不自意爲先生所知此無能謬悠之詞不足當拂拭然幸賜之一言使知所進益余喟然而歎久而後語之也夫

詩窮後工文亦窮者工也世固不乏高門華胄之子父生師教耳濡目染以成其學問而單門後進窮愁歷落困頓激昂尤足以自表見於世今昂青又生於世家長於窮愁者也其耳目之所濡染足以恢宏識力而坎軻不偶用自激發天之所以成之者至矣欲其文之不工不可得也唐李英公遺將必先召而相之或不解其故公曰福薄之人不可以共功名余奉職無狀方闔門待罪所識拔數人皆踵決肘見或終日不得一餐因思英公之言不覺失笑以語諸城王汝敬先生曰吾曹得人如此宜其及也昂青憔悴之餘幸不及於患難然則大任之降自窮愁中來者又不可竝論耶昂青其可以自信矣昂青文清眞矯健一洗

凡近余以其窮如此固知其能工而又以歎英公之言與孟子降大任之說相發明也

小學瀹注序

聖賢之學始以敬入終以敬成朱子小學一書乃教學者由敬而入也先儒主敬有三法曰常惺惺曰整齊嚴肅曰心中收斂不容一物而小學之教在於收其放心入於規矩之中以漸使之有覺雖爲成童幼志進學之序而成德之基實在於此自科舉法行小學一書不立於學官而父兄之教子弟專爲獵取世資之具是書遂棄而不講於是大而事親事長小而飲食語言莫不悖於義而乖於度又安望其有志聖賢之學乎前者睢州潛菴湯公撫吳思所以正士習而善民俗者莫若小學孝經二書博求名儒闡發其義理請吾邑菰川張先生講於學宮辭辨理精一時聽者興起會湯公遷官去講中輟孝經業有成書行世而小學解未就伏遇

聖天子崇尚實學命天下誦習朱子小學學臣用以試士而註釋之書善本絕少先生乃搜輯諸家之註爲之疏通其訓故標舉其精理折衷羣言而本之心得卽名物度數必考據詳核歸於至當而止信足以仰副

功令而終湯公前舉也先生之學一以居敬窮理爲主年七十餘而著述不倦易詩春秋俱有疏義用以究明聖學羽翼經傳非爲士子取世資之具也昔高忠憲以學者少

無小學之教故立靜坐法以補之其要在收斂身心而主於一謂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藉以入門夫主一卽主敬所謂始以敬入終以敬成也先生之註小學其深得忠憲之意哉

錢十峯先生八十序

記曰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耄則益加老矣然程明道先生曰不學便老而衰若謂學之可以卻老而忘衰者何歟凡人之有少有老者其形也無少無老者其神也沈酣於嗜欲奔走於勢位身兀兀而不寧心憧憧而日擾是謂神爲形役雖在少壯而神先敝矣非神之果敝也形亂之也若夫服習於禮義之塗游覽於詩書之府心志堅定氣

體安和是謂神爲形主雖至期頤而形不敝非形之能不敝也神守之也吾師十峯錢先生年八十矣視聽不衰著作日益精神如五六十者人謂其得於天者厚松齡則知其得於學者深也松齡爲先生弟子五十年竊見先生之於學葢有三候焉其始也爲詞章之學氣節之學其繼也爲經術之學晚而歸於性命之學其爲詞章氣節之學也博綜文史上下千古發爲沈雄奇逸之文吳中才華之士莫敢與頡頏逮遭逢多故蚤棄青衫澤畔獨吟長林不返雖橫罹憂患氣不少挫其風節之偉士林仰重焉其爲經術之學也熟復古注疏以考其源流徧觀唐宋諸儒之說以別其同異排日并夜雪纂風鈔折衷羣言以成一家之

書周易尚書典要久行於世爲學者所誦習其晚而歸於性命之學也非濂洛關閩之書不觀非道德仁義之言不道出而應學者之請講學於黌宮於道南書院於雲間於江上爲後輩之大師東林之耆宿年登八十而學益邃神益充形益壯負笈從遊者日益衆隨宜啓迪未嘗少倦學之可以卻老而忘衰於先生益信松齡不敏爲老門生猶得操几杖以請益爲至幸矣

張秋紹先生八十序

康熙三十九年春吾邑秋紹張先生年八十邑之薦紳耆碩與夫及門後進之士屬余爲稱祝之詞余之奉教於先生將五十年登堂爲壽宜莫先於余先生固今日有道而能文者也夫道與文一也古之人積之於身而爲道發之於言而爲文傳之百世而不朽者皆是也後之學道者或不暇工於文章之事工文者或不深求於性命之理於是道與文離而爲二夫文而不本於道枝葉而已矣塗澤而已矣烏足以言文若有道而無文猶不失爲躬行之君子然而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古之人學有本原詞尚體要其足以繼往哲而開來學者實賴有著述之流傳故道與文兼至者重焉數百年來道與文兼至者紫陽朱子而已其或未能兼至則兼備者亦重焉朱子一傳爲黃勉齋勉齋之傳爲金華四先生其在吾邑則有邵文莊顧端文高忠憲今則爲秋紹先生先生居平束脩勵行篤守居敬窮理

之學而不爲他岐所淆亂讀書好學至老益堅於經最精於易詩春秋孝經皆有解義一遵漢唐宋諸儒之說而旁通曲暢使讀者悠然有會於訓詁之外熟於正史而諸家紀載博覽強記凡典章沿革前賢軼事故家譜牒歷歷如指掌近修郡邑二志皆請質於先生焉究心儒先之書於維閩源流莫不考其師承採其要旨殘編斷翰蒐羅訪求手跋親鈔率多祕本邑中藏書家不逮也爲文典雅詳贍似曾南豐尤好爲詩四方請乞者踵至倚待立應東林講會必推先生爲大師升堂接席衣冠儼然湯潛菴趙玉峯兩中丞先後撫吳禮請講學於吳門吳中人士莫不以爲間所未有而兩公俱折節始終不衰余以爲吾邑數十年

予道與文兼備者先生也先生固誦法朱子而其隱居樂道似金華四先生治經謹守精玩不多起疑論何子恭也聘爲書院師鄉之耆舊執弟子禮王會之也昇居山中寄情嘯詠視世故泊如金仁山也非扶翼經義主張世教未嘗筆之於書許益之也先生居菰川之上則古稱先著書數十萬言惟以明道淑人爲事夫人百年有盡而道與文之不朽者無盡是壽先生者道也文也不必以年也雖然人不可以無年凡人學問與年俱進古人著述傳世多在晚年如朱子既老猶改定大學集註何子恭於四先生中年最高邵文莊亦老壽故其道益尊文益傳今先生年八十視聽精明如五六十者先生之壽正明道淑人之助也

然則先生不朽者道與文也而亦在年矣

沈母周太夫人壽序

嘗聞之古者天子入學必養老其禮有燕有饗有食而恩數不及於婦人何與蓋婦道有從夫之義越閫而修敬固未得爲禮之正至於父歿則從子爲之君者體恤其子使其朝夕溫凊之無缺抑搔煥寒之必親於以歡欣愉悅遂其天年而無湮鬱不寧之患此卽先王以孝治天下之道也然余讀詩至翩翩者騅其次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至終言其作歌之意則萬曰將母來諗而未嘗復及於其父者豈不以三代之時官皆世胄爲之父者誰非服官之臣子則誰無奉公憂國之心而閨閤之中或不暇深惟國家之大計而倚閭眷戀者有之則先王體恤人子之心尤必於是而加摯焉此其仁政施於上孝道廣於下而人人皆得遂其跪乳反哺之私吾想其時公卿大夫之命婦翟衣黃髮而與釆苢之庶賤共游泳於太平之濡育者當不知其幾而自斯以還其風不可復覩矣宋制京朝官得自擇近便地就養猶爲近古

國朝彷前代制優禮館閣之士不欲復煩之郡邑則宋制又不得行於時我

世祖章皇帝方表章孝經風厲天下余同年沈君韓倬以太夫人年老得請以歸而優游數年之間太夫人且壽登八十則正今

皇上親政之年也憶與韓倬同在史館時閒閱前世列女事韓倬輒爲余言其先樞部公一生大節而太夫人互相勉厲有古烈丈夫之概雖至今常舉以教韓倬兄弟此與夫世之寒素女子瑣屑於絍織烹飪之事以爲內德之助者不同也韓倬故世胄樞部公而在固能以其夙夜匪懈者望之於其子至於太夫人而猶能如是然則太夫人非獨賢於今之寒素女子也將三代盛王所不敢望之於其臣之母者而太夫人獨能之豈不難與夫體臣子之情而俾得遂其私者君上之恩也移孝作忠而不敢以私廢公者臣子之義也今韓倬雖得遂其私而太夫人之志固不私於其子然則韓倬之得請而歸歸且數年之久太夫人

之樂或轉有不在於是者與太夫人有賢子四三者皆貴
其諸孫之登賢書者累累矣簪纓翟足以極人世之艷
觀而韓倬又得適其林居之願然今
皇上右文向學或從容垂問
先朝講學舊臣予竊恐韓倬且應
詔而出而太夫人亦且安輿就養入爲命婦班行之首予
雖不文幸得歌詠以隨詩人之後一如三代盛時此又
國家太平之休風而非獨一家之慶已也

蒼峴山人文集卷三

無錫秦松齡著

上座主山陰胡先生書

自庚子冬某聞訃出都時承閣下親降苫次慰勉備至恩
意逾分日夕感激罔知報稱歸田而後復兩遭喪人生不
堪聚於一歲不祥姓氏不敢冒瀆尊嚴側聞閣下暫賜休
沐保合天和調攝以來想當平復伏望道體安康早正揆
席上爲國家下慰蒼生無任欣企某以蓮華小生早膺知
遇閣下拔之衆人之中
世祖章皇帝置之侍從之列有一善未嘗不奬借之有一
過未嘗不教誨之當時視
世祖如天視閣下如父天無所不覆父無所不愛雨露風
雷之所感薰陶教育之所成雖以下鈍如某者亦思自奮
其力稍勉學問以附於正人君子之列以答
主知而報師恩不意治喪旋里之時遂有奏銷一案有間
急公之義幾蹈不測之辜幸荷
聖恩僅從削奪然某久在京師素知功令薄田五頃輸賦
獨先本籍欠糧之冊絕無賤名祇以同族孀姑遠在鄰邑
平日不相聞問不知何人所使詭將彼戶濫注卑銜逋賦
三分致干
國憲直俟檄提之日方知受罪之由彼時欲赴
闕自明而有司拘管在下陳辨如石投水更念孀姑無子

恐其被罪必致喪生遷延至今未敢輕發今歲復多疾病年未三十齒髮已衰因而自安愚分不復再冀昭雪然而

先帝拔擢之恩閣下教育之德無所報稱則已耳洒自負抗糧之罪上辱

君師之知中夜自思無地可處惟有修身慎行誦詩讀書於文章學問或略窺一二少得表見於世使世之人指而稱之曰此

世祖章皇帝舊史官也山陰先生之門下士也其人始雖得罪於

朝廷而終無大悖於名教則某之所以答

主知而報師恩也

與王阮亭書

某頓首朱生歸遠辱書問感荷感荷先生深於詩尤善言詩承示唐宋以來說詩諸家多主小序朱子獨臆廢之謂朱子注書莫善於楚詞莫不善於詩夫詩之必用古序先儒言之詳矣然首句確有承授不可移易後序未免雜以講師之說或非詩之本意穎濱詩傳止取首句不爲無見注疏之外則歐陽氏蘇氏呂氏嚴氏李氏黃氏多所發明朱子斥棄舊說遂使美刺之意盡亡然其中亦有不悖古序勝諸家者未可廢也某杜門卻掃山居多暇嘗取三百篇而諷詠之不盡取朱子亦不專主小序惟倣黃氏日抄之例尋繹毛鄭舊說以會通夫歐蘇王呂程李嚴輔諸家之言平心折衷而近人如何楷顧炎武諸人亦間有採焉某學問惷陋不敢妄稱著述積有歲月亦復成編因自署曰毛詩日箋別錄副本奉寄几席先生退直之暇倘蒙賜覽寵以弁言幸甚幸甚某再拜

錢貞女合葬記

錢磃日先生有女曰希曜者貞女也年及笄先生爲擇配得黃生某未幾黃死貞女悲抑成疾逾年亦死貞女之舅姑聞之請合葬焉先生曰未可也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反葬於家吾女之合葬非禮也邑之君子則相與告曰禮不合葬未成婦也言未觀乎婦之德不可以爲婦也若貞女之死可謂盡乎婦之德矣禮緣人情者也今之

合葬獨非禮與先生乃許之嗚呼貞女不愧乎其父矣先生博學篤行談忠孝大義亹亹不倦屢遭困頓而其節不改貞女之爲此夫亦有以教之也世固有篤於從一之義聞訃悲憤慷慨自決皆指之以爲難貞女更歷歲月之死靡他又所爲從容就義者也崇禎之末余婦之女兄曰吳貞女許配余之從叔某從叔死貞女坐臥一小樓若終身焉者族黨以其少故且未秦婦也將奪其志納采有期矣貞女聞之衣衰絰嘔血數升死死而邑之縉紳先生多記其事者然尚未邀

朝廷闡幽之典以爲缺事今二十年而更得錢貞女貞女之死雖不若吳之烈然所處亦有幸有不幸焉他日舉二

貞女事上之當事以聞於
朝廷亦有志名教者所從事也夫余先生之弟子也爲之
記

亦園記

古之所謂大臣者其設施在朝廷其德澤在天下其言論功績在史官若此者皆人耳目聞見所得而盡獨其精神之所寄偶見之於其所不甚經意之事以被之爲流風餘韻者其人之得之也反深彼召伯之甘棠謝公之東墅羊太傅之峴首豈嘗有所愛玩難釋於其間哉然而經其地庶幾想見之者有所以得之之故也先是京師崇文門外有隙地廣三十畝在灌莽間據東郊之勝今相國益都馮

公見而樂之因剗除之爲園曰亦園又種柳竟園之廣建室五楹其中曰萬柳堂公以老成名德居政府繫海內重輕顧常蕭然塵外有高世之志園甫成而乞休之疏凡六七上八聞其所以成是園者曰偶然耳吾去則將舍之以遺之後之人値
天子方倚重不遂其請於是論思之暇則肩輿曳杖從容而往遊焉戒主者無扃鐍花晨月夕四時之佳勝車馬闐[illegible]而來者相與觴詠而酬適興盡而返不知其誰主者蓋公履道之久其視已之勳業文章與世之軒冕纓組之盛若雲煙之去來於無有於一園之有無宜其不足以芥蔕於胸中者然公雖未嘗戀於此而欲觀公之深者將於是有得焉何則夫偶然而成之既成而復將去之而當前而樂之以無間於人已此非深知道者不能也故欲觀公之深者卽舍此奚適也某居公門下辱知最久自來都門遊此者數矣自維甲寅秋
命以來數年中側足戎行所見荆楚風物山川之奇偉與夫風檣浪船於長江萬里之間徒足以驚心駴魄增去國之感每至於公之園則齊得喪忘物我若窅然失其所以憂者然後知凡物之境無分於大小必視其人之意量以爲大小者如此此某之所以三歎而不能已也遠方人士聞公之風思一親炙其手采而不得者盍相與俳佪乎此間亦可以虛往而實歸矣

重修放生池記

釋氏放生之池所至皆有之其在吾邑控江門外之北壖者創自孝廉叔介鄒公其地表裏蓉湖自大江以南舳艫千里上下於此者皆可指數南望蠡湖震澤之匯蘆人漁子波濤出沒罾罾筒灑之具偏於目中蓋目所傷物之生不知凡幾而此池之所翯游泳之屬瀺灂容與若有以自樂其生者方其盛也池上爲蘭若繚以石垣跨以浮橋龍象嚴飾廊廡翼然自頻年用兵以來蹂躪者十之四五寺與池日就傾廢亦其地使之然也今左都督長安梁公負
大才望爲蘇松總兵官
朝廷方倚賴之己亥海上兵起京口門戶也艨艟蔽江而

下者無虛日江寧之危幾在漏刻公率軍赴援道出吾邑憩於池上見其傾廢有動於中而樂其物之生也因自念如一舉克捷當於歸時葺而新之不數日捷書報聞百姓謳歌如出水火行者歸居者安既除既治於是僧某承公命請集厥功公捐其俸入之餘以修之頃者百廢具興且藉公威靈無復蹂躪之患而益相保於永久乃屬余為文記之余觀從來用兵之際人命之輕甚於魚鳥況驅除大難者乎向者江上之役使更數日寇氛倍熾因而憑阻大江搖動郡縣必俟禁旅南下然後撲滅則我民之死於流離鋒鏑者宜相枕藉而或不識天命雖及事定猶罹赤族之誅所謂民有數死而無一生者也公無頓兵轉粟之煩

登民衽席凡今不死之民皆公生之也公之生吾民者如此而又不遺於其小者將涵煦生息以及於一物之微亦共樂其生是故生者天地之大德而非釋氏之私言也後之過此者慨治亂之迹循廢興之繇庶無忘梁公生我之德則此池之設葢不徒侈游觀之樂享福德之報也

復南禪寺放生池記

吾邑南禪寺創於梁太清初其後有放生池者計廣五畝明崇禎年間僧心月私鬻於蔣氏以種魚歲利其入漢臣黃先生惻然傷之告於職方崇巖王先生僧思慧又告於同邑之好善者醵金如其所鬻之數謀還池於寺而好利者更阻撓其間所醵金仍復散去又六年而吾友蔣子路然檢遺笥得故所鬻契亦惻然傷之將還池於寺漢臣先生曰還池於寺者蔣子之義也然向者醵金謀還之不可得今且盡棄其直焉於吾輩爲非義乃復醵金如前數償之蔣氏而放生池始復歸於南禪寺時爲順治丙申歲王職方爲文記之未勒於石又五年思慧懼其事久將湮沒年且八十餘日踵余門請余再爲之記余應之而未暇以爲如是又二年而思慧之請益勤余不得辭爲之記曰鳥虖觀放生池之復者可以知人心矣惻然而傷之人心之仁也醵金而歸之人心之義也皆心之所不能已也苟不然放生池之有無何與於人而同邑諸君子謀復之者再而不惜其費蔣子將焚契而還之而不復計直思慧奔走

盡力請余之記至歷歲而不倦果何所爲也哉然則前此之鬻之者與阻而撓之者亦所謂自喪其良心者矣且余嘗聞之人曰禽魚百物天所生以養人者生之不足爲仁殺之不足爲不仁苟如是則猛虎毒蛇其性喜食人豈人亦天之所生以養猛虎毒蛇者乎爲斯言者亦未之思也已

一梅亭記

一梅亭在惠山之麓欽玉蔣翁娛老地也一梅之名始於宋蔣文忠公文忠奉祠家居構一梅堂以養疾其自爲記曰堂之前有梅一株清圓茂密因以名堂又曰爲堂一間兩夾室置藥爐丹竈蒲團紙帳於其中文忠世居鳳山余

嘗過其地求堂之故址而不可得矣又嘗遊橫山之下山中人指地一區曰此一梅堂萬竹亭址也余爲之徘徊憑弔久之而去雖未知其果是與否而先賢之遺蹟幸其存而不欲其沒終未敢疑其非也欽玉爲文忠裔孫居於惠山之麓嘗慮其家緒中微譜牒散闕因輯其先世紀傳之文彙爲一卷乞言於當世之賢人君子其意勤勤懇懇如不獲已且構亭於其居之偏而仍名曰一梅欽玉之亭無梅也欽玉曰吾亭無梅而吾祖之堂有梅吾之心常在吾祖則常在梅何必其無梅也且吾構此亭以娛老生平所輯之譜復恐其至於散闕乃書於亭之左方凡吾祖之德業文章在焉吾祖之子孫可考者在焉吾朝夕於是而知

侍吾祖之側矣又闢亭之右爲牖龍山蜿蜒當其前去龍山而西三十里則吾世居之鳳山與一梅堂之址在焉吾朝夕於是而望乎龍山之西如見吾祖之堂矣此吾所以名亭之意也泰子曰善此固翁之志而吾更有感焉吾邑自宋以來高門華胄其爵位之顯第宅之盛過於文忠者何限皆湮沒不復傳獨蔣氏之一梅與尤氏之遂初邵氏之容春不特其子孫知之後之人莫不知也此不以賢者重與嗟乎人亦何不自勉爲賢者與有堂之與無堂固不必論也

遂寧張公書院記

風俗之厚薄繫乎士習士習者小民之所望而趨也士習端而天下之風俗可得而正矣然而士習之升降豈士所能自爲必爲之上者有以感動而興起之而後知所慕而爲善則學使之責爲至重也今
國家振興文教愛養人材所以委任學使者亦既專且重矣而數十年以來士風未盡丕變禮義廉恥之俗猶未盡興澆凌之習猶未盡革者何哉葢國家之屬望於士者欲其先德行而後文藝而學使之考校所重者專在文則士方爭務浮華以希遇合而不暇及於德行嗚呼學使之條教所以勸人興行者非不詳也其核士行之優劣而爲之賞罰者非不嚴且備也而士卒莫之趨者則以失其教化之本而科條政令之施徒爲文具而無實也書曰爾身克

正罔敢弗正苟學使之所以自處者不能無分毫纖芥之私則士已窺其隱而竊議之而乃欲以科條文具動人之愧悔豈可得乎今少司馬遂寧張公公正廉潔人不可干以私其視學江左也行李蕭然無傔從車馬之盛既受事嚴絕請託豪胥猾吏屏跡匿影居恒躬自節儉藜羹脫粟有布衣所不能堪者公處之泊如其苦節清修既有以風厲士子而動其頑廉懦立之志然後刊布條教訓之以忠孝道之以仁誼儆之以非法及其衡文之日則又屏去一切浮靡綺麗之詞惟經術是尚於是江南人士咸曉然知公之所以教者在彼而不在此也嗚呼士習之不端久矣其強有力者往往交結官府凌轢鄉里以爲能而其罷弱

不振者乃至蠅營狗苟莫知自愧由是里巷小民皆曰彼讀書明理義者所爲猶且如是吾儕小人其何有焉故風俗日以益婾幾有極弊難挽之勢使在位者盡得如公正己率屬以興起多士而爲小民倡則風俗何患不古哉始公以都御史巡撫兩浙操守爲天下最

天子知公賢特破常格以九列大臣委以學政江南士人耳公名久故其向風也尤易所謂舉一人而天下化者於是可以覘其槩矣乙亥秋公試事既竣吳中四郡之士構書院於江陰學宮之東偏中奉公位相與講習其中而屬余爲之記余謹按其實而書之使後之人有所觀法且以頌

聖天子知人善任使并爲士子慶云

華氏蓮渠新阡記

無錫之著姓首華氏次則吾秦氏自始遷至於今皆數百年堪輿家之言曰華氏祖墓合某某法秦氏墓又合某某法其子姓之繁衍而仕宦之多以此余獨以爲不然兩家之祖最遠者不具論卽如墓之在蕩口在龍山者於華爲貞固於秦爲貞靖兩先生皆布衣明道敦孝弟廉節流風餘烈二三百年不絕其間子孫之賢者多能振其遺緒以有聞於時夫亦祖宗德澤深遠而子孫蒙其福與抑亦子孫之保守而維繫之者衆故能久而勿替與如振玉華公可謂其宗之賢者矣公諱自明振玉其字好讀書不求仕進曰吾家必有蓄而後發吾當爲其蓄者早喪母力穡以事其父事繼母尢孝與兄弟分財已取其瘠者兄亡撫其兩孤如子生平衣布衣戴小冠如農夫其女夫王永吉官禮部郎歸擕儒士劄并製儒冠以進公笑卻之曰吾久安韋布豈以壻故儒冠耶聞者益重之其子守固君瓏有至行擇墓地於邑之東南鄉曰蓮渠新阡以順治戊子葬其母錢孺人葬十一年而瓏子章志成進士又三年合葬公於其兆葢公年八十六乃卒堪輿家則復謂曰其地形如蓮花故名蓮渠章志之成進士以此夫以華氏之世澤加以振玉公之隱德其子孫之昌融未艾固然而豈必以地哉爲子孫者不當以蕃大顯貴爲可常而以世德不繼爲

懼數年前吾宗之老竊相告曰秦氏每視華氏爲盛衰今華氏之後人多賢而顯吾家其未衰乎甚喜實甚懼也君生平守貞固之教自號守固夫惟能懼而後能守若是則蓮渠之阡其果吉矣乎公葬八年而新阡未有記以命某某與章志同鄉舉又爲華氏壻聞其家世爲詳故於其墓之遂向形勢不道而以其家之世德與所當懼者告其子孫

梁塘橋胡氏新阡記

余未達於死生之說亦不習堪輿家言然竊意人之體魄歸地魂氣歸天其沒而不亡者大致必不盡與生者殊昔公叔文子升瑕邱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邱也死則我

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論者以爲是伯玉之識文子而要未必然夫人見有佳山水輒經日忘歸使死而有知安知其不以佳山水爲可樂延陵季子有言魂氣無不之也知魂氣之無不之亦可以識死者與生者其所樂有不甚相懸矣孔子合葬其母於防而封之崇四尺古之仁人孝子秉禮以喪親縱不惑於術家之說未有不爲所得爲以求盡其誠者也方伯甘泉胡公家世武陵以才受知

天子旬宣南服不久稱疾去位愛梁谿山水乃定居邑之西里會以治河起用道病歸歸而遂卒其嗣君元方兄弟日夜泣惟懼葬後期謂古聖人建元龜肇泰筮其在孝經

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吾其齋而卜乎於是神示之兆其脈亥其位離其負坎遂得今揚名鄉梁塘橋之地去城南十里環溪據湖凡梁溪之山無不萃焉梁溪之水無不滙焉假方伯生而遊於斯亦文子之升瑕邱者也而元方兄弟方營兆域樹松楸思所以安方伯之體魄者無不至所謂仁人孝子秉禮以喪親者非耶自昔賢士大夫樂吾邑山水而居焉而葬焉者唐則李文肅宋則李忠定及喻子才先生而吾始祖淮海先生亦自高郵遷葬於此之數公者子孫多蕃衍昌大烏知方伯不大啟其後更有過於前賢者乎余於元方兄弟孝思之誠神示之兆決之矣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夫山川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非偶然者方伯素好佳山水毋亦靈爽之無不之有眷眷於此者乎夫稽禮而葬未數月而獲吉壤固方伯德澤之厚神其相之亦元方兄弟之賢有合於古先哲人之訓者非獨以爲所得爲而能然也

蒼峴山人文集卷三

蒼峴山人文集卷四

無錫秦松齡著

嚴中允傳

世有眞名士而後有賢士大夫此古今之通論也然而名士難言之矣昔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名士風流王濟輕其叔湛晚與論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夫以門庭蕭寂爲名士則今日之馳騖交遊冠蓋充其門者非名士也以三十年不知爲名士則今日之日事竿牘急求人知者非名士也惟其處而有夷然不屑之概故出有難進易退之風處而有闇然不露之藏故出有三公不易之節此賢士大夫之必出於名士

與吾於同邑得其人焉作嚴中允傳君名繩孫字蓀友江南無錫人祖一鵬明刑部侍郎贈尚書父紹宗副貢生明亡後隱居不仕康熙已未君以博學鴻詞薦
召試太和殿授翰林院檢討尋充　日講起居注官遷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方君之被薦也貽書京師諸公曰聞薦舉濫及賤名某雖愚自幼不希無妄之福今行老矣無論試而見黜爲不知者所姍笑卽不爾去就當何從哉竊謂堯舜在上而欲全草澤之身以沒餘齒寧有不得惟卒加保護時有司奉
詔敦趣君引疾不許既抵京赴吏部自陳疾不能應試狀至再四終不允
御試之日發題賦序詩各一首君賦省耕詩一首而出
上素稔君姓字
諭閣臣曰史局不可無此人
詔下入選者五十人同日入翰林君與焉蓋五十人中布衣四人富平李因篤秀水朱彝尊吳江潘耒其一則君也君生平未嘗以詩文干謁然所在輒爲人傳誦鈔寫至流傳
宮禁遂以受
上知官侍從遇合之隆近古未有既入翰林纂修明史平定三逆方略晝夜不輟及奉
命典山西試誓得眞士尚書蔚州魏環極先生稱君得人

最盛館閣應奉文字院長率以屬君君在職五年嘗侍宴
保和殿
上賦昇平嘉讌詩君同羣臣繼和稱
旨特命撤
御前金盤棗脯以賜又從容語左右嚴某好人中外皆知
上眷君厚望旦夕進用而君竟請假歸矣初君拜官日卽揭淵明歸去來辭於壁蓋恬靜不慕榮利其天性然也君既負重望諸以意氣相徵逐聲譽勢力相傾動者咸願交君君落落而已然不爲崖異之行以自表襮且有雅量能茹納故雖素習君者見謂與人樂易而其翛然恐浼之意世或未盡知在史館時分撰明史列傳於隱逸尤致意焉

其序曰明興當兵革之後太祖用法嚴急故其時藴志疾俗不可得致者甚衆迨中葉承平聲敎淪浹遯世无悶亦多其人其後士習漸漓或布衣而談門戶標舉風流用相誇飾矜清節者或寡矣夫隱亦不一其轍固有言用當世身立本朝而不在其位者外是寧始顯而終晦毋前舍而後用至乃階高蹈以詭祿仕又衒寵而凌俗焉若宋种放之徒不以著於篇烏虖觀其所論列可以知君矣君讀書不務強記案上惟置一編終日不易他書或數日纔一易旣讀則終身不忘家居自對客外未嘗一刻廢讀爲文宗先秦兩漢尤近范蔚宗詩沖融澹易閒雅深秀如其爲人所著秋水集共若干卷弱歲能徑尺大字晚於細楷尤工

間作小畫寸縑片紙輒爲時珍賞而君絕不樂以自名業侍郎訒菴嘗序君集曰君二十餘棄諸生優游環堵終年嘯傲無動乎其中而亦無炫乎其外通國之人皆高其行而君初不自知侍郎爲君布衣交其言信而有徵云君見俗儒緣飾外貌高談性命輒薄之嘗語人曰吾一生所見真道學惟睢州湯潛菴先生一人其志趣蓋如此年八十卒君有墓田在邑西洋溪之上溪有橋曰藕蕩君曰吾得常依邱壠棲遲耕釣足矣因自號藕蕩漁人

馬雲翎傳

雲翎姓馬氏名翀無錫人也祖世奇明崇禎中官左諭德甲申殉難京師謚文肅父壬玉邑諸生高才博學遭國變悒悒不得志卒卒時雲翎方三歲母薛鞠之迄於成立雲翎髫髩凝重又穎慧就外傅日記千言稍長學爲文文卽工以其暇爲詩歌才氣橫逸嘗作鶴上謠五十首一夕而成多幽詭奇絕之語時大司馬酉鄮吳公方爲無錫令試童子拔雲翎第一補博士弟子員雲翎才名日盛而顧深自閉匿撫心下氣從事應舉之業以慰其母康熙壬子舉於鄉以應禮部試入都門有時貴欲致雲翎門下者遣人諭意雲翎婉辭之作靜女吟自況再試不第遂歸發文肅藏書讀之杜門謝客以植學蓄德爲務時吳公尚令錫益重雲翎雲翎卒未嘗干以私戊午遘以病歿年三十天下之士聞者莫不悲之方雲翎之長也去文肅殉國時已二

十餘年中更多故門戶非昔母薛劬瘁持家僅免凌替而雲翎拔起孤露卓然以文章自見可謂難矣然世之名能文章者或牽引朋類游揚聲光以梯榮而媒利求其內行純潔如雲翎者蓋寡也雲翎詩取材西崑而實源於古樂府吳梅邨祭酒王阮亭侍郎俱見稱賞阮亭曰雲翎竹枝詞妙入三昧自元白夢得廉夫數公後不聞此調久矣其爲前輩名流推重如此黃漢臣先生雲翎師也先生深通內典雲翎亦好從諸禪宿游喜放生凡利物之事無不爲其師歿輯其文以傳而撫其嗣子居平無狎游無謔語盛暑燕坐不解帶檢身若處子學道如定僧然則天雖奪雲翎之年而所以厚雲翎者或在彼不在此也

舊史氏曰戊午春
詔舉文學之士集於
闕下余嘗語崑山葉學士此舉不及雲翎爲缺事學士曰雲翎年尚少臿爲南宮第一人何不可者孰知其遂卒於是秋不及待禮部試耶吾邑有黃瑚者字夏蒸工古文詞亦爲吳祭酒葉學士所賞方辟大科學士以瑚名上徵書下病屬不行而死亦可悲矣

邵經農傳

吾邑有讀書學古之士二人一曰邵經農一曰劉言潔前年言潔亡今年經農又亡二人者年未衰學未可量其所至皆不幸以死自二人死而吾邑少善讀書者矣豈不惜

哉經農名緒廣一字義書祖名世明天啓中進士官山東右布政使有清望父儒炳母張戶部尚書有譽女也尚書博通百氏之書與布政俱老壽經農稍長及受兩家之教故學有原委不沾沾經生家言年二十餘與言潔同補博士弟子員才名相亞自此與言潔砥礪名行考質文藝務以古人爲師言潔氣高岸不可一世而經農循循謹飭言動不欲先人言潔文沈維經農澹折格不同而原本經術則一經農所交皆天下知名士而心折者言潔一人而已經農雖世家子家故貧敝衣糲食恬然無所介於懷喪婦不更娶獨處者終其身性愛書授徒所入脩脯盡以易書晝夜校讎所居一小室凝塵不掃圖史縱橫藥爐茗椀餖飣果食與筆研雜陳於六經子史旁及佛老之言莫不精研淹貫晚益潛心宋五子書著四書抉微若干卷餘所著南華經注經學雜纂字學源流等書數十卷經農少工制舉業年四十後專肆力於古文辭文近南宋諸家不事摹倣而有其風格詩不多作善論古人詩而獨拙於書法點畫簡率塗乙錯互文成惟一二人能辨之他人不能辨也方言潔病革經農往視言潔口誦平日所讀書不輟經農曰心不可有一物於書不能忘亦病也言潔瞿然起坐曰如君言又嘗與言潔論學言潔曰志不高者學不遠氣不盛者才不肆立吾志養吾氣庶幾追古人而從之經農曰言不根諸理則其言邪理不本諸躬行則其言僞盖二人

志趣高遠其不同流俗如此言潔名齊嘗以選貢入太學時崑山尚書方收召後進士欲致言潔門下言潔作闆女詞五章謝焉既而某少宰更欲致言潔亦不往余故爲經農傳牽連書之而深以二人之亡爲可惜也

過百齡傳

百齡姓過氏無錫人也無錫多佳山水閒生瑰閎奇特之士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俱爲世稱述迺今百齡特以奕聞百齡生而穎慧好讀書年十一見人奕即盡得其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與人奕輒勝閭黨閒無不奇百齡者時福唐相臺山葉公奕品居第一過無錫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請召百齡至則

一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奕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貴人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色然曰奕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况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葉公聞而重之欲載之去百齡辭自是而百齡之名益著京師諸公卿聞而邀致之有林生者先百齡得名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笑視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卽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緡百齡固謝不敢林益驕益強之遂敵道奕奕未半林面赤汗沾頰而百齡信手落子旁若無人凡三戰林三敗諸公卿譁然曰林生雅自負今得過生迺奪之矣復皆大笑於是

百齡棋品遂第一當是時居停主某錦衣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爲錦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曰噫錦衣過我厚今彼有難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繫百齡竟免已而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數與人奕而顧好博博輒敗向奕時所得貲盡失之百齡名文年以字行人皆稱曰過百齡云

徐母王孺人家傳

世之稱令妻賢母者必曰能持家識大體撫他出之子有恩有一於此已足爲難况能兼之者乎然能持家矣或僅瑣瑣於米鹽之務識大體矣未必曉然於忠孝之節撫他出之子有恩矣或過示慈愛而乖義方是兼之者猶未爲甚難也若余聞徐母王孺人之賢則誠難矣王氏本山陰右族孺人父維城始遷順天之房山方李自成陷京師孺人年十六聞國破君死社稷悲慟不食者數日繼聞王師入關破賊始食自是蔬食終其身年二十四歸同里徐君君重君重輕財好施孺人典衣脫簪珥助之以家京師久親柩未葬者兩世君重方營宅兆而歿孺人泣曰我婦而子也御君重柩還山陰葬三世十一喪觀者歎息君重之姊適何者貧無子適錢者甫嫁而寡孺人俱迎之同居死則親護其喪歸兩從子以父歿於官來依君重而君重歿孺人撫之如子君重生子二皆旁出也生而其母亡

孺人親抱育之及長呼而告以所自出曰胡可因我而滅其母而孺人督訓兩子極嚴其長子永言爲知縣歷宰劇邑所至有聲悉孺人之教也孺人幼知大義聞人言忠孝節烈事則欣喜讚歎或言有不合於義者遽止之不令竟其說性勤儉辨色晨興必先其家人庀治家政廳屏內外井井如也首不耀珠翠之飾身不御紈縠之衣澹泊自甘卒勉其子爲廉吏年六十八歿於無錫官舍嗟乎觀孺人之生平所謂能持家識大體撫他出之子有恩蓋已賢矣然而世之令妻賢母猶或能之至於以一弱女子聞國家之變號慟絕食以孤嫠提攜幼子跋涉三千里葬三世之喪此須眉丈夫有弗如者也永言治無錫最久余得備聞

孺人懿行故爲之傳

從祖文學再遷公家傳

某讀後漢書至黄憲傳史稱其言論風旨無可稱述且年又不永而當日賢如荀淑袁閎陳蕃郭林宗輩願交惟恐不得何與蓋古之善觀人者不以形迹而以神理不以名位而以器識憲於斯二者必其軼倫超羣有足取重於當世者然也某於從祖再遷公蓋謂有憲之風焉公爲贈大夫上生先生孫貢生儼塵先生子兩先生皆績學篤行其教子孫具有成法儼塵先生長子鼎礽早世次甲先出後大宗及公之生先生老矣雖甚憐愛而教之特嚴言動必於禮某每侯先生起居公必在側時十餘齡耳玉色秀眉

骨稜稜出衣表步趨唯諾整肅舒暇問以所讀書則酬對如響無何先生卒公年甫十三遭父喪哀毀過於成人稍長營葬事動合古禮儼塵先生向設義田贍族人行之數十年公於內外親戚婚喪賻贈有加其甚貧者以時賙之蓋篤於倫理如此性凝重無紈綺之習無狎邪之游所居有小園頗疏曠終日盤桓其中擁書端坐寂如無人一二友人過從啜茗論文不雜俗語顧胸中炯炯是非別白稠人廣衆中偶發一語必中窾要嗟乎如公者不庶幾所謂汪汪若千頃陂者耶年二十二補邑諸生是秋遽遘疾不起夫以公神理清徹器識厚重立身無纖毫之過加以祖父之世澤而乃始爲諸生卽罹夭折其齒且遠不逮憲何耶然公歿後其配胡孺人矢柏舟之操撫二子至於成立其長者今已登賢書諸孫且九人嗟乎觀公之嗇於身而豐於後而公亦可以無憾矣某及見公兩世知公稔謹述其梗槩以附家乘云

華仲通先生墓表

嗚呼是爲吾邑仲通華先生之墓先生諱時亨字仲通系出南齊孝子蓋奇偉卓行君子也幼勤於學有至性以孝友稱嘗封股療其母忠憲高公極敬禮之無何遂有忠憲止水殉節之事先生實成之也蓋先生出忠憲門忠憲以忤璫削籍與周忠介文文肅諸公日倡明理學於東林而先生以諸生列其間爲清流引重一日過吳門周忠介被

出片紙則稅璫李實疏所羅織東林諸君子詔付檻車者也忠介謂先生曰相知聚首在此一時名教之責付之子矣相與慷慨而別先生歸告忠憲忠憲遂於是夕死當是時巡撫都御史毛一鷺必欲根究漏洩者殺之以媚璫檄日下人無不危先生先生乃大聲疾呼日臨忠憲喪惟恐媚璫者不知會備兵周公召而匿之署密請都御史謂此奇士殺之益奇天下後世其謂公何事得寢自後先生名益高名公巨卿之締交與後學之士就教於門牆者日益衆偶過山陰訪倪文正公公爲言蕭山王生得罪於學使者下司李譀不得白先生曰司李與吾有舊當往爲王生白之既往遂鳴其冤司李因出獄詞示先生先生攜至舟

中風雨晦冥詳求所以脫之者方函其牘忽覩茫茫竟以
是日失明而王生冤卒得白夫以先生之高義偉行方脫
人於難而罹失明之禍天道其眞不可知耶甲申後杜門
著述日坐所謂劍光閣者聚生徒講學其中雖失明輒命
一童子旁誦春秋左氏傳意有所發復命一童子旁書之
所著有春秋法鑑錄蓋自託於左氏也又好易與人論易
則亹亹不倦其祕旨多得之忠憲高公後爲壘令所構陷
兩蹈不測而俱以朁故免則向者以脫人禍而得疾或亦
天之所以保全先生於後日耶某爲先生弟子知其詳因
悼先生之歿而爲表之於墓云

愼閒李先生墓表

順治甲午余獲舉於鄉計偕入都門時涇陽李子亦以舉
陝西鄉試至名籍甚余訪諸秦中人士之知李子者咸曰
微特李子才迺其尊人愼閒先生固賢者也戊戌李子成
進士余始與定交見其蕩儻易直獨心折焉旣而李子出
其詩古文眎予雄深瑋麗予驚異其所從授李子間謂予
曰念慈生未知學問蓋吾父之敎也念慈髫齡時歲大飢
穀踊貴學舍中所讀書悉吾父輟餐得之鄉先生馬元御
者宿儒也念慈從之遊罄先世遺貲以爲贄念慈之稍有
所聞者吾父力也李子謁選得河間司理容有自河間至
者輒言李子勤於其政愼平反嚴取予終歲不輕抶一人
人亦莫敢干以私者他日余面質諸李子李子曰此非念
慈之能念慈方之官吾父諄諄訓以寬大且曰疏糲吾性
所甘勿持官中一物餉我念慈謹受敎自入官以暨卒任
兢兢祈免於罪戾者實惟吾親之言云爾余迺知先生之
賢能易子於成者如此無何李子以母喪歸服除補廡州
司李又改任山東新城令旋以詿誤去官時余亦自翰林
罷歸兩人不相見者數年適
朝廷用兵討吳逆余與李子俱以薦起奉檄之楚軍自是
出入必偕與李子尤莫逆李子以才補湖廣景陵令有老
生者忽稽首輿前曰某昔年羈旅平陽病垂死實太公再
生之者也言已泣下予問之李子曰吾父行義非止此也
吾父篤於天性事先王父母至孝王父母好施與吾父恆

預儲以待九重交游四方賓客之至者治酒醴膳羞惟恐
不得當而於生死急難輒以身赴之救援如不及景陵生
其一也余聞之迺知先生之賢非徒能敎其子而其孝友
長厚之行又如此會余與李子復以薦至京師共晨夕者
數月迫李子復之景陵而先生竟卒於家矣越七年余屏
居里閈李子以事南來手其所具先生事狀泣而言曰先
子之生平君知之詳矣念慈生未有一日之養死又不獲
躬含斂事往歲徂日月逾邁今葬有期矣念慈已乞長洲
汪鈍翁銘先子之壙而墓道之文尚未有所屬敢以請余
聞其言而悲之按狀先生諱紹允字愼閒世居山西之洪
洞有仲德者自洪洞遷涇陽仲德生大大生剛剛生奈奈

生廷相廷相生世達嘉靖丙辰進士官南京吏部尚書諡敏肅爲隆萬間名臣敏肅子二長戸部郎中梓次樟梓無子樟子內閣中書舍人惟莊出後梓先生舍人之季子也生萬歷庚戌十一月初七日卒康熙辛酉十二月十六日年七十有二娶常氏有賢德生念慈未彌月而卒繼扈氏撫念慈如己出亦前先生卒子二長即念慈順治戊戌進士湖廣景陵縣知縣次慕慈孫三謙讓訒孫女三念慈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縣城東南祖塋之西而兩孺人祔焉惟念慈有道而文其言皆實無溢美而余文固無以加於鈍翁之文余庸所聞於念慈者論次之表先生之墓以告其後之人

蒼峴山人文集卷四

蒼峴山人文集卷五

無錫秦松齡著

白心鄒君墓誌銘

君姓鄒氏諱初基字白心惇全子其別號也系出宋忠公浩弟進士至遠曾祖泉祖楙官父恩光君少穎異弱冠補邑諸生受業陳太常錡塘先生之門是時君族父剛使迪光負文章重望見君文輒嗟賞而君亦重自矜奮蚤夜讀書至廢寢食凡試於鄉者七竟不遇遂棄舉子業一意古學盡取經史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務爲周覽徧識鉤得其要連類比綴間出己見洸瀁浩瀚人莫得而窺其涯涘也君生平尤邃於史於朝章國故靡不畱意所著有五經

通說若干卷史眼若干卷明史大業若干卷文如三昧詩話萃若干卷外書若干卷藏於家君倜儻闊達不拘拘邊幅而天性篤摯於君父師友人倫事變之會未嘗不感慨振奮思有所樹立父以目眚廢君侍寢膳時其寒暖飲食而爲之備弟妹婚嫁悉任之遇友人急難收視溫卹不問有無少壯知交白首無違言朐君自下者雲間名士也嘗爲君點定文字後以事坐累君感其誼爲擘畫事得解甲申後絕意人世伏處草石間胸中耿耿不能摧抑時發之詩歌危坐高吟悲傷宛轉聞者爲之動心晚逃於禪喜從衲子游時領其旨趣法海碎金其暮年著也余觀東漢以來號爲逸民獨行者多卓然可紀然往往偏性孤詣含此

莫能自見如君之才夙有志當世非竟高蹈不返者顧不獲有所建竪而僅以著述老其所著述又未能盡見於世豈不惜哉君生於萬歷丙申六月十六日卒於康熙甲子九月初六日君既不遇而得以隱逸自全故自號樗全子云配方孺人孺人之歸君也家既貧敬事舅姑盡斥其奩中具甘旨以時進君得以窮年誦讀而無內顧憂者孺人之力爲多其生以萬歷己亥三月三十日卒以康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子二就鎔諸生娶徐氏宮歲貢生娶華氏女二人諸生華嘉禎方洪其壻也孫男四人孫譽諸生孫謨孫始國學生孫符女五人曾孫男五人女五人茲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與方孺人於沙墩口蓮花涇之原君之

二子先期來請銘余不獲辭銘曰

維鄒之先遠有世序晉陵來徙門望益巨宗族貴盛邦人侈焉君於其閒矻矻窮年其書滿車丹鉛甲乙經史禪乘靡弗究悉用世之懷老弗獲信雖嗇其遇其人如存

進士敦若張公墓誌銘

士君子之處世必先辨其志志既立而濟之以學遂可終身而不移夫世之能移人志者莫過於仕宦於此而不能移則眞君子矣若江陰敦若張公殆其人與公諱光第字孟及晚號敦若先世無錫人高祖輔始占籍江陰青暘里曾祖汝翼縣學生祖履正萬歷壬辰進士廣信府知府三世俱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父有譽天啟壬戌進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名臣者碩世所稱青暘先生者也妣謝氏贈一品夫人公生而凝重沈默外樸而內慧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爲文宗古大家試輒冠其曹康熙壬寅以貢入京師舉順天癸卯鄉試丁未成進士念尚書公年老遽歸迨尚書公沒服闋不赴吏部選乙卯除內閣中書舍人亦不赴蓋通籍後家居者三十年終不出公篤於孝友尚書公雖歷高位居官廉產不過中人公布衣蔬食絕去貴介之習謝夫人卒於饒州官舍時公年甫十三扶櫬歸葬哀感路人尚書公晚而學佛好信施公爲辦治悉當尚書公意從兄弟十數人緩急必相濟患難必相恤至有脫之文綱者其待鄰里親黨一以誠信遇事激於義尤慷慨其卓

卓可紀者如葉侍郎茂才家式微其後人以訟累株連甚衆公言於郡縣而直之馬文肅公長子壬玉歿應立後久未決公拜見壬玉妻鄭告以宗法一言而定此二事尤爲鄉黨所稱述生平所著易經彙解六卷尚書纂訓十卷南山堂文集若干卷孝經衍義補者尚書公所著也其每章補註數條多出公手公自貴公子至爲縉紳於地方當事未嘗有私謁卽同籍至親仕宦近地以書招亦不往室中無樗蒲博奕之具出行途中足跡所履直如引繩與人接酬對甚簡好飲酒蒔花竹持杯微詠陶然自得而已夫世之稱公者皆以爲篤行好學君子而某獨於公出處之際深有感焉公幼從尚書公宦遊南北習知國家典故民生

利病以名卿子發身高科爲當世羣公所引重使其出爲民牧必大有所表褫卽不然內史一官素號淸地不數年可致通顯而公蕭然遠引不一濡足者蓋公淸標雅尚不慕榮利決之早而持之定此其志非淺識者所能窺也吾邑之士嘗請祀尚書公於東林書院公曰先公逃於禪俎豆諸儒間恐反失其眞烏虖公於是益爲能見其大矣公生於天啟壬戌四月初三日卒於康熙丙子十月二十四日年七十五配無錫侯孺人舉人彥哲女先卒繼配無錫華孺人國學生民佩女男子六人長世瑞縣學生早卒聘無錫韓氏以守貞殉次世禎國學生娶武進楊氏先卒繼娶戚氏次世錫娶貢氏俱先卒次世濟世𡨥俱早卒次世

綸府學增生娶呂氏俱華孺人出女子二人長適內國史院典籍無錫顧貞觀侯孺人出次適國學生無錫倪宏烈華孺人出孫女一人今世禎等葬公於某山某原先期來請銘公於某爲母黨尊行事公最久不可謂不知公銘曰

烈烈張宗累世顯融郡守純德尚書淸風象賢接武實惟我公通經學古旣捷南宮脫屣膴仕獨葆貞素盛年高蹈至於遲暮孝友忠信植節永固以承前人以詔後嗣

昌化縣知縣陶君紫司墓誌銘

常熟陶君紫司官廣東之昌化令以疾卒於官年止五十二遠近知君者莫不惋惜之君爲余甲子所得士閱三載而成進士需次里居常熟距吾邑百里而近時共晨夕旣而別去宦於粵者五年輒念之不能置忽聞君訃余哭之慟回首惘惘恍若有失旣而其兩孤扶君櫬自粵歸將葬君手具事狀先期請余銘君墓余不忍辭爰按狀參君文集合諸見聞識其大者如左君諱元淳字紫司一號子師世爲常熟人祖某父某妣某氏生子二人君其次也生而警敏稍長攻文章未嘗起稿日可得數十篇皆原本經籍祖述先輩諸大家貧甚不能蓄書閒從其友沈氏家借閱經史數十種晝夜誦習不少輟學益進試於有司輒不利旣而遊京師徐健菴尚書雅重君爲之延譽名以日高而其同邑某尚書者亦羨君名延之邸第爲授餐然君性剛直每與尚書忤以是尚書轉銜之益都趙秋谷淄川畢公

櫆皆與君善才望相埒康熙己未

天子開博學鴻詞科光祿何公以君名上君已先期出都門遣騎追君還復以病告甲子舉順天鄉試戊辰會試中式及

殿試讀卷諸公俱歎爲奇才以對策請減蘇松浮糧語激直抑置二甲是時崑山相國徐公爲明史館總裁欲留君君竟歸其年冬丁父艱辛未服闋癸酉除廣東昌化縣知縣昌化地荒瘠城中居民僅七十餘家舊額田四百四十餘頃浮糧荒糧未豁者無算民重困君至卽請於大府欲除之力爭不得又作昌化縣浮糧考上之指畫痛切君在官務節縮盡革一切陋規日供韭一束寒不坐乘暑不張

益遠出自備車牛從吏一二人見者不知其爲縣令招流
亡集商賈民漸樂業邑濱海患颶風海溢君爲文祭海神
患頓息嘗旱禱於龍潭雨立應其他如別男女專員役滅
火耗課藍蔗移民居闢學署以及操練鄉兵請免貢梨採
木等役皆政之大者無何權刺崖州而兩弁構黨之訟作
兩弁者游擊余守備黃也二人皆狡黠黃弁更以非刑殺
人斷手足棄郊外爲民所訴君受牒條列六款上制府時
兩弁方橫甚洶洶爭刧持私送密揭於制府檄下瓊州總
兵官會鞫君毅然不屈謂密揭不應發審鎮臣不應侵官
若其是非倒置耳目盡塗狗奸弁之謀挫執法之氣灰任
事之心寧棄此一官以全政體不能匍伏於鎮臣之前也

巡撫高公知其言直特褒其守既而制府竟於劾參武弁
疏內附劾君檢驗失實應降二級得
旨下部再議事竟得白丁丑遇
覃恩封贈父母如君官君歸志益決當道留之不聽去而
君病矣病革時尚以昌化浮糧荒糧之弊未除爲恨烏虖
余之交君深矣君一生篤學不效世儒口說立異同謂聖
人之道至宋儒已明後人但當務躬行不當樹壇坫分門
戶居恆持論於相業則寧取張江陵能任恩怨責名實與
鄙夫之授受衣鉢貽誤社稷者迥別於將略則最取戚南
塘紀效新書謂客兵不如土兵土兵不如家兵負節制紀
律之道初效東南後用西北與他將之隨寇環走要君辱

國者功罪胥壞其纂輯明史以六部所統之政爲綱以各
司所分之職爲目嘗欲自爲一書卒不就君之官粵與巡
撫高公前守張公皆始忤後合新撫蕭公欲特疏薦君而
君已歿夫以君之才宜大表見於世而齮齕之者衆志不
獲伸卒之直節孤行能見宥於
朝廷大臣且有欲薦之者而君又不幸以死此余所爲搤
擥太息而不能不致憾於天者也君生於順治丙戌十一
月十二日卒於康熙戊寅九月十三日其葬也在壬午某
月某日墓在其邑之某鄉某原配鮑氏封孺人子二長貞
一娶俞氏次貞靖娶錢氏孫女一未字所著有文集若干
卷廣東一統志十卷明史列傳若干卷藏於家余嘗謂君

議論如賈長沙政事如元道州文章如范蔚宗而沈淪一
官賫志以歿可歎也其兩孤賢而有文所具行實質直無
飾詞是宜銘銘曰
烏虖紫司其命嗇其學豐其文昌其遇窮儋耳萬里怪雨
盲風一官海外竟喪厥躬彼蒼蒼者不可知而斯人復畢
世其誰容琴川之濱兮劍門之峯君其埋此兮余以銘其
幽宮

封武定府同知來陽顧先生墓誌銘

吾邑東里顧氏自其先東田公以循吏起家詩書之澤百
餘年弗替至念田公而敦孝悌愼言行諸子守其法惟謹
而來陽先生爲最著某與先生之伯子岱同舉於鄉獲拜

先生於堂下長身鶴立儀容偉然無愧鉅人長德也伯子
成進士官山東武定府同知遇
覃恩封如子官配華氏
封宜人迨伯子累守大郡而季子崧亦舉於鄉宜人歿且
十年先生年七十有九始卒卒之明年卜葬有日岱偕其
諸弟衰絰踵門請余銘先生墓某以通家子事先生三十
餘年不可謂不知先生其何敢辭先生諱際虞字君明來
陽其號也系出陳黃門侍郎野王元有勝四公者家於無
錫四傳而爲先生之高祖封文林郎諱某曾祖湖廣襄陽
縣知縣諱某卽東田公也祖在田公諱某父念田公諱某
妣周孺人先生生有至性遭母喪哀毀骨立鼎革時父既

老避兵鄉村先生以事羈縣城不得侍左右溽暑中走省
無虛日篤友愛家有大役獨身任之居恆言動一循古禮
自奉菲甚布袍儆屨沒身而已先生性渾樸不露鋒鍔時
時好行其德而不以自名一友負先生金病劇呼先生而
字之曰吾必有以酬君明者先生聞之亟焚其券而往視
焉中表某以運糧爲胥吏所持窘甚先生遇於途遽返室
力謀得五十金代之償蓋先生之尚義如是方岱之左官
虔州也貽書戒之曰此方苦兵革但能救百姓便爲盡職
岱奉其教招撫土賊所全活甚衆烏虖可以覘先生之爲
人矣先生雖好推解不得位無所設施徒以一二事爲鄉
黨閭里所誦述而先生亶自斂抑不樂表暴卽其子若孫

疑有不得盡知者也以某之譾陋遂謂知先生之深矣乎
雖然吾邑數十年來孝謹忠厚之風稍衰矣不言而躬行
賴有先生輩三數人在耳今且日就零落至先生歿而後
生益不復有所矜式按狀而書其遺事已不勝老成典刑
之思焉先生生於明萬歷己酉十月二十六日卒於康熙
丁卯十月二十三日以戊辰某月某日葬大池祖塋之右
華宜人前葬北門四堡新阡至是遷以祔焉宜人有賢行
先生之德施於家而暨於鄉也宜人實佽助之其葬也高
陽李文勤公爲之誌子男五人岱戊戌進士歷浙江杭州
府知府嶸國學生岙崧壬子舉人候選知縣崍國學生女
三人嫁娶皆士族孫男十九人女十五人曾孫男七人女

二人先生少爲諸生卽有意當世肆力爲文章旁及奇門
星歷諸書靡不通曉晚得疾猶簡帙不去手是宜銘曰
惟顧氏族振振趾前美揚清芬吁先生孝且仁色恂然如
玉溫視痌瘝疾在身捐贏餘脫溺焚名則闇德乃信俾昌
熾裕後昆後有考在茲文

侯節母吳孺人墓誌銘

自二氏之教蔓衍於天下胥一世才智之士莫不沈溺其
中至婦人女子生長閨闥於其所謂因果罪福者旣膠固
而不可破一旦遭逢變故更喜其說之脩然空幻足以消
其抑鬱其有從容中禮知聖賢之中道而由之者蓋千百
中不得一二焉某於侯節母之生平而不覺喟然也節母

姓吳氏給事中諱汝倫之孫素衣先生諱桂森之子也先生倡明理學踵端文忠憲後主東林講席節母生而端淑先生篤愛之躬爲訓授其於聖賢門庭及二氏離合異同之旨靡弗一一爲之剖析比長歸侯公仲長舅爾濟公早世節母事其姑王太孺人稱孝謹仲長公爲先外王父戶部公弟負才氣年踰三十以病歿節母號痛不欲生懼重傷姑心且諸孤幼乃曰昔人言死易存孤難吾敢辭其難者自是奉姑外一意撫其子迄於成立王太孺人通文史嘗作詩訓子孫凡百二十韻濟浦黃石齋先生夫人蔡書以勸石者也顧好釋氏書節母輒從旁翻閱教典以悅王太孺人及居恒課諸子則惟教以讀書好學研究聖賢之

旨爲歸居八十生辰子婦輩請作佛事笑曰二氏之教與聖賢異唄誦禮拜在彼已爲糟粕吾奚事此蓋其生平所自信者深矣昔程正公爲其母上谷郡君作家傳稱其不惑於神怪今節母乃能於儒釋之際精辨若此宜其不爲詭激而安驅徐行合於中正之道遭變而不失其正也魯齋王氏謂婦人不當特誌特誌而件繫其不踰閫之瑣事爲非古法如節母者猶爲不應銘法耶節母性儉樸侯氏自太僕公而下族故貴顯節母布衣蔬食終其身其生平懿行甚多以非節母之所難者故不書節母生萬歷壬寅八月十四日歿爲康熙乙丑十二月二十七日以丙寅九月二十五日丙午祔於六阜塢仲長公之兆子三人昕諸生先卒煜諸生恆貢生侯補州同知女一人適中書舍人鄒治孫男五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七人長老言侯氏世有貞壽往者王太孺人早寡壽七十餘今節母適與之符後有君子采而著之庸以激揚風教不獨徵侯氏一家之懿已也節母爲先太孺人從母某幼隨先太孺人至外家節母之行事得之親見者最久今先太孺人之棄某且二十餘年矣節母之葬也諸舅氏以墓銘屬某於戲某何敢不銘銘曰

宋儒有言希賢希聖孔孟家法仁義中正學絕道喪諸子紛拏譬如入海茫無津涯二氏因之乘間而起舉世迴惑出彼入此吁嗟節母乃生閫閣曰性曰命純粹不雜艱貞

矢志歷五十年勒詞幽石彤史考焉

嵩山玹水杲禪師塔銘

自明萬歷以來佛法昌於東南如鄧尉剖石華藏大樹證諸古德振興宗風臨濟之傳益盛於世最後則嵩山玹水禪師出焉之三公者皆吾邑人烏虖可謂盛矣師諱超杲玹水其字無錫黃氏子父御梅母丁氏幼好趺坐年十二出見道上死人忽動世間無常想白父求出家不許尋遭祖喪學佛之志益堅偶登龍山絕頂得石洞愛其幽阻遂歸書偈壁間以辭其親夜行入山中月明籟靜四顧長嘯如脫樊籠遂結茅棲止洞傷月餘父尋求得之師堅以出家請乃就惠山寺僧恆鑒祝髮於廊壁上見大慧禪師

竹篦子話力參四十餘晝夜往依龍池萬如禪師如問生
死到來如何迴避師便禮拜如云莫弄精魂親切道一句
看師轉身歸位如云不是不是送入堂研究至第六日不
覺誤入方丈如見便問向何處去師驚擬如拈茶壺云見
麼師忽有省云道甚麼如云未在更道師接壺擲地云道
道如便打師禮拜如云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擬進語
如隨與一掌云不是不是師通身汗下急趨出至法堂覺
情與無情炳然齊現遂說偈呈方丈至晚如呼師入室問
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某甲道不出如出前
偈云此是誰作師接過便燒如云燒郤任汝畢竟如何是
本來面目師云非惟某甲道不出三世諸佛也道不出如

云汝那得見諸佛師云一個鼻頭兩箇孔如云莫謗他好
師拂袖便出如云腳跟未穩在師不顧歸堂如復命師茅
菴住靜一夕疑情頓發達旦不寐次日上龍池見山門龍
池曉雲四字始大徹悟如爲師印可焉師在龍池圓具戒
郎歷諸方參卭洞宗一尊宿欲招致師師曰某自有師在
仍歸龍池如以師年少命爲首座古帆楫嗣既囑付遣住
徑山靜室地荒遠風雪中樵蘇絕迹同住僧皆散去師獨
居數月乃還無錫掩關鵞湖之上夜夢伽藍神言西去十
五里是師宏法地適嵩山寺僧請師主席遂居嵩山未幾
遊京師禮笑巖祖塔緇素問道者日衆順治十四年秋住
慈雲寺

世祖章皇帝聞師名賜紫金啓建禪期明年冬移住香山
永安寺又明年二月住慈壽寺
召見便殿賜衣一襲
大駕三幸慈壽師酬對俱稱
旨四月
詔於萬善殿說法語詳錄中是時天下名僧被召者四人
而師寵遇最久力求還山奏三上始
允師歸而有毀師於
上者十七年冬追至京
上察其枉命寓甘露寺明年正月
龍御上賓又數日得

旨放還嵩山嵩山寺者創始於梁嵩頭陀重建於元僧物
外荒蕪已二百年所師之自鵞湖而主茲寺也浚古井得
石碣有懸記符師名號時巳卜師必興是山會北行修建
未備至是始畢工翼如煥如遂爲吾邑精藍之冠康熙二
年安親王延至京住慶豐寺閱五年南還葺惠山寺殿殿
成乃遊峨嵋登南嶽又詣京師建屋笑巖祖塔傍以接衲
子成舊志也尋遊嶺南曹溪修供六祖而歸歸後修錫山
龍光塔建藏照閣於惠山寺左以奉藏
御賜道影後復遊楚抵長沙歸至揚州得末疾從者請還
山師笑曰何地非山吾知時至而巳康熙十六年十月十
七日示寂於眞州千佛寺年四十九僧夏二十師賦性觥

亢不事名聞利養名山法席踐歷甚多每登座說法威儀
赫然下坐服糞帚衣與傭工雜作了不自異少未嘗多讀
書及爲詩文條暢無滯礙遇人無貴賤一待以誠信有不
可其意者輒至呵罵人或不能堪故人愛師者謂師眞率
訴師者謂之狂然終不能訾其見地毀其戒行也余昔從
軍楚中遇師於漢陽月夜同登大別山語余曰吾歸當縛
一竹筏浮太湖中坐其上隨流東西以待期盡終不復與
人接矣別未久而眞州之訃至豈師以逆旅爲竹筏江流
爲震澤耶其得法弟子不息乾無住聞越凡超小宗本魯
山峯五人受學弟子懷一沖等十餘人師既寂之十二年
不息懷一葬師於嵩山寺右謁余爲塔銘銘曰

龍峯蜿蜒梁溪清漣累生宗師振興法筵師視世間如蠶
縛纏辭塵學佛祝髮名山龍池禪窟天童再傳師從得悟
頓離言詮嵩山古刹廢二百年師來應讖琳宮煥然一雨
所潤歷主戒壇蹴踏龍象證上乘禪飛錫神京契我
聖人艸衣木食浩然而還五嶺三湘常羊洄沿時至則行
超脫世緣嵩山之陽師塔在焉其潛其藏我其銘旃

華頂仁叟震禪師塔銘

師諱訥震字仁山晚號仁叟無錫單氏子世爲儒家父元
祐母范夢一僧至其家自稱道宗而生師幼入鄉校讀書
即解大義稍長奮然有出家之志年十六從福城院僧岳
止受業會聖恩璧公過福城師一見皈心焉踰年受息慈
戒於穹窿曇禪師因請名忽疾雷大震曇曰吾宗到汝當
震動諸方即以震名嘗得紫柏大師語錄閱之恍如宿習
豁堂嵒公繼席三峯師依止結夏至杭州靈隱寺謁具德
禮公隨衆參五晝夜至第六日忽會得棒喝落處自是徧
遊浙東西名刹謁玉林琇公於南澗愚菴孟公於吳門最
後謁璧公於聖恩寺歸靈隱居記錄寮久之復至聖恩
師自謂悟處穩實且經師家印可凡有徵詰隨問隨答璧
公盡斥爲狂解一日璧公舉靈雲驢事未去馬事又來語
詰師速下數十轉師當下領會璧公云更須洞徹元奧始
得旋以竹篦付師令分座接機師作參禪第一步要訣凡
四千言以策發學者言皆警切甲辰上元日見僧在伽藍

前卜筊忽契三元三要之旨乃歎曰老人言諸方總是囫
圇頭禪自是我輩不會璧公聞之喜曰臨濟正傳有屬矣
師念前後在靈隱九年聖恩三年方得了辦學道之難如
此因涕泣不能止久之同門月航禪師退天台寶華院璧
公顧師云汝緣在彼宜往設化又曰先三峯一生提唱綱
宗傳法十二人而獨以接續宗旨屬我我不能大行其道
惟望子耳時乙巳八月初八日也師至天台領衆說法然
志在隱居住院非本意明年登華頂禮無見覩禪師塔雲
深路窄絕無人跡師喜曰此吾棲隱地也華頂故有東明
寺旁有泉已涸師默禱曰泉若再出吾當居此明日覘之
泉果溢遂構茅堂五楹居焉師素有續傳燈錄之願山居

無事從事纂輯先編燈史紀年爲載筆之始明年歸聖恩
開堂秉拂環聽者千人繼之堯峯謁南岳退翁儲公語[illegible]
契時壁公欲謝聖恩院事請南岳主法席南岳以讓師繇
何壁公示寂師舉吼崖禪師繼席仍歸華頂與所從數十
人日夜拈提宗旨暇則結集老人語錄雖嚴寒手指凍裂
不少間閒壁公入塔期乃返吳門諸搢紳請師住師子林
未幾無錫請師住寶安寺師辭師子林而就寶安居五年
三峯燈史成後應堯峯興福寺之請時汪編修鈍翁居堯
峯與師游一日偕汪刑部蛟門謁師茶次蛟門云我輩在
塵網中所爲不能合道如何師云日用應緣不起一念原
與道合纔生心動念便與道離鈍翁云卽今喫茶如何合

道師云要喫便喫說甚合不合二汪點首禪宗正傳燈史
成戊午復上華頂得金剛三昧經讀之謂其旨與宗門通
因爲衆說之疏其語名曰通宗記壬戌秋鈍翁偕范檢討
秋濤葺治天平白雲寺迎師爲逸老之居師至不上堂有
問者隨宜開導而已時吼崖禪師年已八十師入山代其
結制鍛鍊學者自是常在聖恩無事則居福城輯天童三
峯授受事實及先輩詩文有關法門者爲三峯獻徵錄濟
宗補續燈史亦成乙巳春
皇上南巡至蘇州
幸聖恩寺師以金剛三昧通宗記三峯燈史并萬言書進
具經

御覽焉吼崖禪師卒師推月航禪師繼席嵆同門之長也
又至靈隱訪碩揆禪師語及通宗記揆公以爲稍涉理路
師曰我述此紀欲使習教者入我宗門會禪者兼通教義
耳既而月航禪師復卒衆以法席非師不可爲堅請師不
得已應之山中規條久廢信施稀少僧衆五百餘而齋廚
蕭然無數日儲師力振頹緒遂盡復壁公之舊道價日高
四方士大夫問道者日益至會夏旱鄉人請祈雨師領衆
於烈日中徧行阡陌佛號震天頃之大雨如注住聖恩三
年得怔忡疾貽書同門欲退院而中丞商丘宋公聞之遣
使慰留師遂勉留住持而退志益堅乙亥四月十二日撾
鼓上堂有敢告諸天龍曳杖從茲去之句下座便行至華

頂重葺草堂以居作淨土偈一百八首效永明賁歇故事
日持佛號三萬聲曰吾不欲久躭娑婆將徧游剎土自極
樂始門人照孚迎師歸福城覺徵請師住來鶴菴師強應
之隨示微疾於丁丑七月初二日沐浴更衣西向趺坐而
逝世壽六十七僧夏四十六師賦性剛直勇於任事一生
承接師法提唱宗旨雖遭諸方忌嫉而爲之愈力喜著述
說法之暇卷帙縱橫風鈔雪纂至老不廢爲文章滔滔汩
汩暢其意而止與人交直吐胸臆吾師堵禾齋先生宿學
老輩與師書必稱弟子鈍翁博通內外典於人多怪少可
獨於師敬禮而其受同輩之詬者有二一則吼崖篤老聖
恩院事漸廢師上書勸其退羣謂師幸其退而冀有其席

及吼崖順世乃力舉月航其後師繼席四年道風方盛而
遽以疾辭飄然遠逝貪戀法席者如是乎一則以三峯年
譜南岳已有成書師更刻紀年譜曰爭名夫南岳佛法文
章名重天下後進欲與爭名非愚卽妄以師高明決不出
此且紀年一書本聖恩寺舊藏稿師爲之潤色非已作也
况三峯非一人之師各尊其師各紀其事或詳或略不妨
兩行師何較焉師凡八坐道場天台寶華華頂東明無錫
寶安蘇州師子林堯峯與福天平白雲鄧尉聖恩得法弟
子智覺覺奇祖印照乎覺徵覺經覺倫覺文大成覺著覺
願覺慎十二人所著各會語錄及通宗記燈史三峯獻徵
錄華頂集諸書共一百六十餘卷余與師幼同里長爲方

外交師嘗謂余可學道而汩沒世故老而無成深負師意
然不可謂不知師者其徒照乎等將奉師骨建塔華頂來
請銘銘曰
惟我梁溪世生法王三峯父子遁振祖綱師迺繼之亦生
我鄉早歲得法八坐道場蹁曲盤牀氣葢諸方轟雷激電
傾篋倒囊著述等身洪覺不讓叶煌煌燈史綱舉目張通
宗一出義虎仆僵結茅華頂天台石梁繼歸鄧尉祖席頹
光說法已竟曳杖長往叶師之行履古人相抗叶法運衰
晩賴師支撑叶師今已矣緇白哀傷靈山之窟遺蛻永藏

蒼峴山人文集卷六

無錫秦松齡著

行狀

副都統前光祿大夫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一品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
又一拖沙喇哈番酉村吳公行狀
曾祖諱某　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
祖諱某　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
考執忠湖廣布政司叅政　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酉村吳公卒於潼城其幼子
秉權寓書於父友秦松齡曰先大夫以
王事馳驅殞軀塞外秉權生也晩不能詳知先大夫生平
政績惟先生交最久知先大夫之深者惟先生敢以不朽
爲託余讀之潸然流涕念與公相知三十餘年固不敢以
不文辭然誌傳之文當請於當世鉅公名賢非余所任謹
排次其歷官行事以爲公狀庶他日論定者有考焉公諱
興祚字伯成號酉村其先浙江紹興府山陰人曾祖某祖
某始占籍遼東清河衞考執忠入
國朝爲正紅旗人官至湖廣布政司叅政三世皆以公

贈如公官妣孟氏贈一品夫人寶生公公少穎異於經史諸書廣記博覽悉能通其義蘊年十八以貢生授江西萍鄉縣知縣未幾金聲桓叛郡縣被賊者有司皆得罪而萍鄉以守禦有備獨全故公始被吏議卒還職補山西大寧縣知縣在大寧六年撫按交章薦遷山東沂州知州會白蓮教黨嘯聚爲患公開誠諭以禍福立解散越二年以驛遞詿誤降補江南無錫縣知縣縣當南北孔道苦供億前官虧帑金八萬五千有奇公抵任而官之罷而不得歸者三人役之在獄者三十餘人公慨然力爲補苴請豁官得歸役皆出獄僉曰吳公生我無錫田畝久不清丈移甲換乙飛詭隱匿之弊

百出訟日繁公爲就號丈田因田繪圖旁書四至疆界井然散給田主民以不爭縣四百十四圖其中最稱煩苦者六輪役者或至破家公以縣入官田千餘畝令糧里公買爲役費官爲雇募充役六圖之害遂除康熙八九年間水旱洊臻民饑公立分振法每鄉設粥廠每廠設司賑二人以鄉之耆老爲之凡家有餘粟者各以其力助公親周歷稽其勤惰如是數月全活者數千人蘇州駐防兵回旗民懼擾公請令箭於都統單騎往來彈壓兵有取民隻雞者立笞之以是兵過而民不知無何耿逆告變禁旅絡繹南下一切軍需犒賚公先期儲偫不以累百姓一日蓉湖水溢官塘沒數十丈而大兵適至馬不得行公於塘之兩旁

每數丈樹竹爲標馬行標中如坦途又標懸一燈以備宵濟其能倉卒應變如此待士最有恩而課之甚嚴其屢試所識拔多名士待縉紳有禮而以私干者不稍徇催科不用鞭朴而民輸將恐後其聽斷或一日決數十事發言盈庭紛糾盤錯觸解玦決片語輒了宿猾老吏皆斂手咋舌

康熙十五年冬天子以閩海初定思得文武兼濟之臣以綏輯之特擢公爲福建按察使公在無錫凡十有三年一遷行人再丁內外艱又以失察洋匪罷職俱以百姓呼籲督撫保留得不去而洋匪之獄邑中士民數千人奔控闕下

上知公才可大用以縣令超數階而爲憲長朱統錩者自云前明宗室居西山羅漢洞招納亡叛督撫憂之公至以勦撫自任推布誠信招降其僞將馮珩等生禽統錩於山寨焚其巢撫其餘衆十七年五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是時海賊鄭錦勢猖獗以臺灣爲窟穴而踞厦門爲門戶分遣僞帥劉國軒等窺伺漳興泉三郡公始受事而漳泉屬縣相繼陷泉州被圍公親督兵從興化陸路進令總兵林賢等率水師由閩安鎮出海同趨泉州八月公至仙遊縣賊衆數千屯踞白鴿嶺公分兵爲三路自當其中與賊戰自辰至酉賊不退左右兩路兵突出夾擊賊大潰復追敗之於嶺頭灣復永春縣越三日再復德化縣而大將

軍康親王所遣都統提督官兵亦至泉州圍遂解賊雖解
圍去而巨艦數百出沒赤澳黃崎諸處公所遣總兵林賢
等從定海出擊復大捷公謂欲勦絕海寇必藉水師乃疏
請增募水師曰海逆蹂躪漳泉賴
皇上天威驅勦逃遁已出泉州於湯火但賊復踞同安長
泰一帶逼犯漳南雖現在調兵征討但我師由陸進發跋
涉疲勞逆賊乘潮飄忽片帆千里勞逸勢懸自漳侵泉自
泉復犯他郡是官兵有終歲之驅馳沿海無一朝之寧謐
臣展轉思維非厚集慣戰水師多備船隻斷不能擣其巢
穴絕其根株臣前捐募水兵委授劄總兵林賢等統率出
海初欲分賊兵勢以解泉圍而一戰生擒僞鎮焚獲巨艦

俘斬無數此水師破賊之明效也但兵力微薄未易輕取
廈門臣前疏請募兵二萬部議以督臣所增經制兵充額
夫督臣所請原爲陸汛而設非有乘風破浪之用方此財
力匱乏之時臣非不爲
國家節省計而專以增兵請蓋臣所以增目前之小需者
正欲省源源之大費逆賊一日不除則用兵一日不息用
兵一日不息則月費動計十數萬統計一年不下百餘萬
倘蒙
皇上准募二萬慣戰水兵動費不過二三十萬擣平賊穴
廓清海甸大兵卽可班師百餘萬之餉可省奏入
上從之十月公自泉提師赴漳以賊兵屯聚觀音山灣腰
樹也自是與賊壘隔水對　克復江東橋通漳泉路公見
賊勢已蹙遂率輕騎由漳　雲霄詔安直抵分水關廣東
潮州府界盡遷界外居民　內地復偕總督姚公親歷各
隘安營防守而賊之糧道絕矣十八年正月公自漳還會
城簡精銳分營伍嚴操演利器械焦心勞思夜以繼日訓
練既具俟水師提督萬公至而付之十九年正月疏請乘
機進勦曰頃接兵部咨文欽奉
上諭經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謂勦賊事關重大應俟荷
蘭船隻到閩然後進勦令臣等詳商妥確具題臣恭繹之
下仰見
睿謨周密慮出萬全臣等雖志在滅寇安敢輕舉妄動但

荷蘭船隻春季夏初必不能到今修理大小戰船俱已完
工江南礟手亦先後到閩臣復親到定海審察情形自提
臣而下各營將弁及官兵二萬八千有餘鄉勇澳民三千
餘人莫不鼓舞踴躍求早殺賊立功臣見人心奮勵如此
固知賊亡不終日矣提臣因與臣熟籌今將士可用制勝
有具必待荷蘭船到早亦在五六月間坐俟半年虛糜糧
餉又時過二月風汛轉南我師反在下風難以取勝目今
鄭逆悉調賊兵厚集海壇距我駐師之地相去咫尺若至
三四月賊得順風必肆出侵犯設我將船抽回內港以避
其鋒則人情漸餒賊勢益張沿邊各汛更滋擾害莫若乘
風勢之便利將卒之勇銳先攻海壇一得海壇則賊之門

戸已熸賊氣已沮進取金門厦門可不勞餘力猶恐賊全
力駐海壇未易克舉必須水陸夾攻以分賊勢今擬提臣
萬正色率水師攻海壇臣統標兵疾赴同安會同督臣姚
希聖提臣楊捷調度陸兵配駕八槳船由海倉松嶼潯尾
石潯分路取厦門俯仰仗
天威一舉而滅數十年之逋寇此臣與諸臣之願也疏旣
上公統師行至福清總督姚公請公暫駐福清海岸爲水
師聲援公留駐旬日鼓勵將士旋自定海揚帆直抵海壇
力戰賊不能支遂克海壇再克湄洲平海諸澳賊聚船三
百餘隻堅踞崇武澳公親督海岸斷賊汲道相距三日復
奪崇武乘勝奪泉州港公與寧海將軍喇公會師直趨同

安港口賊固守沔洲潯尾砲城以保咽喉公遣人入寨宣
諭偽將以城降遂克沔洲潯尾隨分兵徑渡厦門我師奮
勇先登賊潰遂克厦門再取金門公以解泉州圍功進兵
部尚書以恢復厦門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
哈番葢
上知公深而公之功亦偉矣公自平厦門後請安插投誠
人請留澳民防海請蠲荒田糧租請減關課凡所以綏邊
境安民生爲善後之策者最周且至二十年進取臺灣部
議留公在省督理軍餉公雖不在行間而克敵致勝皆公
所練水師也二十一年擢兩廣總督廣東素號殷富且僻
遠有司多削民自潤公正己率屬饋獻無所受貪風爲之

頓息粵多盜公編設營哨互相巡警復招盜魁置之麾下
使捕盜自贖盜患亦止花山賊者盤踞山谷時出侵掠公
設法招撫散其黨廣西賊崔玉枝等潛伏鬱林陸川爲害
公遣兵勦除之而撫百姓之脅從者疏請安插邊界貧民
給以牛種使開墾荒田沿海漁戸舊有稅所司多額外之
征民苦甚公疏請蠲免竟罷之海邊展界之後
上命尚書杜公學士石公與公巡歷撫輯公籌畫周詳使
兵民各得其所二公深歎服焉公爲
國重臣方駸駸向用旣而以奏請撥錢本設鑪鼓鑄一疏
遽被劾降調公至京
召見

暢春苑慰問備至旋
命以副都統用
上意蓋未已於用公也及噶爾旦跳梁塞外
命公以副都統鎮大同右衛三十四年以都統希公所題
草價不敷復降三級是歲隨
駕北征明年奉
命戍邊戊寅二月以積勞成疾卒於瀨城年六十七公事
父母孝在無錫日參政公從楚歸便道覲公時當歲首邑
中以故事張燈士大夫延參政公飲公侍飲趨走唯喏如
在家庭參政公醉歸爲挈裘束帶扶掖登車觀者歎羨與
兩弟友愛無間少弟季茂君性豪邁有所需輒取之公公

應之無倦色與人交輸寫心腹慷慨急難有背負之者不校也好為詩沈雄峭拔如其為人巡海時與杜公唱和詩最工書學顏尚書楊少師當其得意揎袖揮灑旁若無人暇日輒與營將校射發必命中驢兒廄卒恩意浹洽人人得其懽心公能飲然非對客不飲或劇談極論移日分夜客皆踦倚假寐公整襟危坐如昧爽盥頮時素耆金石文字遊覽所至殘碑斷石蒐羅靡遺嘗撰無錫縣志未竟而遷官後令續成之余與修纂之事多取公舊稾也仕宦四十餘年位制府所得俸錢盡以養戰士遺親戚故舊而居無一椽囊無贏金憶公謝兩廣事還京師余與遇於瓜洲脫粟枯魚酸寒相對余歎曰公貧乃至此乎明日與別公

喜見眉宇告余曰適有餉米數十石者不憂餒矣嗟乎此不可以觀公乎考公之生平以忠藎報
朝廷以孝友敦倫理以真實待友朋以仁厚治民威嚴馭吏以誠心鼓勵將士以敢死率先行陣以老謀指授方略以機權籠駕狙詐公固一代偉人也或以暮年淪落身亡塞外為公惜不知公一生報
國之志至此始畢夫何憾哉公娶韓氏李氏皆
贈一品夫人又娶孔氏陳氏李氏子三人秉直陝西環縣知縣秉正四川洪雅縣知縣秉權女二人孫一人淑曾嫁娶皆名族謹狀

刑部山西清吏司郎中霓峯侯公行狀

曾祖先春明兵科都給事中贈太僕寺少卿
祖世英明歲貢生
考之源大理寺司務　封奉政大夫刑部山西清吏司
郎中

公諱杲字仙碚號霓峯世居無錫縣之東里自元高士友泉公以來四百年為縣著姓明萬歷中給諫公諱先春嘗以建言被謫給諫公生歲進士世英歲進士生南京大理寺司務之源以公貴
封如公官配秦宜人生公公長身玉立美鬚眉性豁達慷慨好任事不屑隨時俯仰少穎異九歲能為舉子業十五補邑學生鼎革之際公方弱冠時縣歷有小警而封大夫

司務公官金陵未歸王父母衰白在堂舉家倉皇公奉之避兵鄉村間事稍定乃歸縣城公入盡孝養出供踐更使家室無漂搖之危而兩老人不知有兵革之事族黨莫不稱焉戊子中式江南鄉試明年會試中式年甫二十餘名噪都下謁選得浙之宣平宣平為處州下邑故麗水所析在萬山中無城郭虎豹之所窟穴人不樂居公曰是亦可以為政也邇山水暴漲田廬輒漂沒公建通濟橋以時蓄洩民賴之俗婢老不嫁公嚴申禁令務變其俗凡寡婦再適人及宰耕牛者例納錢於官悉除之宣平土瘠民貧賦不登歲逋額至千金一切放免而自以家貲償之民不知學隸於庠者少公常課士親為講說指授貧者授之餐俾

力於學復請於學使者取士之額比於中縣潘生文韶者
邑之秀也公致之遂一出而登賢書邑士之中式自潘始
癸巳大旱公齋戒步禱赤日中不張蓋行七十里至邑之
龍潭再拜虔請未入城而雨大澍宜平四境皆山盜賊時
發公修整武備聞警則躬擐甲胄巡行山谷間賊不敢入
有奸徒者私與賊通謀內應公廉得之一日率吏卒駐其
地召之來陽與笑語竟縛之置之法辛卯分校浙闈所得
皆知名士如是數年邑大治嘗以公暇徧訪玉巖諸勝有
高士居山中採蜂蜜為食不入城府者數十年公親造其
廬與之語為文記之刻於巖壁自庚寅至甲辰公在縣最
久始擢禮部主事未去任聞毋蔡宜人訃歸時司務公已

患風痺動止需人公於舍旁隙地列構屋宇奉親於其中
日延故舊談燕終日司務公殊忘其病苦服闋再補本部
主事轉員外郎數從事朝廟郊祀大典尚書如仁和王公
侍郎如霸州郝公皆重之當
今上親政之始修復
世祖舊章議仍用八股式考試及歲貢諸生二事同官意
多未決公與郎中巢君震林力主之具疏上請丞為令甲
庚戌充會試提調官事甫竣擢刑部郎中旋奉九江榷關
之
命同事滿洲布公每事必詢公云何公推誠待之始終無
閒受事後歲革陋規數千金關蠹胡某積猾也每關使者

至先昭以小利鉗其口後乃操其短長公聲其罪而杖殺
之辛亥四月報滿侯代乘暇游廬山由東林登五老瀫簾
泉弔樂天艸堂探白鹿洞灑然有遺棄軒冕之志得代後
便道歸省將治裝北上而丁司務公憂癸丑服闋以病請
告養疴於華藏寺旁之精舍乙卯夏病劇諸子請歸里第
易簀時唯命一老僧坐榻前講演彌陀疏鈔而逝嗟乎公
家世貴盛年少通籍其風采譽望謂可立躋華要而久棲
下邑僅得一遷郎署數年以來宅憂里居者過半宜平僻
縣儀曹冷局不盡展其才行其志為可惜也性豪邁而內
行醇備篤於孝友宦宣平日毋戒以節飲公特製小斝一
鐫毋命二字於上燕會必出以自酌在京師時念司務公

病常中夜涕泣待諸父俱曲盡恩禮撫愛庶弟妹不異同
產其至性有過人者公故素封顧不喜持籌握算又輒周
人之貧急人之難折券棄負往往而有性好客客有一技
者悉羅致之一日座上客少減則愀然以是家中落公亦
無悔平時不多為詩或勝流羣集迅筆揮灑滾滾不休昔
思經營者皆歎為不及家有園曰亦園富池亭花石徵歌
選伎絲竹雜遝借以銷磨壯心遺脫世故蓋有託而逃其
志非偶然也嗟乎公才本雄而能持之以忍氣本勁而能
劑之以柔心本率直而能濟之以智人不能盡知而公亦
不欲人知余獨微窺公一二事而得其用意所在每相與
目視微笑不言而罷蓋熟嘗世故慮益深而識益老矣使

以公之才再登
朝右宏濟時艱必當卓然有以表見而竟以曹郎在告不
中壽以死不得究其用豈不重可悲哉公生於明天啓甲
子二月二十二日卒於康熙乙卯閏五月十九日年五十
有二配宜人華氏宮詹學士未齋公女子六人文燦文燿
文爚文爚出後小宗華宜人出文熑文燈文烈側室王氏
出女三人適華文號呂莊頤泰巽權適秦耆抱於錢氏孫
男五人文燦出者二文燿出者三孫女二人婚嫁皆名族
詳文燦等所爲行述中謹狀

族祖中大夫湖廣湖南糧儲道叅政補念秦先生行
狀

曾祖楷縣學生
祖延默湯溪縣知縣　贈中大夫長蘆鹽運使
父重采縣學生　贈中大夫長蘆鹽運使
先生姓秦氏諱鉽字克繩號補念常州無錫縣人裔出宋
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公一傳爲處度公通判常州遂家焉
十傳至瑞五府君遷無錫又三傳爲抱拙公諱楧抱拙公
生怡晚公諱景薰怡晚公生卑牧公諱霖三世皆贈光祿
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卑牧公生太子太保南京
兵部尚書贈少保諡端敏鳳山公諱金爲正嘉間名臣鳳
山公生姚安府知府次山公諱汴是爲先生高祖次山公
生縣學生定橋公諱楷定橋公生湯溪縣知縣念橋公諱
延默念橋公生長洲縣學生幼儀公諱重采是爲先生之
父兩世並以先生官長蘆鹽運使時得
封贈如先生官妣華淑人生三子先生其長也生而性凝
重初就傅屹然如成人舅祖武進吳霞舟先生見而驚歎
以爲國器順治戊子舉於鄉乙未舉會試第一時
世祖章皇帝方厲意文學命取原卷進御
覽之稱善者數四
廷試賜進士第三人及第卷進呈大學士聊城傅公爲讀
卷官
世祖顧謂傅公卿知此卷爲誰傅公謝不知
世祖曰此會元秦鉽卷也朕於其書知之及拆卷果然

世祖大悅
召見南海子賜袍服比第一人蓋異數也授內翰林國史
院編修先生感激
知遇思所以報稱而方爲儒臣惟以讀書爲職業晨入院
几坐一室窮究經史講求當世之務必剖本根見始終而
後已晚歸邸寓几榻蕭然齋鹽僅給不造請謁要不徵逐
游讌意泊如也同館三十餘人讀書之暇或聚而嬉率畏
先生凡語涉諧謔戒勿令大秦知時館中呼先生爲大秦
松齡爲小秦故云戊戌充會試同考官得二十三人多知
名士今吏部侍郎容齋李公其一也會
世祖皇帝親簡詞臣外補先生與焉遂轉廣東叅議分守

雷州道雷州兵變後人民凋敝靖南王每歲發千金市豆
輸納贊繁民病之先生力啓於王而免瀕海賊黃占三據
海東王之輸據海西外爲聲援而內相忌先生手書反覆
諭占三占三感悟乃授計占三使圖之偷之輸遁走商船
誤入海港水師將詭以爲賊數逮先生往視先生知其情
卒不往商以是得全己亥遷浙江杭嚴兵備副使浙中有
無爲邪教連及愚民百數先生問告者何所爲邪教也曰
不食肉飲酒乃命人給豬肉盃酒飲食盡立散遣之大帥
某率師過杭索妓女千人有司以白先生先生曰杭城安
得妓千人卽有亦不可與偕僚屬往見曉以大義事得已
辛丑遷陜西榆林參政貧不能治裝道遠僅攜一二家僮

往吳淑人留於家至無以給朝夕饍中有海南香數斤出
以易米見者以爲前輩士大夫家清約未有若此者榆林
道駐神木縣所轄黃甫川一路有茶烟二稅民不能供先
生力請於上官乞疏免其額不可更請與鎮將議借羨市
以贏餘補稅斂民困始蘇城外爲蒙古部落住牧地與民
通市稍不平卽相鬬先生爲平其曲直無所徇部人皆感
悅會出觀市爭以醴酪獻先生爲飲盡器至去官多泣送
者先生初至時臥一木榻吏請索藤牀於屬縣先生不許
終三年不易也甲辰擢江西按察使督撫分俸爲爐始得
行乙巳抵江西任先生歷任監司無幕客至此有言按察
事繁者先生曰是安能相助徒滋弊耳悉謝卻之丙午夏

松齡往省先生見几案間簿籍鱗次皆手定招稾法比精
審又皆用楷書無行草者間謂先生何過勞如是先生曰
刑獄何事而可委手胥吏吾恐心力不盡不覺勞也時三
韓董公爲巡撫甚嚴重受書上意有不可立命改定先生
持之益堅董公不能奪顧以此重先生謂人曰若泰君眞
憲司矣進賢縣購叛人江德八不得其族有江國八者名
相近縣令執之以緝獲聞國八不勝拷自誣服先生察其
冤急請於總督郎公奏釋之後竟捕得德八奸徒蕭贊元
以僞劄誘人事敗逸去連染數百人先生諭令擒贊元自
贖果得贊元連染者得免會有姦民詐稱旗兵以舟過村
聚取人財新例詐財與盜同罪徐昂者舟人也實不得財

先生據律減死竟坐失出左降以去先生爲按察二年所
全活甚夥歸里不數日父幼儀公歿先生得親含斂服闋
至丙辰始補長蘆鹽運使長蘆鹽政蠹壞私販日滋而諸
商習爲豪奢寖貧乏運使藉商爲囊橐其體益卑先生至
奉職據法一無所撓時方用兵需餉急戶部議增引目先
生致書當事以竭澤焚林爲喻覽者歎服有東光令者爲
蜚語所中幾不免先生力救解之令執贄求見先生曰吾
保全賢令耳非私子也峻卻之壬戌遷湖南糧儲道參政
旋奉
旨裁缺歸先生祖念橋公高才博學僅以明經爲縣令先
生發憤攻苦欲補前人未竟之志故自號補念事父幼儀

公極嚴敬既貴常侍立終日不少休迎養按察使署中公遘疾先生衣不解帶者數十日體素豐居父喪至於骨立撫諸弟與其從子尤友愛無間假貸親黨䫆遇諸故舊具有恩誼同縣侍讀諸公豫以事在理其二女伶仃無依先生時在翰林即撫之仍資之還里而念陳君爲騰驤衛經歷卒於官先生爲經紀其喪有少子未婚復助之俾受室居平寡言笑賓客酬對終日其語可數或當訟訴紛拏輒不動聲色一言折之而定性和厚雖小胥賤隸不輕呵責至事屬名教及大利害者輒正色持議不得當不已讀書過目不忘最熟於諸史爲古文辭紆徐典雅詩尤婉麗在翰林日數經

御試必居高第而謙退不以文章自名或巨會勝遊名流翕集分題拈韻不假思索而詞旨清華舉坐皆廢先生斂容卻坐如未嘗爲者其去官歸里也築室數間雜植花竹無媵侍往往獨處其中書卷縱橫凝塵滿席暮則青燈熒熒如老諸生然歲時伏臘與親故會飲情愫披豁欣欣如也方先生之以裁缺候補歸也時年六十有二居家六年竟不復出而先生歿矣先生位不稱德設施未竟無論識與不識莫不爲先生惜之先生生於明天啓辛酉三月初七日卒於康熙丁卯六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七配朱氏誥封淑人男子三人長汝泌歲貢生銅陵縣學教諭娶楊氏次汝沆國子生娶楊氏次學源長洲縣學增廣生娶薛氏女子三人一適諸生殷沆一適龔爲州學訓導顧嗣和一適諸生劉學洙又撫姪女適國子生吳漢宗孫男六人秉忠諸生娶楊氏秉共殤秉慈汝泌出秉肅娶過氏秉宜汝沆出秉懿學源出孫女十二人曾孫男三人曾孫女二人今以康熙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歸山之原曩松齡與先生同舉進士讀書館中其後或追隨里閈或各從仕宦喜相慰患相恤三十餘年如一日今已矣不得奉先生杖屨矣濡筆爲先生狀不禁淚之涔涔下也謹狀

書王文成論學書墨蹟後

王文成論學其始多言去人欲存天理至江西以後始專提致良知三字爲宗旨此書爲宏治甲子作去登第時僅

五年正其蚤歲之語故書中於去欲存理諄切言之而先之以立志謂志常立神氣清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則致知之說已胚胎於此矣文成之學切實爲己一洗支離訓詁之習學者誦其遺書一字一句皆當體認況親見其翰墨乎惟此書載集中第四卷下注乙亥作與此年月不同豈文錄係門人編集不無小誤耶無功裔子窮研理學朝夕玩味其造詣何如矣

按宏治乙丑先生在兵部與湛甘泉定交始專志講學今觀此書語意精到殆亦集所注乙亥者是而此云甲子八月者非也且是年先生方聘主山東鄉試八月正有事校文無緣與弟論學則此卷爲贋書明甚因無功

索趙不欲遽指其僞附記於此

雙忠遺翰書後

前司馬長垣王公死甲申三月之難後四十餘年而公之子似軒先生來令武進出公與應山楊忠烈往復書疏示余忠烈書痛心咨魏之禍志在除姦定傾而公所以答之者辭意亦極嚴峻乃知賢人君子從容殉難平時皆有學問有定力固非匹夫匹婦慕義勉强憤激一時者之所爲也當忠烈臨命時作書與其子言知交中可依託者數人而王公與焉夫能不負朋友自能不負國家公之殉難雖在二十年忠烈旣歿之後而忠烈已早信公於二十年之前矣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如兩公者苟一日不死則國家亦一日不亡乃國雖亡而兩公固未嘗死也似軒表遺忠楊世烈摹本勒石以傳於後世之君子觀是卷者亦必有油然而興奮然而起者矣

書史閣部遺像後

方先生聞京師覆傳檄遠近灑泣登壇其忠憤之氣可謂壯哉及擁立乖其本謀宮府積成猜忌不安於內力請督師其志已決於殉國矣至於驕兵悍將不受鈐束左枝右吾智勇俱困時事已萬不可爲而先生之必死固不待身膏原野時也或以城破不得其尸疑先生潛遁者夫亡國大臣去將安適此不特不知先生之心亦不審乎事勢也故於拜瞻遺像爲别白其說焉

書計甫草思子亭記後

吾友計甫草之子計孺子早爲諸生年十六而殤甫草哭之慟閱四年而構思子之亭作記以述其悲汪鈍翁裁之以禮謂其不當過時而思其文反覆辨証有理吾謂甫草之痛其子固不免於過而甫草之子實有非他孺子可比者葢孺子年十二即有志於性命之學五經而外濂洛關閩之書無不窺而欲窮其閫奥所著有聖學救一書未竟而歿倘假之以年使得底於成可不謂吾道之幸而顧不幸而殤天耶人耶雖甫草之友聞者莫不悲孺子而況甫草耶昔歸震川氏喪其子翻孫洽以成人之喪爲之壙志以爲先王之禮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人旣又作思子之亭於吳淞江上其詞甚哀夫計孺子之賢應過於歸氏之子震川之思其子且逾時而不能忘况賢如孺子甫草又如之何其弗思也余以復於甫草并告鈍翁

祭歸元恭文

先王道喪士習懦愞孔子有言必也狂狷歸奇顧〔炎武〕怪一時之選漁獵子史貫串經傳志高氣盛雄傑魁岸顧游四方燕塞秦甸君獨閉門枯守筆研跅弛不羈俗人笑姍抱太僕文蒐羅拾擴不朽盛業剞劂方半胡忽隕亡逝如飛電吁嗟乎君與古爲徒遭時不偶多歷艱虞長歌短謠於邑鬱紆如君懷抱知者誰與憂能傷人竟至是夫昨者影園名流雜遝君實與焉琴囊酒榼余方卧病莫遂簪盍作

詩寄君荷君酬答曾不幾日驚聞訃音顧既淪廢君又湮沈茫茫吾道千秋孰任海內賢喆死喪侵尋吳江木落寒風蕭槮山鬼薜荔芳鬑鬑君驗君其已矣實傷我心一一巵爵君庶其來歆

祭成容若文 同嚴中允蓀友

嗚呼傷哉兄之文學江河屈注對策萬言不襲常故兄之力學強誦博聞網羅故實穿穴典墳兄之書法神姿秀整文敏法華隱居內景兄於朋友非世間情人或謂狂兄愛其眞人或謂冷兄賞其清兄處貴盛門庭簡飭辨色趨朝日暮下直一二故人明燈散帙徵逐者流見而走匿嗟余兩人先後締交縄孫客燕辱兄相招下榻高齋情同漆膠

追今十年不忘久要松齡客楚惠問良厚謂嚴君言子才可取雖未識面與子爲友無何相見遂同故舊去年冬暮今歲春殘縄也奉假齡則去官握手言別此別最難後會何期當筵搊歡別來無幾思我實深兩奉兄書見兄素心尺書在懷重逾南金含情未答聞兄訃音初得凶問謂傳者妄親故貽書知兄病狀云無所苦笑談屬纊兄來有因兄去有向蓮花西土玉樓天上嗟余兩人徒懷舊恩山堂爲位聊歌招魂木葉夜落空庭晝昏追數平昔憶兄緒言十忘八九取意所存兄善倚聲世稱絕唱每言詩詞同古所尚古詩長短即詞之初南唐北宋波瀾特壯亦猶詩律至唐而暢屈爲詩餘斯論未當昨年扈從兄來吳門會與吾言里俗何喧扁舟過我山中汲泉落瑛冰潔下咽璣圓嗟乎吾兄意趣莫儔文章山水乃志所留今我哭兄烟水孤舟兄靈不亡當與我遊二泉清冷不改其流痛兄不飲長臥荒邱嗚呼哀哉人孰無死兄年太少以才以德俱宜壽考兄少尚亡況余輩老及其未死莫負良友臨風抒哀兄尚知否

蒼峴山人文集卷六終

〔清〕秦松齡撰

蒼峴山人集五卷

微雲集一卷

清嘉慶四年秦瀛刻本

先高祖茗峴先生年十九為庶常以詠鶴詩應制
蒙一笑
世廟歎賞世所傳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句也
今集中此詩不存而所謂茗峴山人集者詩凡五
卷詞一卷舊有鈔本大半亡失其存者亦多漫漶
瀛既刊先生文集乃重加釐訂而補其闕謹誌數
語於首簡曰先生當
本朝初以詩著稱猶及見吳梅邨曹秋岳諸前輩
處則與嚴秋水家樂天先生唱和碧山之陲出則
與王阮亭諸公聯儔肸交雖立朝之日少前後兩
入翰林嘗備
講幄侍從之列且與修明史以其暇蔉為詩歌鏗
鏘雷破中律呂而振金石方放廢時從軍荆襄詩
亢瀏漓鬱壯而性情沖夷無榮辱得喪足以動其
處温柔敦厚之旨溢乎中而形乎辭洎林居養親
園亭山水皆足以佐其歡愉自得之致蓋先生為
詩之大凡如此余小子不敏愧無以仰承家學而
後有讀先生詩者庶幾可以知先生之人焉嘉慶
四年立冬之月元孫瀛謹序

一

二

蒼峴山人集目錄

卷一
碧山集　古今詩一百四十七首
卷二
寄阮集　古今詩七十首
卷三
然竹集　古今詩一百六十八首
卷四
得樹軒集　古今詩八十六首
卷五
碧山後集　古今詩一百四十六首
附
徵雲集　詩餘二十八首

蒼峴山人集目錄

蒼峴山人集卷一

勾吳秦松齡著

碧山集

雨過

昨夜雷塘路新潮漲晚汀雨餘花氣白天淨市煙青縱目春垂老抛書酒半醒江城飄泊久晴色擬揚舲

滁州婦

我來雲陽道舟行聞哭聲爲問哭者誰一婦岸上行自言滁州女嫁賈客潤城潤城住十載事姑復抱嬰去年金鼓震云是海上兵小官竊符走大官出郭迎賊來無一月大將遣專征來時固亦易去時一何輕兵火匝地起夫死廬舍傾負姑出城逋姑老復失明死者長已矣生者難爲情聽罷我心惻涕淚徒縱横　聖人方在御何以拯窮氓

登埨

高埨蕪城外登臨及晚春倚空凌百劫分向列諸神漸覺川原小偏於燕雀親青山何處岸重作渡

江人

韓侯釣臺

淮陰春盡柳花飛爲訪韓侯舊石磯曾是假王雲夢入勝將垂釣月明歸

感興

憂思不可極倏忽及春明陽來固多慼序改亦足驚園林發故枝城隅新草盈春風吹我袖春鳥相和鳴萬類各自適達人知物情何爲久行役戚戚違吾生

古人尚明義榮達非所好金玉守其朴誰復攖懷抱林泉信可樂圭組豈終保余本蓬蓽人六載長安道慈親忽見背浚悔策名早冰雪亦易涴歲月亦易老豈不戀清時藏身愛吾寶

我有素心人澹泊持其貞於世恒寡合於我如弟兄連袂涉淮泗連鑣指上京已識風塵色益信平生情浮雲寄遠思書卷貽孤清來者猶可作庶幾金石聲

清風蕩蘭圃明月入華屋撫景慰長貧寘心托鴻鵠端居絕紛營理勝神亦足徇物徒自窮求人更招辱遠俗無可爲修身澹其欲高揖向五湖天地不吾踽

專諸墖

刺客何憑竟祀吳漫將姓氏託浮圖千秋讓國爾爲改一死壯夫何代無棠鐵三重戕弱主紅牆尺地走淫巫炙魚學得五湖味報楚功歸伍大夫

次
新秋北上族祖憲副公從粵移杭晤於舟

京江我逐秋光去海國君銜瘴癘來暫聚更爲千里別相逢且喜一尊開青藜詞賦慚華省 紫詔經綸借外臺數載脫簪同所願故園何日得追陪

銅雀臺

高臺空日暮金井夜來冰君恩已終棄妾意若無憑不自傷羅綺誰能共漆燈塚堆七十二何處望西陵

賦得何事棲碧山

深山不可住棲隱竟如何百感自茲盡一身常若

多風歸鳴碧澗雨去漲青莎自有幽尋客忘形亦
暫過

冬日詩

天地果何始去來爲古今冰霜彫羣物其漸由爍
金剝盡苟不復造化將安任盛衰良自然君子與
浮沈不測動者理安得靜者心

貴賤無殊情吾身如旅寓寒風動四極何況庭前
樹夜靜葉落聲一一與心遇返觀合天倪衆感皆
若趣禹稷遭時康伊呂幾成誤愧無濟物才何必

累貞素盛名安可求朱景固難駐曠然千載間達
人展明悟

溪上有漁人垂綸不知寒言得水中理歲莫衣裳
單雖非名利客日夜見波瀾相邀坐茅屋斗酒聊
爲歡世事難具陳躑躅起長歎燕雀飽未足所謀
稻粱餐鳳凰饑欲死何處生琅玕

天寒暮欲雪山禽相與歸一禽愛毛羽猶向林間
飛天意猶未知機弩安得違老子雌而守大易遯
而肥藏身恐不深莫言知者希吾道有進退物情
無是非

贈佟壽民方伯

使君才地邁時賢　新詔移藩衆所便建業江聲
通節鎮蘇臺秋色擁旌旗征輸易給中朝奉子母
還平少府錢顧我五湖煙水客漫隨父老快周旋

送汪茗文入都時誦兵馬指揮

省郎聞　命返長安春色鄉關曉尚寒輦下故人
誰左披東吳名士半南冠豈緣罪累甘三黜莫以
詩篇傲一官我亦如君不得意離筵落日酒杯寬

送族祖大參公之任雲中

憶昔昇平日同登侍從班　君恩非有待世事各
無關上苑聯鑣入承明載筆還閒時聞絮語款款
誠疎頑

建節君承命寧親我到家一時同里閈幾載各天
涯茅屋民編戶鶉衣吏散衙遠來珍重札兩見荔
枝花

越地家鄉近勞臣慰量移豈知臨劇郡亦是撫瘡
痍契闊愁寧失艱難鬢已絲驅馳固王事回首玉

堂時、
新奉雲中調邊清遠未妨暫時還故里相對哭
先皇鐵騎榆溪月金貂朔漢霜　聖朝求舊學宣
室豈能忘

悟石軒翫月

高閣中夜坐攬此山上月日盡意未已移步向林
樾碧草色欲紅朱華影俱白微火出上方清風吹
片石人語漸不聞吾心共幽閒靜理常在山浮生
喜為客清光永若茲芳菲有消歇

夢已內

分明來昨夢只認爾為人稍辨含愁色終疑抱疾
身孤燈風寂歷小閣語逡巡覺後聞鐘響驚心淚
滿茵

過顧云美塔影園

名園傳太史改築爾賢甥近水絕塵累入門多古
情山光當戶靜塔影到池平我亦林居者君還簡
送迎

恭紀

世祖皇帝遺事十首 存四

千騎傳呼簇玉鞍平明西苑朔風寒合圍親射雙
鵰落不許降王仰面看
離宮閱武及初冬清問還聞下九重閩粵軍輸憂
告匱親將節省命司農
封章夕奏早批朱清晝譚經到日晡講幄新移弘
德殿天人稱絕董江都
御筆鍾王歎逼真不將戈法借儒臣親摹文敏書
千幅小璽朱鈐掌內人

飛來峰

此山本靈鷲來自天竺國不知幾千年尚含飛動
力崒嵂饒奇情鬱結抱靈質懸崖滴寒溜凝陰翳
白日巖扃一隙通稍見飛鳥疾步來遥已笑坐久
迷所出深林植其前清泉遶其側俛聽泠泠音仰
睇蒼蒼色不覺氣力疲惟慮衣裳濕飛來恐復去
天地何所極

紫陽庵

春風吹人裾乃下吳山岑行行境滋異石立如繁

林拔地産青辟蔽天生綠陰透迤度石梁更見洞壑深紆沓紛殊狀嶔削如有心仙人此成道遺蛻乃至今未能悟微妙聊以滌煩襟日落出山徑窅然何所尋

放鶴亭

處士梅花在穿蘿一徑攀只看雲獨往不見鶴飛還孤嶼中分水荒亭兩面山清虛瞰無地終日我心閒

表忠觀

功德祠前下馬過錢王遺像繡山河莫言社稷與人易徒見東南自帝多三世惟傳唐玉冊八州不及宋干戈至今鐵弩空前烈南渡君臣亦逝波

伍相國祠

興亡終古恨難消伍相祠堂對寂寥烏鵲歌殘吳苑月鴟夷怒長浙江潮無心芳草年年合不定靈旗夜夜飄何處水犀曾轉戰湖山一半入漁樵

于忠肅墓

定策當年奠帝京墓門遙見半湖明傷殘松柏啼新鬼寂寞祠堂臥老兵宗廟有靈存國是英皇無意殺先生古來遺恨錢塘水又繞于墳氣不平

西湖竹枝詞

湖上輕陰且放船孤山前去六橋連衡將細雨絲絲亂長得新荷箇箇圓

司禮前朝樂事偏湖心亭子泊樓船朱桃碧柳三千樹玉帶金尊四十年

茜裙紅袖竹輿邊天竺燒香又一年知道城門盤詰甚自將纖手摘湘簾

昭慶門前便下車侍兒先導小姑徐且到斷橋看大佛再過廬舍餵金魚

席篷小櫓兩頭船挽水烹茶比惠泉總是西湖隨處好任憑搖到阿誰邊

蕩槳來蓴鷗鷺飛似蘋青脆比芹肥摘得手中風細細載歸湖上雨霏霏

日莫軍營出健兒窄衫袒臂走離披橫擔烏銃雙環眼野鴨鸕鷀那得知

煙雨樓

晴郊初暖換春衣亂後湖山一半非細草自浮野水上明妝還傍夕陽歸只疑煙雨霏霏合無復鴛鴦對對飛此地嘉名傳宿昔荒原殘碣意多違

寓虎丘喜蔣路然自洞庭至

知我雲巖住片帆湖上來因言洞庭勝頓使俗情開山氣含殘雨波光照落梅結廬曾有意他日共追陪

溪上

溪水日夜生屢來水際宿溪光與人意澹蕩自然

足流雲散積慮跳魚耀羣目微波動碧草長風吹茅屋把酒衆山平移舟滿窗綠手裂圓蘆吹不知聲往復豈羡乘釣人得喪情轉廢

集衣德堂限韻

林端釋寒思春鳥自然鳴物候閱人代天懷見友生深杯同所好落日各爲情一水遠殘徑還忘隱者名

錢礎日先生同吳門程彥明小飲齋中各以詩贈用韻奉答

輕風楊柳晴相催客到荒除破石苔此日一尊逢暮雨頻年雙淚對寒梅空堂木榻披書坐春水蘭舟問字來燈火嚴城知不禁須教明月照深杯

砍樹謠

江南六月天不雨縣吏呼農去砍樹京口將與下海師造船近奉軍前羽前郵百畝禾已焦後塘有水誰能戽農夫不忍坐死禾手持斧柯屢回顧昨朝砍及相公墳今朝又伐中丞墓相公中丞子孫貧追索無錢縣吏怒安得鯨鯢一埽清長使農夫

亭耕作

登靈巖

琳宮遥在館娃旁躡磴扶登向夕陽歲歲春風思國色朝朝佛法懺吳王水流猶辨采香徑草綠全迷響屧廊塵劫總歸清淨界老僧不與話興亡

維摩寺

已度千林上維摩自古今半山人語出孤寺夕陽沈寒鳥落還落霜楓深復深欲從求妙諦老樹六朝心

劍門

杖策登神境驚心一望間淺黃生海霧深赭落寒山絕壁從無地懸崖各不關何當共飛鳥日夕此中還

桃源澗

斜陽歸曲澗薜荔暗風吹古墓人行少深山葉落遲看雲心不動愛石坐常移去住成今古寒林應未知

喜雨酬邨中老友

梅雨郊原一望同暫時景物感衰翁秧田鳥下遲遲羽麥隴牛歸漠漠風深淺溜痕收卷帙滅明燈影亂梧桐到門獰吏追呼急稍喜天心未困窮

螢

何當爝火輔飛蟲腐草能生月令中也度疎簾捲明月却隨團扇落秋風一尋殘徑微窺跡細數流輝訝許同自有末光依未得爲余留影照牆東

喜得震坤先生入關之信 時以助修端門赦歸

秋風皁帽拜恩初六載投荒萬死餘 寬詔秪今傳絕塞破家何計壯 宸居懸知故國無相識却望他鄉是舊廬老我五湖驚歲晚可憐同較石渠書

每從患難見情親翦燭何當話苦辛明月待君如暫客青山憐我亦長貧可知 聖世投閒日猶是先皇不殺身路遠薊門 陵寢在荒原慟哭一孤臣

秋夜同蓀友步月虎丘

秋雲卷微月復此山中行濁酒不自醉古人無異

情澗流松露滴僧語佛燈清他日期何所高歌心欲平

橫山夜歸

暮出橫山路身從過嶺輕秋墳楓葉亂邨舍稻香生衆響一爲寂千林今獨行殘燈能辨徑隱隱梵鐘聲

紅橋

王郎佐郡絕風華百首詩成未散衙今日使君遺愛在紅橋齊唱浣溪沙 阮亭有紅橋唱和詞

送王石谷游白下

自識王郎愛遠游白門秋色望中收三山煙雨三山暮六代風流六代愁

輞川遺法足師承點染非關拙匠能試上雨花臺上望莫將金粉涴金陵

有懷顧華封在歷城堵伊令署

嗚呼顧生遭時窮秋高匹馬驅向東丈夫失意每如此含恥自拔塵埃中濟南茂宰亦名士十年一官乘白翁訟庭無事日吟詠高懷落落與爾同張

筵待客意良厚各悲晼晚當秋風題罷新詩歷亭上青山睥睨千林紅七歌寄我再三讀抑塞塊壘何時終人生榮辱亦消歇風流文采難遭逢嗚呼顧生寧復嗟時窮

王文恪公所藏吳仲圭漁父圖歌

滄洲一卷置我前其中浩渺多漁船小詞標題二十二龍蛇宛轉空濛天畫船悠悠烟水際畫人草草都不類設色形摹屬畫工此圖一氣參天地來往漁船任自然小漁操槳老漁眠其中漁父二十一變化筆墨生雲煙迴惑心神決瞠眦再三因識前人意意入寒江萬頃間思成筆落神工至我欲從之天一方手持短櫂泝流光日夕漁歌相應荅百年生事付滄浪仲圭畫法天下絕文恪收藏太平日主人坐我南軒前如在瀟湘洞庭側

茸城訪吳梅邨先生

來尋吳祭酒十月到茸城曉日昏昏上寒潮細細生旌旗山郭路蝦菜水鄉情示我登樓作高吟徹骨清

爲問扁舟意天寒那別家江邨三月雨落盡木棉花涼月過殘角荒城入暮笳昔年曾此地賓從盛才華

相別吳關暮相逢泖水寒琴書齋閣靜丘壑夢魂安脫略還前輩棲遲各罷官應知倦爲客何處酒杯寬

掛劒篇

古來尚義吳公子有劒千金不足擬一時奉使過東齊佩此寧徒壯行李徐君見之數歎羨公子欲

贈還復止先將君命遂私交及至歸時故人死平生義分同金石豈以存亡變終始當時相顧各未言撫此分明寸心是嗚呼公子非求名感我中情不能理共說干邪敵萬人何如此劒空山裏

泊青浦

過眼青山失停橈落葉聞漁燈明夕浦野鷺劃寒雲水氣孤城合人煙斷岸分不成尊酒興歸思竟紛紛

贈何霜崖明府

春申浦上百花明泥飲齊傳茂宰名西晉家聲標石柱東吳文教屬江城映簾秔稻侵廳滿繞郭魚龍臥不驚溾我未成循吏傳扁舟蝦菜幾含情

冬夕大風不寐

搖落殘冬氣蕭條百慮纤夜風吹獨客寒淚湧深更進退吾何據詩書世所輕來朝青鏡裏應有鬢絲生

題翁季霖小像

近得袁生訊知君最好文更從圖畫見爾貌迥殊羣碧樹重重合清泉細細分此中還獨坐來往洞庭雲

過中峰追憶蒼公

遠過中峰寺譚經願已違浮生兩度至高唱十年稀壁蘚惟殘碣山椒尚落暉皈依竟何地惆悵不能歸

放鶴洲

兩度名園過人傳舊相家步來多得水坐久只看花小閣凭湖直荒亭礙石斜青郊春事足誰復惜

韶華

將至西湖有懷蓀友

已是經旬別新詩孰與陳無端成遠客失計作詞人山寺燒紅燭南湖煮碧蓴舊遊真不忘憶汝轉傷神

曠望

晏從偪仄行忽得曠然致推篷一舒望心目兩俱棄綠樹亂若薺清流細如織沙淺遊魚稀灘平文石積落日明前川殘煙渺焉寄神移象欲冥復見

一山翠矯首屬歸雲寄我澹澹意

亦仙買畫舸畜舟中索詠

春山藏不穩迢遞伴余行側目似微憾依人復有情得名因冶飾制勝在先聲辛苦張京兆朝朝畫却成

客有言錢塘似五湖者因賦此

渺渺錢塘欲去程因君更動五湖情波間白鳥飛無定簾外青山數不成君子何年束甲渡美人他日泛舟行與巳兩地誰堪問剩有清流徹底清

七里灘

長年辛苦浪花高舴艋猶嫌進退勞絕嶺浮雲牽百丈危灘新水足三篙野猿渡澗窺人影幽鳥過林護羽毛信宿清江愁易盡須教終日醉香醪

抵嚴州

睦州風物未彫零城郭煙蘿問巳經割漆人稀蠶正熟焙茶香透酒初醒花涵水氣千重白雨洗山根一帶[illegible]此地一[illegible]樵牧入夢魂翻自憶西泠

瀫溪

細浪眞如瀫清川舊得名斜陽過水碓雜樹間春耕茆綠偃王廟雲陰姑蔑城前途灘正急濁酒暫時傾

蘭溪道中

蘭溪溪水碧無根白日澹蕩過殘春雙槳擊流石齒齒一聲撇旋波鱗鱗且將杯酒洗塵慮自愧形骸非逸民學書不成未學劍采蘭何處還采蓴

將抵三衢

水闊三衢近舟人靜不喧帆移孤塔白雨過半溪渾樹暗當淸畫山明非故園仙踪如可即吾意亦飛翻爛柯山在城南

浙中諸郡安插海上投誠人

制閫新收島外兵越江還築受降城澄清海國輿圖合赫濯皇靈廟算成解甲千營齊拜爵流民萬里望歸耕扁舟游子青山岸把酒聽潮及太平

自常山抵玉山輿中作

山郭散朝霞荒城剩幾家斷橋行客路亂竹長官

衕地瘠無香稻人稀半野花江南今夜夢誰復記
繁華

一雨初晴後千山獨去時人聲棲鳥畏虎跡僕夫
疑絕澗紅泉落荒岡白日遲無端向江介感歎復
臨岐

設險重關在當年亦戰場青衫過古道黃犢傍斜
陽邊塞今停戍　朝廷正省荒還期司牧者加意
集流亡

指點前山路前山是玉山殷勤茅店酒辛苦路人
顏地勢趨仍下方言辨更艱愁看雙白鷺飛去幾
時還

泛彭蠡望匡廬

仲夏理舟楫凌晨泛洪濤揚帆不能正坐聽長風
號翕匒翳朝日飈颷旋鴻毛星渚去瞬息霧映匡
廬高秀削破青漢亘互入平皐飛瀑香鑪巔意度
目亦勞僞漢昔分據艨艟建旌旄寂寥幾百年九
派今滔滔遊子豈利涉險阻身所遭還測造化理
悚怵嗟爾曹

族祖按察公署中泠然亭小飲

暫作南州客招攜在綠池鄉心鐘度晚官閣雨來
遲靜理風塵得孤懷骨肉知濃陰終日語却似在
家時

肥遯懷徐孺卑栖憶子真可知同醉客半是倦遊
人乍拂簾旌燕將歸江渚身持尊向長者辛苦涉
通津

上熊雪堂先生

正繫蒼生望先生未合閒　累朝看赤舄兩疏乞
青山直道安危後深心去就間盈盈章貢水爲照
老臣顏

投周伯衡前輩

南州久已推屛翰前輩今還見典型京國春風陪
禁苑潞河寒雨話郵亭一官歲月頭空白數載湖
山眼倍青地望如君猶薄宦不才何敢歎飄零

鐵柱宮

碧殿城南氣象開豐碑自昔長莓苔雲沈古井蛟
龍臥日動雕甍劒履來地脈千年還鐵柱江聲終

夜在樓臺五陵遺識傳聞異浪把浮生姓氏猜

登滕王閣不能成詩感而記之

詞賦流傳句有神樓臺終古景常新不關舊日非今日遮莫前人壓後人

寫韻軒 相傳吳綵鸞寫唐韻於此

江天長日拜神仙風格依然寫韻年好事流傳眞本在朱絲妙楷硬黃箋

孺子亭

聘君亭下燒痕新爲弔南州古逸民道合故應留

木榻時危肯復上蒲輪盤飧鄭重譚農事絜酒間關哭故人高節至今還寂寞荒祠野老薦溪蘋

再登滕王閣望西山

每對西山思不羣却登高閣正斜曛窗中白雨兼紅雨嶺上朝雲復暮雲玉洞何年藏祕檢翠華當日駐新軍淹留未探匡廬勝獨有清江兩地分

亭上望湖

彭蠡將歸客高亭極望情亂雲全浦暗落日半檣明壁冷碑重讀山殘鳥獨鳴分風閒故老淸酹荅神靈 彭蠡能分風上下見地志

小孤山

水面千尋出丰稜或刺天橫當彭澤浪斜度洞庭船古殿靈風合空江夕鳥旋漸知鄉國近回首亂雲邊

過采石牛渚諸山

諸峰遥對晚嶙峋前輩詞章故輦塵乘月欲尋宮錦客燃犀愁見絳衣人潭雲樹影空江夕檣燕山花去日春家在五湖煙水裏扁舟將下復逡巡

寄吳明府 時編役建樓

舉墜無煩問委輸橫琴今日盛規模飇回鼓角飄榴棟繡錯郊原換版圖紅篆輕塵封禾日綠蓑新雨漲明湖江帆歸憶追陪處青箄疎簾對玉壺

登燕子磯

自昔稱奇險殘陽試一登江聲趨鐵甕山勢東金陵去住隨明月興亡問老僧空亭憑絕巘吟眺我猶能

和嚴孫友山居

多病愛山居惟君同靜理落梅衣上飄積雪窗中起掩帙且持杯看雲復臨水日夕花信風枝頭見新蕊

壽從父以巽翁

宗老彫零甚如公不數賢先疇猶可服大雅更誰傳妙詠同昌谷精書逼醴泉烏絲蘭紙上常寫養生篇

花朝

出門遇田父喜説今朝晴人自何年老花從此日

生半春寒疾在隅歲草堂成歸去溪前月相看夙昔情

先妻歿已七載尚厝山園春來多病棲息其旁風雨之辰泫然而作

春花兼莫雨觸眼即思君猶是一堂聚俄驚七載分老夫今善病稚子漸知文便欲營幽宅青山何處雲

憶汝黃河夜從余學詠詩余今詩哭汝汝意復何爲久矣塵纓脱惟將卷帙隨空山茅屋裏猶不負前期

和嚴蓀友山居

長晝喜閒關取適在昏曉朝見秋山高莫見秋山杳山杳林薄清秋光在前沼烹葵邀鄰叟舉網得魚小藉草聊爲歡人生放懷少嗟彼華屋人中心獨悄悄

贈蘗公

曾聞祖席屬名賢秖樹重開講法筵白簡霜威歸舊事玄關水月見真詮鴈堂峰削芙蓉色鹿苑香

移翡翠煙試問眞源同異意了知心慊兩忘筌

臥病山中聞歸元恭偕同學諸子集影園

不見歸生久今聞在影園何當文酒會夜雨臥山邨嘯咏正遙憶孤栖欲斷魂平生舊相識風雅幾人存

舟燈

黯澹空雲水微輝破混茫靜知人影在去覺榜歌長峙樹藏還見江風滅復光衡門轉無意倚杖坐相將

山燈

的爍搖虛磴迢遥映翠屏岳蓮開霽月幽澗落春星影逼鳥驚曙光凝樹轉青探奇在深夜游屐幾曾停

花燈

蕊粉含猶見蜂鬚宿更看飄應隨急管移合傍雕闌紅霧烘成暈清陰羃未寒且知春幾十賸照酒杯寬

中秋同西溟蓀友從叔樂天先生賦

令節秋方半空山夜正中可憐明月照還與故人同佛火深林見泉聲密坐通何當對西爽日夕桂花風

秋水閣

山閣坐知久愛看秋水清萍開孤鶴過蓮墜小魚爭迴合滚林碧微添落照明未窮莊叟理圓對愧吾生

支泉

不自藏深谷因人度鬱盤映空仍皎潔潤物恐艱

難林影依山折溪聲挾雨寒那知流遠近還作二泉看

黃家嘴觀治河

國計年年瓠子宮水聲秋湧海門通青絲夜挽河流闊白璧朝沈野草空茅屋霜嚴開府節荒祠旗滿大王風淮徐民力經宸慮新詔猶聞遣上公

淮南被水傍湖邨聚皆為巨浸

倚棹秋風裏荒殘舊路非客心增索莫水色轉霏微只覺魚蝦賤誰憐井邑稀淮南薄莫望落葉背人飛

祖觀察枉過草堂却贈

使君風流邁今古淮海東南作郇雨三銓風已重持衡雙節今方倚開府象移牛斗動昭回畫鷁薰風江上來珠履兩行承駐檝羅旗十隊引登臺高情河朔紛無已鑺鍮月墮梁塵起入破霓裳衆已驚從此聽歌皆下里草堂更為陳金石的皪珠輝潤川澤沙跡終迷蒼頡文凝脂却點萇宏血空山日永草如茵青桂難淹報主身人生意氣何長在

傾葢曾嗟白首新愧我山中編薜荔與君脫畧論
兄弟繫纜殷勤訂後期秋風重鼓長淮柂

韜光菴和從叔樂天先生韻

選勝凌危磴藤蘿一徑通鳥歸孤寺外人在百泉
中竹密亂生綠林踈間落紅坐來殊自失極目海
雲東

哭蔣路然

十年風雨共盤桓子脫青衫我罷官苦愛詩書增
疾病真緣孝友得艱難支撐敗屋諸孤在收拾遺

文老輩看舍北黃生今亦死可於泉下語更端路然與黃心甫論詩不合

和吳弘人見贈之作

頻年踪跡混樵漁舊友還過慰索居白首更逢多
難後青山重憶定交初詩篇寂寞茅齋雨懷袖蒼
涼絕塞書弘人出示令弟漢槎塞上書尊酒共君秋夜醉滿庭清露
溼芙蕖

同沈青城曉發浦口

濁酒聊共醉落月猶照君恃人知所向失意樂爲

羣驛騎催春草江聲劃曉雲山中容相望風雨抱
奇文

社集寄暘園喜雨限韻

千邨同慰望五月得甘霖霑灑皇天澤憂勞　聖
主心時畿輔不雨飛花隨澗落垂竹到池深不辨雲歸處
微鐘出暮岑

毘陵郭外

移舟當落日出郭已含青雜樹收殘雨孤邨帶遠
星鳥飛深稍見泉瀉靜能聽歎息躬耕者柴門夜

不扃

包山寺

山色四圍靜到來清客魂踈鐘時出寺殘照正當
門竹裏登高閣雲邊見古邨惟懷陸處士風雅至
今存

歸雲洞

林光雲影望中明更向歸雲洞裏行古石削成金
粟相空巖敲作木魚聲啼殘野鳥還驚客開徧山
花那識名欲卜五湖煙水宅空教婚宦誤浮生

石公山曉望

烏啼無數湖上樹橘柚滿園山曉時微霜淨拭青玉案初日照耀珊瑚枝全収宿雨水揺曳半落奇石神扶持讀書飲酒此終老何用求仙採紫芝

洞庭詞

烏鵲歌殘霸業傾舊時花草不勝情嬋娟似解吳宮恨明月灣頭特地明

縹緲峯高未易攀扶筇早上白雲間低頭欲認鄉園水只露夫椒一抹山

橘社傳書事可疑殘碑猶自記相思龍宮那識書生味不嫁西川濯錦兒東山有柳毅井實謬

綠樹平湖好卜居數間茅屋一牀書山家供客無兼味手摘黃柑換白魚

石壁庵

水際羣峰合林間一徑微湖光揺石壁花氣護松扉病怯新篘味寒侵老衲衣迎人惟白鳥坐對亦忘機

秋夜步月虎丘懷蓀友在都門家叔樂天

臥疾

佳人不我偕茫茲山月白對酒易成醉停舟向秋夕寺門鐘欲動徐步境轉寂我友披裘生久作京洛客叔氏少過從兼旬臥荒宅人生非少壯朋舊屢離析攬芳遥欲贈黃花不堪折俯觀泉石清仰負登山屐孤吟傷懷抱爲歡念疇昔

初至石公山

近山流益清遵渚舟猶駛主人杖策迎結廬翠微裏到門忌揖讓開軒入行李馳情在雲煙一飯四五起凌緬及山顛紆回復山趾橘柚垂黃金楓林照空紫石勢爭波濤西行益奇詭拔地疑無根穿雲失所屓主人吾宗老頗得山水理日暮扁舟來爲問鴟夷子

林屋洞

昔者靈威翁按跡求神仙入洞七十日歸報吳宮前石函閟金簡銀房流玉泉耳中聞波濤足底生雲煙後來天全子列炬搜奇玄須臾至石壁但見鐘鼓懸苺苔隱綠字亦是人工鐫從來靈異境不

易信所傳我來方初冬陰崖水涓涓實客勸我入傴僂非夙便寧爲衆人嗡莫使通人憐洞口曜靈景竹柏摩空天羣峯呈殊狀矯若神龍旋上眞御鸞鶴逍遥在其顛洞中三卷書歎息誰能詮

落葉

木榮不足欣木落不足哀榮落非其故物理當細推如何將落葉臨風更徘徊瑟瑟入孤舟客子且停杯人生寄宇内飄忽如飛埃吾聞不死人辛苦居蓬萊一念苟相續萬古同傷懷落葉復落葉西風天際來

雨後泛舟梁溪同金陵俞廣霞楚黃杜茶邨從叔樂天先生分韻

湖山仍宿昔文采亦同時出郭對尊酒洽溪垂釣絲貸楊圍古縣煙雨散荒祠不盡扁舟興蒼茫任所之

贈剖石禪師

淨界臨千地宗風闡四禪辛勤拯苦毒卓絕冠人天六祖分遥裔三峯啟法筵一時推鄧尉大力長羣賢妙諦歸眞實微言絕後先勝旛開境日寶鐸振迷年龍象雲煙合金銀氣色鮮有來皆肆應無重不仔肩虎跡朝參墊蛟宮夜施便劫灰飛更盡丈室坐依然臘記堦前樹身同火際蓮不成生滅相豈有去來緣德水元無竭耆山更不騫自同鍾瑞地莫喻息言傳泥絮曾聽法梅花每放船宴心觀不住圓對果忘詮慧業三生在慈恩四葉偏但容添佛火終此覺迷川

懷蓀友

薊北春寒迴似秋知君未脫木棉裘穆生醴設終當去徐孺榻懸仍舊游漠漠平蕪連古塞毿毿碧樹暗芳洲九龍山下清和節薄有雲煙傲五侯

蔣虎臣修撰移疾不抵家游峩嵋伏虎寺留偈坐脫感而記之

掛冠神武慕煙霞獨向峩嵋萬里遐伏虎寺中新踞虎探花榜上舊空華歷嘗世故驚投網始信皇天遣出家一路涅槃明大事千山積雪照那伽

將至玉峯有感

回思結客少年場羣玉峰頭醉百觴垂老心情餘慘澹舊游蹤跡半蒼茫輕雲不礙秋山色落日偏烘晚稻香獨喜飛揚諸子在未妨白髮臥江鄉

明日至青浦當與周五子敘相見

秋月秋風無限情故人薄宦滯江城袖中綠简誰能識世上丹砂竟不成味美蓴鱸發孤興齋寒苜蓿進諸生輕帆明日應相見坐聽空庭落葉聲

夢與亡内竝影在鏡越二日鏡邊得其存日手書

對此空中影應嗟朝露身先亡兼後死同是鏡中人

鏡已非卿鏡書還是子書背人揮淚讀愁問意何如

哭歸元恭

世人昧天眞乃目君爲狂君狂亦難辭哀樂過其常對酒每悲歌矢口多雌黄動則觸時忌中心無蓄藏託跡能詭激制行實剛方孝友性所植賢哲相迴翔吟詩必百首飲酒動百觴碑版或傳記自比韓歐陽擘窠作大字筆陣森開張余常好博簺徵逐少年場君聞意不懌岸幘坐我堂責以當進業胡爲日披猖嗟嗟古人義時輩豈能望無食君不歎無子君不傷手抱太僕文必使流布長剞劂事方半一旦自隕亡君鄉徐祭酒稱君行潔芳更有葉編修頗愛古文章君志所未竟故人當不忘江天哭君日寒雲正茫茫

初冬集吳伯成明府聽梧軒即席限韻

晨隙多暇豫羣登君子堂尊罍羅几席翰墨流清香籬邊數枝菊落日相與黄

容膝豈不安出門見狂瀾取舍雖異趣故人久相看衣故莫棄指日暮西風寒

高樹列前除攜手步廣榭涼風颯然至落葉無高下清歡難爲永徘徊在中夜

今人誰與偕古人渺難接道奧非所窺文囿敢云涉仰視百尺桐歲晚無枝葉

男道然編

外孫王繩曾 孫男芝田 校

蒼峴山人集卷二

勾吴秦松齡著

寄阮集

水月庵

行役清淮南停驂日將暮散步林塘間忽與招提遇到門鐘磬徹入室威儀具几榻何嚴淨琴書粲然布趺坐聞花香因知心所住

清江浦遇王儀部阮亭

與子十載別相遇黃河濱河流去不息故人寧久親怪余容鬢衰無乃自苦辛朋舊漸彫喪文章易危身未免傷哀樂非關長賤貧持此一尊酒暫拂衣上塵去去勿復道愧彼山中人

送何曰鴻往濟寧

别子在何所細雨宿遷城遠岍流澌急青山匹馬輕春時晴獨少客路感難平試縱南池目應多弔古情

金陵司馬行

宿遷旅次何子曰鴻述其先世遺事請

作是詩兼送之别

汝祖金陵小司馬移家始傍梁溪居不事毛錐好說劒男兒塞上當捐軀襄陽法曹年少日貂璫盡屈諸司膝惟公倔强殺其奴脱走京師歸請室請室朝朝復暮暮手把陰符自箋注百年輿廢總瞭知九邊阨塞能指數温言重寬直節臣芙蓉湖上幾垂綸援邊忽奉勤王檄應詔還留報主身萬金散盡酬死士死士曾無一人死偏師纔出復令旋西風淚落桑乾水破耗軍需罪不宥權奸在路天無晝鍛鍊誰當楊魏先覆車幾作熊王後信邸龍飛再赦還撫髀常憶玉門關壯心未展英雄死孫子飄零衣食艱送君東行在岐路努力功名莫返顧濁酒今朝盡一觴宿遷城外蕭蕭雨

讀阮亭集題絕句

天馬行空軼代姿蘇門鸞嘯更誰知高華苦愛徐昌穀不數文章煙月詞

平山堂上草如煙文選樓中夜月圓刻燭吟成詩百首酒爐愁殺杜樊川

鯨魚碧海固雄奇翡翠蘭苕亦我師如子頗稱兼二妙還能不薄宋元詞

金陵諸記筆如神洗刮江山面目眞馬糞烏衣久蕭瑟風流重見六朝人

曉渡沂水

凌晨渡沂水策足浮梁曲置身滄浪間朝光紛在矚平沙散曉霜遠樹揺晴旭班馬中流嘶白鷺盤渦浴此水清且長諸山宛相屬不敢照顔色撫跡愧拘束感歎情難弭上有古人躅

沂州城下口號寄吳伯成明府

遶郭清流帶夕曛桑麻隨地散春雲誰傳車馬江南客遮道兒童問使君（公前知沂州）

青駝寺

路出青駝寺輕寒試雪花千山圍驛騎獨樹走春沙鴈影重雲没溪聲亂石斜欲投烟際宿沽酒向誰家

新泰道中有懷嵇漪園歷城

芳草懐人路中原靜鼓鼙山空春日澹野曠暮林低浩蕩鳥投寺遲回馬過溪何時逢叔夜詩向歷亭題

此去濟南城無多三日程記年誰道別數驛轉關情白失蒙陰雪青來泰岱晴古人多吏隱莫笑一官輕

野草

野艸忽已青他鄉易私絶客愁日夜生芳草何時歇

旅中自歎將寄蓀友

余年三十餘生年在丁丑筋骨異疇昔形容漸老醜半月鞍馬間瘡瘍滿兩肘未行先裹氈未臥先塞牖朔風卷冰雪如蝟縮其首旅舍逢故人擎踞不能久眼枯日落時骨折雞鳴後余豈戀榮達未忍蒙滚咎聊冀一洗濯拂衣歸林藪春風滿田園夜雨翦蔬韭寵辱亦何常况無金石壽徼尚終不忘貽書報我友

花朝

晴便可憐雨無柰弄晴作雨最愁人東風若遣春

光到誰道他鄉不當春

過岱下阻雪不得登

雪色凝空路百盤十年三過一登難駑駘那復勝鞿靮俊鶻何當借羽翰漢時秦碑思帝子金函玉札記祠官誰知泰岱春晴望轉作峨嵋天半看

見雙樹忽憶寄暢園

道上逢雙樹高寒欲倚天喬柯思故里碧葉動新年水石能垂護風霜幸保全老親偏愛汝几榻對蕭然

趵突泉

伏流何厚力出地勢應奇今古心同寂高深聽者卑池塘春影薄樓閣[illegible]危更訪驂鸞跡躊躇空爾為

天心水面亭

亭為元學士李洞別業天歷中洞與虞集柯九思同侍內廷徧述域內山水之勝九思奏曰濟南絕似江南洞所居在明湖上有亭曰天心水面取邵堯夫語也虞集奉勅為亭記

李公亭子對明湖直比江南語不誣翠嶂晚遮光滅沒珠簾朝卷色虛無高文風雨看殘碣清燕君臣說畫圖水面天心誰解得憑將幽意問堯夫

皇上東巡至德州回鑾恭記

講武臨雄郡回鑾及仲冬孝思勤問寢謙德緩登封草木先春色山川識　睿容清塵拜何日彷彿見飛龍

德州弔盧德水先生

讀杜虞山叟箋成號寄廬扶衰看老輩振雅屬吾徒古岸春流疾荒城落日孤驅車莫悵望詩卷付江湖

御河晚泊

幾作京華夢裏人御河復見柳條新孤舟漸入津門鼓細草猶披輦路塵估客帆檣愁落日漁家燈火照深春當關候吏休相問憔悴江潭舊侍臣

櫓聲

莫笑吳兒癖生來愛櫓聲紛紛乘月上約約逐潮

生花岸移偏綬青山去復輕此方蝦菜好轉動五
湖情

旅次偶題

中歲無長策慨然懷舊恩驅車出齊魯落魄任乾
坤白日照春色清川聞苦言當年鳳池客回首幾
人存

續和唐人惠山詩三首

出郭見山色日夕一青蒼清泉來玉洞更上漪瀾
堂綆汲無寒暑冠葢紛游翔沾灑若春雪巖石生

幽光始知耳目娛旋覺心脾香濟物固其性塵垢
能相忘

春風吹山麓迴塘集游人山容自終古物情時與
新草木何華滋水石亦粼粼羅綺照樓閣白日凝
香塵夕磬下林杪翠羽歸青旻此時幽居者蕭然
絕比鄰

白鶴來何方草堂多深樾清唳時一聞林巒自杳
絕水檻開素書坐看暮雲滅石磴落紅滿山頭吐
明月風籟一室清道心中夜發莫使花盡埽高人

有車轍

潞河寒食

浮雲北望悵何依寒食餘寒未減衣柳色獨隨行
騎沒桃花不見釣人歸青煙禁燭誰家散紫燕春
泥到處飛自別帝城多歲月西山朝爽尚暉暉

古意

彈琴結幽思美人在高樓當窗弄明月手把珊瑚
鉤珊瑚鉤不可碎游子天涯易憔悴斗酒澆向昭
王臺碣石浮雲渺何在明月影照高樓流光散彩

燕山頭燕山草綠車馬跡春風不埽行人愁行人
愁絃上指七絃彈徧淚如水流落江湖白髮多有
身不令報天子絃上音美人心美人開簾橫玉琴
大絃小絃鸞鳳吟春雲不動花沈沈花沈沈情脈
脈不見尋聲識指人明月空閨長歎息

春詠

青郊處處翠華行問俗頻煩　聖主情馳道春融
芳騎色夾城雷殷屬車聲河清再見　真人出頭
白還看信史成（世祖實錄成）鳴珮趨朝多舊侶御溝東望

百花明
先朝進講殿西頭日昃臨軒未肯休賜坐氍毹經
博士環聽劒履爵通侯金鏞次第親編定玉軸縱
横自校讐聞道　今皇善繩武弘文館下釋春秋
鳳樓天際徹雲璈下直千官日未高別苑風微翻
芍藥上林春暖款櫻桃諸曹才子宜簪筆三唱書
生巳繡袍倦客愁聽燕市筑典衣不惜醉香醪
十年不復賦長楊依舊都門柳萬行何處春風愁
索米誰家夜月怨熏香三宮壯麗憑將作（方修三宮）一月
清齋説太常（祈雨齋戒）落魄蹔來騎款段幾經回首憶滄

浪

醉歌行贈侯弟漢儀孝廉

長安騎馬多少年侯生何獨愁青氈驊騮伏櫪未
及試關河一望空雲煙落拓都城恥干謁有文百
軸誰當傳呼朋猶飲一石酒囊中那得青銅錢他
鄉逢我況骨肉與子痛飲非徒然子雖失意尚少
壯笑余潦倒今華顛傲裘昨踏薊門雪相看何必
眞相憐君不見琅玕少實鳳凰餓鳶鷲下食人家
田又不見上林三月花半落野草不死塵沙邊天
生俊物易摧折人謀豈得居其先不須惆悵芳菲
節來朝還向酒罏眠

次侯漢儀出都口號

愁結不可道醉歌聊自申與君一對酒欲飲忽沾
巾斯世難爲客他鄉況復春儒冠非汝誤所念老
親貧

盧溝橋

依舊桑乾水飛梁百尺通亂雲沈浦黑急浪嚙沙

紅芻牧資軍實旌旗壯　國容幸當無事日車馬
夕陽中

督亢陂

燕丹得國士誓欲報秦醜圖成督亢形僞爲秦王
壽中藏夫人鐵右函將軍首太子長跽請荆卿再
拜受奔送數千人臨風一揮手

同沈青城編修旅次感懷

自分生涯老佃漁誰教京國更驅車燕疑故壘飛
難到蘭忌當門長易除白髮蕭騷游子淚青山斷

絕故交書江南櫻笋今應好目極關河落日餘

早行

嚴裝不待曙四月曉猶寒人語溪重隔鐘聲樹暗攢遠愁搖落月殘夢續征鞍去去過東岱驚心十八盤

長清道中

忽覺林巒秀已如歸故鄉半邨葵子落一路棗花香騎影青峰轉樵歌白日長搴帷動千里所得思蒼茫

德州謠

德州城邊日欲晡德州城外行人呼百里驅來苦飢渴市上今朝無酒沽城南旅舍舊無算盡插弓刀作公館行人摇手戒勿前將軍南來卒精悍錦裝絡繹多朱輪坐擁高牙勢絕倫前驅壯士赤羽箭後隊美人羅繡巾銀盤玉椀照白日擗脯行觴遲便嗔此時歎息者誰子殘書襆被河之汜僕夫相向慘顏色瘦馬饑臥不肯起可知不是貴官騎宛轉塵沙亦徒爾去年 天子曾東巡翠葢鑾輿德水濱父老親敎陳疾苦金錢賜與路旁人人言 天子憐吾民令如風雨仁如春羽林不動市上塵嗟乎將軍何獨非王臣

山店

登頓途已長就舍日欲暮山雲自斂舒翠靄遠相赴樵牧下夕陽悠然畢所務柴荊對羣峯吾亦忘旅寓呼僮解囊書焚香辟殘蠹晛睆時一聲鶯啼何處樹

里兩翁

爲黃先輩漢臣馬博士大林作也兩翁之死宿草猶悲旅役泰安車中無事尋念師友愴然興懷爰賦長句寄示同里諸子

白楊蕭蕭起夕風高墳古碣千山空人生貴賤等爲死文采吾悲里兩翁兩翁生長梁溪城死同淵源生齊名九原不作黃江夏四壁今無馬長卿長卿早入金閨籍家世才華照東壁白馬青絲白面郎二十登朝人嘖嘖一自黃巾破故都君家文肅

獨捐軀痛哭君親慘天地芒鞵投隱在江湖湖邊
花柳芳菲節花色殷紅杜鵑血只道先生愛看花
月落空山心寸折文賦江南庚子山流傳筆墨徧
人間酒酣向我一揮灑半落秋燈只掩關自說前
身老衲子心空妙解無生理每將止觀教黃翁他
時共出青蓮裏黃翁多病苦著書柴門高柳城東
居三更爇火因煨芋五月披裘非釣魚早謝青衫
甘韋布圖書考索從無誤高文金石滿名山細字
巾箱不知數精研梵夾幾春秋學餌丹砂悔白頭

摩詰中年修淨業樂天老去覓丹丘空有文章誇
屈宋草堂萬卷無人誦執紼貧交范式看傳經弟
子侯芭重兩翁吾里真典型一時彫謝愁晨星遞
相祖述杜陵意後生誰者窺門庭我今哭兩翁襆
被入東魯欲將西風淚灑作泰山雨一洗泰皇無
字碑不隨文士歸黃土

宿蒙陰

雨度蒙陰宿偪增旅思窮破檐山送色高枕鳥呼
風蘚剝春旗亂（蒙山茶多雜茗）蠶枯夜織空孤城聞擊柝

斷續客愁中

早起疊前韻

勞役畢生事誰當泣路窮夢回殘角月人散曉燈
風卷霧林巒動垂雲象緯空荒雞與倦馬相背亂
山中

再渡沂水

我昔褰裳過積雪含朝光今我驅車來斜日照林
塘林塘夕復佳水與煙樹長萋迷際遠嶼澹蕩及
平岡半渡且延佇淨綠生衣裳餘冬合閒曠入夏

何清涼境絕耳目別趣真時序忘嗟哉行役子寒
暑去不遑往處已惻惻歸懷更茫茫清川苦照人
如何滌中腸

望河

落日動黃河頻聽欸子歌僅存看井邑欲渡慎風
波淮勢春流細湖光夜雨多經營憑使者擁節幾
時過

驅犢詞

田疇藹朝綠仲夏雨初晴農家方力作驅犢出柴

荊粜荊漸已達隱隱聞歌聲牧牛歌不歇牧歌牛不驚矢音無促節取適牛性情不願牛行疾但得牛長耕陰陰青槐樹坐聽心和平

雨中過平山堂飲

廣陵城外氣蕭森有客衝泥入遠林風獵夜荷山閣動雨寒新竹草堂深放歌天地多濃綠中酒江湖易薄陰無恙雷塘東下水盈盈酒照故人心

歸次蘭陵

蘭陵新雨歇江上軀雲回阜壤歡未畢暮禽有餘

哀十年臥蓬蓽半歲驅塵埃山中舊行徑何處生莓苔羣從知我歸置酒草堂開清風乍相識明月爲誰來

重陽後一日渡江

落日京口渡重陽雨後船疎星低照水獨樹遠黏天暝色神靈集江聲物命懸鯨鯢今偃息爪步有寒煙

獨立

獨立欲何望曠然遺古今初寒紅葉墮向晚翠微深忽聽寺門鼓頓回空外心篷窗有尊酒興到一長吟

淨業寺水亭蓀友寓舍留宿二日

作客精藍住孤亭置水隈煙巒當牖見鐘鼓隔城來生意憐殘柳鄉心動早梅上林應有賦誰薦馬卿才

書卷攜能便江湖望不迷何期來 帝里與爾宿招提靜覺寒暄變閒知得喪齊休公時共語不厭日輪西

月夜舟行

春入潞河夜煙波成遠遊帆開孤月正岸轉衆星流駿骨金臺古鯨魚碧海收平沙渺萬里浩蕩不知愁

憶内子病

明月來前除霜鐘夜偏早不識閨中人臥疾何時好初恐益爾憂出門故草草亦知寒暑移貞脆誰能保幾日望來信雨隔車馬道謬託曠士懷離愁暫云婦

贈廣泉自曉上人時暫寓淨業

朝聽淨業鐘暮踏西山雪形神自不繫獨見宗門傑吐論如湧泉觀心已拔楔頗亦笑時流門庭競分別繩牀脚不支布衲冷如鐵梵夾不去手吟詩動清絶謬許物外情聞風已相悅禪房坐未深玉河冰乍結

海子

海子紅門舊直盧苑西傳唱輦來徐只今天上嬋娟月曾照離宮夜讀書

玉河

朝會諸王戒早興霜寒子夜午門燈拜賜日高金殿出紫騮齊蹴玉河冰

和韻奉荅王阮亭郎中送別

擊筑心更苦聽君彈玉琴君言久不御爲爾發清音高館夜將半他鄉春欲深忽思歸舊隱對酒一沈吟

昔年游歷處松菊問荒園野水能通棹青山獨閉門飛揚餘翰墨放逐老丘樊遲爾吳田夢月明聽

夜猿

燃燈佛塔在通州城東

琳宮層塔勢崔嵬　翠輦曾從此地迴落日高墉屯虎旅西風寒磧散龍媒平看雲物諸天外遠見軍儲萬里來尚説貞觀殘碣在　聖人親爲拂塵埃

歸舟和黃雲孫

扁舟斜趁海門風每對春光歎轉蓬翳翳綠陰寒食後遥遥清磬夕陽中鄉心已逐閒鷗去世事真看失馬同莫戀河橋楊柳色還家猶及落花紅

和沈青城

百感從知有此身相看失路莫沾巾長辭京洛塵中駕尚作湖山畫裏人小艇春持花港酒茅堂秋煑碧溪蓴與君期向煙波裏湖上相逢認釣綸

述感

軒冕匪獨貴韋布何獨輕顯晦自一致緬懷古人情早歲竊微祿中年事躬耕山林散幽蹤誰驅出柴荆上書志不達悠悠笑無成疵賤身所招物論

原持平昨非今已覺負未安吾生

待聞清源父不得達書慰同行黄沈二子

渺渺三珠樹高樓無羽翰枋榆不尋尺奮飛力亦殫嗟余倦遊客所向同悲酸懷歸事則已瞻途復多端孤舟亦何爲日日清源湍顧余貪水涉累君行路難囙依意良厚責讓情所安諒哉同心友斗酒能爲歡不慮道脩阻但惜春光殘懷古一慷慨豁達披心肝忘形縱諧笑夜靜生波瀾波瀾亦易生春水自來寬明日掛帆去終當謝征鞍

曾仲連射書處

倜儻能排難高蹤久未湮重過射書處轉憶下齊人粉蝶低殘照風花亂晚春不逢天下士此意向誰申

詠史

翁叔輸馬廄天子識其賢一日拜光祿公卿皆比肩賞賜累千金母死圖甘泉小心侍帷幄燭姦在幾先寶瑟聲未絕何羅投殿前有女不肯內輔政不肯專始終抱一節七世身名全嗟嗟霍子孟徒爲後人憐

梅生高世姿倜儻好論事朝綱日廢弛貴戚漸驕恣昌言觸忌諱斧鑕不敢避吾謀適不用權姦竊神器翩然隱會稽妻子能永棄

外孫王
孫男
男實然編

蒼峴山人集卷三

勾吳秦松齡著

然竹集

京江與劉震脩嚴蓀友別時蓀友入都門

秋風與子失前期吳楚烽煙極望時天地何心猶帶甲江山無恙只旌旗青衫作客才名誤白首從軍歲月遲珍重故鄉分手日金焦殘照足相思

泊瓜洲望南岸結營

牙旗秋卷暮天高鐵騎臨江意氣豪百里青山開

壁壘一鉤新月照弓刀 聖朝撻伐原無敵臣子馳驅未是勞慚愧書生無寸效將隨禁旅著征袍

憶蓀友

正近重陽風雨辰扁舟愁絕大江濱郁橋沽酒知何處轉憶黃河夜泊人

九日

西風吹角使人傷白酒黃花憶故鄉離別不知秋欲暮夕陽江上是重陽

江行即事

秋空望遠不勝情尊酒長途仗友生白鳥自隨輕浪去青山遙映峭帆行江雲江樹同爲色蘆葉蘆花共作聲誰有曠懷當此境風流惟憶謝宣城

秋陰

乍雨成寒色征途且醉醒雲橫半嶺白波動夾江青草木朝光溼魚龍夜氣腥秋聲兼客思零亂落沙汀

對月

客中初對月況是暮秋時葉落微吟得潮生獨立

知江山終不改天地竟何悲尚有清光照艱危未敢辭

晚至彭澤

斜趁東風過小孤蕭條古縣長黃蘆修鱗出水還爭躍俊鶻翻煙試一呼落日山川增氣象暮潮舟楫近虛無高人已往餘衰柳空載船頭酒百壺

擬登廬山不果

適志惟登臨平生愛丘壑睠彼匡廬奇前賢屢棲託潯陽近山趾煙雲滿城郭豈無濟勝具振策躡

芒屩守郡有故人爲言治杯酌窮覽畢所願嘯咏
慰離索王程亦未急風日殊不惡境至意常遷情
馳理仍縛寇盜莽縱横蒼生在鼎鑊深抱國事憂
安能恣游樂莫探靈運跡若負慧遠約石梁與飛
泉想象入寥廓簪組方我攖中情愧猿鶴終當脫
塵鞅幽崖采靈藥

蘄春道中懷蓀友知其別來亦苦相念賦
此却寄

別君将一月南北各殊區思君計君程應過南陽

湖南陽煙水乇風土如三吳霜螯登饌美香稻炊
雕胡君凡五度過賤子兩度俱撫景念疇昔懷人
理寧無我去潯陽郡還出蘄春途黎庶半流散田
野多荒蕪軍興事日急民困何由蘇雖未膺官守
中心苦踟躕踟躕忽有憶吾友天一隅行行京國
近脈脈情緒紆顧我方遠適時世多艱虞君無損
眠食吾分當馳驅臨岐握手語豈敢忘須臾所諒
平生懷未肯慕華膴責誼勉陳力終難愛微軀矯
矯雲中鴈棲棲檣上烏愚智若異趣高下同所趨
庶幾保明義相望浮雲徂

讀史

上将成謀定若何殘編讀罷幾悲歌一言當意沈
痾失萬事經心痛哭多渺渺長江連楚蜀蒼蒼明
月滿關河只今銅柱風煙外終古人稱馬伏波

待風下山磯

溪邊成久泊病起愛行吟獵火高原外魚罾落日
陰兒童來問字野老看彈琴更說前郵好山山紅
葉潑

蘄州僧舍

近水啟僧扉前山正落暉蕭然一叢菊乞得數枝
歸江上波濤闊林間煙火稀未銷塵劫慮容易傍
鉢衣

髯參軍

髯參軍附桓温帳中臥聽朝士言祕計欲将江左
吞王謝日旰猶在門忍餓但得性命存散財結客
徒市恩垂絕思親雖愴惻生前不念公年尊嘉賓
小子死恨晚支遁知人何足論

淝水捷

子弟胡爲欲使佳芝蘭玉樹生庭堦舉親破敵本神賞圍碁賭墅非遣懷萬隊金戈風雨散八公草木旌旗排幼度提兵入死地不然轉足無江淮嗟乎國家安危從此託淝水一戰晉不削名士何須覓高閣

憶諸弟家中

鐵甕城邊日暮潮分攜各把木蘭橈東歸煙樹看鄉近西去風波入楚遥何處花明紅燭院暫時人

醉綠楊橋山莊漁獵應如舊定憶秋江夜寂寥

段太尉

汾陽愛子紈絝流馭師寡律邊民愁里中無賴竄軍伍市上殺人連臂游邠寧節度不敢問段公勇睨懷奇謀上狀白府請計事願署虞候銷隱憂有軍市酒刃酒翁撞壞釀器酒流溝一日縛其十七卒斷頭注槊列道周尚書營中人盡甲節度震恐張兩眸虞候大笑掉首去解刀却從營門投諸軍氣猛豺虎儔入門夾道持長矛殺一老卒何用甲吾今來自戴吾頭急請尚書聽我語而翁勲業垂千秋胡爲縱卒亂邊塞郭氏功名將不収我未晡食可設具我疾將作今當留直叱僕夫持馬去終夕晏眠環寇警尚書謝過軍士服告成大府歸涇州

溫太眞

太眞才氣何縱橫撥除喪亂反掌輕過江名流誰第一當日品題殊未平絶裾別母本爲國舉朝屬目流英聲游戲偏爲處仲客疎狂逆探世儀情横

流涕泗方辭閣一尹丹陽早設兵蘇峻無端效作賊義旗遥舉恢神京馳檄登壇壯士奮誓詞口誦聲錚錚終使皇輿奠如故堅請歸藩由至誠嗚呼丈夫作事貴終始陶公晚節相爲成塹時狡獪未可測要取忠孝通神明

詠史

田竇昔傾害其端始賓客賓客亦胡爲勢在乃接迹武安固驕恣魏其中亦迫處貴人所親失位胡惋惜仲孺本壯士好盡使族赤囁嚅兒女流瑣賤

奚足責相知豈不譙無爲搆其隙兩貴正相軋他人受彈射不見知幾人交游避翕赫

長孺本正性切諫古人稱雖常毀儒術乃毀公孫弘天子冠始見將軍揖而升無爲郡亦治法吏心所憎盡職在補過出守謝不能漢武雖容直淮陽竟不徵

病中對雨

抱疾已兼旬風雨猶未歇水積天傾攲岸頹雲突兀冬夜昨聞雷殷殷鼙鼓發今朝雨更多翻動黿

鼉窟孤舟渺江上危檣勢欲揭飄忽驚心魂陰森慘肌骨漢陽百里道阻若燕與越沈憂誰能理搔首落白髮

武昌城下送潘吏部先赴江陵

與君久向山中臥何意重歌行路難被　詔且容稱散吏逢人莫道舊朝官沈沈落月江城閉去去扁舟楚澤寒早晚荊南同作客班荊便似故交看

湧月臺

一訪驂鸞跡重過湧月臺青山初欲暮黃葉爲誰

哀石古臨江立亭空帶郭開時吟崔顥句心逐楚雲回

雨後見月

夢回聞雨歇明月更當樓失喜披衣立空思著屐遊影斜前嶺度光遠大江浮似欲來清嘯古人安可求

八世伯祖方伯中齋公前從部郎出爲武昌守七世叔祖少保端敏公先高祖舜峰公竝以都御史開府武昌勳德竝載史乘松齡遊寓斯地緬懷先烈敬述三

詩

緬我貞靖公篤生三孝子方伯久祿養璽書重褒美仲季隱事親綽楔表宅里武昌迎親往江魚足甘旨貞靖愛吟詩名勝供驅使歸作碧山社耆英差可擬文翰照泉石衣冠儼圖史王程時便省官廉得親喜踰艾遂乞身兄弟常相倚五峯有草堂遺文獨清綺貞靖九世祖修敬公私謚

端敏開府日世宗龍潛時深知在舊邸遇合風雲

奇盡歷六卿長晚總南曹司星辰尚書履風采青宮師偉績兩京著侃議中朝持生平不傳會大禮與青詞仕宦五十年海内仰羽儀展讀名臣傳終始誰能疵休哉君子澤數世猶不移

我祖大中丞早歲登王畿讀書白玉堂焚草青瑣闈掌禮正秩祀司憲揚國威初作虔州鎮通寇盡來歸再移荊楚地數歲民無饑每蒙天語賞忽中宵人譏時議方持黨功高竟拂衣歸田每閒暇園林對芳菲至今芙蓉湖猶存釣魚磯老成一彫喪國事乃日非

聞湖口信

彭蠡從來路險艱亂離消息有無間經時楚澤魂方定幾夜江南夢不還行處盡為三峽水望中多作九疑山須知百郡咽喉地莫道隣封事等閒

將抵漢川

蕭蕭溳口夕陽沈舴艋來浮漢水深雲雨那關神女思桔槹真愧丈人心江鄉草木無寒色楚國山川正薄陰頗憶昨宵明月裏戍樓高處動孤吟

舟中

雨過川何淨風清棹獨遲亂流依板屋古木暗荒祠老至艱難熟途長嬾病宜焚香對小几閒寫楚騷辭

遣信先至江陵僦舍

南去王師戰伐初楚江何處卜吾廬莫誇盾鼻能磨墨只覺蓬門好著書烽火愁中迷七澤煙波望裏弔三閭無須辛苦求精舍依樹遮頭便有餘（意欲居僧舍）

枕上聞雷

何心窺造化十月再聞雷夢覺渾無定陰陽結不開江荒人獨臥風急鴈飛回日夕寒流上蕭條起暮哀

寒女歎

賣去結綵珠獨上流黃機織成雙鴛錦誰家作舞衣燈火半明滅停梭聞歎聲誰知蓬鬢影昔日亦傾城

雨眺

未覺干戈逼空知魚鳥親川容成澹漠雨色見清
眞不動煙中艇將歸隴上人三湘行已近何處弔
靈均

懐周伯衡前輩

江漢水未落扁舟日盤桓感懐託柔翰歎息知音
難寄竹帶殘雨遠帆生暮寒佳期隔千里持此念
無端

寄沈青城編修吳門

半世交深各鬢斑悲歡何處不相關三秋怨別千
郵雨一路愁看萬仞山襆被關河明月冷草堂風
日落花閒與君共入金閨籍往事沈吟淚已潸

晩步

落日江山靜巇舟客思清疎楊垂岸古野水蕩沙
明月傍帆檣影心空鳥雀聲每看墟落好一動故
園情

鄉書

江干風雨動經時雨月鄉書寄未遲羣從欲知游
子況青簾終日對鸕鷀
危途常恐信沈浮前度緘題黃鶴樓此去煙波通
漢沔戰雲深處是荊州

憶曹秋岳先生赴蜀

共承新詔賦從征遠道君過白帝城劍閣寒雲
岐路夢金閶殘月別時情孤生敢作三秋怨老輩
猶爲萬里行匹馬亂山無定處相逢誰識舊公卿

寄蘇崑生

家居多謝病於爾獨情親吳苑花間調梁園雪裏

人青尊疎禮法白首倦風塵曾事征南幕間關剩
一身

過東湖

湖流環百里挂席到荊州南國千秋思西風兩岸
愁雲隨傳檄騎楓落過灘舟豈有依劉願眞同王
粲遊

荊州承天寺寓舍作

閒樓蕭寺古城東煙火人家半已空何意輕裘看
叔子還將一紙望劉公青山日斷旌旗外白髮心

皈梵夾中何事隔牆高詠客苦思黃鶴問仙翁同寫潘吏部欲訪遺黃鶴樓

澤口射兔

澤口多平原草黃兔所窟射獵非吾長因人輿飛越呼僮具弓矢結伍明賞罰潛行入深莽奔走出林樾一兔起我前持滿不及發分曹逐其類呼噪聲不歇水際幾得之復疑草中沒前途馳一兔其狀益飄忽鳥逝何翩翩人立乃兀兀倔强竟不終一矢洞毛骨持歸且相賀緩步林間月

泊黑流渡

薄日下高原荒邨半掩門投林寒鳥疾爭渡遠人喧燒竹江邊色斧冰沙上痕可憐征戍後猶得幾家存

冬夜東周前輩伯衡紀太守子湘

一身垂欲老吾道竟如何江漢空彈鋏乾坤半枕戈酒醒寒夜早風入小樓多幸有同心客朝朝騎馬過

冬日感懷

庭樹葉盡落霜風夜淒其客子無重裘晨興持酒巵酒能溫旅顏亦能釋憂思憂思何用釋聊以答恩私冰雪方載途荊棘動盈逵愁嘆事無益歡宴恐非時年少別帝畿垂白來邊陲於世本疎闊甘為達者嗤

遊宦非真吏閒居異隱淪時乘款段馬躑躅漢水濱漢水何清漪照我衣上塵學道苦紛慮為謀未周身富貴非所期丘壑志不伸喧寂兩無得默默傷心神用拙行吾意還師抱甕人

壯士志不伸茫然撫今昔獨將千載心持示萬里客曾連蹈東海相如碎和璧意氣抗雲霄偉詞出金石兩賢垂高名遭時乃奮迹跼促塵埃中焉能效咫尺

寒風動陰術白日照陽阿此時行役子有淚落江沱楚水何湯湯楚山亦峩峨自古鬻熊國戰伐何其多衡山横殺氣洞庭日揚波未解　朝廷憂所望行陣和羣公方戮力書生請荷戈

趨府無職事日高騎馬還獨持一卷書清晝常閉

關東鄰画省客詩篇絶謝間相邀坐南樓命酒聊破顔斜景在林際了見江上山山容無冬春各笑鬚已斑

悠悠念故里親朋盡貧賤歷歷平生言歎息不能踐劉生足屢刖嚴子游且倦古道難踰人才名竟空擅送我臨大江秋風淚如霰白首重分離青山隔征戰嚴子去冀北劉生返鄉縣為別夜不眠相思歲方晏孤館燈燼落荒城雨雪徧春風何日來故人何日見

軍中有折得梅花一枝者同事諸公驚喜傳翫感而記之

一枝芳豔出江頭立馬營門看不休試問梅花開幾日可憐春色到巴丘

再過漢川

行役胡為者春帆復漢川微風楊柳色晴日杏花煙稍喜邊聲靜還驚物候遷功名何日立從事已經年

江上贈僧

舊住名山老辨才飄然行脚楚江隈春濤濺雨袈裟濕可向頭陀寺裏來

偶作

萬類竟何始中空安得象吾聞古至人大智無昏朗照物忘內外尋源滅諸想迹埽情偶諧理會心獨往無作庶實詣有得匪真賞朝夕務清機山川一虛敞中累苟不盡所累希外奬取舍兩不生何須脫塵鞅

郊行感懷

春日徧原野胡為心鬱紆行吟楚澤旁日夕懷東吳東吳有田舍數載為農夫種植頗自足琴書亦多娛一旦被 朝命再涉仕宦途鼓枻凌洪濤策馬歷崎嶇委身在疆埸所愧一效無本非好爵縻何不返菰蘆逐臣蒙 國恩理與常人殊方當多事日聊欲備馳驅夕照在前山迴光滿平蕪青郊蹇余步進退兩踟躕羨彼耕鑿人嗟哉章句儒

眼暗寄孫友

少年不得致卿相垂老乞祿胡為乎爾亦饑驅在

京國釣絲冷落春風徂憶昨與子江上別爲言多病目力枯風塵潦倒不稱意爾我自知非壯夫長沙司馬拜表入附寄數行今到無從軍半歲眼示暗强作細字形糢糊開緘一笑更長歎何日同歸舊酒罏

短歌

大風吹折堤畔柳荒江有客東西走手内常持一卷書意中那享千金帚傷老憂時試一歌毵毵白髮對江河問君有酒何不醉暮雨孤舟感慨多

寄舍弟燈巖

吾弟非世情冥心探道要牀頭置老易十年觀其竅幽居常抱疾轉益神智妙方外一游行室中或長嘯余雖好文史頗不遺内照互攻有短長相師無長少嗟哉事遨游誰爲余同調

題韋蘇州集

三守名邦再脱簪焚香埽地隱居心詩歌淡婉多懷舊天寶年中侍羽林

偶晴

江上雨經時舟居正散絲病多止酒日愁少落花詩忽見一川曉故令雙槳遲春山與春樹無日不相思

寄弟郅仙四首

楚塞春光滿清宵憂弟思圖書須考索門戶好支持飄泊行多感扶摇上未遲關山游子淚莫遣老親知

臘月音書到山田竟不收病妻需藥餌稚子索衣裘棄置不可道補苴難預謀昏昏終日醉恃爾百

無憂

舊忝金閨籍蹉跎鬢已彫折腰安俗吏揮涕念先朝誰鼓王門瑟虛隨使者軺客心如斷梗日夜泛江湖

明歲春風好高堂甲子周綵衣應竝舞帶甲幾時休山館張燈坐琳宮策杖游諸昆扶侍日一望楚天愁

少日

少日狎江湖視險如康莊竊慕謝安石凌風泛蒼

茫放棹洪濤中意氣何飛揚去冬涉大江今春游湖湘食宿在水際艱難始一嘗天地忽改色蛟龍怒相望帆敧杯覆懷湏觸雨沾裳膽力竟何去心魂徒自傷牽率勢難已進退尤徬徨豈因更事乆坐使壯氣巳回憶少年時胡不凜垂堂忠信難自保安危詎當忘矯情昔所誚君子履其常

燕

畫棟巢成竟不歸短檣落日肯相依須知春色無分別綺陌荒江一例飛

再至荆州卽過李劬庵寓飲

夏口君先發荆南我再過旌旗橫白晝風雨妒清和經亂文章賤依人涕淚多相看懷抱盡落日菈高歌

未暇謀棲息銜泥訪故知飲憐鄉味美吟覺楚天悲燕壘遷無所漁磯歸莫遲古來經世事豈在白頭時

登荆州城懷王仲宣和李劬庵

作賦樓非舊銷憂日正長古人何寂寞時事一蒼茫雲入三湘暗風生五月涼秦川未歸客吟望復江鄉

送許竹隱太守還京

從軍暫客楚江濱却返　皇都詔命新自識　朝廷憐遠吏翻愁幕府失才人除書滇海交兵日歸棹湖湘報主身此去好陳經世策肯教烽火入三秦

把酒城隅話舊遊悲歌同上仲宣樓雲深鄉國稀來信笛起江關急暮愁放舸水從巴峽下懷人帆

向廣陵収倘還故郡經吾邑一造柴門慰白頭

與許竹隱話別

今日飲君酒高樓細雨中他鄉愁送別垂老悔從戎柔櫓鳴江浦殘花落渚宮不須論去住身世總飄蓬

病中柬李劬庵

老游江漢已經年藥裹隨身秪自憐辛苦半生嘗蓼味孤危舉世飲狂泉他鄉伏枕愁同病雨夜攤書困不眠共有高堂闕晨夕驚心烽火倍潸然

移寓城東衛氏宅東李雨商太守

僦屋招提舊炎蒸逼小樓使君還授館倦客且淹留虛牖開延爽層軒坐散愁琴書吾意適亦不減林丘

臥疾兵戈裏人言閉戶高晨風迴薜荔夜雨溜蒲萄南郡長屯戍西山易遁逃看君奮雄略棲息愧吾曹

送李劬菴赴襄陽軍中

上游重被羽書飛才子從戎願豈違大將新移襄水鎮偏師已解穀城圍轉輸千里資軍實屏障中原仗國威寇盜西山猶負險同仇未肯賦無衣

少年京國訂交期垂老兵間怨別離絳帳臺邊人望遠銅鞮坊下馬行遲匡時奇策應須爾弔古高吟欲和誰落日試尋羊祜蹟不堪重讀峴山碑

荊州感懷

荊州自昔分爭地列戍吹笳繞廢臺野岸綠楊驕馬度戰場紅燭舞腰迴烽傳隴蜀杯慵舉塵捲西南扇不開獨有江山餘故宅夜深涼月自徘徊

南游

南游此日一登臺暮雨蕭蕭萬壑哀湘水至今生楚竹夷陵曾復有秦灰旌旗雲暗飄難定鸛鶴天空去不回安得萬方鞞鼓息靜看江漢合流來

江漲

莫倚長堤固江光極望遙楚濤風更湧蜀雪暑初消古戍旗橫壘營門竹縛橋奇師常用水破敵或今朝

送友人北還

風雨荊門五月寒看君匹馬向桑乾　朝廷此日憂多事臣子何心樂罷官客路青尊沈醉易故人白首別離難得歸莫穩滄江臥痛哭應須策治安

遊太暉觀

散步郊原秋色新岧嶤仙觀出江濱高臺雲氣連城郭古壁丹青駐鬼神檜柏幸存戎馬日石壇無復羽衣人斜陽更上龍山望處處軍營起暮塵

江行雜詩

失意荊南客謀歸那易言江山愁伏枕風雨強持

尊黃菊寒孤棹丹楓亂晚郵悲歌撫長劒未報主
人恩

别友大别下日暮籃輿還秋水尚平闇夕陽常在
山未忌朋舊樂久識世途艱濩落今垂白扁舟去
住間

江風猶未勁晴日過齊安帆映千山去窗留獨樹
看浮生寄舟楫勝地集衣冠欲訪前賢蹟煙霞滿
夕巒

又入蘄春路川原似舊時大江浮楚國落木冷吳

祠竹裏聞寒磬雲邊出戍旗頻年經戰伐身在復
何悲

飄泊兼多病秋來畏苦吟明燈消梵夾濁酒換鄉
心岐路紛歌哭荒江自古今推篷對寥廓松月影
沈沈

潯陽彫敝久近郭見人煙稍喜流民集眞知長吏
賢（時同郡楊陶雲爲守）五峯寒到地九派碧黏天苦待休兵甲芒
鞵看瀑泉

匡廬散曉霧了見下湖船盜賊恐偷息　朝廷務
保全郡當離亂後追憶太平年畫舫逢山住長歌
夜不眠（余於丙午泛彭蠡今十年矣）

舊業半蕪沒浮名奈爾何家貧歸趣少世難客愁
多寒雨早仍暮亂雲關復河空憐五湖畔冷落一
漁蓑

阻風江岸泊日對小孤山僧出寒雲裏鴉棲夕照
間暗楓隨澗落高浪觸磯還三度瞻靈蹟飄零只
鬢斑

客路黃金盡空餘數卷詩未堪傳後日只擬棄明

時月落知愁在江寒覺夢遲耳聽悲角慣此夜莫
教吹

聞發金陵卒征南再建牙揚舲趨貢水間道入長
沙民命寧憂盡兵威必愼加更煩諸將帥努力控
三巴

夢回知放棹急起聽潺湲浪湧疑浮樹帆敧欲入
郵曉霜全嶺白宿霧半江昏險阻吾曾習長年爾
勿喧

吾友今太白乃在郎官湖著述千秋定從戎萬卷

俱潑心論世事薄俗笑文儒共對空江月知君憶
病夫 有懷李劬菴在漢陽
高節嚴夫子新從帝里歸遠愁緘尺素舊事問漁
磯偕隱謀偏誤逢時意總非登臨日相望落葉萬
山稀 懷蒜友也
有弟游京國秋風鎩羽翰還家知歲暮遣使語平
安戎馬余多病冰霜汝正寒彫殘驚骨肉兩地淚
汍瀾
采石東南勝扶筇最上頭翠微連古郡紅葉照高

樓水作鄉園色山餘故國愁風流人不再宮錦夜
深遊
江上暮潮平山圍建業城金銀何代寺鐘鼓六時
聲楚塞憑飛輓泰淮重駐兵此邦猶樂土羽檄莫
縱橫
信宿南徐路輕帆便故鄉青山寒亦好紅稻晚能
香覲省高堂慰過從舊友將挽鬚愁稚子烽火問
三湘

喜晴

不易得晴色端憂銷未曾春光高館靜日氣雜花
蒸發興理殘帙餘情散野塍河橋沽酒處獨曳剡
溪藤

送春

郊原風色尚清和芳草當筵一放歌詩酒平生追
憶少鸎花故國別離多江山老眼看春去池館閒
身向晚過有約東皇莫相負相逢不奈白頭何

新綠

每愁樹色催花盡待得成陰興頗宜煙結長條搖
落日雨寒新翠入深卮當山高館風斜度壓水平

橋影暗移獨有曲闌紅芍藥翻堦却在綠濃時

能史閣觀沈石田碧山吟社圖

者英舊事百年思尊酒披圖日正遲戎馬幸存前
輩蹟風流真憶太平時彈琴高館帶泉響點筆青
山各鬢絲今日草堂松石廢夕陽空自對殘碑

鄧孝威柱贈詩次韻奉荅

楚澤三年客燕城七月來江山連鼓角風雨一尊
罍徒辟馬卿病窮途阮籍哀故人俱白首落日屢

登臺

軍府容疎放閒門長薜蘿秋吟思把釣晩醉夢橫戈烽火愁雲密江聲戰壘多學書曾不就學劒復蹉跎

文選樓依舊堪若寄跡高春滚隋苑樹秋急廣陵濤靜理親書卷幽居避節旄爲耽蕭寂甚獨上醉香醪

南郡棲遲日儒生强據鞍旗高春帳靜馬立暮天寒古宅人傳宋殘山蹟記桓登樓詞賦在感慨不

能看

與予別多載生涯兩寂然笙歌人盡去觴詠意猶懸詩苦催華髮廬荒急賦錢客中勞慰藉未老病纏綿

投我詩盈軸清思迥絶倫艱難念朋友落莫向時人林屋無歸業雷塘空要津尚存湖海氣獨立出風塵

李岫瞻同年邀遊康山感舊

蕪城暑未闌何以散煩促夙聞康山勝虛堂蔭松竹李子攜我游肩輿破朝旭通衢屋鄰比宛轉得林麓遠見江南山近隔城市濁縱涉耳目清凝坐心氣肅沈吟問坐客山名古何屬李子再三歎名因對山得叶對山官翰林劉瑾擅威福奴隸視貂璫謀面豈其欲同時李夢陽直節摧奸觸下吏死須臾呼救情已蹙瑾素慕康名無由通款曲苦心紓友難不顧身屈辱名士朝及門孤臣著脫梏以此犯時議他日蒙譴逐浩歌歸武功白首野人服游覽入揚州玆山久託足樂府製新聲琵琶激哀玉

酒酣歌復彈睥睨江山綠華亭董尚書風流後先續題榜曰康山用表前賢躅我聞涕橫襟友誼古人篤公心不求諒物論無乃酷畧迹常負累才高用爲戮後來清流禍亦被宦官毒君子非一人枕藉死詔獄令名固益彰其禍中邦國嗟哉今時士所計利害孰交道久淪亡掉臂向骨肉康公雖見棄義聲垂簡牘何取當世榮永懷通人目千載此山丘高風振林木

偶成

一笛江天夜泊舟岸邊蘆荻響深秋連宵不作還
鄉夢苦愛西風倚柁樓

悠悠

悠悠道路長佳人隔煙霧川長霧更毒波濤不堪
泝日遠益相思昨夜夢中遇握手儼平生對景請
君賦躊躇欲有言悽惻不得吐無復故時意疑君
委朝露死既爲君悲生更爲君懼生死兩茫然淚
灑江山暮

舟居

舟居仍兩月憂樂每相關浪急寒通枕帆迴晚映
山黃花今歲負赤羽一秋閒頗憶游吳客囊空久
不還（望李㓜庵不至）

即事

尚持吳地酒卻對楚江萍心力疲行李悲歡閱使
星寒林聞虎氣晚食厭魚腥從此孤舟內清齋寫
道經

哭周伯衡先生

讀書飲酒興猶新潦倒湖湘未老身詩只窮人何
至死名能折福已長貧青山弔古詞流失丹旐還
鄉客夢親難過庾樓清嘯地筆牀碁局總傷神（公與同客武昌最久）

吳門折柳送君行颿影追隨只數程一病江淮淹
日夕三秋風雨斷將迎青蒲伏閼聲名舊白髮憂
時涕淚橫虛負中朝推轂意不令安石救蒼生
無復論詩散客愁空憐書卷對孤舟頻年老輩文
章盡何日他鄉戰伐休事去浮雲千里暮悲來落
木一江秋附書急報秦公子清淚同隨楚水流

重題

東逝寒流疾西征故友悲干戈連伏枕風雪送歸
旐寂寞江亭酒凄涼春墅棋還聞垂死淚遲見太
平時

江月

江月寒逾靜江風吹尚微黃蘆隨岸闊白鳥背檣
飛迴立悲人事觀空豁道機雙峰五祖寺心地早
皈依

維舟

十月江猶滿維舟與岍平帙開林葉墮幔卷浪花
生豺虎空消息禽魚自性情只愁眠不穩吹角永
安城

擬古

刀頭百寶裝錦裘千金飾羽林精鋭兒馬上好顏
色父兄丹陛侍親戚中禁直射獵長楊間自小鬬
勇力出從大將軍列帳長江北誰言軍中苦軍中
美酒食刁斗落日鳴醉臥牙旗側意氣向同輩殺
身將報國長江多風浪恨不生羽翼

縱步

舟行日日多風雨意愜初晴試步新水蓼靜看紅
勝錦蘆芽小摘白如銀空江抱日寒無影曠野連
山晚見人家在五湖歸未得兵戈滿地忽傷神

憶嚴四兄蓀友

好友經秋別登臨共此心江山寒自遠煙樹晚相
滚身老宜終隱家貧莫倦吟西湖舊游賞憶我對
開襟

寄弟邳仙

浮生何敢厭波濤感爾馳驅意獨勞絃絕欲求鸞
鳳嘴劒塵難試鷫鸘膏芒鞵半世安丘壑手版三
年傍節旄但使病身歸計遂白頭終擬臥蓬蒿

舟中

兀坐心偏苦攤書眼亦昏寒蘆燒半逕漲水汲餘
渾雨氣旌旗雜江聲性命存道途從白首慘澹復
何言

雜感

關隴車書此日同相公拜命領元戎屯邊世久推

充國納土功寧比竇融 詔出中朝心獨厚恩須
西土慶何窮 聖人威德原無用干羽虞廷舞未
終

蜀道從來未易平行師緩急自分明早開褒谷雲
邊路且置蓬婆雪外城漢水由來通楚地黄河終
古抱咸京惟教坐扼關山險盜賊他方莫震驚

授鉞親賢廟算強旌旗萬里作巖疆周家同姓盟
爲長漢制非劉爵不王當日酬勳原異數至今除
患屢分防堪嗟諸將功成後不肯歌鐘會未央

烽火章江警急多勝王樓閣轉嵯峨雕鞍曉日明
珠玉列帳秋風泣綺羅坐算幾聞黃石畧戰酣誰
奮魯陽戈司農日夜憂財匱擊鼓椎牛氣若何

南郡城南野草平黃巾自昔漫縱橫荆榛我欲求
遺史秣軩人從笑老兵沙市風塵朝試馬龍山燈
火夜移營誰來王粲高樓上臥聽寒濤戰鼓聲

寒風襆被復西來軍府高筵舊屢陪精衛波濤心
未死爰居鐘鼓饗空哀書生自信無長策天下何
人解愛才垂老懷恩餘痛哭百年丘壑忍徘徊

罷酒

寒江直下三千里清角聽殘十二聲酒罷傷懷非
一事西風吹淚楚王城

軍中口號

曉色旗邊戰馬肥隔江消息近來稀不鳴鼓角轅
門啟擊出紅綾夜探歸

諸王授鉞稱兵主總制尚書立馬前諭帖飛傳從
內院印文柳葉晤龍箋

將軍號令本嚴明父老焚香夾路迎吹角一聲江
上晚千邨樵采盡歸營

大砲西洋鑄造新瑩如綠玉重千鈞內廷賜出非
凡器吉日臨江祭火神

椎牛饗士古人為妙舞酣歌亦暫時新得佳人知
識字帳前昨夜進唐詩

蒙古新軍赴戰場腰纏紅錦闊身強開騎細馬當
街走笑奪黃柑帶子嘗

兵家利鈍事由天密咒防身箇箇傳寶篆須求雷
擊木二看山裏問神仙

沿江帳殿亦崔嵬甲仗軍門候曉開白馬朱纓橫
意氣雀翎雙眼大人來

鐵騎從來風雨馳西陵道路苦崎危湲壕掘作梅
花樣鹿角中間布蒺藜

渡江戰具久安排新調沙船泊水涯軍令未教輕
易入西風浪打虎頭牌

大漢從軍一丈身不堪騎馬走黃塵忍饑日食官
倉粟過市兒童看殺人

隘口譏防出汛船巡軍醉酒故高眠官鹽論載公

然渡市上爭香當十錢
橘柚江湘未足多荊州菱藕滿官河軍中只重京
師味蘋果蒲萄馬上馱
北使南馳五日餘八旗親戚附家書繡囊客寄閨
中字襯甲收藏莫負渠
中軍燈火夜深明白月橫空坐論兵策馬試從高
處望帳房如雪不聞聲
米豆分營費馬號有司支放苦難稽朝來酌酒爭
相賀索得清書檔子齊
祭風臺上蕭蕭雨擂鼓甚邊殷殷雷波撼岳陽聽
不得君山一點送青來
都城常賽漢將軍簫鼓迎神自昔聞今日椒漿陳
水上雲中遮莫下湘君
白頭從事愧虛名長晝惟將卷帙橫幕下健兒多
竊笑兵間何用一書生

三年

三年流寓楚江濱風物殊方易愴神地盡水鄉魚
飼犬俗尊淫祀鬼憑人濤通巫峽聲悲壯曲變銅

鞮調苦辛屈宋文章今絕響鹿門還結孟家鄰

滿目

滿目紅旗載米船西南何日罷戈鋋輸軍未盡蕭
何策憂國空思卜式賢薄海偏供金華費羣公莫
濫水衡錢焦勞尚體君王意救亂無如儉德先

七夕邀涇陽李屺瞻興化李鏡月若金承

天寺寓齋小飲分韻

靈鵲已成駕暑殘秋未逢同心客楚郡精藍萃萍
蹤佳節況良會虛閣談從容涼風送芳杜清芬雜
芙蓉初月映東辟曜靈匿西峯淺澹望碧漢嘒呟
聞暮鐘爍此牛女星照彼江上烽豈伊戎馬地觶斝
咏忽相從舊友愜三益新交許二龍對酒娛今夕
託契惟青松還期聚黃鵠高秋豁塵胃客散寂寥
夜露垂鳴䗛蛩

荊州九日

江漢悲秋客行吟風雨中技甘同腐鼠身恐化沙
蟲故國三年別名城百戰空何堪逢九日觴咏憶
桓公

奉酬金沙于鳴陛表叔

客路逢親串同登古寺樓深談當永夕轉戰及髙秋征稅家鄉急兵戈異地愁知君不得意襆被向南游

功名非我立白首更何言直用詩書誤空懷親舊恩無謀慚食肉居寵笑乘軒潦倒天涯慣因君憶故園

他鄉方慰藉幾日便離筵醉盡宜城酒愁連夏口煙圖書留亂後草木記兵前道路休回首華陽有洞天

荊南春日感懷

久向精藍寄客蹤高樓吟望漫從容江關舊友傳書到幕府羣賢載酒從雨色晚連軍堠火角聲朝應寺門鐘殘碑記是羅含宅織席誅茅與未慵

聖主崇文雅化新　天書初下訪儒臣漢廷有意尊經術宣室何妨對鬼神喜談圖中求駿馬還看席上得奇珍上林春色應如舊憔悴當年獻賦人

把酒臨江感慨多西南天地正橫戈登樓有客依劉表使粵何人下趙佗浪援三巴聲激壯觀名一柱勢嵯峨偶逢春晝無烽火聽得琵琶幾曲歌

故園景色五湖邊老樹千章碧倚天載酒獨尋花外寺聽泉重繫柳根船東吳文物非今日南楚山川異昔年步屧郊原閒縱目章華臺畔草芊芊

楚殿梁宮竟若何江邊劫火向來多春風玉帳雕弓挂夜燭銀箏細馬馱宋玉牆頭餘粉黛馬融堂後散笙歌繁華自昔頻消歇湘水年年起綠波

二月輕寒正落梅鶺鴒消息自金臺從軍豈有揮

戈力投筆方疎作賦才漢柳彈時鶯乍囀江雲飛處雁俱回荊南芍藥應愁贈冀北棠花好待開

總戎張遠公貺楊子宣樓於難感而記其事

人生緩急將何倚莫倚故交與鄰里多少相逢患難時掉臂看人在泥滓當陽楊子今名士一官歸去遭讒毀更有官錢責代償不然盡室投荒死郡符數輩促上道妻子倉皇泣江氾平日親朋各閉門銀鐺落日無行李荊南幕府張將軍廣坐聞言

奮衣起不活此人非丈夫顧問俸錢尚餘幾盡取輸官得緩行飛書徧告及遼邇共感將軍意氣高誰人不願爲君子官錢輸足楊子脫長揖軍門報恩始將軍大笑子勿言酌酒張燈論文史

贈秀石上人

一龕佛火對繩牀宴坐荆南古道塲百歲威儀同寶相諸孫法席繼天皇領邊白髮隨時長舌本青蓮徧界香老我偏宜心跡靜聽鐘常宿贊公房

題余展箴中含各體詩後

征南書記最風流草檄方成筆未休數幅銀箋揮灑徧還疑身在鳳池頭

男　祖然　編

外孫　王繩曾
孫男　蕙田　校

蒼峴山人集卷四

勾吳秦松齡著

得樹軒集

應　詔北行途次和孫友

長途觸熱感勞薪老友扶攜各愴神軍府元瑜羞筆札公車曼倩倦風塵憂時尚屬艱難日應　詔都非少壯身溪上釣磯安穩在可憐煙雨隔通津

長白山封祀禮成恭紀

帝德徵膺籙皇圖重發祥山川長定位雷雨舊開

疆絳渚流虹遶珠樞繞電光降精由北極錫瑞自東方峻絕生靈嶽神奇啟　聖皇開天經草昧繼世歷融昌一統車書會千秋歷服長我　皇崇報本重地特尊揚玉節馳專使瑶峯問舊鄉百年開灌莽三月載餱糧巖逕尋溪古鸞鳴引徑涼黄英紛徧野白樺儼成行靈蹟窮坤紀精誠格昊蒼奏聞　天意愜報祀禮官將秩陋珪璋錫神馨黍稷香明禋方翼翼降福自穰穰孝理通　羣帝鴻儀示後王五峯長作鎮萬禩頌時康

砧聲

離別滿天地秋砧傳遠聲孤城無近信雙杵自分明零亂林風入徘徊海月生客中聽不得塞上莫傷情

西域貢獅子紀事

絕域來王會奇毛獻鳳城上林生氣色薄海兆昇平扶拔原同類狻猊只異名含章資土德受性本金精隅目懸雙鏡修毫利五兵力堪摧猛兕心欲掣長鯨歘欲千山氣梯航萬里情藏鋒隨緤伏斂

吼望丹楹漢代聞修貢姬王紀遠行來從烏弋重養傍玉津榮表瑞遊東海乘風下太清彤標林邑戰樂譜教坊聲舊史寧頻見興朝自遠呈 賜觀開禁苑圖畫滿神京跡比郊麟美名羞越雉輕象犀方懾伏狐兔敢崢嶸 祕殿揮毫麗盈廷作賦成非珍難得物直鑒小邦誠 聖德眞無外 皇威尚有征西鶼與東鰈指顧入蓬瀛

贈蒼林上人

秋風匹馬向僧扉宴坐繩牀老衲衣半室琅函藏法界一窗竹影澹禪機已空世相詩偏好若墮名言道總非閒說天台山水勝腰包何事不思歸

九日同西溟苻南邨仙步黑窰廠

經秋白髮晤相催一徑黃花已半開欲避風塵聊命駕恐傷懷抱罷登臺閒從陶令籬邊去老自桓公幕下來眼底弟兄俱未達終朝惆悵且銜杯

戲柬蓀友

秋風不肯賦長楊南國才人鬢已霜可許公車陳老病當關扶入拜爲郎

長安秋日雜詩

瓊樹秋光照綺疏懋勤深殿愛觀書研餘莖露留銅雀展近罏煙少蠹魚晴晝漏移聲寂寂清風扇動影徐徐談經閣下傳呼急視草詞臣在直廬

曉發鑾輿紫陌長 君王九月幸溫湯仙人捧籙丹砂色神女調羹石髓香灑翰林巒通 御氣揚旌日月動秋光朝來闕下傳 回蹕禮重冬烝詔太常

煇煌 御筆被恩榮銀榜高懸玉篆明每用清勤

期國老還將忠孝勉儒生雙鉤不數碑陰勒飛白
空傳榻上爭曾侍 先皇窺 聖藻龍蟠鳳翥總
天成
不奉 宸遊二十年白頭重過苑牆邊雲橫玉蝀
連三島水噴銅龍落九天翠殿迴經隨 輦入碧
池寒憶退朝眠簪毫舊事還如夢又聽鐘聲繞禁
煙
枝獵郊原秋氣清通侯小隊出層城霜蹄入埒三
花散雪爪翻空六翮輕行炙短衣新射虎傳觴纖

指舊彈箏歸來競踏銀沙軟雙戟門前夜火明
辛苦征南擁節旄千帆直壓洞庭濤金戈夜埽欃
槍落玉帳秋連太白高嶽麓雲開催草檄湘江波
急待投醪頻年幕下曾無補慙負三公解佩刀
獻策紛紛集漢宮文章應繼古人風腐儒挾術知
何等 聖主求才自不同賈誼治安憂厝火揚雄
詞賦悔雕蟲可憐投筆從戎客謬入羣賢姓氏中
空愛煙霞憶故蹊西山只在帝城西紅泉百道明
人眼黃葉千峰襯馬蹄每聽客談思鵠舉未爲官

縛笑雞棲終須襆被衝寒去直上魔崖萬壑低
恩頒薦舉人月廩恭紀
歲暮偏驚旅食心一時同被 主恩深上林未給
尚書札客舍先分少府金入座暖風依散帙閉門
晴雪照高吟須知每飯皆 君賜白首編摩恐不
任
和韻答西溟
崎嶇客路欲何依回首江南故舊稀朔雪無情相
向老秋風失意獨思歸山塘聽雨春移舫池館攤

書晝掩扉此樂十年君定記功名何物手重揮
懷吳留邨中丞
公才端合上雲霄閩海烽煙指顧消祭戟風清傳
帥鼓艅艎秋漲失歸潮軍書別部皆傾聽墨綬前
年尚挂腰幕府風流誰不羨鐃歌聲轉洛陽橋
二泉亭外舊煙霞觴咏追陪樂事賒畫舫邀遊蓮
浦月肩輿來看草堂花談詩客到頻分俸聽訟人
稀早放衙今日湖山相憶處數行青辟墨痕斜
每見封章達 禁闈知君辛苦爲兵機春前鴻鴈

何時到亂後人民幾處歸尊俎功名才獨擅田園
耕鑿意多違旄麾終望來吳會小隊郊坰訪釣磯
帶甲當年赴楚軍輕舟送我大江濆詩篇客路兼
悲喜烽火兵間款見聞油幕晴開烏石秀金門老
向白衣羣遥知畫戟清香裏獨少狂夫坐論文

擬頌

太皇太后萬壽二十韻

南極珠輝粲　東朝寶算長天心開壽域　聖節
應春陽石紐原興夏虹流本祚唐艱難思創業辛

苦護垂裳圖史披清禁璆琳賜下方不因關國政
秪覺念民傷夜織璇宮祕晨遊玉輅翔雲移三殿
影露挹八風凉柳散金鋪色花凝翠殿香玳簪垂
彩勝羽扇綴文璫帳擁神仙氣筵圍日月光九韶
傳葆吹六膳獻瓊漿貽慶慈恩遠承歡孝理彰舞
堦聯棣萼侍輦列珩璜親製千言頌恭稱萬歲觴
暖煙迴鳳閣晴旭麗龍綃劒珮趨長樂賡歌起建
章王師頻送喜太史早書祥純嘏從今備徽音自
昔揚　一人承有道四海祝無疆

送翁武原之任黄州

永安城外柳煙和三月鶯啼皁蓋過驛路春光傳
箭少江樓雨色落帆多流亡漸集催耕種案牘常
閒事咏歌莫把西湖較名勝此方風月屬東坡

經筵恭紀二十韻

五雲開祕殿二月啟經筵儒術興朝尚文思　聖
治先衣冠趨禁地禮樂會中天曉色鸞旂繞輕風
葆吹傳上公隨　翠輦内史薦瑶編師濟環鳴珮
從容上細旃語無清漏重簡拂　御袍鮮安世陳

三篋兒寬奏一篇篆煙金鼎裊花影玉階遷微義
研窮久虚懷聽納專由來　萬幾暇不使寸陰捐
館闕　鑾車入帷開寶軸連鳳圖披竹槧麟筆縱
苔箋翰灑星辰動詞成日月懸滄波寧可益蘭芷
更何搴異本千金購遺賢百輩宣帳寒書自校坐
暖席常前大典春和舉論思晝接便　宸衷通道
籥臣職寄言筌共荷鈞陶力分輝東壁躔

擬南苑大閲應制

帝德開三統　皇威協四征治戎臨上苑强幹重

神京農隙時依古車攻禮不輕宿調天廏駟妙簡羽林兵曉色鑾輿動寒光輦路晴前麾馳將帥後騎從公卿豹尾當風直犀衣映日明高臺方駐蹕廣野已分營方絲千旗會中黃大纛擎五申王有制萬隊士無聲彌望層岡繞周阹百獸盈巨梃空跳浪毚兔敢縱橫躍刃思掎猛彎弧待獻生結徒吹畫角作氣擊金鉦海鶻騰鞲上韓盧脫鏇迎雪毛拖戟末丹臆挂弓檠震掉餘威鼓憑陵巧技呈聳身超虎兕揮手接麋麀一面圍仍解三驅典告成薦犧敦廟享盡物豈天情帳殿華茵啟仙厨寶鼎烹升觴看燧舉賜膳聽鐘鳴寶埒重閑蹕和門早樹旌人爭看　聖射氣欲達餘萌雲擁雙龍馭星流五采正對堋銀鏃滿貫的緣弦平矢落衡陽雁弧橫碧海鯨雷霆方震動山谷倍崢嶸肅穆勾陳轉葳蕤翠蓋行笙歌隨御道簪紱候嚴城問寢趨　慈幄垂裳鏡太清侍臣將獻頌神武最難名

席上同西溟蓀友漢儀送邵苐南南還限韻

流落頻燕楚年年送子歸知交客路少生計故鄉微白髮詩書誤青春去住非不堪楊柳色偏自照行衣

早春遊萬柳園呈相國益都馮公

久客無遊情天寒窘遠步昨夜春風生吹我城東去遥遥越廣陌行行隔塵霧隱隱見閒門蕭蕭望高樹遂及相公園卜築果幽處崇岡稍迴合清川澹相注白日坐來移居然近鷗鷺

山水日夕清廟堂亦多暇結契在高深良辰此命駕賓從皆勝流琴尊列幽榭開襟春色裏策杖濃陰下暖日散禽魚微風藹桑柘墻影落招提疎籬雜邨舍却懷民物憂逢人問耕稼

種樹取種柳森森滿陂陀俯仰有深趣爲受春風多金穗蕩晴色碧影涵空波朱橋行人度落日聞嘯歌灌植時未久長養得天和嗟彼大道旁攀折能幾何

虛堂面林薄芳池帶城陰結構適眞樸了然見公

心漁樵得升入曾何礙登臨雅興屬東山往往發長吟勇退豈不懷無濟誰當任春山有佳色春泉足清音還持澹泊意助鼓薰風琴

題柘溪草堂圖

柘溪艸堂侍御喬先生別業也令子中舍石林君出圖索題因賦長句

白田何連延柘溪清且漣柱史昔筮仕歸臥柘溪邊柘溪雖自好未合耽林泉巳何遘璫禍衆正無一全曾何補當時委此明膏煎黃巾投末隙國步

終迍邅新亭一灑淚豈復埋輪年龍蟠王氣盡初服志彌堅始知明哲士豫之在幾先歸來只讀書濂洛得其傳鳳毛何葳蕤繼志在遺編豈不戀故丘逸翮終凌煙迴翔紅藥禁惆悵白華篇畫作柘溪圖毫末無遺妍遠近帶墟落縱橫安術阡緣竹翳檐隙修楊夾廣川白雲何溶溶落日溪上懸君才方見用柘溪寧遽還我披柘溪圖悠悠懷昔賢

湖南大捷紀事三十六韻

禁旅三湘捷封章萬里傳　皇威清率土春色麗中天雲夢荊門接星沙越嶠連城高巖作嶂地闊水無邊逋宼潛諸縣官軍駐累年屢經馳諭檄本擬息戈鋋錫重山河誓恩深杕杜篇上京方甲第江徼忽烽煙假息波濤壯憑陵柵壘堅鴞音終不革兔穴且頻穿不料眞辜德非關錯與權游魂寧久活朽骨竟誰憐遺孽鯨鯢在殘彊狐兔跧元戎餘勇決猛士各騰騫燎火寒開帳霜風早控弦敢辭探虎穴豈畏犯蛟涎幾日移軍壘平時習戰船千帆過赤壁一鼓下湘川複嶂聞啼狖蒸雲有墜

鳶彎弧秋動月拔劍曉飛泉遂據湖山險橫臨翼軫躔巴丘降上將岳麓絕歸鞭南詔虛屛障西陵亦棄捐揚麾光照蜀破竹氣吞滇盡散公孫客空誇吳濞錢物情知助順首禍笑徒然青草春旗映桃花驛路鮮寬租　明詔重止殺　主恩先市列千金肆人耕再熟田五兵還武庫六樂備宮懸玉燭輝丹陛金尊獻　御筵昇平同作頌敷奏　聖人前

春柳

春光强擬破愁顔　帝里柔條漸可攀玉管年年
催客老金尊日日送人還寒輕煙雨城邊路晚襯
樓臺苑外山獨有宮牆千萬縷東風不遣到塵間
千里清陰客夢諳三年辛苦逐征驂長條有恨遮
烽火碧樹無情倚劒鐔飲馬潭邊花爛漫破巢梁
上燕呢喃春風已報湘江捷搖落何須歎漢南

潭柘道中懷王侍讀阮亭

夕照下靈湫殘花繞歸策良游偶然遂彌使中情
積悵望松際煙徘徊澗底石幽意誰復同前時獨
吟客

送張見陽令江華

始與家世擁旌麾暫綰銅章對九疑罷戰江山餘
感慨新收圖版慰流移從軍我昔慚籌策爲政君
今笑繭絲到及浯溪秋色好停驂一讀道州碑
一帶西山照眼青君家池館最清泠逢春載酒尋
丹壑與客扶筇上翠屏驚嶺雲煙塵外賞龍湫松
柏夜深聽憑將冰雪聯吟卷寫入秋帆過洞庭春間同憑山劍宅諸子宿見陽山莊歷覽西山諸勝

題王咸中石鴿山房圖

向識堯峰好山人此著書謂汪鈍翁偏逢素心客肯與結
隣居夜火譚經暇春風啜茗餘此中饒靜理不但
愛吾廬
京邑何妨入翩然歸舊林風塵辭物役櫻筍及春
深石鴿氣常古乳泉流至今披圖重惆悵一寄野
人心

新春和孫友

幾日春風到鳳城城中車馬太縱橫梅開暖室自
香色酒到華筵非性情放眼莫教存故態低頭還
恐負平生同心早有歸田約聯步青郊當濯纓

元夕同史館諸公集李倚江檢討齋中看
梅和倚江韻

佳時邀我飲落日興悠哉爲問東軒下江梅幾樹
開官閒春色好酒滿故人來是物關鄉思知君用
意裁
空山有佳種愛惜復爲誰笛罷休飄落簾深且護
持但容頻索醉莫便苦催詩客舍愁無賴來朝乞

一枝

暫作花間客仍看硯北身白衣還舊地青史倚才人（謂諸公也）談笑偏宜夜衰遲又及春寂寥前代事取適此芳辰

鄧尉花初放游情老未刪長歌對燕月薄醉夢吳山身倦兵戈後交殘杯酒間題詩報何遜官閣未應還

宛陵施愚山侍講餉綠雪茶

平生愛茶近陽羨又復愛水居二泉銅棺紫筍歲

必致泥封箬裹羅長筵淨埽茅堂召佳客山泉曉汲淩蒼煙是時風物正初夏輕衫雜坐長松前竹鑪茗椀次第設烹點方法經窮研口誦甲乙手區畫活火應候松風旋落盞驚看乳花白下咽直似眞珠圓頗聞宛陵有名荈堪與陽羨爭芳妍地產無多苦難得興來欲放春江船一自從軍向荊楚椎牛高會憎腥羶六安味苦足解穢風俗愛用薑鹽煎近來驅馳在京國渴疾欲死誰相憐閔家新製逐時好味雜花藥非天然回憶江南鬭茶日此樂不意乖中年敬亭山人老好事攜來綠雪人驚傳知余素癖送滿器只恐損觸勞封題四言題識得源委採從雨後旗槍全開緘再拜荷嘉惠把玩手足先輕便呼僮急買天壇水囊中尚有青銅錢嗟乎何時與君投老滄江邊名泉異茗各相餉疾若置遞兼詩篇不然扁舟竟相就謝公亭上龍山巔白頭保此意亦足不見玉川桑苧皆前賢

送劉震脩之金陵

一片高雲影徘徊殊未行秋風不相借吹度鳳凰

城遠道貧交夢平生國士情江山今落木日夜向君清

寄歸德守胡符仲

古郡山川接上游看君三十領諸侯文章車騎過梁苑尊酒賓朋憶庾樓千里音書雙闕莫萬家煙火大河流回思宿昔論交事京國秋風早白頭

庚申八月三十日

賜翰林詹事官太液池藕恭紀十韻

禁苑動秋光靈池雪藕香尚方初進御侍從許分

嘗　賜出披香殿頒來解玉坊筠籠連砌碧錦帕覆筵黃採擷時寧晚延登體自芳蘆刀將刻髓金七待承槳豈有汙泥辱真同沆瀣凉捧持淸露重歸獻白雲長感只明心在恩惟素節償老慚趨鳳沼未敢憶荷裳

廣泉寺哭自曉上人

風雪城西寺從公問大乘坐深移砌月句遣墮簷冰去住幾年別存亡百感增空留數行札珍重話傳燈

誅茅來此地大千現琳宮樹下同三宿巖棲剩半弓寒聲秋澗落暮色影堂空白首皈依處青山一哭中

庚申九日曹峨嵋編修招同館中諸公烏龍潭登高得九字

臥疾掩窮巷秋光已輕負及此登高會始悟今重九啟戶感蕭晨舒懷藉良友招遊皆故人選地出塵垢晴色散城隅淸風動衰柳夙聞龍潭古黝黑不盈畝颯如雷雨生疑有神靈守廣砌落木聲中情自相取高臺涵夕陽其上設尊酒望野凭危闌當山闢疎牖平生耽亡壑衰遲成白首編摩竟無能謬與羣賢偶涉境一開曠便欲歸林藪逡巡復何爲臨風戀攜手

上元詞

苴蘭奏凱樂時和令節　皇心悅豫多四海春城同不夜燈詞翻譜白狼歌

九衢簫鼓殷晴雷共道侯家舞隊來已逐西涼獅子去還逢調象夜深回

內廷燈火簇鼇山院本新呈坐部開長信玉杯稱萬壽　君王侍宴未應還

裁紈翦綵貼銀紗燈市爭傳出米家花似乍開鸎似語十分春色到京華

暖窖烘花如錦開綠沈枝上紅玫瑰排燈闘月客如此不要天家羯鼓催

五橋風細月初斜赤棒金吾坐晚衙行近禁城人轉密路旁停著七香車

規模角觝逞魚龍匝地秋歌徹九重邸第傳柑人

未卒鳳樓潛動五更鐘

天魔行處最喧闐總遺行人避道邊自古戰爭輕
俠地椎埋遺俗尚年年

千金不惜鬬繁華列炬高低翠幰遮莫訶門闌渾
意氣擊鐘多半馬醫家

琉璃廠東閙踏歌琉璃廠西紛綺羅天涯遊子醉
復醉獨向春風喚奈何

辛酉二月引見

乾清門

命充日講起居注官

曈曨曉色啟天關玉陛傳呼侍從班廿載重來趨
鳳詔三年今始識 龍顏淵衷默契圖書表瓊翰
高懸日月間忝拜 新恩叅講席纖埃何以益丘
山

與蓀友同拜

新命卽事奉柬

我昔投閒爾隱淪相看直取性情眞何期山館聯
吟客又作螭坳對立人世事遭逢難自料身名符
合定前因知君只憶滄江臥莫負 天家席上
珍

清明日耿又樸編修韋齋聽雨

令節三春暮高齋尺五天桃花含密雨榾火濕新
煙窗靜飄疎籟簷虛滴細泉應知承鳳輦碧草乍
芊芊

蕭蕭晝雨歇況復落花殷北闕清陰散西軒夕照
閒尊罍淹客興圖畫識家山時以上園圖示客我憶江南好春
風方未還

金水橋

一泓新碧傍金鑾每日朝回向曉看春到御溝冰
早泮幾人閒凭玉闌干

河間城外左園

觸暑行已倦下馬問林麓云有舊池亭陰森對城
曲半里望可到發興罷盥沐入門秋氣清車馬不
在目結構無俗情蕭條散幽矚脩徑夾長松虛堂
映深竹芙蕖盆中稀葡萄格閒簇繞砌牽牛花翠
色暮可掬坐此凝心神居然滌煩促主人吾舊識

昨日向京國艮覲雖未諧林泉愜所欲留語灌園翁重來此中宿

穀城

夸吾釆邑行人識指點青山與古原九合舊勳秋澗落三歸遺址夕陽昏瓜纏露井侵官道柳拂征鞍出寺門于役不勝憑弔意昨朝沈醉魯連邨

泥溝早發和朝喈

頗愛朝光好初凉七月天乍開全野色猶宿半溪烟樹暗垂新棗池荒冷白蓮晨餐隨意設歇馬豆

棚前

行次臨淮去鳳陽二十里觀察孫使君遠餉酒饌暫飲郭外水亭亭俯清淮視聽甚適以拘於使事不得往見孫君賦此敘懷

客路誰當問使星嚴程敢爲故人停方思磔戟臨山郡忽送盤餐到水亭半月驅車聊宴息一時俯檻得清冷感君意厚傾君酒行過長淮未擬醒

遊平山堂和從叔樂天先生韻

六一高堂此地開雷塘花發重徘徊綺羅自逐隋皇盡觴咏惟傳太守來近郭溪光歸画艇過江山色在樓臺閒尋碑碣生餘慨幾度蕪城付劫灰

新泰道中

風光漸暖柳堤平車馬遲遲返 帝京萬里雄師方奏凱中原曠土已深耕春歸雜樹三分綠日落前山一半明猶憶當年承 詔入白頭人說曾諸生

輿中

蒪食畏途遠肩輿奉使恩映簾持破卷伏軾愛青邨雲卷山頻換風多日易昏故人相望久行役尚中原

山店即事

行徧春山白日長山家繫馬正斜陽繩牀襆被匆匆設瓦缶邨醪細細嘗薄醉拂牆題姓氏高眠聽客話湖湘（張子歸自楚南能言其勝）平生謬負煙霞骨老逐風塵黯自傷

泰安山中曉行

四面林巒曙色分數行車馬自爲羣松鳴澗道收殘雨石出山腰礙曉雲暫挹溪泉醒宿酒欲捫碑蘚讀遺文行人莫說登封事玉檢空傳七十君

趵突泉和韻

何心知顯晦於世得沈浮暫作翻空色仍看伏地流紛披珠出浦浩蕩月當樓更訪驂鸞跡眞同物外遊

行次濟南訪孫怍庭少司馬留飲話舊

高館春花落留人坐晚晴飛揚渾似舊感激向誰平正變窮詩格存亡念友生酒酣悲更喜老眼覩

時清

途次遇大風

尚是清和候風來北地高岸沙吹暮雪隴麥卷春濤力薄憎郗酒寒多戀布袍轍車傾倒慣慰藉僕夫勞

送汪舟次檢討冊封琉球

清秋銜命出明光遠錫藩封按舊章冠珮曉沾宮露旌旗晴入海雲長炎方風物搜圖志行篋詩篇接混茫暫遣儒臣持玉節青編猶待定雌黃時修明史未竣

公卿多恨識君遲籍甚盈廷集議時器識本求爲國重艱難何敢以親辭秋風車騎鄉閭近霄漢星文海外知好慰高堂雙白髮門前潮汐話歸期

上使風儀望若神前迎鑾長拜清塵威靈　聖世原無外禮樂中朝自有人高宴不陳堂下伎歸舟應少異方珍可憐閩嶠兵初戢疾苦憑君達　紫宸

闕下朝來一上書王程萬里肯躊躇空傳島嶼留殘孽自有風雷助埽除下瀨蛟龍開道路迴帆簫

鼓動清虛衰遲不少乘槎興白日昏昏臥直廬

萬柳堂餞益都相國和席間留別原韻

相公別墅種垂楊點染秋容耐早霜休沐近依丹鳳闕忘機久作白鷗鄉忽思田里歸心遂卻望林泉別意長祖餞仍當觴詠處壁間吟徧舊詩章

十載槐廳此日閒故園松菊未應刪安危有策方投老進退如公無愧顏　優詔人扶游禁苑清時

天與臥家山他年杖履追陪地治水春風第幾灣

壽宮詹沈繹堂先生

共識雲間學士名　兩朝才望冠西清莫言黃閣遲宣拜端爲青宮借老成廣厦十年資啟沃盈廷一議屈公卿趨陪每接神仙氣菊酒芳辰好細傾書法眞追晉永和更看詩律邁陰何墨花沾袖朝迴晚縑素堆牀客到多直取文章登冊府遠傳碑版照巖阿新來奉使留題處瀚海雲煙護壁窠

癸亥除夕和徐立齋先生

朝回暫拂滿衣塵久滯京華歎此身散帙燈前消臘夜開帷天上轉星辰行藏白首看新歷悲喜清尊共故人梅柳江鄉頻入夢來朝六見　帝城春

甲子元旦和徐立齋先生時先生初去位

雪後山窗潑眼明靜觀物始悟無名去官却得新年暇占歲正逢元日晴合樂殿中傳柏酒吹簫市上賣膏餳春風肯向閒門度有客端居咏太平

花朝偶集喬石林編脩新齋遇雪和汪東川編脩韻

有約看花花信遲草堂初就客來時入門偏喜書連屋卷幔俄驚雪滿枝病起故人頻對酒語闌新水欲添池相過何必芳菲節亭館春寒好賦詩

齋宿詹事府同官夜坐時郭宮庶以疾不會

晝直金門隔宵歸玉珮逢翻因地清切不易語從容暮色聞隣梵齋心入禁鐘還思郭有道累日少過從

暑中臥疾徐健庵學士屢枉問訊

再入承明白髮新南州學士最情親苦遭毒熱欺孤枕遲共編摩歎浹旬永日風塵堪閉戶衰年藥裹漫隨身隔牆每聽鳴騶至問疾懸知有故人

男明然編　外孫王繩曾　校
孫男　瑤田

蒼峴山人集卷五

句吳秦松齡著

碧山後集

趙北口逢南昌熊李二子上春官

數子南州英三年不相見何意塵埃中猶識故人面停車相勞苦愁余獲深譴寵遇忘周防才疎昧時變幸蒙 浩蕩恩放逐返鄉縣家有白髮親今得視寢膳豈不戀明時過大不可繕白日照河冰和風滿郊甸行矣勿踟躕南宮集才彥朝爲草澤人暮侍甘泉宴所望揚休名余甘守迍賤

途次遇雪

苦將風雪換春晴道上柴車只欲傾却喜郵家能好事埽除門徑放牛行

蒙陰旅舍讀壁間友人詩因和之

斜陽下馬入柴扉貰酒當軒對翠微好句忽從牆上得風流眞覺世間稀簪裾華省才人集襆被寒山逐客歸各住江鄉成晚計扁舟蝦菜未全非

哭一等侍衛成容若

臥病空山暑未闌奉君書札勸加餐含情未報開君死尺素重開雪涕看

家世由來竝斗魁螭頭橐筆羨多才春風馬上詩成早知是甘泉侍宴回

烏絲闌紙薄如羅破體書成小令多南國近傳紅豆曲畫堂誰付雪兒歌

奉使龍沙路幾千歸來身在屬車邊平堤夜試桃花馬明日 君王幸玉泉

爭說 新恩寵賚頻八年宿衛一親臣朋游聚散

尋常事端爲 朝廷惜此人

淥水亭幽選地偏稻香荷氣撲尊前夜深怕犯金吾禁幾度同君對榻眠

容易秋笳絕塞回千金不惜爲憐才可憐季子前時死墓上今誰掛劒來（謂吳漢槎也）

去年扈從到吳門只愛扁舟泊水邨今日哭君何處是楓橋秋雨又黃昏

顧生老友客平原（梁汾）姜子相知比弟昆（西溟）自憐白髮江湖外不得同渠哭寢門

黄菊還開舊日叢花開難與故人同秋燈共下傷
心淚只有桐江一釣翁

丙寅除夕

草草椒盤未覺貧一庭雪色對清眞已爲世上逃
名客況是尊前後飲人菜把晚供旋入餖花枝小
摘爲探春還將兒女團欒話深夜圍鑪慰老親

丁卯元旦

上堂家慶列諸昆身著萊衣又見孫四世惟看華
髮健百年何幸素風存梅開小砌宜扶杖雪滿春
城好閉門淺悔半生貪薄祿將衰方得侍晨昏

題受業師錢礎日先生七十小像

葛巾蕭灑晉人裝七十猶如四十强直以精心窺
鹿洞豈徒高節比柴桑
閱歷眞知世路難老來惟愛酒杯寬等身著述名
山業也作煙雲過眼看
扶風帳下滿生徒除却傳經一事無更得廿年登
九十生綃重寫伏生圖
逃名翻得世間名跂石眠雲是素情偶與淵明同

脚疾籃輿應侍老門生

過劉易臺廣文署中飯即事賦贈時新修學宮成

博士雖冗散其責未爲輕茍能舉厥職何必公與
卿劉子富經術司教毘陵城不忍禮樂壞況乃宮
牆傾五年棲寒氈百廢已具營汎埽必嚴淨將享
必恪誠體薦及籩實鐘鼓兼琴笙披圖得古制一
一求形聲煌煌大成殿鉅麗莫與京千秋宗儒位
次第陳兩楹層簷蔭檜柏靜晝聞鶬鶊余時循覽
畢退坐空齋清薔薇既滿架芍藥亦敷英環餅出
中厨有酒百且盈豈謂苜蓿盤不足享友生子才
實整暇復少卑官情誰當薦 天子令子大其行

龍興寺看牡丹聽僧言天台之勝

坐上聽談華頂雪指前如起赤城霞便同開士腰
包去踏徧名山掃落花

望金山風阻不得登

可憐頭白畏風湍一片蛟宮水面寒竟日凝眸看
不足翠華停處玉闌干

自江口步至甘露寺

北固今知路未賒老年偏自愛煙霞過橋漸及南朝寺穿竹先開別院花山徑無人連野闊江流有意抱城斜廿年戎馬猶屯戍歸去愁聽日暮笳

雨泊江心霽後見新月

雷雨江上來停橈待明發忽焉天宇晶清光生一髮洲渚盡呈露漁火半明滅推篷意何限惜此將落月

金陵友人貽余一硯云是臺城故塼

六代江山跡已荒遺塼那復吐光芒故宮煙雨迷

銅雀新樣風流失玉堂（王介甫綠石硯詩玉堂新樣世爭傳）但取殘編爲伴侶休同折戟認與三胭脂井畔飄零久誰與雕鐫寄墨莊

初夏陪楊筠湄中丞遊燕子磯觀燈船明日蒲庵禪師投詩紀事依韻奉柬

江山雄絕帶層城開府登臨及太平齊卷青簾鷲宿鷺高張油幕聽流鶯酒闌燈火林間出客散笙歌水面生何事上方禪誦侶也憑闌檻到三更

朱孝廉大占以病起詩見示余亦一秋伏枕初親筆墨漫和韻如數

衰年藥裹久相親病起秋光一倍新白首莫論今日事黃花還識舊時人清言坐對無生客濁酒相招有比鄰近結西郊數間屋小橋流水寄閒身

匆藥初聞喜不禁却驚好句費搜尋秋山影裏傳書到落葉聲中擁被吟匹馬關河年少事（大占將上春官）孤燈梵夾老夫心雲霄看爾飛騰在倦鳥投林澀復深

扁舟欲造又遲遲扶疾留賓恐未宜手把新詩如

對語懷投明月莫相疑遥知棐几焚香處正是丹楓覆閣時橘柚漸佳風日好東溪攜杖果前期

胡存人方伯築所止園與余寄暢園相近時陪燕賞賦二律索和

官資二品尚朱顏一曲明湖暫賜閒地有雲煙堪卜宅客非車騎始開關虛亭坐待三更月高閣平看四面山我亦林泉久耽味時來眺賞不知還

兩家亭榭正相望各與幽棲山水鄉清夜高吟遥可和佳時斗酒近能將柴門對掩琴書靜邨徑閒

尋草木香商畧畫橋添一尺便容小艇到溪堂

壬申三月十八夜胡存人方伯同陶季深
虎丘待月和陶季深韻

昨日送春歸笙歌出林杪依然生公臺夜靜來者少有客度深樾高吟驚宿鳥誰知山水情能使衣裳倒春事雖已殘月色助幽討遥臨佛廬靜下映方池皎懷人杯不御清言石頻埽後期吾敢惜當前怯詩老

同胡存人方伯陶季深隱君由支硎過寒山登華山絕頂歷天平白雲諸洞和季深韻

春風吹游情直入西山西支硎路方始歷歷聞鶯啼遂登小宛堂曲徑爭攀躋清泉瀉石罅下注何委遲高人此隱居疏鑿成迴溪遺書半在三接論願已違漸見蓮花峯中有古招提山川自清曠視聽我何卑樓殿一俯仰怪石相撐持琳宮留 睿製綠字凾金泥宿聞天平好焉能避艱危輿人指前途有石如蹲獅又如建旗幢兀立中天奇戈矛森成列一一聽指麾磬折穿洞壑烹泉坐移時雜花半未落頗訝春光私夕陽在前嶺古塚示纍纍人生不攬勝事往胡由追巖栖素所懷霞舉誠無梯悵然歸塵境回首煙路迷

鄧尉道中和季深韻

古寺雲深鎖萬峯萬峰老宿舊過從白頭重到皈依地一路清陰幾度鐘

下鄧尉山登七十二峯閣和季深韻

一帶仙山墮渺茫如聞笙鶴散天香更看數點漁舟小半入晴湖半夕陽

石壁庵和季深韻

暫失明湖色時聞春草香孤花翻石砌列嶂護茅堂蔬筍閒知味珠瓔靜有光高僧舊栖隱隨意種蒼筤

雨後至堯峯由石湖而歸和季深韻

清颸吹雲豁晴晝川原綠淨紛如繡肩輿漸入青巒中竹柏陰濃滴寒溜吳中諸山徧游歷頗愛堯峯最深秀古澗能為風雨聲長松欲作蛟龍走行

行石磴更險絕上有精廬似仙構琴臺峻拔天池幽謬謂茲峯出其右退翁老人昔退居白衣問道曾相就林泉無恙影堂空遺蹤多年在巖竇艤舟石湖薄暮還石湖風雅今誰究勝地徒留我輩看文章媿落前人後湖中煙景苦催詩明朝莫預愁天漏

虞山劍門和季深韻

孤標元作障雙峙忽爲門飛鳥度巖隙游人息樹根垂天雲半坼到海氣全吞歎絕莓苔古斑斑五色痕

三峯和季深韻

禪宗今最盛祖席說三峯大力摧讒虎微言屏義龍衣霑巖下雨心破午時鐘欲借僧寮宿飛泉巳百重

謙集胡存人方伯獨秀堂和韻

何必蘭亭會高齋有茂林避名偏好客觀物欲無心疎牖花光入潑杯月魄臨讀書倘閒暇攜杖便相尋

君懐高士宅卜築近雲林寄竹三湘雨珍禽萬里心有愁仍嘯傲無病即登臨向說桃源好漁人未易尋方伯武陵人

觀奕歌贈吳瑞徵

山中六月池館清高槐惟有新蟬聲長晝拋書宜看奕恰逢國手延陵生延陵少日遇仙客指授須史長標格復游閩海閱波濤百變魚龍聽揮斥聲名漸大思轉寡棋雖小伎亦有經世間高手競奇巧不知勝著歸無形吾鄉近來無敵者有兩少年出其下多方獎借見深情篋裏新圖任傳寫偶然爭道一游嬉體無正變無端倪兀坐凝思子未落林光簾影相高低我愛延陵非藝士談諧飲酒通神理曾從幕府識兵機奮身欲作報恩子注官佐郡亦不卑林間豈得長棲遲知君爲政風流日閒暇常如對局時

和從叔天乳先生七十自壽原韻三首

人生七十古來稀白首何妨晝掩扉登覽尚輸筋力健幽棲眞識道心微少時文戰常穿札老至清

言亦解圍莫怪先生冠服古雲林居士水田衣

人生七十古來稀儒素相傳只舊非獨抱遺經離訓詁旁通梵夾印幾微小車到處兒童喜輕策扶時山水園棊酒興闌惟坐睡一絲不挂道人衣

人生七十古來稀閱歷朱扉與素扉猶子賢關方振起吾家舊業不中微架間書尚餘千卷堦下槐今大十園文獻百年應有託與公同老芰荷衣

用前韻壽從叔紫迴先生

人生七十古來稀徧歷閒關老故扉長嘯步兵聊

作達詼諧曼倩本知微夢殘彭澤三杯酒（先生曾署縣事）淚盡昭潭一夜圍（尊大人僉事公死難平樂）容易青尊紅燭下子孫笑舞著萊衣

人生七十古來稀何事頻年只掩扉甫里先生偏好潔維摩居士苦研微聽歌綺閣紅牙按點筆春山翠袖圍猶記少時行樂否一龕燈火傍鉢衣

甲戌上巳玉峯徐健庵司寇果亭中允盛誠齋侍御再舉耆年會同諸公讌集遂園各賦二章拈蘭亭爲韻

風光上巳共追歡況有名園傍翠巒花底移舟聞笑語雨中扶杖看檀欒半生朋舊知心少百里江鄉會面難何幸荷衣忝末坐一時投契比金蘭

相期尚齒更忘形此日羣賢會禊亭齊詠詩篇簾閣動一揮談麈管絃停歸田歲月頭俱白把酒林泉眼倍青日暮筍輿還別墅路旁爭看老人星

遂園讌集述懷三首奉酬健庵先生

抱疾臥茅舍南州使來迎云當上巳日玉山會耆英再辭不獲命冒雨復宵征昏黑到公家堂上燈

燭明張筵飲我酒絲管繁且清開懷論今古時或及平生余病未敢休堅坐到三更惟公愛朋友顧余如弟兄相知四十年彌見古人情疎拙竟何取久要存素誠

晨興天氣佳羣公紛屐舄茸城與吳門扁舟僅一驛高年盛名位況是文章伯雍容對尊俎款曲敘疇昔風流近所稀宛見洛下客余齒未及耆才德更懸隔若援涑水例懷慙但局蹐羣公尚朱顏余鬢蚤皓白或以容髮衰無嫌預末席（先生見贈書有涑水不造訂徒第之句）

遂出富奇境結構臨芳池池外青芙蓉森然發天姿殘花委幽砌好鳥鳴深枝微風動疎竹隱隱見茅次是日正修禊少長相追隨華堂列高宴曲閣調哀絲篇詠或間作談笑忘還期羽觴已數行賤子請陳辭榮衰有代謝百歲流光馳風霜幸相保仰荷皇天慈田園未荒蕪書卷自足怡生當 聖明世不樂復何爲

題輿山大雲樓詩次原韻

望裏高梧百尺枝十年栖息莫嫌遲頻來別業疑塵外一出閒門卽路岐春晝花開羣從集夜深鶴唳滿城知虎頭苦愛通靈畫半點何妨得半癡

白頭相約臥煙蘿往事休論唯與阿剩有老懷耽寂寞從他捷足笑蹉跎文章好醜隨人換世路升沈轉眼過包笠千山誰挽住一時回首落紅多

夢到神仙海上樓綺窗金砌總幽修芷鞖愁我迷歸路玉貌看君在上頭碧落簫聲何處度曲房丹火幾時留定中應記前身事案上黃庭恐未收記庚午年夢先曾與君言之

位置都能合自然辟彊何必舊林泉旋開竹徑池塘外更起書樓洞壑邊歷歷遠帆隨堞轉亭亭孤塔到窗懸看山載酒尋常事別有幽人問草元

題喬無功孝廉飼烏圖

白田有孝子居廬朝夕哭春光滿庭除但覺白日促仰視林端烏飛鳴隨其族盤中有粒食粲粲比珠玉助爾反哺恩傷哉違養速羣烏皆下來啄食無畏縮感茲毛羽微亦知仁者粟親親及愛物孝理本聯屬妙手繪爲圖將以勵末俗

和從妹畹芬五十感懷二首

懷清臺復見今時辛苦平生只自知從小粹貞坊下住冰霜容易鬢如絲

淡院經聲每六時偶拈筆墨畏人知日長簾下何功課百和香薰繡佛絲

和敘公晨起卽事

夢裏崎嶇十八盤醒來眞笑事無端披衣下榻意猶懶婦地焚香手耐寒未必有身、我患已知無法遣心空天晴欲約南溪老花發西神取次看

同胡存人方伯游西膠山

謬負名山癖偏遺耳目前憑君話巖壑聯棹入春煙丹嶂香林裏青邨落日邊耦耕曾有約卜舍近甘泉方伯將築甘泉書舍於此

戊寅初夏臥病兼旬取晉書讀之偶有所觸輒成一絕句共得詩五十首佇興而就都無倫次

司馬心慚諸葛才巡行蜀壘歎嗟回兵家只在知彼已千里辛毗杖節來

君臣名義付橫流犯蹕抽戈天地愁獨有錚錚陳僕射抗辭請斬賈充頭

馬昭心事路人知叔達平生不詭隨自許純臣與貞士當時何術免猜疑

休徵垂老戴朝簪魏祚將移淚不禁空持長揖平交禮欲折奸雄跋扈心

立國無如儉德先晉家侈俗倡前賢一時王石誇奇麗始自何曾食萬錢

鍾鄧開疆有大功同時蹀血錦城中誅鍾勢已消狂餤何事匆匆害鄧公

欲把豪華傲隱淪縱橫羽騎洛川濱公閭伎倆分明見笑殺船窗木石人夏統事

緩帶輕裘儒將風力陳大計畧謀同公卿上壽平吳日流涕重論太傅功

元凱功成畏害生餉遺頻入洛陽城始終只是沈碑意欲保當時後世名

誰令妒種入宮廷荀令邪謀使見聽坐使愍懷嬰酷禍至今追恨夕陽亭

茂先匡輔本賢勞豈特文章一代豪不早引身終及難亂徵空識海鳧毛

一下西陵便秣陵樓船風利快先登安東忌嫉徒爲爾事後龍驤莫大矜

構廈應知用衆才巨源雅意在人才遂令千載司衡者獨說山公啟事來

志在經綸未易申聊將麴蘖晦其眞終身口不論臧否乃是當時至愼人

采藥潛游山澤中誰知見忌有千雄孔明盡瘁嵇

康嬾千古同稱作臥龍

夾輔何當棄至親從知晉武薄天倫怪他甄德與
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

名士能令馬廐尊羣公同詬護軍門不知何物稱
厮養酌酒烹羊共孝孫 王尼

高風百代仰蘇門晦迹韜光道自尊苦口嵇生無
數語可該老子五千言

安居田里帶經鋤引疾辭徵意自如贏得儒林許
盛事至尊親送一車書

絕代聲華入洛來行師何取陸生才不甘自處文
章士祖父勳名是禍胎

凝叔非凝識者難華筵相對只蔬餐牀頭周易知
何用體不佳時脫復看

白首同歸語不虛望塵前日共停車安仁空有閒
居作莫比與公賦遂初

凉臺羅綺照清泉轉眼豪華委逝川一代紅顏為
君盡不堪重讀綠珠篇

世龍倚嘯上東門夷甫將收絕禍根誰料晚年圖
救死低頭草際勸稱尊

八王搆釁遞相災骨肉相殘事可哀直至青衣行
酒日劉聰也會笑人來

力掃中原志未酬大星一夕隕雍丘他時江左頻
分割雄畧應無祖豫州

功名未建夕陽流百鍊剛為繞指柔幽憤賦詩劉
越石月中清嘯尚能不

中興佐命領元戎處仲初無蓋世功惟有開門放
羣婢一端差足號英雄

茂弘雅量鎮江東百務雍容物望崇細故闔門胡
不忍短轅長柄太匆匆

浪說天門折翼祥征西志節勵風霜試觀老子婆
娑日始信宗臣用意長

溫嶠忠勳絕代奇辭親報國未應嗤世儀鼠輩何
容數玩弄王敦若小兒

草創江東且百年名流碩輔亦聯翩若求儒者知
家法首數軍諮賀彥先

藩溷門庭著筆同太冲賦就十年中後人只作尋

常讀誰識當年百鍊功
仁祖聰明有父風時人復號小安豐如何善舞名
雛鴿俯仰司徒廣坐中
執法嚴嚴卞望之風流不賞貴游兒一門忠孝垂
青史傾覆中朝是阿誰
稚川性本愛煙霞終老羅浮處士家脫屣功名有
深意微官豈獨爲丹砂
精探卜筮識乘除何至銜刀厠上居末路殺身成
大節翻嫌多受郭公書

元規設讌擬陶公反賴西陲定亂功兮眼法深曾
覷破棘荊三斗在胷中
廢莊著論語超倫文度羞爲第二人手裂桓溫居
攝詔誰將輕比郗嘉賓
世儒樸直任天眞處仲堂前哭伯仁慷慨數言申
大義坐中知有汗顏人
不解深源得重名秉鈞授鉞兩無成山桑敗後精
華盡四字書空過一生
元子堪爲濟世臣中原一望歎沈淪破襄平勢功
非細不作流芳百世人
東山韞玉待時沽江左蒼生屬望殊一出果能安
社稷王公未是管夷吾
幼度當時將帥材功成淝水捷書來誰知太傅庭
階下玉樹芝蘭用意栽
映帶清流坐茂林半生游處在山陰深源恨不聽
忠告保我硜硜誓墓心
爲臣不易古猶今可歎功高畏忌深侍宴桓伊歌
一曲謝公不覺淚沾襟

稜稜直筆晉陽秋豈顧家門百口憂竄易不妨眞
本在可憐宣武諱枋頭
靈寶奸回襲父餘驟窺神器晉爲墟喪師西遁何
情味道上倉皇注起居
景畧君臣結契深病中特地戒南侵如何自取淮
淝辱辜負匡襄到死心
天竺高人到洛陽忘機鷗鳥狎侯王何緣好預興
亡事聽取鈴音替戾岡

高荊望四十自壽詩索和

讀書結客正當年庭館春風思渺然人與芝蘭同氣味交從詩酒得因緣牙籤插架供朝課繡被堆牀待醉眠白雪歌成還漫興多才早賦帝京篇

題萬峯行脚圖送牧堂道人北行埽祖塔

遊五臺

柳巷猶存說法臺（笑巖禪師法席在京師柳巷）百年甘露一門開兒孫龍象寰中滿若箇芒鞵得得來

腰包直踏萬峯低一卷新詩手自攜久住江南愁骨弱要於冰雪窖中棲

宋綿津中丞重修滄浪亭和歐陽公韻紀事

平生未到滄浪亭愛讀歐公滄浪篇人言池館久殘廢數株老樹猶蒼然商丘中丞心好古每撫遺跡懷前賢長史風流逝已久精神感召數百年用意經營舊觀復一一幕府出俸錢示我新詩幷亭記展誦滿目生雲煙初秋爽氣入戶牖發興早放吳閶船行穿城中得疎曠岡阜回互藏清川喬柯達含霜雪氣淺渚靜有鳧鷖眠孤亭獨當高絕處西南山色紛檐前層軒新構最虛敞觀魚無待夢莊詮跨溪界彴何曲折溪外繡錯多平田中丞才大政常暇遠休車騎來亭邊高牙畫戟豈真樂還憑舒嘯全吾天或攜賓客坐終日論文試茗無管絃杳杳如聞花港棹瑟瑟似落空巖泉緬懷長史昔寄傲高今慢與春風顛薄醉詩成一揮灑草聖四壁龍蛇纏更思此地創始日錢王貴盛張錦筵中間從有章申公開池架壑窮幽妍後來蘄王亦駐節梅亭桂館著簡編時移事易繁華歇後人誰

者偏留連至今惟說蘇與韓屹然祠宇陳豆籩文章勳業同不朽時命豈復能持權中丞詞翰冠當世才士坎壈心相憐蘇公自得兩知己廬陵綿津爲後先高文巨刻照泉石勝事不獨吳人傳

贈張樸園閣學（時督學江南）

綸扉清切捧雲霄持鑑還乘使者軺手定六經垂北斗家承三相壯中條博聞我服知龍鮓和應人欣聽鳳簫慚愧玉階同侍從十年魂夢隔雞翹

人文振起倚陶鈞　帝眷東南簡重臣藝苑一時

歸大雅冰壺千里映秋旻鹽車騏驥塵中少鐵網
珊瑚海底清遥憶衡才官閣夜雙條椽燭画簾春

十月十四夜同友人甘露寺門坐月

愛對空江坐夕戀回頭明月在林端無多勝境莫
辭嬾如此清光且耐寒一抹郝煙移遠岫數星漁
火出前灘語深不覺鐘聲晚笑指中天白玉盤

題喬無功亂書圍小照

何似書巢與墨莊縱橫鄴架對毌牀臨風解帶非
無意吹出胷中萬卷香

少日精勤誦典謨廖生爲作擁書圖（三十年前廖君可爲余寫萬卷圖）如
今舊學都忘盡每對青編憶故吾

題胡元方采藥圖

偶作潛游采藥身嵇生高致畫圖眞行逢香草爲
君子目對青山是故人
紅藥翻指秘省前承明著作待英賢金芝縱產仙
山裏此事還遲四十年

題柏石公領軍江天垂釣小照

玉帳牙旗駐上游從龍家世列通侯太平不用橫
江鎖綏帶登臨月滿樓
宮閣焚香絕點塵性情獨向友朋眞誰知燕趙悲
歌裏復見風流澹蕩人
法書名畫滿牀堆小隊江干試馬回棐几閒披垂
釣卷銀濤千尺溢胷來
垂綸原未學任公百戰聲名 主眷隆渭水桐江
皆有意儘人評向畫圖中

鐵夫道人見示遊黃山詩却贈

焦山舊棲隱佳處結茅庵（蘇公焦山詩爲我佳處留茅庵）又入天都去

幽奇得恣探峰危雲背立松古石中含獨往成孤
趣誰當共佛龕
投我書盈卷吟來字字清絕無蔬筍氣眞得水雲
情訪友頻攜策烹泉且聽鸎故山殊足念檻外大
江橫（望公仍住焦山也）

壽八兄七十

同堂冠珮盛諸昆七十看君齒最尊華髮肩隨眞
樂事蔬盤坐對本清門每耽泉石抛鳩杖近領生
徒守兔園詩禮百年先澤在獨循家法是賢孫

少日翩翩玉筍班只今白首尚朱顏擘窠父授歐陽筆潑墨兒工米氏山精力正如黃犢健風神堪比白鷗閒長貧且耐虀鹽味天道推遷往必還

辛巳春梟仙弟邀諸淨侶誦華嚴經於寶華精舍于鳴陸表叔有詩紀事因次其韻

溪邊茅屋竹爲椽坐上名僧勝皎然禮樂如游三代日威音直出古皇前雜華夜誦千行偈甘露朝分一鉢泉慚愧弟兄俱老大劫歸蓮社可忘年

贈一等侯張又南提督

廿載勳名方召齊東南文士況提攜柴門屢辱高軒過山館曾留素壁題校武射堂朝試馬攤書籤閣夜然藜世英堂上世英堂額御書也 天章煥真覺雲霄不可梯

癸未二月二十二日

上駐蹕蘇州

諭江南撫臣有京堂翰林官因公詿誤在籍年六十以上者疏名進

覽撫臣以臣等四人名上奉

旨給還原品感恩恭紀

春雨連宵夢未醒故人送喜到寒汀汪洋 聖澤無遺物沾被恩光及暮齡井底古釵重拂拭溝中斷木與丹青 天顏此際瞻非遠南望吳閶即闕

廷

其二

白頭蓑笠久相宜再襲冠裳匪夢思前事豈忘投杼懼 新恩終解拾塵疑朝衣梅醭餘香在腰帶蟲苻舊孔移明日 回鑾迎道左感深惟有淚如絲

移居

俗累人間老倍加十年辛苦兩移家幸無僮僕盈千指猶有圖書載一車汎埽風軒開舊醞安排泥竈煮新茶雙飛紫燕營巢急愧我梁非玳瑁華

幽棲但取絕囂塵委巷偏宜著病身室縱湫卑能傍樹堂差新潔好留賓門庭蕭寂慚名士鄉里周旋類善人鄉里稱善人足矣馬少游語 華轂高軒應少過只須治具

請比鄰

新齋

小齋初構頗宜人埽地焚香未是貧乍喜軒窗明晚照久將泥水蔽閒身忘憂杯酒逢人共送老詩篇逐日新堦下古松高出屋時飄清影落衣巾

題胡元方從遊圖

元人畫東坡先生笠屐圖中丞宋漫堂先生所藏其上題云東坡一日訪黎子雲途中值雨乃於農家假蒻笠木屐戴履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爭吠東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元方胡子平生嚮慕先生因摹其像而更作已像於旁名曰從游圖

東坡先生謫南荒獨攜幼子浮蒼茫儋州僻陋士人少孰與山水相翺翔桄榔林中被酒臥天慶觀裏行歌長時有黎生及符老數間茅屋遙相望足音空谷亦足喜或共杯酌談羲皇著書餘暇訪黎生中道遇雨誰扶將聊向農家借笠屐不慮傾倒

沾衣裳路旁兒童拍手笑先生意氣偏激昂世間萬事笑所怪閧然何異羣兒狂後來妙手寫成圖千秋佳話留縹緗胡子好古具絕識瓣香玉局爲文章片言寸紙亦貴重況瞻遺像驚堂堂重摹此圖出新意自寫形貌於其旁先生鬚眉若冰雪胡子神采如琳瑯擔瓢挈杖弟子職從行田野何徜徉水膝郵舍絕瀟灑耕夫饁婦披清光是時先生在海外從游學子如麞麐安得有子錦繡腸詩篇酬和同笙簧古人不見良可傷展圖懷古三歎息我亦神游載酒堂

一病逾月盡謝來問者

臥病荒齋已四旬門前詢問愧諸賓偶披叔夜養生論敢托維摩示疾身性拙自知言少味年衰何取面看人平生好友彫零盡感舊吟成一愴神

題桐阜上人夢裏青山圖

誦公詩句最清泠拄杖鏗然亦可聽學道漸於生處熟故山還作夢中清

冬夜胡元方餉四腮鱸口占代柬

窮巷閉門久忽傳我友書寒宵憐病骨晚飯得嘉
魚縷切雪俱下深烹玉不如呼兒同引滿明月在
庭除

男壽然編　外孫王繩曾　曾孫男鴻鈞　校

微雲集 詩餘

勾吳秦松齡著

菩薩蠻

楓林簇簇山如織秋雲澹澹秋光碧曉色仲謀祠
神鴉飛過時　江聲終不定昔據東南勝千古說
英雄三分一夢中

憶秦娥 雨泊仙桃鎮聞岸上琴聲甚清瀏之乃破屋中一老生也

西風切鴈聲淒斷重傷別重傷別水邨孤櫂雨絲
殘茱　天池雅調刪繁節亂離時候誰人說誰人
說朱絃瘖響茅堂清絕

柳梢青 即事

小艇橫斜故園輕別未是天涯秋雨殘燈秋心殘
酒秋色殘花　博山香裊窗紗夢斷也西陵路賒
天外歸雲水邊去鳥煙底浮家

留春令 感舊

從前都錯不知甚物催人便老夢裏雲煙醉中花
總領畧粗疎了　哀樂中年何足道似雪泥鴻爪
拋却心頭又依然待分付霜鐘早

鷓鴣天 讀少陵詩有感

無恙江流日向東當年戰伐已成空蕭蕭草木三秋雨落落乾坤萬里風　持破卷聽疎鐘少陵詩句恨偏同誰將一點孤臣淚灑入長煙急浪中

又

一舸沙汀盡日橫相逢只道看山行人從白鷺飛邊宿雲向青峯斷處生　秋笛怨晚燈清紛紛都作故鄉情金戈鐵馬今何處回首長江匹練明

南鄉子

離恨幾時生靜掩紗窗話短檠不識箇人今去處雲屏指點瀟湘此路行　何物易傷情叫徹寒空鴈一聲夜永畫樓頻徙倚銀笙暖炙新簧調不成

一斛珠 鴈

蒼茫天地橫翻紫塞寒無際霜毛雨灑鵰雛碎竹兔杉雞何處相迴避　華屋錦韝身若寄受人羈絆隨人意清秋玉粒非容易百戰歸來懶上將軍臂

蝶戀花 泊潯陽

倚棹琵琶亭下住司馬當時聽曲傷心處楓葉蘆花秋已暮青山又送斜陽去　淪落天涯詞客淚我泛孤舟別到淒涼地吏隱須知風月趣文章也得江山助

一翦梅 風阻馬當

山勢橫空雪浪高山自雲霄人自鴻毛戍旗一點逐風飄波裏魚舠波外魚標　垂老何心學折腰懶步郵橋且醉郵醪他鄉今日獨無聊江上秋濤枕上寒潮

臨江仙 寒柳

向日風流今記否寒鴉宿處分明一灣殘照太無情照他憔悴了依舊下高城　行處尚疑攀折盡西風客路魂驚樓頭翠管已無聲紫騮渾不顧嘶過玉河冰

青玉案 桂樹傳是賈秋壑故物

清秋愛踏西陵路又細雨催人去流水橫塘香暗度桂花開也且留人住時節當三五　荒涼院落誰爲主傳是半閒堂下樹花謝花開經幾許斷煙

衰草斜陽門戶風月平章處

又 雁字

極天關塞匆匆至正墨點寒雲意翠袖高樓凝望裏銀鉤斜挂寶釵橫折錯認相思字　爲誰催促行無次寫出湘娥斑竹淚過盡衡陽渾不記雨昏青辟風吹綠篆影落空江水

御街行 中秋

鳳城一霎過秋雨明月林間吐誰陳瓜果拜嬋娟翠黛燕姬十五金波欲動畫樓人倚天上瓊簫度

桂花風裏傳歌舞愁望江南暮琵琶三度醉中秋那記青烽湘浦帝里重重來故人不見清景還如許

河滿子 春日山居

病裏鶯花似夢閒中詩卷消愁乍啟柴關春正好更添翠袖來遊瘦影赤闌橋外芳心紅杏枝頭　莫管箇人憔悴自看兩鬢都秋詩酒尚堪驅使在天公儘與風流暇日尋僧别院放他春色南樓

滿路花 冬日從虢公問禪

鳳樓落日黃鶯瓦飄殘雪支公禪榻畔茶煙歇眞源頻叩意識先須絕法塵何間隔直恁凡夫乃圖作佛時節　鉗棰堪否一棒一條血分明有去路難相接精靈何在到此言詞拙虛空爛然說光明眼裏怎教著點金屑

一叢花 並蒂蓮

鬧紅深處舞霓裳只是愛雙雙夜來鉛露清於水看分滴一樣芬芳踈柳池邊翠禽飛上眠穩定誰傍　開時非復舊蒼凉越女認橫塘赤闌橋畔鴛

歌發數花影遮了鴛鴦采到秋風憐他團扇幽恨在羅窗

滿江紅 金山别吳伯成明府

數點江山憑弔裏許多陳迹扁舟共離情無限西風蕭瑟碧浪千層雷雨動嶙峋一柱東南出讀殘碑痛飲妙高臺眞豪逸　十載意同膠漆車笠願何時畢各驅馳王事與君相失慷慨臨行胡足戀蒼茫後會應難必得重來攜手上金焦昇平日

又 黃鶴樓

夏口城頭金湯固高樓百尺念舊日孫郎設險氣吞劾敵江漢當窗憑指顧煙雲滿地堪傳檄問英雄寂寞是何年餘巾幗　青辟上司勳筆黃蘆外漁樵席正白雲一去寒空無迹世上夢酣渾未醒亭中乘欵何時摘聽清風鶴唳杳江天仙人笛

滿庭芳 泊潯陽

草草三秋故園千里菊花雙眼誰經溪頭閒步殘徑見芳英倚檻紅渡白淺分明記西子嘉名攜歸也紗窗棐几汲水貯銅缾　夜寒停棹處潯陽九

派一派秋聲正孤懷無伴喚汝傾城陶令籬邊舊事凄涼甚碧艸何情沈吟久疎枝欲動落月照簾旌

又 詠佛手柑為家重其攜贈索題

名借西方種生南國偏宜人靜秋清小窗偷貯相映綠瓷明却是道家妝束香透處經案雲屏深閨裏箇人閒倚拋擲亂銀笙　持將供大士現前金粟初卸珠瓔更徵心掌豎微笑拈輕曾向靈山受記如今見魂夢都醒攜歸去墨描綠繡身在法王城

水調歌頭

千里江流碧山色四圍晴快哉亭上臨風嘯傲古人情縹緲行看黃鵠突兀才過赤壁把酒酹山靈白雲輕一抹又露佛頭青　楚天秋吳關夢醉還醒七十二峯何處風月一般清無恙鯫魚流水羨殺綠蓑江上榮辱總無驚取次推蓬望粉本趙吳興

瑣窗寒

料峭西風箇人獨自下簾庭院鏡裏眉山約畧寒深寒淺問凄涼心情可宜近來擔閣閒針線愛長宵久坐繡窗微透一絲煙篆　莫怨韶華變只一片霜華清光堪翦賣珠人去剩有筆牀書卷還猜他翠袖熏籠溫馨宿火心字展待相逢月轉闌干秋水芙蓉面

驀山溪 過黃州

一帆寒日斜映黃州過隱几夢坡仙望長空臨皋獨坐文章氣節百倍不如公出禁苑對江山有甚

蹉跎我　雪堂詩卷絕唱誰能和明月與清風惱天公不教深鎖典衣沽酒痛飲柁樓邊招明月問清風畧似前人麼

臺城路（遼后洗粧臺）

瓊樓天上寒如許不堪陳跡重數禁柳拖黃芳池迴碧中有粧臺舊處憑誰弔古早煙冷玉虹草迷金露（二亭名）想像當年水晶簾捲報亭午　問君何事多感只銷沉粉澤幾度風雨結綺臨春南朝花月轉眼千年黃土憐伊如故又綠樹斜陽宮鴉飛去塔寺無端聲聲朝暮鼓

霜葉飛（郊居）

岩棲幽築漁樵伴小橋轉過溪曲疎疎落落幾重茅碧樹多於屋有呼雨呼晴布穀桑雲柳浪苔痕蹙看筍笠蓑衣隅水自扶犁飛上半身新綠　籬外低見南山橫遮渡口翠黛煙晚如沐荻牙菜甲鱸魚美濁酒清厨足又雞犬春場一簇養蠶天氣蠶初熟便家家閒燈火兒女婆娑影分窗竹

沁園春（檢孫友夏日所寄書有感而作）

何地傷心落木孤城篷窗夜燈有知已倦遊初歸帝里懷人詩句昨寄江陵躍馬無長籌兵少策意氣平生消未曾君知否漸鏡添白髮淚濕青綾（平生）（意氣青綾舊事皆採友見懷詩中語也）　文章造物偏憎正楚客當秋百感增況四境未寧時傳烽火一官不換依舊寒冰故國雲迷良朋夢杳王粲樓高懶去登難忌處是艸堂對榻山寺扶藤

金縷曲（和容若韻簡西溟時西溟寓千佛寺）

失意空悲咽只新來栖遲梵舍試談白業居士現身菩薩果莫是牢籠豪傑聽幾箇箕箒夜折彈絕朱絃休再續笑荒唐西海青鸞血禪榻上曉鐘徹　一龕佛火銷炎熱更閒翻琅函萬卷止啼黃葉浪把空虛分兩橛栩栩莊生蝴蝶看荏苒年華如客學道苦遲婚宦誤錯回頭第二天邊月我與爾鬢成雪

姪靖然編

外孫王繩曾
曾孫男應鈞　校

〔清〕李贊元撰

出門吟一卷悔齋詩集一卷又新集一卷怡老篇一卷集外錄一卷

清康熙師白堂刻匯印本

閬中李𥹋園著

出門吟

師白堂藏板

序

天下之山莫秀於武彝樹莫美於古榕果莫珍於荔枝文章莫工於王道思才辯莫高於李卓吾皆閩産也獨於詩未覩絶詣曹石倉一時雅宗名成之後頗積然自放披其全集如初年遊廬山五言古詩可數見乎蔡敬夫饒有清思今而不古黃太穉典楚試

登黃鶴樓詩云豪傑不生機
事息古今無盡大江流可謂
杰響然他作未能稱是黃石
齋意在幽奇而詭於雅正此
外無譏焉乃匡侯李先生蘇

起於數公之後獨發憤爲詩
別去六年其學益勵今春相
遇金陵貽余一卷爲出門吟
余受讀之驚服詠歎窮晝夜
不忍釋手蓋其於五言古詩

旣爭上流矣根本十九首而
甄別蘇李何其精也七言古
從鮑明遠行路難樂府中來
一變而爲高達夫之還山吟
乎岑嘉州之青門歌乎五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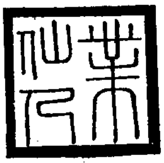
今體王摩詰之精緻孟襄陽
之自然矣而李新鄉劉文房
不能傲其七言律也截句無
宋調於是乎全矣其何道以
臻此蓋今之爲詩者力飾其

外則內乏神情剳心於內則外無氣象所以兩失也而匡矦生長八閩禀武彜之秀為其內故妙極神情宦游三輔挾大河之氣表其外故蔚然氣象然後閩海山水人物之奇得此詩伯而無遺恨矣世有不然吾言者不知詩者也

旹

康熙丙辰仲春襄樊同學弟

杜濬撰於鍾山草堂



叙

大抵詩歌一途得之洒樂者多得之窮愁者亦復不少論者遂以洒樂歸廊廟以窮愁歸山林非也唐詩宗風必推李杜二派二公之遇憂樂同致二公之詩憂樂不同情其故何哉葢得性情之正者雖處憂而憂憂亦不困即處憂而樂

樂亦不傷也吾友李素園於憂樂之境亦幾乎一矣素園與余同譜而余知有素園又不在同譜日當丙戌以前素園能以諸生任俠日聚良朋飲酒賦詩叱氣如虹若有不可一世之意何其快耶迨困厄公車以來都雅容與言行不茍雖日與人接而常若有伏

歷千里之思抑何其不快耶嗟乎當可樂而樂行乎其所不得不樂當可憂而憂亦行乎其所不得不憂此憂樂之趣惟吾能與素

三

園共之也余從丙申後别素園者幾近十年歲乙巳余以服闋從豫章來素園亦將晉補適相追及於是同舟渡江湖談懷如平昔因索其數年之著作則曰十年來如夢寐中間有所作亦散兵燹今茲出門皆行唫處矣遂同入燕復先後回金陵同止秦淮上乃

四

出其詩累累然成葉而顏之曰出門唫余讀而快向若此所謂性情之詩也奈吊古傷今似近乎憂陟覽山川有近乎樂人生憂樂

之處庸有常乎惟出之性情於流連處者如賈昌談天寶事語悴而神不傷非憂樂兩忘蓋忠厚之致深也今日者素園攬轡登車

五

抒胸中之經濟正昔人所云先憂後樂者他日平泉午橋之快地吾將竚而觀之又豈余所敢同乎

康熙丙午季春同里眷季

弟陳寶鑰綠厓氏敬題

于秦淮之邀笛步

六

出門吟目錄

五言古體

古意十首　舟中感懷

村酒行　燕都神樂觀

俠客行

冬日遊棲霞寺訪南庵和尚

建溪舟中

七言古體

暮春郊行　燕道難

採蓮曲

春日海棠盛開同顧與田趙山子林康石施沱伯杜漢章曾閔生醉飲花下歌

任城太白樓　登報恩寺塔

姑蘇臺弔古　將進酒

行路難　延津古劍行

征婦怨　答劉弘先侍御先輩

五言近體

春日江邨雜興十二首

春日象山山莊八首

南陽河橋去夏鎮一百三十里從舟作四首

燕都冬日偕黃子參進士同舟歸南臨別賦贈

都中送陳鳳竹歸江寧

金陵旅次送鄭孟章之寧州

送王亞朱還山二首

遊牛首山次日過幽棲祖堂山訪石谿和尚二首

獻花崖

遊水西寺訪楚水和尚不遇二首

劍浦舟中　舟中望月

錢塘觀潮　雨花臺

滁州道中　德州旅次

太寧寺卧佛閣　道傍殘柳有嘆
早行　滕王閣
廻光寺贈古柏上人　贈梅岑上人
佟滙白中丞招飲僻園次宋荔裳觀察韻六
首
歲暮旅懷二首　丁未金陵除夕二首
七言近體
燕子磯　金陵懷古

過烏衣巷故里二首　端午秦淮二首
廣陵懷古　小孤山
西湖
春日偕同年陳兵憲緣崖暨金陵諸友遊宿
牛首山二首
莆陽道中　茶洋舟中
登小武當二首　江村
壽昌寺贈楚雲和尚二首
次韻答南庵和尚　萬松林訪嚳谷和尚
紫竹林訪妙明和尚不遇
留別鑑微上人　謁鄭一拂先生祠
謁方正學景忠烈二先生祠
丁未臘月七日金陵迴光寺遇雪
雪霽後登樓遠眺欣然再賦
晉照寺題落梅　落花詩三首
金陵清明即事　秋日山中有感二首

自嘆
燕都感懷同張逕君文位陳兵憲緣崖洪司
理爾章黃進士子參文學林康石施沱伯
限韻五首
五言絶句
團扇詞　寶鏡嘆
鷓鴣啼　長門怨
江南曲

七言絕句
睡起　醉後
夜夢　懷人九首
東越夏鹵均將歸葬親便道次金陵招余集飲旅舍賦二絕送之
和韻遣懷三首　過淸溪有感二首
江上美人

出門吟目錄終

出門吟

閩漳李贄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古意

武侯無三顧，躬畊在南陽。呂望非後車，皤溪亦潛藏。由來名世士，遇合在霸王。如何智伯臧，豫讓乃自戕。士爲知己死，主恩安敢忘。精誠貫日月，千載有耿光。嗚呼卞氏璧，抱泣荊山旁。至寶題爲石，古今同歎傷。

沙定峰曰：兔罝野人，在周爲干城，在殷爲頑民，遇合何常，大都本領自在耳。讀此詩能雪英雄之涕。

其二

淮陰摧强項，武安霸西秦。英氣掩白日，奇勳動鬼神。一旦遭殺戮，骸骨成灰塵。勢盈天所忌，功大不謀身。所以富春叟，桐江理釣緡。亂髮高岡上，濯足溪水濱。干戈自搶攘，偃息全吾眞。嗟嗟千駟富，孰若採薇貧。

沙定峰曰豈眞誚廊廟不如江湖哉昔人所誚思之爛熟耳無此一片高致恐能爲鄧侯淮陰不能爲留侯也

其三

長安雄勝地自古帝王州冠蓋半都邑赫赫公與侯鳴騶交紫陌紅日隱高樓酣歌竆日夜簫管佐珍羞誰憐揚執戟蕭然着敝裘閉戶獨著書門無長者遊倏忽陵谷改臺榭成荒丘太玄垂千禩竟與金石儔立言古所貴貧賤安足憂

沙定峰曰大爲立言家吐氣然先生垂世不止以言斯則謙光之談耳詩更沉鬱多姿

其四

古風難復作交道久已虧雖結紵縞好戈矛亦相隨巍巍卿相宅門庭皆故知一朝權勢去腹心生別離蕭朱始定交皓首同所期如何末路變按劍互見欺管鮑沒世遠遺踪不可追吁嗟翟廷尉此語將告誰

沙定峰曰所以戒人敬友誼非薄友誼爲不足恃也須採其立言之旨

其五

雷發蟄蟲振春來百草萌升沉皆有節躁動祇自傾傳說佐殷宗相業亦已宏物色苟未遇版築竟何成鳳凰棲枳棘徒爲燕雀輕英雄不得勢何以垂令名

其六

漢高方用武陸賈勸脩文叔孫強議禮綿蕞遂紛紛諸儒抱六經掇拾亦已勤區區成何事何如衛霍勳謝艾少書生白帢殲趙軍折衝在樽俎老儒竟未聞

沙定峰曰有激語却出之婉妙

其七

直木先自伐膏火乃自煎神龍貴藏首物類皆已然叔夜倜儻士豪氣埽雲烟才高識亦寡身名遂不全偉哉黃叔度養晦在幾先汪汪千頃波當時稱聖賢

其八

四時有代謝芳華無久好春來草木榮秋至亦枯槁纍纍北邙山白骨覆古道人生非神仙安能長壽考登高望瀛洲流水何浩浩中有不死人迢遙在蓬島朝餐流霞漿夕吸玉紅草欲往河無舟憂愁以終老

沙定峰曰一氣貫注亦復曲折氣象心真有香象渡河之雄

曾惟久曰世入十九首

其九

青青松與柏植根澗水旁不華亦不實偃蹇自低昂東園桃李對春至吐芬芳姿顏嬌且麗顧盼生輝光良辰難久得嚴風乃飄颺倏忽繁華落道路咸歎傷獨有松柏枝蔥翠如故常悲哉長門婦色衰空淒凉

沙定峰曰木山千仞不如拳石但人自不悟耳要如此等是悲憫語非嘲笑語

其十

千金買騏驥價重如連城一旦駕鹽車逐隊嶺上行逶迤氣凋喪幾為駑馬輕鞭策馳遠道騏驥乃長鳴瞬息千里至追電寂無聲斯時羣馬伏俯首不敢爭御焉貴有道如何違其情造父沒已久歎息淚縱橫

曾惟久曰十首忽而咨嗟忽而慨慷忽而歌忽而涕淚忽而聖賢忽而豪傑忽而兒女忽而神仙眼光射人心血噴人如此壘塊恐難以斗酒澆却其風格上追十九首中此阮籍詠懷下似陳子昂感遇

沙定峰曰十首中忽莊忽諧忽憤忽歌忽高隱胸懷忽而英雄手眼如建章宮千門萬戶令人莫測其端然細按之則喻喻其正喻喻其寓凡不可解者無不可解而又不能以臆為解也想作者胸中腕下是何等識見是何等力量十九首而後何幸得此奇構

舟中感懷

我來燕都久形神惡羈束汎棹向南遊路紆水洄洑所幸舟艤遲山川恣極目遠眺望平疇稻粱固比屋楓柳被林隈羣鷗陌上宿花鳥何安生樂郊各止足對此淳樸風庶幾上古俗胡為

故鄉土征求日急慮虎狼滿街衢談笑用鞭朴
連村無雞犬怨聲及草木采薇供饔飧終日不
盈掬煌煌冠蓋居但見粱與蓼誰不愛兒女朝
生暮即鬻逃竄徧異鄉神鬼之糜粥生離既悲
號死魂亦慟哭仁愛上天心此方獨傾覆豈
不懷歸欲行常躊促何以救斯民所望在良牧

沙定峰日讀此等詩而不涕淚哀傷非仁人
也讀此等詩而徒然涕淚哀傷不爲蒼生一
援手焉非
仁人也

曾惟久日似少
陵無家別諸作

村酒行

長道老風霜我身亦凄涼村中無好酒獨坐對
杀觴此村罹兵革田疇久已荒我行所陌間荊
棘遥相望藜藿苦未給何以佐壺漿况乃誅求
逼鞭朴勢蒼黃嗟彼豪貴里玉戶繡朱梁絲竹
已滿座旨酒亦成行日暮酣歌起日出猶未央
胡爲此方民百憂愁我腸盛衰固有運哀樂亦

有常達人貴察變戒之愼勿忘

沙定峰日古人拯饑援溺全從一片悲憫至
性發出小小感觸懷來畢露而世故學力得
之甚淺故能愼小謹微哀樂中節若非周王
弼之徒芻狗萬物自謂世俗休戚無足累心
宜其任誕恣肆放於禮法之外也小乘自了
漢豈聖賢之所宜居讀此等詩知先生留心
世道所志大矣杜少陵欲得元次
山數百輩分列中外良然良然

曾惟久日達識淵衷復具一種救世肝腸且
付之無可柰何遂說出警世語哀而不促諷
而自長極得
風雅之旨

燕都神樂觀

北地蓬萊府崇墉屹帝鄉雲霞明戶牖雷雨壯
雕梁瑤草當門秀微風入殿涼倏然羣慮寂梨
花滿院芳歌聲通碧漢道氣及笙簧蕭蕭孤松
下諸天常在旁禮樂垂前代寅恭自百王黍稷
雖已備所貴在馨香盛德既已至何難格我皇

沙定峰日如入清廟明堂
所見皆珪璋罍彝之色

俠客行

長安遊俠客結識徧四方夜宿邯鄲肆日馳白

驊騮門下多劍士衣履珠玉裝千金買寶劍淬礪日光鋩射獵上林苑殺人燕市旁百萬酬知己一飯不敢忘解兵用談笑抵掌屈侯王小哉秦舞陽獻圖乃倉皇請纓事戎伍何論殺與傷男兒欻牖下白骨汚山岡

曾惟久曰壯音亮節讀之揚袂頓足

沙定峰曰豪甚如讀太史公游俠刺客兩傳

冬日遊棲霞寺訪南菴和尚

夙懷山水情攝山久所企登臨苦不早隆冬乃

一至山路何逶迤佛廬高且闊亭亭六朝松枝柯尚蒼翠舜陟千佛巔色相各靈異疑是神鬼工固非人力致流泉既清冽洞壑亦幽邃赫赫神禹碑獨留科斗字更有絕頂峰探奇心欲跂振策勉躋攀誠恐足力躓峰頭縱四望魂魄欲崩墜俯視遠近山大小殊不類朔風吹長河流水澎以湃下山紅日西形神亦頹頓幸對高僧譚悅然慧遂義了了最上宗晨鐘破我寐茲遊不可常徘徊發長嘯何時此山棲一洗塵土累

沙定峰曰置之高岑集中幾無以辨

又曰序記蒼雅似昌黎小品

建溪舟中

放棹長溪下溪水清且激為對羣巒勢置我蓬壺中嶔崎碎夕照巉削阻飄風似出巨靈手如瞻五嶽雄餘形被衆壑歷落攢虛空差我挽奔瀨湍聲石裏淙緬唯古大禹神功闢混濛茲川闢靈異開鑿乃未通炯然羅蒼翠高溪望豈同

以此圖繪屈方知造化工停棹延歸鳥開窗納晚虹泛槎尚有路勿悲吾道窮

沙定峰曰五言古淵源雅頌鼻祖近體作者難之六朝自阮嗣宗陶元亮數公外此體幾墮雲霧至唐人特出手眼自道胸臆絕去優孟隨習乃能跨越晉魏直追風雅昔人乃謂唐無五言古詩失言哉凡詩真則厚偽則薄創則警沿則腐意在辭先奇在法中則英英有生氣否則曹蜍李志而已矣素翁諸篇能眞能創能意立辭赴能法熟奇生無意擬古而深得三昧總由學力不止天授也諸大手筆將文第問世詩特管中一斑耳

曾惟久曰托想奇幻意到而筆即到繇其力厚故也

暮春郊行

春日晴暉春草萋紅花綠柳滿長堤蛺蝶黃鶯魂不定飛去飛來東復西春閨少婦闘春妍畫扇羅衣白玉鈿逢人膽怯半遮面飄飄徙倚杏花邊魂銷遠望復登臺輕風吹送異香來長干一道封如織不知何處是花開長簫短笛白雲流紅日西沉歌未休人生及時須行樂春光忽忽不可留

曾惟久曰澹蕩而不掩杳俯仰自臻其妙

沙定峰曰筆有香艷之氣馥馥拂人

燕道難

古封寒鴉啼夜秋隄邊玉露壓花流白日沙飛天路暗空餘明月照蒿丘蒿丘白骨覆古道噴嘖蜚虫泣荒草薄暮山鬼笑語聲寒霜入鬢朱顏老君不見燕昭斷壠久生苔燕滿離宮兔滿臺玉花氣折鹽車下天驄無光夜色哀蕭蕭易水落長虹羌笛橫吹木葉空搔首爲弔荊高客

黑雲驟雨來悲風

曾惟久曰無一字不恰無一字不壯頓挫瀏漓如公孫大娘舞劍

沙定峰曰沈鬱點綴之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

採蓮曲

江南水漲六月天蘭舟桂楫滿江邊愛花窈窕誰家女艷服菸粧共採蓮蓮花爛熳照羅衣棹入蓮叢畫艇微忽聞笑語花間出驚起鴛鴦水上飛自從夫壻入長安深閨獨守夢魂單幸遂女伴來相喚忍聽花開獨自殘採蓮採得並蒂枝儂家心事空自知夫壻遠征誰寄去傷心無語立江湄

曾惟久曰語麗情幽靜女之致

沙定峰曰寫英雄便刺英雄之骨寫兒女便得兒女之神淺情妙筆天授人力兼擅其優

春日海棠盛開同顧與田趙山子林康石施茫伯杜漢章曾閎生醉飲花下歌

春雲晴暖春風和春水盈盈洸綠波紅花碧葉

發唇柯蛺蝶黃鶯杯上過飛觴雜遝素顏酡縱橫慷慨舞傞傞紅日將墜欲揮戈平原高陽何足多有花無客兮客自歌有客無花兮當柰何

沙定峰曰花酒朋友之樂用反結出之妙甚古甚
曾惟久曰奏曲將終餘音飄能入雲

任城太白樓

謫仙浩氣塞九州縱橫古今誰與儔幸有任城賀使君慷慨同登城上樓任城樓閣照奎婁四

際羣峰一望收畫棟上接雲漢影曲欄俯瞰大河流使君意氣高天下觥籌雜遝相獻酬知己相逢爲君飲意中寧知公與侯憶昔金鑾殿上遊大官供奉進珍羞興酣揮灑如風雨筆搖五嶽凌滄洲可憐謫仙雲馭遠樓門寂閉日悠悠山川若無高士跡臺觀芳草亦空留安得兩賢千載在狂歌長破碧江秋

曾惟久曰無浮聲無滯響如吹鐵笛音遶霄漢

沙定峰曰詠青蓮詩便似青蓮詩家巨擘固應世推李家

登報恩寺塔

寶相湧起梵王宮崔嵬突兀映碧空倒影駭動魚龍窟絕頂直與霄漢通棟瓦參差列翡翠陛離光怪照流虹蟠欄曲檻紛無數雕鏤疑是造化功中有舍利時放光邪魅遁逃不敢藏九級登攀魂魄喪俯視下界如毫芒四面湖山入掌內恍置此身日月旁安得時踞層巔上浩歌長

嘯跨八荒

沙定峰曰長干塔弘麗崔嵬甲於寰宇非此絕大手筆不能相稱瑤草瓊樓固應屬之文人游戲耳
曾惟久曰氣雄力壯運腕縱曲見魯靈公賦手

姑蘇臺弔古

吳王霸圖久灰滅吳王樓臺亦摧折我行吳門弔吳宮感慨興亡欲嗚咽憶昔當年築臺日征徭幾竭萬家室星霜苦作尚嫌遲老弱顛踣誰

復恤高臺雀鬼欲接天俯映湖光勢若連萬頃千門懸翠麗錦障圍中列管絃吳宮美女顏如花響遏行雲舞落霞蟬鬟蛾眉爭鬬艷不知嬌寵屬誰家牙版疊催曲屢變銀河影沒正酣宴敵兵已渡越來溪君王尚醉鴛鴦殿可憐瑶臺貯綺穀一炬烟銷走麋鹿吳中士女共笑歌子胥忠魂地下哭故宮舊路久已迷流水瀰漫野草萋香逕屧廊何處問百花洲畔杜鵑啼由來

久盛不可期狐兔亦上越王居只有姑蘇臺上月曾照西施歌舞時

沙定峯曰連昌宮耶哀江頭耶歌以當哭此之謂耶

將進酒

西凉葡萄冽且清盛以玫瑧七寶器前行吳姬舞白苧後隊秦女按銀箏歌聲宛轉移我情履舃交錯玉樽傾杯盤狼籍君須醉紅日西沉晝燭明君不見古來王侯骨已朽高臺曲池亦何有雍門之吟誠可哀勸君多進一杯酒酒中之趣歡無極胡爲不飲空自惻請看山頭墳纍纍欲飲一杯安可得

曾惟久曰每於筵席乍張笙歌閧沸時忽作蕭颯想所謂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也

沙定峯曰超忽似李悲壯似杜而體格遒上在晉人諸樂舞間

行路難

太行之山險且高上有虎豹長怒號黃河之水淺且寒下有蛟龍出沒湧波瀾陸行無車水無

楫四顧長歌行路難君不見物色未逢僞混真荊山之璞委泥塵季子千萬言終見擯韓非孤憤亦空陳又不見木葉秋來落滿村嚴風吹冷魏其門淮陰反爲兒女詐絳侯方知獄吏尊茲茲世路多險巇不到途窮誰得知李斯未僇咸陽市豈憶東門黃犬時

沙定峯曰此題從來多作悲凉語茲獨以警惺出之可謂別開生面思深力厚又餘技矣

曾惟久曰格調沉雄而盤礴中有宛轉實從平日研幾來

延津古劍行

延水溪頭日色西江楓封上烏夜啼自言能記爺年事舍詞未吐風凄凄憶爺豐城鑄劍年良工百鍊老飛烟月春霜鋒未出匣浮光已照斗牛邊西江王氣無長在化入延津變光彩碧水奔騰波浪驚空山霹靂妖魑改此劍相傳今已失黑雲欲障半天日牧豎曾遊上苑宮荊榛怨滿萬家室聞道當年漢代昌帝子三尺入咸陽誰虞一夜長安火未央翻作麋鹿場我今泛棹碧溪濱孤舟暮雨對霜燐玉樓燕子飛飛去空聽猿聲愁殺人

曾惟久曰沉鍊高壯不減郭振古劍篇
沙定峰曰光怪陸離望而知爲神物

征婦怨

官府出示欲徵兵郎君應募遠從征揮淚送郎出門去願郎努力早成名昨日書信來長安且喜功成得拜官豈料金多心易改又聞再得新人歡憶爺從軍初別離只望富貴耀妻兒早知富貴能如此不若當初貧賤時

沙定峰曰光武欲使湖陽公主嫁宋弘予卽爲郭后危之載籍以來易妻召亂者多矣此詩借征婦立訓如怨如訴愈眞愈樸愈見入情可與扊扅之歌並傳千古

答劉弘先侍御先輩

繡斧朱衣獬豸冠峩峩白筆立朝端栢臺驄馬行須避豺虎收聲狐鼠寒先生視此若浮雲脫屣簪纓麋鹿羣東山嘯詠淸風足堦前蘭封自芬芬二疏千載亦孤蹤先生行止得無同百尺樓頭高眺望俯視牀下如侗蒙嗟予歷落秣陵城十千斗酒常自傾芒鞋時踏青山草坐臥只聞飛鳥聲今日逢公萍水間數載風塵一解顏玉液冷泉澆我背此身疑在蓬萊山君不見黃雀啾啾思稻粱綱羅繒繳亦堪傷何如鴻鵠舉千里八荒四表任翺翔

沙定峰曰格調高朗在李崆峒何大復之間

春日江郵雜興

春色忽盤桓行行仔細看層樓煙際暝芳樹水邊寒愛月時褰幔臨流獨倚欄江南遊覽地聊借一枝安

沙定峰曰淡蕩容與律詩而具陶靖節之神

其二

長林芳草萋遠封杜鵑啼酒到花邊醉詩從愁後題汀虹散晚雨汀鷺浴晴溪明月時相送昏歸路不迷

其三

欲窮遊玩興郭外覽春華雪下芊蘩濕風前竹帽斜苦吟過野墅嘗茗到僧家歸坐江亭側芳樽荅晚霞

沙定峰曰想見稽阮一流人物

其四

春野一天晴惠風柔以平故巢來舊燕弱柳戲新鶯對暝多秋氣樓高皆夜聲老農時共醉別後不知名

沙定峰曰幾幾乎無懷葛天矣

其五

乘興帶微醺沿流看水紋霧生千嶂雨風散一溪雲鴉影當窗過漁歌隔浦聞翛然世外意鷗鷺亦同羣

沙定峰曰胸次何等高曠

其六

江亭四望虛楊柳遶新居客到開棋局愁來檢道書竹園霜後笋春水澗邊魚醉臥無人問頹然獨自如

其七

流泉已滿塘草色自蒼蒼水漲魚龍喜花開蜂蝶忙朝煙浮遠嶼夕鳥帶斜陽無限畫中景何愁是異鄉

其八

風輕宿霧收春色滿平疇野封多穿屋溪花不礙舟雨餘山疊翠雪後水添流何事子喬鶴翱翔遍十洲

其九

蕭然羈旅身草閣在江濱時有山僧過不聞租吏嗔泊舟依柳陌試馬踏花塵莫問人家少煙霞是四隣

沙定峯曰求此景于今日之江南邈若羲皇矣

其十

烽火四郊靜熙然太古時曉眠僧寺穩晚步杏邨邊鶯語續歌曲梅花隱酒旗此中山水趣未許俗人知

其十一

江村多寂寥舉目亦瀟瀟草發迷山路花溪壓竹橋心同秋水淨興共白雲遥隱隱夕陽下林中見暮樵

其十二

溪水自潺湲春來不閉關空江月出早靜對鳥歸閒潮到將吞岸雲飛欲動山悠然頻眺望長嘯不知還

魏惟度曰字字江村詩中有畫

曾惟久曰十二詩有勝邁之氣有清曠之懷有瀟灑之韻其章法句法字字無瑕可愛

沙定峯曰江村十二詩分明一幅桃源圖見先生寫生之妙

春日象山山莊

久厭風塵色溪林且閉關泉聲帶月靜松影入窗閒初雨新芳草殘雲續斷山日斜青嶂外谷鳥自飛還

其二

獨坐晴樓上林巒四望分樵歌煙外出猿嘯夜中聞花氣常通水禽聲半在雲脩脩塵境外麋鹿亦同羣

其三

羣峰當戶膩積翠落庭陰不入此中路安知物外心石橋通澗細煙火傍山深為語武陵叟桃源尚可尋

沙定峰曰元亮桃源本屬寄託豈必向武陵沉水求之結句豁人心眼

其四

此地雲霞好賞心空自知山花煙際發圖對雨中移曲澗泉流處寒潭夕照時興來常眺望吟嘯獨行遲

曾惟久曰通首淨適

其五

春到衆峰秀雨收群壑晴日看青草變時對白雲生燕語空山響花開遠樹明長吟松月下樽酒此中傾

沙定峰曰昔人論五言律謂如四十鍰黄金着一鍰白銀不得此等雄渾蒼勁之作不愧斯言

其六

笨籬樊舊圃垂釣下清溪霧盡平疇濶崖深落照低山樓榕際隱樵徑草邊迷猶惜春光暮飛觴聽鳥啼

其七

鑿泉逢雨漲種藥傷春長葉埽還留影花殘不斷香寒鐘搖晚寺弱柳動斜陽夜靜孤燈隱風生枕簟涼

其八

此中車馬少蓬徑滿蒼苔石戶雲長鎖竹扉風自開泉聲遥入磬月色暗移梅四望村煙外峰巒幾曲廻

沙定峰曰象山山莊八律無景不幽無語不韻謂之吳道子大幅可謂之栁子厚小記亦可令我思結廬其間

曾惟久曰讀輞川諸什便想見摩詰高韻予于素翁亦然

南陽河滸去夏鎮一百三十里泛舟作

河橋天氣淨宿霧一朝收曲岸引江路長風送
客舟蘆花不避棹汀鷺怯隨流寂寂荒村外溪
聲入暮秋

其二

孤航隨客興片棹逐流輕炊火蒲中出漁舟荻
上行空潭落鴈影石峽走江聲遙望浮雲盡千
峯一片晴

其三

一艇凌波去青峰煙外看帆開催纜急風過措
花殘岸草含霜白茅簷傍水寒悠悠濠上意與
到暫垂竿

其四

不盡蒹葭路長堤一望迷烏啼江店曉漁唱夕
陽低野燒明前浦鷗聲動晚溪河橋村色好願
卜一枝棲

曾惟久曰四詩清穎似劉隨州

燕都冬日偕黃子參進士同舟歸南臨別
賦贈

瀌瀌雨雪中談笑落青楓樽盡寒江暮霜濃夜
火紅秣陵淮水外粵國嶺雲東離合各殊地寸
心千里同

沙定峰曰贈別詩如此茂情壯調何必遠遜高岑

都中送陳鳳竹歸江寧

相逢意氣重攜手入長安征馬一朝去蘆花滿

地寒雞聲催曉夢露影溼歸鞍君到金陵後應
憑離別難

金陵旅次送鄭孟章之寧州

酌下數杯酒送君千里行猿啼分手淚葉落斷
腸聲湖水春前淨廬峰雪後明莫愁江路濶風
好一舟輕

沙定峰曰清空一氣如話詩家最上品也

曾惟久曰氣格音調不讓高岑

送王亞朱還山

逢君在去臘倏忽又寒天冠蓋世皆夢林泉爾獨賢登山時索賦踏雪共烹鮮別後當相憶黃鸝春艸前

其二

避地南臯下山中別有天不知金谷貴聊學竹林賢水白醇醪美江清鱸鱠鮮長歌時復醉徒倚落花前

曾惟久曰全首少陵

沙定峰曰雋爽如啾哀梨

遊牛首山次日過幽棲祖堂山訪石谿和尚

未盡登臨興相招過祖堂嶺雲忽鎖徑山翠欲沾裳竹發僧房隱花飛澗路香欲歸還復坐松影入窗涼

其二

幸有高僧在而淡禪外機諸緣經劫火獨月滿清扉松子風前落梅花雪後肥眞如長不壞疏對白雲飛

時師所住靜室遺回祿之災

獻花崖

層岸千載在勝事此時非頹院茶煙冷殘僧佛火微巖花徒自發山鳥亦空飛惟見荒巒下蒼苔冷夕暉

沙定峰曰即此便是懶融禪矣

鄧孝威曰筆極高老純乎高岑

遊水西寺訪楚水和尚不遇

數折入幽徑褰裳過竹扉遙聞帝子履復見法王衣風靜溪聲細春深草色肥未逢慧遠笑空帶夕陽歸

鄧孝威曰

蒼秀絕倫

其二

流水起清音芳華垂綠陰繁霜不濕地旭日亦幽林樹色含煙老山嵐入翁淡扁舟返照下悵望白雲岑

曾惟久曰王孟以上語

劍浦舟中

流水別鄉夢春風送遠征千峯非一色萬瀨只同聲棹向晨鐘發舟連岸草行嶺猿知客意莫向此時鳴

舟中望月

停舟夕照下望月在江皐影入魚龍夢光搖滄海濤星稀兩岸白雲盡一天高不盡臨流興長歌醉濁醪

出門吟　二十八

錢塘觀潮

遠眺層崖上奔潮萬里鳴乍昏千岸色遙壯一江聲流急峰多亂波飛樹欲平開將滄海與目送片帆輕

雨花臺

昔日談經地今朝牧馬壖堪憐一片土尚說六朝餘雲落遠山出臺荒夜月虛感懷非一事倚

仰獨躅躇

沙定峰曰清空一氣中又復沈鬱頓挫五律至此伯仲少陵矣

濠州道中

冬淺草色殘客思老征鞍沙起蒼天暮霜飛白日寒鴉聲煙外聽雲影夢中看幸免滄饑苦毋悲此路難

德州旅次

柴門非故鄉晚入亦凄涼蛛網多穿壁茅花半（是村店真景）在牆薪烟浮細酒霧氣帶黃粱努力加餐後臨風獨自傷

出門吟　二十九

大寧寺卧佛閣

獨卧高樓上寂然長閉關形聲皆是累視聽亦宜刪枕上乾坤靜夢中言笑閒片塵飛不到明月滿空山

曾惟久曰形聲累不得視聽視聽刪不得形聲形聲與視聽非一非二他時當為素老發明此公案

道傍殘柳有歎

嚴冬草木衰嗟彼白楊枝憔悴在今日芳華異昔時葉殘承露少絮落到鶯遲欲待扶疏至春風報汝知

沙定峰曰同一柳也渭城朝雨千古關情讀此詩又不止離別之感矣

曾惟久曰足敵一篇枯樹賦

早行

同是南歸意晨鐘催早行棹歌侵夜夢月影照江聲露白疏檣濕風高流水平堪憐舟子意談笑片航輕

滕王閣

滕王千載去高閣向江湄勝跡傳前代登臨及此時風煙更畫棟苔草覆殘碑惟有湖山在古今無盡期

曾惟久曰曠懷於調曲終自能遶梁

廻光寺贈古栢上人

地偏塵跡少堦下綠苔長日在蒲團坐惟聞栢樹香溪聲到榻靜月色入窗凉夜定疏鐘後曇花照滿牀

曾惟久曰素老不事乾竺之學而吟咏之餘饒有拈花擊竹之妙當由夙習未忘耳

贈梅岑上人

俗僧余所畏吾子豈其然舉白詩中典揮毫醉後篇冥心能象外寄跡水雲邊閱盡茲芻侶嗟羡爾賢

沙定峰曰梅岑年少能詩善飲有賈浪仙風耒予嘗贈之詩有云三盃沆瀣高僧酒一卷離騷古佛經火宗伯龔先生謬賞之以爲酷似梅岑也先生是詩相之牝牡驪黃之外矣

佟滙白中丞招飲僻園次宋荔裳觀察韻

原八首
存六首

郭外烟霞地飛塵寂不干風清一水靜雲暖百花乾種樹催園吏行觴問酒官石泉宜嘯詠盤礴倚凭欄

積翠長千路名園在里西塘濱魚睡穩花密蝶
飛迷亭影穿林出風聲入樹齊鶯啼隨意聽斗
酒不須攜

其三

登臨縱四望如入白雲間草繞長堤翠苔濱老
樹斑鳳簫吹艷曲箸酒佐鮮鱻俗客休相過飛
禽自去還

其四

彷彿蘭亭興羞稱金谷園廊迴疑斷路地僻即
空村北海樽常滿東山屐尚存客歸人語靜夕
照在芳墩

其五

地形因舊築花檻復重營白鶴松間唳青山竹
外明石紋延古色蟬曲奏新聲徙倚坐忘倦臾
歌已數更

其六

每懷丘壑意半榻足高眠愛懶何愁病耽閒不
得禪午橋踪已廢杜曲夢常懸勝事今猶昔何
時借數椽

留惟久曰八首中態度安詳
辭旨部秀斯為空群之作

歲暮旅懷原六首存二首

歷落他鄉路蕭條兩載心歸懷愁夜半旅況畏
冬深華髮經風改衰顏任雪侵何時還卜隱履
杖入山林

其二

居鄉思作客久客又思鄉當此繁霜冷兼之寒
夜長風聲頻動榻螢火屢窺床獨對青燈下誰
能不斷腸

沙定峰曰千古
旅懷忽然拈出

丁未金陵除夕

一歲今宵盡重來此地過可憐歡樂夜復作別
離歌酒盡紅顏少詩成白髮多不才應任運未

敢怨蹉跎

其二

旅歲又逢改家山今尚非長歌聊代哭遠望且當歸野鶴林間來征鴻天外飛故國豐草願自笑寸心違

沙定峰曰予客西山張大子家壁僑寓金陵者幾十年每當除夕聽景陽鐘聲望長干佛火父老說六朝舊俗兒童歌子夜遺音倍有愴然刺腸者感慨身世間作詩詞大都本黍離憔悴之音丁未入燕今復從先生遊衞石城風景又作并州矣讀先生詩非不共此客懷

而詞旨溫厚所謂其言藹如也感念疇昔附誌於此

燕子磯

危石參差斷復連翠屏壁立大江邊地形長作關城鎮川勢不隨陵谷遷數叠樓臺浮鳥外萬家圖畫入峯前傷心六代興亡事楊柳灘頭起暮煙

鄧孝威曰不屑爲山水間好語獨有世代陵谷之感　又曰筆老識高

沙定峰曰抵一篇南都賦

金陵懷古

六代爭雄據石城地形蟠踞浪傳名人謀不在金湯固天塹已隨歌舞傾殿外銅駝荒草滿陵前石馬暮雲橫升沈代換渾如夢杜宇魂銷淚幾聲

沙定峰曰前弔千秋後戒百世

過烏衣巷故里

王謝簪纓著舊朝風流裘帶自翛翛高軒曲巷

朱門麗錦埒雕鞍駿馬驕揮麈花間看舞隊呼樽月下聽江潮誰虞旦暮滄桑改故屋車聲已寂寥

其二

徘徊往事欲傷神閥閱銷沈淮水濱屋有夜烏啼樹冷梁無舊燕落泥新空間江左衣冠地不見風流王謝人寄語行人休歎息晉家陵寢亦灰塵

沙定峰曰二詩亦如王謝子弟令見者有玉樹臨風之目
鄧孝威曰神情迢遞故乃筆墨俊異
魏惟度曰讀之蒼凉今古同慨

端午秦淮

金陵佳氣入江春兩岸芳華動翠蘋白下湖山千載舊天中風月一朝新碧潭倒照青樓影錦瑟空愁白髮人王謝風流今已去倚欄悵望獨傷神

鄧孝威曰俯仰風物固自筆彩動人

其二

長堤畫閣覆清陰花滿池臺柳滿林玉笛聲連青嶂遠翠帆影入碧溪深吳宮代換空煙艸淮水長流自古今俯仰興亡愁往事晚風蕭颯動悲吟

沙定峰曰兩詩皆詠目前景物而寄託深遠深得風人之遺能以三百篇餘音入律固由才大亦屬識超允稱辭壇宗匠

廣陵懷古

隋家天子幸揚州綵女歡歌擁御舟邗上綠楊纔拂岸秦中白骨已成丘故宮草發雲空鎖舊塚苔封鹿自遊二十四橋何處問暮煙長嘯野風秋

沙定峰曰阿摩有知亦當飲恨泉下
鄧孝威曰憑弔哀凉而藏音淒切

小孤山

小孤山島自乾坤四面風濤日夜奔絕壁陡懸天外險孤峯特立水中尊碧雲入寺鐘聲遲白浪橫江樹影翻遙望層崖曲逕緲何時攜杖到山門

沙定峰曰確是小孤移一字向別峯不得

西湖

宋代遊人已寂寥僅留形勝到今朝蘇堤柳落址猶在林墅梅殘碑未銷菱葉滿塘迷畫艇湖光入夜照吹簫湧金風月宜歌舞芳草菲菲鎖六橋

鄧孝威曰全詩清麗可與許郢州對壘

沙定峰曰風華秀潤雅稱西湖

春日偕同年陳兵憲綠崖暨金陵諸友遊

宿牛首山

春風布煖一天晴躋險登崖策杖行幽閣倒垂危塔影層巒暗度細泉聲江流遠近雲中過山勢低昂雨後明佛火熒熒僧未卧蒲團坐月夜三更

沙定峰曰未登牛首者不知兩詩字字秀麗工貼至于詞在目前理超象外惟恐百鳥攢之爭向詩人獻花也

曾惟久曰具山水之趣故得山水之神非泛泛貌涉者

其二

洞壑參差曲逕陰巍巍雙闕峙高岑萬年藤樹連桃洞百尺雲梯夾栢林半壁山花帶月冷長郊井里入煙淺夜來天外鐘聲落不辯空中何處音

莆陽道中

杖策翛然別舊關江風暮月亦愁顏泉聲欲冷谿邊樹日色中分雨後山野火燒時群鳥去白雲歸處一僧還故園芳草今何似為此相思夢未閒

曾惟久曰靜遠清幽如聽溪山鼓琴令人塵心頓盡

茶洋舟中

老客飄然一葉舟濃濃積雪動江樓波連側岸疑崩石山滿前溪欲障流半壁雲生千仞斷空

潭月落一泓秋白楊樹上悲風急無數猿聲入夢愁

沙定峰曰音節淒壯

登小武當

絕巘千尋幾逕迴孥芳覓險獨登臺崖封薜草翠色欲流猶穿竹雪滿寒塘半落梅萬嶺遙連孤磬響山花多傍石床開凭欄俯眺重巖外四面溪光入戶來

其二

遙望長林薜荔菲層岸歷盡過禪扉流泉到欄（悠然清淨）
千聲咽老樹經風數葉飛群烏爭啣山果去一
僧獨帶嶺雲歸夕陽返照青峰出不盡村烟落
翠微

江村

殘村旅舍動秋思一望蒲花在水涯短壁參差
依野樹蓬門斜側向江湄竹橋岸斷人行少窮

柳風高日影移堪羨老翁常晝卧時芟蔓艸補
疎籬

沙定峰曰中有伊人不減蒹葭秋水之慕
曾惟久曰情境幽曠布置在月

壽昌寺贈楚雲和尚

由來不識壽昌路爲愛禪關仔細尋門對青山
芳艸滿徑臨流水白雲深天花亦解空中意須
石應知象外音松子落時高閣靜清風習習動
長林

曾惟久曰景象高深覘聽淵
渺何遜李頎齋公山池之作

其二

禪門僻徑徧蒼苔數里藤蘿幾曲迴山鳥亂飛
嵐外去石泉細響夜中來風催殘葉當窗下雨
洗新花墢戶開寂寂空林何所有一天雲影在
高臺

沙定峰曰柱香月影無非無隱妙諦眞讀書
人便向此處單刀直入何暇許多葛藤謂此
詩作棒喝聲亦可　又曰管公明云善易者
不言易予謂深于禪者不言禪讀素翁諸詩

覺眼前景口頭語皆從蒲團靜悟中出殆于
森森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矣
太白所以有金粟如來是後身之句也但願
弗如潙山老子頓向三生以後忘却前因耳

次韻答南庵和尚

冬盡霜深臘月天焚香細讀閟吹編擲山已作
三秋夢淮浦猶逢半日緣曲澗泉聲寒磬外長
松雪影白雲邊春來定入東林路不教芒鞵負
歲年

和尚有閟吹堂詩集

萬松林訪響谷和尚

策杖尋幽野外行禪門遥對遠峯晴萬松柯幹連天碧一衲鬚眉帶雪清玉麈揮時花欲墜蒲團靜處月長明與君共說西來意谷下流泉響數聲

紫竹林訪妙明和尚不遇

風滿層巖雪滿天一瓢一笠水雲邊籬前修竹摇蒼影樹下寒塘浮綠烟石戶鳥啼梅自放松軒葉落榻空懸伊人未遇匆匆返回首長林一黯然

留別鑑微上人

四十年來鍊此身飄摇南北任風塵青山到處成知己白足逢時是故人兩載銜杯誰解意一朝分袂獨傷神鏡中花影世間事坐破蒲團認未眞

謁鄭一拂先生祠 先生諱俠

清凉山下謁先賢尚憶熙寧抗疏年虎豹當門誰悟主丹青入告已回天九閽雨露難長恃一拂氷霜獨自憐新法未除千古恨何心高枕白雲邊

沙定峰曰可稱監門實錄亦可稱監門知己

謁方正學景忠烈二先生祠

奕奕靈祠傍舊京英風髣髴恨難平君恩未報千秋重臣罪當誅九族輕正氣移天紅日黑奇忠入地死魂生雨花臺畔杜鵑鳥猶是當年泣血聲

曾惟久曰可以動天地泣鬼神

沙定峰曰宇宙間大文字

丁未臘月七日金陵迴光寺遇雪

北風蕭瑟送殘年陰雨空濛雪滿天澤國有林皆玉樹石城無屋不寒烟僧歸曲院松扉閉漁釣空江夜火懸曲徑苔封過客少紅爐綠酒任高眠

曾惟久曰漁火用懸字妙矣用於雪後尤妙

雪霽後登樓遠眺欣然再賦

輕風旭日過江城宿霧初收天氣清滿樹凝花懸素影長溪殘絮落新聲雲歸浦外晴還淫月到樓頭冷倍明大地銀河聊縱望捲簾長嘯一樽傾

沙定峰曰是雪後不是雨後濟暑讀之令人遍體生凉

普照寺題落梅

何年碧幹此中栽素蘂凝香照綠苔一夜春風

嵩陽吟 卷 四四

吹玉樹半天殘雪下瑤臺隴頭別緒憑誰寄嬌額新妝待汝開堪惜芳華難久住笛聲休入寺中來

沙定峰曰藐姑仙人應稽首以謝知己

落花詩

春色將歸不忍看飛絲落絮已闌珊因風吹繞朱簾暗帶雨輕沾繡閣寒羯鼓頻催難再發金鈴長護亦隨殘相逢又是他年事坐對銷魂獨倚欄

曾惟久曰新不傷巧艷不傷氣

其二

芬芳隕落非無因造物難畱不壞身粉黛時來皆國色紅顏運去亦灰塵長門抱怨渾如夢金屋貯嬌豈是真榮悴代更隨處有世間誰是白頭人

曾惟久曰不須待雲落然後始知空觀物觀我當具此眼

嵩陽吟 卷 四五

沙定峰曰落花詩括盡一部廿一史大奇大奇

其三

誰將蘭麝委泥沙無計畱春自怨嗟滿徑殘銷翡翠雨半天飄散赤城霞游絲牽繫終埋土紫燕啣飛莫問家最恨芳顏難久住空林獨對夕陽斜

金陵清明即事

白下棲遲已數年今辰復見杏花天新鶯百囀

林間出弱柳千條雨後眠斷隴峯頭雲靄靄錦帘亭外草芊芊可憐泉下佳人骨空向荒郊索紙錢

沙定峯曰朝雲開之當立時披剔去矣留惟久日清和調適自是唐律

秋日山中有感

萬壑秋聲落葉繁蕭蕭風雨一天昏百年半去愁回首四壁空留獨閉門草壓斜橋何處路鵑啼殘樹幾家村瘡痍未起親朋散坐對空山欲斷魂

其二

翠壁柴門上綠苔無邊雲氣動樓臺四郊烽火桑麻盡滿地蓬蒿豺虎來山鬼偏從愁裏嘯林花何事老時開長溪日暝空流水颯颯風聲永夜哀

沙定峯曰字字是感字字是山中有感哀颯語偏寫得溫厚則非才爲之養爲之也

自嘆

江亭柳眼到春舒獨坐高樓嘆索居樹下乎樽花促酒窗前得句鳥催書愁懷半散悲歌後狂態閒消醉夢餘曲院鶯聲人語靜瀟瀟風雨夜牀虛

燕都感懷同張邈君文位陳兵憲綠庄洪司理爾章黃進士子參文學林康石施茫伯限韻 原十首存五首

由來金谷競傳香漫說躭奇執戟楊才大自應愴鬼魅時來何必問文章雕鞍照日朱纓麗翠袖迎風錦帶長堪嘆凌雲詞賦客空門獨坐一牀涼

沙定峯曰八句詩敵得駱義烏帝京大篇古今人何遽相遠也

其二

北地風煙非故山老來短鬢已成斑鵑啼入夢魂應斷客思兼秋淚欲潸關影遠垂青嶂外伏聲高徹白雲間東方未曙衣裳倒豈若空山夢

裏閒

曾惟久日泉石情深遂覺簪組味短然簪組中必須存泉石一想則去留在我方可為簪組發揮方不為簪組所縛亦安往不得泉石哉讀素老此詩實見素老此心

沙定峰日身在宸中趣遊天半

其三

勞勞旅次歷風煙遑及家園數畝田未敢對人開白眼焉能搔首問青天雲中落影見飛鴈樹裏聞聲覺暮蟬萬籟空時鐘磬響蒲團坐破老

僧禪

沙定峰曰曠懷達致

其四

瀟瀟風雨旅中妻半世飄零東復西鍾子相逢琴欲鼓士安未遇賦休題玉埋石下誰能識鶴立雞中亦自迷無數關山長隔路何時飛夢魏春闈

其五

古寺寒鴉帶露鳴河橋綠樹落秋英將軍射獵花邊過公子彈箏月下行驅儈場中多識面黃金臺上孰知名漸離故塚蓬蒿滿何處臨風聽筑聲

曾惟久日華藻映鍊音調伉爽盛唐佳作

沙定峰日如此律直入唐人之室矣何處着何李七子乎

團扇詞

篋中白團扇夏來親郎面願天不復秋長與郎

相見

曾惟久日無聊作想極癡極怨

魏惟度曰可入樂府

寶鏡嘆

繡囊裏寶鏡日夜掛妝臺儂色已憔悴躊躇未敢開

鷓鴣啼

寒牀寂無語鷓鴣啼向曙如何不早啼郎已出門去

沙定峰曰眞古詩非近代贋物
曾惟久曰情深語苦讀之感動
鄧孝威曰意在言表妙妙

長門怨

久隔上林路無顏對花開東風不解意吹送苑花來

江南曲

妾在橫塘上江湖日蕩漾潮水有去來郎心無定向

鄧孝威曰是子夜聲情
曾惟久曰子夜諸歌未曾道及

睡起

寂寂僧房睡起遲起來已是早炊時莫云客夜全無事憂裏常吟未穩詩

鄧孝威曰譚友夏詩云雨滴孤身酒醒後詩成中夜不眠時是此光景
沙定峰曰詩人眞境却未經拈出

醉後

十千買醉莫辭貧一醉頹然問此身恨少中山

千日酒醒來依舊是愁人

沙定峰曰必傳之作

夜夢

一夢歸家別恨銷夜中不覺故鄉遙可憐漏盡霜天曉依舊哭鴉伴寂寥

懷人 原三十首 存九首

旅中閒闢悶坐偶有意中之思因感歎淒凉愴然屬筆不必有是事不必無是人也亦猶屈子湘君陳思洛神之義爾文不逮意辭未及情覆瓿之譏或者共未免乎

閉閣魂銷怨寂寥半窗落葉自蕭蕭五陵裘馬誰家客書到予邊人到遙

其二

煙雨蒼茫鎖碧居千愁莫寄半行書西來靑鳥羞傳信思欲遺君雙鯉魚

其三

強扶衰杖望重門躑躅含愁聲欲吞想到無端思夜卧却將飛夢訴離魂

其四

愁鬢羞開青鏡奩秋風何事欲窺簾峩眉千丈峯頭雪疑是離人白髮添

其五

洞庭秋水碧雲沈帝子中洲何處尋玉珮闌舟愁眇眇空留湘竹淚痕深

沙定峰曰九疑蒼竹青蓮三致意焉今古同情不止詩之逼肖也

其六

飛鳥猶然巢故枝征夫或有夢歸時狂風一起落花散兩地傷心兩不知

沙定峰曰全似樂府古歌

其七

羅綺翩翩翠袖長微風暗送自飛揚何時化得青紅錦裁作君衣猶帶香

沙定峰曰靖節閒情同茲纏綿

其八

金井欄邊絡緯聲寒燈獨聽夢魂驚孤幃無計成雙影聊向空庭月下行

其九

浮雲來往不須巢飛鳥長鳴楊柳郊汝自開情我自怨相逢相過莫相嘲

沙定峰曰自簡兮致慨西方都人倦懷尹姞詩人寄託往往借閨閣出之若其一往情深可觀可怨即作者亦不自知其所至也三十首運思微茫不離不即令讀之者真有寄愁天上埋憂地下之想文能移情信矣夫

曾惟久曰余嘗謂有丈夫豪氣者必有兒女深情蓋真丈夫則無處不真真則深矣王大將軍開後閤驅婢妾數十人真是無可差排強此爲豪霸王泣下虞姬高祖泣下戚姬都是英雄本色素老豪邁伉爽時作婉變柔昵語皆入微入妙有心人也有情人也有心有情所以有眼有血有肝腸有氣誼懷友三十章有其人其情深不有其人其情更深

東越夏鹵均將歸葬親便道次金陵招余

集飲旅舍賦二絕送之

霏霏素雪滿江城綺閣爐香藹燭明最怨天涯
知已少今宵斗酒爲君傾

其二

長江一水向東流越國山川入夢秋柏樹霜溪
歸棹急凉風吹送白華舟

和韻遣懷

四載飄搖南北天凄風苦雨亦堪憐黃金散棄

鬢眉老聊作新詩學少年

沙定峰曰絕似
劍南集中語

其二

鴈聲長叫入雲巔興盡歸來五柳前讀能離騷
時對酒樓頭月下任高眠

其三

梅花映雪照窗明夜靜時聞流水聲閱盡關河
無限路方知林下一身輕

過淸溪有感

繡戶朱簾紅杏牆風吹蘭麝蒲溪香于今已作
榛蕪路任是無情亦斷腸

鄧孝威曰板橋
舊巷可勝傷感

其二

日日春光不見秋穠花翠竹映青樓可憐紅粉
佳人盡惟有鴉聲伴水流

江上美人

綽約冰肌帶翠粧蘭舟桂櫂美清光相逢如入
高唐夢不禁魂銷秋水傍

出門吟卷終

閩中李素園著

悔齋詩

師白堂藏板

序

素園先生詩已行世者有
師白堂集出門吟余既爲
之序頗臚舉其諸體之備
美爲閩海詩人之冠矣至

是復裒輯其邇年之作爲
一帙謂之悔齋詩將付剞
劂而謬以余爲知言屬再
序之余受其稿往復吟繹
每至奇絕之處則益歎余

向者之論猶未足以盡先生何其彌高而盡變復有此乎夫高之至如累九層之臺不聞復有所加也變之盡如觀六代之樂不能

不有所止也而素園先生何以絕力舉人獨破常格一至於是葢技有限而道無窮先生固有道者也先生系本隴西與青蓮同出

而以師白名其堂師白香山也其從容任運曠識疎襟旣與白合轍乃其爲詩顧絕不爲長慶體古詩必淵源於漢魏律絕必根極

於盛唐善師白而審於去取尤見其卓爾不羣此其所以彌高盡變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者有道存乎其間也讀是集者當以

吾說求之
康熙庚申孟夏黃岡同學
弟杜濬題於尊野堂

杜序四

序

余友宗君鶴問每自賞其風華杜
子茶村亦嘗矜其月旦然遷之作
史惟以都尉爲賢甫也論詩獨謂
謫仙無敵神交特甚夢想爲遙時
値酉秋始遂班荊之願地來江左
適逢采菊之間論交既類飲醇講
德復同揮麈而素園先生逸情霞
上妙理雲流漱六代之英掇三唐
之勝初吟出門所作則境以情深

某序一

既讀悔齋之編而格因日造渾然古調既合謝以咀陶卓爾新裁復淩崔而軼沈具雷皷霜鐘之響而其律益精有雲章天錦之華而其文有本蓋其才大故能匯衆美之

歸而其氣昌故能盡多奇之變登廬山而此外無秀泛渤海而莫測其涯體有固然理無殊致也夫詩以法傳亦由品異先生誕靈漳浦承幾本之餘風布惠河濱得建安之舊俗悠情朱紱築圃於避暑臺前息影青谿閉戶在賞心亭畔以斯逸致抒彼曠懷寧不獲助於江山而自得其性情也哉宗君巳去每懷玄度之淸風杜子能來尚過

少陵之舊雨不謂吾言在河漢之外當留此卷於天地之間

康熙辛酉寒孟中浣廣陵同學弟

吳綺拜譔

序

文章以明道詩以言志夫志而非道也奚足以言志哉今之言道者必曰致而知格而物正誠而心意而後可謂之儒無論其素履果當於道否也舉一物不能名歷一境不能言夫安知咏歎淫溢之深切著明乎鳥獸蟲魚風花煙月山川草樹以及故宮窮巷

佳友良辰無往而非格致之所存即無往而非性情心術之所寄吾見非忠孝之言不敢言非仁義之行不忍行觸之而動感於物而賦而憂天憫人之致指之詞而藹如也則詩之為言真理學也詩人之心真道德也余嘗主此意以為選詩之旨選之事雖未竟而往往於詩之中遇余選

之之意馬益信余言之不謬也往歲戊午授經學於大梁李素園先生家先生以予知詩文之道者也以所著出門吟見示余讀之知先生忠孝廉潔之心有發乎詞而止乎義者其氣格取諸漢魏者十之八九其音節取諸李杜錢劉者又十之七八而自娛其情自高其識者又多於詠古

憑弔中優游而表著之甚矣先生之深於詩也頃者余游越東歸先生復示以近作且曰向所刻出門吟皆十年前詩耳自河北解組歸來又纍纍成帙予將有悔齋詩之刻吾子幸為我敘次之予不敏不能知詩然讀先生詩益嘆前日選詩之旨疊疊於先生之詩發之也昔人謂摩詰詩

中有畫夫畫描摹光景一技之能耳若夫以憂天憫人之心見之政事復以憂天憫人之意寓之篇章一名一物具見心源一興一比悉關理要

尼山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事父遠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所謂格致誠正不一以貫之哉夫布政優優澤及民物者仁也急流勇退不負遂初者義也皆道也諸儒紛紛孰如先生之坐而言起而行者夫是之謂詩言志也歟

康熙庚申仲夏日躔鶉首之

次鹿城後學龔翰譔

悔齋詩自序

庚申孟秋予將刻悔齋詩集客
有問於予曰子前所刻詩集既
名出門吟矣今是集又云悔齋
義何所取也予曰子未知予悔

齋詩之意乎憶童年時攻舉子
業姑隨俗學爲時文弱冠後寄
懷稍遠不樂以章句自安乃旁
獵博稽馳騁於古文詩歌之列
所著未刻詩文數種久貯藏篋

中矣不虞突遭兵火今已湮滅
無存豈可復問乎出山以後始
屏去帖括所遇山川景物及弔
古感懷贈答多於詩焉發之積
累歲年已彙成一帙第恐時數

難知復有散失之厄也姑手校
編次授之剞劂名曰出門吟乙
卯歲致政歸田取舊作細閱之
見從前諸稿可摘議者尚多因
削其淺陋刪其繁蕪以誌予悔

但既經災梨不忍盡棄置耳年來林下無事再集近歲所作裒輯成卷爲悔齋詩雖不敢謂入室登峰特視出門諸吟或庶幾有進焉嗚呼逝而不停者年也

變而無窮者學也茍餘年之尚在幸揣摩之益工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則悔齋之義殆將終身以之矣世有風雅好學之士或以予言爲不誣乎客是予說因勸亟梓以告天下之爲詩者

康熙庚申孟秋丹霞李贊元匡侯氏題於金陵寓次之師白堂

悔齋詩目錄

五言古體

閒居即事二首　雜感四首
恭別豫撫佟公　誡子詩
和杜于皇見懷韻

七言古體

讀楊椒山先生題贈龔梅軒梅花詩卷感而

有賦
爲黃俞邰千頃齋藏書賦
壽杜于皇七十　壽謝遠村六十

五言近體

未央宮
謁殷太師比干墓限韻四首
銅雀臺　湯陰岳忠武廟
呂眞人書像二首　百泉道中四首
黃河二首　舟過金山二首
春日登弘濟寺二首　錫山晚泊二首
舟中夜月　舟中晚望
雜咏四首　恭壽豫撫佟公四首
大隱園四首
擬宮中四時行樂詞四首
秋日杜于皇偕方南董過訪留飲同用雲字
重陽後七日方南董招同杜于皇集飲清凉

寺樓限青字二首
同杜于皇方南董長干送秋共得晴字
又用陽字
孟冬杜于皇方南董集飲師白堂限寒字二
首
大雪前三日方南董招飲

七言近體

擬唐早朝詩
三月十八日恭逢　萬壽聖誕隨班朝賀恭

賦一律以紀盛事
恭贈豫撫佟公二首　恭壽豫撫佟公
和張爾成大叅見贈
又即席再以二律見贈復次韻答之二首
春日金陵病中別杜于皇時于皇將往吳門
予亦將回豫北矣
都門送孝廉莊儕鶴歸里
冬日送杜于皇往廣陵二首

送丁雁水之任贛南二首
夜渡揚子江
廣陵道中逢友人黃君竹以倦遊歸隱賦此
贈別
雨晴　漁舟
秣陵春望　初夏即事
釣臺懷古　虎丘弔古
汴梁懷古　過朝歌有嘆
百泉　嘯臺
安樂窩　清暉閣
金陵春興八首　金陵病中送春
立夏前一日高座寺精舍送春同用歸字
秋懷四首　題林劍鳴山樓二首
午日吳門舟中讌集
立冬前一日半山園集飲用天字
又用聲字

五言絕句
高座寺精舍贈登寶上人四首
村居　雪舟
長干里　春閨曲
七言絕句
擬古宮怨八首
竹枝詞三首　柳枝詞
秦淮端午竹枝詞三首

聽倪郎度曲同杜茶村各賦四絕
口占次方南董韻　代人題画圖二首

悔齋詩目錄終

悔齋詩集

閩漳李贊元匡侯父著

閒居即事

本自愛長林朱紱非所樂又況蒲柳姿積勞疾屢作曠官恐負愆乞休入林壑尚媿筋力微未能任耕鑿展卷須良友疑義共討索典水尊欲傾村醪不厭薄長嘯陟高原眺望殊寥廓偶然得佳句解衣自盤礴嗟彼遊宦人車馬何錯落而我拙為者衡門飽藜藿丘園余素心不敢負前諾

黃俞邰曰立格措詞俱臻自然非絺章繪句者可比

其二

幸遂初服意結廬山水鄉柴門臨曲澗薜荔覆我牆呼僮治小圃課督循其常不黍既薇野葵藿亦成行春來好風至百草皆芬芳登高縱四望陵谷互低昂長林多榆柳伏月生微凉偶逢

鄰下叟把臂共揮觴談笑無多事抵掌話羲皇
聽久坐忘倦山翠欲沾裳歸卧北窗下仰視明
月光傷哉干戈地白骨浩茫茫

黃俞邰曰結處所謂憮已有淡懷知先生饑溺由己之思不以解組少息也

龔文思曰通首似庾子山結句更爲高響

雜感

嶧陽有孤桐扶疎自成林蟠根臨深谷直幹凌
長岑幸遇成連子雕鏤作鳴琴朱絃閒玉軫妙

響徹高深一鼓遊魚聽再彈玄鳥吟知己難再
得樵斧乃見侵昔爲清廟操今爲爨下音良材
空委棄惻惻傷我心

龔文思曰良材不遇古今同歎得此更警動悲咽能令千載才士讀之傷心

黃俞邰曰激壯蕭騷漸離之筑

其二

有客來臨淄鼓瑟誇獨步逡巡立齊門三年不
得晤憤鬱無可紓對瑟空自訢汝瑟雖云工其

如王不慕振響歌陽春下里有誰顧嗟彼挾策
入縱橫長安路五侯七貴門摩擊紛日暮豈知
天路遙九關邈難度逢迎術未工奔馳亦已誤
何如憇出園詠歌守吾素

黃俞邰曰點醒處如邯鄲一枕又曰抑揚慷慨

龔文思曰作點化語妙有婆心

其三

層閣凌霄漢聳峙水中央朱簾懸玉珮繡檻映

垂楊中有二八女柔媚清且揚柳黛桃花靨翠
鈿明月璫倚窗調玉瑟顧盼有餘光堤上冶遊
子自言侍中郎儀容何偉麗走馬長楸旁凝眸
睇飛閣恍惚在高唐托人前致詞河廣不可將
悵望無終極佇立空斷腸願爲高飛鳥振翮一
翺翔

黃俞邰曰通首似子建

其四

蟪蛄無春秋蕣華不及夕日月有升沉江海自潮汐人生天地間迅如駒過隙王侯戀榮華常思壽千百妄想冀神仙蓬萊在咫尺寧知年運衰頹顏已改昔日車旣難停憂愁竟何益不如飲醇酒笑歌且自適

黃侖部曰命意高遠措詞清新高可追東京十九首下亦不亞建安七子

龔文思曰四首氣體高秀托旨遥深眞得漢魏之神不徒其形似也

恭別豫撫佟公

相馬有伯樂駑驥始見明卞和不可作誰辨瓊與瑕丈夫重知己軒冕在所輕小子苟非質閩海一書生童年習章句弱冠究六經典籍頗蒐覽風雅亦縱橫揣摩窮日夜所期在立名壯懷雖未遂 聖恩亦已宏分藩大河北兢兢戒滿盈負重懼覆餗心搖若懸旌恭逢佟夫子仗節大梁城德業彌天壤文藻冠群英念我堪鞭策教育遵生成蘼蕪沾夜露欣欣自向榮黽勉思報德乃爲二豎嬰解綬還故里林泉愜我情凉秋木葉下仰視天宇清遊子懷故鄉命駕欲南征顧瞻汴洲樹僕馬互悲鳴覆轍慙未答何以策我行犬馬尚戀主葵陽原自傾人非木石侶誰不含至誠耿耿鬱未紓輾轉詎可平願言托毫素隕涕欲吞聲

龔文思曰溫和澹雅不卑不抗如讀河梁諸作又曰得漢魏人神髓

誡子詩

我家本望族閩中屈一指科名冠鄉閭傳家惟筆紙汝伯棟樑姿壯年成進士汝父雖菲材下流素所鄙十歲通經書二十獵文史寢食窮揣摩頗契聖賢理沉酣歲月深悅樂誠莫比三十登賢書乘風將萬里豈期時命乖一榜竟中止忝荷 聖朝恩分藩已過侈羸質兼弱才兢兢凛視履致政歸田園庶免曠官訾藜藿我所甘豪奢我不喜聡聡望亢宗賴汝數人耳我年已

句衰桑榆何足恃汝年已長成當知汝父旨耕
商既非宜弓馬亦非僻野史慎勿觀匪人慎勿
遇努力攻詩書或可繼前軌玩愒虛歲年淡[illegible]
祖父恥吾鄉顯貴兒烜赫震城市一丁蓄不識
親朋誰見齒汝今不讀書吾望亦已矣發憤振
家聲請從今日始

龔文思曰性情之言愷切眞摯孔明誡子之篇柴桑詠子之什得此可鼎立而三

和杜于皇見懷韻

皎皎雲間鶴飄然一杖履結廬名勝區長[illegible]
遺址文章追二京詞歌薄七子痛心雅道衰竭
力振靡綺所學無末流淡契聖賢旨才大世莫
容笑啼聊自喜著書懸國門爭貴洛陽紙嗟予
强效顰攝聲歌下里典型懷伊人寤寐在秋水
溽暑讀君詩清風坐中起君眞少陵宗愧予謬
姓李

龔文思曰結處巧合而不傷雅又曰寫茶村處如見

讀楊椒山先生題贈與梅軒梅花詩卷[illegible]
而有賦爲成都太守輿渭公作

奸相竊權白日冥仗馬結舌鼠狐鳴喜怒死生
在呼吸天子逆鱗誰敢攖侃侃楊公素嫉惡忍
令巨奸恣橫行孤忠抗疏除君側巍巍天朝一
柱擎封章甫上旋下理皋朝震慄寂無聲與公
正氣本天授名義爲重身爲輕護持多方無足
慕中懷憤懣詎可平嚴冬羣卉皆凋落欸見[illegible]

梅表孤清感君雲誼高千古慷慨揮贈淚縱橫
文彩陸離驚四座龍蛇飛舞腕中生歲月遷移
滄桑變忠佞升沉已數更兩公手澤猶長在凜
然常新無晦明天地大文豈終泯川嶽浩氣永
不傾益州使君繩舊武文章意氣誰抗衡勒石
貞堅傳久遠光昭祖德垂令名願君勿擕此卷
過河上恐有蛟龍起鬬爭

龔文思曰凌霜之松聳立千仞彼穠李夭桃望而自遠矣

爲黃俞邰千頃齋藏書賦

倉頡造字始開天載籍昭垂豈偶然傳世日久滄桑變致羅秦政付灰烟漢家諸儒僩闕失幾篇斷簡勤收拾斯時緗帙尚未繁庶幾千百存什一魏晉以後書漸多天府寶匱鬱嵯峨稗史著撰紛無數豈徒舊典恣蒐羅精華過浹帝廡姤內庭秘閣總非故瓊函玉冊代銷沉安得神物長擁護近代散落書益少制義呫嗶徒紛擾

衣紫帶金到白頭問以經史茫未曉亦有聚書高等屋什襲珍藏未暇讀籤架煌煌侈壯觀徒供蟲牙與鼠腹先生嗜書有奇癖心研手抄無旦夕令子卓犖守遺編寢食揣摩窮探索萬卷樓中長閉關千秋大業在名山今日　大庭應顧問美爾淹博動　天顏愧予衰病精力荒僻卷有益掩卷忘披閱千頃堂書目仰屋嘆息愚彷徨

龔文思曰長篇直追元白而氣味深厚過之中間借題發論處能令藏書者面赤汗下

壽杜于皇七十

庚申正月天宇清喬雲藹藹繞江城時逢先生壽七十仰瞻南極星正明我聞楚材雄八荒屈宋文章吐光芒川岳醞釀數千載復鍾西陵之黃岡黃岡之墟有杜子左手繙經右閱史縱橫二十一代間九流百家供驅使當其捉筆馳騁時愈修之文杜甫詩神鬼風霆走腕下千金一

字誰得移亭亭浩氣橫九州儼然獨踞百尺樓庭前問字輪蹄滿安知世上公與侯似君才華古今少天祿秘書待君曉豈料運遭百六期龍蛇起陸風塵擾干戈紛擾蕩乾坤川原陵谷亦崩奔煌煌章綬招傾覆何如蠖伏守衡門衡門之下任謳呼慷慨長歌碎唾壺有時擊筑過燕市或向高陽覓酒徒酒到歡處噱然笑笑到極處忽然悲倏笑倏悲是何意此中消息君自知

吁嗟多壽世所慕彭殤脩短何未悟碌碌輕塵度歲時百年之軀猶旦暮君今著述已等身光華爛熳久彌新只今二萬五千日已似蓬萊頂上人祝君壽勸君酒宇宙大文真不朽朱門華戶亦何有試檢篋中所著書政好陶然杯在手

杜茶村曰奔逸而遒謹嚴而宕此歌行絕調也
龔文思曰如此驕議以壽茶村可謂逈絕時流

壽謝遠村六十

盛夏炎蒸苦日遲有客叩門索壽詩手持杜陵老人帖稱是東廬謝客兒坐久慇懃前致詞云年六十世莫知偶寫尺幅長松卷箕踞科頭聊自怡我於謝君未謀面今年夏中始一見但聞集唐詩千首驅古之才君獨擅與君縱談論彭殤窮通修短亦何常學仙採藥皆如夢何似追遥入醉鄉憶昔干戈時未平沙場白骨漫縱橫五侯七貴多傾覆欲從何處覓長生君今所得

老氣無[illegible]

亦已多中山之峰鬱嵯峨持杯把卷長松下樂哉乾坤任嘯歌

未央宮

不盡黍離感空宮寄恨長寒煙生廢井蔓草上枯楊雲鎖朱門暗蟲飛畫閣涼寥寥秋苑內明月爲誰光

曾惟久曰全首壯烈
鄧孝威曰詩情哀惋而筆自壯健
沙定峰曰蒼涼悽惋如聽九法曲結處尤耐人百思

謁殷太師比干墓限韻

殷社已成屋千年一廟存猿啼亡國淚月照剖心痕狐兔避封壠風雷護寢門漫將憑弔意灑酒酹忠魂

蒼然　壯語

其二

丹心繞故塚荒草自萋萋難補朝歌衮空傷牧野鞶血流皆化碧氣吐亦成霓入廟悲風起羣鴉莫夜啼

張上若曰絶句尤深

其三

一抔骨已朽千載氣猶生只盡當年事寧知異代聲衣裳映月冷松柏帶風清魂魄歸何處依依向舊京

張上若曰又深一層
龔文思曰忠臣心事如見

其四

何辜列貴戚逢此獨夫驕致命酬先祖無顏對異朝雲來墳際暝葉落雨中蕭陵谷多遷改貞魂總未消

張上若曰四首同一吊古恤忠而首首不同自有淺深是題作者雖多當以此爲壓卷
龔文思曰淒楚壯烈之音讀之可爲痛哭

銅雀臺

策馬漳河畔寒雲白日凉陵花殘野火臺瓦覆沙塲歌吹誰能聽綺羅空自香金鳧與穗帳千載同悲傷

張上若曰說得阿瞞意冷甚于毒罵
龔文思曰溫李集中不可多得
鄧孝威曰只作哀嘆不用譏貶固高又曰似唐初四子

湯陰岳忠武廟

巍廟前王典精忠奕代名黃龍不痛飲鐵馬自悲鳴四字痕猶赤兩宮愁未平寒風繞栢樹遺恨在休兵

鄧孝威曰柯如青銅根如石以擬此詩
龔文思曰沉着痛快亦復爽若哀梨
張上若曰運筆不同

呂真人畫像

劒佩躡芒履素衣兼道冠宛如水月影應作鏡花看醉裏風雲幻壺中天地寬勞勞度世意落筆碧堂寒

張上若曰從十年面壁中來
龔文思曰別有會悟

其二

遊神八極外奇與一杯閒瑤島無人到白雲相與還水流丹室靜鶴舞道心閒此路應難問將

行雪滿山

張上若曰此首亦有仙氣
龔文思曰神仙身分說得朗暢

百泉道中

城西方縱步極目太行山一路煙雲外千村圖
畫間流泉何處盡啼鳥幾時閒日暮空林靜牛
羊自去還

張上若曰與少陵出門流水住同佳

其二

不盡桃源地林泉處處同樹深常絓雨澗響不
聞風遂徑鎖朝霧澄潭照晚虹杖藜余不倦興
到任西東

張上若曰蒼翠欲滴

其三

一泉繞萬徑芳草自芊芊林密疑無地崖迴別
有天藤花懸石壁松翠落廚烟盤礴清溪畔酣
歌獨醉眠

張上若曰遼穆清幽總無世諦

其四

雲歸青嶂出霧散綠溪長山色當門秀泉聲入
座凉野湍續斷岸渦鷺動斜陽習習微風起林
花一路香

龔文思曰摩詰詩中有畫信然
張上若曰景眞語韻似韋蘇州
又曰讀百泉道中諸作如遊桃
源山水令人有飄飄欲仙之意

黃河

天水源相接分流九曲行光芒隨處變奔浪幾
時平不斷蛟龍氣日聞風雨聲堤工久未息作
苦向誰明

杜于皇曰句中已具一黃河又曰結出正意
龔文思曰撫時生慨何等胸次

其二

千載洪流患胡爲今未除神功誰繼禹民命竟
同魚長費竹薪力難畱蓬草居九河道已廢無
策獨躊躇

杜于皇曰經濟人語
龔文思曰識力高健

舟過金山

一柱空中起孤峯夐獨尊風濤無旦暮浩蕩此乾坤勢作江天鎮流通滄海門潮聲催棹急乍聽亦銷魂

杜于皇曰宛在旋渦郭璞墓穴
龔文思曰精力渾灝可廢僧歸龍出之句

其二

群水圍孤嶼屹然天際浮蛟宮支絕壁塔影壓

扁舟遥控東南勝中分楚越流何時頻遠眺光怪望中收

杜于皇曰第四句空前絕後不可復得又曰看山宜遠知者幾人
龔文思曰文字壓字椎鍊最工

春日登弘濟寺

巍閣臨江起登攀到處迷曲巖藏日少疊嶂掛雲低水濶魚爭舞山空鳥自啼挨奇無限興不覺夕陽西

其二

縱覽曠無際長江一望淺危亭穿石罅密樹散春陰帆影當窗暝鐘聲入浦沉盤桓千仞上徙倚自長吟

杜于皇曰淺字不同又曰帆影窗暝今始拈出

錫山晚泊

片艇尋幽勝溪行幾曲灣夕陽微照水雲影晝（已近自然）歸山汀鷺沙邊去漁舟浦外還旗亭何處問樹下綠陰間

其二

看山日放棹向晚暫停橈初月升東嶺微風靜暮潮泉聲入寺滿峯影到溪遥長嘯清波畔愁懷一夜消

龔文思曰王孟佳境

舟中月夜

日隱遠山暮江千片艭收沙明霜照岸夜靜月

臨舟影白千帆色光寒一水流凄凄腸斷處不
待鴈聲秋
沙定峰曰一片空明詩品如雲林畫帋

舟中晚望

放棹夕陽下蕭然一葉舟鳥歸萬戶靜月出片
帆秋遠樹連雲翠空山帶水浮故園何處問徙
倚望東流
沙定峰曰字字從妙悟中出詩中有禪

雜詠

幕府羽書至蕭蕭戰馬鳴請纓思報國仗劍往
從征去建搴旗績歸書畫閣名豈如老咕嗶白
首尚窮經
張上若曰有横槊碎壺之槩

其二

殺氣降邊上烽烟日夜明三軍方振旅四境已
吞聲白骨横新壘青燐暗舊城干戈苦未息䎶
戢談兵
張上若曰悲壯
龔文思曰多少諷諫

其三

句兵不用衆籌畫在元臣試問斷流卒何如背
水人柳營嚴壁壘羽扇靖烽塵月見鯨鯢遁方
知號令新
張上若曰如見光弼之軍壁壘一新

其四

推轂威權重建牙旗鼓新廟謀先擇將帷算在
安民服遠豈無策擒王自有神時艱方用武勉
矣渭濱人
張上若曰胸中數萬甲兵若氣韻雄邁其剩技耳

恭壽豫撫佟公

豫邪心腹地出撫重元臣開府旌麾舊中州控
御新大仁垂雨露神武靖烽塵八郡歡聲動頌
茲黃髮人

其二

奉楚烽煙起干戈尚未休軍需資轉運扁戶賴綢繆但慰蒼生苦無貽 聖主憂豺狼多遠遁叔子自輕裘

張上若曰結句傳出暇整之度

冀文思曰仁義道德之言出之藹如

其三

譽望重神京牙旌擁汴城行巡宣 主德入告達輿情五嶽精初降三台耀正明兩河霖雨徧何處輟歌聲

張上若曰三四切五六工

其四

繡服行持斧絳騶出佩符爲名張國勢椽筆潤王謨燕許應同調范韓皆並驅酬恩童叟頌介壽滿康衢

張上若曰四詩意義包舉無遺非此詩莫傳佟公非佟公不稱此詩

大隱園有序

百泉之東有大隱園冀渭公太守別墅也渭公博徵書史而政行治蹟尤所在有聲辛亥歲志戀東山謝政歸里於邑中西南修築一園扁曰大隱亭榭泉石之槩備極幽奇蓋將以娛美鑑湖追踪綠野也予僑寓共城爲渭公招飲其中絃歌迭奏花鳥紛紜日夕留連久而忘倦可謂窮耳目之觀盡林園之勝矣夫豈五馬之樂可以易此乎爰成近體四章以紀其事

不知軒冕貴脫屣入山林對雨看新竹焚香聽夜琴雲開三徑曉花發一亭深爭識商山路誰知四皓心

張上若曰逸致翩翩

其二

數畝煙霞地經營獨有君泉聲簷外度花氣牖中聞密樹多藏雨長歌半入雲竹溪千古事此日亦同羣

張上若曰蓬島仙人不食人間煙火

鄧孝威曰似子美何將軍山林詩

其三

何須林壑裏大隱市朝間問字徑常滿呼樽戶

不開閒凭芳草檻遥對白雲山謖謖長松下飛
禽自往還

張上若曰通首似摩詰

其四

彷彿嚴陵叟臨流理釣絲山明雨霽後花落鳥
啼時舞袖銀燈亂吹簫松月遲此中多逸興惟（芳蘭竟體）
許使君知

龔文思曰鳥啼花落字極近如此用便
流利生動翻新出奇是點鐵成金手

張上若曰此四首氣格便似老杜游何將軍
山林諸作傳難繪之景寫不盡之情所謂詩
中有畫渭公雅人韻事
亦借此詩以垂不朽矣

擬宮中四時行樂詞

春到百花妍踏青芳草邊鶯歌（說冶多姿）與蹴踘羯鼓送
鞦韆紫杏含朝露絲塘浮晚烟臨風彈急調吹
上玉堦前

沙定峰曰
雅而不纖

其二

雨過凮霧收太液水添流珠珮環金輦紅裙棹（清麗）
畫舟玉盤氷藕冷綺閣柳凮柔更有招商曲歌
聲夜未休

其三

白露下金井凉風動繡帷柏囊蛛網合黄佩菊
華巵葉落砧聲急天空月影遲長生有密誓休
教侍兒知

沙定峰曰行樂詞用明皇貴妃事作結諷樂
之不可極也才人學人正于此等處分别

其四

踏雪獵長楊鑾回典未央龍鸞繡帳煖蘭麝玉
爐香牙管按纖指銀燈照翠粧君王常早起數
問夜何長

沙定峰曰結處亦是齊
風雞鳴小雅問夜之旨
曾惟久曰四詩敷
華衍藻而有警策

秋日杜于皇偕方南董過訪留飲同用雲
字

佳客枉相訪才華迥不羣霏談如吐屑豪氣欲
干雲詩興杯中發秋聲雨外聞脩然分手去別
緒自紛紛

杜于皇曰第六句耳根具大圓通

重陽後七日方南董招同杜于皇集飲清
涼寺樓限青字

涼風吹古寺颯颯動疎櫺葉落幾時定鴈飛何
處停愁來鬢漸白官罷眼誰青且盡杯中酒寧
知醉與醒

龔文思曰曠逸無際

其二

遠眺群峯小層樓上杳冥鳥聲當戶靜山色入
簾青夕照走江樹疎鐘動夜星歸來興未盡明
月在中庭

杜于皇曰真景寫得飛動在一走字下句動字易知

同杜于皇方南董長干送秋共得晴字

攬勝逢秋暮長干一片晴雲飛鐘外影鴈度荊
邊聲葉老經霜落林疎背月明時更難久待月
送有餘情

杜于皇曰一片晴後於他處不得又曰妙妙于寫景

又用陽字

秋杪到蕭寺遊人恨正長蟲聲無遠近梧影自
淒涼亂杵搖山月驚鴉翻夜霜匆匆言別去徙
倚望斜陽

龔文思曰體物最微

孟冬杜于皇方南董集飲師白堂限寒字

懸榻須良友到門懷一寬相迎夕照下共聽鳥
聲殘酹舞忘衰暮狂歌銷晚寒草堂興不淺念
我永來看

杜于皇曰千載如見龔文思曰所謂漸近自然耶

其二

好友長相憶頻過興未闌開尊同我醉得句共

君看葉落風聲急霜淺燭影寒偃談多亢慨別
後有餘歡

大雪前三日方南董招飲

北海真豪舉孟公誠絕倫千秋稱好客今日見
斯人玉斝浮醇酒錦盤羅異珎老夫歡醉飽折
柬不嫌頻

龔文思曰典致高妙如見

擬唐早朝詩

雞人報曙鳳樓前殿上傳呼揮彩鞭絳闕星稀
明曉月瑤臺風暖散寒烟羽林甲盾森儀衛玉
帛衣冠護御筵遙望天顏方咫尺仗聲已在五
雲邊

曾惟久曰可追王賈
沙定峰曰盛世雅音真可鼓吹休隆

三月十八日恭逢
萬壽聖誕隨班朝賀恭賦一律以紀盛事

群雲藹藹碧爐烟輦蹕傳呼肅　御筵有道垂
衣臨禹甸無疆獻頌祝堯天瑤宮鳳管迎風散
翠殿龍旂帶月懸自愧外臣無補報空隨拜舞
玉墀前

張上若曰
可稱典麗

恭贈豫撫佟公

戟門豸帳氣蕭森繡斧貂冠杖節臨八郡重維
畿輔地三年盡瘁老臣心蝥弧不試烽烟靖桑
柘無虞雨露深豫土瘡痍應漸息蒸民百代建

謳吟

張上若曰八郡兩句大哉言乎
龔文思曰頌颺有體

其二

一天霖雨擁鳴珂汴水童黎共笑歌筆繞煙雲
光壁宿胸藏甲胄壯琱戈憂民淚盡丹心苦謀
國情深白髮多酧德報功　聖主意竚看茅土
並山河

張上若曰
壯鬱閎深

又日贈佟公二作高文典冊直奪燕許之席又確是贈豫撫佟公不得移贈他人

恭壽豫撫佟公

中州民困已多年朝夕呻吟望解懸幸有景星臨豫地爭誇比屋戴堯天兩河雨露和瓊酒八郡歌謠入錦絃此日稱觴應載道紫雲長繞軾門邊

張上若曰盛唐應制之遺
龔文思曰氣韻秀拔

和張爾成大叅見贈

空齋兀坐一庭幽忽讀新詩散客愁鰲禁遙傳鸚鵡筆臚聲早動鳳凰樓燕山律吹兩河暖鄴下旌麾八郡秋即日　璽書徵召急鳴鸞依舊在皇州

張上若曰
精工藻麗

又即席再以二律見贈復次韻答之

蜺旌獵獵逐風開遙看文星自北來椽筆應推燕國手風流獨數鄴中才寒檐霧落燈花冷古寺鐘沈月影回把酒談詩耳正熱城頭夜漏莫相催

張上若曰三四
兩句拈來恰合

其二

蕭蕭四壁歎鴟鶚異地懷人問字遙遠望蘇門千里隔相逢驛路一樽邀爐中火熱香煙滿秋後風高夜雪驕醉讀新詩頻起舞冰綃何必讓瓊瑤時爾成以字詩見贈

張上若曰氣韻遒別
龔文思曰典致翩翩

春日金陵病中別杜于皇時于皇將往吳門予亦將回豫北矣

相逢話舊思紛紛風雨蕭蕭共論文一代才名何有我千秋不朽獨推君吳江水漲桃花放豫土春深雁影分此日懷人腸欲斷那堪別曲病中聞

張上若曰文人相遇固已
璅璅餘子又曰傲岸不羣

都門送孝廉莊儕鶴歸里

知巳分離二十年相逢燕市倍凄然何堪握手無多日復爾銷魂自各天芳草輕霑江店雨春風遥散馬蹄煙長途詩篋君應滿莫向癡人夢裏傳

沙充峰曰只如家常說話而交情旅况輸寫畢工末句更爲天下詩人下大棒喝矣

冬日送杜于皇往廣陵

爾爲貧驅出故林蕭蕭書劍向江潯窮愁千古

文人事惜别今朝知巳心片棹遥看楓葉下孤燈獨照夜霜深此行得意歸須早莫教談詩夢裏尋

其二

久慕君才是我師論交五載恨何遲文章相許雲霞外意氣難忘風雨時杜李齊名予獨愧札僑推分世安知匆匆北渡寒江去握别銷魂獨賦詩

送丁雁水之任嶺南

虔土關河扼上游臺郎銜命控雄州星文彩映貢章水使節光摇翠玉樓郡治有翠玉樓建業江花迎憇馬鄱陽錦櫂引行舟東南民力君應問撫輯無勞聖主憂

龔文思曰得贈送之體

其二

紛署携香出上京隼旟獵獵向西征溪山驛遞

四千里節鉞風移十六城畫戟潛銷豺虎壘牙籖遥發管絃聲使君政暇無多事一篋新詩照月明

夜渡揚子江

晚舟急棹散鷗羣萬頃蒼茫夜色紛寺影俱從煙裏過濤聲宛在夢中聞懸知南北長江限猶憶荆吳一水分遠浦漁燈無處盡寒鐘已溼半天雲

曾惟久曰不事雕飾自覺清新寫景出於
會心語遂獨絕又曰句句是夜渡妙甚

廣陵道中逢友人黃君竹以倦遊歸隱賦
此贈別

數載飄零獨客身蕭蕭衣帶畏逢人桐溪錦釣
長辭漢楚水桃花亦避秦雨過河橋江艇淺霜
淡驛道馬蹄辛茫茫客路風煙滿莫怨空山草
木貧

曾惟久曰意氣閑放
胸中丘壑正復不淺
沙定峰曰小山叢桂文中
絕調此詩堪與匹敵矣

雨晴

昨夜凄風吹我寒荒郊竹屋雨聲殘一朝日散
平疇淨滿道沙飛落葉乾未雨不知晴日好新
晴方覺雨時難疎雲已盡高天大且向長原放
眼看

曾惟久曰率意寫出自有章法境事
周備首尾句稱此唐律中不多得者
沙定峰曰如絕代之姿纖
復草草梳束彌顯其佳

漁舟

數葉輕航江上過閒將短楫漾清波魚梁水落
驚秋夢煙雨舟迴起棹歌晚篷只堪明月到早
帆惟掛白雲多羣鷗日夕沙邊宿帽徽未工柰
爾何

沙定峰曰此漁翁甚不尋常令人想見西
塞山前人物非先生胸中丘壑未易寫出
魏惟度曰三四是義山隨
州得意句先生別有仙才

秣陵春望

江上春來野草萋翠裙綺袖滿長堤青山半向
雲邊出黃鳥多從雨後啼風靜晚汀鷗睡早花
殘紫陌蝶飛低登高遠眺長干道一望林巒路
欲迷

曾惟久曰清逸中而光彩照射
沙定峰曰流麗瑩潔似王摩詰

初夏即事

芳菲搖落送春光暖日晴雲晝漏長輕葛初裁
金剪細嫩茶新試石泉香風吹楊柳絲垂屋鳥

啄櫻桃紅過牆小院日間午睡足翠樓簾捲夕
窗涼

胥惟久曰色澤從李
義山來風華映人

釣臺懷古

數代行藏自古今千年一釣此長岑分茅豈爲
功臣寵錫劵多疑英主心木末孤亭煙外杳江
千片石草中湮殘碑半向青苔斷悵望寒潭獨
自吟

沙定峰曰胸有全
史偶借子陵發之

虎丘弔古

登臨古寺獨徘徊世變存亡一刼灰睇虎久辭
亡國塚啼鵑已上法師臺劍光没影空留石池
水含烟半是苔祇爲山川多勝麗年年絲管畫
船來

沙定峰曰結處
當爲虎丘絕唱

汴梁懷古

汴水東流日夜奔紛紛宋魏幾家存鴉啼斷冢
玉魚出雲壓沙場游目昏蔓草橫丘埋戰壘秋
風何處弔夷門信陵賓客今安在燐影蛩聲欲
斷魂

旅上若曰淒風苦雨不堪多讀
鄧孝威曰淒艷沈雄必傳之作

過朝歌有嘆

蹟瞻殷土不勝哀千載傷心在鹿臺蹇蹇三仁
辭闕去桓桓干戚渡河來杜鵑有恨啼黃屋淇

水無情長綠苔象箸玉杯渾似夢荒宮寂寞野
花開

龔文思曰悲惻
之音古今同痛

百泉

拄杖遨遊弔古情蘇門山下百泉清澄泓一氣
水霜色噴薄千重風雨聲樹石遥連光欲墜星
河倒照影偏明臨流賸有瀛洲興醉後歸來帶
月行

張上若曰方是百泉絶唱

嘯臺

郊外尋幽策杖行百泉峰頂孔先生當時一嘯何奇事今日千秋存令名秪爲異才奏魏代遂能寸土重共城殘碑滅沒荒臺上讀罷猶聞鸞鳳聲

張上若曰有解衣盤礴之致
龔文思曰曠懷卓識遂爲千古絶調

安樂窩

看山展謁昔賢居芳草萋萋映戶除圖史已殘蟲鼠後亭臺亦落雪霜餘當年寄興惟泉壑後代傳聲一草廬始信人才能重地登臨搔首獨躊躇

張上若曰大爲名士生色

清暉閣

空中層閣鬱崔嵬歷盡滄桑幾刼灰自有靈泉扶青棟忍教翠壁沒蒼苔碧潭凜冽蛟螭遁古木扶疏鸖鶴來此日翛然遥眺望百年懷抱一時開（如九皋鳴鶴）

張上若曰高爽之氣橫溢紙上

金陵春興

顧瞻建業思悠悠船指興衰代未休六季芳華更戰壘三吳王氣任江流衣冠久擅東南地戶口稱雄十五州極目烽煙民力困長干士女自遨遊

龔文思曰感慨中寓諷刺都在言外

其二

物換星移已數朝一樽憑弔草蕭蕭誰家廢苑啼殘鳥幾處蒼苔壓畫橋鐵鎖千尋經火斷瓊樓百尺亦煙銷相逢莫說興亡事六代遊魂總未招

張上若曰変楚之音不堪多讀
龔文思曰讀此詩覺王濬樓船之作尚非絶調

其三

一夜春風落石城故宮荒草為誰生石麟已臥琉璃塚金馬曾屯虎豹營桃葉渡頭舟自泛雨花臺上月空明烏衣舊巷門庭換莫聽淒凉燕子聲

張上若曰寫荒凉景以典麗出之似少陵昆明池水之作

鄧孝威曰偉麗之中兼以哀激

龔文思曰哀響動人

其四

春來風雨柳枝寒吳地蕭條不忍看漫說東南多貢獻寧知兵燹已摧殘征求星火輸供亟轉運舟車飛輓難何日普天休戰鬭蠲租 喜詔出長安

龔文思曰憂憫深至

其五

覽勝欲獻鍾阜前金湯何事付風煙三山虛控江淮勝一水難分南北天但有蛾眉歌玉樹誰知犀甲下樓船厭厭夜飲歡無盡空委六宮荒草邊

張上若曰愧殺陳後主一輩但尚雅含不失風人之體

其六

春到秣陵蔓草萋芳郊翠陌望中迷琱弓遠下新鶯淚玉勒遙馳駿馬蹄旂影拂雲千樹暗笳聲落日萬峰低吳歌越舞君須醉忍聽哀哀蔀屋啼

張上若曰含蓄無盡

其七

數年憔悴困風塵愛此長干欲卜隣抱膝南陽非傲世掛冠神武是閒身江村返照溪聲細野樹初鶯柳色新此地澆愁宜斗酒逢人劇飲莫辭頻

張上若曰翛然自遠

龔文思曰高致絕俗

其八

憶昔棲遲白下初五陵豪氣未曾除看山每向花邊卧索句多從醉後書但得忘機齊鹿豕可無泥跡狎樵漁而今負病衡門下衾枕蕭蕭永夜虛

張上若曰得意書與致酬適

少陵八首千載無敵之者以寄託其文思曰少陵高邁雄渾擅場也得此八篇精微創闢覺從來刊古諸作皆在樊籠之內直堪與少陵頡頏上下豈非奇觀

金陵病中送春

昔日送春春可憐今辰春去益悽然九旬寂寂參苓夢三月霏霏風雨天未及聞鶯攜酒後如何折柳落花前叮嚀話別難分手來歲早逢芳草邊

張上若曰句句是送春句句是病中送春末更振起具大法力

立夏前一日高座寺精舍送春同用歸字

三月盡時木葉菲行行履杖到僧扉六朝舊寺（慈倩滿）空荒草（眼）一日餘春在翠微桃水上已桃花水也已辭芳

樹去腸聲頻與落花飛（好）流光欲改難長住分手銷魂帶雨歸

秋懷

木葉蕭蕭秋氣清澹雲碧漢（茬蔚）望中晴征鴻萬里霜初降搗杵千家月正明蟋蟀聲高搖野墅芙蓉花發暗江城邊烽未靖鄉關隔白髮愁來一夜生

杜于皇曰悲壯遒杜

其二

秋日霜淡楓樹凋無邊月色落青霄平沙草短（雄拔）麋狐出大澤風高隼鶚驕畫角頻吹氊帳曉玉鞭叅送馬蹄遙將軍息戰閒無事小隊行圍破寂寥

杜于皇曰渼他處正感動人

其三

南土烽煙猶未平元戎糾糾出神京黃雲晝壓

貔貅壘白羽夜催鞞鼓聲四野秋風斷戰馬數杯淥酒臥談兵哀哀鋒鏑遺黎盡佇望三軍奏凱行　此體絕倫

杜于皇曰結只得如此居然忠愛

其四

艨艟遙指女牛邊閩上兵戈亦有年千里樓船虛海月萬家輸輓暗雲天持籌曾費司農筴須發已傾內府錢何故官胥征調急窮簷戸內半無烟　警　老杜遺

杜于皇曰淒意往往在結

冀文思曰四首中有飄逸者有豪壯者有激烈者有悽楚者衆美咸備縱横無端予安能測其所至也

題林劍鳴山樓

愛此山樓景物清人間臺榭翠中輕泉歸衆壑參差落日照群峯次第明谷鳥半銜煙際影林風不斷夜來聲柴扉寂寂行人少雲色蒼蒼嶺外橫

曾惟久曰一幅圖畫

其二

翛翛杖屨臥雲丘獨踞煙霞百尺樓山翠霑人常帶雨松風入谷亦多秋長林日晚樵聲急曲逕花深鳥道幽卜隱何須方外地桃源已在此中遊

沙定峰曰如入邃谷深巖令人毛骨俱竦

午日吳門舟中讌集

午日晴天芳草萋閶門城外綠楊齊香粧簇隊迎風笑橈鼓衝流亂鳥啼鳳曲繞雲歌扇緩霓裳拂席舞腰低興來且盡杯中物莫問江頭日色西　秀　艷

立冬前一日半山園集飲用天字

颯颯踈林十月天憑高望遠總淒然湖山尚帶三吳色亭榭何如六代年風送江聲煙樹外日　秀　折　蒨

移竹影酒杯前登臨不盡滄桑感相對悲歌共醉眠

杜子皇曰心眼俱開
龔文思曰感慨中不帶衰颯最高

又用聲字

三秋已盡序將更登陟高原一望晴千疊峯巒雲外宜萬家煙火畫中明日邊鴈度寒霜影亭木風過木葉聲俯仰良辰無限興長歌斗酒任縱橫

龔文思曰筆墨中具有煙雲之氣

高座寺精舍贈登實上人

寂寂禪房裏蕭蕭衲與藿白雲簷外飛山花自開落

龔文思曰瀟洒出塵

其二

地僻車馬稀日對娑羅樹秋風一夜來落葉紛無數

其三

明月照空山獨坐層崖上夜深不見人流水發清響

是深山靜情光景

其四

煮茗作山供客來汲泉去但知泉水甘不辨泉源處

龔文思曰非坐破數十蒲團未易語此

村居

東村猛虎來西村里胥至悔不住東村猛虎尚可避

龔文思曰苛政猛于虎古今同慨

雪舟

江天一夜雪煙雲昏江與莫辨江上舟但聞舟子語

龔文思曰情景俱真

長干里

花柳經年變亭臺亦代更堪憐子規鳥尚作六朝聲

龔文思曰妙論微有出之灑然

春閨曲

滿地梨花落行人猶未歸如何雙燕子偏向畫梁飛

龔文思曰似怨似喜無非妙諦

擬古宮怨

玉爐香散入雲霄風送車聲出殿遙三十六宮齊望幸爭燒畫燭到來朝

沙定峰曰用意在無字句處

其二

秋淡夜靜欲銷魂斜倚銀床懶閉門最恨多情天上月偏來孤枕伴黃昏

其三

弱柳飄搖百子池大家依樣畫蛾眉鸞車已向別宮去妾學新粧誰得知

其四

太液池中菡萏新紅裙搖曳綠波濱無端驚起鴛鴦鳥陌上雙飛惱殺人

其五

寂寂空宮日夜寒臨粧惆悵獨凭欄何人畫得妾顏色獻與官家仔細看

其六

中宮宣召按新箏玉指細彈離恨聲却被東風吹散去君王乍聽未分明

沙定峰曰怨而不怒

其七

朱戶凄涼已懶開無心復上楚王臺多言鸚鵡故相戲虛報至尊玉輦來

其八

鸞輿塵遠邈難攀閒道將來尋又還自是君王

不好色非關薄命盡紅顏

曾惟久曰忠厚是風人之旨

沙定峰曰八首新旨盎盎如遊武夷九曲曲曲別具一奇

閨怨

妾家住在大江頭江水多情日夜流聞得櫓聲樓上看不知何處是郎舟

沙定峰曰此所謂新聲也無一點塵俗氣

曾惟久曰怨而不佻

其二

池畔芳桃郎自栽今朝已見碧花開無情桃樹開何急種桃主人今未來

曾惟久曰瘦而多姿

竹枝詞

欲製新衣寄遠人剪刀頻放獨傷神郎腰肥瘦今何似只恐縫來不稱身

曾惟久曰句句入情辭意高妙不愧劉夢得

其二

春水漫漫滿竹堤郎舟開在渭橋西來朝泛棹尋郎去恨殺鷓鴣樹上啼

沙定峰曰與打起黃鶯兒各有其妙

其三

一別郎顏已十年昨宵偶夢到郎邊征風忽落梨花雨驚起愁魂獨自憐

曾惟久曰無限淒情怨及風雨妙妙

柳枝詞

三月青青楊柳枝隨風飄颺向江濱楊花最是無情樹只管年年送別離

翻得好

秦淮端午竹枝詞

鬆鬢蛾眉望若神捲簾爭看汎舟人凉蓬已到朱欄下幾轉秋波一側身

杜于皇曰看得細心寫美人者當知

其二

賃得新衫賣敝裘盤龍繡鳳看燈舟未知秋到

寒霜下夫婿無衣愁不愁

其三

綵幔朱旗五色桅琉璃光照碧溪遥家中粒薤

厨煙斷猶着羅衣吹洞簫

聽倪郎度曲同杜茶村各賦四絕

聽汝新聲奥奈何空林落葉水廻波願郎珍重（誰能遣此）

穿雲曲莫向癡人夢裡歌

其二

一啼一笑總傳神舊譜翻來别樣新此日陽春

應絕調須知戡衰是前身（謂何戡李衮也）

其三

杜丁皇曰非老丁顧曲人
不知非此道國工亦不能

嫋嫋隔風玉樹前珠喉宛轉入雲煙前朝舊部（無限感）

銷沉盡畢竟風流屬少年（感）

其四

翡翠筵開入夜長碧簫吹散玉爐香繞梁一曲

銀燈亂四坐無聲欲斷腸

口占次方南董韻

孫楚旗亭事未遥何時倒盡酒家瓢淮清帘館

淡相憶月夜聞歌過板橋

代人題画圖

堦前流水起清音鬱鬱長松正滿岑石壁翠連

青草色洞門閒鎖白雲深

沙定峰日仙靈窟
宅豈塵蹤可到

其二

擁卷長歌獨閉關飛泉落葉徧空山翠屏半是

蒼苔到坐聽松風心自閒

悔齋詩卷終

閬中李素園著

又新集

師白堂藏板

題辭

詩人之傳者必不可不閉戶亦不可不出遊閉戶必有林泉出遊必有朋友閉戶必在閱歷世故之後然後文史莫不活現而不爲陳言出遊必在讀破萬卷之後然後見聞無非掌故而不爲塵跡舉天下之大求其與吾言脗合者惟見吾友李素園先生耳素

園之通隱驗歷有年廉能勇
退寓居金陵悅清涼山之勝
山下有廢圃雖荊榛荒茀而
丘壑猶存先生葺之謂之遯
園讀書其中固已于書無所

不闚方之幼學又復加博則
吾所謂詩人閉戶在閱歷世
故之後者素園有之矣旣而
乘輿東遊擷吳山越水之秀
而與二三風雅遺民若吾友

曹鑒躬吳六益趙雙白唱和
言懷無不人人屈服則吾所
謂詩人出遊在讀破萬卷之
後者素園又有之矣由是以
其閉戶出遊觸發涵潤之所

得參互融鑄吐爲新詩各體
區分而諸美具足一日屬予
論定予何以復素園哉將謂
是詩勝于往作乎則往作已
不可勝將謂與往作等耶則

又有不但已者也然則蔽之
以一言曰是詩人之必傳者
而已

黃岡同研弟杜濬題于
金陵流寓之千仞草堂

又新集自序

造化無窮也文心無盡也以無盡配無窮必有變動日新之化運行於兩間而後人事氣機可以遷流而不敝今夫得一者天

也而變寓焉彼日月之晦明四時之代謝非天之變乎至靜者地也而動存焉彼陵谷之遷移滄桑之易位非地之動乎令天地拘常守故而無有吐納之氣

旋轉其間則亦與陳土頑石同歸於盡耳曷足貴哉其於物也亦然夫物號至殊矣種彙至衆矣飛者人知其爲禽走者人知其爲獸枝葉鱗介人知其爲草

木虫魚至於鳥獸之毛毨虫魚之變化與夫草木之開落榮枯其孰爲之歟若非有生生不息之用以推陳出新亦烏能致此乎而況於至變者心心聲者詩

大可以闡發乾坤小可以傳寫庶類舉凡弔古懷今登臨贈荅與夫感興寄託及世間可怒可喜欲泣欲歌之事無不寓之於詩顧乃就將不篤揣摩不深年

力稍衰即頹然自廢不亦重可歎哉乃或者以人之才學多盛於壯時而衰於末路今欲以懋勉之工期之暮年是猶孱弱之軀而責其負重致遠也必不幾

矣而不然也夫壯老之年有異而學問之業則同天能限人以年不能限人以學人特患老不好學耳苟能老而好學則閱歷已深聞見日廣將見用力少而

成功多過於少壯遠矣豈患年哉是以法書小技也而右軍以晩年彌精圖畫曲藝也而郭熙至年老益壯豈非進修罔怠日異月遷有終身汲汲以圖未能

致其極者乎而風雅之功亦從此可識矣易乾之象曰自強不息此即進修罔怠之說也盤銘之詞曰日新又新此即日異月遷之說也世若不信予言以衰

老自棄者請為再誦衛武抑戒之詩

康熙丙寅季夏僑寓石城遯叟

李贊元題於抑戒草堂

又新集目錄

五言古體

一門有車馬客　上江二邑重修文廟

喜而有賦

雲間訪友過趙雙白齋頭留飲賦謝

雙白齋中同吳六益董蒼水金德藩集飲

晤諸賢畢次日解纜承雙白同盧文子過舟

中敘別

至靈隱寺正殿遊畢過登鐘樓遥望北高峰

最奇欲登因力乏至牛山而止

距靈隱寺數里許見道旁貴墳纍纍俱已傾

頹有感而賦

懷古十首

七言古體

從軍行　長相思二首

禱神曲　築城歌

秋閨月　有所思二首

五言近體

有客二首　久雨

薄暮　將曉

早起亭望　懷舊友

懷舊書　懷舊宅

懷舊園　落葉

獨酌　和龔文思長干塔影

懷曹侍郎秋岳并謝惠賜大觀亭記二首

冬日宿靈隱寺僧樓晤石葵和尚二首

飛來峰　天竺寺

乙丑仲春相國熊公招飲園亭賦謝四首

乙丑花朝後四日相國熊公枉過遯園辱承

贈詩次韻賦答四首

乙丑季秋重遊宿牛首山二首

牛首山望月　牛首山大風

輓曹侍郎秋岳四首　招隱詩四首
元夕有感二首　初春雪霽後行視後
園二首　春園獨坐懷人
春山登眺　枕上
自常州兼程至鎮江　北途旅店
萬佛樓　歲暮旅懷

七言近體

春郊遊覽　夏日遣興

秋園眺望　冬天感懷
秋園夜坐二首　前無題二首
後無題二首　甲子九月初度二首
重九日登後園山亭二首
和龔文思長干塔燈二首
吳門酬吳香爲　次韻吳文青懷舊
次韻答贈趙雙白　讀天寶時事
擬謝枋得過南宋故宮四首

擬文天祥過零丁洋　擬林景熙送家鉉翁
歸里　厓山弔古
壽汪母邵太夫人六十
旅憤二首　無才二首
壽朱喬三姚太夫人七十
壽朱四均中翰　乙丑元日試筆
乙丑仲秋訪杜茶村病足少痊留飲各賦二
律同用知字秋字二首

丹霞草堂　秋夜遣興
壽黃贊功　相國熊公初度二首
乙丑白下守歲　丙寅元日
北途即事　予將北遊過別友人
值其臥病途中迴憶傷懷有賦
落花詩　白下清明

五言絕句

澄遠樓　揖江亭

月臺　李園
鳳凰臺　景陽鐘
偶見　月夜懷南枝上人
聞夜聞雪　春日傷白髮
泛舟　子夜四時歌四首

七言絶句

壽侯嶽藏二首　贈別吳文青三首
題錢藴生書卷　春愁

擣衣　山鐘
新鴈　聞鶯
砧聲　聽泉
長信宮詞　溪上散步
送別　懷舊八首
桃葉渡　秋來
郊行　春感
尋春

又新集

閩漳李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細認是同鄉離別十七載道塗阻且長亂後重相見喜極轉悲傷握手問鄉信請客道其詳客詞未及吐淚下已沾裳干戈歲月久白骨半沙塲四郊皆戰壘何處見耕桑征徭繁以促富屋亦逃亡誰不顧廬舍廬舍盡丘荒

誰不愛妻子妻子棄路傍狐狸登我屋蔓草上我堂白晝逢新鬼紅月慘不光客言猶未竟四坐起凄凉予豈不懷歸迴想日徬徨憶昔全盛日家家樂時康如何天降禍偏困此一方盈虧原有數極盛安可常哀哉漳中人惻惻斷我腸

杜于皇曰似樸似真故古趣盎然

龔文思曰一篇流民圖可下仁人之淚

顧天石曰妻情苦語直堪與老杜垂老無家別等詩頡頏千古

上江二邑重修文廟喜而有賦

聖道瀰高深古今難並儷述作邁前王流光作後裔刼火及秦皇文星暫氛翳儒書遭坑焚二世旋自甦漢代出諸儒政當剥復際寢食搜遺編惻然及藏瘞經史既修明乾坤不終閉雖賴羣賢力亦由神鬼衛膏澤被來茲沐浴無年歲何以報崇功立廟致饗祭神靈庶憑依俎豆典匪細烽火照邊疆泮宮一疣贅巍巍禮樂區反

受干戈蔽欷欷生故老悲難灑子衿涕金陵文獻邦前徽尚有繼所嗟時代遥宫墻半凋敝幸有賢使君修舉勞竭歷堂廡暨門庭煌煌見巨麗池水漾清波岸花復揺曳雖循前代規如覩維新製工從今日成績與漢儒媲予非采風官偶在白門憇願贍文教興喜爲宗社計賦詩告後人敬哉愼勿替

龔文思曰典雅肅穆之章可以薦之郊廟

雲間訪友過趙雙白齋頭留飲賦謝

僑居白下地卜築石城陬褊衷寡所合索處抱離憂遥聞九峯勝翠映碧湍流是中多君子高臥在林丘懷人殊耿耿薄言駕我舟故鄉有趙子猝遇在江頭踏雪入蓬徑戶庭寂以幽飲我箬下醞食我鱸鱠羞抗懷談今昔安知公與侯世情日趨險素交多見尤爾我一邂逅氣誼何綢繆始知天下士不與肉食儔肉食多異饌予

心非所求愛君爲君飲醉別兩悠悠

杜于皇曰甚似少陵飲李侯園之作

雙白齋中同吳六益董蒼水金德藩集飲

良朋款我酒已足慰平生況復羣賢聚同心無限情董子文中秀時作金玉聲金子青雲器蔚然王國楨吳子最後至氣象何崢嶸貽我苧庵作珪璧爛縱横王風久絶響友誼日以輕何意德星見乃在九峯城天意憐佳會是日亦放晴

前一日雨雪

怡然生逸興杯酒必同傾嗟彼輕肥子役役在簪纓寧知千載士蕭集有餘榮此集難再得欲別如懸旌柰何歲云暮匆匆促我行臨行猶眷戀勗哉共立名

顧天石曰古道照人建安諸子紀蕭雖極風華無此肫摯

晤諸賢畢次日解纜承雙白同盧文子過

舟中敘別

求友願已遂分手黯然辭趙子多摯誼送別到

江湄照鄰亦同過並贈珠玉詩行律兩長句皆是絕妙詞予才實淺陋何以克當茲再三長諷詠忻然解我願人生最懽樂無過新相知予與數君子今辰正及時所嗟歲暮遍倏忽生別離朔風何凜凜流水何瀰瀰已矣從此去勿效兒女悲雲山雖遙阻後會尚有期勢交易反覆道契終不移願言金石固勿爲識者嗤

龔文思曰起伏轉折無非眞樸之氣迴環其間如此作方可謂之眞漢魏

顧天石曰舒卷一氣龍罩萬類

至靈隱寺正殿遊畢過登鐘樓遙望北高峰最奇欲登因力乏至半山而止

紺殿覩已止形神尚未痒移步過東偏鐘樓亦敞麗登樓縱遐覽愜我遊山意淼淼湖水波如在堦除際尚恨湖外江微茫半昏翳僧云寺後山北峰特峻異烟雲抱禪宮吳越入胸次了無禽鳥聲但識天香氣看山必搜奇聞言忻欲至

捫蘿勉躋攀遑計及顛蹶拄杖聊聘觀巖岫何迢遞蒼翠紛糾纏蹬路竗然細逶巡至山腰力疲暫一憩巖風自北來松花忽滿地猶幸山氣佳雲日見晴霽仰望北高峰髣髴天目勢岡巒鬱嵯峨衆山亦疣贅俯視江與湖朗朗無障蔽烟火千萬家歷歷可數計徘徊再欲登魂魄已崩墜祇因根器微嶔崟遠莫致何由陟層巔除彼下界累

龔文思曰氣味靜
穆在王孟之間

距靈隱寺數里許見道旁貴墳纍纍俱巳傾頽有感而賦

曠野凄風來吹彼原上樹纍纍道傍墳半是牛羊路石獸紛縱橫屢廻行人顧碑文多剝落不知何氏墓當年締造時工力恐不固修淡費經營黃金何足數妄想垂千年鬼物長擁護寧知數載功傾頽在旦暮悲哉始皇陵多用金石錮

不慮上天嗔遑恤下民怨膏燭尚煇煇穴中巳狐兎豪奢從難保彼昏胡未悟何如編戶塋撮土僅跬步陵谷雖遷移此塋長如故

龔文思曰寫盛衰在
俄頃但覺筆鋒之銳

顧天石曰華屋丘山無窮寄
慨不止爲九原人下一棒喝

懷古

長江號天險龍驤巳飛渡士載一攀藤降旗遂盈路立國不廢險恃險反自悞如何吳蜀君昏迷竟不悟所以古哲王恃德以自固長城空築怨覆轍何足慕

此章爲昏王恃險以致亡國而作也

龔文思曰與陳射洪並
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其二

火能不用光所以葆其明人能不露才方可全其生象齒致焚身神龍杳無形多才世所忌恃才祇自傾才多未聞道惜哉禰正平鸚鵡賦雖

工終難逭天刑至今千載下憑弔欲吞聲

此章爲才人恃才必致禍敗而作也

龔文思曰
如古箴銘

其三

十五通經史頡悟冠羣英二十嫻文賦綵筆爛縱橫庾鮑非所慕終賈安足榮鴻鵠飛千里瞬息達承明柰何時會沮白首混柴荊不見漢卜式談笑取公卿嗟哉文中子獻策竟何成

此章傷文人不遇時而作也

龔文思曰傷心語不堪多讀

其四

吾愛仲連子倜儻善解紛片言卻秦帝膽落平原君大議昭日月浩氣欲干雲千金不受贈萬世仰清芬豈若沮溺輩伈伈木石羣

此章爲名士貴能濟時非若狷介之流斤斤自守而作也

龔文思曰狷介者分內事也狷介而無益於世徒自了耳何益乎吾見徒以狷介自任者爲可鄙也

其五

師古恃强藩久欲犯王路一閙相黃裳膽寒自郤步朝廷得重臣屏垣亦已固樽俎寓折衝昔人言豈慨慷哉汲長孺劉安尚震怖赫赫平津侯發冡何足數

此章爲朝有重臣亂賊寒心而作也

龔文思曰此等議論是經國要言一部廿一史可以該括盡矣

其六

世亂需武畧時平在文章文治垂永久武功不可常元凱虞廷盛棫樸周道昌士氣關國本氣衰祚不長漢家起黨錮黃巾遂披猖清流沉白馬唐室亦淪亡

此章爲士氣關係國運而作也

龔文思曰直捷簡當總無支辭

其七

詭倿盧藏用僞隱終南巖只釣當時譽不顧後世哂樊英雖失望僅是策無奇如何盧氏子貪縱恣驕癡處士盜虛名前言信不欺承禎洵有道矯奸如列眉卓哉嚴子陵白首老江湄

此章爲僞隱沽名而作也

龔文思曰覷破盜名一輩可破千古之迷

其八

蛟龍離深淵爪角皆失勢太阿倒授人天子僅旒綴唐闕典禁兵禍起肅代世醞釀至數傳披猖安得制文宗欲掃除反遭兇黨噬哲后謹防微秉剛以自衛大權不旁落宦闕蕩氛翳

此章爲內竪不可典兵而作也

龔文思曰秉剛防微足君人要道可稱不磨之論

其九

翱出長安道儀衛何煇煌白馬珊瑚轡香車七

寶裝鼻息衝雲漢指揮橫八荒艷冶錦衣子談笑有餘光寧知天惡盈盛極禍所藏不見石季倫殞首東市旁顧瞻金谷地蔓草浩茫茫

此章爲富盛驕縱必致天殃而作也

龔文思曰富厚人讀之當竦然奉爲龜鑑

其十

趙括讀父書萬衆同日殪馬謖喜談兵街亭亦自斃用人貴核實大言總無濟國事致顛危往往蹈此弊隆中發數言後來若符契諸葛眞臥龍豎儒安得儷

此章爲用誇言無實之流必壞國事而作也

龔文思曰歸重臥龍眼光灼破天下

又曰煌煌十篇筆力直接漢魏覺阮公詠懷射洪感遇之後復有斯作有國有家者當奉爲座右銘不可僅以詞章目之也

杜于皇曰十章或諷詠深厚或炯戒凜然似元次山諸篇

從軍行

少年讀書不成名無奈學武往充兵時平坐食大官米日遊街市夜在營嘻笑怒罵無人問張

弓走馬任縱橫一旦邊關羽檄至幕府飛書調遠征爺娘悲傷哭分手此別未期死與生勸我爺娘勿悲傷公侯將相在此行只願封疆時有警不樂海內久昇平昇平日久武人賤文官得意我吞聲今日仗劍出門去鐵甲金戈照日明

萬一搴旗與斬將後來麟閣圖我形縱令暴骨沙場上尚有英氣到九京豈若華門老學究白頭吃吃竟無成

龔文思曰有感之言說得娓娓動人

長相思

長相思在邊疆十年遠戍不還鄉沙飛葉落北風凉征夫役久歎無家含悲拭淚擣衣去又恐絕塞不得將躊躇無計思彷徨輾轉假寐對空房可憐蟋蟀鳴我戶可愁明月窺我牀夢中不識陽關路況復雪霜浩茫茫長相思在邊疆天寒道遠空斷腸

龔文思曰樂府佳境

顧天石曰便爾神逼太白非止貌似

其二

長相思在大堤暮春三月芳草萋萋黃鳥椰中啼香車玉勒紛如織遊人不復辨東西春風

吹入堤邊樹落蕋霏霏亂馬蹄中有拾翠靚粧女珠作花鈿錦作袿玉管朱絃喧滿坐一時齊唱白銅鞮漢水遊魚皆出聽五陵年少亦魂迷長相思在大堤良人到此腸應斷何心廻念舊春閨

龔文思曰元白集中得意之作

禱神曲

撞鐘伐鼓到神旁宰豕烹雞跪獻觴夫婦齊聲

帳下祝願神降福喜洋洋和風時雨無疵癘藝登穀熟滿倉箱倉箱既滿潤我屋一家飽煖樂未央積累數年成素封獨取高官如探囊莫教兒孫多識字讀書之家恐不祥神若有靈依我願新爾衣冠煥爾堂神乎神乎長記憶爾施我報莫相忘

杜于皇曰道盡世人心事不如此不爲時料

龔文思曰觸目感懷言之自然懇到

極樸極俗恰似鄉村人口中語自記

築城歌

築城復築城。大杵小杵一齊鳴。女子不織男不耕。荒郊陌上少人行。無衣無食晝夜作。豈有官吏恤我情。杵聲一停鞭箠下。欲哭不敢只吞聲。築城本欲防盜賊。盜賊未來何促逼。盜賊來時猶可逃。築城死生在頃刻。舉頭看天長叫號。柰何叫天天愈高。我生何辜遭此苦。萬人性命如毫毛。

龔文思曰力役之征至此極矣那得不一字一淚

顧天石曰如讀陳琳飲馬長城窟行敢使蒙將軍三十萬衆聞之一齊痛哭

秋閨月

一天雲散淨無塵。渺渺空中鴈影新。捲簾仰望星河色。輝輝明月來照人。零丁怯見房中月。何故流光隨妾身。當年雙照合歡筵。鴛杯對酌錦帷前。今宵獨照孤燈夜。空抱衾枕不成眠。可憐明月値淸秋。愁人對月應淚流。只恐邊關月亦到。又添征夫一段愁。

龔文思曰纏綿剴惻如聞思婦之聲

有所思

有所思。在洛濱。大河之南見麗人。修眉皓齒絳朱唇。翠羽明璫光照身。穠纖合度骨肉勻。羅襪凌風不動塵。縹緲輕盈歎髣髴。見者徬徨驚若神。夜來同薦鴛鴦枕。夢回疑似又疑眞。有所思。在洛濱。飛燕王嬙何足珍。

杜于皇曰風流駘蕩

其二

有所思。在蓬萊。瓊樓玉室無塵埃。瓊粉豹脯九霞杯。翱翔十洲三島外。乘鶴吹笙任徘徊。秦皇漢武良可哀。有意求仙仙不來。羨門自有神仙骨。凌雲輕舉上瑤臺。瑤臺直接九霄際。俯視下界如童孩。有所思。在蓬萊。富貴榮華何足慕。五侯七貴安在哉。

龔文思曰當頭棒喝可醒秦皇漢武之夢
又曰二篇立意深立言確張文昌可以束筆

有客

有客到茅屋怡然笑語親因喧方避地久寂亦愁人村酒沽難罄園蔬摘尚新典深忘爾我屢過莫嫌頻

其二

攤書倦欲臥掩卷閉柴荆忽得良朋至難禁出戶迎奇文欣共賞醇酒喜同傾即此有餘興何知世上名

杜于皇曰二作真率有至味使淵明作五律想當如此

久雨

久雨聯綿甚經旬竟未休沉雲無斷影積水日添流但益鼃黽喜難銷燕雀憂寒風吹颯颯何處曬重裘

顧天石曰寫久雨真切而音響復逼杜

薄暮

秋園逢薄暮雲暝一庭陰疊壑銷殘照危巢受晚禽飄飄三楚地憔悴八閩心萬事青燈外空懷粱市吟

杜于皇曰刻畫深至

將曉

更柝傳初盡星河影漸傾鳴禽催樹曉殘露人窗明微照縹緗色初停絡緯聲芳蘭朝爛熳采采正含情

龔文思曰蒼翠欲滴

早起亭望

夜光已沒影四望自紛紛日出江湖潤雲高巖岫分千帆烟際過萬籟坐中聞養拙風塵外聊同麋鹿羣

顧天石曰氣象崢嶸有振衣千仞之槩

懷舊友

當年師白社紵縞盡名流大義時相勗疑文必共儺羞稱金谷會少傚竹林遊此日凋零盡嚶聲入夢秋

懷舊書

素有耽書僻蒐求日夜勤丹黃曾彙次甲乙亦區分何意戎兵厄竟同秦火焚孫編已喪去抱卷慟斯文

懷舊宅

莫嫌舊宅陋尚是故鄉閭一入貔貅地遂成狐兎居烽煙空壁出井冒野葵虛豈少懷歸意何時葺我廬

龔文思日通仕

懷舊園

傍城營別墅結構亦稱工花徑紆迴接泉流宛轉通層樓虛遠照老樹抱長風無故烽烟起飄搖瓦礫叢

龔文思曰摩詰得意之作

杜于皇曰懷舊四首使去鄉五十年人不忍竟讀淚下如雨而已

落葉

長林秋意滿落葉徧江城漸少空中影頻添分外聲幽閨多別怨逆旅倍含情無限闌珊色遙瞻一片明

顧天石曰深山靜悟語未許粗心人草率讀過

獨酌

爲何思獨酌此日倍無聊對景三秋盡懷人千里遙鴈聲隨雨落桐葉帶風飄易罄樽中酒難銷是寂寥

龔文思曰翛然自遠

和龔文思長干塔影

梵塔倒垂影微茫相外塵輝光長不隱形象杳非眞髣髴水中月依稀鏡裏人細參空色理悟此有無身

龔文思曰此物連類殊標勝致

懷曹侍郎秋岳并謝惠賜大觀亭記

追隨方一載受益亦良多風雨皆同醉登臨必共歌相逢分袂綰散別竟山河思欲褰裳去水深當柰何

龔文思曰深情雅致

其二

耿耿山巔築忝承珠玉章丘園增氣象草木亦飛揚只恨雲天隔猶虞離別長瑶篇時諷誦尙得慰淒涼

冬日宿靈隱寺僧樓晒石葵和尚

久懷靈隱勝此日一登臨萬樹經冬翠千峰未夕陰天香無旦暮月色靜高深恨少同遊客凭欄獨自吟

其二

一入煙霞路冥心麋鹿羣巖泉長遶寺澗石欲生雲星影簾前落江聲枕上聞偶同慧遠語吐屑自紛紛

龔文思曰幽深閒適是面壁中語

飛來峰

飛來峰特異不與衆山同曲折千形變空濛一氣通良由法象力豈借琢磨工此理殊難測寒鐘起夜風

顧天石曰靜語明通觸處是道

天竺

試問今天竺何如六代初但存青嶂色空照白雲居垂鼠頹廊下樓臺刼火餘山僧寥落去松月入庭虛

乙丑仲春相國熊公招飲園亭賦謝

宅自金陵卜人從江漢來朝家貧一德海嶽受羣材孺子榻初設平津閣已開欲歸拜手後感歎幾徘徊

其二

胸藏千載業架擁五車書入夜逢藜火揮毫枝石渠樓含春色滿樹映碧窗虛鬱鬱鍾陵氣長環金馬廬

其三

春來常苦雨是日獨清和花甚庭前放禽聲竹外歌閣雲飛素影池水漾微波豈不懷蓮幕樗材當奈何

其四

讀書兼見士異代仰高風几几千秋邈休休今日同但聞絲膾美誰見玉樽空喜極醉無度傲傲梅椰叢

顧天石日贈相國詩着不得寒酸氣又不宜太重先生四作典雅崇閎而神氣復爾飛動斯為名手

乙丑花朝後四日相國熊公枉過遊園厚承贈詩次韻賦答

遊地衡門下難邀駟馬來何期黃閣老偏念野夫材草徑久無掃柴扉今始開園亭增氣象花鳥亦徘徊

其二

課童時種竹閉戶自攤書命薄宜丘壑才疎媿石渠鳥聲千樹曉月影一庭虛忽報袞衣至祥光照我廬

顧天石日神采秀拔

其三

花朝園爛熳日色照春和愁到惟呼酒歡來任嘯歌樓沾青嶂翠亭瞰碧江波更得新詩誦移情將奈何

其四

八騶臨草屋四坐起清風論道空今古談詩定異同祇慙嘉饌少猶恐濁醪空無計留公任徒贈薜荔叢

顧天石曰何等氣象

乙丑季秋重遊宿牛首山

早歲遊何徙今辰已杖藜猶知芳草徑稍記白雲梯層塔影仍倒龍泉路不迷幽奇搜未盡暫寄閣中棲寺有龍王泉倒影塔

龔文思曰句句是重遊一洗遊山套語顧天石曰二詩如空翠幽巖虛響相答

其二

山房如錯繡結構在層巔佛火林中出鐘聲雲外懸鹿眼蒼樹杪僧飯碧霄邊迴憶前遊處悠悠二十年

牛首山望月

樓滿三秋月天懸金玉盤光輝瞻有象浩蕩尋無端影照秋山碧光添夜露寒長宵難假寐捲幔倚窻看

龔文思曰儲光羲集中不可多得

牛首山大風

獨坐僧樓上閒看雲影過秋風吹不斷木石盪相摩磬響遶層寺江流起遠波旅懷無頓甚把酒問山河

輓曹侍郎秋岳

愛士空千古才名達九州文星何遽殞鶴馭竟難留徒輟伯牙操難銷向秀愁堦前問字客揮淚徧荒丘

其二

蚤歲掞天手今朝泉路人初聞幾似夢重訪又疑真一代風騷墜千秋著述新漫將懷舊意長繞越江濱

其三

海內知音少相逢獨有君柰何吳越隔倏爾死生分卷上鬚眉見夢中談笑聞典型今已去慟哭抱遺文

其四

石城風雨暮開戶哭君時未及一㑇莫先裁四
挽詩湖聲皆飲恨鳥語亦同悲幸有鳳毛在箕
裘總不移

杜于皇曰哭友白
雲長四詩有焉

顧天石曰予與侍郎相從久遽爾仙遊不勝
典型淪謝之痛讀先生輓章奚止山陽聞笛

招隱詩

滔滔徧宇內僻壤是吾廬數畝烟雲墅一丘蓬
草居忘機遊鹿豕避俗混樵漁不盡酴醾酒長

歌醉蓼餘

其二

鳧鷺洲邊宿矰羅或見侵招尤因紱綬遠害在
山林且酌臘中醞時看壁上琴悠哉聊卒歲應
世亦何心

其三

何方是樂土卜築水雲邊密柳深藏屋明霞晚
照天振衣層阜上拄杖野花前早了公家稅晨
昏自在眠

其四

車馬此中少籬花日照扉關關夜不閉鷄犬暮
知歸山果風前落溪魚雨後肥一篇方外史坐
對白雲飛

杜于皇曰一往情深此俗士
之苦趣但當與我輩共之耳

顧天石曰招隱四詩閒情曠致無
筆墨蹊徑可尋詩中之化境也

元夕有感

首歲歡娛夜遊人樂不歸燈明銀漢曉曲奏綵

雲飛雜戲喧芳市紅粧醉錦幃誰知閩海客悶
坐閉柴扉

其二

金吾已弛禁又值雪晴天月照魚龍隊香浮玳
瑁筵歌聲萬戶動燭影九霄懸士女歡無盡幽
人獨自眠

初春雪霽後行視後園

初春雪霽後拄杖入林丘雲散羣峰出風清宿霧收園花多欲發澗水盡添流俯仰有餘興何須方外遊

杜于皇日布
丞得意之作

其二

積雪紛紛散餘輝落翠屏山形猶帶白樹色未全青層閣啣斜照羣鷗戲淺汀臨江一眺望波涵入孤亭

春園獨坐懷人

地僻塵紛少烟霞自往還懶開荒草徑長閉白雲關雪霽梅花放林深鳥語閒故人久不到悶坐對空山

春山登眺

登臨快四望獨上最高臺烟火萬家出春風千里來山虛聞谷響嵐散見花開忽起他鄉感江聲不盡哀

枕上

竟日苦吟倦猶劬枕上寬誰知午夜夢仍作晝時看一字讀難下終宵寐不安我生當此累反側自長歎

龔文思日深心
讀書始有此語

自常州兼程至鎮江 補遺

朝發毘陵浦夕臨京口關輕帆飛鳥下急棹白雲間風日猶同色村溪半異顏勞勞舟子意借問幾時閒

北途旅店 補遺

北望道何長停車已夕陽時貪茅屋好日愛野花香村皷醒鄉夢寒蛩繞夜床鷄聲催我起無乃太匆忙

萬佛樓 補遺

巍然衆佛色高閣亦崢嶸變現多殊相本來無別名千溪明月影萬籟野風聲悟到總歸幻空

中一磬鳴

顧天石曰詩到欲辯忘言之境

歲暮旅懷　補遺

嚴風吹戶牖落葉滿江城藥囤日邊動酒筒霜後傾烏啼寒月出霧落暮舟橫何故淒京地猶聞簫鼓聲

春郊遊覽

習習春風到石頭層氷積雪散林丘花逢初雨

爭先發水漫芳塘多亂流歸鴈渡江千頃暝新鶯叫柳一村幽輕肥年少渾無賴絲竹酣歌竟夜遊

龔文思曰體物深至

又曰琢句新警

夏日遣興

榴花吐艷絳桃鮮長日難消朱夏天竹外烹茶看蝶舞松間高唱動鶯眠解衣偃臥北窗下散髮徜徉綠樹邊稍待夕陽斜照後一樽獨酌亦

陶然

秋園眺望

蛩聲唧唧滿庭陰蔓草萋萋亂碧岑一夜淒風吹別墅半天黃葉落空林芙蓉倒映寒潭影砧杵遙分塞鴈音竹館蕉窗聊縱睡醒來抱卷自長吟

顧天石曰九皐之鳴聲徹霄漢

冬天感懷

序盡三秋又已更朔風凜凜徧江城嚴霜忽改青山色零雨皆添白雪聲華屋象床貂褥煖朱門獸炭玉爐明衡茅禦凍無多具數酌村醪到夜傾

秋園夜坐

睡時輾轉夢時愁起坐中庭怨未收螢火難分明月影天風長送大江流燈前看劍霜初白露下懷人水正秋永夜悠悠何不旦蛩聲竹色偕

離憂

冀文思曰語皆新警境
皆清逸拈來但覺動人

其二

一丘別墅傍山阿僻處離羣當奈何故舊寥寥分手盡新知赫赫絕交多千秋高士皆荒壠一代佳人在薜蘿中夜愁來難假寐問天搔首獨悲歌

杜于皇曰誦三四語
旣歎其妙益重其品

顧天石曰五六千古同
慨然非曠懷道不出

前無題

剔緒愁懷本易傷梁州一曲斷人腸雲來繡屋帷簾暗雨滴瑤堦枕簟凉學舞初縫雙蝶袖閒歌疊進九霞觴闌情最是陽臺夢只恨高唐道路長

顧天石曰寄托似李義
山而聲調復高一籌

其二

別院重樓處處風飛花落葉各西東錦箋淚濕書難就金鎖門深夢不通欲理瑤琴銀燭短羞開鸞鏡玉臺空孤幃寂寂行人遠何事芙蓉月夜紅

冀文思曰極濃艷中情
意眞摯故不覺其濃艷

後無題

花柳依依百草菲春風淡蕩到芳扉蒹葭水暖鴛鴦睡翡翠籠開鸚鵡飛錦帳夜熏蘭麝火金刀初試綺羅衣黃鸝綠樹啾轣去困極歸來嬾下幃

冀文思曰義山
集中不可多得

其二

桐葉風吹玉井寒別時容易聚時難千山烽影音書斷十載衣痕涕淚殘試畫蛾眉空自怨學梳蟬鬢好誰看卷簾日望征鴻至惱聽秋聲獨倚闌

龔文思曰義山託體老杜故麗而不靡前後四詩深得其旨

甲子九月初度

流光忽忽促居諸轉盻浮生七十餘謝客不鋤三徑草掛冠猶戀十年書鏡中白髮頻催歲籬上黃花數照廬著述無多空老大永懷弗寐夜琳虛

杜于皇曰掛冠七字百讀不厭

龔文思曰氣體沖淡摅寫亦自盡情

其二

老來不覺憶前因如醉如癡豈是真挾策未工空自笑折腰無力又逢嗔當年車馬迷長路今日丘園認此身東海二疏千載去尚餘閭國乞休人

杜于皇曰第三句滑稽之甚冠纓索絕矣

重九日登後園山亭

雲薄天高日影迴未能免俗亦登臺蕭蕭木葉風前落窈窈江帆烟外開嚼髮屢遭黃菊笑空山幾見白衣來峰頭不盡呼樽客誰是含毫作賦才

龔文思曰劉文房集中得意作也

其二

肅肅金風九月天扶筇攜友上層巔濤聲半入亭皋下秋色全歸雁影邊萸酒未傾先自醉新詩賦就有誰憐登臨莫問人間事且向東籬抱菊眠

顧天石曰調高寡和言外自道其眞

和龔文思長干塔燈

巍然孤塔鎮南方爆爆禪燈照八荒煇影遙垂珠閣下浮烟直上碧霄旁風雷不滅空中火星斗長懸象外光安得普天同爛熳徧開昏翳見扶桑

鄧孝威曰何等氣象惟報恩塔方可敵此詩

其二

無邊梵火燭遐幽大地氛塵五夜收寶熖潛移霄漢色餘輝猶照碧江流炎荒不覺南天暮佛土何知紺殿秋陵谷變遷光自在神燈長護帝王州

龔文思曰此題一時倡和者甚多當以先生爲得珠矣

吳門酬吳香爲

知己睽違十八年同心異地兩凄然山川風景全如故爾我鬚眉半已遷白下縈懷淮水外吳中握手錦帆邊（城內有錦帆涇）相逢悲喜無多話尚恐匆匆又各天

次韻吳文青懷舊之作

憶昔韶年二十時風流任誕號情癡錦幨多遶紅粧隊綵筆時編白苧詞春苑看花朝起早畫堂縱飲夜眠遲千金結客渾無語笑殺嘵嘵輕薄兒

龔文思曰寫豪舉如見

次韻答贈趙雙白

懷君日久遠相尋買櫂沿流豈憚深覿面無勞千里夢啣杯已慰十年心滿床書史供長嘯一代才名在苦吟喜極痛談衣自暖何愁風雪落庭陰（前一日大雪）

讀天寶時事

盛極衰來氣已驕九重逸樂傲前朝寧知鳳闕無疆祚盡在蛾眉一旦銷烽火當關誰保障羊車徧地任逍遥可憐蜀道蒙塵苦廻首離宮已寂寥

龔文思曰子美秋興諸作那得獨美於前

擬謝枋得過南宋故宮

三百皇圖一旦休臨安翟轍是中州北轅長抱黃龍憤南渡仍貽白馬羞崖島瓣香天數盡越宮離黍我心憂累朝厚澤今何在九廟神靈泝

未收。

顧天石曰黃龍白馬二句全宋三百年遺恨包括都盡

其二

東京宮殿已殘餘。尚有臨安壯帝居。九域車書歸鳳闕。千官拜舞在椒除。當年共仰垂衣地。今日翻成蔓草墟。萬死孤臣來顧望。傷心無淚獨躊躇。

龔文思曰悲歌甚於黍離至傷心無淚則更進一層矣

其三

錦繡山河擁帝城。紅花綠樹照天明。殿中不見憂危奏。湖上但聞歌吹聲。列聖衣冠何處託。六宮粉黛一時傾。可憐悞國權奸策。日望和親享太平。

龔文思曰千古亡國往往墮此

其四

七帝偏安尚可支。如何神器竟遷移。雖云天數人難挽。亦是奸謀戚自貽。翠閣香銷蛛網合。瑤堦草發夜虫悲。普天俱沒羣心去。誰是同仇偕作時。

龔文思曰可與珠簾錦纜之句並傳不朽

擬文天祥過零丁洋

國事亦知不可支。區區盡瘁强扶持。欲希嶠侃勤王苦。忍待宣光就死遲。百戰喪師天地意。孤忠報主鬼神知。無情洋水東流去。誰念亡臣痛哭時。

龔文思曰二語可悲文山於地下矣

顧天石曰信國苦衷得先生而大白正氣歌亦可不作矣

擬林景熙送家鉉翁回里

茹蘗嚙雪度居諸。天憫精忠返故廬。不屈丹心刀鋸下。僅存白髮雪霜餘。間關萬里孤臣淚。大節千秋太史書。只恨舊君北狩去。離離禾黍故宮墟。

龔文思曰寫忠惆如見

厓山弔古

臨安宮殿草如林共護龍舟狩碧潯海水橫流
猶翼戴神州鼎沸已消沉尚懷三戶亡秦舉長
負一成祀夏心大數已移臣力竭孤忠血淚落
湖深

龔文思曰游水橫流神州鼎沸氣數至此極矣先生一筆寫出令千載下孤忠報主者怨讀問天拊膺痛哭

顧天石曰風雲爲慘想見皐羽西臺擊碎竹如意時

壽汪母邵太夫人六十

春風披拂彩雲邊紫氣霏霏梅柳天閬苑笙歌
浮翠幔瑤池瓊酒醉華筵萊衣半映吳山色象
服遙沾湖水烟最喜彥章天下士翩翩玉樹畫
堂前

旅憤

爲厭紛華方乞休豈虞官罷反添愁側身異地
誰青眼回首鄉關自白頭王粲依劉終隕涕少
陵寓蜀亦離憂英雄失路歌聲短碎盡唾壺恨
未收

其二

泮踪飄泊欲誰依故里荒蕪恨不歸何地可容
鷃鷃賦幾人不笑薜蘿衣枯魚越水空垂泣獨
鶴逢羅何處飛遙望閶雲千里隔吳中花草寸
心違

龔文思曰低頭喪氣中忽讀此詩不覺鬚髮怒張目眦欲裂詩可以興信夫

無才

無才不敢怨沉淪林下棲遲一葛巾入世耻逢
鍾鼎客居山且伴蕨薇人自鋤荒草開三徑長
挽烟霞作四隣村酒一杯書一卷丘園不礙去
來身

顧天石曰掀髯自歎傍若無人

其二

無才不敢辱朝簪理合潛踪遯碧岑藏用空貽千載笑季膺稍慰十年心憤來欲鼓漸離筑興到聊爲梁父吟蓬戶不開春夢穩花香鳥語白雲深

壽朱翕三姚太夫人七十

嘉禾瑞氣鬱芊芊散入高堂語水邊象服遙分三島色珮聲長在五雲巔瑶池桃熟綏山果妃女丹成玉竈烟瓊酒數杯金母笑斑衣舞罷亦

陶然

壽朱四均中翰

習習薰風吹曉天德星長照翠樓前傳家綏綏誇南國振古才華羨少年椽筆好題金殿草朱衣定染玉爐烟時平鳳閣無多事且向蓬瀛暫醉眠

乙丑元日試筆

不事王侯不學仙悠悠忽忽度殘年一丘花草青山下數卷圖書綠樹邊牛馬任呼惟自笑烟霞長嘯有誰憐門前謝盡高車客栢酒三杯獨醉眠

乙丑仲秋訪杜茶村病足少痊留飲各賦二律共用知字秋字

偶然失足遂難支甚歎文人多數奇臥枕正當初伏後啣杯已及盛秋時是貧是病君皆受欲哭欲歌世豈知只有才名難遽隱普天齊誦少

陵詩

領天下知己之言不覺深至痛切

其二

爾我交情豈俗流相逢病後兩悠悠斯文未喪君應健世路多艱我欲愁猶喜青山堪卒歲幸添白髮莫驚秋今朝邊雪啣卮笑却勝平原十日游先生所居有邊雪亭

龔文思曰託旨遥深相期不淺

丹霞草堂

翠檻屑樓薜荔居。花香鳥語落前除。客來共倒籬邊酒。睡起時開枕內書。三徑蘼蕪迷蟋蟀。一塘秋水照芙蕖。如何倉卒風塵起。長使蓬蒿覆滿廬。

龔文思曰回首故園不勝升沉之感

秋夜遣興

老至衰來應入林。丘園空負濟時心。登樓聊作

仲宣賦。抱膝媿無梁父吟。滿地芙蓉秋正老。一天星斗夜方深。無端欲誦驚人句。乘月長歌上碧岑。

顧天石曰清秋高唱興致不淺先生其陶杜之間乎

壽黄纘功

黄花盛發筆花前。南極星輝十月天。一代芳規推叔度。千秋大業在庭堅。莆陽纘緒光先德。白下談經覺後賢。莫歎豐城沉劍氣。精華已燭斗牛邊。

相國熊公初度

鸞鶴高標迥絕塵。巍巍伊傅是前身。三湘雄視九州地。五嶽英鍾一代人。天上甘霖沾草莽。架中彩筆動星辰。青藜瑞氣連黄閣。南極光輝淮水濱。

其二

文星晃晃治平天。名世正逢喜起年。本欲著書

開後哲。肯將衡道讓先賢。棘闈懸鏡風雲會。鳳閣調羹日月邊。桃李滿堂爭獻壽。紫薇長繞衮衣前。

顧天石曰作壽詩難壽相公詩尤難此作骨肉均調華實並茂無媿大雅矣

乙丑白下守歲

流光忽忽旅中遷。今日又逢除夕天。吳地椒盤時正換。閩疆梅影夢常懸。驚心爆竹催新歲。愁聽鳴鷄別舊年。滿架牙籤聊寄興。數杯已醉雪

爐邊

龔文思曰爆竹鳴鷄眼前語拈來便成佳句知陶煉已臻自然矣

丙寅元日

漏盡鍾鳴歲已闌韶華又得一春看爐烟不淡朱門䜩栢酒暫銷白髮寒大地霜花繞几杖滿天淑氣落長干世人莫笑林園陋廣受當年亦掛冠

龔文思曰岸然自異

北途即事 補遺

一天霜雪覆空垣滿地荒榛白日昏驛路無緣逢故老塵中何處認王孫鐘聲夜渡千溪水霧影朝迴十里村湘土孤臣頻入夢悲歌一曲斷離魂

予將北遊過別友人值其臥病途中迴憶

傷懷有賦 補遺

何故匆匆賦遠遊傷心藥臼起離憂別時握手未知怨夢裏逢顏方是愁衰髮頻驚寒月照銷魂不待暮山秋長江綠水若南去無盡相思寄汝流

龔文思曰此等詩情至景至不獨今日不能到即古人亦不多得

落花詩 補遺

銷紅墜翠客心傷紫燕黃鶯俱斷腸無計留春兼夜雨何顏含笑對朝陽佳人曉起靚粧怨公子歸來繡履香寂寂空庭離別急一樽相送亦淒涼

龔文思曰寫落花從無此等鬆快

顧天石曰五六香艷是飛卿得意語

白下清明 補遺

清明三月綠陰繁楊柳青青徧插門紫蝶尋香迎粉袖黃鸝踏翠落芳樽歌連玉管聲搖樹酒送梨花帘滿邨遙望先塋何處莫晴雲碧草亦銷魂

龔文思曰工麗無比

澄遠樓

樓對莫愁湖，湖水何瀰瀰。莫愁人已去，空望湖中水。

龔文思曰一味深淡

挹江亭

無盡汪洋水，往來不斷舟。如何陵谷變，尚有大江流。

龔文思曰警人語正不在多

月臺

種竹月臺邊，竹月交映好。有時月不來，看竹亦傾倒。

顧天石曰五言絕句以不著意而多含蓄爲佳如唐人人閒桂花落床前看月光等作是也此體最難先生得之

李園

春到花盡開，秋來葉亦老。山風日夜吹，葉落不須掃。

鳳凰臺

惆悵鳳凰臺，鳳凰久不來。樓亭皆蔓草，花柳向誰開。

景陽鐘

玉樓懸曉鐘，催起宮粧女。今晨鐘尚鳴，宮人在何處。

龔文思曰可以醒荒淫之夢

偶見

艷冶誰家女，遨遊溪上舟。逢人何處避，無計只低頭。

龔文思曰嬌羞如見

月夜懷南枝上人

雲開鴈影邊，皓月照高天。吟咏此時好，詩人應未眠。

閨夜聞雪

雨雪霏霏落閨中一夜寒爲懷邊塞苦未忍捲簾看

龔文思日龍標得意句

春日傷白髮

春風吹百草翠色徧園亭何故老人髮春來亦不青

顧天石日唐人云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先生善爲下一轉語

泛舟

窈窕青樓女飄颻白苧衣臨流一再唱驚起鷺鷺飛

顧天石日風雅多姿

子夜春歌

蚤入園中去芳花插滿頭但恐郎不顧見花轉成愁

夏歌

白日戀團扇黃昏怨夜燈若得郎顏笑烈日亦生冰

秋歌

雲影淨無邊輝輝明月天郎貪顏色好夜深未肯眠

冬歌

繡被鴛鴦枕玉爐玳瑁床情人千里去何處得成雙

壽侯嶽藏

爾我同生閩海邊相逢白下豈徒然懸弧月日無先後只恨予衰爾壯年

其二

塞鴈初來淮水濱秋花嫋嫋菊花新今朝著酒須同醉吳地飄飄少故人

龔文思日無限情深與西出陽關句並稱絕唱

贈別吳文青

綵筆紅顏卒爾身慘遭家難又逢貧蒼天亦少

憐才意何況悠悠世上人

顧天石曰悽惻情深固知憐才是先生本色

其二

同調相逢興正長匆匆話別轉凄涼江頭帆動風聲急無計遲留欲斷腸

其三

乍對丹青魄已搖重看吟咏更魂銷無端欲返白門櫂回首延陵萬里遙

龔文思曰二語無限曲折

題錢蘊生畫卷

幾幅烟霞幾叠山瀟瀟綠樹君溪灣江頭流水無人到僅有孤舟自往還

春愁

夫婿長征渭水西一春風雨又淒淒紅花滿樹無心折獨倚朱欄聽鳥啼

顧天石曰酷似劉夢得

擣衣

芙蓉花發滿江湄正是邊關霜落時努力擣衣將寄去此宵腸斷有誰知

山鐘

五更漏盡臥禪關忽聽鐘聲繞亂山此聲不知何處盡想應飛入白雲間

顧天石曰拈花微笑

新鴈

秋風嫋嫋到江城萬里新來塞鴈聲最是閨人聞更切誰家不動玉關情

龔文思曰說得關切

聞鶯

日暖風清百草萋錦韉玉勒聽鶯啼酒酣乘興穿林去墜綠殘紅送馬蹄

砧聲

秋到閨中別恨長千門萬戶擣衣裳江頭月照

砧聲急聽此誰能不斷腸

聽泉

何必吹笙與鼓琴涓涓流水有清音夜深細入
幽人夢只恨泉源無處尋

龔文思曰方是聽泉他處移用不得
顧天石曰世外賞音心細如髮

長信宮詞

長信宮門空自開堦前寂寂徧青苔內庭只有

秋風到誰見君王笑語來

龔文思曰入唐人之髓矣

溪上散步

竹橋小艇度前溪岸草汀花發滿堤此地荒凉
車馬少子規樹上盡情啼

龔文思曰妙在盡情二字

送別

此別重逢難計年無窮欸曲在離筵今朝杯酒
須同醉明日行蹤又各天

懷舊

苔徑蓬門久不開懷人遠望欲登臺紅花半是
離愁淚八月秋聲樹樹哀

其二

斜倚長欄望白雲故園花鳥亦思君猿啼忽落
數聲怨夜半愁來不敢聞

龔文思曰不敢聞更深於聞矣

其三

獨對空堦數葉秋凄然半榻復誰求桃花本是
無情客一落江潭任水流

龔文思曰怨而不怒妙甚

其四

月照孤幃庭樹空誰家玉笛泣哀鴻勸君勿奏
別離曲恐惹寒砧起夜風

其五

我在東方君在西長途風雨各天迷何因得見御溝水聊取新詩葉上題

龔文思曰翻新出奇更妙

其六

合歡並蒂發重巖薄採盈筐又載芟忽憶採來誰可寄凭欄淚濕落花衫

龔文思曰不寄更妙於寄筆墨動宕乃爾

其七

村夜霜燐風雨霾冷冷白骨滿荒厓堪憐隴上無情草覆盡離人已斷骸

龔文思曰說得無情之草轉覺有情則慘傷更深矣

顧天石曰紅粉北邙無限感慨

其八

深門寂閉夕風飈遙望銀樓百尺高願作長飛宮裏燕啣泥君屋未辭勞

桃葉渡

昔日江干一葉舟紅粧來往自風流而今縱有板橋路空惹遊人無限愁

秋來

秋來雲淨碧天清滿地嚶嚶絡緯聲一望長林木葉下空庭放出月華明

郊行

浮鷗弄日戲清溪翠樹新花滿綠堤無數鳥聲葉裏叫不知何處是黃鸝

春感

何事升沉怨不平時來時去甚分明杏花吹落桃花發一樣春風兩樣聲

龔文思曰從花中看出升沉非道眼不能如此透徹

尋春

春風習習到長林急欲尋春無處尋看盡園花開已徧方知春色十分深

顧天石曰妙絕

閩中李素園著

怡老篇

師白堂藏板

題辭

予之交先生也最晩而知先生則獨蚤葢予棲息江干四方名輩過而停車者坐間序次時賢於八閩則指首屈先生因得從諸君笥篋中索先生之詩文讀之斯時雖未睹全集而崑山片璧滄海顆珠則固已奉爲世寶矣丁卯冬因吳以巽鄭宣城二子始獲交先生先生不鄙棄予盡出前後諸刻相示於

是益嘆先生著作之富而問學之宏深也先生自通籍歷官方伯三十餘年凡所爲經國治民救災補弊一寄之於詩然未嘗出而問世迨解組後方刻出門吟則前此之

積學深思正爲後此之顧名求實先生之用心不度越尋常萬萬哉及刻悔齋詩視前之出門吟則一變矣繼刻遯園草視前之悔齋詩則又一變矣繼刻又新集遠遊吟

視前之遯園草則又一變矣今秋更刻卯辰所作諸體自題曰怡老篇將謂是集又一變乎則變之無可變總謂之先生獨至之詩可也而世漫擬之爲漢魏爲三唐不亦

支且贅乎益先生之積學深思老而不倦凡煙雲溪谷禽魚花木以暨荒臺廢榭古戍目之所觸耳之所屬隨感成聲而疾商哀徵變羽移宮一皆出於自然豈非功深候

至養粹機流如宜僚之弄丸庖丁
之解牛夫豈强而能耶吾謂先生
避地城東斷絶軒冕日與騷人逋
客笥展流連當其興至或邀朋命
侶登高望遠彼倡我和或携笻獨

往引觴發詠竟日忘疲年雖幾大
耋而精神强固不異壯時由其道
氣深而體貌厚也昔樂天集香山
耆舊九人爲九老會潞公聚洛中
年德高者十三人爲耆英會日攜

妓樂就宴集都人觀之傳爲盛事
而此方先達浮沉宦海者皓首忘
歸惟先生一人晚卽勇退孤行獨
舉以自怡適白傅有言曰多少朱
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使之

讀是詩與先生此集吾知其必退
焉而知愧矣旹
康熙戊辰初秋古黟後學王楫題
於龍江之江樓草堂

自敘

怡老篇者遯園子丁卯戊辰兩年所著也戊辰之歲遯叟年七十六矣憶齠齡之後年十一學作時文二十二入學校三十四

方登賢書賢書以後則困頓不復振矣至庚戌之秋年五十八乃分藩河北乙卯之夏即致政乞休因故鄉烽火廬舍丘墟故僑寓江南之白下遡自致政以

來屆指一十四載而今已老矣追思七十年以前自少而壯歷壯而老凡學問之進退功名之廢興肢體之強弱以及陵谷之遷移世情之變換眞覺如醉如

夢欲死欲生有時而躍然喜有時而愀然悲不知人生斯世何故爲造物顛倒愚弄以至此極也今家食日久優游無事貨殖之計吾鄙之聲色之娛吾畏之

珍玩之賞吾置之門客諧笑之樂吾輕之因想古人尊至王侯貴至三公必汲汲以著書立名爲務是故劉安親藩也而著鴻烈不韋相國也而撰春秋至曹氏子桓則以文章爲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夫古人之孜孜爲此者豈利其富貴而爲哉誠懼沒世無傳而聲名泯滅於後也予才疎學淺萬不能逮古人不揣

亦欲著書者以林下衰老離羣而居藉此以銷磨歲月且使沒身之後子孫有賢者見祖父之書則慨歎而慕其不肖者見祖父之書則悚惕而慙或慕或慙雖未能有光泉壤但視彼貪饞之吏穢行彰聞致後嗣耻稱其先人不猶愈乎故于乞身之後丙辰年刻出門吟庚申年刻悔齋詩甲子年刻遯園草丙寅年

刻又新集及遠遊草今年戊辰則刻怡老篇其文集別爲一類此後再刻幾種固未敢知特就現梓者畧敘其概如此非敢炫燿當世聊以自適歲年耳

康熙戊辰仲秋丹霞李贊元題於金陵遯園之抑戒堂

怡老篇目錄

五言古體

讀明熹宗魏璫時事悼楊左忠烈諸賢
讀明甲申三月十九日時事悼殉難諸賢
弔于忠肅公　六相詩壽孝感熊相國六首有序
靖江鄭宣城旅寓白下丁卯季冬將有蘇松常之行因倣曹子建送白馬王彪體送之六首
楊母節孝詩　雜言十一首

七言古體

酬董榕菴　酬盧文子
金陵憶昔擬杜少陵寓居同谷歌七首
老馬行　老妓行
公子行

五言近體

武林雜詠四首　遣興四首

西湖　岳武穆廟
孤山放鶴亭　登吳山
嘉興舟中　過太湖
泊舟虎丘　過無錫
丹陽　京口
首夏遊清福寺　秋日哭杜于皇五首
丁卯仲秋送董榕庵歸雲間四首
秋野五首次少陵韻　郊墅雜賦次高季廸

太史原韻十六首　九日集飲半山園次
鄭宣城登雨花臺韻三首

七言近體

送江寧郡丞朱齋三往任松江守
秋日蔡鉉升過集抑戒堂賦七言律一首同
用心字　春日觀閶門酒舫
虎丘　伍相祠
武林回至吳門將往玄墓觀梅聞花開已落
遂不果　卞忠貞祠
楊忠襄墓　鷄鳴山功臣廟
黃侍中祠　丁卯夏登清涼山謁
鄭一拂先生祠次先輩趙心堂葉臺山壁
間韻四首　登天闕
遊佛窟寺　登塔
宿叢雲樓　登燕子磯
弘濟寺訪蒲菴不遇　登觀音閣

觀音門城樓遠眺　送徐松之往淮上
方望子自羅浮歸白下復有均州之遊賦長
句送之　丁卯菊秋沈方鄴同
龔廓園方望子草堂小集承方鄴贈詩次
韻賦答　次吳以與見贈韻三
首　金陵旅次送陳擎石
北上　王汾仲贈詩四首次
韻賦答　戊辰正日試筆三首

邇園次龔半千韻　江城春日寫懷四首
送南支上人往靈隱叅學兼寄碩葵和尚
看劒　對酒
痛哭　長歌
送宗鶴問之貴池學任
五言排律
夏日秦淮泛舟即事
五言絕句

秋日獨坐六首　古送別
黃金　直臣
朱天
七言絕句
題釣舟圖二首　贈林界香二首
題杏林春燕圖二首　鬬歌
塞上曲　寄衣曲
春閨怨　春園二首

怡老篇

讀明熹宗魏璫時事悼楊左忠烈諸賢

閩漳李贊元著

朝家有內豎毀形無全身本以供灑掃詎可假笑嚬蜂蠆終懷毒豺狼必噬人趙高爲亂首弘石漢弘恭石顯也遂相因歷朝多覆轍豈獨漢與秦逮涅至明代王劉王振劉瑾也匯後塵廟社幾傾覆屠戮及縉紳熹宗遭末造魏璫實秉鈞鹿馬已混

指干紀亂楓宸唯諾狐媚子譽聖復稱神朝端皆梟獍何處容鳳麟楊左諸君子巍巍柱石臣誓淸君側惡寧敢憚批鱗朝上鋤奸疏暮與梟壤鄰鼎鑊甘如薺犴狴豈愁辛願騎箕尾去慟哭訴蒼旻天步今已改忠烈終不泯義聲瀰海嶽浩氣動星辰靑史千秋著蒸嘗異代新愚哉彪與虎彪謂五虎崔呈秀五彪許顯純等也冰山安可親

王汾仲曰可抵古今奄寺全史

讀明甲申三月十九日時事悼殉難諸賢

帝曜當空暗欃槍白晝橫中原多突豕纖甸入奔鯨戎馬蹂宮闕烽烟照御營九門皆賊諜何處可徵兵六宮同抗節龍馭上賓行衣冠廉恥盡聯袂道旁迎嶽嶽忠貞氣痛恨詎可平驗目宸樞陷傷心九廟驚所恨臣力竭難同曆數爭一死聊報主欲哭已無聲憶唐玄禧代謂玄宗禧宗也安黃犯上京安祿山黃巢也天子蒙塵去百官駢首烹羣兇喜殺戮玉石必同阬何如數君子皎然大義明逆徒不得害就義自捐生忠魂誓討賊列聖照丹誠乾坤幾反覆浩氣永不傾偉哉氷霜操長留後世名

龔文思曰寫忠烈情事張鬚怒髮殉難諸賢亦可瞑目地下矣

弔于忠肅公

國亂忠臣生時艱異才至嶽嶽忠肅公廟堂棟樑器少年柱下冠數陳愜天意壯歲佐中樞朝

野無異議肆應恢有餘滿腹經綸蓄奈何國運屯逆璫遂攬轡戎馬蹂邊關京畿急烽燧天子遠親征國事等兒戲一蒙土木塵金甌幾隕墜匆匆立長君乾坤乃定位敵人乘虛來舉朝咸震慴公獨處晏然戰守皆整備封疆保無虞八載臣力瘁錫爵酬公勳力辭如敝屣畢竟主眷深難免羣邪忌奪門事既成兇徒勢益熾一死謝朝廷天地亦昏翳大功終難泯不久蒙贈謚葬公西湖上事與武穆類顧瞻二忠墳行人皆下淚

吳介茲曰信手直書其事不多設一筆而感慨歎息已具此盛唐際史諸篇神妙極致也非深于此道者那得有此

六相詩壽孝感熊相國 有序

三代以前尚矣漢唐宋以來相臣亦難數計獨咏六相者何管子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且歷代相臣雖多求其際一統之朝以科第出身行已純粹事業光明而福壽無虧者不能過此數公故作六相詩

宋文貞公璟

宋公立朝端正氣本天植處安與蹈危始終無過忒女主御楓宸天地已昏黑況復孌幸張左右藏蝨賊仗馬不敢鳴一鳴禍不測宋公嫉惡嚴頑讒必痛墾遝政久廢遲除官半畢赦欲期仕路清平衡愼黜陟奏事當正衙御史隨在側柱下讀彈文慮恐奸邪匿赫赫貞觀風堪爲後代則讜論復前規無媿大臣職凜冽氷霜下百物皆衰息亭亭柏與松獨自見顏色

裴晉公度

聞喜裴晉國中外仰威名一身審去就國勢關重輕强藩恣跋扈淮西議用兵宰臣猝遇害百僚亦震驚兇徒起輦轂宵旰軫皇情主憂臣當辱涕泣自請行討賊須衆策闢門接羣英渠魁旋授首天子歡昇平主意漸荒怠異喙遂爭鳴河朔亂易弭禁闈毒難攖元老辭闕去逆鎮復縱横治第集賢里詩酒過餘生九重方宴樂羣工皆醉醒寧知重臣棄萬里壞長城

韓魏公琦

韓公擎天手朝廟一棟樑胸藏將相具特簡捻邊疆夏人聞風遁膽寒無跳梁籌策壯屏翰嘉謨入對揚天子當倦勤敦請建元良國本既已定臣心庶少康尚慮兩宮隙內庭有豺狼朝夕勤調護寢食亦徬徨母后幸還政新主攬紀綱豎魁猶未去病恐在膏肓欻出空頭敕卽日竄遠方呼吸除巨憝邪魅不敢藏竭力圖報主成敗聽彼蒼忠誠空千古膽畧跨八荒天上星辰氣地中河嶽光宜乎唱名時彩雲繞日旁

范文正公仲淹

文正布衣時卽具公輔器後樂本先憂文經餘武備立朝敦風節侃侃長論事讜言朝夕陳多忤時宰意邪正難竝列拂衣外補去元昊方披

徂烽火西陲熸御邊惟公能帝曰汝往試胸藏
數萬兵敵人聞風悸邊警幸無虞實賴折衝利
功成入輔主天子愍求治敝政多更張總爲廟
社計舉劾法頗容不顧羣奸忌中外與出處始
終無互異一范借一韓誰敢定軒輊

文潞公彥博

潞公汾州秀蔚然王國珍壯歲持簪筆氣節已
嶙峋按覩河東獄矯矯正直臣救荒益州路塗

怡老篇 六

無餓莩民羣小圖亂政邪說及楓宸恩威公並
用奸謀不得伸靖亂戮叛卒軍門號令新秕政
損國體義憤乃批鱗旣遭權相怒甘與鹿豕隣
耆英集雅會怡情洛水濱耄耋復柄用屢荷主
眷親風采振中外敵人驚若神四朝資樑棟千
載仰鳳麟偉哉恒岳氣誕降甫與申

司馬溫公光

正直權奸忌至誠野叟知去留道不苟事使行

無欺大哉涑水公燭奸如列眉極目新法苦竭
力盡扶持臣言既不用何心戀赤墀居洛十五
載民望如調饑幸天未厭宋元臣起禁闥一朝
敝政去黎庶免瘡痍童叟日禱祝但恐我公歸
敵人亦震慴相戒輯邊陲赫赫補天手中外同
口碑景仰長慨慕高蹤安可追

王汾仲曰六詩寫諸公生平大業高風宛若面覩

吳介茲曰六詩逼似少陵是先生氣力之厚方能沉雄痛快不蹈襲六朝人聲息也持此

怡老篇 七

壽孝感公不諂不抗允稱得體

靖江鄭宣城旅寓白下丁卯季冬將有蘇
松常之行因倣曹子建送白馬王彪體
六首送之

故里烽煙起舊廬丸礫場無廬何以居漂寓在
他鄉他鄉離故友悶坐嘆凄凉白下雖多士勢
交不可長杜門對四壁寂寞斷人腸言念素心
人日夕長相望

其二

相望恐相違，悠悠勞我思。何幸毘陵友，相逢淮水湄。鄭子珪璋器，犖賢推白眉。氣誼薄雲漢，才華邁等彝。旅中初邂逅，懽然如故知。十載懐人意，今朝慰渴饑。所望金石固，握手長不移。奈何歲除逼，駕言遠別離。

其三

別離將遠適，買棹在江濱。乘流汎舟去，談笑安得親。數杯聊敘悃，酒味何苦辛。此酒非歡宴，欲送別離人。舟行不廻首，去去勿復陳。只恐朔風起，落葉蔽長津。又恐貂裘敝，霜花凍爾身。人非木與石，能不淚沾巾。

龔文思曰：情深語摯，如聞桓伊之箏。

其四

沾巾爲君去，君去何促逼。再晤知何時，悵望無終極。此行適何方，萍踪不可測。思欲尋君去，又患無羽翼。但得魂身通，或可在君側。情深疑似夢，輾轉空嘆息。

龔文思曰：得漢魏樂府之髓。

其五

嘆息亦何切，予懷在友生。吳鄭二君子，蔚然王國楨。興來時唱和，彩筆誰抗衡。風雅將頹廢，賴君作干城。吳車已北上，鄭舟又南征。高賢皆分袂，誰辨玉與瓊。俯仰吾道孤，獨自怨零丁。零丁催人老，惻惻傷我情。

其六

我情何必惻，後會尚有方。聲氣苟長在，千里如一堂。况同三吳地，一水未分疆。片航亦可度，假患河無梁。但願松栢心，歲寒無改常。勗哉崇令德，沒齒勿相忘。

王汾仲曰：丁寧眞切，吳鄭二君當亦銘心鏤骨。

龔文思曰：六首一氣，音理纏綿，情意眞摯，覺陳思不得專美於前矣。

吳介茲曰效送白馬王彪體人但知六詩首尾字句連接眞筆伯矣覩此風韵馴雅音節要緊悅一陳思情境往復展玩邪得不爲叫絶

楊母節孝詩

烈女與忠臣堅貞本一致節婦尤難爲諸艱皆歷試楊族閭關西羅氏眞伉儷十六適楊門婦道淑以治佐夫詰戎行三軍無異議不幸夫蚤亡將隨地下逝顧念藐諸孤未忍恝然置萬里扶喪歸不敢愛簪珥舅姑幸在堂甘旨時必備

呱呱繞膝前教養盡勞瘁欲希敬姜風敢背陶母義蘭樹今盈庭濟濟王國器追思舉案時傷心益下淚巍巍七尺軀偷生作何事對此未亡人能無悚然媿芳踪前可追懿則後難繼輿頌既同聲　綸音亦下賁伯起遺教長卓哉無失墜

雜言

伏中炎熱避暑遯園偶有所感捉筆直書得雜言詩十一首不自知其工拙也

變法始商鞅焚書獨李斯先聖不足畏下民亦可欺誕妄無今古威權震一時寧知罪惡極身族被誅夷樂哉商山老逍遥自採芝

其二

卞和猝獻璧刖足乃自擾甯戚扣角歌賣奇以干名君求我乃應出處道甚明如何躁進子日夕費經營先主無三顧草廬自躬畊後車不同載渭水老此生榮名圖苟得終爲世所輕

王汾仲曰猝字寫急功利輩心腸如見

其三

上山采璞玉日與虎豹親下水取明珠時與蛟龍鄰山水雖云險至寶良可珍珠玉苟盈箱卿相豈異人但恐寶未得蚤巳喪爾身南畝有餘稻暫食莫嫌貧

王汾仲曰樂天知命語日當三復

其四

日月迭盈虧。陵谷亦顛倒。花木有開謝。芳顏難久好。赫赫公與侯。名位誰長保。服食非神仙。豈能求壽考。世事皆煙雲。榮華何足道。不朽在立言。金石與同老。

王汾仲曰誰能作此語先生情見乎詞

其五

郭外田數頃。水旱並有收。附田有別墅。長溪水環流。花果四時備。園蔬五畝周。雞鶩皆成羣。池魚亦泳游。種秫釀美醞。僕婢臟中蓄。藏書數千卷。讀罷自嬉遊。早了公家稅。追呼已無憂。到門少俗客。盡日清兩聹。有時嘉賓過。酒肴不外求。文史相剖析。詩歌共倡酬。冬來霜雪下。開䆫覓敝裘。夏來涼風至。林中竟似秋。窮村無拘束。拄杖得自由。老人願只此。不問公與侯。

王汾仲曰自得之樂自致之趣誰能有此詩亦陶謝佳品

其六

讀書本無盡。揣摩不嫌遲。功深方得悟。識老始知非。衛武年九十。猶作抑戒詩。所恨目力減。不及少壯時。此業世所賤。白首更鄙彝。一事茫不解。面墻實可悲。開卷皆有益。昔人豈我欺。滔滔徧宇內。此語將告誰。

王汾仲曰先生老而益力不讓衛武嗟彼後學有愧多矣

其七

東隣卿相家。鼎食鐘鼓鳴。西隣富豪宅。裘馬烟縱橫。甕牖一書生。三十未成名。呷唔蓬蓽下。隕涕欲吞聲。一朝風波起。時事皆變更。東隣人已斃。西隣屋亦傾。獨有蓬蓽士。冠蓋反崢嶸。窮通真似夢。難定辱與榮。寄語趨炎客。文人未可輕。

其八

才大多嘿嘿。嘿嘿譽愈章。小才多嘵嘵。嘵嘵祗自戕。平叔誇四友。名喪命不長。昭遠比武侯。兵敗國亦亡。所以賢哲士。沉蓄以自藏。豈若斗筲

子大言恣披猖鄙哉蜩與螢奮翅欲飛揚

其九

善射稱后羿善御必王良正用則皆美倒用必兩傷殷浩令僕器戎事非所長黃霸循吏才相器亦平常短長紛錯置庶務安得臧因材而器使驅策在哲王五臣與四聖分職各有方虞周垂舊典法之愼勿忘

王汾仲曰通篇似箴語語

其十

卞彬耻受裁脫幘惟恐後元亮惡折腰甘與松菊偶丈夫貴立節諂媚洵可醜氣節苟不立功業亦何有吁嗟東園公光輝照林藪

其十一

好官多得錢何人獨廉潔廉吏得美名奈何有饕餮美名徒虛聲厚利實可悅厚利得長存貪賄未爲拙豈知名既喪并利亦滅絕不見唐李佚家門已蕩析

王汾仲曰警句令語讀之應發深省

酬董榕芥

廣川學術傳千載文敏才名被八荒九峰之山何竦峙三泖之水亦湯湯地靈祖德機雲出君家緣筆不可當秀色巧奪天孫錦浩氣上衝日月光嗟彼良朋素所好如君詞華安可忘慕君思君訪君去冬深不憚雪與霜到門猶及墻外望只恨緣淺未登堂歸來接讀珠璣作蕭條四壁起光芒今日相逢白下路愧無亭館駐君裝贈我新詩長句好豈讓漢魏與三唐握手忻然慰我願分秩猶恐太匆忙就令別後多魚鴈不如長侍君子旁秋盡冬來當買櫂忍使伊人各一方老成多喪雅道衰共君振起意彷徨

王汾仲曰讀此等詩須具古貌古心者方知其眞摯淋漓之概

酬盧文子

范陽甲第舊稱雄。派遠流長到泖東。山川誕降才人出。揮毫一掃萬人空。甲子之冬歲除追冒雪逢君徐庾宅。坐論方知名不虛。竟欲置身樓百尺。承君顧我過江湄。慇懃贈我珠玉詩。只爲冬深返棹急。歸來猶恨蚤別離。別離遙隔人各天。聊賦新篇寄纏綿。今朝忽捩瓊瑤答。自媿枇棣已在前。君有蘭孫爲君喜。再買扁舟到君里。談詩說劍酒數杯。海內風騷我與爾。今日雅道

深可憂。佇望老成砥中流。勸君努力勤拯救。勿令豎儒笑白頭。

吳介茲曰高達夫有此俊爽無此沉着

金陵憶昔行擬杜少陵寓居同谷歌七首

生來頗具通明質。熟讀一卷只一日。早歲兒童背經書。至今抄錄無遺失。奈何衰年神氣荒。苦誦十篇不記一。嗚呼一歌兮歌正悲。披對詩書欲涕洟。

其二

素性好書兼好友。良朋十顧留八九。但恐二者不得兼。夜來讀書晝飲酒。老病催人目力衰。書到燈前便放手。嗚呼二歌兮歌已歷。惆悵更長白日速。

王汾仲曰等常語却從至性中流出

其三

壯年豪邁壓崑崙。浩浩百川氣欲吞。興酣起舞

狂歌後。一石百瓢安足論。如今三杯纔上口。手足顛迷天地昏。嗚呼三歌兮歌欲亂。遥憶糟丘自長嘆。

其四

憶昔當時結社年。文壇搦管盡名賢。亹亹霏談皆可聽。高門華戶無後先。今朝離索林園下。鳥語花香伴我眠。嗚呼四歌兮歌聲激。獨坐呻吟對四壁。

其五

疎眉秀目絳朱唇。楚楚衣裳無片塵。觀者嘖嘖嘆若神。叔寶安仁何足珍。老來雙鬢白如銀。少男却走少女嗔。嗚呼五歌兮歌不長。對鏡咨嗟空斷腸。

龔文思曰筆力聳秀亦復豪舉

其六

百尺層樓接曲廊。雕欄錦檻映芳塘。書倉萬卷長松下。綠酒千杯花石旁。誰虞日久滄桑變。亭閣丘墟狐鼠藏。嗚呼六歌兮歌聲沉。文園蔓草傷我心。

龔文思曰即景生慨尤爲奇崛

其七

濟濟冠裳稱望族。李氏名門動山谷。烏衣子弟道上行。曲巷通衢皆屬目。數年漂寓白下城。冥鴻翩作野中鶩。嗚呼七歌兮歌乃終。回首鄉關淚眼紅。

老馬行

良驥來自大宛中。超羣獨立自稱雄。碧蹄踏盡邊關雪。逸氣奔追破浪風。龍媒泛駕不可制。每逢大敵必摧鋒。將軍立功賴汝力。愛汝豈與凡馬同。珠鞭絲轡黃金埒。玉棧苜蓿錦繡幪。豈料將軍值數奇。橐弓釋甲臥江湄。雄姿不向沙場去。投閒反爲駑馬嗤。投閒日久歲月徂。齒長毛落氣血枯。廻憶當年臨陣日。尚欲長鳴出馳驅。長鳴雖懷千里意。但恐年衰汝力瘏。老至衰來數所限。勸汝安命勿悲呼。縱能識途智可用。奈無知巳管夷吾。

王汾仲曰結處我讀之更潸然

吳介茲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讀先生此詩今古同慨

老妓行

春風搖蕩錦官城。霧散雲開夜月明。誰家唱出

陽春調如哀如慕斷腸聲紅裙亭館舊馳名珠
作簾櫳錦作楹象床翠帳鴛鴦枕玉斝金樽日
夜傾中有神女麗且嬌明眸皓齒楚宮腰縈塵
一曲穿雲去趙舞吳歌何足驕二八蛾眉皆沮
喪五陵公子亦魂銷寧知歲月如逝波髮凋齒
落斷笑歌管絃樓上棲蛛網楊柳門前張雀羅
當年千金不一顧今日抱絃歌行路細看蕭蕭
憔悴身猶是曩時佳麗人

王汾仲曰說得嬌痴妖冶人敗興

吳介茲曰少壯難再老醜自慚先生寫至此情何以堪賤子讀至此爲掩卷太息久之看其頓挫安放收煞藴藉全是唐人

公子行

春風駘蕩豔陽天楊柳依依草色芊誰家公子
尋春去揚鞭走馬鳳樓前公子甲第欲連雲父
爲相國兄將軍長樂殿中曾賜坐麒麟閣上亦
書勳公子意氣何奢豪珊瑚寶帶珠翠刀嬌童

虎僕當街擁道上飛塵百尺高天朗氣清春色
好韝鷹逐犬長安道彎弓一箭落雙鵰圍場狐
兎跡如掃興盡歸休碧玉堂繡柱雕欂琥珀光
洪梁美酒千鍾少十二金釵侍曲房公子門客
舊有聲錦衣珠履照花明感恩日久無處報髮
膚頂踵爲君輕豈期陵谷不相待可憐權勢一
朝改高堂綺榭盡已傾富貴豪華不長在困極
依人那可親鶉衣百結氈生塵麗妾妖童皆散

去門客翻成行路人

王汾仲曰讀前半生艷慕心讀後截動悽惻想如成連入海殆移我情矣

吳介茲曰七古無此跌宕歷落之致不足駭人觀聽近來作者惟陳迦陵解此

武林雜咏

久作白門寓胡爲又武林漂搖千里色憔悴十
年心淚向他鄉落魂依故里深湖山長在望混
俗一登臨

吳介茲曰俊爽自喜須看其落筆之迅成章之神眞游于法之外者也

其二

滔滔徧宇下，蹙蹙欲何之。簪紱非吾願，林泉只自怡。才疎應避世，性褊豈從時。此意今誰解，柴桑靖節知。

其三

雙鬢蕭蕭白，雄心猶未除。日成招隱賦，時作絕交書。痛哭歡娛地，狂歌醉夢餘。二疏不可作，結件在樵漁。

王汾仲曰：何等高寄

其四

新詩亦已穩，舉世誰知音。卞子空懷璧，伯牙將斷琴。興來時起舞，句好自長吟。觸目荊榛路，煙霞一徑深。

王汾仲曰：知公獨得

遣興

昔日青雲客，今朝白髮翁。芳顏雖已改，逸興尚能同。只恨陽臺遠，無由道路通。英雄不得意，皓首戀花叢。 思美人

其二

聞道蓬萊勝，仙居跨八荒。爐燒丹火熟，草種玉芝芳。駕鶴雲霄外，餐霞日月傍。扁舟將渡去，弱水浩茫茫。 思神仙

其三

故鄉歸未得，客淚欲潸潸。聊借愁邊酒，逕酬湖上山。短吟難寫意，長醉或開顏。恨少糟丘地，沉酣千日還。 思縱飲

吳介茲曰：愁邊酒妙妙，俗人豈解此

其四

愁來須遣興，恨極一長歌。急調憤中出，淒音怨後多。碎壺詞忼慨，擊筑淚滂沱。子野深情甚，聞聲喚奈何。 思放歌

西湖

東南佳麗地此日復重遊未改湖山色空傷草木秋蘇堤不可繼宋祚亦難留俯仰興亡事哀鵑哭未休

岳武穆廟

本是嬉遊處如何恨轉深忠魂埋宿草怨氣滿空林爭戀六橋路誰憐百戰心顧瞻遺像下太息淚沾襟

孤山放鶴亭

哲人不可作空見碧梅開一到孤亭下如瞻雙鶴來清風吹斷碣皓月照蒼苔秦貫樓臺盛於今安在哉

龔文思日但覺自然

王汾仲日極流利而又極古質

登吳山

春色一天晴吳山頂上行縱觀斗宿野俯瞰越王城潮撼千峰動雲開萬戶明登臨無限感憑弔獨含情

龔文思日有振衣千仞之槩

王汾仲日氣韻直逼盛唐

嘉興舟中

僕僕塵氛色浙西今再過春風吹綠岍桑柘發青柯野市朝煙滿空山夕照多臨流興已足乘醉一長歌

吳介茲日空山夕照多高季廸集中不多見句也

過太湖

震澤湖中望洞庭當我前到山方有地盡水欲連天騰涌江河勢瀰漫吳越邊乘風鼓棹去乎意亦茫然

龔文思日警鍊恰是太湖移用江海不得

王汾仲日是孟浩然佳作

泊舟虎丘

稍離閶門路停橈在虎丘江花含曉照汀鷺漾

清流月影移歌扇鐘聲起畫舟白門歸思切何地可淹留

過無錫

一到梁谿城遊人興漸生錫山看去秀惠水想來清風靜輕航穩天高遠樹明長流繞曲磵瀠漾有餘聲

王汾仲曰浩然妙句

丹陽

江上春風起長原一片塵野梅香已盡汀柳色方新千里青楓路孤舟白髮身鷓衣半水次誰念曲阿民

王汾仲曰翛然獨得老杜之悲壯也

京口

片艇隨風去顧瞻京口關鬱葱雨後樹滅沒霧中山流水橋邊急飛鷗江際閒村醪聊一醉[illegible]可破愁顏

龔文思曰或可二字婉而多姿

首夏遊清福寺

杖履入蕭寺正當初夏時白雲浮几榻青草上堦墀磬響山禽聽花香野叟知此中多逸興尚悔掛冠遲

王汾仲曰胸次洒落

丁卯秋日哭杜于皇

作手如君少才名海內知不堪流俗伍獨與古人期四壁空相對孤芳只自怡深交二十載永訣得無悲

其二

老眼逢人白中懷尚有予屢同遊覽賦不盡往來書豪氣君何壯雄心我未除傷今與弔古握手但欷歔

王汾仲曰是弔于皇詩移他人不得

其三

年老筆彌健名高家益貧負才多忤俗傲世豈
容身荆棘炎凉路蕭條丘壑人玉樓甘赴召未
肯戀黃塵

龔文思曰是知己語言之真切簡當王汾仲曰淋漓感悼地下人當亦發聲

其四

一別揚州去時時望汝來雕梁何遽折玉樹竟
長摧地下徵詞客人間喪逸才交情死後見哭

盡有餘哀

其五

知音不易得檇李與黃岡子建前年逝少陵今
日亡道衰人盡喪朋去我難忘零落西州路欲
行空斷腸

吳介茲曰茶邨不妄交人十數年來得先生往還契客余嘗過師白堂見二老論詩古文竟日夕不倦有時得意大笑有時相顧欷歔皆旁生人所不解今茶邨往矣五詩情辭悽婉豈尋常交遊所及耶余新從潁川歸出示此詩距茶邨捐館日已將周星乃以旅櫬未歸為念交道如土之時先生敦道義如此為可感也

丁卯仲秋送董榕菴歸雲間

一代雲間客初逢建業中寫懷方纏綣分手忽
忽忽纜濕蘼蕪雨帆開蘆荻風別離無限恨異
地兩心同

其二

相逢誠可喜分袂反添愁桂櫂飄然去王孫不
可留江聲風處急柳色別時秋二陸談詩好機

山夢裡遊

其三

相識半天下交情獨有君秋風吹別棹落葉愴
離羣白鷺洲邊月青龍江上雲何時重握手細
酌夜中分

其四

三泖鍾人傑君真文敏孫簪纓歸世胄椽筆在
名門感憤詩盈篋狂歌酒一罇良朋難再得握

別自銷魂。

秋野 次杜少陵原韻

秋色落平野。澄波映太虛。江山仍浩蕩。井里半丘墟。草蔓風吹燒。田荒農負鋤。潮來流水漲。發發一溪魚。

其二

少時聞道淺。壯歲寸心違。鬢髮已垂盡。林泉方得歸。幸知今日是。益悔昔年非。肉食休相笑。予懷在蕨薇。

其三

天空秋色出。地曠野聲長。修竹干霄綠。流螢入夜光。漁歌搖荻浦。鴈陣暗松房。蝴蝶山花發。園林一路香。

其四

烟含朝樹白。水帶夕陽紅。砧響千山月。花殘一墅風。飛雲出岫異。歸鳥入巢同。俯仰皆成趣。何嫌半畝宮。

龔文思曰同異二字從無如此用自覺翻新出奇

其五

不並簪纓列。甘同麋鹿羣。屠峰簾外見。落葉枕邊聞。月影盡移樹。樵聲半入雲。興深任白首。何必羨終軍。

龔文思曰靜逸絕倫

王汾仲曰秋曉景色如畫

吳介茲曰次少陵韻便全是少陵覺空同差遜氣相一格矣

郊墅雜賦 次高季迪太史原韻

家寓青山麓。人稱鶴髮翁。層崖高下接。曲徑往來通。澤畔藤蘿月。橋邊楊柳風。登臨一眺望。如在白雲中。

王汾仲曰如畫

其二

床頭金已盡。架上卷彌增。狂飲皆豪客。雅談無

俗僧泉澆種藥圃螢助讀書燈簪紱非吾願林泉是我能

龔文思曰能字妙非深得林泉之趣者不肯下此字亦不能下此字

吳介茲曰林泉非福不受享非能不知享試看十六首中逐句逐字何一非能知林泉而後樂之詠之淌哉林泉是我能也

其三

岈際看流水林間坐軟沙屢傾千日醞長醉四時花燕雀時窺幕牛羊自識家樂深愁髮短廻首憶年華

龔文思曰與木石居與鹿豕游氣味不過如此

其四

野外無拘束逍遥拄杖行飛棲知鳥性開落見花情雨過谿流滿潮來夜月生此中興已足何羡世間名

其五

聊識公卿面願同魚鳥親五車原自富三徑未嫌貧狂態虞驚俗褊衷應避人蕭蕭雙白鬢造物一閒身

其六

素性躭幽僻溪山聊卜居長吟千首後快讀百杯餘有客頻沽酒無肴獨釣魚華堂高數仞我自愛吾廬

其七

婢僕皆勤作耕桑各及時防乾通遠澗捍水築長陂負耒朝餐蚤經絲夜睡遲是中多樂事惟有老農知

王汾仲曰先生自寫田居興致

其八

傍屋千柯竹臨溪一釣竿飛煙到簟濕斜照落書乾庭月披幃坐秋山放眼看無才甘僻處不敢問長安

王汾仲曰一氣呵成而閒情逸趣簇簇筆端是真氣骨兼優者

其九

雪下林巒白鶯鳴草木青春雩祈歲熟冬賽報神靈擊鼓絃歌會烹鮮俎豆腥四隣忻有慶酣醉幾時醒

其十

孃娜垂楊屋離披薜荔垣幸無駟馬跡得對野人言浴鵞當流喜飛鴉到晚喧芳郊怡我老何必戀鄉園

其十一

長原沾細雨綠水起微波戍鼓江村少禪鐘野寺多雲高千樹出渡澗一舟過莫怨荒郊僻沙塲免荷戈

其十二

野墅三秋好蒹葭尚滿塘丹楓偏映日白露半爲霜遣興看花譜扶衰檢藥方丘園予夙願皓首敢相忘

王汾仲曰閒適多姿

其十三

不愁居野僻只願去城遥雨後山容秀風前葉影蕭晨昏隣鹿豕語笑襍漁樵何處容歌嘯長溪一板橋

其十四

羞看冠蓋路獨寓水城隈夜讀綠樽伴春耕黄鳥催恨無千樹橘幸有一園梅野老新醪熟相逢竹下陪

其十五

病至傷朱紱老來嗟白頭看花時有恨聽曲反添愁欲去塵中苦須從物外求江籬開爛熳采采到芳洲

其十六

郭外數間宅溪邉十頃田早完公府稅休問橐中錢多病無榮辱長吟度歲年生來皆似夢惆

帳百花邊

龔文思曰讀多病句益見林居之美彼碌碌風塵者那得知

王汾仲曰花邊惆悵無限感慨

吳介茲曰看其每首四十字一氣到底非老于此道者不能近人詩則一句一句作一字一字作矣

九日集飲半山園次鄭宣城登雨花臺韻

郊外半山館橫斜精舍旁鳥聲到榻靜樹影入窗凉迴憶名花謝猶憐野菊黃奚奴隨履杖何

必佩詩囊

其二

不厭郊園僻予懷在華門鴈聲天際落詩與酒中論荒徑餘苔色長松半霧痕遠山無旦暮多是白雲屯

其三

欲賞重陽節尋高踏草萊思歸無去路望遠一登臺日色千山曉秋聲萬壑哀旅愁何處遣且盡手中杯

送江寧郡丞朱裔三往任松江守

熊軾朱轓出建康黃童白叟盡彷徨旌旆直指魚龍國姓字長懸日月傍八邑山川銷氣色九峰草木亦輝光今朝分袂揚帆去別後懷人水一方

秋日蔡鉉升過集抑戒堂賦七言律一首用心字

空谷淒凉遲好音何期韻客枉相尋數年懸念思徒切一旦遭逢話正深不盡霏談紛滿座無邊秋色醉長林生來最忌輕肥氣握手風流夙夜心

春日觀閶門酒舫有感

吳門春到暖風柔公子佳人泛畫舟峭柳堤梅遲桂櫂哀絃急管蕩江流秋波側盼矜紅粉霜鬓低垂愧白頭安得靈丹還我少酣歌入夜任

遨遊。

王汾仲曰慶音壯氣幾碎畫唾壺矣

虎丘

一日春風到虎丘。蘭橈畫舸競中流。新花簇引佳人路。玉管閒吹公子樓。日色遙開青嶂曉。泉聲細入碧池幽。可憐杼軸千家盡。尚有肩摩畫夜遊。

龔文思曰似中唐妙手

王汾仲曰每于遊賞中時帶感慨

伍相祠

伍公浩氣塞乾坤。赫赫冠裳白日昏。千載蘋蘩依越地。九泉魂魄在吳門。啼鵑欲訴孤忠恨。潮水難消碧血痕。天道悠悠何可問。僅留廟貌至今存。

武林回至吳門將往玄墓觀梅聞花開已落遂不果

鄧尉禪林遊興寬。數年魂夢與盤桓。正思越櫂回將去。忽報山梅開已殘。塵跡不堪窺法界。名花空自老江干。可憐無限清供樹。盡飽僧人眼裏看。

卞忠貞祠 公諱壼晉成帝朝爲尚書令蘇峻犯闕公拒戰兵敗死之

卞公遺像建康城。入廟如聞風雨聲。血戰場中身已喪。魂遊地下貌猶生。盜發公冢公面如生忠貞舊著當朝節。贈謚長存後世名。寂寂孤墳何處弔。哀

鵑宿草恨難平。

楊忠襄墓 公諱邦乂宋建康通判金人陷建康守臣降公以血題衣死之

半壁東南尚可支。奈何拱手喪籓籬。可憐守將迎降日。正是孤臣絕命時。報國丹心天日鑒。題衣碧血史官知。至今塚上荒榛滿。尚有遊人覓斷碑。

龔文思曰數語可敵一篇祭章

雞鳴山功臣廟

開國元功櫛沐勞手提三尺闢蓬蒿分茅錫爵傳家遠崇祀旌勳立廟高一統河山歸戰馬九天日月照征袍豈虞歲久蘋蘩改滿座悲風起怒號

王汾仲日聲調高響

黃侍中祠 公諱觀洪武中會試殿試皆第一仕建文爲侍中靖難時奉詔往上游募兵聞變赴水死

淮上忠祠傍舊京侍中真不負科名早知萬世

君臣重邉計一家叔姪輕募義未成旋遜國勤王不遂已捐生闔門魂魄隨流水何數湘江葬屈平

丁卯夏登清凉山謁鄭一拂先生祠次先輩趙心堂棗臺山壁間韻

峰頂遥看白下城林花野鳥笑相迎遺祠尚見孤忠氣舊寺猶傳六代名龍虎山河徒寄恨亭臺禾黍漫關情登臨憶及監門事扼腕傷心憤未平

其二

一拂芳祠倚石城羣山拱護遠相迎救時邉恤當朝怨報國寧邀後世名圖繪奇忠誰解意掛冠遺老獨含情登高縱覽煙巒外浩浩江天四望平

龔文思日結意曠適

其三

攜樽唱和共登臺先輩風流亦快哉峰影遥從雲外落禪扉深向樹中開孤臣疏草千秋在異代忠魂幾日來直節先型今已邈不堪嘆息幾徘徊

王汾仲日練詞曠逸

其四

此時何處覓樓臺徑曲林深亦窈哉戶外蟲飛蔓草合堦前鳥下野花開誰將斷壁題詩去幾

見遊人載酒來寂寂香煙荒院靜松聲竹影共徘徊

登天闕 以下八首俱次熊孝感先生韻

岌嶪雙峰拄杖登置身千尺歎崚嶒無邊隱現雲中塔不盡逍遙樹下僧秋色滿天飛塞鴈夕陽沒水出漁燈遊山忽起逃禪意面壁拈花恨未能

王汾仲日眼前景寫得如此相稱眞胸有智珠

遊佛窟寺

天監琳宮此日登巍檐翠壁自嶙嶒層巒長護六朝寺丈室堪容四大僧乍醒迷塗聽法鼓弘開覺路看禪燈入門悚惕瞻遺像三乘冥通何日能

登塔

列刹崢嶸雙展登鏘鏘寶鐸見峋嶒翛然捫漢凌雲客閱盡持瓢補衲僧突兀倒垂秋日影光芒長映法王燈凭高只好供歌嘯說戒談經我不能

宿叢雲樓

巉壁高樓乘興登環觀列嶂亦崚嶒浪遊異地誰知我遠踏長林一問僧雲影欲浮千樹閣鐘聲遙動萬家燈莫云禪教尋常事坐臥蒲團豈易能

登燕子磯

磯上遙看嵽嵲樓蘭舟桂楫復重遊天垂圖畫六朝勝地作金湯萬里流縹緲孤亭通碧漢嵌巖削壁壯荒洲長江無限蒼茫氣盡在遊人眼裏收

弘濟寺訪蒲庵不值

入寺如登百尺樓爲參龍象此中遊翠屏恍惚空中落碧水依然天際流不見法堂留錫杖僅存香界照花洲虎溪難遇遠公笑返櫂徘徊恨

未收。

登觀音閣有感

絕壁岧嶤方外樓登臨宛似鏡中遊江聲騰湧風霆勢寺影浮沉日月流亂石揷雲扶翠閣輕鷗戲水點芳洲山川亦有銜奇意幾度滄桑猶未收

觀音門城樓遠眺

法城粉堞起層樓挈伴行來覽勝遊煙火千家

精舍出帆檣萬舸大江流昔年曾作雄關鎮今日已成蔓草洲陵谷遷移何處問僅存形勝望中收

送徐松之往淮上

異地神交已有年相逢握手豈徒然一朝白下方停櫂千里淮陰又泛船江雨輕雲楓葉路秋風搖蕩菊花天此行酧唱應應滿采得新詩望早還

王汾仲曰朗爽飄逸

方望子自羅浮歸白下復有均州之遊賦長句送之

縹緲羅浮非世間羨君遊興獨躋攀中宵海日青峰動曲洞丹爐白鹿閒桂櫂纔回建業路芒鞋又入太和山長途名勝收應盡好把新詩續詠還

王汾仲曰語俱由盛唐

丁卯菊秋沈方鄴同龔廓園方望子草堂小集承方鄴贈詩依韻賦答

卓犖休文一代模詩非下乘及任夫菊觴不媿竹林會蓬戶猶慙綠野圖幸有羣賢陪語笑何妨數卷臥江湖長歌未盡牢騷意當向高陽問酒徒

次吳以巽見贈韻

老病催人罷鼓旗暮年豈及少年時江淹才盡

懷中錦疏廣官休髯上絲欲遣牢愁頻問酒遠通聲氣莫如詩喜君貽贈珠璣什掃榻迎賢不憚疲

其二

吟風詠月度殘年厭見金陵樹色芊猶幸棲遲青草野尚能諷誦白雲篇一時唱和憑彤管兩地懷思託錦箋旅次飄零何處是名園長費杖頭錢

其三

拜揖衰來最苦頻一丘一壑易相親綠樽專待風騷客白眼斜看裘馬人才大如君應結綬學疎似我敢垂紳相逢握手忻同調萍水定交縞帶新

金陵旅次送陳摰石北上

當年閫國掞天手十載西江循吏名畫舫方停淮水櫂錦鞍又向紫宮城僕騎勞瘁風霜色童叟歌謠里巷聲此去應承　聖主眷九重日照寸心明（摰石時有受枉之謫將伏闕具陳）

王汾仲贈詩四首次韻賦答

入世長存出世思翩翩車馬亦奚爲潛夫著論千秋士（王符）中說傳經一代師（王通）不羡蒲輪甘北郭自安種菊老東籬沉踪匿影名心盡誰識當年元紫芝

其二

旅中聲氣亦寥寥喜得高人晚見招十載林泉羞紱綬百年心事在漁樵巨源推轂非知已中散逃名欲絕交閉戶著書予夙願尋賢不憚馬蹄遙（王汾仲日足見先生處己待士肝腸）

其三

乞休養晦亦多年不學恭禪不學仙鳩杖常携名勝路芒鞋時踏野花阡情當悲憤詩盈篋興

在湖山酒滿船衰老餘生何所好傾心倒屣爲
君賢

王汾仲日想見灑落襟次

其四

皤皤黃髮尚風流恨不盛年早唱酧舊屋荒蕪
留草徑新詩窈窕入歌喉愧予拓落三吳地愛
爾飄飄百尺樓千里相思便命駕何難雪夜子
猷舟

戊辰正日試筆

臘盡春生歲月移老來堪喜又堪悲里中拜揖
人皆醉禁內傳呼我不知黃鳥漸催柳色變東
風乍轉日華遲讀書未盡流光逝對鏡空嗟兩
鬢絲

其二

七十六年衰老身依然牛馬凋風塵浮生空歷
平陂路醒眼羞看冷暖人去日已多來日少枕
中漸富槖中貧勞勞簪紱皆如夢誰向桃源一
問津

其三

憶昔當時入覲年曾隨鴛鷺附班聯簪纓騈列
丹墀下玉帛紛陳綵仗邊畫扇漸移初日影和
風輕散御爐烟而今偃臥林泉外遙望楓宸在
九天

龔文思日中唐早朝佳句

王汾仲日三詩全似陸務觀而古朴過之

遯園次龔半千韻

正在淒凉待舉杯乍逢韻客破蒼苔黃鶯搖蕩
樓前樹豊草瀰漫雨後臺山影遙隨雲影動風
聲時帶水聲來足音空谷跫然喜不盡愁懷一
日開

江城春日寫懷

乞休林下十年餘澤國一廛且暫居坐臥難忘

三徑竹悲歡惟戀五車書無邊雲影浮僧寺不盡山嵐照我廬稍喜地偏人事少數椽卜築莫躊躇

王汾仲曰是公生平心事

其二

飄泊萍踪鹿豕儕江城此日又逢春啣杯僅有長林伴握手難邀知己人莫說異鄉堪避地尚愁華戶不容身閉門著述千秋事坐對花開燕

語新

其三

一望闆關天際遙江風入戶亦蕭蕭憤來塡臆詩千首愁到傷心酒數瓢忤俗自應辭紱綬逃名只合混漁樵可憐同氣凋殘盡兀坐離羣嘆寂寥

其四

南土春來多曉煙行看平墅草芊芊林花數頃鶯聲下野館一帘柳樹邊煑茗時時江畔水遊山處處杖頭錢老來僻處無多事抱卷行歌度歲年

王汾仲曰語堪入畫

送南支上人往靈隱寺參學兼寄石葵和尚

君是詩僧無本儔爲參龍樹越西遊泉聲大小空中聽山色低昂望裏收千里煙雲隨法杖六

橋花草照芳舟殷懃寄與遠公說元亮著書在石頭

看劍

歐冶千將鼓鑄深騰鋒出匣爲知音專諸報主彗星動豫讓呼天白日沉地下久埋虓虎氣腰間空帶蟄龍吟馮唐皓首千秋痛坐對鈍鈎淚滿襟

對酒

衡門獨坐嘆無聊懷想伊人千里遥湘水投原寃莫訴長沙放賈恨難消誰能寫怨歌千首何以解憂酒百瓢美醞良朋須盡醉盲風怪雨正蕭蕭

痛哭

忠義銷沉已有年每披簡策即凄然情當憤悒愁腸斷事到顛危淚眼懸皐羽哀文長搶地卜和泣楚欲呼天古來多少傷心涕讀罷離騷獨

自憐

長歌

何必咨嗟涕淚多聊棲一壑衆山阿振衣絕頂排閶闔散髮空林臥薜蘿每憶四愁平子賦時懷九曲伯仁歌唾壺碎盡英雄事短詠長吟奈老何

送宗鶴門之貴池學任 補遺

經術修明久不聞俗儒忝竊自紛紛人誇絳帳儀多士我識邗江宗少文問難共深秋浦雪談鋒欲繞華山雲先賢絕學憑誰繼末墜薪傳獨有君

夏日秦淮泛舟即事

久客親朋少衰年杖屨憂雨深看水漲興到泛淮流日暖輕雲麗天清宿霧收鳧翻芳草渚柳繞木蘭舟鷁影空中落蘋花波上遊江籬何嬝

嬝潤竹亦修修樹密不知夏風高竟似秋長溪聯畫舫夾岸徧飛樓閶扇半遮面綉簾全上鈎但聞桃臉笑誰見翠眉愁酒榭來黃蝶茶煙起白鷗艷歌止復作桂櫂去還留日暝燈隨繼朝歡夕未休舟人多困憊蕩子自夷猶滿目瘡痍苦何心汗漫遊幸邀殘喘在不樂又何求

秋日獨坐

獨坐遂存堂圖史置兩傍讀罷時假寐鳥語在空廊

其二

獨坐澄遠樓煙雲在上頭無盡蒼茫氣凭欄一望收

其三

獨坐揖江亭羣山向我青縱覽大江去水流何處停

其四

獨坐桐樹下林蟬到處鳴蕭蕭桐葉落不問是

秋聲

其五

獨坐看月臺呼童掃綠苔秋風木葉少明月夜中來

其六

獨坐竹樹林烈日亦成陰不見紅塵色但聞禽鳥音

王汾仲曰六詩幽靜曠逸非涤山面壁那得有此

古送別

送別數杯酒勸君且盡歡送時別我易別後見君難

黃金

水深亦易竭心險亦可測黃金苟肯捨新讐如舊德

直臣

直臣多就死貪吏亦殞生去貪移就直猶贏死

後名

朱天

朱天逢烈日憔悴林中樹一夕雨滂沱園草長無數

題釣舟圖

楊柳溪邊一釣舟清風明月任遨遊子陵自有投竿興何羨朱門問五侯

其二

擾擾塵中皆綱羅狂瀾何處不風波清溪釣艇安流去澗草汀花起櫂歌

贈林界香 界香通醫藥善書

玉板珍藏無片塵長桑苗父是前身知君已飲上池水應見無窮垣外人

其二

斗室飛塵寂不來揮毫潑墨自徘徊紛紛花草空中出盡在君家指上開

題杏林春燕圖

最是趨炎燕子心有情偏向艷中深烏衣舊壘今休去三五羣飛入杏林

其二

春到林園杏子芳翩翩飛燕盡傍偎勸君莫笑貪花燕何處歡場人不忙

聞歌

朱唇玉齒擅風流如慕如哀四坐秋本欲聞歌銷舊怨誰知歌罷更添愁

塞上曲

十載邊關久不回沙場積雪幾時開夜中纔有還家夢又被笳聲喚起來

寄衣曲

寒衣欲寄又躊躇只恐征人無定居可怪南來邊際鴈如何不附數行書

春閨怨

黃鶯啼柳戲春時此日斷腸君不知遠戍征人久已去空庭苔草上堦墀

春園

層埠危亭俯石城長江縱望甚分明山園雖陋君休笑坐臥時聞黃鳥聲

其二

箕踞科頭綠樹邊數杯淥酒亦陶然眼前俗物驅除盡竹影鶯聲自在眠

跋

予讀怡老篇竟愈知先生之不可以簪紱限也紛紛名利趨走日無寧晷何暇解綬長往寄興煙蘿郎間作一二韻語與山水

相答亦偶爾應酬非臆中肯到語也故仕宦日深則筆墨日泛設色麗於錦綺而中情薄於紈素何處得一沉着痛快語令人反覆詠歎不置耶先生身寄雲林情忘廊廟每一握管便覺山樹花鳥咄咄親人故眞摯之情與樸茂之色的歷蒼翠掩暎毫楮較羣公之炫爛天孫者迥若霄壤則其人傳其詩愈傳無疑

也著作歌詠中豈易得此

鹿城後學龔翰識

閩中李素園著

集外錄

師白堂藏板

題辭

詩莫妙於用淡尤莫妙於用遠然淡故遠遠則愈淡矣少年才華勃鬱易見鋒鋩六朝金粉七子鉛華觸筆斐煒琳琅豈不光

艷奪目第稍一諷詠未免藻繢意多空明意少可以厭驕貴之心而不能動學道者之慕何則其蘊蓄未深閱歷未到故也惟久歷塵氛刪除淘洗則渣滓盡

去神韻頓清不必著意矜張自露天然本色覓香不見香而香愈生尋味不見味而味愈永則眞伐毛洗髓九轉大還之候非一切紈絝裙屐裘馬翩翻者可

易望其項背也向讀遯翁先生詩已臻斯境茲從閩南歸來再讀先生新作更覺清空淡遠蘊藉風流直趨靖節闖奥乃頫首驚歎知學以年進道與歲深非

獨河朔少年不敢妄矜意氣即登壇夙將猶復讓其指揮甚矣學問之分量不可測也昔衛武耄而好學乃賡抑戒之詩先生以抑戒名堂千古有同心即千

古有繼武矣讀茲編者取先生前後諸作較之可以知予言之不謬

秦淮後學龔翰拜題

集外錄自序

是集云集外錄何也李子刻詩至怡老篇不覺掩卷而嘆曰嗟乎予刻詩之役至今日亦可已矣蓋予詩之有刻也始於乞休

後之丙辰迄於山居日之戊辰歲歷十三刻凡六種今予年七十六矣刻詩之役不亦可已乎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功者及身之事立言者身

後之事也凡人貴耳而賤目人卽文字可傳亦必有待於後世今予德功之績已無可稱矣所著古文詩歌又未知可傳與否就令可傳及身之業泯然無聞

而欲待此後世不可知之事乎且也歷古及今有其人傳而無言可傳亦有其言傳而其人未必可傳者矣況乎言可傳也雖數百言不爲少言苟不可傳也

雖千萬言而愈厭其多今予詩未必可傳而又經六刻梨棗之工亦信乎其可已也雖然世代之陵谷屢遷生人之存沒如夢人有沒身之後形銷骨朽而姓

字尚著人間者亦由生前有撰著之書以垂於後也予衰老才盡百無縈心尚欲惓惓著書者亦以逸樂榮華身後卽泯而夙習未棄筆墨不忘猶可使後之

子孫讀吾集者見祖父際耄耋之年猶不輟操觚之務相與勸勉力學以無墜先人之緒不亦可乎故於刻怡老篇之後唱酬贈送有詩則存之漫興題詠有

詩則存之合前西江東粵之詩彙而成卷共得詩若干首再付之梓名曰集外錄是亦將去而復留之義也世之展覽是篇者亦足以見予之好學性成至老

不倦之意也夫

昔

康熙庚午仲夏僑寓金陵七十

八叟丹霞李贊元題於遯園

之抑戒堂

集外錄目錄

古體詩

舟中憶昔　舟中寓目

鄱陽行

過南昌見滕王閣燬感而有作

責魚行　梅嶺古松

行路難二首

近體詩

舟過安慶　鄱陽湖

湖口二首　覽廬山誌

舟過廬山

西江舟回過廬山又不果登廻憶有賦

樟樹鎮　大庾嶺

湞陽峽

十五夜南雄舟中望月

六月一日大熱渚磯阻風

苦熱不雨　大孤山
六月初十夜安慶對月
江上草屋　返照
大雨　羊城雜感三首
何故二首
彭澤縣弔陶靖節先生
恨不二首　粤中端陽
金陵泛舟至粤東即事
廣州至南雄一路山水作
絕句
可嘆二首
贛州許總戎署中觀故鄉童子劇二首
廬陵文丞相墓　東粤舟中
以上係江右粤東詩
古體
述懷六首　己巳秋日自述

後行路難
近體
己巳仲春足疾寄寓牛首山之半山樓六首
山居好四首　題靈雲虛舟圖二首
夜坐二首　山亭曉望二首
春園二首　遯園讀書亭
遯園對月　初夏即事
春日天闕山漫興六首
夏日感懷　懷故鄉二首
己巳歲九月初度四首
秋感四首　采石磯二首
太白樓二首
絕句
亂後逢故人　秋風
長閑　山園
詠隱士二首　山夕二首

題菊花蜂蝶圖
題黃牧功行樂圖二首
林氏貞女詩三首　代范長倩解嘲
清明　春郊
以上係漫興題詠詩
古體詩
送蔣波澄遊都門
己巳冬十月王澹石蔭岐偕周起皇劉簡齋
先渭求張再蓮集飲抑戒堂承簡齋渭求
以長歌塡詞見贈賦此答之
贈漁翁
近體詩
戊辰仲冬天根和尚偕同門首嚴公言麗天
過遯園新亭贈詩二律次韻賦答二首
又次公言和尚韻
又次首嚴大師韻二首

又次麗天大師韻
張損之遜賞小園展閱拙詠爰以五言律四
首見贈予嘆其際耄耋之年有風騷之興
因次韻賦答四首
次天根和尚見贈韻
又口占一律酬贈天根和尚
天根和尚別予往淮四閱月無音信矣予懷
想日久乃於伏月十一日忽歸石頭喜而
有賦四首　答趙東廬二首
秋日次王汾仲見懷韻四首
酬靈潤和尚三十四韻
次丁雁木見贈韻　秋日送龔文思遊閩
秋日遯園小集和蔣波澄
酬俞覲臣　送蔣波澄歸武林
壽蒲庵六十
蟾航姪與予別十載矣己巳夏自楚中來白

門過園亭集飲讀其贈詩依韻賦答二首
己巳初春遊園集飲同用花闘二字二首
次周雨郁鍊師見贈韻二首
己巳季秋送馬祐上北上
贈張將軍　贈武林徐禹成
己巳冬日次輪山大師夕陽寮詩韻四首
春日遊園小集次龔文思韻二首
再依前韻同輪山各賦二律
絕句
題折柳圖送蔣波澄入燕二首
以上係贈送唱酬詩

集外錄

閩漳李贊

古體詩

舟中憶昔

自我來粵東日日舟中走風波易惱人無心及杯酒朝夕脫粟飯藜藿常在口豈不羨甘肥珍羞難長守憶昔壬辰年漳城被圍久守兵恐乏糧倉釜已盡取米斗五萬錢安得飯到手竟日

無一餐何論卯到酉黃金雖滿篋不及蒿與莠比屋皆鳩形壯大成老醜相逢便殺戮人命同鷄狗瘦者猶幸全肥者十喪九兒女多自烹恐爲他人有死骸七十萬枯骨盡已朽予荷上天恩至今留白首此身皆餘生食薇安敢後

龔文思曰因舟行而念疇昔仁人之言極其藹惻與少陵並傳詩史矣

此漳城壬辰年被圍實錄也後有據紀漳事者當細閱此詩自記

舟中寓目

氾舟粵水上縱目眺山岡岡下田纍纍阡陌蔚相望種稏雖異候力作各有方筋力何足惜所慮歲不臧伊昔干戈起田園皆已荒村墟徧戎馬耕牛亦走藏有地成曠土蔓草浩茫茫粒食亦已矣何處得秕糠今幸烽烟靖寒暑見青黃只恐官租急努力實我倉倉廪既有備婦子豈不康耕鑿苟無恙帝力安可忘

龔文思曰不必亟亟擬陶而氣格語義無非陶是深於陶而流出無心者也

鄱陽行

僞漢驕肆亂天常自恃兵强恣披猖竊據荆湘猶未饜復窺上國犯南昌南昌圍急難坐守幕府羽書走建康天子聞之大赫怒特命元戎出鄱陽中山開平皆虎噬南安德慶亦鷹揚樓船十萬蔽湖上糾糾桓桓不可當天地山川皆震動煌煌烈日亦無光鏖戰累瘡湖水赤僞主被創身喪亡昆陽猶是復故土泥水僅能保舊疆豈若草萊一崛起殲除亂首靖八荒始知眞人天所佑梟逆狂逞徒自戕氾舟到此一憑弔湖中殺氣浩洋洋

龔文思曰大議論出之自然又日每於結處陡健詩中五丁手也

過南昌見滕王閣燒毀感而有作

滕王建閣大江邊名勝遊觀歷歲年王子艷文千秋貴韓公偉記日月懸詞客佳人紛來往香車寶馬相繞纏繡管鸞箋鸚鵡賦吳歌趙女玳瑁筵當年到此一登臨四面風光豁我襟閣前山映閩粵秀閣下水接楚湘深寧知至今二十載刼火燒殘舊物改堂戶簷楹盡變更只有高山流水在始知廢興各有時來日勿喜去勿悲陵谷遷移尋常事何況一閣在水湄不見夫差意氣豪姑蘇臺榭逼天高今日高臺何處去但見水聲長怒號

龔文思曰有滕王閣無此詩無滕王閣此詩乃出有無映帶處極淋漓深秀之致三王一

韓之後復得一李矣

賣魚行

沿河漁人占賣魚河魚十斤米一斗亦知城市魚價高䝿我水中便宜久敝舟一葉無官租大網小罾不離手一日得魚四五斤家中尚可餬數口盛夏炎天欲乘凉盪我漁舟傍花柳若遇冬深下雪時換米餘魚徃換酒世上榮辱我不知一身富貴亦何有名利勞勞多苦人勸汝諸君早回首

龔文思曰借漁人說法何等僕切深摯

梅嶺古松

大庾峻嶺亦綿延木石離離皆比肩獨有數松天下少扶疎挺立在山巔盤根下垂深谷底翠色直接杳冥天黑枝綠葉紛錯布龍攫虎拏互糾纒奇物神佐護持大雷霆雪霜不敢害樹杪多是異鳥棲嶺下時聞笙竽籟吾聞武侯廟古柏龍從疎峙二千尺梗楠杞梓皆悚惕此松豈不與之敵生養歲月世不知旦暮風雲紛蕩激安得韋偃丹青手寫去高堂掛四壁

龔文思曰蒼古峭榮如見老松

行路難

君不見篋中扇夏來朝夕與周旋冬來棄捐不相見君不見園中花開時採掇入君手敗時委落在泥沙憶昔翟公廷尉時高車駟馬滿堦墀豈虞一朝權勢去門庭羅雀空自悲人情反覆

在旦暮諂媚當前何足慕可嘆世人迷不知直待衰來方始悟

龔文思曰古樂府中不可多得之篇使迷人讀之陡然汗下

其二

君不見齊王本好竽抱瑟到門一何愚君不見楚王不知璧卞和獻之指爲石世間遇合本有神貿貿奔走將焉適武侯未逢先主顧躬耕没

齒南陽陌伯牙不遇鍾子知終身鼓琴歎何益
豪傑本懐席上珍萶楚朝秦空笑人法物斑斑
世豈識何如秘藏全我身

龔文思曰知己之難古人同歎得此可令千古才人一齊墮淚

近體詩

舟過安慶

皖國稱雄鎮東南控上游地分三楚勝水接九
江流巨浸翻天塹長帆動戍樓廻聘建業路雲

樹兩悠悠

龔文思曰壯澗又曰動字警練

鄱陽湖

千里烟波色奔濤晝夜忙乾坤此浩蕩巖壑竟
微茫乍助風霆氣潛銷日月光瀰流鼓棹去壯
濶意難忘

龔文思曰何減氣蒸波撼之句

湖口

怪石湖中起離奇難强名自然臺榭出無盡錦
花明磨琢工難就丹青繪不成眉山曾有記傳
得石鐘聲

龔文思曰描寫處刻畫極矣却又自然

其二

欲覓石鐘去蒼茫何處尋參差多異態考擊失
元音碑字半難識濤聲空自吟探奇無限興嘯
詠動高深

龔文思曰空自吟三字寫得滄永可思

覽廬山誌

聞說廬山好披圖始宛然綺言傳勝蹟翠嶂在
瑶編巖壑全如見夢魂長自懸所希神力健泛
棹九江邊

龔文思曰確是覽誌移動不得

舟過廬山

幽奇素所好夢寐入廬山一到層巒下竟同霄

漢間有懷空眺望無力怯登攀何日凌風上浮雲伴我閒

西江舟同過廬山又不果登廻憶有賦

又望匡廬過扁舟竟自歸遙談五老勝空憶九峯巍猿鶴向空笑雲霞背我飛壯年多興會白首寸心違

龔文思曰寫不果登三字盡情極致感慨都在言外

樟樹鎮

樟樹魚鹽鎮行舟輻輳多封疆無警報里社樂時和萬戸羔豚酒千燈絲竹歌當年烽火急此地竟如何

龔文思曰一問作結力大而思深

大庾嶺

千尋奇險徑開自曲江公廣狹隨山異低昂絕壁同鳥飛杖履下人語霧雲中保障雄南服應歸造化功

龔文思曰寫奇險如見

湞陽峽

禹功鑿不到兩壁欲相連水勢將崩石濤聲已入天未聞猿嘯盡忽過鳥飛前太息風波險空傷白髮年

龔文思曰通首語都健絕似少陵

十五夜南雄舟中望月

明月舟中夜天空露白時鏡懸光易遍輪滿落

偏遲宿鳥頻相喚遊鱗多自疑可憐無限影益照客心悲

龔文思曰形容望月從無此親切

六月一日大熱渚磯阻風

久客思家切歸心正鬱陶何期伏月始反遇北風高日氣如湯火濤聲皆怒號我行應此苦望雨亦空勞

苦熱不雨

朱天兼久旱赤地亦堪哀忽聽雷聲過爭看雨色來烈風欻掃去炎日又重開陵谷渾如火禽魚安在哉

大孤山

笑彼小孤陋巍巍獨自雄萬山環拱護一塔聳高空特立中流異寧隨列嶂同何時絕頂去覽盡大江東

龔文思曰確是大孤非小孤可混

六月初十夜安慶對月

此夜江南月斜暉亦自明風和雲不動山出水微平漸照林園近更添河漢清半輪輿已足猶勝粤中盈

龔文思曰少陵氣格咄咄逼人

江上草屋

蓬草數間屋荊扉逐水成雖無四壁固幸對萬山明皂鷺時來往潮風不送迎窮村誓析少尚待夜深行

龔文思曰脩脩自遠

返照

返照川原好舟中願不違水光遙蕩漾山色漸霏微過嶺閒雲去尋巢倦鳥飛蓬門入暮閉雞犬自知歸

龔文思曰過嶺閒雲尋巢倦鳥寫盡思歸之意而章法直逼老杜

大雨

旱天苦壽熱大雨忽滂沱乍翠青山色微添綠水波潛鱗爭噴浪林鳥亦長歌只恨東風阻歸遲將奈何

羊城雜感

羊城自古半荊榛叛服無常滄海濱漢主懷柔先降詔趙佗强項亦稱臣珍珠不絕舟車貢文德潛銷烽火塵一自鯨鯢思反側空殘編戶食薇人

龔文思曰篇法高古

其二

呂嘉販扈亂天常。竊據遐陬勢欲張。豈料鯨波騰海嶠。旋聞犀甲下湞陽。漢征南越樓船入湞水大師雄糾本無戰。小醜憑陵祇自戕。但願屏藩長撫字。何須禁旅到邊疆。

其三

春秋不入會盟數。今日均沾覆載中。山勢遙連五嶺秀地。形總領十州雄。語言多與王畿別。文字依然上國同。謾說海邦多異寶。珍珠已墜野蒿叢。

龔文思曰三首借題發論奇情勝致皆在意表故知詠懷古跡猶在人間

何故

何故西江泛棹遊。迅風烈日總堪憂。鄱陽波湧洞庭勢。章貢灘瓬灩澦流。豈向文忠尋舊址。將爲信國問荒丘。先型已邈呼天弔。烏語泉聲日夜秋。

龔文思曰結得精警

其二

何故遨遊粵海濱。荒陬瘴癘不堪親。嬰齊寶塚空存土。偽漢瑤宮已作塵。今日雖稱朝貢地。昔年專待放流人。韓蘇遺跡千秋痛。憑弔悲歌一愴神。

龔文思曰感慨悲愴

彭澤縣弔陶靖節先生

陶公瀟灑大江濱。五斗飄然全此身。三徑就荒容隱士。千秋不朽仰高人。家依湓水終思漢。地避尭源久絕秦。晉宋園陵陳跡久。柴桑尺土到今新。龐德公家在湓水魚梁洲

龔文思曰五六確是靖節精神

恨不

恨不當年學請纓。身提枹鼓令嚴明。指揮手畫

三軍勢談笑目無十仞城推轂閫中親授鉞華心荒外看銷兵功成歸報拂衣去不羨凌烟紀姓名

龔文思曰如此高致千古無兩馮將軍魯仲連合爲一傳

其二

恨不經營作巨商奇珍纍纍溢筐箱三千珠履來瑤室十二金釵在曲房馬被翠鞍白玉埒歌編錦隊紫霞裳人生至此歡無盡何事窮經惱

我腸

龔文思曰感慨係之莫作典會語始得

粤中端陽

久寓石城逢令節暫遊粤土過端陽乍看競渡驚殊俗反認燈舟是故鄉急鼓衝流波淼淼短衣破浪氣揚揚家遙路邈愁無賴對此嬉遊益斷腸石城之俗端陽則用燈舟

龔文思曰蒼莽磊砢少陵得意之境

金陵泛舟至粤東即事 排律

思覽粤東勝因登白下舟迎風難迅發逆浪欲停留漸入鄱陽裏如瞻巨海洲飛騰湧不斷浩瀚邈難收磊磊湖邊石離離象外幽嵯峨廬阜頂恍惚碧霄頭造物吐光怪山川爭獻酬生來本好異到此亦驚憂乘興再前去邈波猶未休寧知章貢地復有惡灘流盤曲淺深瀨陂陀高下丘喧豗不易狀牙錯亦難儔初謂雲根墜翻

疑地軸浮西江盡半嶺東粤已盈眸削壁千峯接危屏萬木稠峽奔山谷動猿嘯野風秋日月波中亂烟雲檠上游似經灩澦險何減洞庭遊但益魚龍喜無貽鷗鳥愁汀花與澗草相對兩悠悠

龔文思曰極傾反險怪中忽用極淡瘦語收任覺萬仞嶙峋盡入烟雲幻蕩中令人驚賞不置

廣州至南雄一路山水作 排律

巍巍叠叠萬重山陡削穹窿不可攀上入窈冥霄漢際下臨無極碧潭灣懸崖逕斷蒼烟合曲洞泉飛綠樹斑突巘斜巒各異態紆瀾屈汪月縈環嵯峨欲佐羅浮勢迢遰直連大庾關豈有烏棲危壁上但聞猿嘯翠微間滔滔巨浸奔何急孃孃巖花開自閒異石衝波光愈出白雲愛岫起仍還莫誇廬嶽九峰峻休歎瞿塘三峽艱安得凌風踞絕頂振衣高唱破愁顏

龔文思曰數行中將粵中奇山異水寫出盡致雖使吳道子李思訓善畫未能過此

可歎

可歎高堂叟扁舟冒險行山嵐衣上色波淚枕邊聲

龔文思曰於極險中得佳境可謂善於立言

其二

可歎衰年老無端瘴地遊病來愁藥少錢盡怕囊羞

贛州許總戎署中觀故鄉童子劇

久別閭方十八年故園風景巳茫然今宵乍聽鄉關調却在西江贛水邊

龔文思曰語短意長王龍標可以閣筆

其二

廬舍凋殘刼火天丹霞恍在白雲邊雖然聽得故鄉曲惹起鄉心益悄然

龔文思曰翻出一層益覺雋永

廬陵文丞相墓

憑弔先塋淚滿襟長松不受歲寒侵忠魂未必戀鄉土千載依依在武林

東粵舟中

長路風波獨客身無窮山色望中新孤舟何事愁離索處處猿聲欲送人

以上係江右粵東之作共詩四十三首

古體

述懷

夜來不能寐嘆息坐空廊草蟲鳴我側明月照我堂蟲聲何瑕豫月影自低昂而我胡爲者旦夕思徜徉良由聞道淺夙習未能忘卓哉柴桑叟怡情五柳旁

阮嗣生曰述懷諸作風韻與趣神似柴桑蓋有陶之胸懷而後有陶之眞詩非漫無本領以貌襲取者之所可幾也

其二

朝市多塵擾結廬衆山阿恥見貴人面樂聞林鳥歌彈琴不成調飲酒亦無多經史攜數卷日夕自編摩有時逸興發登陟望江沱幸荷皇天眷予髮久已皤今朝若不樂後來將奈何

龔文思曰逼眞陶謝

其三

良田數百畝課農及時耕雨暘無愆序秋穫幸告成餘田種秋稻釀酒待友生良朋過我廬倒屣歡相迎披襟論風雅大義相與明園蔬佐白飯心跡喜雙清高官我不羨寵辱我不驚所願衣食足長無禍患攖命薄宜知止過分非所營

龔文思曰皆淵明集中不多見之語

其四

奕奕帶與紱棄置若脫遺紛紛經與史發憤亦忘饑誦讀徒自苦休官或見欺苦樂迥異路分別如列眉予獨眛斯旨世皆謂我癡詩書併所

好紱綬實非宜人事乃天意趨舍不可移樂天與知命守此復奚疑

龔文思曰脫去習見獨守至理非淺于道者不知

其五

遊覽荒郊外丘墓何聯綿中有高巍塚碑坊日月懸石獸儼齊列長松紛糾纏借問誰家塚云是卿相阡嗟彼卿與相勢力可回天所少長生樂胡不學神仙何爲埋地下亦隨物化遷神仙

不可學年壽難久延升沉原似夢榮華亦徒然
獨有立名德尚爲後世憐

龔文思曰晉魏人獨尚此旨先生出之
自然真學道得力後方得如此了了也

其六

步出長安道市馬何輝煌傳呼戒馳道旌旗蔽
日光路人皆辟易飛烏亦徬徨可憐時運改乞
哀獄吏傍黃犬與鶴唳異代同悲惶所以遯世
士高官不敢當盛衰原倚伏福滿禍所藏寄語

趨名客戒之慎勿忘

龔文思曰可做
名利人藥石

又曰六首語語入道精義入神直
趨漢魏三唐皆可拱揖而退矣

已巳秋日自述

遯叟行年十一七髮已如霜鬚尚漆只恨年高
精力衰諷誦書文多遺失憶昔當年少壯時豪
邁風流誇第一夢想所寄在名賢朝夕難忘惟
紙筆經史諸家頗淹通海內文人亦半識壯歲

忝登一賢書方期青紫可掇拾豈知我命厄春
官不利公車遭蹇窒轗軻沉淪二十載兒女嗷
嗷索衣食無奈含羞出服官艾年方守大河北
力小任重懼覆公餗瞻章服時職粟絲庶恫瘝
慙未甦守令頗風愧表率曠職素餐古所恥何
如乞休歸遂華歸時故里正干戈姑向石城暫
棲息可憐孤客易見欺出門到處皆荆棘旅人
遠辱苦無方惟有閉戸長抱膝冠蓋輝煌我不

知裘馬嬉遊無暇及祇向山中構一園良友滿
堂書滿室興到長歌聲入雲憤來碎壺淚沾臆
此後再讀十年書世外閒人願已畢但思良緣
天所吝欲遂予懷恐未必

龔文思曰披懷直寫
長慶集中不可多得

阮暢生曰意所欲言無
不筆筆寫出是謂神到

後行路難

名嶽奇花將往攀却逢愚公欲移山重淵至寶

將往采又逢精衛欲塡海山海變遷阻我行魂
夢依依上玉京誰知天帝居深殿虎豹咆哮環
禁城禁城嚴密不可前姑從赤松學神仙奈何
弱水舟難渡遙望蓬萊在九天歸來自傷時命
薄聊攜經史入林壑豈虞當路不用文仍將經
史東高閣

阮疇生曰脫盡舊徑獨闢新
蹊起處具五丁開蜀之勢

近體

巳巳仲春足疾寄寓牛首山之半山樓

一足何妨病予身固已多不堪趨世路只合臥
山阿伏枕聽鳴鳥凭窻看薜蘿壯心老尚在醉
後亦長歌

阮疇生曰一起
突兀名理自具

其二

本是悲秋客春來何未消出門皆險阻何地任
逍遙卜壁誰能識湘魂不可招祗應長醉臥混
跡入漁樵

龔文思曰慷慨悲歌
幾於擊碎唾壺矣

其三

兀坐層樓上頹然土木身時攜節竹杖懶正鹿
皮巾花鳥逃三徑煙霞照四隣山中問字少迎
送不須頻

龔文思曰妙
在逃照二字

其四

寄棲巖谷裏意不在登攀藏拙却逢病逃名故
入山會心龍象外寄興石泉間擾擾浮生苦聊
偷數日閒

其五

塵紛素所厭况復病魔侵幸借扶衰意長深避
世心新詩供嘯咏危阜罷登臨荊棘阻長路林
泉只自深

龔文思曰只自深寫出避世眞
境彼山深而心不深者奈何

其六

疊嶂拱巍樓青霄逼上頭俯看羣鳥過遙望大江流雲影千峯白泉聲萬壑幽空山無俗物予足亦應瘳

阮晴生曰諸作當觀其脉絡細處不用于題外求工而意象自遠

山居好

我愛山居好春光最悅人山容雨後翠鶯語柳中新雲繞尋花杖風飄漉酒巾簞瓢予不厭朱紱已黃塵

阮晴生曰翛然自遠

其二

山居夏亦好芳草正芊芊敲火烹新茗倚欄聽暮蟬解衣綠樹下濯足碧流邊返照一樽後酣歌自在眠

其三

秋日山居好寒蟲到處鳴澗泉流雁影木葉下

砧聲霧散峯全出天高月倍明芙蓉花爛熳采采正含情

阮晴生曰王孟佳作五六尤極自然
龔文思曰精警絕倫

其四

畢竟山居好冬來亦似秋雪深餘月色葉盡見江流野燒明山徑霜鐘動夜樓窮通總不問得喪又何憂

阮晴生曰頸聯是中唐妙句
龔文思曰高淡之極

題靉雲大師虛舟圖

一葉清江上翛然不可攀乘風瑤島外伴月碧溪間鷗鷺隨朝暮煙霞任去還勞勞車馬客誰識此中閒

其二

虛空浮木際不受俗緣侵日對青山色時依綠樹陰乾坤原浩蕩江海亦逍遙行止皆無相悠然何處尋

阮疇生日
瀟灑絶塵

夜坐

夜淺不得寐起坐對柴扉久歷世情險方知吾道非江風搖竹樹嶺月入松帷長路煙波阻故鄉何處歸

龔文思曰非字感慨怨而不怒

其二

已脫簪纓累愁懷胡未消鄉關千里隔廬墓一天遙道喪詩書賤俗衰裘馬驕何時返故里短褐混漁樵

龔文思曰可勝長嘆

山亭曉望

獨立層巒上環觀四望周日開千嶂出風送一江流泉石身將老登臨興不休闔中山水勝時在夢中遊

龔文思曰雄渾之氣忽然一露

其二

極目升高望遙瞻闊海邊關山分驛道煙樹蔽江天客久歸何日家鄉別幾年老來懷舊切惆悵白雲巔

龔文思曰情文懇至

春閨

苦吟聊緩步徙倚自徘徊一夜春風至羣花次第開鶯隨新柳出燕覓舊巢來韻客時相過同登江上臺

龔文思曰法力渾化方有此等句淺人不知阮疇生日化工在手氣機自動非靜悟不能

其二

春色滿亭閣悠然獨坐時林花香送酒山鳥語催詩雲照竹邊茗蝶窺梅下棋故鄉回未得排悶慰棲遲

遯園讀書亭

地接青山下瑤編慰索居會心章句外得意攜

摩餘到榻禽聲靜臨窓竹影虛榮華非我願愛
此讀書廬

阮嗙生日會心二
句是真讀書人語

遊園對月

日落芳園暮長吟樹下行薄雲嶺外去皓月朧
頭明已照林花色更銷山鬼聲笙歌到處滿野
老獨含情

阮嗙生日
何愧少陵

初夏即事

春歸猶未久亭閣有餘凉蝶怨殘花墮鶯催細
柳長池荷浮綠水徑草動斜陽無限閨中思凭
欄獨自傷

阮嗙生日蒼翠欲滴
又妙在句句是初夏

春日天闕山漫興

拄杖獨登層阜巔幽懷不入世中緣軒車奕奕
非吾願綠野閒閒獨自憐坐臥難忘青草徑登
臨不廢白雲篇新花開徧村沽熟滿酌行歌自
在眠

其二

蓋世榮名是禍胎世人夢夢亦堪哀執斯赤族
由鐘鼎徐郭全身在草萊嶺木閒從礀底落巖
花爭向雨時開山中自有無窮興恐見傳呼驛
馬來

阮嗙生日說得
赫奕人敗興

其三

老去登山興未闌金陵風景霧中看千年狐兔
宮闈走數代滄桑戰壘殘荒草無情長自綠啼
鵑有淚向誰乾世間得喪皆如夢抱卷長吟獨
倚欄

龔文思曰荒殘
滿目一筆寫盡

其四

春日喈喈黃鳥鳴朝煙散盡暮雲生求仙勾漏

原多事作相山中亦近名賁藥不須丹火訣沉踪莫聽市朝聲新愁舊恨知多少一到空山氣自平

阮嶹生曰三四名句必傳

其五

久渫塵緣抱恨淒振衣獨上碧雲岑愧無謝朓驚人句空有君公避世心夜月漸移薜荔影晨鐘遙和澗泉音松花滿徑蔭蕪綠醉後長歌梁父吟

其六

冷暖羣情將奈何翛然遯跡入林阿坐看樹杪鶯兒戲臥聽峯頭樵子歌世上是非寧有盡山中榮辱亦無多蕭蕭空谷行人少但覺煙霞滿薜蘿

龔文思曰山中豈盡無榮辱但比塵世覺少耳非深於閱歷不能有此亦無多三字

阮嶹生曰數作托興遙深出語精警如清夜霜鐘足破五更塵夢

夏日感懷

世外山中構一園濃陰綠圃自成村峯頭俯眺波千頃樹下長歌酒數樽采藥閒時聊掃逕擁書倦後不開門鶯聲燕語行踪杳獨坐空林欲斷魂

懷故鄉

阮嶹生曰聳拔開爽一洗猥靡之習

往昔故鄉烽火塵暫棲白下寄閒身幾年避地愁新客何日還家覓故人幽國山川空有夢石城花鳥獨傷神舊園亭榭今何在瓦石銷沉草木新

阮嶹生曰景色凄淡

其二

久客旋歸未有期聊營三徑插疏籬飄零不盡眼中淚衰老空存鬢上絲王粲登樓徒自嘆龐公採藥有誰知萍踪靡定流光逝回首鄉關愴

別離。

龔文思曰悲壯遒杜

已巳歲九月初度

七十七齡存此生軒車駟馬不知榮喜隨樵牧同言笑羞向公侯問姓名高築山亭延月色多栽園樹聽禽聲無才只合蓬門老抱卷長吟林下行。

其二

十五年前已掛冠一丘一壑足盤桓早知疏廣忙中退猶勝華歆隱後官滿地蟲聲搖几榻長林花影入欄干出門到處皆荊棘衰老方知行路難。

龔文思曰運筆淡穩遒真少陵

其三

流光忽忽不停年霜鬢蕭蕭與歲遷長嘯欲登青隴上苦吟多在白雲邊傳經敢望濟南叟垂釣難希渭水賢幸有新詩存數卷銜盃且醉菊花天。

阮晴生曰高視濶步旁若無人

其四

故里凋殘客思悽暫依白下一枝棲五年簪紱醒猶夢十載漂搖東復西何地不懷燕市酒幾時得到武陵溪秋風入圃芙蓉發獨倚花閒聽鳥啼。

阮晴生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請以贈此詩

秋感

白下寒江揚綠波銀牀金井露華多一天明月佳人怨滿地悲風壯士歌蟋蟀聲高頻入夢梧桐葉改半辭柯汀洲霜落盈秋水欲采蒹葭奈遠何。

其二

颯颯西風到故林無邊秋色一庭陰砧聲欲下

香閨淚鴈影徒傷逆旅心蓬戶著書休說好空囊結客莫言淺物情反覆姝堪痛況復蟲聲夜夜吟

阮疇生曰五六淺於閱世之語

其三

長墅高風掃綠苔傷時眺望獨登臺朱門漏盡看歌舞華戶霜淺臥草萊斷隴有鴉金椀出空宮無主野花開荊榛已滿豺狼道槭槭秋聲日夜哀

阮疇生曰淒楚淋漓筆飛墨舞

其四

水涸天高燕去時匆匆歲月逝如馳季鷹忽動蓴鱸興宋玉長懷草木悲白露凋殘楓樹葉淒風搖蕩菊花枝蕭蕭白髮英雄老野叟呑聲誰得知

龔文思曰四首感慨深厚言有盡而意莫窮杜陵秋興後再見斯作

阮疇生曰四首以錢劉之清潤兼溫李之濃麗的爲七律名篇

采石磯

攜杖直攀百仞巔層崖曲磴翠相連松聲半落千航外江色遙霑萬井邊峰頂書臺多蔓草江干戰壘亦荒煙廢興代換渾如夢乘興登臨一惘然

龔文思曰的是磯邊眞境

其二

煙火千家拱一山我來覽勝故躋攀地形久作東南鎭天險何姝百二關曲洞下通碧水際層樓上接白雲間最憐鷗鷺閒無事朝暮飛棲自去還

太白樓

太白高踪不可覲猶存廟貌在江濱共瞻遺蹟千秋勝方羨仙才絕代人柏樹長隨綺閣翠月華時照錦袍新名賢合駐煙霞外不受寰中一

片塵

阮嗜生日瓊樹瑤林是風塵外物

其二

當年彩筆傲王侯今日芳祠踞石頭萬丈焰文天共壽累朝畫棟水同流臨春閣墜寒煙暮戲馬臺荒野草秋惟有才人居不朽滄桑代變爲公畱

絶句

亂後逢故人

久別夢中見忻然認是眞今日逢君面翻疑夢裏人

阮嗜生日以夢爲眞以眞爲夢互相顛倒驚喜倍深

秋風

綠墅秋風起蕭瑟入長林木葉紛紛下秋風何處尋

龔文思日禪矣

長閉

長閉薜荔扉時坐海棠閣四顧無人聲獨對山花落

龔文思日摩詰詩中之畫

山園

喈喈林際鳥迢迢江上臺山中誰是伴惟見白雲來

詠隱士

長吟時抱膝展卷不開門但識詩書貴安知卿相尊

其二

輕肥恥見面著述不畱名門逕無車馬任從苔草生

龔文思日說得此人甚高令人有蒹葭秋水之思

山夕

山高宜遠眺把酒對芳非興來一長嘯山禽處

處飛

龔文思曰神韻俱超

其二

江上桅帆收山中日巳夕天空無片雲晴峯來相廹

阮畸生曰五言詩純在意言形象之外幾與右丞輞川諸詠爭勝

題菊花蜂蝶圖

不逐羣芳開獨遲含英正值鴈來時淵明去後誰深賞尚有尋香蜂蝶知

阮畸生曰結得恰好

題黃枚功行樂圖

叔度高踪何處尋一芝一鶴入林深世人徒羨軒車貴誰識脩然物外心

其二

坐對丹楓十月天幅巾素履自翩翩由來不事王侯客半在白雲碧樹邊

林氏貞女詩

林女許字朱氏子未嫁而夫故林女哀思亦隨病亡遺囑與朱氏子合葬

望族傳家自比干當年直節震朝端忠魂釀作孤貞女先後冰心照日寒

其二

古今爭誦栢舟詩僅是初終節不移豈若相從地下去依然伉儷合歡時

龔文思曰又是翻案出奇但見其妙

其三

唱隨日久兩情親夫死何難捐此身堪嘆夜臺同穴鬼生前原是未歸人

代范長倩解嘲

吳門范長倩允臨年六十三納妾年方十六其妾作詩嘲云二八佳人七九郎蕭蕭白髮伴紅粧杖藜扶入銷金帳一樹梨花壓海棠此詩大有風致故予代范作解嘲詩

嬌花只得暫時香誰識青松老更長勸君速接梨花杖春盡紅銷枉斷腸

阮疇生曰佳人讀此亦當寒燈擁髻而泣

清明

隴草芊芊柳色新山頭哭奠亦傷神可憐今日墳中鬼半屬當年掃墓人

春郊

芳郊霧散一天晴公子佳人陌上行寶騎香車何處盡春風吹送踏歌聲

冀文思曰先生五七絕句更得唐人神髓他家尤不易及

以上係漫興題詠之作共詩六十七首

古體

送蔣波澄遊都門

越山天下秀湖水一泓清川嶽鍾靈異釀為王國楨蔣子珪璋器秉時獨挺生讀書識大義落筆跨羣英氣誼薄今古手眼誰抗衡遂文追正始異喙不敢爭甄別無偏鑒是非皆定評賢愚求識面舉望並連城蓬戶難終隱駕言往上京

秋風散溽暑僕馬導前程　朝廷真愛士市駿非虛名至尊猶側席何况公與卿校書開東觀著作重承明君今挾策去定逢倒屣迎出處關氣運此行亦匪輕所恨握手日綢繆如弟兄一朝南與北愁怨詎可平燕雲徒悵望離懷祇自傾夢魂難識路長途安得行幸有南征鴈煩君寄一聲

冀文思曰送別詩說得鄭重不作岐亭折柳套語方是真性情真知己之談

阮疇生曰和藹真摯是唐人贈別佳作

已巳冬十月王澹石蔭岐偕周起皇劉簡齋先渭求張再蘧集飲抑戒堂承簡齋渭求以長歌填詞見贈賦此荅之

江左風流自昔年王謝諸人何翩翩握塵摛詞傾四坐雅度芳聲動八埏蘭亭一集稱佳會後來仰慕若神仙歷傳至今千餘載羣公姓字日月懸只因世遠滄桑改物情亦隨時代遷俗尚

流失競豪奢不重才華只重錢高堂數仍插霄漢翡翠屏欄碧玉椽有時張宴錦堂上非常珍錯薄肥鮮金椅玉斚紛狼藉前歌後舞相糾纏予本閩海經史客承乏分守大河邊力小只恐難任重掛冠拂袖賦歸田時逢故里烽煙起姑向白門寄一廛異鄉託處愁離索遙憶鄉關在九天顧念緇衣性所好企望艮朋眼欲穿無奈旅中聲氣少閉戶閒吟獨自憐巳巳之歲冬十

月何幸羣賢降我前太原名家本舊德義獻父子光後先公瑾醇醪人欲醉思光綵筆繞雲煙瀘州詞曲矜絕調短長合節和且妍西磵長歌空一世浩氣搖動雨花巔狂言滾滾風霆走妙論霏霏珠玉連雅集羞稱金谷讌名流何忝竹林賢予也有緣忝末坐數載塵氛一旦捐所媿廚盤無佳饌聊遣歌童侑菲筵飛觴礫唱勸君飲無非愛客致惓惓主人鄙意不在酒何況謳歌與管絃白日西傾紅燭繼同心同德話纏綿奈何觥籌與方洽夜漏催賓難久延遲徊相送出門去彼此戀戀為情牽縱令後期可重約一時分手亦惘然

冀文思曰時習澆漓與好客雅懷相聞而出可稱與會忽來無所不舉

阮疇生曰清言欵欵可當絲竹

贈漁翁

朝垂釣暮垂釣大魚小魚水上跳蘆花洲畔一

扁舟曉雲夕月來相照世上網羅汝不知汀鷺沙鷗汝同調與到泛舟江上游千里湖山亦堪眺無魚朝霞猶可餐得魚換酒恣長嘯投竿放餌有餘歡八十帝師揮不要鶴唳難聞誰禍胎黃犬傷心人自召高車駟馬爛盈庭祇供漁翁捧腹笑

阮疇生曰名利紛攘場中細玩此文可當晨鐘洪皷

近體

戊辰仲冬天根和尚偕同門首嚴公言麗天過逝園新亭贈詩二律次韻賦答

籬邊千樹繞竹外一亭成不識簪纓趣但知獲鶴情禽聲孤榻靜日色萬峯晴長路徑何險幽人道自平

龔文思曰平字妙彼不平者多少險覺此之謂言近而旨遠也

其二

絶俗在幽勝高僧獲我心蒲團落葉滿芒履踏雲淺說法忘朝暮談詩無古今四禪揮麈過道氣塞空林

又次公言和尚韻

卜築層巒側危亭四面開俯看江水去坐對嶺雲來幸有遠公教愧無元亮才地偏爲避世未敢問蓬萊來詩有不必到蓬萊之句

阮晴生曰三四禪意
龔文思曰有悠然之趣

又次首嚴大師韻

爲厭塵氛苦歸來構此亭飛雲何處斷鳴鳥幾時停磬響風前落江聲花外聽軒車總不到華戶亦長扃

龔文思曰磬響江聲之句何處復覓王孟耶

其二

夙有煙霞癖而無名利心多君道力厚訪我竹林淺幽興誰能識新詩應共吟松關嚴啟閉不受俗緣侵

又次麗天大師韻仍依天根原韻

舊葉已凋謝新亭幸告成開將方外興遠去聲此世中情樹密疑無路林淺不覺晴乍聞二諦義愁怨一時平

張損之遙賞小園展閱拙詠爰以五言律四首見贈予嘆其際耋老之年有風騷之興因次韻賦答

車馬非初願煙霞是素心欲吟方外史豈戀帶

中金返照晴峯迴秋風落葉淺榮枯予不問箕踞白雲岑

阮畴生曰五句通字下得工穩六句自然
龔文思曰五言長城

其二

羈跡乾坤外結廬丘壑中鼎鐘樂易盡經史興無窮鴈叫千山月雲飛一壑風荆榛已滿路杖履欲何從

阮畴生曰語到平淡無一毫痕跡

其三

流俗久趨下王風已盡磨誰能作砥柱出爲障頹波問世多悲憤懷君欲嘯歌何時一識面集暑亦來過

其四

衰鳳不宜出幽人亦可貞林泉多勝事著述豈虛名亭樹含烟暝江潮帶雪清狂呼千仞上一望萬山平

阮畴生曰三四語淺意深

次天根和尚見贈韻

尚恨居山淺惟謀學道深憂時多出涕憤俗欲長吟艱阻世中路優游方外心遣懷千日醞長醉白雲林

又口占一律酬贈天根和尚

道林今再世惠遠是前身綵筆本殊衆霏談亦有神松香入座滿月色到牀新寂寂祇園地蕭

然無片塵

龔文思曰新字從來人未道過

天根和尚已巳仲春別予往淮四閱月無音信矣予懷想日久乃于伏月十一日忽歸石頭喜而有賦

別來二十載重晤石城邊握手無多日分襟又各天蓮舟雲外去法杖夢中懸寂寂遠公座遙聽一黯然

其二

知舊難爲別他鄉別更難行踪數月杳離思幾時安高曲誰同和元音亦罷彈欲隨淮上去長路水漫漫

其三

數月杳無信今朝忽告歸未遑迎法駕先已遁柴扉久別思仍夢重逢是也非匆匆一茗去未免寸心違

其四

初逢話未盡走謁復重陳道貌仍依舊清談又更新古風沉已久今日見斯人此後如相憶時過不厭頻

阮畸生日諸作眞氣繚繞聲情都在紙外

答趙東廬

羈跡市朝外結廬丘壑間不除荒草徑長閉白雲關鳥語無朝暮江潮自去還乍逢韻客過木石亦開顏

龔文思曰逼眞陶柳

其二

衰老將安好予懷在竹林只愁出世近不厭入山深濁酒客皆醉新詩我自吟丘園願已足綏綏復何心

龔文思曰得古人之神

秋日次王汾仲見懷韻

高踪江上遯懷想夢中頻不羨金張貴何愁嵇阮貧文中應抗手孺仲是前身莫怨茅廬陋文章爛熳新

其二

榮華予所厭避地入林丘霧散青峯出蟲鳴綠墅秋門因俗客閉榻爲故人留行止皆無礙酬歌亦自由

阮畸生日五六語極平常誦之但覺有味

其三

名位皆羅網營營實可悲爾揮不肯顧我受乃知遺隱逸忻同調後先懸異宜卓哉戴仲若芳躅杳難期

其四

一城隔内外握手亦難常憤世多悲怨懷人易感傷拾遺詩號聖長史字稱狂屢欲尋君去江流沾我裳

酬靈澗和尚三十四韻

派出隴西地居棲漳水濱幸沾詩禮化久作治安民童歲興豪舉壯年氣絶倫良朋四座滿秘籍五車陳班馬欽前輩儲王認後身觥籌必達夜討論或連晨金谷徒虛譽竹林安足珍滄桑既遞改曆數又逢新墳典終長守編摩不厭頻性孤我寡合才拙世多嗔愧列鵷鸞侶甘同鹿豕鄰偶垂衣上綬竟覩日中塵二監欺黃髮一章聞紫宸掛冠河北署卜宅石城津閭土風騷客吳疆草莽臣擇交長閉戶多病少留賓猶愛淡山僻無嫌陋巷貧清凉聊別築木石幸相因屢躡遊山屐時縫漉酒巾興來移草凳行倦坐花茵榮辱皆無相嘯歌俱有神只愁同氣遠不見素心親遙想西方教薄行南郭闉秋風正浩蕩霽日起沉淪樹繞鷹堂靜香飄鷲嶺春法堦多鳥跡刹木盡龍鱗廬嶽宮牆古遠公聽慧

尊霏談困老叟妙理入蒼旻儒釋宗原異詩文理則均壁觀功不盡棒喝化無垠衰質予蒲柳雄姿爾鳳麟披襟方悵悵分手又諄諄廻憶麒林路難忘耆者辰何時三笑會重見虎溪人

沉晦生日氣厚力淡少陵傑作

次丁雁水見贈韻

石城孤客嘆離居幸有文人過我盧猶媿菲葑林下醞難酬珠玉枕中書芙蓉受露新花發楊

枊經風綠葉疎此日秋光逢握手十年愁憤爲
君舒

秋日送龔文思遊閩

十載淡交樂唱酬一朝握別轉離憂菲菲楓葉
照長路嫋嫋江風送遠舟山勢萬重月色晩猿
啼千里野聲秋閩中親友如相問爲報衰翁已
倦遊

龔文思曰讀菲菲嫋嫋
之句高誼永於山川矣

秋日遯園小集和蔣波澄韻

衰病常懐出世心清凉避地入山深十年不見
軒車跡今日方聞空谷音自摘園蔬供痛飲共
聽林鳥和長吟衡門本有無窮輿願爾高賢仔
細尋

酬俞覲臣

蓬門不敢混風塵杖屨棲遲物外身三徑白雲
容隱士數杯淡酒待高人登峯遙望江波遠凭

檻初看梅蕊新莫笑荒亭空四壁圖書滿眼未
全貧

送蔣波澄歸武林

異地聞聲已有年相逢白下豈徒然正當縞紵
忻同調何意參商恨各天錦纜霜深千卷濕寒
江霧重一帆煙伊人別後誰相過湖水吳山夢
裏懸

阮晴生曰五
六直逼隨州

壽蒲庵六十

不墜塵氛不着禪談詩揮麈自翩翩江流萬頃
簷櫳下花笑一軒日月邊廣大何曾分二諦明
通蚤已達諸天無疆道力無疆壽豈向人間竝
歲年

贈航姪與予別十載矣已夏自楚中來
白門過園亭集飲讀其贈詩依韻賦答

鄉關久別嘆離居暫向空山結草廬堂上長懸

徐穉榻架中猶愛惠施車問來課僕尋花譜老去逢人問藥書此日罷官非失計勸君莫怨賦歸歟

其二

兩地睽違已有年相逢夢裏轉凄然長山遠水望中痛九死一生見後憐好鳥歡鳴花檻外和風乍拂酒杯前披襟話舊情何限喜笑咨嗟爲爾賢

阮疇生日真情篤摯語自不刊

已巳初春遊園集飲同用花關二字

老至春來怨歲華踈籬曲徑野人家偶邀韻客千杯酒共看紅梅一樹花亭外江聲雲外遠竹邊樓影日邊斜村沽未盡匆匆去悶坐空山對晚霞

其二

掛冠河北入深山屏却紛華獨閉關新築一亭青草畔舊栽千樹白雲間林花搖曳隨開謝谷鳥飛棲自去還寄語塵中名利客莫談冠蓋動愁顏

阮疇生日氣象何等軒舉

次用雨郇鍊師見贈韻

曲徑長畦多淺沙荆扉草屋是予家江流浩淼雲中出樹影參差樓外斜醉後歌聲搖竹墅雪餘詩思入梅花老來不管世間事數卷山書對晚霞

阮疇生日五六可謂冷香清韻

其二

柴門寂寂向春開誰見高車駟馬來解慍時看亭外樹遣懷獨酌月中杯經營綠圖思長隱傾倒黃冠爲逸才此日高人忻接踵任從展齒破蒼苔

已巳季秋送馬祐上北上

露重天高鴈影過行人杖策出巖阿三秋風送征塵遠千里霜飛落葉多建業晴雲勞悵望長安滌洒起悲歌　聖朝屢下求賢詔何得逍遙臥薜蘿

龔文思曰何處另覓文房

贈張將軍

推轂分藩節鉞雄封疆底定侍元戎留侯帷幄三孤重安世金貂七葉崇麟閣書名多紀績

楓宸錫命爲酧功輕裘緩帶軍門靖南土忻瞻叔子風

贈武林徐禹成

越山翠色鬱崔嵬佳氣遙分白下來孝穆夙稱梁國秀偉長羣奉鄴中才慚修剌謁趨朝廟獨抱琴書卧草萊此日驛壇荆棘滿煩君掃蕩五丁開

己巳冬日次輪山大師夕陽寮詩韻

新置茅堂葺數椽繙經詠史度餘年曲畦花影當窻笑一榻燈光照夜眠慧業蚤通方外教苦吟不礙靜中禪出門咫尺青谿路閒向漁人問釣船

龔文思曰不費雕琢自到天成真九轉大還之候

其二

役役浮生何日閒偶然駐杖白雲間豈真愛懶來尋隱只爲逃名故入山精舍一枝聊寄興柴

門雖設亦常關眼前俗物驅除盡時對夕陽自去還

其三

軒車不到野人廬架上惟存千卷書滿圃長風催葉散一天皓月入簾疎雪花煮茗僮頻掃蓬草當門手自鋤十笏虛空無障蔽好邀松影落階除

其四

竹屋籬垣薜荔扉萍踪飄泊幾時歸舊山名號今猶昔故友分離在亦稀坐破蒲團遲乞食編摩玉笈久忘饑鄉關迢隔難回首魂夢悠悠日夜依

阮疇生曰每讀杜陵贊公房詩嘆其清靈高妙得先生四律可與同軌因當奉爲拱璧

春日遊園小集次龔文思韻

清涼小築傍高岑杖履翛然物外心四面烟嵐環翠閣千花鳥語動長林樓頭月出茅堂靜嶺上雲生石壑深莫怪此中車馬少主人蚤巳謝朝簪

其二

構園最喜畫中山書卷編摩日閉關曲磴長連青草路危亭俯瞰綠波灣鐘聲遠近窻前過樹影高低檻外閒此日良朋來滿座愁人與到亦開顏

阮疇生曰二作搖曳韶秀因當度越時流

再依前韻同輪山各賦二律

淡蕩春風吹綠岑高賢握手快同心清蔬竹几輕金谷沽酒狂歌竝竹林遠岫雲歸青嶂曉長圍草發碧欄深野人只識衡門好翠壁花開插滿簪

其二

浩淼長江拱碧山幽人高卧對柴關嶺風搖蕩黃鶯樹潮水崩奔白鷺灣酒後茶香看蝶舞夢餘花影入牀閒幸逢支許能同過細論長吟一破顏

阮疇生曰文情曠逸如王謝諸賢出口總無凡調

絕句

題折柳圖送蔣波澄入燕

嫋嫋迎風翠葉新何爲帶媚又含顰生來應是多情樹愁見銷魂離別人

龔文思曰龍標佳調

其二

堤上長條折一枝送人千里斷腸時何如桃杏
年年發別淚離情總不知

冀文思曰翻新出奇從來無人道破道破自然驚天動地

阮疇生曰二絕俱以意勝

以上係贈送唱酧之作共詩五十一首

晳次齋稿十二卷

〔清〕梁熙撰

清康熙刻本

侍御梁晳次先生傳 有序

予順治中遊京師求天下善士而友之得三人焉曰潁川劉公戢體仁長洲汪苕文琬鄢陵梁曰緝熙公戢豪邁任俠苕文孤陗工文章曰緝長齋繡佛不涉世事蕭然內足於懷三人者性情不苟同而皆與予交莫逆其後康熙己酉別曰緝于都下庚戌別公戢於淮浦最後己未庚申間與苕文同在翰林二載又別去自是三人者遂皆不復相見而予亦髮種種老矣一日曰緝之子堉書來以予父執友當序其遺集且爲之傳以信後世追維夙昔從遊之雅琴書文酒鈞弋之適一言一詠以及嬉笑詼浪之語歷歷於心而三人者別去遠者已二十餘年近亦不下十四五年欲談往事而無復有知之者矣不亦悲哉作晳次先生傳

先生姓梁氏諱熙字曰緝晳次其別號也其先洪洞人始祖八公明初徙河南鄢陵遂家焉傳八世至雙樓公諱珂官周府典膳子敬庵公諱愼累贈兵部尚書有子四人次象一公諱克順仕爲雲南

道監察御史子濟一公諱廷拭
皇贈雲南道監察御史卽先生祖若父也先生生世族幼不喜紈袴之習讀書好古視聲利茂如也于詩嗜陶淵明少得句云明月生東隅清輝照北牀長老驚異之十三歲補諸生第一文名藉甚會明之季流寇蹂中州河決大梁先生流離瑣尾渡河僑寄朝歌覃懷間亂定始歸舉順治三年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出知西安之咸寧誓於神不以一錢自汚視民如子治行冠三輔會三原梁給事鋐疏劾秦撫中丞某中丞以先生同姓且同年也疑之詷知先生孤介廉靜更嗟賞焉官咸寧半載擢倅行取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是時
世祖章皇帝方重言路臺省官皆矯尾厲角務毛摯搏擊爲名高先生獨澹泊寧靜下直輒焚香掃地晏坐終日如退院僧暇卽與其友汪琬劉體仁董文驥王士禛輩出遊豐臺草橋諸勝地或會食浮屠老子之宮諸子酒酣耳熱辯難蠭起各負氣不肯相下先生默坐或微笑不發一語偶出一語則

人人自失覺我言爲煩大抵如如來拈花須菩提燕坐巖中者先生因就内典於三藏十二部之書無不研究而於楞嚴尤了悟初因證果大片每過其居邸繩牀藥竈外惟經論數卷而已雖身爲宰官實則老爛頭陀也先生嘗巡視茶馬於秦不名一錢或以爲言則笑曰吾籌之熟矣居官而謀利爲子孫計耳子孫不肖而居厚實三蠹將至曰盜賊曰博徒曰倡優吾懼夫三蠹之爲子孫憂也故不敢也在京師日懷歸田之思屬長洲文點畫江

村讀書圖以見志予輩皆爲賦詩未幾謝病歸潞川高侍郎念東贈詩云燕臺襆被親相送一個當丘行脚僧蓋紀實云歸田後尤孤介自持不接當事同年王中丞巡撫河南餽問亟至一無所受答書曰生有僻性酷愛古帖亦昔人玩龍團飲廷珪墨之意也聞宋仲溫書蘭亭十三跋爲楊惟効摹於珂里府亭趙子昂所書鐵佛寺鐘銘在鶴沙報恩懺院儻各搨惠一通敬拜賜矣其雅操如此先生於古文不多作其有作必合古人矩度而於碑版文字尤善論者以爲有蘇文忠黄太史之風或亦釋氏所謂結習者歟嘗共讀杜詩至分減二字諸家註皆不及先生謂出華嚴經其淹博皆此類也先生生明天啓壬戌卒康熙壬申年七十一有四子堉埻垣塚今惟堉在

王士禛曰世之爲儒者多勦襲韓歐二子之說力闢釋氏自謂衞道及考其生平馳騖聲利奔走權勢老死不悟者比比矣其視蘧廬天地浮雲富貴者何如富文忠從圓照得法以麗藴自居趙清獻

退處高齋日須一僧對食蘇文忠南遷或夢僧伽送子瞻過海三公皆名臣大儒也何獨於先生而疑之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
經筵講官戸部左侍郎前右侍郎督理京省錢法兵部督捕右侍郎辛未科會試主考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
三朝國史副總裁編纂續類函總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欽命祭告南海國子監祭酒翰林院侍讀侍講戊午
科順天武鄉試正主考壬子科四川鄉試正主考
濟南年春弟王士禛頓首拜譔

晳次齋記

侍御梁先生葺其齋成名之曰晳次其意若深有慕乎古之狷者一日見予請文爲之記予少讀論語至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未嘗不廢書而歎以爲人心風俗之壞至今而極矣禮義之教衰乎上廉恥之風息乎下推原其故皆起于無所不爲之一念安得特立獨行嶄然不可犯之士維挽而推救之哉然而爲此亦甚難矣古之特立獨行嶄然不可犯者其自處堅忍嚴苦能行人不能行之事而其待物亦恣睢戕刻稍不當意則望望而去之如許由務光泄柳段干木之徒爵之而不降禮之而不就偃蹇倨傲抗其跡於巍巍之表然其所遇必皆堯湯之世不則魏文侯魯繆公好賢禮士之君而其人又皆山林隱逸不可覊馽之士故能輕衆肆志舍其名于當代其他若介之推申徒狄屈原賈誼之流遭時不偶不能全身遠去而憤世疾俗遂至悲慟哭泣戕其生而不惜君子未嘗不高其節

而閔其窮以爲太過之行中庸之所不取也今先生豈遂能恝然于斯人者哉而且繫官於朝其所司則朝廷紀綱之地而四方刑獄之賴以平也其所接則公卿大夫與國之勳戚故舊也歷事非不多而遇人非不衆矣其能當吾意而無忤者十不得一二矣將湛乎與俗同波葩乎與衆人皆愚此狷介之士羞爲而不屑道也若悻悻然徑情直行一發而不顧則進敗國家之事而退莫保其身徒使人以爲太過之行高其節而閔其窮而已而先生又何慕焉雖然君子之待物也不可太嚴而其自處也不容稍恕夫固有謇謇諤諤正色獨立一言之不失尸一事之不失足而終不犯天下之怒者此其間必有道也先生中介而外溫行峻而氣和雖其持躬者嶄然不可犯而在上不疑在下不忌其于古人也可謂取其心而又能去其迹者矣意者孔子之深思而欲與之者其在斯與于也踽踽孤立而且廹仄褊狹不能容物庶幾登先生之齋而有可變化其氣質者焉故不辭而書此復于先生以爲何如也

康熙乙巳三月望後三日崑山葉方藹記

晳次齋記

梁先生曰緝交於予有年矣其爲人內剛外和與之游處者終日愛憎喜慍不見於色殆類孔子之所謂中行者然而釋褐以來凡其所至邸舍與夫退休讀書之地必名之曰晳次齋其意且不敢自擬於曾晳而願居季次原憲之列何也予嘗思之昔孔子旣並推狂狷而周衰之後若莊周列禦寇者出率皆以一死生齊得喪爲賢降而祖其說者劉伶阮籍之徒飲酒任達莫不自命爲狂而訖不

記　四

聞有以狷稱者卽史傳間載獨行卓行之屬亦往往歷數世而僅得一二人至於孔子論狂則又有古今蕩肆之不同蓋若逆知莊列之流弊而預憂之者而於狷獨無譏焉豈非狂猶可以貌爲而狷者之孑然自守其立志太高其行事太確苦而難近雖好名之士亦不能竊其近似以相倚附歟宜予遂見尚於先生也故或謂太上達節其次守節由狷者之所守言之似於尺寸步趨常有餘而於高明廣大常不足輒以是爲狷之不如狂也則大不然傳曰狷者有所不爲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古之聖賢必有高世絕俗之行非好異也惟其不顧千駟故能進而爲王者之佐惟其不受萬鍾之粟故能退而以其言語道德爲儒者宗聖賢之爲學也雖皆本乎中庸而出之以樂易然而未有不自不爲始者千金之子無故而縱於酒色則其能保家者少矣況望其積累以致富哉于是知有所不爲者之果足尚也近世士大夫無不好言曠達之識馳騁上下不可羈馽之才以視狷

記　五

者之步趨相距可謂遠矣及微而窺其隱衷之所存則雖至於毀繩墨壞名檢而弗之悔者亦間有之豈非高明光大而過者歟當是之時苟得一人焉以其孑然自守之節高自位置乎其間不獨可以勵世而警俗夫亦幾進於聖賢矣此固先生之志也長洲汪琬記

先生命予與葉編修各作晳次齋記編修之文原本經史且能推言先生之所以爲侍御者而予蚤衰拙宦才華凋落意思艱阻方欲自遁于

方之外何敢復言文哉勉以此應先生之請有媿編修多矣

康熙四年春玉遮山人自識

晳次齋題辭三章

阮嗣宗曠達而大將軍稱其至慎異日顏延年作五君詠亦有識密鑒洞之語此非知嗣宗之深者不能道也日緝先生有道君子也余與游處十餘年竊見其行已事上應世接物無不以慎出之今其名齋乃若自居於聖門狂士之次噫此殆非流俗之見所知也余竊自附於知先生者偶因鈍庵訒庵之言所未及而發之如此時

康熙戊申歲冬長至後五日濟南王士禎題

日緝先生名其齋曰晳次而葉汪二子記之二子皆能發明狷者之義至于葉子所云在上不疑在下不忌取古人之心而去其迹汪子引子輿氏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可謂善言先生矣余因是有感焉古人行已成務內不惑于心外不擾于物其性定也性定則發而爲志又益以學問輔以經術沉潛以道德光潤以文章所就日宏遠而其志固未嘗移也夫志大而行小業盛而移于他岐此古人之所斷斷不出然則人謂狷不足盡先生而

先生方深慕之以名其齋其義可互明而兩存矣二子之說辭切義正一一根抵于理殆亦文中之狷乎時

康熙乙巳中秋日北海趙進美謹題

嘗觀陶靖節詩至時運之三章有云童冠齊業閑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程子謂曾晳暮春數語是堯舜氣象而靖節以靜之一字概之其殆會言狂者乎曰緝先生靜者也以晳次名其齋蓋自托于古之狷者乃孔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而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然則學者可狷而後可狂可狂狷而後可中行靜之一字盡之矣讀葉汪兩公之記發揮理蘊縱橫貫穿有目者皆能見之余固不具論而舉靖節之詩以概先生之所學且以告天下之學先生者當從靜始

崑山李可汧題

汪氏說鈴三則

梁侍御不多作詩文客或勸之梁言身意不爾行當以少許勝人多多許但得傳百篇足矣

梁侍御自顏其齋曰晳次予不曉斯義毋相咨問梁曰身固願居曾晳之次意蓋以狷者自命也予與葉編脩方藹同作齋記侍御假歸予乞文與也作晳次齋圖寄之齋前繪一柸一石一鶴予復跋之云先生齋中非必有是數物也聊以寓清標逸況耳

劉吏部體仁謂梁侍御有才不騁其能恐處政自不可及

盤餐老夫食分減及池魚梁曰緝先生嘗言分減二字出華嚴經十無盡藏品中從來牋注無及此者予遂檢華嚴視之菩薩有分減施謂盡施內施外施內外施一切施過去施未來施見在施究竟施是爲十種施因歎曰緝之善讀書也曰緝問學淹博其論說古今詩文率解人頤今日偶閱杜詩述此一事爾見雜著杜詩注

晳次齋稿目錄

鄢陵梁熙曰緝著

卷之一　詩稿一

古體
課種竹樹
嘯臺
抄杜詩了殊懷
書砦居屋壁
耿覲宸先生來自河干奉贈十二韻
伏村看以道十三叔菊花
去秦
予飲不能多而性宜對酒時當之絕漸及寒
宵適借有陶集嘗誦數十首輒藁然意酬
同吳天章分韻得有字
送大司馬思翁王公榮歸
紀汴災
題邑侯呂公光霽甘棠思永圖
送黃泰升令奉新

送王貽上
早寒

卷之二　詩稿二

近體
霜葉
早行新鄉道上
避地覃懷
望遠山
出汴後哭稚則八叔二首
野步
冬夜有感
歲暮過康景文
壬午出汴城五年不復經過丁亥討偕循內
堤望壞垣有悲往事
過稽詢十四叔書齋
秋藎聯書
雨中遣懷二首和劉伯啓韵
除夕二首

目病愈後漫成
途中遇雨和楊函東韻
衛輝別黃泰昇
送宋公謙謁選
再宿宋公謙庄
楊若濟邀汎柳湖在陳州城北
九日簡平煙水
除夕咏懷五首
理裝二首

秋夕
送郭涵叔
吳天章見過憶其尊人康侯年兄
壬寅除夕三首
癸卯寒食鄢陵因順治十五年誤加熟地逃亡將不歸矣
示曹將元甫
鞏昌公館後閣
送董易農道長之隴西任分用工部秦州雜
詩韻二首
孫明卿由侍御再入掖垣却分巡蘭州贈別
二首
壬子除夕
裴母藥太夫人節孝詩二首
閏六月望日立秋
韓智度鄉飲大賓
夜閱漁洋山人集二首琺訃
初秋喜晴
封丘雨後見月憶家園

鄢城冬日排悶
返里過南曹客舍舊址尋蘇昭六先生題句
愴然有感
春日還家
奉和賈陽生題康王廟
城東看梨花司馬二伯刊樹紀遊字跡尚存
春夜聽從弟讀書
欒城阻雨早起
趙州道有感

寄扶構邑侯楊公台卿
賀族兄河陽入庠
送邑侯呂公光霽遷湖州別駕
贈杭行麓棠師
重陽前一日雨感舊
上佟懷冬憲副
九日登樓載酒
初春書齋漫興
正月五日渡河
金魚池上作
坐三藐菴
京邸夜閱振武馮訥生所借書
邯鄲道上呂僊祠和楊涵東韵
正月十四午晴日中復大雪移時
洧川邑侯魚公仲升膺　召北上賦贈
陳州子由亭
寄題華陰王質手塔閣
豐樂鎮遇荆門戴代予用壁間韵同賦

目錄　五

報國寺十三夜月和友人韵
送丁天柱南還同李夢沙賦
八月九日泰關感興 二首
涇陽過重九駱叔夜携梨酒相飲
霽後同駱叔夜到輞川
潼關
北河 定興城北即易水
客至
壽裘母何太夫人 密縣
寄郭徵君在德 係涵叔尊人
自卜
典衣
自報國寺移寓
壬寅仲夏即事
苦雨 二首
聞友人以假還
壬寅生日值冬至和以道十三叔韵
鄢南懷古

目錄　六

過曹門有感
咸陽
癸夘除夕茗文招飲
汪茗文貽詩相别時予病亦將歸里用韻和
送
茗文用前韻見贈再奉和
茗文得家書云草堂成仍用前韻見示依韻
寄題
王西樵用茗文韻相送依韻留别並呈貽上

西樵再見贈依韻再和
和綸翁吳公祖韻
庚申除夕
除夕詩聞和者頗多因再成一律
九日城南採藥限韻
何元老過鄴阻雨留飲
奉送齊元芳還里即詢夏敬孚道長
王宮詹貽上寄詩見懷依韻奉答
庚申歲除有句云守盡庚申意若何頗致和
篇甲子除日庚申也元旦且立春再用前
韻
元日立春乙丑
北寺看芍藥和余景范韻
祝邑侯許太父母
贈相賢劉四父母詔以上七律
止酒
採芍藥二首
送平煙水還里

王子陶還里
送李升千還麻城二首
同杜吉甫夜坐刻韻
花下偶題二首
庚戌中秋譚灌村太史示書畫小册索題得
二絕句
戊戌仲春與陳敬宇自萬年同歸已多歷歲
月今年以春城桃李圖索題乃老畫師趙
澄筆也得二首

甲寅冬優免冊下里書之疑始解初蒞見予槼年閉戶恐是削籍儻爾誤入有當其皇者因憶唐荆川先生有查脚色絕句云逃名敢喜稍無姓抱病還應厭有身說着官遊如一夢不知猶是籍中人亦爲口號以志感云

咏剪紅紗和韻

哭穗岐姪和韻 以上七言絕句

卷之三　文稿一

序

金剛纂注序

陝西通志序

王禹烈年伯崇祀鄉賢實錄序

菊潭詩草序

劉伯啓燕遊詩稿序

城守日志序

海客吟序

江雲集序

二十四諸天寶懺序

祝邑侯楊父母壽序二篇

祝邑侯羅父母壽序二篇

祝邑侯黎父母壽序

祝鑑翁許太父母壽序

祝邑侯許父母壽序

肇昌圖說序

卷之四　文稿二

記

大聖寺碑記

大聖寺重脩佛殿碑記

大聖寺重脩大殿碑記

大聖寺新建文殊菩薩殿碑記

精嚴寺前殿碑記

興國寺塑像碑記

崇福寺重脩前殿碑記

中峃寺新建毘盧閣碑記

大廟碑記

重脩地藏殿觀音堂記
栢梁寺創建韋馱殿碑記
眞武廟碑記
三官廟碑記
裴昌公祠記

卷之五　文稿三

記

重脩鄢陵縣儒學記
大中丞王公德政碑記

督學道蔣公學政感恩碑記
公建邑侯羅公德政祠碑記

傳

贈光祿寺卿寧侯郭公傳

疏

題爲欲收勸懲之效宜核廉能之實謹陳薦
剡因循之獘請　旨嚴飭以肅憲綱以厲
人心事
題爲財賦經理宜詳籓司分任易致請乞
勅部確議以尚責成事
題爲近畿水災頻告循河堤岸宜脩伏祈
勅部確議築濬以除永害以固根本事
題爲軍務旣有機密職員宜設專司伏祈
勅部確議以嚴武備事
題爲遵諭陳言請　勅戶部詳察現在戶口
之實數以收開墾之實效事
題爲特糾不職官員仰祈　勅部議處以伸
功令事
題爲循例糾劾有司官員事

卷之六　文稿四

書

與撫軍賈公祖書
答撫軍王公祖書
與籓司徐公祖書
與司理于公祖書
與司理張公祖書
答登封張父母書

答史公祖書
答陳年兄書
答陝西任老師書
答河陰代庖章父母書
上于老師書
答劉老師書二函
寄高堂翁書
與汪鈍翁先生書
與王阮亭先生書
答宋牧仲年翁書
與慕年翁書
答張道長書
與沈年翁書
答陳野叔書四函
與張元玉書山東鄒縣令
答盩厔諸友人書三函
答諸世兄書四函
與何元舉年兄書二函

與王鹿京年姪書
答李雲皋書二函
答友人告賑書三函
與吳年兄書
答常延尼書與友人書附

卷之七　文稿五

墓誌銘

扶溝庠生宿始何公墓誌銘
扶溝儒學增廣生蒲君墓誌銘
臨潁宋年嫂張安人墓誌銘

祭文

祭撫軍張公祖文
祭學臺松翁王公祖文
祭邑侯石樓黃父母文
祭房師純之劉夫子文
祭勤僖公劉太老師文
祭建昌知府君寵高長公文
祭太康張年伯文

祭公謙宋年兄文
祭信初王年兄文
祭衡州知府滎陽張公文
祭內閣中翰伊璜王年兄文
祭楚翁白二母舅文
祭子厚王年兄文
祭馮生陳親家文
祭文圃胡親家文
祭博仲劉姑丈暨元配大姑文

祭臨穎姚年伯暨年伯母文
祭郎母馬太夫人文 藩司
祭遲年伯母劉太夫人文 臬司
祭沈學康太夫人文 延道
祭黃太尊太夫人文
祭緱母陳太夫人文
祭羅父母內君文
祭王母劉太夫人文 陳州州尊
祭王年伯母楊太夫人文 西華
祭王母孫李太宜人曹太孺人姨母于孺人文
祭王年嫂李太夫人文 通許
祭宋年嫂張太夫人文 臨穎
祭友人文
卷之八 文稿六
尺牘 四六
與各上臺公祖啓
卷之九 文稿七
尺牘 四六
與各州邑父母啟
與各師長親友啟

卷之十 文稿八
雜著
婚啟
與栢潭先生小札 計三十則
與諸親友小札 家函
家祭文 計十二篇
卷之十一 文稿九

雜著

邑侯許太父母壽圖引

公建邑侯羅公德政祠引

重脩鄉賢祠引

書城守日志後兩跋

戲翫

家訓

公呈稿

祈禱文

誥命碑陰題辭

寓言

贊 銘

句聯

卷之十二　文稿十

咸寧讞語

吏類二條

戶類三十條

禮類九條

兵類三條

刑類四十條

工類四條

男 堉 敬編

哲次齋稿卷之一

鄢陵梁熙曰緝著

詩稿一

古體

課種竹樹

垠玕擬翠竹嘉樹桃李繁歲寒等艮友成陰貴不言抽稍交曲逕綴實絲高亘閑時供贈咏亦以謝囂煩艷陽姚紫盛駿駿鼓歌喧自是春光遍且憩竹樹園

嘯臺

幼讀高士傳對月獨傾杯今茲攬勝蹟公和有遺臺城市連山脚巖谷何年開懸高動遠思冥搜寄遐垓崚嶒太行岫萬古蒼雲堆日氣蒸泉水浩渺絕塵埃數株松籟起猶疑嘯音廻車馬馳京洛無復阮公來

[illegible]抄杜詩了咏懷

碧海掣鯨魚不作蘭苕媚才力追王風實本敦厚意七齡咏鳳凰凡百愼失墜刪爲紀遊日始于秦

先奇古人不朽業苦心良獨至始蘇叢臺旁語工亦所秉名場競凡登儼淌人文藝皮相尊曹劉敢爾示軒輊剽模任雷同紛思捋公次識曲聽其眞強鑿豈言志悠悠滄海情歷歷開元事風旨與天懷千年寧有二子也褊性人每傷談者易傭抄乏小胥手錄資強記聊塡足長吟月露何勞贅詩須有爲作珍重無留愧

書砦居屋壁

陰氣昏白日凍雀噪暮枝徘徊如有待紆徐掩戶

遲念昨愁不寐懸薦透夜颸隙月點霜被病骨冷難支斷牆集野礫遂若愜幽私燒盤拾僵蟲竹素欣相披側身還悵望儒術欲何爲土壁搖寒影蕭條十年思

耿覲宸先生來自河干奉贈十二韻

奇逸推孫楚高蹤仰魯連中原斯士少二月値君還行李無雙璧囊琴尚七絃故山哀角滿茲地戰烽懸斗酒聊相對束書看共憐入春風梟梟依舊草芊芊到處皆如夢從來難問天交遊當日盛衰

亂幾家全撫劍生悲咤揚眉願奮鶱先生姑待耳吾道登終焉應有賓刀贈不須珠履筵暫時寥落意蠖屈驗前賢

伏村看以道十三叔菊花

秋深新酒熟就菊不厭頻種黍兼種菊幽花待酒人我來尋籬落凉野霽色新高情戒霜信遶几列植匀蒂垂花朶朶根弱葉蓁蓁清光映架帙芳影入客樽憶昔遭離亂池塘盡荊榛萋萋朝復暮黃花孰與親今日菊前興賓賴黍田畇黍開百戰地

菊滋幾載塵春蒔與秋釀歲願荅艮晨西風吹醉眼觴咏兄天眞歸騎忘露冷斜月照城闉

去秦

青陽催淑景林麓一朝新鳥鳴東郊路飄然今去秦惟昔抗遐想登期傍風塵蒲鞭違夙願中夜自酸辛將投衡泌老翻作京國人潦倒時何濟展轉志欲伸父老壺漿惠道周擁勸頻今年雨澤足君不待芳春對此心惻惻幽懷未易陳知爾難忘舊淚眼寄渭濱

予飲不能多而性宜對酒時當乏絶漸及寒宵適借有陶集嘗誦數十首輒蕭然意酣

坐聽秋鐘靜寒天缺月生蒸酒喜新綠蘏贈未易傾素賴陶夫子微言會予情斟酌當年意宛如醇醪滿燈前漫俯仰神往得其誠悠然東軒態戲謔相與并自念游泰日秋地非官耕較此盃中物君尚能取盈他時祀磐石芳醑佐霜英酬酢千載間豈謂近狂名

同吳天章分韵得有字

秋水冱積陰寒城近重九難問東籬菊且謀今夕酒時序自驚心舊遊頻回首名理欣酬對疑義果晰否惟予懶成癖更復蒦落久早知作者意流傳皆非偶以茲多沉吟得句慚脫手飛動看儁才筆落錯瓊玖雲霄天路迴羽翰君富有他日快搏風無忘三不朽

送大司馬思翁王公榮歸

元老辭榮日燕臺送別情如磐安社稷舉手謝公卿華胄承祧顯巖廊曳履聲度支勤轉餉樽俎即

論兵鴻業存邦本龍門樹國楨時求寬杼軸士已壯干城麟閣宜圖畫滄浪欲濯纓歸雲滇水近紫氣赤松迎偓佺欣猿鶴椿年富甲庚深居方鍊玉撚指待調羹

紀汴災

嗚呼壬午歲四月我家誤入汴之阨箭鋒滿眼蔽玉津郊騰臼馬夏無麥釜敝官倉積應豐猶望餘糧賑編氓兩經犯陴稱能守豈意再圍食驟窮罄搜民蓄給健兒今日鳩形明日尸幽巷生燐見新

鬼市爐析骸作晨炊九月十七河伯怒秋蛟擘城黃濤注陰氣欻飛天欲墜漩聲崩裂風成颶雁水如塘倚雲堞沉波細藻參漢樹藩王肩霜衝逆流七營鳴角遊乘舟艤拂危樓空展轉眼穿咫尺不可留餘息那保頹簷墜微軀已憑甓浪浮猶有筏兵操刀疾老鴟晝叫魚龍泣祥符曹令王燮來督船忽載遺民出病骸全身歸土丘生人顧影疑天日空城雲覆月冥冥可惜有宋舊神京碧瓦溜泥鐵鳳落天吳據殿海獸鳴冤鬼萬族紙錢斷縈華

百代蜃市清我家幸荷皇天慈高堂衰白抱幼兒嗚咽不敢怨河水即事一歌雙淚垂

題邑侯呂公光霽甘棠思永圖

叢棘作林瘠郊路塵沙幾載迷荒戍東風吹拂秋復春安陵識得甘棠樹樹旁甫見貫犢耕樹底遂無握粟懼日長影交黍稷香雨細芳連桃李露花城漸忘荊棘初榆社枌陰爭相釀使君一旦驅車去衆對甘棠共欷歔清水不須還持贈芟棠景色真可圖百年婦子生棠下千家夢想入圖隅計到

澤國棠風熏政成繪圖又贈君進共湖山歌召杜甘棠南北揚清芬

送黃泰升令奉新

晴色小春猶占柳燕城言別傾樽酒經年送客無贈篇欲言不言難出口嘗念相逢五載前歡然一見慶良友肝膽向人自憑痴爾汝忘形君與走擊壺聯吟戴笠歌洗眼休看翻雲手男兒結交貴寸心若論浮名亦何有君今作宰屬洪都四海誰憐高逵夫郵亭風雨知花發官閣月明聞雁呼我昔

折腰競日影君來客館駐驪駒淒涼萬態曾了了
懇惻重言劝區區但教塵甑炊難煖便拂清琴神
亦娛世路雖云孟門險彼蒼有權道可迂

送王貽上

豪俊嘗歌古揚州誰同何遜標勝遊公廨往時多
逸興法曹今始續風流三吳詞客紛屈宋百里花
封饒鸞鳳潔如冰玉直如絲如君足爲才士重君
家世澤不可當隔江那數瑯琊王功名輝映斯爲
盛文彩飛騰後更長應知煙月待詩人戰艦初收
澄練新看君有筆能垂露灑入甘棠萬戶春

早寒

秋陰吹雨嘗如此不合蕭蕭入客耳碧草搖風濕
欲槭立蟬抱葉冷然止祇林一臥歲時闌可奈無
衣悲早寒悲歌乍放聲還歇今日誰聽行路難

晳次齋稿卷之二

鄢陵梁熙曰緝著

詩稿二

近體

霜葉

村外眞奇畫紅林帶嶺斜翻翻承夕照片片溜輕
霞凝露成秋色經霜作物華丹楓此地少相看亦
如花

早行新鄉道上

促促眠難定鄰雞苦送行早風春覺冷殘月曉猶
橫雲出山靑斷煙浮隴綠平寺僧殊未懶隔水度
鐘聲

避地覃懷

客裏移家日艱難惜病身相逢窮邸話同是亂離
人何處樽浮臘空憐柳入春果能棲樂土未敢怨
風塵

望遠山

寒煙晴處斷遠岫隔風汀殘日中峰住歸雲半嶺

停一丘卜結舍小景取圖屏爲念懸崖上何人啓屋橋

出汴後哭稚則八叔二首

餘生驚客信未忍便云真何日鼓龍得於誰夢寐陳焚囊有感切化劍竟沉淪雁序當時數一門近幾人

其二

自憐身尚在痛定轉思君天網迷今日河濱斷暮雲有兒延世澤無僕授遺文杳杳驚波遠哀招闇不聞

野步

屯雲暝欲墮霜原白草風野步衽褐冷錯莫意誰同傷鶴聲急楚寒姿客淚紅前村烽火信却亦向夕終

冬夜有感

緒風沾雪意奄冉動寒燈一榻渾如客鄰龕欲借僧殘編還得展流俗免相憎枯栫悲聲起狂吟便足矜

歲暮過康景文

纔住縣城裏數年若到無風沙催短景顏而閱窮途渦洄寒仍注長歌與不孤千秋訂盛業清越屬吾徒

壬午出汴城五年不復經過丁亥計偕循內堤望壞垣有悲往事

斯城仍聚水過客欲招魂慘目今如見微生昔竟存民終煎市釜冠自盪宮門冠乘筏入周府復燒西城門樓河伯浮餘息臨流永戴恩

過稽詢十四叔書齋

幽致作山家當欄樹影斜雨晴觀石綉墨潤譜瓶花素盤魚浮藻晴窗蝶映紗談詩忘日暮汲水㪷新茶

秋盡曝書

夙存流覽志窮耶揣摩人入世須安命高貲不收貧半秋風與雨一几自憎身坐惜光陰去書開意與新

雨中遣懷二首和劉伯啓韻

秋盡翠晴色夕陰波照多雨淋雙燕去雪晴幾鴻過對酒能青眼耽詩且浩歌篝燈將詠史擬許更如何

其二

無鋏彈時少爲園閒日長匡牀秋得適布被雨知涼樹許江潭賦花因粟里香平生蕭瑟意身世好誰商

除夕二首

年來成底事又看斗杓東愁似因除盡茫然此夕

中蟻傾隨酌綠蕪結就燈紅何處占春信梅枝受曉風

其二

暮煙融雪濕春氣逼雲橫時序偏多感年光已遍迎因兒詢舊景抱膝話深更無限乾坤事鷄催曙色生

目病愈後漫成

舊書嫌入眼藥裏問柴胡春色如流水花林負玉壺茲晨窺小院曉日影高梧還展穀梁注求方張湛無

途中遇雨和楊甬東韻

行看山雲起偏隨客路賒雨聲纔到樹水色已浸沙青笠驅羣犢綠陂隔數家故園蓮放處亭畔好聽蛙

衞輝別黃泰昇

同門無奈別旅宿樹相過岐路今當此別君更若何邊雲連塞濶隴樹捽天多望遠思君遠高堂待玉珂

送宋公豫謫遼

東風拂柳條雪路凍難消亦有長安計容將酒賦驕迂蹤方滯逆飛動望雲霄欲寄天邊訊知誰念寂寥

再宿宋公豫莊

恐是數年別歸途急再尋臨風青野暮盡夜綠樽深語悉前賢事因知靜者心他時相憶處回首正長吟

楊若濟邀汎柳湖 在陝州城北

蓮傍蘇亭好因君詠浩波橫吹催短掉縱飲屬長
荷風起淸香汎雲沉絲影厯碁天高興發直欲叩
舷歌
九日簡平煙水
今朝作賦客步屧定侵苔撥落秋聲遠登臨野景
開犢耕新雨歛雁度晚雲來籬菊添佳興君當盡
幾杯
除夕咏懷五首
冬景遲餘煦春星入夜懸鼓催歡賞處炬列醉歸

卷二　六

前風物經新節鄕思隔舊年官街看曉色才傑盡
朝天
其二
初日迯年夜相偕守歲闌放狂拈竹葉容易對椒
盤壯齒今增惜僧窓久坐難泪氷千里泮漸覺負
漁竿
其三
他鄕曾度歲夙昔賦傷春飄泊愁多緒風煙愧有
身比年元日會回首異時遶椒柳長安發不妨照
眼新
其四
蹇困虛過日乾坤剩此生歲徂歎草草道拙悔硜
硜觴飲渾無味箄古遇或亨雙柑藏好在着處有
新鶯
其五
積雪藏氷地輕裘快馬時卧寒將臘盡爆暖及春
期爲感鴻歸近翻嫌柳放遲日長芳艸路應許續
新詩

卷二　七

理裝二首
困苦曾嗟命風塵勉就官由來甘澹泊或亦補凋
殘　聖主恩同溥微臣志不寒行囊書數卷何用一
錢看
其二
始信萊蕪宰同予意氣爲蕭條堪自哂淸白與親
期此去空囊在家聲渭水知尚憐泰丈老無以懟
相思
秋夕

今夕天邊月光生晚露涼松筠懷舊圃砧杵動秋裳雁影關山近蟲鳴漏點長僧龕貧病態慚愧讀書牀

送郭涵叔

相伴依僧舍淸秋那送行一官憐世態三徑慨平生冷雨浮煙樹寒蟬薄暮城君聽鴻雁響知我念南征

吳天章見過憶其尊人康侯年兄

一騎衝風雨相看憶故人麥其蒲坂草落莫曲江

塵世業悲公子天涯尚客身愁懷聊對酒詩罷却沾巾

壬寅除夕 三首

天闕春廻日家庭歲安忘逾年荆鼎遠雙淚雅絃深風曆新移燧烏啼舊繞林三冬霜雪苦偏向鬢毛侵

其二

烽息滇南地波澄海北天那防河伯意漫遣汴堤還輸納危荒歲粢盛惆薄田時宵馨薦饗燈燭倍悽然

其三

辛盤兒輩喜從俗夜將開齒甫推強仕觴何最後來鶯花曾澹宕田畝夠遲廻爲話農家樂方堪舉酒杯

春日

曉日占晴色梅鬚霽更芳和風餘雪淨淑景一林長生事琪書卷春題且草堂年年尊酒綠歲月許吾狂

癸卯寒食（鄢陵因順治十五年議加熟地逃亡將不歸矣）

燕雀何多語雲霞只自新今朝寒食酒空對惜花人于耜連村能方田細草勻最憐煙斷處非是爲佳晨

示曹塔元甫

舒等哈閩令芳孫憶太冲芝蘭今若子庭際借餘風此日長安去他年五岳中愁綠知半減相望意無窮

許昌公館後閣

高閣秋風人能無日一登寒深霜雁斷雨後暮砧
增使院難邀客孤懷竟似僧更闌尤閒寂真欲置
禪燈

送黃易農道長之隴西任分用丁部秦州雜
詩韻二首

隴騎催驪曲秋城惜日光暮雲初把酒新月已過
墻西域張騫路東柯杜老堂年來回首意君去寄
情長

其二

五載逐秋社君同送燕歸園林徵宿志旌節動寒
輝歲月書還著邊庭儆莫飛西臺携手處獨立憶
霜威

孫明卿由侍御再入掖垣却分巡薊州贈別
二首

燕臺將斗酒泰塞起驪歌斜日徘徊久同心感慨
多相看梧省遠仍是豸冠峩一語深堪惻金城我
舊過

其二

河西今日事大帥去莊浪鼓角紛移鎮兵戈未擾
羌臯蘭泉水潤淳化石痕香春暖葡萄甕開時且
爲嘗

壬子除夕

冬盡雲容改寒輕曉色遲依依今夕感歷歷自心
知酒力憑驅遣年光任轉移逢春須與約更不負
花時

裴母藥太夫人節孝詩二首

列傳傷前事劬勞豈易支從來成婦德未有不天
知孀節恩榮顯臣共母誨貽棠芬懷古道蘗味念
先慈

其二

志凜存孤際名揚作宰年和風歌頌裏零淚蓼莪
前官閣勤時薦綸音疊兆阡君侯能不朽彤管看
新編

閏六月望日立秋

暑氣仍隨閏涼颸已似加蕭然書舍裏秋色野人
家積雨留桐葉初晴出韭花中宵瞻玉露應湛月

輪華

韓智度鄉飲大賓

瓊海歸來後高蹤追往賢太丘名德傳南阮咏懷篇時暇仍揚觶賓嘉偉飲筵憑他移月旦孰可據公前

夜閱漁洋山人集

日望揚州路音書歲月阻那知今夕燈如對晉人語

其二

淮西今夜月鈴閣靜悠悠千里思君意南飛一雁秋

初秋喜晴

經旬陰雨水痕生園鵲迎晴競報晴滴聚階雲晶晶響𤢺高葉日盈盈開樽自遠非謀醉是菊皆秋局問名小築每甘塵事少豁然朝景適吾情

封丘雨後見月憶家園

今年花發在他鄉辜負新枝綠蔓芳春雨連宵更漏永天涯有月客思長夜寒幽竹空垂影月曬晴絲裊戀香烽火隔河心欲折園林入夢亦茫茫

鄜城冬日排悶

誰家池館客猶棲漸覺寒雲向暮低五夜鐘遲殘夢續一秋葉落幾詩題坐來斜月悲鴻字郎對空梁嘆燕泥歸路方愁難問渡鼓鼙遍復到關西

返里過南曹客舍舊址尋蘇昭六先生題句愴然有感

旅館留題幸有壽堂餘壁瓦野蒿陰詞看神彩真雲湧字映斜陽半雨侵翻似西州歸路醉實傷漢水與鄰心鄉園愈近人煙斷還顧踟躕更坐吟

春日還家

河山三載阻煙塵故國歸來值早春望野蓬憐城百戰度橋猶是泊雙津燕還舊舍應疑主花發今年得傍人粗糲濁醪誠有分褕甘莫笑腐儒貧

奉和貴陽生題康王廟

曾聞茅屋懷昭王不意高宗祀舊疆汴水荒流驅馬遠建炎遺事令人傷早知無樹六陵晚誰促旋師七路亡與代廢興遂至此中原風色又蒼茫

城東看梨花司馬二伯刊樹紀遊字跡尚存
此地風流擬謝公青絲紅袖翠岑東樽開春野梨
雲勝夢返天涯塞月朧（公塞上詩有夢入梨雲杳愁緣塞草長）墨潘
依然淹夕日素香無色漾晴空花陰信有歸魂到
堪杜白楊眼望中

春夜聽從弟讀書

雲流星濕散輕颸往事追思借酒澆自分蠹魚酬
素願誰連雨蚓惜淸宵舊藏萬卷無餘蹟世業遺
經可互標當日瑣窗燒燭地霜桐葉吐晴飄颻

欒城阻雨早起

還車若爲主人停積潦生寒問曉星薺麥濕圍平
野暗雲霞曙勸遠山靑疲驢難策愁征袂棲鳥相
看坐客亭前路僕言晴色好黎梢放盡接沙坰

趙州道有感

濛雨搓絲送病身靑靑垂柳拂河濱春留三晉林
花靜風入中山燕語頻然諾須金堪一笑蕭條投
璧向何人橋逢酒侶閒相問却憶平原定有因

寄扶溝邑侯楊公台卿

梟出函關自近年琴風翼柔接東阡盛時民賴多
循吏今日君能效昔賢買犢欣聞安境外歌𠂤漸
可到簾前毎嘗愛寫杜陵句遙寄水樓七月篇

賀族兄河陽入庠

一篋遺經憶昔年於今里選羨君賢榮名私喜芹
仍魯珍重當知駿在燕祖德往時占復始儒冠新
製正鮮妍但期不曠三冬業再擬吹笙調數篇

送邑侯呂公光霽遷潮州別駕

誰令荒城化日長君來始得定耕桑三年雨潤堪

留澤二月花開衆別觴路轉時聞鳴野雉車過遞
見拂春棠雪川楊柳風光裏遙憶淸琴好再張

贈杭行簏蒙師

白日荒涼舊館基毎過便憶受書時尋常幾度生
存幸二十一年杳遠思共對酒盃㷊隔世因家淇
岸示新詩草茅芳映靑衫色客話高齋喜有期

重陽前一日雨感舊

風雨偏生九日愁追隨巳憶十年遊晴雲落照梁
園夕乾葉吹寒泊水秋舊侶誰存幾屈指壯懷無

奈更登樓紅萸黃菊關情物陰晦亦須人醉眸

上佟懷冬憲副

敷澤八閩偃海波甲兵眞可洗黃河日臨憲府山川麗天入中原景慶多文苑客從裁漢賦忝階績奏和虞歌有懷喜得瞻清鑒如坐春風尚欲過

九日李樓載酒

爲愛秋光載酒同凌雲層檻倚晴風潦收漁網城隈進木落人家野逕通暮色感懷砧急響斜陽回首雁橫空童遊十五年前路猶記狂歌輒自雄

初春書齋漫興

昔擁牙籤坐自矜新開半夏帙還增繁花照日須春買叢竹縈烟可歲仍卷不異人非誑世書皆遮眼莫參僧香醪盈斗時相下玄白竊名我豈曾

正月五日渡河

城北霜灘古渡頭客來絮語對東流天風未動春陰合霽日初昇旭彩浮浪激龍門千里迅波漂瓠子幾時休曷將豫壤生民淚引送漕艘解國憂

金魚池上作

久客不須物候驚池塘佳處却情生西山雪盡峯巒出春水潮浮瀲灩平催酒曲歌憐急管落花時節憶流鶯悠悠日在風塵裏曷就清漪一濯纓

坐三藐菴

雨洗天街朝景妍地堪趺結暫投鞭鳥鳴淨域塵初息槐轉綠陰日已遷到此微心歸寂照向來隨境斷攀緣對僧懶作機鋒語豈識無言正解禪

京邸夜閱振武馬訥生所借書

繫馬依依月照除短檠還在意何如出門未倣楊雄渫有友能同惠子車百卷黃昏增客几一時氣

色似吾廬靜繙竊笑成迂癖却羨前賢共廝予

邯鄲道上呂僊祠和楊函東韻

祠內蓮開映綠蘋停驂宜此蕩征塵長源自破緣中妄魏廟今成幻後眞猋馭不來松檜老鶴遊幾閱海山春應歎各事爭先者同作用生枕裏人

正月十四午晴日中復大雪移時

陰連人日望朝暉日看漉漉霽色微忽照梅花橫午影何來柳絮傍晴飛九農願合豐登卜萬事吾

甘醞酎依共覫懸燈圓月夜玄冥或可減餘威

洧川邑侯魚公仲升膺　名北上賦贈

史美龔黃近有倫洧陽實峴宰官身耕桑逢見齊
豳祝膏澤遠來潤洎濱此日循良稱上最連疆父
老讚深仁中原民瘼關心久無負　九重霽色詢

郡 陳州子由亭

望中臺榭幾荒丘千祀孤亭屬子由信是文章垂
海內名因尸祝想風流漣漪深處層雲濕菡萏中
央五月秋遠客蕭然多古意徘徊得句許來遊

寄題華陰王玉質手著閣

何年箭栝躡奇蹤欲到君家坐手著逢計欄杆依
勝槩平臨霄漢得諸峯書傳石室應連屋名溢函
關更種松今後客詢湖海士吾知高閣有元龍

豐樂鎮遇荆門戴代予用壁間韻同賦

鄉門場圃羨春農疋馬霜蹄道路重曉景半開漳
水霧晴嵐千里太行峯旅亭君共嗟塵擾畝樹誰
能擬素封薄宦驅馳他日意常懷此地是初逢

報國寺十三夜月和友人韻

月到踈窗自不眠横空寒影皛將全虬松倚照生
青靄金刹遥輝接碧天僧定還參色相否我閒如
在水晶然蒼蒼萬里山河景鄉話偏宜綠酒前

送丁天柱南還同李蔆沙賦

秋風吹袂憶離家爲送君歸惜歲華燕市放歌凌
白雪春江佳興到瓊花細論交態盃相勸遙望行
踪樹欲遮留滯新年請景物街樓幾處奏琵琶

八月九日秦關感興　二首

關隴才名歷代聞得從藻鑑與區分秋來雁搭澄

佳氣天際蓮峯湧異雲舊什嘗思葭有露清宵夐
覺桂餘芬當年挾策聽更漏慘淡經營意正慇

其二

秋城月入棘闈新回首蘇門已十春若是琴彈堪
作宰休言鶴病悔遊秦千篇稿咏星河轉獨坐燈
花鼓角頻爇照恍如分太乙佇看鵰鶚出風塵

涇陽過重九駱叔夜携梨酒相飲

蕭蕭落木渡涇河趨走虛將九日過雅集園開秦
地少高談酒爲使君多雨餘鴻雁棲粱稻霜近青

衫愁芰荷白入潼關詩興盡樽前百感欲狂歌

雪後同駱叔夜到輞川

蒼崖霧斷早雲昇山路青鞋意自矜細瀑幽泉交素瀨雙飛水鳥到荒塍雪臨舊蹟添圖畫酒得吾曹酹右丞遮莫小奚愁客冷本來相映玉壺冰

潼關

川原繚繞一望收西映殘陽舊戍樓形勢長連三輔壯風雲自湧大河流泥封函谷無諸國爪種東陵有故侯還憶縈臺淪陷日曾開玉帳控中州

北河 定興城北卽易水

西來易水雨增波獵獵晴風匹馬過芳草天涯三月盡白雲山色十年多秦關輕別芙蓉岫燕客還能慷慨歌橋畔邅迴頻照影塵顏未改任蹉跎

客至

薊門蕭寺對人難今日君來坐自寬問道河陽花樹滿曾憐渭北雁聲寒棠莊吏後情仍澹郭隗臺前事未闌雲際長松青靄近得閒時借一樽看

壽袁母何太夫人

壽頌欣隨客令公當筵先咏伯舟風桃開曙景千年實醴熟秋成萬井豐鶴髮綸褒酬夙志叅丸餌苦顯慈功 上尊他日加恩賜榮養初因作宰隆

寄郭徵君在德 係涵叔尊人

長林東轉雪園餘姝似鹿門隱者居松菊無塵馴鳥雀溪山暇日話樵漁露前周易乾坤傳池上永和癸丑書玉樹盈階人所美先生歌咏自徐徐

自卜

因持半偈歎浮名心事猶將卜兆衡握穀當年吟

小宛閒篇誰氏類君平柴桑曾想歸來景蕉鹿閒勘夢幻情書劍終然無咎否何如隴畝養餘生

典衣

家山正是桂花飛客到燕臺百計違已恐饑來驅我去深愁秋後落英稀藍田日煖誰餐玉白露風高却典衣但得僧廚同一飽何須舊帶準腰圍

自報國寺移寓

多因舊館顧遺蹤古寺移居去更慵日月偏閒方丈室烟霞宛在數株松天涯落落漫無計佛地依

依若見客誰料春宵鄉夢轉鷄鳴紫陌候晨鐘

壬寅仲夏即事

鶯啼早是送春殘入眼風光午日看竹色娟娟新疊翠榴花爍爍有餘丹暮雲浮黛晴還散斜月如鈎照漸寬未擬炎天河朔飲書來且聽勸加餐

苦雨 二首

甲子初占禾耳生中秋月隱更難晴雲迷白雨連朝急風捲殷雷浹日爭纓紗戍樓雙鶴集滂沱后土亂蛙鳴當年夢破繁臺水(余壬午自汴出)悸有洪濤入

夜聲

其二

河伯年來勢向東哀哀父老願休工無端暴雨秋偏注幾載層堤夜互通鬪道蒼龍真假水(是歲泊河水淺岸上深數尺俗謂龍假水)傷心白馬未成功臨流那引江湖興雉堞遙看淚迸空

聞友人以假還

並轡西臺欲東裝鬧君九月暫還鄉嵩嵐里巷丹青似泊水田疇雨雪荒但有梅花貽遠道空思竹

影話斜陽 紫宸朝正前年事三載誰知淚萬行

壬寅生日值冬至和以道十三叔韻

長至寒開暖弊廬懸知太史紀雲書自猶初度悲風木敢慶賜同訪岱輿往歲圜丘中夜珮殘年下澤少游車相期暮景西庄路屢採簷梅日照除

鄢南懷古

東偏今見許爲州(鄭莊公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今許州去鄢之西境僅一舍餘)古邑名因晉楚留(周簡王十一年晉楚戰于鄢陵)千載兵戈塵屢息廿年荒野草仍秋溫恢稱治興平後(恢字曼基爲邑令本傳六所在見稱)庾峻曾開戶口稠(魏常侍蘇林謂峻曰鄢陵舊五六萬戶閒今纔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按峻祖乘父道伯父疑)漫向桑田傷往事馬攔車轍係漕流(宋以馬攔爲重鎮聚漕運今郵中官道郎漕河)

過曹門有感

臘月煙浮景巳和曹門今是再經過鶴來華表城猶識(時張司空城工初完)雁到繁臺塔未磨彈指身看滄海變當年客憶信陵多臨風莫怪偏惆悵曾此麥田掉迅波

[illegible]咸陽

青門昔傍渭濱行豈意秋風到渭城不盡寒波斜日動可憐荒野暮雲平雄圖過眼迷三輔別酒當歌疊四聲槐里宵深殘燭下還將雜記閱西京

癸卯除夕茗文招飲

長安除夜異鄉身好待生涯一歲新簷外星含雙闕迥樽前竹動萬家春盡簪猶自來佳客祀竈無煩請比鄰茶薺年來甘世味却憐薑桂助盤辛

汪茗文貽詩相別時予病亦將歸即用韻和送

長安兩鬢染霜華歸及江春弄早霞射虎山邊難疋馬爲籬菊外幾叢花三生塵影期無漏一代文章幸有家我輩纔堪鷄黍約暮雲請待片帆遮

茗文用前韻見贈再奉和

書卷盈船氣自華江天早已占雲霞端因風入先生柳不待春深上苑花憶昨朝廻標花扇知君郭外即山家扁舟崗訪無車騎爲約相逢笠半遮

茗文得家書云草堂成仍用前韻見示依韻

寄題

百卷圖書是物華高齋且可注流霞柴桑雅愛閑籬落吳苑忘懷野草花湖岸收尊供遠客墻頭過酒許鄰家諸生問字多携冊設道當年眼用遮

王西樵用茗文韻相送依韻留別並呈貽上

年來昆季擅才華共對平陽氣若霞客去今綠摩詰病傖歸不買洛城花春風春雨寒燈夜江北江南處士家可奈相思千里外兩行廻雁暮天遮

西樵再見贈依韻再和

去歲辭鄉菊有華歸程臘月動春霞青山相與還飛鳥紫陌多嘗看種花樹盡南雲高士路時茗文先行風餘東海大方家遙知小謝潢柑共謂貽上何處池塘草欲遮

和綸翁吳公祖韻

使君雅望重繁臺千里春雲霽色開雄劍塞垣占紫氣畫輪江水映鴻裁甘棠欲芾召公憩野犢新耕豫壤恢舊傳龔黃三兩冊當盃莊誦味酤梅

庚申除夕

守歲庚申意若何輕將五十九年過扶身鄉杖看還遠到手屠蘇肯厭多臘月春光宜雨露嵩東曉色滿山河衡星一劍開塵匣換箇耕牛學牧歌

除夕詩聞和者頗多因再成一律

臘盡其如慷慨何由來此夕未輕過年光入眼燈花盛淑氣浮樽佰味多社老行將摹擊壤詞源忽憶舊懸河餘齡準擬開懷甚望着椒盤早快歌

九日城南採藥限韻

九日霜懸木葉稀城南採藥趁清暉酧憑飾酒茱

萸艷劚入秋根雨露肥賽鼓時平風獵獵輸糧人醉語依依半肩苓抹何形像收得扶桑爽氣歸（採得桑根最佳）

何元老過鄧阻雨留飲

三年一面惜盤桓況是連陰潦有瀾人倚輕颺揚塵尾燕窺急雨坐欄干驚廻岐路羊腸險供養禪心米汁寬商畧巾車須晉樣客因十卷數來攤

奉送齊元芳還里即詢夏敬孚道長

前月靑暘變舊柯藥囊題減喜君過葛洪方劑逼丹訣謝氏園林解臥痾晴草芊綿歸意切浮雲峰冢早涼多壽春居士蘭臺客詮得參同契幾何

王宮詹貽上寄詩見懷依韻奉答

聞道朝回對客餘篇翰飛動五雲居瀛洲時念中原舊竹逕逢來尺素書無復傭春隣烈士聊依雖息養鯤魚閒心正恐寒灰着一誦長楊賦躍如

庚申歲除有句云守盡庚申意若何頗致和篇甲子除日庚申也元旦且立春再用前韻

守盡庚申意若何流年甲子病災過土牛幾出東

風細鬱壘新粧久景多問年頻看星轉斗賞心還計酒如河吾廬元日陽春韻試較嘉平白雪歌

元日立春 乙丑

積雪朝來旭影勻晴光元日見陽春太平年朔乘時令萬里車書格遠人誰採椒花成頌美好將生菜助盤辛兒童漫逝東郊樂爲憶靑旗簇綵新

北寺看芍藥和余景范韻

岡巒佛閣豁心神正可鶯聲柳外頻勝地招尋須好友名花幸不負餘春平疇麥浪晴如湛極目嵐

容晼逾眞蜀客歸揚葵扇在那將白氈話禪中

祝邑侯許太父母 三月初九 福建人

庭訓生芳華祝輝可知官瘦萬民肥暇時鶴靜琴
諧譜長日筵開彩作衣花縣東風春酒合閩天南
極壽星輝携來柱下聃餘筆裁須猶看紫氣圍

贈相賢劉四父母 陝西人 諱佐文

西風渭水日迢迢爲政心閒愷澤饒家本函關多
紫氣廳開鴻羽度靑宵花城正倚神仙尉綠綺能
同疏越調人傍公堂稱樂只天衢有路待鳴鑣

止酒

繡佛與予頻主賓暫辭米汁結來因舊詩又且渾
忘盡省對南山自改頻

採芍藥 二首

荒園誰復問花枝芍藥開殘未知聊取嫩紅添
舊譜竹窓且免曉風吹

其二

繡幕綠陰覆畫欄不然椬座玉壺看瓦盆澆酒花
神鑑願結嫣姿異日歡

送平煙水還里

灞橋東去盼晴暉葉落西風遶路飛惟恐奚囊題
句少南山秋色贈君歸

王子陶還里

採芝嘗擬嵩峰住帶雪何難薊北還送盡歸人冬
盡矣寒雲落落點西山

送李升于還麻城 二首

霜樹連天入楚雲晴風吹雁自成羣傷心舊館人
無主今日淒淒我送君

其二

秋光月影看來年丹桂逢春一色鮮計到燕臺樽
酒共多予早識孝廉船

同杜吉甫夜坐刻韻

臘酒寒宵欲二更歸鴻天際作春聲開窓見月眞
如雪殊勝山陰返棹情

花下偶題 二首

三月紅英着處遮海棠端的擅繁華露含芳縱千
條蓝風細能飄數日花

其二

曾待飛花入酒中花籌送酒笑春風今來花下追往事仍見春光繞樹紅

庚戌中秋譚灌村太史示書畫小册索題得二絶句

楚雲遙憶嶽歸堂水竹年來可更芳太史新開書畫册一天月影在瀟湘

其二

我亦爲園種數竿去秋八月露中看畫圖一夕牽歸與那對西風待歲闌

戊戌仲春與陳敬宇白萬年同歸已多歷歲月今年以春城桃李圖索題乃老畫師趙澄筆也得二首

憶別秦川二月時新花未染上林枝丹青濃寫春城色把酒同看有所思

其二

鄠城西畔積芳塵當日桃花亦占春四十年來車馬路東風好似待遊人

甲寅冬優免册下里書之疑始解初益見予累年閉戶恐是削籍儻爾誤入有當其辠者因憶唐荊川先生有查脚色絶句云逃名最喜稱無姓抱病還應厭有身說着宦遊如一夢不知猶是籍中人亦爲口號以志感云

扶病結廬已四春予以庚戌臘月歸里
孝陵人士是閒人自食邑俸八箇月行取召對閱身言三次更兩試策論擬名易書閣臣立定上中拆號與御前點取身言拆對六十人中以科道用者十七人吾
皇恩意寬如海留得頭銜與道民

咏剪紅紗和韻

年年白露到秋桐便惜蓼花數點紅天恐佳人羅袖薄尖絲剪艷又千筒

哭穗岐姪和韻

竹林惟許仲容真翻作西風雨淚新地下修文誰曠職世間偏促少年人

晳次齋稿卷之三

鄢陵梁熙曰緝著

文稿一

序

金剛纂注序

大藏教般若經合六百卷四處共十六會金剛經係十六會中第九會六百卷中第五百七十七卷自鳩摩羅什譯于後秦載歷齊梁猶未顯布至曹谿一注宗門遂奉若別傳雖讚頌評唱蔓衍莫窮

而是經實借以轟震人天然則教法流傳即在佛乘其顯晦蓋亦有數存焉矣甞當一再繙閱竟無所會後得陳瑩中之言云但日讀一遍讀之千遍其旨自明因念瑩中在宋其立身本末可謂不惑既爲是語當必有異遵而習之信不誣矣於以知人生識性利鈍固殊至於因緣悟法亦有時會非偶然也生平所見注刻以新城王氏直解爲最當時擬重翻其原本顧事機偶左迄今匯有願在族祖衣水翁奉持是經已有年矣乃彙集諸注酌芟繁複令深者易達膚者可通較之直解若有同心其開闢引導爲功匪細學人知行業者於修一切善法時能忘我人衆生壽者相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應以無所得而得則如來之真實語尚不至推墮泥漾中不可捕捉其借此注而致歎於因緣悟法者遍滿大千世界中庶不負衣水翁之苦心矣

陜西通志序

今天子改元之四年予奉　簡書經行秦中輶車西指幾徧雍梁二州之境其間名山巨河鳥道雲棧沙渦盤磴深峻窅眇可喜可愕之地無不周歷至於數千百年以來故宮廢壘與夫荒陵壞寢殘碑斷碣金石之遺文有足備稽核助鑒戒者尤不可勝紀因是竊念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所云諏詢謀度者使臣之事也舉凡騏駱所至耳目所見聞悉當捃摭記注以自寓其每懷靡及之義而予才

識弇陋未有成書殆不能無遺憾也及使竣東還得觀大中丞賈公所葺陝西通志苞古酌今分條晰類賅贍周詳有典有要其裨益於秦人甚多於是作而嘆曰此書成而予諏詢謀度之懷庶可藉以少慰矣顧中丞公之建節三秦也幅員之廣幾半天下機務旁午日不暇給公既綏集其民人而茁蕃櫛理之而又能窮搜遠採舉境內之山川土風文物典章之屬一一臚列以爲此書自非具周容之識雄偉博大非常之才可以四達而不窮者其孰能成此哉抑公嘗鎮撫我中州矣中州之父老子弟其始謳歌公也如遇時雨焉及其既去而相慕思也如懷慈父母焉公前成河南通志予受之卒業亦猶今日之讀此書也自古論天下形勢者皆曰秦爲首豫爲腹成王之造周也必鎬京與新邑洛並重降而訖於東漢隋唐之時亦必東西建都屹然對峙蓋天下根本要害之區莫有過焉者雖公威名德政周浹磅礴於兩重地之間其爲天子所倚毗與四方所觀聽固非一日矣今此書告

成益以見公之才識旁暢四達如此也予家中州被公威德有素顧又以使事至秦得與公周旋數年之中而兩讀公所成不朽之書抑何其厚幸與遂援筆敬爲之序

哲次先生余年伯也與先堯峯先生爲文章友海內推爲古文巨手謝世後家君臚臣急搜遺稿業已彙刻行世及余閱堯峯文鈔始知此敘乃鈍翁代作錄舊稿未註明故耳議者謂宜刪之余以爲正不妨存之以見兩先生古文機杼如出一手設不讀堯峯集直以爲先生筆矣假置先生文于鈍翁彙稿中又孰辨其爲非堯峯也哉後之讀斯篇者當不以余言爲謬云

康熙戊寅夏四月朔日

咸平年姪虞京氏王圻謹識

王禹烈年伯崇祀鄉賢實錄序

君子之生也含真蹈義其躬行固足以爲世範及其没也德久而彌光餘風所披猶足與世道相推挽此名宦鄉賢所以爲國之重典益風教存焉也間嘗較之則名宦之衆爲差易方其事權在握與利滌弊誦説出于萬口繼者媲美行將急表前徽繼者畀操民且感而增思俎豆學宮勢鮮參差矣若夫鄉賢則刻視其所學右視其所友終又視其所操獨有畸人曾大言曰生不思位三公没不思

登鄉賢何事不可爲此雖不願流芳之語而鄉賢之難可槩見矣然縉紳先生之得與是衆也較之師儒則尤爲不易焉韋布之士窮年治經生或詘于時命輒負有殊涵玉璞之義悵下士往往爲顯官貴人以歸身且寂寞教授如舊念厥生平率志無他理數乘除榮名身後雖春秋薦饗當無異言而縉紳經營四方則鄉居日少即間有急流勇退閉戶隱約而舞象同遊之士比肩通籍之侶周旋意拘好尚情殊既苦瑕瑜之求全又困風波之多

口自非心存至德行還大樸未有能譽合輿論祀登祀版者也今讀王禹烈先生崇祀鄉賢實錄而深有感焉先生由科甲敭歷中外所至以德惠著績當艾服官政之年遽爾懸車日惟讀書教子蹤跡不涉于城市中州督學先年駐節鄢陵南望西華㢠三舍餘先生一來躬課臨場之藝野服單騎一蒼頭荷雨具前導其寓舍與予家望衡對宇予早切高山仰止之誠當是時應試者紛集曾未知其爲前繡衣使者也及予與今奉常公同捷南宮

又西臺同官者數十載晨夕相聚每贊服緒論奉常必肅然申述曰固家大人之教也先生捐館舍十有五年西華人士追憶風範互颺潛德于是合詞公舉敬躋于鄉賢之位所謂鄉先生没而祀于社者洵非易事如先生之評高月旦久而不忘可以風千秋矣某願附名於高賢家乘之末以見生平之恪慕在衆者有如是云

菊潭詩草序

予昔讀近代詩人之集凡百餘家其有駐予目而低徊不已者則必旁求傳誌記述詳論其生平事蹟類皆磊落剛彊學古力行非徒以聲韻見長也及予出而交當世之士覽其贈荅篇什遇有不相語而相得于心者試與共論近代諸集凡昔所私心嚮往之人乃同有高山仰止之思心得意會若夙契者然其時友朋欣賞之樂不能更向他人語也壬辰春予過彰德于旅舍中遇扶溝杜公璒圃以廣文謁上官歸雖匆匆各傳旅餐而去嘗思其氣度語言信爲毅然仁厚君子也既而予之從妹歸公之孫吉甫予適奔走于燕趙周秦之間風塵數載不獲更從公遊近得所題扶邑八景詩覺其用意深遠方欲索公藏稾讀之而公遽以疾終矣吉甫彙集散逸手錄一帙相遺予諷誦再過其聲響情事深得唐人之旨自非嗜之篤而用力久未易至此也吉甫言公于古來詩卷皆手勤點定至杜集尤所枕籍以玩自舍鄒平令以來寄懷歌咏

蕭然自得雅不欲有詩人之目故篇成輒自藏貯或復歸之散逸嗚呼何韜之深歟豈感于未見有知音之歎歟抑如昔賢所謂有其實而辭其名歟出鄢陵之城東門望公之邑闉僅一舍餘可謂近矣而予與吉甫又有姻戚兄弟之好豈意於公在日竟不能旦夕往還較定疑義共愉于心得意會之樂迄公身後始咨嗟遺稿彷彿生平猶若尚論近代之詩集然後知人世交遊其間邂合先後之故皆天也非人力也艮足感矣予故就吉甫所錄者序述如此吉甫之尊人方謀彙公之文稿同梓他日有識者讀之當其駐目而低徊不已其于予言亦必有慨然不置者歟

劉伯啓燕遊詩稿序

君子之有事于行役也類有歌咏紀述以志其時日所閱歷非徒感遇蓋亦用以自攷也乃言學者審測音節往往得其情性之所存是但君子之情性有所大異於流俗歟抑山川風物相爲助發而然歟夫士當伏處一室載籍極博食息與俱雖山經地志亦皆流覽之餘每閱世俗之升降攷陵谷之變遷輒徘徊追思若身當其時足履其地者俯仰感慨蓋有素矣由是而馳驅中道寓目即書自

人誦之音節琅然實則君子之情性自見于山川風物間非有所強而致之也彼賈客行旅往返征途歲云勤矣試詢以山川之形似風物之同異率茫然不知所以言夫非不相助發也惟其情性他有所寄焉耳嗟乎人之情性如他有所寄也雖山川風物日陳于前亦將如之何哉乙未之役余與劉子伯啓同公車每次旅舍即共步野外時正月上旬也柳末欲青河氷漸澌閭閻兒女因年事過從多往來于郵落夕日中吾兩人徙倚遠望恒慨

然者久之當其時雖未嘗操筆命題而句光堪賞所謂百端交集者已相輸于低徊之間余於是謂伯啓有詩人之情性矣今年秋伯啓以對進士策來京師出一編示余曰此紀行之近作也子其爲我序之余嚮所謂有其情性者今且琅然于篇什然嚮日之山川風物迄今猶歷歷在余目前而歲月相距已閱五載可感矣伯啓之年少余七歲余中表弟也負儁才幼喜讀書自其先世兩司寇以來纍積圖史秘册昔於兵火未經之前蓋猶及見

之往者同筆硯時余於酒間好衆古詩文伯啓獨撫掌賞心嘯咏莫逆乃其材力有足參軼古人者是編則其集之始也余於是爲書其前以志吾兩人同遊之槩且以見余之論詩本於情性者有如此云

城守日志序

予讀唐書至辛讜除亳州刺史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嘗爲之撫卷三歎以爲天之生才隨時隨地皆足以取濟顧視其相際於見用之人何如耳葢咸通中徐州戍卒在桂州殺都將縱掠北還令狐綯節度淮南不能早撲于高郵遂陷宿濠破彭城以至蔡浙鄆沂之盜皆倍程往從當其時泗州刺史杜慆完守備以待之而賊所急爭者則在泗固江淮之衝用武之首也被圍凡七月守

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辛讜初以布衣寓廣陵因與杜慆有舊甫聞警卽詣泗願與同死其請救兵迎糧艘往返者十二及泗圍解論功授職讜則居慆之次也明季闖賊兩攻汴城卒不能破後乃削堤列營以圖久困時撫鎭之兵分汛守埤共有七營夏麥未入官民乏食伍中健兒雖知降賊亦無生理然弭耳息譁甘倚枵腹無一人敢犯居民者則司理黃公結義勇大社之力而事機迫應捷于響答筭多奇勝用成兵民協心之局則總社李君之功也周籓宮眷季秋已報閘北渡而城守旌敘之典仲冬未行幸而黃公遇考得授臺班爲垂涕流請臘盡旨下李君准遞授知縣夫使李君不再禦汴圍以准貢而膺銓選其才顧不堪民社乎黃公之原疏固云李貢士廵緝城頭萬死一生與臣相依爲命嗚呼千載而上輝映辛讜矣所憾者無由具疏一頌使君善任之能也唐於徐州戍卒之平也擢杜慆爲義成節度使辛讜以布衣卽授亳州刺史迨黃巢之亂僖宗播遷勤王之師敗而復

集卒使渠魁授首車駕返京葢懿宗於辛徐之年猶能以爵賞鼓舞人心而要結其渙散也予壬午寓汴備經艱難往事歷歷常在目前曾得李君所著日記兩䟦而刊之甲子秋李君仲嗣手一編請序則辛巳春冬兩禦寇攻形勢俱悉凡其倉卒應變回生機于俄頃固可按日而攷予爲俯仰感慨序其前於以見大梁之有李君實萬餘家之餘息今賴以延因舉有唐巳事提衡較列謂後有覽者抑亦可以論世矣

海客吟序

先嚴長於環一公也半紀環一公於熙爲季叔而熙之齒少於公也益千之一泱云自熙學語以至操筆學爲文章無事不在公意中以故公之由總丱以及壯遊凡課業宴聚議論俯仰亦無日不在熙之目中也公生而眉目瓌異頎整玉立以工制舉藝爲時所稱慕試輒高等弱冠餼于庠書畫詩歌皆超軼恒品然沉毅有遠畧顧其時中原洶洶楚秦之路多阻慨然謂身未得早顯經營四方若

東南之山川更不及今一攬之恐數年後間全盛之文物不可復得矣於是買舟南下甫抵杭聞家鄉寇訊急憬然返櫂出詩一編曰吾遊志不遂姑標此帙爲海客吟俟他日循省當一慨爾其躄躄靡騁之意隱然于聲調之間時貞辰春也是秋行旅路斷城邑晝閉其明年洛宛盡陷遂携家共保于汴及汴受洪流兩弟得相依渡河而公已不可見矣居恒披覽是編丰神笑語宛如昨日二十年中追憶往事心焉如摧使天稍假以年無論著作即事業之方古人當可數也以什百人之才而廼靳其施也如此先嚴昔視家門昆仲之顯奕㑹論古今出處之際輒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孰意竟亦賫志而終再歷霜露矣茫茫大造又何可問哉兩弟造室而請曰吾叟之詩文無可追尋僅餘此殘編今有善剞劂者至不可不志以付之令子若孫世猶知有此也以不孝熙之血因淚耗中心惘惘雖敬欲論述豈復能成語句然不忍違兩弟之意故拜題于前用寄無窮之悲耳公字

雅則環一其號也于本支爲季在同祖之兄弟其行序爲八嘗自題其種花讀書處爲大伾山房云

江雲集序

前歲冬月茗文寄書云弟歸來杜門詩文稍多寓
心三禮頗有成書惜無明眼如先生者孰以就正
又鐫刻未成無能遠寄郵筩也堯峰蘇臺之側四
時風景甚佳先生必來一嘯烁乎相思命駕昔人
嘗事幸勿遲疑是所望也予攬衣而起徘徊不休
當庚戌分袂時曾有就醫吳門之約不意事會相
左已遲三冬無端冦起遂致軍興江關皆設汛防
矣布帆欲掛將何日乎以茲無聊卧病半載洎南

芳樹又際春天江東尊酒豈可空付暮雲急取庚
戌相贈之句展閱自遣不意頻年遭閔書册動移
雅箋舊墨竟失所在予所酬和諸篇徒存篋笥鬱
鬱侘傺更難解釋惟秋夕茗文題畫數首僅留卷
中恐復遺落乃勉爲刻出以予奉和之什附焉聊
見當日韻脚爾其他贈語較量風味有相類者亦
列于後名之曰江雲集謂俟鼓角恬息訪戴之志
期於必遂也嗟乎集中諸公其位號皆不甚異人
而予于京邸相聚每有三間屋中親見士龍士雲
之幸兹上下千年縱横萬里竊知文章之士一時
相值非偶然也諸公家藏詩卷應各長流天地光
景恒新予此一帙不過抱病懷人把玩微吟借以
陶融性情自存元氣其詩皆漢上題襟之上駟其
人皆唐人才調集中之名英爲予題敘之下僅用
字稱益與元遺山表揚篋中之舉其義例不相侔
也

二十四諸天寶懺序

揚州城北寺傳留二十四諸天神牌戊子己丑間有倥其土者科第中友也捆載而歸葢牌字爲顏魯公所手題爾此友旋遭顯報古蹟遂失所存余每惜之因展二十四諸天寶懺敬禮位號惟毘沙國王世所稱托塔天尊者見于唐人文集摩利支天菩薩宋人有哀正已寫刻經咒在西安府學碑石中因未閱全藏不能詳按名稱一一俱得應蹟也在昔釋迦牟尼文佛以國王子能仁行慈其道潔淨精微每說法則諸天拱聽猶之孔子至聖爲廟與所隆重北面獻帛如祀上帝雖君王必有師天人一理特習而未之覺爾世人見地多闇又鮮能博洽遇梵像奇異疑爲荒唐而忘敬畏者有之安得蘇文忠公淹雅筆姿作爲贊頌如水陸諸像十八羅漢之句醒豁高妙悅可耳目俾世人因文識義并儆其慢易之心乎臘月朔有刻工至鄖因授以寶懺經册使刊爲書本庶乎僻鄉野寺易於傳布其有塵勞偶息散步僧寮者一爲披閱得以具知諸天名號竊比於魯公手題神牌之深意于茲相教萬一有少助歟

祝邑侯楊父母壽序

自制科以文章羅天下之名彥其一時同登者此
昆彼季咸謂取友之盛莫踰于斯矣乙未之役予
不敏得從賢豪長者遊若放榜之先公車先返不
及追隨于釋褐分曹之會者尤時時係念不置今
邑侯楊公固塲後即返里者也去年春公膺
簡命來涖鄢屈指下車之日即公誕辰予以齒序
譜牒之舊而仰承愷悌惠臨之新方將摛詞抒臆
圖所以壽公或者曰國僑之不得倚政于同堂今

席也古誼攸敦固無虞乎陽鱎子矣惟是公堂眉
壽之酌近悉合于南山升恒之頌凡敘化理道洽
澤必有實政可紀焉今視事之初諸務未舉雖子
善為言恐於操觚家稱贊質實之例未云愜也予
謂是固有說矣士當髫年受書其毅然遠期率謂
他日得行其志出政發慮凡與民布利而去害若
指頤問事然勢便而忘其初則識不足以自持局
變而窘所施則才不足以相濟自非識遠才弘其
敭歷所至卓然不失其志者殆亦鮮矣公昔筮仕

例得司理司理為建臺者所倚任其意指所及州
縣奉行一如臺檄若事會偶格稍見猜疑則多方
解免惴惴恐無以自釋權位積重非一日矣公理
刑寧國則惟視民生之愉瘁以為獎勵而趨承之
形跡未嘗胃念茲務成各邑之良以共為理而當
日之屬吏感懷誦德迄今無異詞居無何 朝廷
更定官制凡見任刑府俱改授以牧民之職當是
時朝協郡僚暮即邑治雖有賢智過人者搖撼于
變易不能無形勢格禦文法掣沮之憂公則謂安

有是哉吾綜核各邑嘗恐 天子軫念元元之至
意不得躬為設施今幸遂吾志矣且吾綜核各邑
時見有肫誠不貳一意以鞠育生養為事者即上
之人好尚各別亦竟同聲譽之今吾則知所以獲
上之道究借以遂吾志矣復何慮是以在溧陽甫
二載其旋里也士民舟送絡繹亘遞洎于公之里
門而後止使公由司理而宰吾邑吾因佐郡遠識
且灼知才宏匡濟今適以治溧陽者涖鄢邑所謂
游餘办以駕輕車吾不可以慶民生者預祝福徵

哉既踰月而公始至士大夫瞻望丰采進止肅肅咸舉手曰詩所謂敬愼威儀古訓是式者也必有以大造于吾鄢梁子之言不誣矣葢公之雅範弘度既可望而知其素履時値軍興雖催徵旁午能以寛靖無事爲治由其剛决明哲發於仁義故修潔而不爲苛慈祥而不爲弛用其求瘼去害之誠以開籌畫舉輸納故吏胥莫可蠹騶役亦無所容其狙其施舍法戒奉行于郊鄙者已不煩而彊理膠庠鄉遂又悅服于禮齊德化之中讚頌不容已今及期矣士大夫耆父老子弟謳歌之誠各昌言爲公壽予稱觴躋其後卽并舉前此所以圖爲預祝之義詳書焉以爲序

再祝邑侯楊父母壽序

聖人以愛人之訓爲君子而有道者之法程於是乎習其教者當其時凡任爲邑宰尤縷縷以政務爲諮問宜其治績咸載於往册矣乃及門之士獨宓子以彈琴而理炳然著聞太史公初列循吏之稱雖顯如鄭相亦在奉職循理之次而單父之化不以并論若曰其親炙禮樂詩書之氣者未可與士大夫居官者同紀也然江都相爲時儒宗公孫內史後至三公當日史筆皆謂其以經術潤飾吏事歷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所謂仁信篤誠使人不欺則惟舉以贊魯仲康而仲康本傳乃因以童子狎雉一事爲千古所競稱云予幼讀鄒魯逸編知慕宓氏之奇雅遇薰風南來每修然遐睇幾幸單父琴音身一聆焉及壯而馳驅燕趙周秦之墟亦有隴麥漾綠平疇如繪式揚雞午寂雛雉遊雊輒恍然置身于千室鳴絃之間而又恨未能卽效仁恕椽爲之速上其事于府尹也今邑侯楊公奉　天子命來涖鄢及玆夏四月閱二載

矣邑之士民食惠沐澤念公之規畫措注者如飭吏胥詰奸慝謹簿書均賦役公聽斷省刑罰厚學校葺湮廢恤煢獨嚴保甲凡世俗所奔走而不給與強幹所競以名業相矜詡者且博採而兼收之至于仁心質行推誠御物則又舉一縣之痌瘝困𩕳罝之眉睫而蚤暮憂勤肩難解棼不以避毀養譽奪其氣絕不爲愛憎不爲城府而此心已昭然懸于琴臺之上若鼓陽春白雪之曲無繁弦無促音和風仁愛充然于郊關之遠近比屋錯壤無不共恬于耕鑿郎童蒙無識亦怡然于民安物阜之中須聲且相和而作也因值公攬揆之辰父老咸躍而前曰侯固子我我安得不怙恃乎侯而介眉壽于侯之膝下耶予於公固同年友也禮當先于里之薦紳稱觴前爲壽因以語士民曰昔單父宰曾反命于孔子而孔子大之謂其以堯舜聽天下之道僅見于百里之治也夫有虞氏彈五弦而天下治于有六百餘年通六藝者尚能驗其理于春秋之一邑而後世爲邑者遂莫不尊其道焉今者

入公之庭冷然若應時而慍解諸君子佩服洙泗之訓可以喻化理翔洽之休徵魯仲康歷官司徒郎西京承相之位也多諫疏其名言有云首夏百穀權輿陽氣長養之時又曰王者之作因時爲法益其注意建設皆調和位育間事實舉爲宰之政迹推而加之天下耳今吾縣四郊之內孩蟲飛鳥且并遂其生成之性矣他日居政府佐　天子致
上理霖雨及鄠境父老其將謂仁者壽聖人之言果不誣也僉曰善是可以擬三祝之詞予曰轉盼有歲子不佞且將再賡父老謳歌之盛用侑大斗以頌大年矣今姑書此以爲序

祝邑侯羅父母壽序

方治平之世朝而君臣上下家而父子昆季其颺言遊賡大斗酌耆聿有歌頌祝贊之美於稱壽則尤重云若夫侯邦邑宰與民最親羣黎身受福而家人愛戴之誠乃上及君公其所爲歌頌祝贊之篇自昔則多瀉搆矣而善爲言者莫踰於小雅所謂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是也然上弦而就盈始出而就盛舉以擬強仕者有焉舉以祝耄耋者有焉且效封人者多溢詞一則曰躋彼訟堂再則曰稱

彼兕觥第不知其九月築場我稼果既同與否抑其十月納禾果家爲黍酒堪介與否未可必也若在位者實當日升月恒之年而黎庶愛戴共鼓舞於百祿遐福之願其載績獻豜皆由於田畯至喜之效而暢咏夫萬壽無疆之句是則人世吉祥泰穌瑞徵固吾曹所願侕而覬望於目睹其盛者也乃幸於邑侯羅公見之今年春公承　簡命來治鄢吏役之候於途者互相誡曰巖肅勿輕犯也士紳之覲於堂謁於舘者共相語曰風裁允可儀靜

涵未易窺也未幾而田更鄉氓咸加額稱慶謂輸戶確知正供里胥無由横索催科不煩敲朴不施自此夏糧秋稅奔赴上納無肯後期矣未幾而兩造紛搆咸俯首屏氣謂推訊悉閭閻之委折聽斷燭猾刁之肺肝誠一朝輕忿而諭三老平息遂至里有不知縣之符鄉有不識縣之貌矣嚮來隣壤僻易生奸爰有黠頑安爲鼠竊之藪蔓延轉附匿不可踪跡漏黠甫移已奔他方井閭深慮爲害其衆遂糾合而謀刼不意遭我公霹靂手發令掩

捕頃刻就縛境内旣杜其源宵小因以改業由是農談深夕籬落不警矣商賈頌於列廛行旅羨於道路兩河政聲卓然以鄢陵爲第一或問公之年則甫逾弱冠又莫不悚然驚異以爲家世貴介甫筮仕遂驟聃民隱于於是愈知惟廉可以見能惟公可以行志其廉與公乃天性非人力也嘉平四日爲公降誕之辰邑人踴躍稱祝予當詳列德政以侑觴而天保六章即今日當境實見之吉祥豳風一篇又若繪百里内風恬日霽之象適以發揚

今此恭龢之徵應耳自惟生平不能貢諛雖涉仕路落落時宜而直諒由衷多信於朋舊如公之尊大人方駐節維揚督勸鹺政用佐司農持籌之急又上而公之祖翁大人舊任佐領翊贊固山爲禁旅機宜倚賴之重儻聞茲敘必謂是固不習爲腸鰟者質而不俚其言有可存若邑之人士得吾敘而讀之將謂是固窮年閉戶奚能縷寫四民之歌頌予正以摛詞掞藻有諸君之善爲祝者在茲因恭舉壽爵祗以幸遇化日舒長而自道中心之怡悅者有如此敬書之以爲序

再祝邑侯羅父母壽序

言治者之日以昇平祝政理也端自親民之職爲甚矣閒按傳記所載其循良稱最代著顯蹟吾嘗於列國中得一人焉曰言子游於東西京得一人焉曰魯仲康蓋言游治武城介泗上十二與國之閒其所爲繕甲兵營財賦會盟聘問以赴公家之亟或當朝且夕不勝其繁而顧隱隱焉以平心易氣闢和藹之聲遍徹於宇下絲桐之微仲康治中牟吾不知於當時法雄祭彤度尚輩神明威爽何如及府椽遍察之廼首以雉雊舉聞君子修其身一其志則德化所被昆虫之細猶不以殘而且見於童子狎遊之際比類以觀知二賢之道德所洽深且遠矣若今羅公之承　簡命而涖鄢邑也將近二載其德政所著吾竊所謂里胥無由橫索輸戶確知正供特初政耳今則僻壤窮簷咸遂嘔煦之温卑丁弱子並欣如保之誠矣吾竊所謂推訊悉閭閻之委折聽斷燭猾刁之肝肺今且式穀無煩於握粟如燃其鑊穿屋不矜爲有角如破其膽

矣吾嚮所謂籬落則驚息夜吠宵小亦恥能革面今且三老闔尊敬之章術阡多揖讓兩社嬉祈報之效枌榆樂宴衎矣暇嘗進庠士試其藝手爲評隲青衿皆帖然愜識見之精而藜火之莊誦奮於往時雨澤愆期麥秋之間再見亢暘公率屬步禱憫恤之誠感通如在甘霖盈澮歉歲倏變爲豐登雖牧豎皆頌神君焉臺司廉知政績每相晉接獎勵有加行將薦牘騰起以爲　朝廷得賢慶矣而公於惠顧之項猶嗛然不自信若曰今所可爲者

卷三　廿九

甚多其若文法何既爲令而失文法則格於勢矣令欲行而格於文法則寧不負此令予謂公所勤者循吏之分也公所期者乃君子之用也自有國史以來循吏之政事固多若心期於君子之用而望道如不及是言子游魯仲康之儔矣如言氏守道愛人之訓能令鳴琴鼓瑟雍容禮樂之氣徵其效於一邑千百年來言治者不敢以賡歌舞干爲迂濶謂一邑可權輿於海寓耳今入鄢之境人和俗恬盡洗其囂競浮動之習移易有徵幾焉不必

人盡子羽而後稱善治也仲康歷官司徒多諫疏其名言剴切欲其時之牧民者皆宜仰推人主憂民息事之原進艮退殘之化凡所注意建設率調和位育問事葢舉爲宰之心意推而加之天下耳今吾縣四郊之內林茂知歸水深知樂聰彼飛潛亦遂生成童遊狎雉允不誣焉則他日居政府佐天子致上理亦此不忍人之政擴而措之充然矣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葢貴心也儼然民社之上父母遍寰區求父母之心於父母予誠不

卷三　三十

佞於今幸得昌言之而頌者愛者兩無媿焉嘉平四日値公華誕之辰邑人咸鼓舞而前曰公固子我而我安得不怙恃焉而介眉壽於膝下乎予又雅信知公之深者因舉觴而前用擬三祝之詞云

祝邑侯黎父母壽序

君子愛人濟物之性得之於天一旦而結綬臨民宇下皆敬仰之往往爲詩歌以抒其意乃必以愷悌樂只爲稱實舉吾夫子仁壽之旨以爲信所謂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也惟性養有素即質秉亦可窺焉大都沉潛凝重者壽慈諒博厚者壽而所遇則又有隱顯隱居則用以培厥元始顯者則用以濟天下之事安天下之人胥可以壽今　天子二十三年海寓又安政化洋溢黼扆垂拱泰階奏平

猶以省邑治狀未得目睹巡狩典禮彰爍盛時齊魯江淮之域　宸遊所及黎老有承休問縣宰咸聆德音環海內外漸漬於耳目鼓躍於心志於時懷瑾握瑜之士候選都門者皆軒翥而欲奮飛騰躍而振踴步但膺民社即大展偉抱上副
皇上愛養元元之意與疆域之間庶咫尺　天顏真千載一時哉於時南越黎公新奉　簡命來蒞鄄邑公才氣文名炳蔚當世在燕臺多長者遊都人士咸詡下里雖不足以棲鸞鳳以此爲發軔地

則固可以祝韓矣惟是古者之仕不出乎其父母之國其游仕乎他國者大畧亦魯衛韓魏中山鄰服之間不越數百里而止故結珮而宦者至以官爲氏甚樂且適漢唐以來或輦轂幾甸之士出於邊徼或嶺海遐方之彥入乎中州其五方之山川異壤燥濕異適寒煖異候衣食異皿歲時州里之俗不得通並其鄉土音響之習或經歲遲久而未即洽焉雖大賢軼衆不能無覊旅蕭瑟慷慨綿邈之思或計鄄境望南越爲遠有足罣慮者公則輾

然曰是烏足罣念哉學者以民胞物與爲懷居常謂宇宙在手四海同營繇仕行義而顧以寄邇家山爲樂乎乘運會休隆之際分治平阜安之理既已視民如子則邑事固家事也他復何知焉客有自京即來者鄄人共聞斯語於是加額稱慶曰蒞爾何幸又見化澤之日新矣公甫下車引見諸里老問民疾苦怛形於色一切政令惟恐不能席民望殷殷焉必推擇至當相與便宜施行訟者過無問細大必根黑白約繩墨質者原覈法者伏辜人

人俯首謝去并無役吏窺致盜之源知其萌於鼠竊而良民之忘恥效偷則攤博之徒爲囮也乃遣役四出脊書擲訪不少怠奉 皇上德教移易之至意條註縷解剖闡成册付三老俾朝夕講白庶幾家喻而戶曉待子衿雍雍以禮又立社學以興起文教士庶遂以生我之恩附焉半載之中連袂而歌交口而頌無間於黃耇婦孺咸謂 天子聲踝果及鄢應喜卓魯之政再見矣今年仲夏值我公攬揆之辰三祝之聲將由四境以徹階墀予乃舉觴於前歌令聞不已之什以導之因書公之初政於幅以爲慶云

祝鑑翁許太父母壽序

士君子習有道愛人之訓出而譬當世之務惟職膺邑宰則仁惠及民爲最切沐膏澤者謂天錫良侯有同生我者之恩感戴肫摯恒推原於世德篤生之祥所以公堂春酒壽邑侯而每上原庭訓所由成歌咏稱揚實合於有周風人之旨焉戊辰春爲邑侯許公涖鄢之三年矣去年始迎太翁至鄢於時龍麥漾綠平疇如繪或場雞午寂則雛雉遊雊恍然可擬於千室鳴弦之間將詢時有仁恕椽當自上厥治於府尹乎迨入署見簿書精理吏胥稟法詳聽斷均賦役厚學校恤煢獨詰奸慝葺湮廢舉一方之困瘁置之眉睫蚤暮勤劬不奪所志而顧瞻中厨乃蕭然存名士家風於是喜爲加餐良以郊關之外民安物阜非無自而然也今三月初旬值太翁攬揆之辰里老童叟咸雀躍抃舞謂侯固子我吾儕小人何以報稱雖歉於鮮膴能不頌效三多仰隨君侯之後敬介眉壽於膝下耶予爲極贊而前曰洵善哉鄢民之效封祝者惟恐或

後也蓋八閩自鍾斗先生以雄文冠當代翰苑畢
香燿映人寰太翁以名家儁品淵源家學聲譽騰
著乃因時息志願以經世之學付彖賢今日覩治
行以爲不負夙昔所期望邑侯躬率家人歡然進
酒是君子樂事得見於天性之恩凡百有位咸所
慶羨然杜工部有句云無富貧亦足使膺民社者
在在如萊蕪甑可生塵釜可生魚則今日宦署庥
養無大異於菽水家食時亦更無他議嘗試度之
蓋未能然也飽德而厭膏粱令聞廣譽而不欣文

繡侯乃以廉士立身之義爲祇親養志之準親意
誠甘之子心弌幾微有慊然者否乎得爾父老童
蒙須溢公庭由以知比屋錯壤恬於耕鑿夫然後
俗淳化洽形爲謳歌此固報成政舉上理之實徵
轉盼　綸音褒封親顯名揚榮光靡涯太翁念
朝廷華袞之彰原以愛養元元爲本則里閈兕觥
之春酒非術業相矜詡者可獵致將必愉色盎暢
而君侯俯仰無憾福氣仁風且翔洽於百里之內
矣洵善哉鄢民之效封祝者惟恐或後也敬書之

以爲序

祝邑侯許父母壽序

自爲邑者有保障之義君子於是循道以成治凡所設施類惟久遠之規昔時所並舉而衡猶有所謂繭絲之說則宜鄙之爲不足述矣乃或者謂周末皆世臣秉政尹鐸受邑於簡子即晉三家之陪宰也縱掊民財以奉其卿氏不過聚斂以附益焉耳非於巳有脂膏之潤也所謂繭絲云者蓋取之有理而緒出不紛唐宋以來多有若人且推爲理財能臣相沿以廉幹見稱蓋非潔巳矢公斷不能朘削弁鬪而輸納無虞也既以廉著復有能名於時概得顯擢印纍纍綬若若不知凡幾即其將相大臣以勛伐列者攷其初亦多操斯術以致榮焉如長人者必德意以化其微禮教以防其欲則時代異尚安得久任而成治况守成歷世兵戈不試鰓鰓然務欲以保障見殊猷可謂迂緩而失宜矣是說也予入世所稔聞也然治平常跡聲有難高適時應物招響必速前賢嘗論著矣初非嘉與之詞也惟樂以強教易以悅安子幼而誦焉則恫思

亟贍其政化之隆以恆夙志今乃於邑侯許公見之公涖鄢再閱歲矣布令陳教次第成治愷澤無所不周耄倪無人不感非止以講約息頌均徭平賦博廉能之聲譽於一時凡羣黎之情滯於幽曲澆風之來兆於幾微每早夜籌畫代爲遠慮必杜其反覆而後巳雖慈父訓子哲士理家謀數世之良規者不是過也如加意庠規是公美善之一端也其飲食提誨風雨不輟鼓舞引掖于衿咸彬彬就範矣今年夏有楚督謀兵之警六月朔二日爲公課士之恒期其時新院調自湖南而來撫豫也甫受事仍返而建臺於荊州自淸苑抵南郡共設十塘出筆帖式之加級者十員領其事其新授楚省籓臬道府許乘傳以抵江于各邑有里馬供調集驛路以候羽檄因變起倉卒勢迫聲震公方含毫評藝意思閑定偵者曰鄰某邑也土壅城闉止啓一關矣公噘然曰此奚爲者冉有之在聖門有退焉之目而稷曲之役能用矛於齊師矧吾邑服善有素金湯在四鄙矣多士但勿忘絃誦以失民

望月望之次又課武士矣公詳閱策論而徐論之
云修政折衝世俗常談毋整以暇傳有明訓諸士
即發篋互較宜見雅度切勿遑遽以搖衆目於是
偵者又云鄰某邑也驅父倚陴編武候閱矣公斥
之曰禾可勿芸菽可勿捂妄違農時以梏民腹乎
無何楚氛蕩息風雀不驚自用兵以來獨鄢邑訛
言汎絶而耕耨深且易則公之機神明敏靜以御
動具見超卓英異之才亦惟熟嘶於保障之義謂
受 天子命父母斯民固當循行勞來與休撫摩

務以至誠肫懇愛結民隱無論閒暇倥傯要使萬
戶齊心屹然共樹一崇墉則緩急可恃所謂衆志
成城制挺可撻良不誣也時九月廿七日爲公攬
揆之辰自薦紳衿弁逆田畯商旅併慶懽歡忻進
觴稱壽而文武俊彦沐澤拔深更求予言以爲侑
予謂公矢氷蘖之操而廉以見慈且抱宏濟之才
而能以不耀其治行之彰顯於口碑者上臺遴賢
亦交口而稱譽固將備列殊績進颺 紫宸矣若
夫德風所披物情愉怡其治象有在於氣機移易

之中者則詩稱愷悌吾曹得以歌咏之贊美之因
繹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夫出入作息同此井閭以玆休豫輒覺遲遲之景
四時若一可謂力斡造化天無功矣與小民以悠
久之徵者則必共擧無疆之福祿以祈申佑感應
之理有灼然矣僉怍喜請即書之以爲序

鞏昌圖說序

自禹貢以山川敘九州之形勢讀者知其段落之下可次以圖也昔蕭相國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初由於收秦之圖書因思古者列國史書之外別有圖記如八索九丘之類其精詳有關治道非僅如近今散附於郡邑諸志者可比惜無能摹而傳之後世也今歷代之史具在當日之操筆者自非周知天下之形勢與一代之風俗習尚目擊口諮積有成見雖制序典

言偉然大編不能厭服識者之心其才力高下葢不可掩也如歐陽文忠之在滁記一亭耳輒咨嗟於故老皆無欲求皇甫暉姚鳳就擒之所而不可得讀者祇謂文章之波宕宜爾耳烏知公於古人所慊慨以爭者不厭詳至葢爲五代史地也然司馬子長涉歷江淮於齊楚燕趙之墟靡不訪攬當其時太史所藏之秦圖如故也儻據其成帙參以己見勒爲全志令與史記並垂不朽豈非天壤鉅觀乃遞至歐公迄無有能任是事者以二千餘年之山川風俗徒荒殘于郡邑諸志中若滅若沒豈圖志難著固有遠倍於史書之用力者歟乙巳之夏予承　簡命再入青門仲秋之半遂登隴山凭高遠眺千山在目南望危巖叠嶂聯絡橫空則祁山街亭所由以抵斜谷者也西北則出蕭關向瓦亭遠赴靈武之路也西望回中迤抵金城則蜿蜒一線起伏於兩崖峭壁之間攬轡徘徊深爲慨然無如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及抵秦州得晤西楊使君之鞏昌圖說始大有以快予衷也憶乙未丙

申間分守使者爲山東宋荔裳於時兵燹之餘流亡初集室廬未悉定田疇未盡闢荔裳於政理之暇凡前賢祠宇皆次第修葺即杜工部之遺像舊篇亦鐫之石壁予嘗嘆其用意深遠風規可儀今已十年餘矣山田磽确皆受徵催土室藩籬漸成聚落而使君乃詳察山川風俗繪圖之而詳綴以說此又一時之事也而意更深矣予不辭遂爲書其前謂夫有分理封疆之任者得盡如使君所爲則全秦形勢風俗其利病緩急固不啻俯視指上

之螺紋若例秦省而蘘海內之輿圖則天下雖大誠可指諸掌矣自非深知古今治理之要者恐鮮有以是爲急務者哉

鄢陵梁熙日緝著

文稿二

記

大聖寺碑記

縣南十里外西偏有聚落焉爲鄧邨其西南隅有古寺邑人咸稱爲鄧邨寺云嘗攷舊蹟乃大聖寺也寺之東北古栢蔚然爲元僧顯公塔顯公生於金大安三年迨元兵取中原汴南旣定遂爲寺住持塔銘立于乙亥係元世祖至元十二年而邑志載此寺謂至正三年所建是就後人修葺之日爲言實則基址相承綿邈遠矣明萬曆五年熙之曾祖贈光祿大夫敬菴公再一新之舊石所列諱登仕諱恂者皆當時昆季相從助貲者也熙兒時往遊居人指示爲徘徊久之及遭兵火墟里無復人煙此寺之頹垣斷塹亦漠然於荒藜蔓草之間至皇清底定區宇殘黎稍稍歸聚予族有諱之楨者老于諸生近八旬矣顧瞻舊址慨然思復會合同

志先以大殿餙工今又二十餘年予族弟爲士以勸輪厇材爲巳事拮据經營天王殿三楹併山門禦侮力士之像俱已告成而斯寺依然舊觀矣予身經亂離得逢治平耳目所及變遷匪一惟是梵宮禪院雖在荒徼僻壤千百年來亦迭見興毀而香火唄誦卒未斷絕因思釋教精渺謂第一義未可猝指究其實際則能捨而已如像教一區捨故能存若衆生之戀戀洵亦多端詰其所終四大非我我相所涉果焉有哉而功德之存于布施者巳

超刼運而未衰所謂虛空不壞之旨引喻無窮世有通人卽施捨因緣亦可豁然于實相矣爲士礲石備刻樂輸者之姓氏請予文以記其表誼不可拒也遂稽首而爲辭曰

六波羅蜜　布施惟先　菴羅竹林　震旦共傳
勿謂塵刹　大地毫纖　寶光往灌　高須彌巔
願諸比丘　風帆宴然　晨鐘夕磬　用酬福田
施者詵詵　知所宜捐　締之固之　靈鷲在鄢

大聖寺重修佛殿碑記

世尊初成道時允轉法輪於是有累刼勤修未得所證纔遇說法便得上乘如所記憍陳如尊者等計二千五百人因感深恩爲佛常隨皆號無漏大阿羅漢並能於國土之中隨刹現形應身無量度脫衆生如法華所謂從法身地俯影隨緣迹臨萬水盔嘗譬之一月不降川流印彩其所拔濟未有涯矣迨至涅槃以無上法付大阿羅漢賓度羅跋羅惰闍以及注荼半托迦共十六尊者令同護持

且勑其與施主作眞福田令喜施者得大果報此慶友尊者所詳記也又令大阿羅漢賓頭盧不得滅度俾傳佛法舜三天下福利羣生賓頭盧同十六尊者皆於佛前受籌住記以茲大雄殿中必列十六應眞與慶友賓頭盧尊者之位乃西土舊儀天龍實永證焉大聖寺自金元有重建之跡故明萬曆年間碣字未燬功德尤顯自遭兵燹多半傾圮迨
皇淸統一寰寓四民安業後殿山門兩見修葺至

於前殿則易覺飾楹未能重造里人有馬尚德者顧瞻朽剝欲動大役或謂工鉅費繁未易搆也乃曰吾當與有緣者力成未敢以難故止於是立簿待捐而應者踵至土木梓匠皆鼓舞趨赴不三月而巋然落成像設煥新噫是何告竣之速歟豈事無難易但任之者器局才幹素孚於衆則意氣所感助工者遂四集歟惟是滇南氛淨井廬宴息公賦私養之餘固不吝於學佛者之所勸輸歟抑此十八應眞旣承佛旨願覩施主受供捨福今者桑

榆凝暉術阡生潤皆百年前樂施之報還以貲糧廻矚爐壓吉祥善事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歟從弟熹因其代石待鐫求予文以垂久遠憶年十有四時先人授以前賢巨集遇釋家文字輒心開色霽如阿羅漢現身解旅困之異應供化茶乳之祥知爲誠然若覩其事每來寺中巳自能生意想暨歷盡風塵熟觀幻影雖津筏之彼岸未到而恒河之見性宛然憑桑輪以報佛恩固夙願也爲念金容左右梵相莊嚴瞻仰有衆而位號暨昔乃爲詳鹿

野化導之初緣始可悉付囑住記之善果雖舉聖因寳利末學遂稽首而獻頌曰

大哉正覺　法流自西　東土靈刹　一派千溪
寺名大聖　寳光映巘　值鼎新日　即佛現期
應眞十八　靑睞雪髭　鉼鉢錫杖　成就威儀
其鎮四洲　擎山握螭　同凡隱聖　用肅淸規
爲告禪徒　勿議勿思　鐘鳴月上　梵響燈煇

大聖寺重修大殿碑記

鄢陵於中州爲中縣土田瘠而民業薄雖仕人大
族鮮亭臺游觀之盛惟佛刹數區錯於他邑非能
飯僧集講延請十方也由習慕善名視其高曾所
增修者爭維護之不忍傾圮而已漢唐遠矣宋都
汴近畿諸邑鄢爲密邇予意名流篇翰當留金石
乃披覽志乘遍訪郊墟不少槩見而城南大聖寺
猶存元碑一焉蓋宋當全盛時仕于朝者皆退老
於洛其宦游者南出揚州門又胥溯漕河揚帆而

去鄢邑僻壤宜乎文彩照耀無由及也大聖寺碑
雖尚載有元歲月亦不能詳敘創建所從來明末
兵燹殿宇更無復存者迨
國朝順治六年爲關東孫公治鄢一載矣予族有
庠生之楨以募疏爲巳任公輒以六金付之俾圖
厥成當其時年穀屢豐人有餘糧懽欣趨事甫三
年而殿告成功今年冬之楨之子明弼因予族兄
文毓求予爲文載之於石用垂同事捐貲者之姓
氏因憶歸熈甫過華黎庄觀古寺石刻字畫楷勁
遂記其列題官名至今且載於集中湯義仍自謂
頗得天下郡邑志讀之其中不讓名人者逴逴而
是蓋亦謂碑記之類爾文能行遠固知不可已也
寺在明萬曆中 熈之曾祖贈光祿大夫敬菴公曾
一新之舊碣所載諱登仕者即文毓之曾祖也然
則揚邑侯之美意引施者之善因有非予所得辭
者若夫七寶布施得福甚多彰彰釋典不須殫述
遂稽首而爲頌曰
邁溯浩刼 神力攸憑 巋然金刹 何年肇興

我窮因果 事與理幷 無始檀越 性同佛靈
河沙聖凡 千影一燈 歡欣佛事 作則必成
爲告衆生 勿攀杳冥 布帛菽粟 斯績斯耕
服事力餘 瓣香來供 還視碑陰 列爾高曾

大聖寺新建文殊菩薩殿碑記

十畝之宮宏建殿宇金姿焰耀慧日流光指學人而告之曰佛在是也或爲超悟之説者謂但能徹心佛卽見矣雖鬱嶺猶涉空跡尚何區區是嚮哉然旃檀寶相遍著人寰大士拱列應真環侍天龍人鬼種種法像無不俱有儻指爲土木所聚則弱者怒于色強者詈于言矣蓋衆生以能捨之心結願見佛則現今莊嚴皆衆生心謂佛不以莊嚴而見可也謂佛不在衆生之心未可也大聖寺前殿

係信士馬尚德所重修予曾有文鐫記矣今於五佛殿左廡建文殊菩薩聖像仍屬予弟粱熹求予言以存歲月予乃呼尚德而告之曰傳心者法言顯則法存昔者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又無着菩薩問善財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清淨卽是無着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爲甚不見財曰是眞見文殊惟菩薩爲啓發之主接信之師故灌頂會中位列上首揀擇圓通言用莫測乘佛威神諸聖拱聽如觀世音菩薩聞熏聞修金剛三昧以三十二應入諸國土且以施無畏力福備衆生又能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故觀音名號徧十方界良由文殊菩薩承勑選根乃于三十五聖之中推舉觀音爲最也諸部經典其載菩薩智德之尊應機顯揚有槩編所難盡者汝亦畧聞一二乎表法者相目感則相眞梵華經云菩薩居北方世界作佛事號歡喜摩尼寶積佛又梵文名號云曼殊室利唐音曰妙吉祥也如來滅度後四

百年中菩薩猶往世間與阿難在餘淸淨處結集摩訶衍藏褒柏論曰文殊在東震旦東地方淸涼山中與萬菩薩至止華嚴䟽云淸涼山者卽代州五臺山也東北臺二麓之下樓觀谷內南北嶺間是爲金剛窟佛慧大師曾入其中見寶林四周金樓瓊塔炳然晃日卽菩薩之大宅也其羅睺寺則神燈曾爲顯照有眞容院則大士現相七日而工人因以就塑五臺之寺院實繁而每區皆留靈跡焉勝地奔走四方汝亦曾瓣香裹糧瞻仰莊嚴乎

尚德稽首曰吾儕衆生宿根未朗矧無講師宗教何識六字佛號之外別無見解發禰南畝竭蹶正供餘糧施寺喙祝祈豐名山在望徒結夢想耳惟見各刹殿左菩薩爲輔今此大聖何獨缺然譬如畫師全寫形貌而眉目之間猶有不全私心未慊鄉人亦皆有憾焉於是繕疏賠緣而殿工幸完士庶和會耆孺咸喜得未曾有如慰如慕捐貲者之姓名必列于石敬求文言以彰衆願至于菩薩之智德尊行載于文中令僧俗詳覽是亦助發善信之大機也予曰善遂稽首而爲頌曰

惟法王子　鼎然大士　侍法王年　英膺無二
正法眼藏　迦葉讓智　雖須菩提　長老遜次
悉怛多咒　佛威付寄　三十二聖　圓通雅諟
無上寶印　奉持崇賜　靈埡雁門　艮手標類
芻唄客因　髮雀心契　華集萬籤　殿碑缺義
應有夙緣　貞珉嚴指　願徹劫灰　永圖授記

精嚴寺前殿碑記

城南凡三堠餘其里曰西營唐太和元年建有精嚴寺蓋文宗即位之歲也鄒邑舊志載唐建佛寺凡五而建于太和元年者有二其一謂在屯溝則此寺之相承可謂遠矣自貞觀景龍以後相教聿興勅建梵刹遍列州邑然騾毀于會昌再銷于顯德以至兵燹摧落頑魔侵蝕雖名藍精舍其叠燬屢遷見於記敘之感慨者不可勝數茲寺僻在鄉區乃基址能存雖佛法廣大不可思議而風俗未漓人心向善亦畧可見矣顧自前明成化年間曾爲重建又百餘年殿像剝落簷楹朽支門宇僧寮幾不可尋識庠生馬士倬居人郭文俊陳現珠僧廣信徘徊不安謀復舊觀相與勸化里社廣募衆緣歲月持籌物力積纍坐裂瓦折桷腐柱頹垣之間集工人持矩度遂已新其後殿居無何前殿又已告成矣求予一言用志發願者之初心並顯施財者之姓氏予於是重有感矣邑南邨落無大市鄽可以居貨貿易得計盈縮力耕之外坐食而已

地兼薄瘠供賦之餘僅足以給衣食其風雨室廬率多倚肩而入儋語以捐貲施修宜其側睨橫出漫不酧對孰意歡應不倦易成若此且亦知西營之所由名乎昔者宋都汴州環列五鎮而馬欄爲畿南重地蓋江淮漕運萬艘纜聚屯營週衛迤聯而西河流故道士人尚能指點其處至於馬欄舊址在寺北五里每雨過日霽沙礫明滅爍若繁星固皆當年芻茭之遺跡也既經金元漕攺衛撤而營人後裔亦攺就稼穡始因各姓以爲邨落所謂韓家營郭家營實與寺相依自

皇清統一海寓居民不見兵戈享寧謐之福者將四十年矣其高曾遠祖之姓名留於斷碑殘碣者猶得從修寺功德依稀見之則福田之說洵不可誣而薦拔誠心當其寄之於梵唄鐘魚間所謂報本之思亦將遞傳之孫子與善果俱永矣予因稽首而爲言曰

正教住持　是名大雄　唐年肇造　跡遠名鴻
豈無刼火　罔損蓮宮　遠歷歲年　像法昭融
西營環倚　先疇士農　念言佑啓　遞贍金容
力作粟易　協贊鉅工　殿籠雲影　像巍鸞蹤
日朗香刹　雷吼晨鐘　山門禦侮　瑞靄長虹
勗爾僧侶　顧思虔恭　讚颺泰運　梵祝勿慵

興國寺塑像碑記

出長寧門南望平野有塔尖浮于林樹之杪是爲興國寺之浮圖按舊志謂建于北宋時蓋宋都汴梁江淮漕運並集于鄂南之馬欄鎮則浮圖所由建也其時官役弁卒雲來鱗次而舍庾衙署聯舳接檣遂計市廛克斥因居然一都會矣以玆剏立東嶽行宮無異州邑之規模而金刹巋然亦欲與縣北之乾明寺相埒也誌又謂曾燬於元洪武中僧圓廣重建今則止餘一碣迺故明嘉靖四十年

外所鐫距舊刋邑志之日纔三十六年凡志中所載之事跡已杳然不可復尋矣佛像年久頹落日甚歲中居人劉光明迺約庠生雋君龍庠生張如璠與支亞遜司維忠陳思武周士傑發願作緣分路勸施於是三世金容重現佛光其禦武二侍亦介胄莊嚴至於四菩薩與諸羅漢皆慈雲如住梵相若生所謂靈山一會儼然在目於是伐石礲碑請予爲文以記事托孝廉司君九齡篆額予族兄庠生文毓書丹用圖不朽予爲銓次緣起乃呼住

持僧宗印而告之曰吾鄂自晉楚迭戰名見聖經雖密邇許昌其漢魏所慷慨以爭者皆蕩然無跡惟計有宋挽漕巍然雄鎮可謂一時之盛相去五百餘年鴛瓦雕甍已沙礫于晨光煙草之內擊鼓吹竽已轉變爲夕陽寒蟬之聲顧此寂寞佛宮其山門左右垣墻週廻無片厦可以停信士無一壠足以供齋厨迺圓廣著名于前汝又繼響于後嚮者基跡無侵今且光輝如舊然則一入眞空之門固大而兵戈之刼所不能爭細而闤闠之換所不

能搖也於以知佛法廣大不可思議汝誠能早夜一燈梵唄不倦則卽今布施大衆其果報亦在不可思議之議矣時有設難相折者謂予數桀毫端共衍佛事固宜推揚上乘用表宗風乃於有漏之因每刺刺褒稱儻遇丹霞禦寒德山說法則廢然結舌矣予起而應之曰南宋有鄧志宏者碩儒也嘗有言矣色空未融則物無非妄一視而空則物無妄者方謂之妄則無物可存既曰無妄又何所存而不可卽班塑之妙固幻于作者之手而瞻仰

之誠則存乎見者之心原其手之所以運用推其心之所以孚感忽然不容擬議而教外不傳之秘已行乎其中矣由是言之丹霞德山益爲色空未融者機也子遊少室初祖菴見所存面壁之塑像乎前有影不誰不加禮而知感焉夫果於宗乎何損於是重申是說而作偈曰

大雄說法　留忉利天　世仰慈容　心憶目睊
惟大弟子　三爲往還　刻像捧歸　宛然金顏
願見佛者　紛仍效焉　由茲寶刹　塑遍大千

初祖東來　單掃言詮　數傳鋒利　相教並刪
吾傳鈍根　初識福田　如墻始基　渴慕莊嚴
況有禪髓　竄因十編　當塒悟道　屈指耀拳
我共大衆　不及花拈　在眼即是　丈六旃檀

崇福寺重修前殿碑記

昔天竺沙門佛圖澄在鄴中造九百七十三寺此像教繁盛之始也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謂魏城表裏寺有千餘菩提達摩見永寧寺之寶鐸含風響出天外乃歌咏贊歎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此寺精麗極佛界內並未有焉予嘗遐攷往蹟鄴中諸寺之存者間有一二乃創自隋唐其洛城遺趾久已毀盡無餘矣鄢陵在開封屬內語所謂蕞爾邑古蹟未泯尚有三十餘寺既非祇洹精舍

聖跡攸憑又不若廬山東林爲高賢托寄碑誌罔稽莫知其建興所自而多歷年代修葺不廢其故何也崇福寺在城南去縣二十餘里順治年間里人之近寺者已新其後殿予友牛君豫立以前殿告成伐石立碑用題歲月因請予爲文記之予詳閱捐貲者之姓氏追尋往代梵刹之盛衰而憬然有感矣金剛經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張有譽爲演之曰衆生心淨緣至即現來無所從衆生心垢感畢即隱去無所至由是觀之

當丞師之在鄴中以神異顯徵爲生靈度劫雖有功作實憑法力其莊嚴應化之身卽牟尼法性之身其像設鐘魚原同化城幻影救濟已遍聲光合隱漳水風日謂大雄至今存可也至於洛城諸寺雖曰王侯貴臣捐象馬如脫屣而稅歛力役出於督迫當時謂爭爲天上之姿宮殿共阿房等壯後世論者皆言達摩不來佛教熾矣此少林面壁方且別闢宗門其贊歎永寧安知非梵音憐憫歟然則土木之繇繡本閭閻之膏血如來對之實動悲

心又安問法身去來乎若崇福寺僻在鄉曲其建立之初有合於水邊林下之意每遇剝落土人輒相率而復之凡里社父老之姓氏既巳環列于碑陰其孫子生長於此者支頹易朽不啻高曾之堂搆益緣如來大智能與衆生同體所以遍入衆生想念中合爲淨界同力而建人工皆是法力稱心而施佛願卽在衆心歷刧若新福德永著有由然矣予因稽首而爲言曰

耆闍道成　董成淨界　莊嚴與否　法身恒在

衆心有佛　莊嚴奚害　是浮圖形　衆生心載
有如崇福　兵火不壞　厥初緣因　定非侈泰
心心相承　歷刧佛賚　尊客赫曦　慈雲祥藹
栢子依然　爐烟靉靆　會西來意　默而禮拜

中苗寺新建毘盧閣碑記

釋迦牟尼佛初於無數刧修六度萬行最後於毘盧遮那佛得法界觀即內典所謂華藏莊嚴世界海也是乃毘盧遮那佛於累刧修菩薩行時其大願之所嚴淨故梵剎正殿之後必鼎建毘盧閣蓋追仰而尊事之也郢陵城南廿五里有中苗寺焉舊碑剝落不詳所從始

我清定鼎之初草萊甫闢里人已謀重修康熙六年於大殿加二楹焉迄今又廿四年矣而閣建始成金容莊嚴聖衆環列其形勢嵓隆足稱鉅觀惟是廿四年中閱荊襄用兵之棼擾值水旱待賑之匱乏疲邑鮮營祇恃力耕絲粒仰給公家而餘貲猶慕善緣雖嘆歲月之艱難足知民風之慈柔矣其首蕆者王全等欲著捐貲者之姓氏鑱石待鐫同事有庠生張璞牛澤長託予弟梁熹求予文以爲之記予以古來寺蹟有因文而顯者頭佗寺碑其最著也江南都會當齊梁之際凡四百八十寺焉固皆鉅麗彰赫而逸聽者多不能舉其槩有王

簡棲一記而頭陀寺之稱遂爲遐邇所共美與天壤同不朽矣至於蕆爾僻爾蘭若崇修但有片石即足鏤喜捨之姓名而例設已久亦皆具列緣起用圖永傳然操筆敘事必得鄉黨自好者如馬少游戴伯鸞其人焉庶幾勝地有光異時或坐覽其下即作者之生平尚可考而知之此則人以寺蹟而存也予不敏早年畧涉文字之境閒居以來槩不能爲俗下語言惟梵宮修建欲載碑版則不敢以不習而謬辭於是稽首而爲頌曰

毘盧遮那佛　攝受衆海會　往刧坐道場　如來親受記　儼然菩提樹　正覺登佛位　十方世界海　供養無或二　旃檀造像後　殿閣遍塵世　刱修有功德　經言重布施　棟木與礦石　不辭自遠致　松煤共金泥　纖毫爭相畀　云何鼓舞術　見此輻輳利　惟普賢行願　能開衆心智　今此衆生月　同瞻華嚴際　今此阡陌間　皆是法雲地　我圖報佛恩　筆墨作佛事　願此喜捨衆　雲仍戴慈惠

大廟碑記

大廟者東嶽天齊帝之行宮也昔宋社移臨安有儒家私議曰泰山在魯封內今隔江淮而在州縣乃皆立行祠然則初都汴梁其行祠之遍江北可知也鄢陵在汴南境內有馬欄鎮楊侃皇畿賦云珍貨奔馬欄之道當其時漕艘雲集實有宋畿內一都會也因建東嶽行祠形勢奐赫視邑城之東廟較若宏鉅金孝宗大定三年部牒行准住持其原文詳載舊碑固云當縣馬欄鎮東嶽行宮是

剏建之遠于禮曹也久矣古鐘一具係故明孝宗戊午年所鑄其欵識顯明爲本鎮嶽廟造也迨嘉靖中禮垣請正嶽祀謂凡東嶽行祠除京師及齊魯之境外其餘量改書院社學於是有大力長者剔取牒碑東嶽二字改鐫濟瀆而行宮則頓以未毀石痕深陷宛然在目也予於是深歎建言之謬矣封建之世諸侯各祭境內之山川而示郊祀之不可僭爾魏晉及隋嶽鎮海瀆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惟天門日觀羣嶽所宗且東方萬物所

始人之受生於是肇紀至宋而行祠遍天下莫知其所以然者夫事之莫知其所以然即神也漢唐以來天下事自無而之有者不可勝衆泰岱之神大神也而謂齊魯境外未可有焉試問出自何典乎乃毁廟者之遭譴更有近徵矣尉氏城東其行宮猶各邑也明末甲戌乙亥間寇難初發有人爲城守計建議立拆之市民有暴亡而得甦者親見舊廟未動而議毀之士已受拘于殿側無何而士人病亟訣其家親遂自述夢境歷歷可怖徵士

阮漢聞立說以掩之曰是亂夢爾鬼而不神世有其時儻志定而夢非幻境乎獨不思世盛而鬼不靈古有之矣謂像落而神即失果可乎哉嘉靖中之建言者名與疏著在史册其後祀之不可復問已七十載矣今鎮內庠生馮君龍誠知帝德大生而廟貌之不可不肅也命其子廩生馮際奇勸衆重修又命次子際昌同支亞遐支化鯤父子與住持呂教金持簿募捐經營維勤殿宇復頓以一新或曰墀外舊池亦有說乎予謂泰山天門之左是

爲碧霞元君之宫其宫稍西則玉女之池在焉宋錢伯言奉命至嶽宫又曾記云謁岱嶽祠留連池上則行祠鑿池有所象矣或曰恒暘則必於是焉祈且更加浚以取水是何昉乎予以爲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不於是爲祈而又焉可祈乎邑廟亦有池矣其地逼陵而水易涸斯則河潤昔瓌工鉅鑿深所謂膏渟黛蓄肅有靈爽旱則加浚以迎陰氣固其所也何疑乎捐修者之姓氏今將俱刻碑陰因爲之詳書縷述異覽者蠲潔敬事尚承承其無替焉

重修地藏殿觀音堂記

世尊在忉利天說法其時護法地神白佛言我觀衆生于所住處淸潔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龕室中能塑畫地藏形像供養瞻禮是人即得十種利益載在經典可謂彰徵較著矣蓋以地藏菩薩證十地位威神誓願不可思議於閻浮提衆生有大因緣也庄東舊殿三間建于故明萬曆丁巳年旣歷兵荒頹剝已甚迨
皇淸定鼎居人闢萊葺屋未暇議及神宇有鄉人葛啓泰於康熙二十七年始率衆聚金易朽鱗瓦補塈堅固在殿南有觀音堂其左爲伽藍殿右爲六祖殿亦依次重修並復舊觀又信女四十餘人積金二十餘兩莊嚴神像俱煥然一新于是伐石鑴碑刊識年月葛生志義求予作記著於前方以永垂捐貲者之姓氏予惟內典云遇先佛塔廟或經典像設毁壞破落發心修補者其果報無量無邊今此之衆固由信心實顯佛緣矣昔者世尊放大毫光詳說地藏菩薩於人天中利益不思議事

親覩觀世音菩薩當以神力流布是經令娑婆世
界衆生百千萬刧永受安樂重復說偈其結語云
是故覩音汝當知普告恒沙諸國土茲以大士之
像慈悲相覿固怓利一會儼然未散矣或謂子毋
遇佛碑輙諄諄措詞亦將希冀善報乎予曰非也
嵩爲種善者之後裔計耳庄之西北不有丁岡寺
乎予曾繫馬進禮竟不知剏建所由門左一磚室
泥像盈尺巾服類唐進士幸藐蕘者相告此丁相
公也墓存寺後寺基即其花園也予空爲徘徊久

之夫寺亦經幾修矣使當時能餘片石依稀鐫痕
則君丁岡者其雲仍餘裔不尚指祖先而溯譜系
乎或謂子毋見雲影輙憶江天其觸事以九華注
念乎予曰是固然矣乃重有感也開闢以來青陽
有九子山耳至大唐李供奉題詩始改曰九華千
百年來奉爲名山之一地藏菩薩之道場實且占
焉今者庄西之水逶迤有情岡巒之起隱約生秀
水曲曰鼇山曲曰厓長安之南因以二曲名其邑
唐書地理志所謂二曲縣也此地古曰曲庄良有
雅意不知何年訛而爲屈山川不改聚落如舊何
物可抑遂屈而不舒乎予因佛力爲書碑曰曲夫
音韻會通六律聲響呼應八風字義實爲之樞而
顯其微也庄中之運氣物候其因善事之福德將
隆隆而日升乎地理視九華芥子於須彌也文筆
視供奉斥鷃於化鵬也然自法眼視之物論齊矣
尚何小大之可異後有通人其尚以予言爲足徵
乎是爲曲庄地藏殿觀音堂記

栢梁寺創建韋馱殿碑記

城西十里有栢梁寺係金大定間肇修明宣德以後拓殿楹增金身藏經有樓水陸開場叢林盛事列在舊碑叅劉司冦所詳記也雖經兵燹規模未毀

皇清順治年間里人重修漸復舊觀今有信士程纘孟等謂山門中門法像顯赫神宇祖堂東西翼然獨韋馱護法未有龕供固已往之缺事而剏工則時所宜急也於是住持海肇等約社募緣隨經

營布置創建于大殿之前龕像面佛其倚龕南嚮是爲關聖帝君榱棟華麗介冑莊嚴一寺爲之生輝矣揖眥之善信不能無碑以載之予於是叅深有感焉韋馱菩薩以歷刼堅修德證諸天所謂三洲普應海量難測關帝則孤忠亮節昭徹天地然江表詞其諷誦左傳畧皆上口蜀志復稱有國士之風乃没五百年猶力主玉泉及一受顗師之戒輙以一身化億萬身遍應天下之祗禱使頑劣凡夫惴惴畏懾如雷行霆迅而不敢玩褻迄今已千又七十餘年由是觀之佛法廣大可思議否乎夫千餘年在佛眼爲一彈指頃刼數雖曠正即此逝集耳後運無窮永與韋馱頡頏矣若伽藍者寺稱也一切護法神將皆稱曰護伽藍神鄂陵舊寺大雄殿前其六祖堂必東面關帝是以時代序也最爲古雅而俚諺承訛遂以伽藍擬帝之稱號今二門之左現供帝爲護伽藍神矣韋馱龕南又肅儀範叅京都名刹多有然者意以佛菩薩慈悲攝受循衆生之母也親而不尊梵天變相雖極偉異然

因果邈遠愚盲或尊而未信惟帝皈依永護其雄姿威猛應蹟彰灼敬請電驅靈鋒當門禦侮有齋瓣香而入者凜凜當無敢稍慢於相教之設有大益矣然帝以一悟矢願已英超三界近今多能言之韋馱以浩刼積修應感三洲謂有異術乎倒而推之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當亦誠至義盡焉云爾世有通人將豁然要貫惟民乃神之主也事當警俗故不辭詳說以爲之記

眞武廟碑記

眞武神廟遍列郡邑鄢陵縣南村耶村亦有廟一區雖非廣廈其像設莊嚴則傳自元初瞻仰增敬近今所無也簷外碑陰鐫有增修者之姓氏予上世高曾皆列有名字蓋予家宗支繁衍實發跡於其地焉而碑前則磨礲淨整更無文字以序緣起觀者皆不解其由予則謂先世用意非後人所及窺也古來文章之士代不數値固有學貫天人情窮造化當時齋持求文者珊瑚織蜀之外饋贈多

至鉅萬世以爲自古鬻文受潤未有其比乃不百餘年聲響湮滅雖寺觀貞珉輒亦更無餘跡然則當時所謂碑版照四裔者直浩刧中之空花耳可嘆也至於常談俚說又未可徇俗見以褻神聽於是謹志姓名不求文字有何憾耶此非徒識遠風淳而高雅更有合于古製焉禮經祭義篇牲入麗于碑其註云古宗廟立碑繫牲由是觀之碑之所從來遠矣自周穆王紀跡於弇山之石後世始依倣以刻銘于是有神廟之碑然則碑前不鐫其猶

獻用大羹樂名拊來之意乎從弟嵩伐石續碑求予文以記重修之歲月將請予宗兄文瀹書丹以付刻工 熙承先世敬神佑後之澤敢不推述幽隱以托于如有闕見之義焉且神號所由起與祭饗所宜供著于往册者不可不詳書之以彰靈應謹按宋臣楊文公億談苑曰開寶中有神降于終南山進士張守眞家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煞將軍與眞武天蓬等列爲天之大將至眞宗天禧二年六月詔加眞武號曰眞武靈應眞君故明初都金

陵于雞鳴山建北極眞武廟謂兵戈所嚮陰佑爲多至成祖靖内難以神有顯相又於武當山重建殿宇春秋供用素羞遣官致祭其後遂隆進帝號云則累代崇奉之禮載在祀典凡廟祝焚修歲時祈報更勿慢則牲牷庶幾永戴福佑焉

三官廟碑記

道藏有三元經卷以賜福赦罪解厄爲義而三官廟貌遂遍人間城南十五里韓家營有廟一區因遭兵燹僅存基址里人共捐貲財鳩工搆建其殿宇神象得復舊觀將立石階前用鐫信心樂施者之姓氏以勸將來請予一言識其端竊以天地氣化著於五行而水占生成之先且居四大之次道家者流斟酌位號奉曰三官固形理是依功德有憑非他野廟雜祠爲鬼神飲食計者可得比擬所以傾燬之後人心不泯雖荒煙蔓草之餘終有歸然顯赫之曰然自

大清戡定以來居民得免亂離各葺茅宇共謀生聚墾芟草萊供納賦稅迄今已三十又四載矣邑勉餘力始能追復往蹟以仰遂其祈報敬畏之思瘠土艱難蓋若是也後之覽者繹歲月而念民生當亦不能無感云

裴昌公祠記

在春秋時子皮之執政也能爲國得人鄭人久而不忘其祀于溱洧之南蓋洧川之古蹟猶可稽焉暨有宋建都曾廟于萬壽觀側其地適隣貢院士子應試者遂相率往禱此塲公之稱所以歷年愈久而愈難更也邑城榮樂門外亦有皮塲公祠乃共推爲祈嗣保嬰之神而廟祀且訛爲裴昌矣貢君良佐曾感神祐因割地一區謀建神祠于其鄉康熙丁未令其長男貢重約其族姪貢榮身任經營並族中永蘭良卿良鳳永秀等聯社積金鳩工庀材棟宇告成像塑儼然廼丹雘墻垣之費則張成美及其妻李氏好善喜施廣爲募化之力而十年來聯絡董率貢君良佐之心計未嘗玩愒于朝夕也行將礱石詳登捐貲者之姓名求予爲次其始末貢君所居之鄉名西杜郎與予鄉居南北相望且生齒繁盛所樂稱也因不辭而記焉或曰郾城縣之東北計七里許祠裴晉公其廟巋然鄢與郾既相近安知晉與昌不易訛乎曰當晉公之圖淮蔡也宣

勞諸軍實屯于郾共剋期擒寇郾人感之廟祀宜也至於淮蔡蕩平功在社稷鄢何私焉若陰係戡亂之帥而顯來宜男之禱神將麾避不遑西郭之香火何以經久不替乎蓋爲政之大綱惟教與養子產之惠子皮啓之汴京以文𦤎祈神而神應鄢人以生養祈神而神則焉有不應哉或曰信然則今之篆額宜正也曰傳不云乎夫民神之主也得吾說而徵焉神有所依善矣今則晝異而音未盭也姑仍焉

哲次齋稿卷之五

鄢陵梁熙日緝著

文稿三

記　傳　跋

重修鄢陵縣儒學記

鄢陵學宮於

皇帝二十九年歲庚午秋八月舉祀中丁樂器新成鐘磬琴瑟以及塤箎柷敔列設就序搏拊司歌者恪侍于階執麾引節者統舞生鵠立於墀邑令尹率陪祭諸員遵儀拜獻鼓鐘既發音聲協律佾舞應節起伏有度於時衿珮顒若恍如遊三代之澤宮祠鼓宗而聽雅奏發成均之觀聽于下邑蓋千餘年未有之盛典也焚帛畢登聚奎樓謁文昌星君俯見泮池澄泓如鑑斗芒照徹爽氣朝肅於時青暘欲上海霞發曙大成巋然騫翼翬飛祠亭耿暉甍鱗廉次益學宮之重修告成伊始邑令許侯經畫措置已五年于茲矣當丙寅下車之初周視殿廡穿漏敧側徘徊者久之左有塌宇詢之則

啓聖祠也又後有頹址則敬一亭也坐明倫堂考業聆講而日彭射席其蠹朿折棁勢難久支出而就輿見泮池經巨潦所淤茂草與殘礫并蓄乃俯而嘆曰幼抱 先師數卷書今而知一縣事教化根本之地且若此尚何設施爲於是估程計貲捐俸庀役獎勵工作日必一視有易朽而植者大殿兩廡華榱麗楹矣有因舊而實創者啓聖祠敬一亭明倫堂甃堅枋固矣其泮池則出土起垣務歷久而停碧其門欄崇垣則堊飾丹凝俾嚴整以攺

觀力作甫竣而律呂以薦論者謂有休徵之符焉使非然者振籥翟于頹敝之下應節奏于傾泐之前人心弗悅神何享哉然則舉唐宋未廣之樂章而翕然以成人心之觀感鼓舞其機宏且遠矣昔韓起見易象與魯春秋謂周禮在魯季札觀六代之樂必舞韶箾而後知帝德之大古人心通禮樂之微固皆能外灼其跡而耳目所歷輙會制作之本旨 先師秉中和之元而手定禮樂歷代遂舉所以祀帝王者以報之多士拜瞻之會應自省曰今之享獻進退以爲禮也吾所以習敬畏而嚴視履者能盡祛其慢易玩忽之心乎今之俯仰暢和以爲樂也吾所以養性情而滌滓滯者能盡釋其鄙倍宴溺之氣乎五載以來即邑侯月聚多士而勤課之函蓋接承凡所闡發學庸語孟之旨其書具在也仁也孝弟也禮樂之實際攸存方含毫繹理之時將思無忘所能者爲何義功歷日新者果奚據粲然篇成而身備之性明行修夫然後居爲碩儒遠希陳文範其名德足以化比閭出爲名臣

近若薛文清其風槩足以動千禩禋祀時舉松栢蔚然必也望宮牆而無慚恧之色聞鼓鐘而多感慨之思庶無負邑侯作人之雅意矣許侯名承彭其先世在故明萬曆辛丑曾中會試第一名原籍爲福建之同安縣今學師暨督理之庠生例當列名于年月之次

大中丞王公德政碑記

大中丞雲間王公撫豫之三年薦紳士民謂我公仁深澤厚宜有頌述以志不朽其賓僚吏屬以爲公之聲施耀宇內條奏載史館勛庸紀政府而建臺治事之地宜有以昭風憲而示來茲乃合詞屬余載筆以爲記余不佞固不得以不文辭惟是壬戌冬公任事甫五閱月特疏論大名府小灘之買米輸漕價既閃爍耗與叢生官民交困莫甚於此請改折以休息吾民因敷陳愷切得奉 俞旨計

糧數二百五萬有奇此二百年來鼠營蠹聚自謂牢不可更前任所攢眉腐心付之於無可奈何者公以直言破的竟掃其狡窟一時里巷嬉恬如脫疢疴而起躄躠黧老童孺炷薌於手頂兆姓衣縫千家幛羅拜輳東西者動以萬計公固止之今欲臚其豐功濊澤鐫颺於輪蹄輻輳之區毋乃非公初志歟僉曰大造運四時以成歲豈計宇下之報荅而多生感仰孰能息其祝戴之誠且子所言者初政也今中州之治象爲何如乎惟豫省繁寰區

之腹心在畿南爲籓屏 天子念中原重地簡公開府至之日下令於有司庶執事垂定章程稔閭閻凋敝相尋則苛斂有禁蚩蚩者泯不堪以碓斧令也草菅殘黎有禁兵悍於伍胥猾之悪倚城社者懼其長民害也舞文橫噬有禁市肆居貨貿遷及於經商行旅販負之屬壓榷有常濫科則有禁令既下然後揀巡方邑擢廉隅茂材異等具其績以 聞其曠庶官溺厥職也輒奏斥毋輕徇大河南北吏肅於上民安於下歌舞之聲相聞公曰是

可敷吾教已爰諭郡縣進耆老於庭頒示 聖諭一書俾從桑麻之暇講讓型仁博士弟子員之在膠庠爲嚴勵師席月有課歲有程即童子以制義附上閱有異輒檄試于鈴閣之下士習民風蒸蒸觀不變先是黃流屢苦衝决夫柳之役歲費不貲公往來堤岸築防安瀾卒不聞以惕荔爲閭左困瞻河流者咸謂公之明德媲禹功癸亥夏秋告災迭見農苦石田流亡載道公設法立廠招徠賑濟城闉之南一鼓而就食者日不勝計行之幾五閱

月遂能上格天心麥秋有成迨 勅使來賑而境
內已無捐瘠此其仰體 朝廷好生之仁而大稱
吾 君簡畀之隆者不更昭然當世乎至於黌序
飭修祥生俎豆頁闕器具不借問閭深心遠計又
且更難僕數古之大臣封疆倚重有如此者甘棠
悉以詠矣 今上旁求良弼公行將膺卜金甌而
中原之政則爲推轂所發軔雖奕禩猶聞風興歌
況於親承其下者曾不載紀功德豈情也哉余無
以遂其請遂書其事於石而繫之以詩曰

中州汴水源清且沘良士敦素小人易使漕儲河
工積耗而否公來撫之沉吟張弛漕蠹一殲如天
錫祉柳稍秋來築塞漸已夕陽河干賓勞相視智
者務先孝綱振紀載揚載激文恬武弭既訓既養
農欣士趾災喃雨暘化育由巳粥活萬人枯瘠皆
起三年百城何政不理時其永兮澤流長矣
天子相公天下咸喜 天子相公豫民仍倚豫民
仍倚猶公赤子

督學道蔣公學政感恩碑記

皇帝二十四年夏常熟蔣公來督河南學政其初
闈 命卽爲文誓神云不欺 朝廷不負士子不
愧影衾有戾名教不抑衆素有忝文衡蒞此言者
神必殛之及受事歷宋與陳爲州邑人士所信服
移按之日競獻頌言至擁前騶不得行歲十有一
月抵許昌晨涖州學進諸生於簷下而告之曰四
民居業厥有恒百僚奉職顧所守使臣鑑拔英才
廣育學宮據文得以澄其品多士研精經書求合

尺度惟文所以潔乃進離日試俾一日義禀千秋
然以名教循理之常非有振奇激世之規也惟昔
者備員侍從黙班西臺見
皇上懋學勤政日與左右丞弼講求理道莊士耆
儒畢延在列方孝綱飭紀廣求俊乂遐陬與湍皆
呈材貢藝以膺茂典中州啓迪 闕庭地靈生申
而光明奇偉之士或錯于寒煙冷谷及挾咫尺之
卷有不能邀有司之一盼又何以離崛釋嶠上躡
風雲之會哉使臣內惕于衷恐或弛念以貽譏信

誓申嚴豈好異哉將肅躬端志以閱所長遍語諸童可靜聽焉無何試牘發所謂新生者鱗集署前皆長衫大布進止雍容詩書之氣溢于眉宇聯袂比肩談藝問字趣味既同意嚮莫逆渙然共顯文章之樂一時風槩所動聲光霄煜雲日爲之生華山川爲之增秀固運協文德眞事堪不朽矣多士徘徊感慨僉謂州大夫于庭願琢石以彰來茲時州大夫徐公已陞兵部郎値可喜事謹允其請而以文屬予予拱而言曰剏舉也可稱學政感恩碑

矣或曰是役也以歲試而入十五州邑之庠者百有六十餘名其出自宦裔腴族者纔二三人感恩之云固權其衆者而命之歟曰洵亦然矣而猶有說也伯樂歷中邑而置三駟焉出郊門則羣類云此何嘗用吾識鑒在則然蓋有不得不然者也間有頓轡鳴超者馭者必斥之以爲旣厠爾于不得不然矣復何異八股之業盛于故明名公鉅卿由博士弟子員而顯其出于宦裔腴族者亦不可勝數經濟如王文成文學如唐文襄詞華如王元美

爲時所習知當其舞象之年皆樂與所謂寒人子者肄業齋宮欲世人大曉其共以文章進也比屋而計之豪華少而寒素多數也執卷而較之豪華之子弟又不能稍敵乎寒素之攻苦理也今督學公具擘嶽掣鯨之手而用之于相士掄才之職文在則錄屹然不移蓋能自行其識而徵於可信者也二三生者儻志存經濟力嚮文學才近詞華夫正欣欣然慶文宗以文爲衡令已身得共被文名以榮雖統謂之感恩可也非遇今此之盛雖標異

嚮人謂竊有知己之感誰則信之思齊之詩曰譽髦斯士秉作人之權者以德爲政令一時人才咸底有造則髦士且行見有譽于天下恩孰隆焉公諱伊字莘田由癸丑進士其家世奕奕江以南而攻士之公正慈惻有若此原本斯義而述之以詩曰

化隆提福文運宜振譽髦初盛盛于得人權統師道功偉陶鈞廣紘彌綱才集于眞蔣公涖止風義凜神胸羅驪宿曈湛紫珍隋珠皆顯荊璞畢陳訪

所由韞荒落水濱孤寒韋布綴盡青衿裦其案雪思樂泮芹春暉臘月慶霱輪囷天宇如潤地脉恍伸河陽嵩右旌旗望臨許呂壁壘光景恒新雅非吉甫輙須使君質而不俚則所敢任

公建邑侯羅公德政祠碑記

鄢陵在開封屬邑爲中縣夙稱易治當
皇清晝一輿圖井疆如舊其時大河南衝中州將有柳衜河夫之派而他邑具遠識者念草昧方開版籍驟難詳核乃起而爲折地之謀問其糧則如部額舉其地則以三畝之半當他邑之一畝固於徵收無害也而差役則祇按其地矣鄢邑地瘠而河役則派仍舊畝成規相沿勢難轉變于是閭左空虛而風俗亦漸澆矣康熙二十年辛酉之夏三

韓羅公奉 命來涖鄢以爲吏治之端固有興除要以藏富于民爲先務富民非有奇術但上無所取而效自可見當徵收之時令輸者各以闗石投封櫃嚴飭里役不得耗民之銖兩於是聽覩一新而公志已皎然大著矣每謂土俗區別未易歷鄉遍諭即聽斷之頃委曲推詳人情習尚可得大畧當兩造具陳必引近儿案霽威婉詰既晰其情諄諭以理槩令三老和解未及期年而闔邑之錮習俱知乃慨然太息曰賈太傅謂天下大器也安危

惟在所置由是推之邑亦一器也民生載焉鄧邑之器則漏卮矣柳梢河夫急於正供終歲勤動歛蓄存幾而鹵野過半又無山澤之產以孳利安業懲守尚自難支乃乾餱背衍婚姻道苦酗飲搆釁競訟詫強率以典衣鬻產供拘訊道路之費長民者雖生養拊循圖歲計有餘而積玩喜猾不盡鑿混沌之竅而不止不思器毁矣爾生何依乎爲之晨夜坐思刊爲六論寫其肺肝如勸以九歌之義無何而入訟庭者鶩其寂如游郊垌者喜其帖如

卷五　十二

矣有里老共議于途曰吾儕小人酖于積染雖有子弟無以教之即木鐸路狥亦誦言則醉爾何我侯條示市須乃皆如醒時人聞湎塒態赧然靦䩄豈變易惡俗必官民淸廉庶幾有效歟予聞而爲之擊節曰誠哉此三代直道之言也成周以六計定吏治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如公惻怛發中此善之本也而剸裁之慧老吏遜斂靜則儼思動以蹈矩執法不移辨物洞徹得其六者而以廉出之豈止亮采有邦即握大權有餘裕矣無他誠則動爾蓋公以潔已化民而深見致治之源者其大端有若此昔運柳梢皆以河干爲底止緫河飛檄忽催送江北適公履任之初晉謁上臺時也于是備言鄧邑之苦爲民請命當事者心異之乃江南之司交納者爲公舊知通以尺書而運役得免羈滯時三倉之米猶徵本色而米價忽騰于往日公擇綱僕往窺其事機督糧旣偵知政聲新著而各里之賠累大減于往時其冬則五年審編之期也公加意煢獨凡羸丁弱戶曲爲裁酌積日

卷五　十三

俯詢垂昃不倦于是婦子共感杜母而神君之頌溢于四鄰蓋公之臨事恊輿情而丰采動遐邇其見于初政者已若此春秋朔望肅仰文廟因東廡頹落遂併殿宇供新之四十年來泮池之茂草平岸力爲浚甃竟復舊觀其庀材命工皆不勞而竣手題奎樓之對聯以示鼓勵每引子衿課藝與庠師面評其得失至于童子之試務拔單寒恒捐橐以助膏火之資迨癸亥冬有均里之役蓋當事者謂幷里已經十年慮民間置產或一人而地散別

里者有之公乃彙十六里之地册爲詳閱焉先是署中建書室以俟退食坐思其筆墨精良有葦左司焚香掃地之致於是揆度衡阡比次魚鱗遠近停匀如指諸掌其碎細繁瑣不啻繭絲牛毛而指點形勢及見瀟灑盤礴之趣惟視邑如家故中心恬愉毎燈火青熒而綣芻未已至地案張而胥役袖手催徵易集矣歲偶歉公多方勸賑遍涉村落騐定菜色始給票令赴廠場迨 勑使來賑毎以目破詰守令至鄢則一夕馳去因面悉饑民無他

狀也居恒嚴保甲緝捕之令當朔風黑月與縣尉分夕遠馳晨星見而返署未嘗以鷄犬無警稍宴息也行旅之憇鄢路者屆指治聲咸謂公爲中州第一而市價之領于官者必浮于民又五尺之童所共曉也今年秋得部咨以同府遷公職父老戴恩醵金建生祠以永去後之思士大夫屬不佞宜大書治績以垂不朽予固自負爲知公之深遂即耳目所彰徹者結撰以登石猶有可紀者公聽訟三年遇詞狀之牽聯婦女輒泚硃塗免鞫竟任未

嘗拘一婦女到官昔賢曾舉此一節自負爲不媿于父母之稱而公以英年爲政其嶄然遠覽眞亭亭物表矣壬戌之秋維揚李衛侯至鄢謂予曰春月董會辰之移豫撫而閩也路出邗江急問以鄢陵治狀會辰曰若堉居然玉潤當即以循良著然猶有三分儒素氣黙咏斯言儒素之在今日於吏治固鮮當歟予應之曰此民生食惠之祥而令尹積德之慶也衛侯曰善蓋總憲于亟陳運柳之艱難時一見而識之也今得綴述于此謂有以見公

之性志焉頌曰

史稱宓宰琴韻浮鶩追求操術澄水味鹽才吏競能循良惟賢大賢成治實本于廉斯言不爽我公涖鄢飭躬潔志陋規盡蠲民輸惟正裏餘而還移風易俗經術雅湛論言諄摯愷悌攸宣民因誠信相喻于田通商慰賈日永市帘泮池濟藻廟貌鼂然露棠三芾皀鳥榮遷行橐衆聯可餘幾錢四民祝戴建祠爭先五雲霖澍待澤年年時無吉甫誰裁頌篇謂予不諂語以質㑺

贈光祿寺卿寧侯郭公傳

公諱萬國字寧侯其先山西平陽人也勝國永樂時遷許昌家世力田擬素封至公父弘宇公諱從寬郎昔年中州人士所共稱爲郭副將者也因明季庚辰歲大侵獨有遠誠能發粟賑饑後見盜賊蜂起始約社較弓矢招集丁壯爲保障計迨李自成破燕京中原千里城市俱已丘墟蓬藋蔽野不復知有耕稼事乃義激於衷誓不令孑遺黎民胥盡於砧盎煎熬中於是聯絡各砦北至大河南至

郾城凡流亡之顛躓行旅之往來悉拯援衛護之其嵩洛土寇皆掠人爲糧終不敢東踰許昌一步者是弘宇公之力也先是癸未冬兵部職方郎領帑勑賫空劄宣諭諸砦視守禦有成績其才畧可克將領者自叅游以下竟塡給劄付然後具題弘宇公以數擒劇寇僞設州邑官得部發欽依叅將劄舊例武職皆得以署銜超一級用壯軍聲當其時郭副將之名震兩河矣公幼英發副將公雖延經師受業然時時挽强運矟欲出入行陣間一試其鋒迨

皇清底定海㝢輒恂恂戢志諸生中兩試棘闈未得售因經畧洪公以總督七省向長沙乃仗劍謁軍門從征滇黔以幕府上軍功授辰溪令繼遷銅仁當苗民擾亂之後官無署民無廬庠序鞠爲茂草公撲滅餘燼招撫逃亡修葺黌宮闢土勸耕浚河運粟治有異徵遇

今上親政覃恩勅贈弘宇公如公官公以祿養不逮宦署薦新未嘗不感時流涕也擢爲獨山州守

獨山民猺雜居隸四土司猺性獷悍出入挾弩常相鬬殺公多方誨諭衆咸感服受約束城南有大橋圯廢已六十餘年民咸病涉公特捐家財修復之閒闢爲供佛落成因呼爲郭公橋歷六載晉吉安府丞甫下車即剔弊蠹奸閤郡讋服斂練臺司廉其才令三綰邑篆所至有惠政隨陞饒州府太守乃滇氛煽亂之際也府城外皆賊聚伏莽之藪城中滿漢兵僅八百人然每出必俘馘而返公執銳披堅賈勇身先與武弁爭挫賊衆賊憤甚盡科

餘黨殆四萬有奇各挾火器攻城不意有僞降者
三百餘人潛爲内應城遂不支公猶裹瘡巷戰破
圍而出至濠邊馬忽蹶遂及于難嗚呼惜哉時康
熙乙卯年　月　日也督臣以血戰陣亡事上
聞
天子憫卹忠勇贈光祿寺卿賜祭葬廕其裔公仲
弟國學生諱萬慶字熙寧先公殁其子琛繼公後
季弟國學生諱萬嵩字潘佚有節槪冒險赴饒扶
柩歸偕祭奠盡悌道焉

賛曰近閱倚伏之機益見天運之可信矣居嘗謂
副將公陰德鉅而祿位未稱壬子春公以捧進
賀表自京還里儼然相過聆其論議通達治體予
謂郭氏之後以儒術而顯融光大盖時爲之也甫
膺二千石遂以見危著臣節令千載下覩之懔懔
有生氣名在青霄矣

陝西道御史梁熈
題爲欲收勸懲之效宜核廉能之實謹陳薦
劾因循之獘請
旨嚴飭以肅憲綱以厲人心事臣外吏也蒙
皇上特恩拔授臺班夙夜惕厲恭思圖報仰見
皇上軫念民生勞心吏治如廵方之舉勅屢經申
飭在事諸臣慮無不改轍滌衷各求盡職而
臣一得之愚有裨風憲事宜萬不敢瞻顧避
忌不爲

皇上陳之也竊惟貪汚成風由于鮮耻而知耻之
效在于旌廉自昔治吏之法廉能相次而稱
夫亦知所重矣乃習俗流移非一朝夕守令
之潔清自愛久不爲人所齒及其騰聲於司
道間者無論操守即其所指稱爲能亦非十
奇三異之謂也須索遂意則曰呼應獨靈鑽
營周到則曰玲瓏八面遇廵方至止開列考
語則襲取舊套苟且塡註將指貪汚爲廉潔
亦自難于措詞不得已而點綴才敏之狀藉

能爲例肆其粉飾開報亂眞薦剡愽入庸流
望而灰心志士爲之短氣吏治不澄其弊未
有甚于此也古之巡方一出墨吏即爲解綬
凡在屬下必無貪吏其不以才力不及黜者
皆非不能之人也猶擇其最著者薦揚一二
蓋示之風尚云爾今也是非失實廉旣不可
盡信反譽能以爲飾貪之計此可謂長太息
者矣臣聞
開創之治非例可拘救時之急宜矯其偏以臣

愚見今後巡方復
命所應題薦在方面必其苞苴不入在有司必其
絲粒不苟仍照叅劾之例自註曰如某官者
宜照廉吏紀錄其他稱能譽才等語不許仍
前混列以爲掩飾借口之地由是風聲所布
耳目一新天下曉然共知
皇上奬廉懲貪之至意而守道不阿之士庶幾相
勉於有成所益于世道人心非細故也此法
果行諸臣亦各有良心當秉筆對簡之時若

仍欲註貪夫爲廉吏事相反則情不容遁例
歸一則詞無可支念前慮後有不待
皇上天威懲治知其泛然汗下矣不然能吏之譽
不已恐巧宦日以得意而貪風未可盡息也
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天語嚴飭附入憲綱將見
皇上德禮之化由以日新而諸臣廉潔之行可以
蔚起奉
旨該部議奏

陝西道御史梁熙
題爲財賦經理宜詳藩司分任易效請乞
勅部確議以專責成事切惟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攸司至于財賦所關欲見
清理之實效必大破因循之積習今夫
國用未裕特籌會計凡汰冗清欠亦既綜核無遺在外而專錢糧考成之責則布政使司爲重矣在昔文移關會統于左司而右司止隨押畫字至投批監兌則退避後堂不得更參

末議當其時允爲贅員而人見沿已久遂若無容置論蓋天下之因習成故大抵然也近經奉
旨申飭右布政使司一同視事業已官知常守人警玩心矣臣因伏度時宜推詳勢理以二人而共治一事則監督並臨是于職守無曠閒之失若以一事而分責二人則怠惰相勵更于政治有鼓舞之機臣前爲外吏親見左右布政司蒞事之時解役鱗集循次交兌由晨抵夕迄無停晷保無有猾吏胥蠹役乘隙作奸以致頭緒別出拖累難理乎今雖以右司並理意其耳目視聽未免猶舊日之格局即饒有智計亦尚無所乘以自見也夫秦楚疆域寥濶撫按因以分設若江南之地狹于兩省乃巡方則用二人而藩司之錢糧煩委獨不可分任督催以專責成乎臣愚以爲各省布政既設左右二員宜較量府屬之糧額多寡分爲二項如浙之東西河之南北山左東

三府西三府之類一以責成右司官雖同堂職則各盡凡稽察之勤惰征收之完欠功過昭然可見而財賦不容久虧蓋力有餘則弊除事相形則積案所以裕
國用而厚民生非小補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乾斷勅部酌議施行奉
旨該部知道

雲南道御史梁熙

題爲軍務旣有機密職員宜設專司伏祈
勅部確議以嚴武備事竊思自古用兵凡決勝
千里之外皆運籌帷幄之中所有機密事務
任綦重也我
皇上德威遐被膚功日奏然軍務機密甚重則職
掌責任匪輕凡經管密本者料閫外之情形
佐樞中之擘畫叅酌事宜動關得失非僅理
繁治劇而已也今兵部掌管乃無專司不惟

互相辦理慮有漏洩即以軍
國最重之事而管密本者承行議伏因事下某
司隨與某司同議恐非所以重軍機而嚴武
弁也伏祈
皇上勅部從長計議專設司員一同料理以見職
勝攻取之畧非他尋常事務可比庶乎人知
官守事無二三於部務軍機有攸當矣如果
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勅部施行奏

旨該部議奏

雲南道御史梁熙
題爲近畿水災頻告循河堤岸宜修伏祈
勅部確議築濬以除永害以固根本事臣惟近
畿田地分撥八旗蓋欲其家給人足無俟匱
乏之憂然後能士飽馬騰甲兵精銳誠我
皇上裕禁旅以固根本之至計也乃年來災傷頻
見各旗丁壯多仰賴潦糧以爲補助之資今
歲夏雨連綿各處堤岸潰決更多田禾損壞
收成絕少而河間一帶莊屯淤沒更甚有地
之名無地之利老稚嗷嗷咸憂凍餒雖費
國家數十萬之潦糧止可救其目前之艱窘而
非所以爲經久之長策則下無益于軍實而
上有損於
天庾豈非河流上下堤防疏濬之不得其法以
致此獘乎臣愚以爲與其歲糜潦糧以補荒
歉不如遴差材幹官員遍行相看凡堤岸之
應修者實行培築淤淺之應疏者實行挑濬
立法責成不得視爲故事行見河流有歸潦
不爲災倉箱戶盈蓄積日富不惟
禁旅裕而根本固即司農亦可省無限之浩費
矣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勅部確議施行奉
旨該部知道

雲南道御史梁熈
題爲遵諭陳言請
勑戶部詳察現在戶口之實數以收開墾之實效事竊惟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皆由於平時詳計戶口愛養民力是以地利能盡恒產可依雖遇水旱而財賦無虧額之慮田地無役荒之虞其爲國計民生籌算者誠深且遠矣卽如山西素稱富饒今偶遇凶年遂至饑民載道恐數十年來開墾之熟田因此復見荒蕪甚可惜也我
皇上軫念民生已切責督撫矣在各省督撫自當
仰奉
恩詔預圖補救惟是開墾一事限以五年全熟臣恐其爲期已近不能不以丈量爲足額之計也從來地畝之荒熟視人丁之多寡各省昔經兵荒舊日戶口損失過半我
朝定鼎以來休養生息二十餘年縱戶有添丁

計其年亦皆十六七歲耳卽人盡務農其所開之地亦可按籍而算況丁年尚幼未必皆自秉鋤犂之時乎有司爲加級紀錄之典每歲報墾已不肯稍遲若更限以全熟之期則不肖者奉行不善勢必紛擾日出雖間有良吏亦怵於參罰之及凢弓尺之不齊等則之不一但圖塞責而民之受害不可勝言矣臣愚以爲與其過後懲獘不若預先責實伏乞
皇上勑下戶部察地畝之舊額若干戶口之舊數若干現今地畝之開墾幾何戶口之實數幾何人力果否已足當有確數目前暫緩全熟之期仍嚴每歲報熟之例待戶口漸見復舊然後責令地畝全熟則不待履畝勸墾而人數卽是地數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奉
旨開墾地畝不限年分已有旨了戶部知道

巡視茶馬梁熙

題爲特糾不職官員仰祈

勅部議處以伸

功令事竊惟茶法馬政之制關係邊防重務必

勤捕私販然後商通課裕臣自受事以來稟

遵

勅諭嚴行各屬再三禁飭其間竭力奉行恪脩

職業者固能上裕

國課若夫才質疎庸職業惰廢有如成縣知縣

張竒抱其人者臣奚敢寬徇貽悞以臣聞見

之所及合之陝西平慶臨鞏布政司右布政

使田起蛟按察司按察使潘超先署洮岷道

事分守隴右道右叅議楊三辰鞏昌府知府

林輝章推官姜愃揭報僉同例應糾劾謹臚

列事款爲我

皇上陳之

計開

應劾官一員

鞏昌府成縣知縣張竒抱事跡

一成邑爲漢鞏經行孔道自本官到任以來

屢催飭捕私茶私馬片紙不應未據報獲一

功

一驛馬倒斃例領監馬扣價充餉該縣應領

監馬五匹業經半載梟不牽領

一本官質本疎緩才難理劇沉闇公事如

欽件內署官王秉武與武春威陳大經等互訐一

案行提犯証半載不解且身任錢糧之責新

賦舊逋追征不前一任催呼置若罔聞

此一官者識短才庸玩悞茶馬廢驛逋賦呼

應不靈所當糾劾議處者也如果臣言不謬

伏乞

勅下該部將張竒抱照例議處庶茶法馬政有

攸賴矣奉

旨張竒抱着議處具奏該部知道

巡視茶馬梁熙

題爲循例糾劾有司官員事竊臣奉

命巡視茶馬乙年事竣所屬不職官員例有糾劾茲以臣聞見之所及合之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顏敏按察司按察使陳子達西安府知府葉承祧推官徐蓀芳揭報僉同者如商南縣知縣周之鼎不能無議焉謹臚例事欵爲我

皇上陳之

計開

應劾官一員

商南縣知縣周之鼎事跡

一本縣路通興安湖廣產茶之處爲私販捷徑本官怠玩茶法經年並無拏獲一功

一本官既仕岩邑無心料理地方將逃去人丁全不招撫復業以致戶口空虛

一本官性耽麯蘖終夜酣飲任意苟安有失民望

此一官者玩忽茶法疎縱私販視流亡而招徠無術曠政務而沉湎自甘所當糾劾議處以儆廢弛者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勑下該部將周之鼎照例議處施行奉

旨周之鼎着議處具奏該部知道

鄢陵梁熈曰緝著

文稿四

書

答撫軍賈公祖書

中州凋殘之後經老祖臺綏輯培護民物底于安阜乃百年文獻仰賴宏裁遠識煥若日星盥手對大編肅然起敬前者捧讀台翰用悉老祖臺視民如子之深心固即 某 素嘗稱頌高厚與豫省士民共爲愛戴無疆者也 小价 詳述諭問注存 某 感荷無地所媿者一二癡愚之輩因相忘于生成之下遂至冐昧妄作致闔邑膺不韙之名區區深以爲歉也司理公祖至鄢備道老祖臺奬藉至詣 某 自顧謭劣惡無以當目下清丈冊完不惟水落石出人所不得借口以老祖臺三年愛養之澤即鄢邑且口爲碑而戸稱祝矣 某 於公祖涵育之中叨義意知己之感胸懐如積恨無能趨謁傾吐鄙忱仰邀宏庇倘猶得視息人間凡所以奉周旋而承教

訓者當有日也

答撫軍王公祖書

積雪丘園田家正慶豐年之卜瑤函下頒光彩如耀暘林懷遠念舊誼隆毫素此道在今豈能多遘也惟長者之雅惠屢渥而硜守之鄙願未化所恃蒙知之深乃敢愈因以見寸心耳自惟生有僻性頗愛帖蹟腕中無書目中喜字殆亦昔人玩龍圖而飲廷珪墨之意也嘗思宋仲溫戲書蘭亭十三跋爲楊惟劾摹于珂里府亭又子昂所書鐵佛寺鐘銘在貴府鶴砂報恩懺院儻各遠惠一紙則真不啻拱璧之珍矣伏冀老祖臺有原諒放則茲者稱情而談庶幾解免惶悚之咎也

與藩司徐公祖書

淑景開祥和風應律仰承老祖臺惠頒鳳曆俾寒谷知春而某以里門濡滯不獲躬候新禧遙瞻曦彩中心企切鄙邑凋殘久在老祖臺鑒照之中乃泛漲之後頃若石田城南八十餘里人烟幾絕柳梢悠期河夫不前所謂天意難問而有司則無所免咎矣不意入春以來城西一帶村落盡空邑父母焦心徵餉方在百計招徠而敝邑人士各自惶惶僉謂部議既下例有代庖之舉則當此賣絲剜肉之時復經改轍更弦之期恐去者長往而居者倍難自存某上虞軍需下憫桑梓但憂心如焚徘徊靡已仰惟老祖臺功存國計志拯生民伏祈垂念敝邑之危急主持調劑俾得新舊交代則荒春無虞庶乎逃亡可返而人心得輯豈特鄙邑之雲仍皆世戴宏恩而某之仰荷高誼且矢于有永矣自惟三年伏處未敢一字妄瀆清嚴茲者憂慮不違冒昧瑣陳倘蒙鑒原幸甚

與司理于公祖書

昨者老祖臺駐節敝邑弟得聆教益仰承箇意之
隆中心企切因不知台駕啓行失于候送深自歉
也自惟憂居伏處凡卿黨是非從未敢以一字瀆
陳于公祖之前玆有事廹宦裔漂搖之悲而義切
弟生死交情之感不得不干冐清嚴一抒鄙忱遍
許王漢如諱章炳弟丙戌之同年友也曾任鄖陽
飭推于順治三年買到郭學禮經分之絶產今修
造經營已十六載矣有郭養民者窺漢如去世子
幼族單謬謂學禮不當承受其產將漢如之姪王
家棟與家人趙克儉捏告多端養民又以此產遍
許其族中之刁黠者謂得當則瓜分之漢如家無
瓜瓞強力之親邑無輔車相依之戚止一姪數僕
震虢殊甚今當老祖臺案前魑魅自難逃形在弟
亦可以無贅但漢如昨歲病篤南望鄖邑有嵇康
故人之語弟玆代爲陳白所以謝亡友于幽冥也
伏乞老祖臺鑒憐酌奪并照徹弟區區矢義之寸
心則仰戴之誠永荷雲天矣

與司理張公祖書 汝寧

恭惟老公祖年臺冀北名賢汝南福曜巡行遍甘
棠之澤作人成棫樸之化固已恩膏浹中州聲華
騰斗極矣弟昔在都門仄劣萬端雖在鑒宥之中
然跡頑之辠時自歉也玆有瀆者西平趙貢生諱
鳳騰者乃先嚴患難之交也昔壬午癸未之間携
家同避覃懷望衡對宇倚如骨肉邇來趙舍親雖
過自抑損弟惟誼敦古道昨爲監事赴京知弟素
承垂注懇以家門諸事相托弟言念今昔不勝存
亡之感伏祈老祖臺俯施恩培實與弟之身受無
異也竊惟憂居年餘從未敢以一字干瀆公祖父
母祇此生死交情不能去懷得托在宇下則舍親
允爲三生之幸弟仰藉宏庇倘猶得覩息人間所
以頌誼鏤心矢不敢有諼也

答登封張父母書

前者一札申臆之後屢求鴻便圖得請桀誨而事與願違日覲嵩雲暨聞老父母循卓績著薦剡先登輙自加額非僅爲當事者採訪至晰舉賢大公不負廉能撫字之憂所喜者豪俊邁往之才歸心聖教弟猶慮矩步絶塵時宜難合今者一誠相感名振寰中學道之訓言既效則世運之昇隆足慶耳正將走一介申賀因思超擢指日可待矣于時修札可抒鄙意也李先生榮任得捧瑤函腕切之誼溢于筆端自惟拙守林園笑同駢拇豈意老父母推往編引重之語懇懇不惜締結則他日事權爲霖几篤厚念舊開一世和平之福者可卜也學役西往先此佈復握敘之念愈切良覿之期未定臨書曷勝神馳

答史公祖書

蕭寺一別歲星三移仰惟老祖臺春風化雨榮敷兩河弟往返道途猶如候雁竟未得一奉芝顏曩企之憂則與年俱深矣昔遭變更荆妻共歷患難往事惻愴非僅糟糠勤劬之常一旦長逝所謂何能無慨然也承俯賜誄奠存沒均感乃誄章縷敘悼言淒切雖家有伯叔其詳當不能過顧何以得此乎生者霑襟則逝者死不恨矣諸孤他年倖有奮跡者彤管借輝曷敢忘今日褒稱之摯也

答陳年兄書

蕭瑟寒雲寂寥僻地枉老年臺長者車紅爐促曙水酒閒懷敘十年濶別思道人間可喜事旬日之內神氣都旺弟私心用暢謂相逢出於不意也東郊把袂倏已歲除候禽改音新祿滿眼迢迢遠思又在胥山霍湖之間矣山川修阻忽得魚書知年翁念我爲切詢聞近履福新德門慶集殊爲欣慰弟就醫有心買舟未定然台駕可以不期而相遇弟奉詣高齋之期又何知不在指顧間乎

答陝西任老師書

昔在萬年阜展多端苦塊以來回首猶如隔世惟憶兩夫子霽顏棨誨輒歷歷目前葢誠結旣深斯須不能去懐也京邸日與三世臺相晤因宦情蕭颯未及治候起居以嚮來尚篤之意久在照鑒之中雖自媿疎頑猶冀俯宥原今伏處堊室神志惘惘昨冬勉襄大事尚有先祖母庶祖母二柩未能歸土反躬深恨株守對人難話麥舟俯仰艱難怛懼隕越惕視駒隙有撫膺浩歎而已去國一載未

能以一字入都門棠霍夫子之培育獎藉非言可悉今仰戴堂翁愈深三生之幸若兩夫子家書往來時道某鏤肝矢報之誠則受兩夫子嘘植之惠爲無涯矣自惟賦性愚癡每重緣合因二十年間得作宰於父母之鄉邦一念惓惓感思事深故每接兩夫子之道範輒依依有孺慕之色今援毫抒素遂亦如敘家事不能有所飾情也諸世臺學業日進不敢遍札通候并希鑒原

答河陰代庖章父母書

五載相別回首慨然恭惟老父母年臺宏識偉度睥睨當世比因欝欝猶苦風塵凡在知交靡弗悵結邇聞賢豪聲氣頗見感孚以茲周鄭之墟多有何暮之歎則仁人素志稍借以抒即涉歷山川攬今懷古所謂登高而賦者亦足聊慰寂寞矣伏讀佳刻函圖敘引生平用附不朽適俗冗蝟如筆墨荒落尚未敢草草辱命也弟假期匆匆廼未申候前者因弟到州令尚謁長者以盡年家子之誼且

拜問近禧可當平頭尺一之賁今反勤雅頒顧何以自寧乎不敢自外謹登雪鏡用淸心顏至于過承隆譽麗藻盈牘則覧誦有增媿矣業同別論識之心版率爾托毫乏次不莊統希鑒宥

上于老師書

廿一日得接老師鈞示知手稟並達左右中秋前那長班過鄙値日病未愈曾托代遞近兄邇因鄙郵謁傳遂致比屋束薪 門生 亦匆匆爲 堉兒 完婚茲擬重九後北上 門生 皆嬴無能久在老師鑒照之中自髮燥以來確守虎鶴之訓卽五斗謀身敢望繁劇但願穩得中缺雖出稍遲無憾也摠裁老師前不敢瑣陳祈老師曲爲培植未審可以一函轉致否敝省新銓夙無結納老師有可相因以及

遐君者則旅食京華竟免奔走塵紛之苦矣 門生 落落生平萬事廿後惟檢束酬知自信不讓昔賢今依賴老師實慈父之子也故敢由衷抒愫言無匿情倘蒙原宥狂率則襪線微材有永戴高厚于無疆矣又太康代庖素頗相信老師於行檄附札中再一及之渠更當相爲緣鄙與扶溝止隔一舍 門生 薄産多在其縣治也臨稟無任悚仄

答劉老師書 癸亥仲春

京邸得晤世兄卽如日侍夫子至家園得楚老所捧函丈此後則東南氛起人有戒心因懸懸以起居爲念而病困餘生不能買舟詣候惶歉無以釋兎自撫軍溢任意道履必藉茲一游嵩少將携茶具酒罍幸隨幅巾杖履得暢夙懷忽接鈞翰知世兄客汴已渡新春緬惟夫子高風淵抱輝映江山自揆庸陋亦圖砥行勵節期于不玷門墻而下里謏認爲馬少游所謂難與俗人言也夫井鼃擅埶

云未見東海如涉歷世變漫翻陳編自謂出于崖涘矣然不謂東海果大于灌涇自非夫子奬拔提命踰于尋常語言之外亦何遂能畧察盈虛櫟社自怡乎然壬子以前之著述俱恭奉經案之上惟所謂耨蕕者猶未得刻本儻有便鴻懇祈賜覽以尉饑渴菲幣本不足以辱行騶而局于野芹非此又無可以將意中懷如積臨稟難抒

上劉老師書

雨後暑炎稍退恭惟夫子道候福勝僧衆葛帳之間世兄得喜侍一枕清風也陳眉公勿讀太陽元精論因習其法能依綿坐烈日中某昔在都門冬可無裘乃甚爲暑困奈羽流皆無可與語遂未得一閱道藏湯玉茗爲南博士謂神樂觀道藏多半皆其點定今料已散若雲烟此論將何由得付胥鈔耶捧讀內鏡兩卷恍然重闢素問夫子手下一轉語又見通身是眼矣自繆慕臺以後如視茹穹

吳鍾閣全書幾多又無可爲誰氏仰祈俯賜詳示當托書賈一一訪求以下慰渴懷夫子八編一部標指韻寄存徵并內鏡幸已珍奉秘册餘者未卜在行囊否管測一則或係談天之奇乎倘俱得寓目舞蹈快讀將又有莫可名言者矣某於世間諸務最爲頑鈍獨嗜書信有前因爲目病尚未能親叩函丈今占授稟柬自媿饒舌然侍在教誨不倦之下更無所逃刺刺煩瀆之辠小刻四種原未成章係生平志嚮所存不敢不呈覽也

寄高堂翁書

燕臺襆被親相送一箇嵩丘行脚僧此庚戌冬老先生慨然相贈句也不知某有何前因能當異人親授記乎嵩雲在眼因大賢之春耀未裹而鄙人瓢笠亦窮年掛壁此固西南鼓鼙爲魔然安能混卧遊之神境乎况世臺言持小刻呈覽時正值如椽之筆再勸善因至今猶讚嘆水乳感合非偶然也昔年蒙賜隹刻甚多本欲一一梓行勸諭鄉人無如地僻路左刻工夫不復來徒令人鬱鬱耳道

家虛靜釋氏圓通承教不啻書紳廿年猶如昨日也然某已廿年矣佛閣妙悟猶可舉以警凡夫者東望尚冀慈音至于潤悚積緒雖纍幅難罄在長者之前無敢枝蔓長跽肅緘曷勝翹依之至

與汪鈍翁先生書

子美得友朋書乃云素書一月凡一束蓋爲寒溫空函無濟於逆窮也弟每接老年翁一束輙怡悅不已自是嗜文夙性結習莫解耳近三載矣未悉台況雖冀北不易附托若以弟懷念之切委曲訂付或亦未至浮沉適鮑舍親謁選其秋月還時當望翰教大慰渴思前有楊兄賫小札必已致上矣嚮者勝老履任承阮翁注存惠問盈幅今任滿又赴滇南弟纔得荅謝晤時幸爲致之北客間有見

過皆言衛翁談史賦詩意興實勝當年亟求一讌筵寂寞中持爲珍玩祈先生暇日過從特爲敦促弟仰體馬上諸相識集阜橋坏垣中閒話徒剩引煙之具槩未敢絮瀆在衛翁前不能不尚礙異同爲言非敢自踈也懸想年翁大集又非客騎所可携若近作量付小史鈔册見示則受賜厚矣茲聒兄扉人爲弟鈔書其數無多行篋可貯便將相寄乎因舍親行廹信筆抒悃猶覺吃塞伏冀意照可勝依依

與王阮亭先生書

前者鮑舍親送到台翰知大集彙刻成部因晨夕懸望顧難得一函來也今又三載日邊贈什硯北託咏名章秀句流傳海內者更幾多帙乎弟固陋成癖不獲時勤遠問而僻地下邑數年不一值使客之車得聆京國可喜事如年臺遭遇艮時在文人中可謂最勝想追憶舊踪秋厰暮雲春城新栁長者遊文字飲應自興慨方今雄據詞壇指授羣賢籍湜之同調爲誰晁張之際盛何似亦無由得

知夫升沉不知嬉怡滋甚惟茲事未聞則悶氣莫除蓋結習使然耳適有敝年姪王諱圻者赴都考職其先人爲弟鄉同年在丁亥榜中曾宦於楚敝年姪喜讀書意氣人也其力能奉老年臺全集見付且生平美仰王先生鴻名謂踰荊韓百倍用敢拜付手啟敬候新禧至於狂生故態幸其頗能道焉不敢贅凍伏冀照原北望曷勝依切

答宋牧仲年翁書

蕭寺一別逾二十載雖僻邑伏處無所聞知而政聲文事如老先生之不負遭際則炳然在目矣中原人物謂東皋最著而家集未傳潛庵傳矣而輔弼之願未遂有深憾焉今者門第聲光惟先生輝映當代鈞軸推重詩名當與名位日隆草野之人仰遨台庇北窓無恙得所謂一品集者歲增而時誦之是亦人寰之快事也弟夙喜異書殆是宿業見時賢詩文超絕每誦不容口以此交汪與王恒督相酬雖受其詆詈並未出手近間刻一二冊子乃高念老四勉堂勸善之類放翁有云欲為鄉鄰講孝經不過竊附此義將何所舉似以就正乎鄉人見說閉戶不知其靜依藥餌耳然亦賴其扶持俾雙目有珠得盡讀先生政府之宏文鉅編也東鄉應有前集行世印老在學政時屢為訂問渠意似為人中護前卒未成業先生事機在握能為搜聚則與豫章先賢編並不朽矣

與慕年翁書

恭惟老年翁台臺才均兩大智屬萬微帝知歟歷勳高恩禮隆晉錫之盛世仰濟時名重節鉞開楚練之雄霖雨已有徵霞展旗旄浮紫氣鼎鉉方衡象湖占景慶應金甌矣弟忻欣同衆懷想倍深顧何能一詣轅門得以視瞻盛槩乎同譜禮曹臨穎宋年兄胞弟名逢盛當禮曹早世之際提訓其二子並能立弟於姻婭之中推為師表筮仕爐溪已經一載每為籌獲上之路正苦無門幸湖南撫軍舊曾浹承恩意得老年臺俯賜吹噓則宋氏之雲仍將且矢報勿諼矣歲壬子曾以一札付長洲令托候起居轉盼已有十餘載踈濶之念耿耿晨夕然自惟樗朽之餘雖未敢習懶而野態日滋若非老年臺通懷雅量稔為同譜諸公所溢須即茲荒函尚能不含毫而有囁嚅者歟

答張道長書 祥符

竊惟老道長由仙令以躋西臺其時中州人士濟濟鵷班可謂偉然運會之盛弟爲伏處日久從無一字到長安然羨美景慶日恒在念忽接瑤函敘次疇昔則劉夢得所云初見相如成賦日也俯仰身世可勝慨然自惟性秉迂滯祇恐迕世幼遭患難反增頹放意欲尋味前言閑括身心雖流覽梵筴間及道經非鑽故紙亦聊自娛耳見者謂托寄蕭條或有所得乃俱成戲論毫無實際也將何所奉似以仰酬雅意乎獨在京邸雖曰商同早閉門然頼有二三知己對滌塵襟追憶往事已若隔世今閱來翰則如躬承緒論炎焦之中拂我以清風矣懈可知也祥老言來月可以啓行然則上國人來傳誦新疏霖雨端可佑政府矣

與沈年翁書 諱士秀

豫章風氣夙稱靈秀老年臺惠政嘉猷鳴琴而治想歌頌已遍山川矣去歲閱邸抄即擬耑函申賀祇因弟鷄骨餘生荏苒時日經營赴役之部咨方畢聞台駕早已南發疎慢之辠無以自解也茲有瀆者弟之業師王先生諱朝臣乃老年臺貴治人也先祖延在寒舍凡十有一年弟受章句以至入黌宮皆屬教誨恩深義重真猶子矣戊戌之秋其孫王彪至邸言師母年逾八旬値弟浮滯京邸先君無以無可周急爲恨屈指又已六載茲因書林周君諱應文者之便敬修寸札仰祈台慈弟自伏處里門以來未敢以一字妄干知交今因老年臺意誼愷惻之素與弟有同譜金蘭之交而弟念函丈訓誨之恩又不勝生死存亡之感幸借二天知老年臺留神垂注當覩弟之身受照拂無異也書林周君籍本臨川乃竟以敝邑爲并州三十年來交契非淺若蒙推分青目則涸轍之澤在者㐌之感爲倍切矣

答陳野叔書四函

節鉞震蕩之時而台駕陪之雖舊屬但未卜相與何如接來翰則爲古人加額矣然僚屬欲倚恃以得其意指而當事者又恐素知之深或堂其習性此上下之間必萬分謹步始可無隙也席未暖而一騎西此生平所嘆服前賢者身當之則滋媿矣寸心貴不忘耳此何等時也而贖施於樗散乎幾欲璧一半而事理有不能得者此後祈相量幸甚敝邑高父母諱有闓盍都人也行取作吏部晚年有一子丁未始作令于浙中年頗高祇願挂一銜而歸不佞曲爲之計竟得以原官致政廿載無音問不知其公子有幾位今若何並欲知其公子之名與字此先人荷感極深非尋常桐鄉之泥頌也新城王宮詹士禛有新集十年前王長科自都中相寄宮詹手字云續刻成當再得請教昨見其補官矣而敝邑僻在井底欲得一札且無由況集本乎儻得于新城覓一部則不減百朋也但必兼續集者方可若初集與新集則牀頭久存矣自非老

父母同有文章之癖雖交厚亦不敢相煩正今日所謂迂腐事也王宅轉寄之字幸未浮沉然初冬始到困台翰原未有緘發之月日不佞遂疑淄川之使或中途返轡也今知諸事得當令不佞全藉鼎力有以遠酬洸世兄屬望之切慰甚慰甚使世界中皆如我等用意之厚又何必撫胸憶古風乎姜使小心曉事老父母初受事而知人如此則善任有足多者然此是私心識喜故及之若渠則毫非有希求稱薦之意也

其二

生平每謂無論何時品望爲重然未有一見信于人也今老父臺潔已濟時堅操不移竟得卓登薦牘顯著當世慟快可勝言哉細問劉役備得實心實政之詳則名位彰顯當如日之升矣前者以書籍瑣物妄瀆深荷注存乃又損廉士之俸則愧無可釋耳聞仙鄉避荒之車今皆販糴以苟延旦暮敝鄉地瘠力弱當黑沙壓麥之際倘秋禾不得下種正未知稅駕何所徘徊日爲寒心也董帖玉露

堂之外又有蒹葭舘瑜瓌樓三種若得一經台矚
卽求多方致之不必此一時一地也此所謂苦中
作樂言之當發一笑實則性情所寄也然有高世
見一函閱過當爲轉致

其三

閱邸抄見趨遷分籓爲之加額葢旂常旣立車路
合轍近三年又當以卓異冠外臣矣接教似有瘴
癘之虞世俗嗜慾其所以瘴癘人者滿目皆是也
以剛方發固建節率屬若猶慮之彼膺民社者何

以化俗奏績乎笙歌帷幙乃幅裏之大瘴癘矣煙
嵐卽近未聞其能侵君子也尊眷欲暫留敝邑當
除階以待自惟通籍十六載未能造屋擴宅林下
廿年舊廬三處且摧拉殆盡雖爲人所笑亦時命
無可如何耳幸老父臺冢卩非泰淡約有素區區
餘一監基尚可少憩也劉役兩翻道路本不足以
病之因二月黑風日吼至今飛沙壓壠旅中勞困
薰以燥毒在寒舍卧病六日雖平愈仍令人送過
大河恐台臺疑其羈滯故及之

其四

貴役廿六日自虞城渡河令敝役齎稟還歸想世
臺啓函當快然開霽南征矣况德老不遠千里跋
涉相顧所以稱贊推愛之情連日夜不能盡也不
攸經歷患難歸心梵筴世事紛紜一切能空因見
彼法中傳授因緣動稱纍刼則我輩仰報師恩何
時可以釋念今德老令二郎未青其衿乃不佞性
地內一大缺陷也老父母榮行在邇猶舉以相干
在他人皆謂發言不揣矣實未知好整以暇正見

學者之定力惟年來德政獲上已深寮屬諸公必
有義氣結納去後允足倚重者若於此事多方區
畫委曲成就則老朽心花得綻眞所謂誼薄雲天
卽他日懸梟中州澤渥寒舍未可與玆事較重輕
也猶有計者邇年局態但泛溯淵源彼皆佯聽恐
有浮沉今竟言夫子節推山右時老父母身受栽
培非此無由圖報則至誠必能感動也

與張元玉書 山東鄒縣知縣

京邸一別多歷歲朔近聞政聲冠魯郡遊擢在指顧間矣金陵劉世臺有舊交在山左因往探訪路出貴治遂以一札候輿居凡可以推分用力者知雅重淵源當不惜也林縣昔以公務到敝邑亟欲小兒看黃花山不佞苦止之均州曾遨遊太和亦笑而辭焉今馬鞍四基之間乃煩世丈爲東道主非初志之或移正內典所謂緣到因生爾即乞以回札付行裝開春舍下有人渡江當往取得用知高情委曲以當不佞之躬荷摯誼且客路關心欲備知返棹抵家之意況也于延年兄家事不佞每遇東省人輒相詢問但地僻無由寄字申欵此公有人倫之鑒當年賞拔係其特識也風景澄鮮雁塔在眼念伐石題名恍如昨日俯仰身世臨箋不禁慨然

與鼇厓駱年翁書

春月肅具小緘托武醫生崙致老年翁案前因荷雲天之誼用抒刻感之誠擬即遣价代叩階墀稍申鄙悃且得以匍匐名祠瞻仰神位備悉桐鄉俎豆之盛而區區念先追遠亦悉以望南山而如見也不意人事錯迕尚未獲如願乃承台翰遡臨更辱隆貺遜須自顧媿恧實無地可容矣老年翁以意誼相孚力崇古道不待子孫懇求遂進先人于千秋之盛典弟即有胸無心敢忘報答前者因感激無盡私向武醫生言期以仰効綿力蓋生平守君子從之訓兼慕古人爲德不祈人知之義雖機會未逢實鏤藏中心不謂其已煩清聽也玆接焦世兄札隨欲以一函付貴役因計有舍親現爲長隨云目下回鄉一看即便再返秦中初意原以待此今似仍從此着爲便蓋相晤既可盡言且托致書函亦甚妥當也以老年翁聲滿關中行當首登薦剡弟之言若輕塵豈足爲泰岳增峻然不昧者心聊借以自盡耳至於荒芹未獻反邀雅儀對

之已覺顏甲尚可云拜登乎惟是千里垂注而固
循鄙節則得皋愈益多矣謹登一事以志宏德不
腆山繭用侑寸箋以當獻紵之忱非報也故不敢
具別柬弟與叔夜寅翁夙昔締交盟切車笠家鄉
音便更乞曲致渭北之思因裹懷縷縷不及莊啟
并希鑒原臨書曷勝神馳

答鰲厔蔡世兄書

君子之爲惠有及身者有一時者一時則時與代
華及身則身與俱泯其不以時代而身泯者則惟
俎豆於賢人之間老世翁意氣肝膽照映古人因
學宮維新之際切思三十年前知遇之感欲合輿
論而進先祖於名宦此千秋之惠也某草土餘生
恐忘報稱乎昔者聆言含飴二曲之風物已稔于
耳比者待罪西京終南之山色日親于目恨未及
假道一過遍識賢豪今乃接台札于先君哀蓫之
前歿存均鐫感矣苫塊之中占言乏狄續有嵩役
祇申夙悃臨書西望曷勝懸切

答鰲厔焦世兄書

萬年紛錯之地不獲與老世臺欵聚數晤入都恒
切夢思王世翁榮旋又以功令嚴飭未及嵩札肅
候翹首南山時爲耿耿某積釁於天先君倏然見
背乃於哀蓫之前得接大教圖進先祖於賢人俎
豆之間逝者有知感勒幽冥生者即有胸無忘敢
忘誦德乎以先祖六年不朽之業而表之於三十
餘年之後讀感思誠服之翰言泫然涕下亦且慨
然自惕也武與劉踄涉既勤羈滯復久某于草土
之中匆遽具復嗣有公函嵩役申悃臨書西望曷
任懸切

答于世兄書

丁未戊申在都門得奉老師教誨晨夕欣快自株守園林以來未能遣价代候起居私念老師歟歷屏藩聲望隆重然甫逾強仕之年三事八座間原分所應躋也昨小价還自燹門捧有行實乃驚詫欲絕追憶湖南之行送別僧寮曩時色笑竟是永訣雖百身莫贖矣痛哉仁人有後天道不爽世臺文譽德量自能光顯前業今相去咫尺弟以目病未能躬詣客次握手一慟即奠誄之役當佈寸誠

但目前踈濶抱恨實未有窮也承諭劣銜隨專柬呈上此在友誼之篤者尚將哭返其幣矧門生附先師家世之後可取酹儀哉原柬返上仰祈照悉歸途殘暑猶炎萬惟加餐自玉

答沈世兄書 山東

自歸園林倏逾廿載當時頗信身名未玷可以無媿師門豈知僻邑荒儉如坐井底起居既乏常候函丈遂成隔世若此門生只似無也究何益哉忽接台翰愴感不已細詢近履知持身有度應物循規王謝之家聲仍起甚服雅度愈徵先德矣弟迂拙性成居鄉無一事干公庭至于春明夢斷空數歸鴻且閉閣代謝舊交可悲亦且鮮矣茲以一札托爲轉圖當不辱所委邃使復命想得其詳耳雅惠不敢不領然何由報貺乎犒使三金爲喜老世臺選擇之當菲褻則自知愧矣

答高世兄書 山東

仰惟太老父母之涖敝邑也桐鄉之政追感固閭邑所同如蘭之馨氣味在寒姓獨切自愧運敗力

薄無由魚素屢通幸而京邸得與長公相值薄翰已自言輕乃又以吹噓爲退步計也抱愧更深矣叔翁世臺之駐節貴府弟久服其忠信慈惻始敢以潭府近况詳問承其共敦古道眷注有加不僅弟戴雲天念九原如在先人當爲驚顏矣讀佳什之流麗閱尺牘之温雅可謂不媿家聲日惟佇望騰起用以大快夙昔臨書東望曷勝神馳之至

答楊世兄書

去歲咸平役還得接台翰備知布帆無恙大事諆

襄南望珂里寸心懸懸得以稍釋矣不佞雖愷惻
在心方媿因人成事乃承令叔兩年臺奠藉纍幅
捧讀再過悠悠世宙翻爲增慨矣炎暑長途蒙年
兄專使稱謝名筆妙墨珍貺陸離感荷用意之深
令人不忍返璧惟头藏藉手充候知大雅相諒當
不以爲不恭也麗京年兄二月相面云必造潭府
不知何故改轍至于舍下弟姪從不敢以一字付
令遨遊非欲禁予姓也恐有因予姓而多事者也
此中情事想能悉照伏冀加粲自玉黽勉禮席用

卷六　三十二

光大業屬望無窮揮汗口占易農道長及曹令親
之前希代致瀾悰臨東昂滕馳依

附楊世兄原札

老年伯清操峻望亘古人豪誠爲星斗共仰其高
麟鳳共欽其瑞雖河山修阻未覯雲霄然因依世
誼企望風采之日久矣曩者　朝端正色凜凜千
秋近知養重林泉追蹤伊洛宗風在望寤想何涯
竊念大雅寥闊所傳昔賢高誼恐不可再得詎知
古道深情當今復見令人感而雪涕媿歎不能自

已亡弟承乏梓里告猝卒官老年伯因先世雅故
憫其殁身廉吏不憚大聲疾呼爲之引援使千鈞
重負一朝頓釋全家百口扶侍而歸令巨卿文季
更生不知能及此否鵬兄弟感切同枝渴欲躬前
拜謝奈一以嚴程奔迫一則抱痾里門未遂摳瞻
徒深耿仄輒因便羽先布悃私銘誦高深匪朝伊
夕蕪函附候另容耑須臨穎悚溯

年家眷姪楊大鵬鶴仝寄

卷六　三十三

與何元舉年兄書

春月與長公晤言今又黃菊白酒時矣瓦覯如何勞結心曲盍我輩所讀之書所詣之境非斗酒高燈共傾懷抱則積悶竟無由得拼也茲因許丈母華誕庠中備有錦幛共慕鴻文光重下邑馮學長躬往叩懇托弟代求鼎諾弟以廉能德政須溢遠邇是老年臺所樂道者且扶亭之署綏甫交而咸乎之委檄又至在吾兄筆勢浩瀚真所謂百斛泉源隨地湧出據三縣之歌稱繪天籟于點染大海紫瀾照曜敝邑之人士貞大觀矣寒儒微儀實足供笑俯念肫懇之誼千祈不吝揮毫也

答何年兄書

弟駑鈍愧無所長惟遇長行文字一見即能辨其源流非關學力似有宿因也以故當宦遊時值近日作手聚于京邸恒被相邀析義近見諸公流傳集本弟多有稱許邇來抱病焚硯不知年往世更可將置弟于何等也今接台教見謂正於太僕有得及讀序文則丰神掩映居然震川正派矣不覺擊節欣賞非僅爲老年臺矜喜蓋以斯道有人則書簡往來足以大慰遲暮也

與王麗京年姪書

初冬良夜正可多聆教益乃又匆匆相別掌雅賜深荷摯誼非酒閒言正抄蘇詩殊爲嘆服此近日學人所絕無而僅有者也惟願閉窗弄筆日抄數首無課程亦不刻定完期三年畢功固可即五年六年亦無不可也昔賢嘗謂學者當以物愉心不可以心爲物所役因年兄方欲服藥若顧盼長編恒有孜孜如限告竣之意不惟涵泳之功少恐勞神之頃或於心火有微動也至囑至囑

答李雲皐書

歲月易得一别又六逢颺矣仰見近履佳勝足徵吉慶日多前者尊兄北上未及專函中餞雖樗散之人久爲大雅相諒而抱歉在衷則無以自釋也承諭爲太夫人延壽增福不覺肅然起敬緣壬午沐阨弟在水中親見創人者不異羊豕其後遂斷腥食每至諸寺因而喜翻藏經閱二十四諸天寶識知所謂摩利支天菩薩卽斗母也淮南子曰三爲戌戌主斗因令家人於月之初三日及月之三七日又廿八日齋食敬誦寶識內一則今將所刻寶識呈覽附城守日志一册多以見事由尊府所謂因緣生法信不誣也使者行廹匆匆奉復惟照原不一

再答李雲皐書

昨秋得晤芝顏一樽潤悰雨中樽酒未盡歡曲所幸者於殘墨敗楮自寫談虎動魄之境不意于尊府先世具有表揚之功乃數年前與年臺把酒暢談却不知沐阨日紀之刻竟出于尊大人手筆弟幼年頗窺古文大意爲病後未嘗輕作但有所諸不敢固辭且當日患難是何等景象全在此一册中自當闡發殊勳仰抒年臺之孝思因年內敝邑舊父母尚未啓行而署事與新銓疊至應酬幾無暇晷年事又已蝟集開春始得繙閱搆思尚未脫稿每見前賢週有序記皆多費時日益謂敷衍易成而神氣難集也容當治㑹馳上幸惟照宥不一

答友人告賑書 三函

辛亥仲冬得一晤敘乙卯孟冬乃接嗜教今計音問濶曠倏爾又已十載忽捧台翰即未悉吾兄邇年起居惟弟身遭值多所悕傷因憚於言愁故不能纏述也仲秋之月兩經喪事而敝邑水災苦于他方寒舍之空乏更窘于他家十年前雖無指囷之豪舉亦頗著通財之小節不意尊府告急之辰恰在弟山窮水盡之日即妄欲以擔石分送度些微米出郭門當叢來乞隣之誚雖生平不恤人言

恐向後自杜告貸之主非細事矣優孟之歌叔孫也吾輩今有同慨然自非吾兄相知之深空函矣剌剌何爲焉

其二

相去兩舍餘未得一奉台顏令姪匆匆相晤或能仲鄙懷于左右也不佞食指繁多市廛無一毫運用之息鄉間無一紙計債之約時輩毎笑爲迂拙然運逢蹇困佃入不足以供賦徭乃期功之親所待以舉火者有數家可謂苦矣而戚友因此亦未嘗更有借取今承台翰目前雖有可以分貢惟是異縣車來衆所屬目敝邑戚友皆欲比例責求不佞更將何詞以謝之乎以年兄相知之厚而不佞硜硜肝膈又爲東老所洞悉故不避大雅之見笑敢佈衷曲千祈照宥原非昧豪舉而甘蹈猥吝也

其三

弟廿載林園矣鄉黨中無有以釜庾望周者恃邑人於我皆有鮑叔之知也忽接台教自哂且媿謹以十分之一奉上此在弟眞是剜肉補瘡而邑人

則不免詆駭謂爲顧遠而置近矣弟涉世之初籌度已定蓋人生衣食有數當年若稍學圓通今日即不難指囷稱豪但恐宦海風黒不知墮落何似尚未必能以雙鯉酬蘭譜之聲問也臨箋三歎統希鑒原

與吳年兄書

京兩自桂客見付後又兩捧手教置書懷袖未敢郎答乃事會不得不然也靜中仰望風裁所謂十地菩薩現梵天相撫摩震慴衆生總在化雨祥靄中弟以夙因特蒙海印注光莅遵台命敬渉一東致上猶覺爲畧早計伏冀鑒存嵩岳寺遇大功德主爲之合尖李北海碑文之右再覩鴻文郎何必羡叔子峴山碑乎若世俗紛紜雖信心亦有漏以我公建豎蓋有爲郎實相也車輛之事附結善緣不知三空今歲到敝邑否來春儻台駕再涉嵩右不佞體中佳時得以杖笠遇于僧房作半日閒話孰謂非千秋佳話乎手渉乏次統冀意照

答常延尼書

計與老兄相別又已多時茲接台字因念弟前者守制里居時祇爲穀賤傷農難辦差糧竟至憂心忧惚幾成疾恙幸而靜坐澄思以理義自持不數日頓平復無異徃時今以老兄聰穎出衆之資近爲穀賤用繁而憂心忧惚遂亦如是弟非止爲目前歎息蓋因而追憶三十年前家門景象有足悲也以先祖昆季四人每門青衿且不止數十人一有家務瑣事則本門兄弟相議姻婭相附項刻料理妥確則別門皆不及知且不須知之也今日凋零幾盡言念昔日景象有不俯仰興悲者乎弟浮沉世路日拙一日然亦因拙之故不至造業生事爲鬼神所忌仰邀老兄福庇他時得以本來面目青鞋歸林樽酒隻雞恒與親友坐場圃話桑麻消遣餘年上不負祖宗餘澤下不失迂闊舊態其稱老兄策杖相訪弟猶能握手舉觴細述竹馬嬉游泮宮肄業三十年前之舊事以當下酒雅物也呵凍又因蝟冗草畧不恭并希鑒宥不一

與友人書

一別四載中心企切仰惟老年臺風猷聲譽輝映湖山不僅惠政翔洽頌溢括州也弟迂拘如昨雖懷想日殷亦未敢以片札凟台嚴茲賫者新任松陽高世兄乃敝邑舊任高老父母之公子也高父母之去鄢已四十餘年邑之田更村嫗所爲感念祝戴猶如新也弟生也晚毎徘徊舊祠常以不及瞻承丰采爲悵乃深仁厚澤稔於過庭所傳聞正不知卓魯之較公果孰勝也今得識象賢深慶廉吏之有後而三生有幸特在吾兄幬庇之內弟同鄢人士遂共舉手加額感激顒望伏祈噓植不遺策勵有成是卽弟之身受恩德弟卽有胸無心亦不敢忘鄢人士千秋矢報之誠而焉敢忘吾兄二天培護之誼也手書不恭恃愛妄干仰惟鑒原不一

哲次齋稿卷之七

鄢陵梁熙曰緝著

文稿五

墓誌銘　祭文

扶溝庠生宿始何公墓誌銘

扶溝距鄢陵僅一舍兩邑巨室名族婚姻互締居然朱陳世好之誼焉宿始何公固扶邑名族之端士也始祖諱海其先本淮安人因任慶陽守備明初占籍扶溝遂家焉傳六世爲公之高祖竹峯公諱岑嘉靖庚子亞魁仕至河間府通判曾祖中寰公諱出光萬曆癸未進士由曲沃令拜貴州道監察御史祖望岳公諱稽曾奉訓大夫鹽運司副父晉徵公諱申錫邑庠生公諱際清號坦菴又號三無居士宿始其字也生有至性年十二母高太孺人見背晝夜涕泣不止竟目覩母容宛如在日咸歎爲純孝所感也事繼母朱太孺人恪謹著稱年十四卽入邑庠習舉子業寒暑不輟而詞氣真誠行無回曲師友之間聲譽日益起矣無何佹流寇

擾中原公奉晉徵公避地于頳壽間聞汴圍解還
里棲止于大岡寨不意土寇蠭起士大夫之裔知
古有遭世變則族姓宜散處之語於是晉徵公之
弟曰周錫號順徵奉母姚太孺人避于尉氏縣之
西偏曰靳家砦益晉徵公之繼母也晉徵公問道
往省忽感危疾公聞之冒險急赴幸脫身兵刃間
竟未及訣弟代子舍巳就木矣其時痛幾絶命然
寇亂愈甚刀砧及于生人公之瀕危者屢矣皆遇
解而釋嗟乎非盛德夙孚豈易免哉於是乃携家

卷七　二

至鄢迨
國朝定鼎順治二年勉爲童子師聊借束脩以圖
生計公之從弟曰際美號元舉者亦在鄢戊子元
舉中鄉試始謀復舊業又明年歸里有定居矣在
昔侍御公歿程朱之緒論立有家廟至是即同伯
叔暨昆季補階渺掇膺翼時節虔舉祀事每奠順
徵公以亂離未侍含歛輒嗚咽不止猶夫管幼安
加觴流涕之慕也歲丁巳均祖産爲四嘉平家祭
畢令諸子任拈之隨出其意所欲授者一紙其名

次一一與拈者皆合宗親羣然驚異謂誠心直通
冥漠矣生平重義氣賙困扶危親疏無殊兵荒中
諸叔有鬻産者即暫收焉俟其子自河朔歸仍以
原業付之遇訟事則傾囊以助事平舉園亭相償
公笑曰緩急人所時有况叔姪乎却之行路有爲
父乞棺者皆道殣更不問其姓名歷來輒捐數金
界之異鄉之友染疾求葬地慨然與之旅殯有未
能歸念故交必以一陌酧之其陰行惻隱更有不
欲人知者多矣公家世華膴幼時獨不染俗好喜

卷七　三

魏晉法帖摹之至忘寢食熙先伯父大司馬禎公
爲同堂之妹夫也見其字大加激賞丙戌夏督學
借菴劉公歲試于鄢置公前列尤嘉獎其波拂著
于評語晚年求書者愈衆嘗閣筆笑曰使我遭世
變能勤八股業應不至雌伏而僅以八法稱也蓋
公中有所得其於翰墨亦寄焉耳而聊爲此言以
戲之也公之諸孫過予舍者言侍公兩膳凡搔背
摩趾與其幼叔皆分日競前以得公之愉色矜相
勝公于乙卯病曾危次子婦啓爲割股以進沉痾

始得起惟太和之氣鍾于天者原厚其淳亙保合始終如一雖中遭喪亂而耆德咸召見福徵爲當告終之前一日猶諄諄以朱太孺人爲念命後人奉養須更有加也公卒于康熙戊辰六月初七日距生時故明萬曆庚戌九月十六日享壽七十有九元配梁孺人鄢陵縣誥贈兵部尚書梁公愼孫女儒士梁公克紹女是熙之從姑也年十七而于歸順治丙戌以疾先逝享年僅三十有五孺人生而婉慧事舅姑孝敬備至睦婣慈卹嫺于壼政從

卷七　四

公歷盡艱難而不及享子若孫事養之安可悲也繼配尉氏縣劉孺人子男四功敘歲貢候選儒學訓導娶鄢陵原任祁州知州韓麥霄孫女生員韓光射女次懋功邑庠生娶鄢陵生員梁廷擢女夫婦俱先卒梁孺人出次功載娶鄢陵廩生韓逢吉女所訓孝婦也卒于康熙己巳三月初二日次功民邑庠生娶太學生王玉汝孫女處士王居仁女劉孺人出女一適歲貢候選訓導杜之麟子拔貢杜宗頎梁孺人出孫男八範國學生娶生員李中一女繼娶陳州處士張燧女第娶廩生高占元女箴娶鄢陵廩生韓紀女功敘出筐娶鄢陵舉人王襄女康熙戊辰十月二十四日筐以病逝懋功出筏聘生員盧允瑞女有弟小字曰軸殤功載出筒聘處士王鯨女籥未聘功民出孫女三長適庠生張龍蟠子張德璜懋功出其二皆幼功民出曾孫男四從儉聘醫生劉祖向女行儉未聘範出守儉聘鄢陵廩生梁君孫女生員梁城女筐出習儉尚幼箴出曾孫女四範出二未字筐出一許聘於生

卷七　五

員王時義子第出一許聘於生員梁城子今功敘暨若弟卜吉於康熙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將舉公柩與梁孺人合葬于白馬溝舊塋之左次具行述謹再拜請銘誼不可辭也矧又素習公銘曰

矧學不逢陽九遇窮天心既定壽考令終孝以事親惠則及人性方行直寧不歸仁筆鋒洞古羲獻追伍龍跳鴻驚彩遍庭宇形藏名留不朽爲謀祥生塋兆貞珉納丘謂我相知求作銘詩詞修誠立百世是貽

扶溝儒學增廣生蒲君墓誌銘

蒲君惺存扶溝之增廣生也先世自洪洞來是爲始祖諱配家世力田數傳至君之大父諱西孝謙著於鄉有子諱士賢號岩山是爲君之父始業儒英年入庠補增廣生當甲子乙丑間舉子業爲習氣所中尨雜無章公獨持隆萬體裁毅然正之一時執經問難者以百數迄今邑中制藝稱盛公之力也配陳孺人生丈夫子四皆邑諸生君其仲子也幼時不妄言笑見便儇者惡之讀書沉潛不苟

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每試居高等爲青衿所推重侍陳孺人疾衣不解帶者三旬孺人終衣衾含歛之具皆手自經理悲號瀕血岩山公曰女欲滅性以從母獨不念生者乎岩山公有側室君事之盡禮知公篤念少子每加意撫愛應陳州童子試途多沮洳又值霪雨僕夫告瘁君身相左右無苦色岩山公謂爲能養志也出則命隨杖履入則與說經史益朝夕不能離焉岩山公終遂廬于墓側值庚辰歲大饑盜賊蠭起乃營居于城中時瘟疫遍行伯兄染疾卧牀君攜背饋膳問視無虛日及大寇數陷郡城君謀避地而兄弟難之瀕行泣不止人曰處亂世者宗支宜各自占居君兒艮是何慟爲君曰同氣各天他日還鄉未知何似不能無悲耳于是往來汝陰間從

皇清底定中原始携家來歸躬耕自給入邑城稍葺舊居輒營潔室奉祖考神主每晨起必奠而後食時節薦饗未嘗不掩泣課訓子孫業已有聲諸生間猶朝夕策勵以先人積學未顯爲痛視童稚

之動靜語默諄諄誠勉以小學爲成法不稍寬也其念先啓後以身爲率者有如此及感疾易簀之際冠稍不正命家人曰正吾冠從容而逝嗚呼可謂篤行之君子矣君卒於康熙十四年四月初三日距故明萬曆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始生之辰享壽七十有八歲君諱芳娶何氏監察御史中寰公之孫女明經嶽公之女子一人永年邑增廣生娶邑庠生王大成之女孫男四漢膺邑增廣生娶邑增生何際禎女繼娶處士高禮女漢章娶甲辰

會魁何際美之姪女儒士何際盛女漢雯聘太學生王玉如孫女儒士王居仁女漢英未聘曾孫一壽幼聘邑廩生杜宗甫女女四長適邑庠生杜之麟次適邑庠生李華辰次適儒士杜潢次適儒士陳謨孫女二長適邑庠生羅繡之孫羅天相次適邑庠生傅文蔚之子傅贄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初

日永年卜葬君于　鄉之　介杜宗甫來徵銘宗甫爲君長女之子能文章乃予同堂妹壻也君之行誼爲予所心擬有素矣嘗喪亂之際能全

身延宗其識力有過人者昔經鼎革士大夫後裔見異遷業者多矣而式穀之教藁然著於君家蒲氏嘗有以儒術顯者乎予先世與君族同井里及相携而東占籍鄢陵迨予爲十二傳矣俯仰今昔多可感者因次其行實而爲之銘曰

膠庠鐘鏞發聲宜鴻天佑厥德能脫燧烽積厚見光蔚爲亢宗詩書成澤符合顯融他年上塚豐碑穹隆予占其兆預織幽宮

臨潁宋年嫂張安人墓誌銘

張安人者故承德郎禮部儀制司郎中東頻宋公之元配也乙未予得與公同籍次年春予兩過臨頻城東之兩岡爲公之家在焉時公初成進士客稺至盤飧整潔而臬以內無疾走急呼之聲有以知公內政之嫺矣又二年俱官京師偶相過公輒呼酒烘炙爇蔬具有家鄉士味蓋主中饋者貴而有恒乃能然也公舉子稍晚伯與仲俱傍客坐受書予謂郎入署將焉師公笑曰課有程不中程若

慈不令得懲也又二年公以疾歸隨捐館舍安人操家計廿餘載伯與仲皆成立予從弟長女歸于仲歲歸寧由鄢陵城內過予家始抵北鄉凡所以述姑嫜淑則甚悉居恒詔待伯仲有師道視嫂與身則慈母也安人因長孫女早失恃躬爲鞠育字予長孫能循婦道三年之中未嘗稍失儀蕃範于閫訓者深矣去年安人病今春告終于內寢得伯子所爲狀與予所夙知者相孚謹綜而誌焉西華有隱君子曰培初張公其先世爲邑中望族培初

公以韋布敦行誼爲鄉里推重安人其仲女也幼
莊端貞靜培初公爲卜家乃許配公初公以次應
爲嗣贈承德郎小寰公比結褵時小寰公暨元配
王太安人巳去世安人毎以不獲躬盡孝養爲憾
歲時登薦手自備整寒暑罔替朔望晨興必瞻拜
如禮偶被火災公適他出家人驚惶移置安人則
不及顧襁褓兒急奉舅姑神主以避惟孝敬本于
天性故義明識定見于造次之頃者有若此其時
公之昆季方並居平寧之鄉城共奉楊太孺人是

爲公之本生母以公貴得受移封者也安人晨昏
定省靡闕後以食指旣繁各析爨以就所業與太
孺人相違數里時節必奉迎致養疾恙則奔供藥
餌公筮仕唐縣太孺人以高年不能就官署毎寄
裳衣爲壽安人懃勤封識依依如侍慈顏至太孺
人之喪家本巨族緦麻百人會葬德門素車盈路
安人助伯叔以襄大事竭誠盡力惟祈夫子瞑目
于九原內外親識無不嘆謂公卽今在其經營贊
畫亦不能有加矣當公未第時安人曾躬操井臼

及佐公起官業始終相敬未嘗有違言及公之卒
名臧獲受約束以耕穫勤賦稅以豐約稽出入肅
括內外矩度凜然念兩孤方幼非嚴爲訓飭無以
振家聲延師攻藝較公在日加厲以故家計日起
而伯仲文雅禮讓在士紳中稱雋流至于待親故
雖甚貧踈詞色則未嘗不溫公有長姊適劉氏少
寡無子而貧公謂非相依則無以歸時方困諸生
間常至不能謀朝夕安人與共炊者幾二十年愛
恤之心暮年更篤病中猶諄諄念之不忘蓋自稱

未亡人以來日月往矣乃無事不以公之心爲心
無時不以公之所以待人者視人嗚呼可謂賢矣
安人生于癸亥年八月初一日卒于康熙二十五
年正月初六日壽六十有四以東穎公貴封孺人
再遇　覃恩稱安人云子二穎壬子拔貢娶郾城
縣生員張公諱端女繼娶福建建陽縣知縣崔公
諱擧龍孫女生員諱瑄女穗由庠生入國學娶通
政司右通政王公諱遵訓女繼娶丙午舉人梁㴱
女卽熈姪女也孫男二光聘壬子舉人遠麟貞女

積出煒未聘穗出孫女三一適予長孫生員鑑善
爲予兒生員堉子婦在安人老終半載前逝積出
二匆未字一積出一穗出今將以二十五年十一
月　日啓東楨公厝遷葬于新擇之阡奉安人祔
焉銘曰
禴祀隨夫默追形影婦職未亡竊悲定省同祿倉
皇主在手拯送姑誠信夫終目瞑以玆教子子心
耿耿以此操家家政井井夜臺偕歸哀榮爰併福
佑地靈豐碑五鼎士女芳型取鏡于楨千秋誌傳
惟馨有永

祭撫軍張公祖文

景運初開名世篤生山川鍾瑞爵爵錚錚如律斯
應如作而賡我公應運弁矣星精初試銜繫稱霹
靂手訟牘盈階片言而剖猾胥脅息悍卒奔走卓
異上績爲三輔首　彤庭特簡耳目宜司峩峩冠
豸軒軒筆螭兩經持斧直比朱孫爲綱爲紀是咈
是踰　天子曰咨亦既勞止棘寺孔嚴汝其任理
折獄恤章霈恩波瀾克愛用威君子樂只節鉞再
出中原有慶廣闢草萊詳遴治行百吏知型千里
仰命偉績豐功于今爲盛瓠子湯湯滁壤深憂徒
損民膏難遏溢流公歷遠慮早夜營籌歲有安瀾
漕無滯舟惟昔天吳貽災壬午千年闔閭一朝舵
櫓公來經之戸增百堵女墻在望東門可覩緣栐
閭閻既有成矣貿易攘攘忘舊泓矣咨諏駪駪羨
屢焉矣憲府翬翬宜永亨矣輔世方殷化鈞何疾
棟隆岡摧嶽贍忽失沈瞀若夢迴惶未必日如闇
淡春亦蕭瑟望旌心楚引紼淚沱　璽書且下豐
碑不磨森森玉樹象賢者多以此酹公神猶其職

祭學臺松翁王公祖文

震澤底定東漸于海淸淑灝瀚元精所滙乃挺英
人命自眞宰於皞太史奐然奇采哲慧夙成龍頭
早據䂨草鑾坡摛文玉署蜚聲國華衆心攸注玉
潔日光夙賽雲翥　帝命特簡輶軒藝兩河汝南雪
苑鼓舞須歌中原人士爭自濯磨洛才鄴彥佇望
收羅彼蒼何意亂詔斯須人傳公殞驚有是乎春
罷通國淚洒盈途百身可贖九閽欲呼長與匿曜
魁象掩漢四海同悼千秋扼腕豈謂司命永昧長

算經術昌後願以釋憾昔瀕行役謁公于庭春風
如坐珠玉是聆今日重來穗帷燈熒儀範杳然不
禁涕零白雲在天大江東注不朽者名莫解者數
卮酒薦申誄言載賦颷駕來格鑒茲衷素

祭邑侯石樓黃父母文

嗚呼石翁遂至此乎惟天降割廼允善乎圜則九
重莫之叫呼惟君有卓然之志有惻然之恤勵前
賢之淸白矢氷蘖以不渝惟鄢邑之凋瘵頻災沴
于荒蕪慨民生之失所咸不得保其袴襦君來任
職夙夜撫噓雖懸魚聽事毋敢骫法而不㪺不矯
誓不從乎剪屠故四郊共戴慈祥而闔邑仰見拮
据苦衷實亮于上下而時事則難免于瘠痛閭閻
方安借恂之幸乃疾無可解赤子空遍籲神之衆

而誠無所孚誰能挽留此梟鳥倏巳逍遙于玄都
嗚呼貪吏不可爲也恐難逃于國憲循吏若可爲
也翻横褻乎冥途彼蒼茫茫烏知有無第人心之
不泯而停杵罷市者皆扳號洒淚于通衢余曾共
曲江之宴而嘗歎息于筮仕之未遇及涖敝邑之
荒殘又不能不爲君竊憂而悲吁仲夏相别握手
欷歔但謂會面未卜居諸豈意數窮遂而長徂京
邸慟哭莫贈素旗小子佪匐代致區區泊水無情
猶映氷壺君其酌之以返故墟

祭房師純翁劉夫子文

攝山兆瑞青溪澄光再來人士多載慈航我師家世簪纓顯揚夙緣有感慧性莫量友千百世目數十行巍科如芥虹彩溢芳刑曹平反筆憫氷霜同生春露嘘枯冬暘年勞望重分守粵疆晉階大叅節鉞一方忽遂急流實戀高堂園林夙好一往潛藏研精內典皈依法王羽翼大教末法是匡行解並著聖諦用彰諸寺上人持衣相商公謝不敏儒有家常如周元公瀟洒徜徉改頭換面蹊徑匪艮

以茲慧燈愈見輝煌教子撫孫經滿青箱疏詮滙解部秩琳琅史評膾纂出以粃糠山川烟霧星日暉芒中有少微璨大文章三徑十笏勝友雲將棋子聲落天花紛颻熈媿蠹魚刼鑽故紙謂管東溟書卷增香及侍函丈矜喜欲狂一别卅年塞茅殖根今夏染疾左目幾盲忽聞夫子惠然遊粲寸心飛動驚起于牀無能馳詣轉而自傷兩接手柬跪讀鏘鏘渺相國寺杖鳩翱翔再問著述已恒束裝熈恨十載有願未償誓欲買舟帆指江鄉拜瞻綦履大豁面墻衡門雪後訃音蒼茫驚痛如夢摧肝廻腸前在彝門目烱神強雖百二十詎日過當世緣誰限觀化底忙鄒郭叢林佛宇清涼肅邀禪侶卷開金剛恭設靈位在蓮座旁梵音三日颼杳悲愴靈山一會信猶未亡吾師儀容舉目洋洋龕留天界山靜江長與殷祭酒永證西方弟子何知敢云情忘泪零蕰藻侑薦哀章

祭勤僖公劉太老師文

洪河西來禹鑿滔滔浴景雙輪銜雲萬艘豫壤爲曲迤映，崧高川岳含毓是產人豪於惟我公金相玉映奮起汴南文章彪炳發型渭北政成棠永花隱掖垣肅然獻靖遲際　龍飛九列秩隆鴻猷偉績著于司空春流無恙瓠子成功鼙鼓弗勝載詠皇宮望隆金甌特進司寇教弼五刑仁彰三宥肺石若洗貫索如覆丹筆生春白雲永晝遜序成歸帝眷彌榮安車佚老玉樹被榮煌煌勳德　綸言是憑國史藏美口碑流馨芝蘭階除堂則綠野耆英之會光于洛社天期既迫人世頓捨馭虹騎箕厚澤餘報　熙始釋褐謁公燕臺敍次淵源雲披霧開兩到㚇門從容樽壘風範疇昔於今足哀名位壽考已具五福　賜卹易號　諭誥彌篤豐碑崇窿千秋可讀後奕振振公侯永復送輔雲結執紼雷訇榮哀盡禮靈爽如生椒漿致奠蕙饋潔盛卽詞云陋聊以表誠

祭建昌知府君龍高長公文

人臣策名先知所事履坦見危涯于一義固有亨衢勳庸顯施鐘鼎銘功竹帛榮記儻遇時艱則惟盡瘁捐此一身風將百世鄙夫兩衡或欣或諱通人惓焉皆云能遂惟公發祥偉然間氣岳降從龍星壥分緯金玉飭躬璋珩鳴貴美錦聿成甘棠永芾彖歷經營露澤隨溢　帝念勤劬獎賢酬勩二千石任允可稱治莠已攘符鹿行狎隸洸洸盱江恩膏廣洎峩峩章山春嵐增翠歌動暮來心存撫字佩犢雅訓蒲鞭夙志自然草偃孰甘敗類間有霜嚴或肅羣吏道合民歸薦剡豈次維屏維翰節鉞將寄逆氛忽逞事出不意封豕漫騰鯨鯢浪沸援絕勢孤撫膺長喟捨生報　國用勵有位路人發哀天亦雨淚陰霾怒飈彷彿揚幟煌煌　綸褒贈卹繼至曠代芳蹤於今堪對　熙閱青史景行古誼傑槩英風恒勤瘖寐相彼靦顏知其衷媿聞公仗節奮焉攬袂欷戴恭弟慈艮愷悌久托桑梓時沐和霽屬有前因素交不翅今值仙觀江河返轄

走卒田叟麥飯共祭我心增悲揮毫雪涕荷邀椒
巵侑此誠摯公神洋洋長空靈爵

祭太康張年伯文

公抱冲襟和靄朗月公忠貽謀蘭馨玉潔德照里
閈周急恤熱譽隆鄉邦嫓美前哲一經闡業貢兆
于身爰啓賢嗣漸鴻祥麟天門榜耀曲江錦新泓
卓淵著映帶儔倫及筮司理軔發驥路康衢峻坂
靡所不造奬絕風清芃獨得告電息筵收慈以飭
教卓異膺起將有 褒綸金紫輝煌顯德榮親越
水知源厎公大椿豈意不待遽返于眞熈捷公車
得交令嗣燕臺釋褐春風聯轡爲知庭訓詩禮曁

義把臂論心無忝于仕西越刑祥聲滿 朝端咸
期梧省式曰豸冠生中州色望天下安如此名揚
椿庭溢歡侍養斑衣人子所覲兩間缺陷今古多
喟公不百年飄然仙馭豐碑 宸誥廣阡佇治素
旐旣舉就窆隹城執紼雲集送車路盈椒漿在奠
蕙樓潔盛些詞雖陋敬以薦誠

祭公孫宋年兄文

嗚呼公孫云何逝矣德器令名不宜止此乍聞訃音背如冷水驚定而疑夢耶信只生平論交惟有一眞如公與我久而益親憶捷南宮涿鹿北闈凌風並騎曲江杏春簦膺民社公前我後博陵萬年特恩同遷再入都門㑹籍話舊鄉餞晨設旅樽夕就秋宗典禮譽滿儀曹我綴西臺得共游遨靡心不紱靡事不遂情則忘形義重同袍我廢蓼莪形奠唁泣　鼎湖龍遠公遽染疾雨沱鄗郊予與而出握手晤言猶如昨日昨臘吉辰赤繩喜聯予之長孫得叶鳳占問猶健飯時爲欣然日月寧幾乃告終焉卓犖美名夔龍槃位　恩綸褒錫顯揚遂志五桂賢昆二難芳嗣慈幃雖慟差可抆淚念我與公昔所嘗言他年歸里互涉林園豈意今來乃見素旛追思風範腸斷肺翻我廹除書燕雲在邇僊過舊邸馬嘶欲廻計執紼日淚眼千里茲陳薄奠靈其鑒止

祭信初王年兄文

星宿南灣嵩高東廻岳瀆儲精中原毓偉矧値昌期篤生君子公際廻隆金純玉美麟文瑞炳鵬翼苞開鑾坡首選中秘育才雍謫吉士端整風裁爲邃簪筆驊步西臺聲廣南游節飛秋隼公之先人奏理發軫衣繡承家廵茶按闖父老雲瞻邊陲霜凜年勞憲敘品望　帝眷卿月輝滿銀臺位賢旗常豸副半載三遷司農肅右聲光彝然叔則令姿巨源雅量九列匪優三台佇上驀可傲盈紫能奪絳行當　賜環豈曰遇巷東山詩酒聊且徜徉涵千頃度宜百年觴何凶厲氣敢禍詩殃誰料明哲遽爾云亡歯譜同蘭蝸頭隨鳳西陲事竣我行君送我政非蕭君秉喜蔣久而愈親竟如伯仲自予林下幾二十年高軒往返必爲停蟾燈花夜爐風雨書簾中懷盡吐浮蟻細拈孟夏君來意將我熟竊見坦坦略無傚傚後會有訂正此八月握手笑言那知死別茫茫鉄陷賢達奈何文章翰墨家世不磨玉樹蕃蔭孫枝競僂德門繼志啓佑正多顧

予盡傷寒風淒緊知己誰存浮生涕隕非儀薦誠
薄言用引靈來洋洋鑒茲悲惻

祭衡州知府滎陽張公文

靈源毓傑爰秉雋德既以緯文亦以經國和不狥
俗介不涉刻譽隆公輔允爲士則筮仕分符驥馳
駿躍危路亨衢靡所不造年事如少吏才何老收
銳止鑑以慈爲寶朗然襟宇氷壺玉衡用佐劇郡
運卸發型護持煢单藹如哺嬰化誨冥頑喘若祇
蛉　帝嘉丕績簡任衡陽盤錯艱難公夙見長輝
生晝戟須溢黃堂何緣二豎驟嫉賢良嗚呼有抱
必顯天若使然旋與而奪則又疑天白璧當碎疇
能使全奚取造物靳此百年世情趨澆如水走坂
藉君醇厚亟與推挽鄉籍揚名望孚斯顯賴君英
特有光仕版而皆已矣莫可復異長川涸流青霄
塌翅宏器偉度束之一櫝美行碩德消之一淚所
可卜者玉樹森長　綸褒進階待光泉壤積善餘
慶理有不爽曠攬盈虛慨當以慷椒槳荷邁遠睇
秋空薄言効誄敬侑予衷公神不泯驂螭旆虹何
以徵假肅然靈風

祭楚翁白二舅文

至和之氣融結精誠爲星爲嶽於人爲英瑞雲藹藹巨浸洶洶世甄景貺公維篤生峰峙淵停雅標玉質宅衷粹白德隅則飭爰自佩韘典藝博極鸞翥鶴翔志昂度抑寮府試能才氣騰騫百里製錦理劇稱賢仁以義彰卓異彝然聲騰 楓陛名重典銓震澤水利宛陵攻綏蒼萊枕席黃墨奔走搖篆司刑稱霹靂手江天日澄口碑不朽師帥是武叱馭險艱安靖反側實切痌瘝教化廣布保甲革

奸閩粤隣省頒徵問關名盛集妍積奏來譙得卸仔肩付之長嘯栗里何人雍容返棹徜徉林泉悠然高蹈惠施閭左福滿高齋長公宦成文度抱懷親戚聚話友朋命盃巾車果馬游焉塵埃世思求舊善爲國紀期頤在望咸視所履仙山有約德星隕矣仁人長逝罷春進誄甥之不才宅相所出林下暮年語恒造膝歡然樽酒公喜色溢意味相投情好實密時趨日滿莫知所窮共培元氣恭乎大中今來造門罔覩德容載瞻素旐能不撫膺廣柳啓途執紼同淚再拜徂筵椒漿酹地敬陳蕪詞聊以申喟神之來格當不予弃

祭內閣中翰伊璜王年兄文

嘉禾有根醴泉有源以茲淳德衍格慶蕃矧乃積厚凝結未施多福湧至如貞起元惟公之先險行其善玉璣珠潛久而弗衒韜美受過曾不動念祥發後裔豈爽左券中州文運庚子允昌公聽笙瑟首筵輝煌南宮喜捷喬梓並颺瑞顯肯構年類聯芳令嗣國華藜青翰苑擢冶省闥威鳳鶚展風振百僚譽隆四遠卿月巳高履聲待轉　恩綸聿至公乃謝焉方當強仕可便車懸秘閣橐筆行將屬前優游未就竟二十年泊北星沉西河有淚氣數盈虛夙能自樹花臺月榭坦懷無悴鄉杖甫攜病豎逢二神鶴一化朱絃絕音白雲黯淡青松落險劍藏餘彩蘭瘁存馨體潛名顯有誄必伸麟趾螽斯振振克肖五桂成林三珠並耀後福無垠前徽永紹氣色炳蔚於公何悼予有姨母君以嫂尊攜來外家繡褓芸蓀予時竹馬一見即親瑤環瑜珥古語斯眞誰知壬午同儀于汴共泊蘇門葉颺萍漩不如無生相看淚濺日落長河杳杳鄉縣故里

烽熄世業重光三亭岡內詹采軒翔我來飲酒音樂滿堂南園細酌情感太常今贍紙旐百端俱集爲軔素車迎門罔覿蘭樽悲舉蕙肴是餙往事浮悲陳詞襟濕

祭子厚王年兄文

天有氣運降才云難士而逢世亦或迍邅既豐其遇不引其年彼蒼夢夢于何究旃星河東流泊南爲瑞靈淑盤礴公生其間童年學藴馳騁詞源未及舞象篠麋稱先憶辛丑歲予在家園偶有魏紫藍綻几前季試篇來公卷適攤錦奇雲燦艷與花鮮予欣吟誦語客識焉是富貴氣福祿必全丁未釋褐禁籞開編詞林鴻漸靑瑣需賢西臺踽踽及公比肩追隨鄉籍步趨朝班予臂遘濕疾返林巒息機焚硯夢斷長安春燈賜宴秋水委看謂公榮遇　主眷深專三歷卿席聲望爛然太常督課績著職官東巡祭告祇虔海山便程過里杯酒敘言庚當旋仕楫在濟川何期踰歲哀書忽傳憶昔都門偶聚餞筵梵音過耳衆或詹詹予謂往哲多不諱禪即如因果亦未可捐只今榮膴寧非夙緣茫茫路轉宜早返觀公嘻掉首幻說渺漫他時自忖或可學仙以公神穎應不長眠倏然羽化幾日鶴還悵望靈帷蘭肴荷邃一樽躬薦泪洒誄篇

祭馮生陳親家文

嗚呼無已者寓內之恒情而有涯者運造之成數缺陷者世界之偏域而必復者天定之兹度人生有三其一曰名君藻思雲湧馳論風騰孰不羨分才于八斗讓驚人于一鳴而天何固靳竟止一經滔滔皆逝誰可無年君秉修幹鬚眉軒然坐微鷄窓飲吸鯨川慷慨掉臂神王骨堅而奈之何鬢未邁艾齡不更延長公醇厚庬美以章芝出既秀桂久必芳望世澤之大啓慶家督之有綱奚爲痛割若斯乎繐帷之穨欲起而象賢乃同就乎蕭蕭之白楊嗚呼傷哉材命不適意氣何存茫茫天道寧復堪論邈矣酒壚指河山而怨故悽然隣篴聆風籟而泪痕嗚呼榮名易盡年運有窮所貴不朽善積厥躬仲嗣衍祥猶見家風季也蔚然翔步泮宮所謂餘慶之不爽于往訓者自仰祐于冥漠之中嗚呼夜臺永閟宰樹是依嚴霜遠送嘆古來之如此大招虛讀望返魂而難期有肴登俎有酒盈卮洋洋陟降翩翩來遲予兒君壻周旋在兹九京稍

齋諸甥佩觽杜曲耆舊我心傷悲爲敘疇昔以礪
衷私

祭文圃胡年兄文

嗚呼文圃豈遂溘然訃音初至撫几欲躓去歲相送錦提而還乃成永別遽格重泉君有高堂朝待視饍君有諸嗣夕待授編君甫通籍民社空懸君務樹德志願未圓茫茫宇宙誰虫誰賢冠蓋京國雲疾鳥翩造物于君似欲培全是祥是咎奄忽終焉憶惟巳卯文會初聯彩毫滿志白眼望天共誚榮名探囊可挙倏遭鼎沸四海熬煎我走覃懷君伏壚煙兵火既定荒城乍旋鹿鳴同聽卓有風緣十載同袍釋褐愧先歲星再紀君志彌堅春榜雷動東華喧闐予勸浮白君數掀髯何期今日追憶涕漣君昔占鳳次兒得攀言君易簀囑語痛酸嗚呼文圃久要歲寒生死交情九原試觀茲聞仲冬素旐墳塋用潔牲酒命兒引棺燕城雪夜淚寄柔翰靈爽來格鑒予衷丹

祭溥仲劉姑丈暨元配大姑文

嗚呼公世卿家美秀而文筮仕江城僉曰神君姚卓並曾不盡芳芬胡爲靈爽遽返氤氳嗚呼昔家太常避地汴闈先巖隨母惟叔是遊河流夜汜諸兄俱淪太常骨肉大姑一身嗚呼是時大姑從公客淮雲鴻千里望斷覃懷洛鏞蜀山運數誰推方思會面凶問乃來嗚呼殯移星霜十有八年今隨旅櫬雙返江船 熙 也失怙淚眼如濺萬死餘生得拜几筵嗚呼大常冢嗣司馬名巨公與先巖深爲

所許蘇聡六公兄伯飛甫訂以歲寒上下千古嗚呼亂役追攀先巖公彌痛予依廬公來臨只豈料逾年先友逝矣茫茫百感迴腸摧肺嗚呼公侯復始允推令嗣甲第奮興上追七世 恩綸褒贈用償賚志賢母淑儀彤管待記嗚呼邑東北隅鬱鬱佳城素旐旣舉靈轝將行 熙 助執紼先此佈誠公與大姑鑒此惟馨

祭臨潁姚年伯暨年伯母文

猗歟我公仁里澤長仁人有後循吏聲揚高標玉潔源府芬颷膠庠砥行月旦最良折旋協矩矜式宮墻淵琴哲瑟入室踰堂才嫻六藝文茂七襄志慮泓渟延攬周詳穆如春風藹若青暘晚歲韜含閟若潛藏遶鴻縱軼海鶴騫翔培基殖廸貽謀衍祥芝蘩錦砌桂籟珠廊鳳彩炳蔚駿譽輝煌翳惟夫人淑儀端莊產自名胄孝允姑嫜詠卯好合教嫻義方芝泥景彩彤管慕芳鸞軿美昔象服不忘

幽扃儷並寘樹雙枋戩穀既錫其慶莫量 綸誥豐碑墓田有光茲問眾旆蒨旐白楊引輴雲結執紼露瀼連蜷陟止靈爽彌彌爲念佳城殷殷椒漿遣兒代奠薄言侑觴己酉秋榜宦蹟相望六十年來互仰珪璋衣冠四世詩禮兩鄉蘭金奕葉交道無央公俯而歆神則洋洋

祭郎母馬太夫人文

坤德發祥繁衍崢嶸由來彤管婦儀母型教忠自孝婉美過庭剡鈲名世邦國之楨運當五百瑞結海瀛攀鱗附鳳霞蔚雲蒸峻閞閬閬並起簪纓惟太夫人福祿所憑溫恭儉慈迎自華胄雅重詩書不矜文繡敬理蘋蘩躬肅籩豆壼則有嚴惠施稱厚迓嘏凝和麟趾徵祐熊丸勵勤膏油繼晝訓惟義方德期肯搆巍乎登 朝煒然聯綬勛猷懋建今開府公 帝錫節鉞旆還鬱叢積高嵩岳澤注河洪方伯舊棠蔽芾愈穠何民有隱如日麗空何吏不飭如草偃風金堤千里瀾伏汴東韈門萬甲令嚴幄中廣心大度化行治劭四序皆春中原有幬迻祝巷謳歸仁祈報我公念言夙遵慈教積重流暉德音孔劭蜺珮鳳珈 龍章鸞誥豸服袞衣承顏侍笑芝蘭翩翩雲霞照耀慶來五福壽望百齡何期仙馭遂引婺星撫軍哀憐官紳涓零里嗟巷走春罷會城上塚牛酒豐碑麗牲 綸褒疊䝼當㴑慈霙感深誼切徬徨靡寧酹椒薦藻進誄誠中

祭遲母劉太夫人文

閫範垂教內政化俗啓運興家皆由賢淑實發沉輝彤管紛錄爲切懿則誄言齋遫於惟夫人楣高簪纓于歸大子彰顯令名晨夕視膳惕勵靡寧秉勤示儉德譽惟馨魚軒輔治聿颺頌祝績著薦騰婉言更易待漏臺班雞鳴理燭拔部贈言祥刑臻福煌煌 綸綍恩錫並榮鳳珈蜺珮偕勵忠貞恭川返旆憲府崢嶸壼位雍肅神聽和平衣紉于裏弓弼于弭允賴懿哲愉怡退食載咏甘棠公侯世濟譬如江漢且美麟趾坤德方永何事遽淪蓬瑳汪籍云歸於眞霍駕倏起去來有因人神道隔寧免悲辛五福已齊期頤微憾鈇陷茫茫今古悁歎蘭玉國楨枝蕃瑞璨他年上塚豐碑輝煥豫章耀儲夫人猶子熙 捉南宮譜年相齒又附臬臺點班豸史官序交情兩世依倚仙眷鸞廻弔奠宜先矧在宇下敢徧一區發揚芳徽誄言宜宣慈雲穆穆靈風飄然蒽肴薦潔蘭蒸獻珍名香素帛芬靄氤氳絮酒藿餚自媿遂廻所冀械誄靈筵俯聞

祭沈母康太夫人文

地靈毓賢婺星懋照積善凝祥淑德有報惟太夫
人令則輝耀貞嫺壼儀霜嚴飾操青箱念先膽允
矢教茲太史公承母以孝公峙甲第爲　國寶臣
斐水泰山氣象一新文横藝拔名重　紫宸道切
援溺猷叅坐論朝占碩輔士多後塵言念蒼生佇
望秉鈞霖雨所沛徧及兩河開府陽翟惠節嵯峨
惠文秋凜晝軾春過稂莠聿拔閭里式歌膠庠豹
蔚城社鳳多　帝謂臣艮臣曰母皤翟茀斯煌

綸章載錫退食承歡惟恐有感慈顔若愉刑措訟
息本西來意易宰官職自涖中州悉由仁力此國
土中便是佛域羣生祝戴母當期頤倏然開計欲
啼而疑仙艫南返曾幾何時梵禮如昨繐帷已施
實無去來寶幢駕螭太史哀哀易既孝思孝思繼
志澤敷坤輿金甌枚卜遄及祥廬他年相業　熙得
簪眥民安物阜冥顧可舒今陳素奠不禁欷歔朴
誠有感摛詞以攄

祭黄太尊夫人文

家世偉閥母儀茲榮夙助壼政貽謀允成惟太夫
人坤元秉貞作配太翁祥發福懋淑嫺族内謇隆
宦邸蘋蘩在念珠璣不侈燕桂聯輝天爵溢美履
佐庭訓燁然登仕奕奕魚軒鳳珈蜺佩載昜黄堂
體仁宣義東阿有聲麟符欲昇江右巍名鹿祥特
巽倏值軍興盤錯易吡中原首郡樞筦兩河
帝擢賢勞熊轓宜軻駕輕就熟化澤增波近郊歡
頌遠者謳如旱得膏似炎獲秋政先㸌獨剔覘

稂莠霖四海力解萬家愁屬尹上謁勉以塵釜以
茲府署簡約共睹教令下須訂以單爻以茲徵發
符檄可數慈訓惟儉遵奉成廉慈德惟靜率由不
愆戴郡公惠知太母賢百齡遐祝聲遍閭閻仙焱
忽起返於冥穆士民驚聞罷舂皆哭他年　褒贈
陰佑百祿今薦芳藻誄寫誠篤

祭緱母陳太夫人文

自昔循良母德攸占載籍奕奕淑媛俱傳策名入
仕家教惟廉義方庭訓豈不偉然飲氷茹蘗何志
不堅念惟慈闈頑愛尤專承顏菽養子道有焉仍
將菽水悉于擊㰌我展舊史卓異盈編謂必賢母
官箴始全悠悠世宙此義孰宣惟太夫人德追古
先楣高閥閱華配簪纓內佐太翁煥發令名煌煌
綸綍恩錫並榮貽謀燕翼俊傑是程分符百里篤
勵忠貞魚軒遙遙一至郟城官廚蕭寂蔬食未盈

晨夕視膳擻踖靡寧慈顏則懌云德惟馨四郊靜
恬須祝多聲藹藹廣譽神聽和平名揚志遂此謂
峥嶸 熙初筮仕曾吏西秦俯仰民社頗閤酸辛較
于載事論四海人如公才守米易比倫毓祥鍾粹
茲則有因他年霖梠爲 社稷臣斑衣娛老大孝
可伸萱堂星晻何遽返眞終天有恨難問高旻遠
邇驚愕涕泪沾巾試看彤管 褒贈聿新俚言誌
感敬薦微蘋

祭羅父母內君文

於惟華胄誕毓淑貞門楣世德芳徽著榮安人貴
族于歸鮮矜秉禮高堂執饋夙興 帝簡邑侯涖
郟百里奕奕魚軒肅然至止琴鳴簾靜內政需理
彤管多賢輝映前紀率勤示儉右矩左規婉彰坤
則秩凜壼儀風移國俗教原家宜百年福祿祝須
同詞積善獲報由來如織佇待 褒封云何示疾
婺星忽沉素帷在室茫茫造化其誰能詰追溯閫
範昔殉義時芳齡宦邸命在如絲忠烈有靈百口

完歸雀屛夙卜桃蕡及期鸞鏘兆瑞鳳集叶禧結
褵不愆自天祐之美錦初製石麟應吉瑞徵肯構
恭營退食衣緉于裹弓彄于弼念昔視今喜氣方
集彼蒼蒡夢豈忘陰隲予爲折衷猶有可億評較
天人竺典蒙莊數近難挽德遠必償出險履坦昔
見天祥生榮沒哀茲表倫常 綸誥疊須爵尊澤
長玉樹拂雲子貴名揚此日士民郊野一誠戴廉
能惠悲佐理功靈轝北返遂望銘旌蕙肴紛獻否
煙霧凝我心愴感薄奠誄行犧崔飄飄式鑒惟馨

祭王母劉太夫人文　陳州知州

巨宗載典德賴坤維發祥鍾瑞自昔無疑含章閫
政彤管徵奇倚惟夫人令範允宜早歲受詩葛覃
絺綌貞靜作則矯俗樹規譽徹望族姆訓是儀旣
歸名門婦道無違委曲承顏孝篤慈幃燈火佐讀
砥礪奮飛夫子宦顯位峻聲馳紫泥膺　誥翟茀
疑煇肅肅秉禮巽巽女師妯娌婉嫕如姑在時教
訓猶子九苦同兒滿而不溢裕後是期以茲玉樹
盈階飈枝長公英發民社澤施次公副臬列戟在
墀蘭蓀芬郁珠浦祥滋人間上瑞五福惟祺筭疇
仝盛華祝未衰何意星沉光返西池僊籙有限鶴
駕須移憶丙午秋學士閣居予忝末契得仰文暉
二十餘年倚杖耘耔宛丘鹿轂長公偶西相逢話
舊于旄爲遲意氣偉然積懷共披由是雀羅雙鯉
時齎忽焉聞訃睇雲慟悲　綸褒荐增疊看豐碑
此日哀挽生榮所貽絮酒藿脯侑以誄辭靈遊氤
氳伏冀鑒茲

祭王年伯母楊太夫人文

閫範垂教母儀化俗啓運興家皆由內淑寶婺沉
輝彤管紛錄爲切懿則誄言齊敭惟太夫人誕景
名族作配夫子荷茲百祿夫子積學鷄鳴相勗飛
騰通籍祥刑是視渭水秦川澤深頌郁旋進西臺
雄標山𧖴白簡霜凜法案犀燭按部江干繡衣豸
襮了無內顧雍雍肅肅南國返艦恬然車鹿祥鍾
侍御早繩芳躅策足青霄鵷鷺新目綴步鑾坡
帝眷攸屬簪筆需賢　殿螭式穀驄馬入關父老
嘆矚三十年間喬梓惠績　綸音有褒翟冠象服
煜燿閨幃奕奕臻福將安將樂百歲所卜奚爲升
遐遽登仙籙富貴壽考已無不足子願親年耄耋
猶促侍御自京千里奔哭孝思萊彩終天莪蓼　熙
忝同官情切骨肉年來休戚如輪共軸顯揚進階
皇恩望沃他年上塚牛酒碑屋茲陳祭筵用表誠
篤靈兮來格鸞驂穆穆

祭王母孫李太宜人曾太孺人姨母于孺人文
大道難窺道則不二積善者昌靡遠不遂多福衍
祥尤重壼內古昔縣宗母儀類記予早失恃姨氏
慟欲歲時恒過提携不置年甫學語已知門第童
稚習聞嘉言詳識謂太宜人端莊德備宦海相從
風波攸濟夫子告終閤家愈著庭幃肅秩閭里頌
惠謂太孺人靜專恭嫕協和李母耕桑籌計夕謀
參九晨督師饋予美德門弓良有繼倏忽兵興災
成疫沴姨與二母夜臺長愜惟太宜人舉家避地

長公携弟㲋門隨侍我家悞汴水刼同值哀哉長
公殉母而逝今部選公艱難已亟予泊河北一葉
焉繫當日生涯不知云旣祗有客夢入故鄉際竹
馬婉然外家嬉戲姨氏顧笑寤醒猶饗熟食麥飯
松阡誰致姨氏音容荒城空閟不如無生往事隔
世攢心百感盈眶兩淚否極泰來還鄉返櫬三槐
堂前雲慶霞蔚太翁陰陟宏啓後裔今部選公果
冠省試因篤象賢給諫夙慧南宮同儁玉堂迎珮
封章掖垣百寮矜眡三錫七命喬梓膺瑞回首阨

憫永懷不寐哀招爲痛舊殯卜遠竭人子力大送
終事吊車塞塗引紼如隊姨氏有櫬隨姑就瘞感
動路人載覩且唱珈珈太原蘭玉占貴奕奕佳塋
禴嘗豐繁予涉亂離悲涼喪寄豈期今日得送素
繐椒酒蕙肴抒詞侑祭靈來洋洋鑒此微意

祭王年嫂李太夫人文　通許

紳士衍祥德資壼內古昔華宗母儀類記令聞孔
繁多由福備若撫孤者尤資明智於惟夫人淑貞
秉粹葛覃早習氷玉爲厲靜嫺婦則無違中饋誠
以彰賢和不立異夫子春捷膺　命登仕毆父司
刑范公攬轡廉國七城風恬日霽佰曰內助得優
于治追賦歸來鹿車偕致林下講業諸生欣詣絳
帳既非豈供粗糲斗酒或儲箏時加味運數難窺
窮通偏二抱道樂天事亦莫遂稱未亡人憂虞百
萃風雨漂搖支持匪易煢煢三孤式穀訓肄參苦
須丸荻畫示字三十餘年備教繼志注念良弓懸
脈宿淚以此業成瑚璉並器佇目康莊咸閱騏驥
舊家門庭聲光不墜人稱殖學皆推慈蔭璠璵盈
前孫枝六瑞夜續課讀分甘嬉戲允可百年再覩
華貴何爲星沉難挽仙逝瀛天鸞馭塵寰素旆隣
閭停春姻婭爭酹予聯譜牒厚敦年誼百感蒼涼
觸茲生唁憶司理公鹿鳴把臂宦轍互左罔獲再
值庚子之冬長公枉覗宛然父風誰云幼稚廿載

閒門雀羅久罝歲必一來眷言不啻頻就訛友母
夫人意實專兼止非僅談藝晉有巨源賢媛高世
竹林屏窺品題次第嚋授聲聞輙令勤覘率此一
端全徵淵識矩範閑家艱危已濟種德尊賢神明
攸契庭槐植三閭門容駟消息盈虛古今寧異時
俗言喬届于目際大造所伸裕在後禩　綸褒旌
幽彤管書事峩峩女師九原鮮睠靈輀薦誄擒辭
無媿用抒積忱肅將薄祭

祭宋年嫂張太夫人文

嗚呼歲昔癸卯予將北發儀部訃聞素車往酹寒暑遷流已閱廿四局換態更蹤前紛是安人考終初聞長嘼既讀行實彤管所貴坤瑞毓賢作宋元配婦道婉嫕夙夜興昧績紡佐讀拮据中饋喜聞南宮博陵輔治官署蕭清內政攸寄俾無却顧精白乃事三載禮曹勤司朝珮景陽鐘聲晨星是惱儆部倦遊鹿車同遂迨稱未亡母儀愈藏機無停織畝稠新耜堂仍翼如几筵孔麗問誰餝之安人籌計伯仲稱家鬻亭鶴峙中外秩然親故勿二門庭宴閒闔黨歸惠云何感疾奄爾仙逝壽百年觴賓期望意嗚呼安人孝思未逮牒祝潔奉烝嘗依依神位曾遭囘祿家人奔避安人捧主出于炎熾兒方襁褓不遑將䘏夫君返舍瞻主灑涕宋有寡姊于劉恤緯儀部食貧謀同腐糲安人相惜朝夕共饘雖在宦遊不厭傀貽眷顧暮年賑問周至易簣之晨諄諄弗替至孝本仁由慈見義以茲二端簪紳多愧予感淑貞詳書壙誌列傳揚芳壼懿永

勵爵金醞芬荷籩薦精靈輀將行聆此少遲

祭友人文

星河泙湃室嶽嶙峋𠑽奇含精鴛生喆人瑩埒璵璠氣凌秋晏聲華國瑞儀型世珍惟公早歲脅跡甲科蹈厲風發令聞孔多平河上黨卅棠互歌祥刑成治豸冠特峩持斧幾何民載共德蘊別猾摧威稜不泐驅寺銀臺遐歷數職翼翼靖共矯矯風力驄馬舊聲再轡臺栢紀綱萬邦瞻望奕赫洪河浩蕩司空歎嗟公進佐之犀照石畫金甌將卜衆瞻偉人急流勇退志愜園林池上載咏洛社追尋十有四稔樂事良辰中原一老後進贍依少微燦燦靈光巍巍蜻來訃音遽云長歸凡茲戚誼凄然生悲嗚呼騎箕觀化厭世離氛驂駕蒼螭仙馭縹緲慶蕃後裔名麗高雯去來衣榮且無足云嗟等追隨冬日曾挹餘芬莫能躬奠托羽南雲淪洛薦璆纈芷燔蕭遙望來格陳詞殷殷

晢次齋稿卷之八

鄢陵梁熙曰緝著

文稿六

尺牘 四六

與各上臺公祖啓

伏以甘雨薰風瑞載丹榴凝憲府瀛洲壺嶠祥分金露駐椿齡輝燦蘭臺籌添海屋恭惟老公祖台臺東華衍慶南極眞仙五百風雲之期特鍾名世八千春秋之曆先福兩河今日吏治民安無非實疇之錫以茲家絃戶誦俱效封祝之多 形陛續高綬靖嵩中爲第一 王衡待握更壽 國運于無疆 共幸覲東旭之光近被春風之拂仰戴天庇喜際弧懸遙望麟餔之筵竊深雀躍謹申燕賀之悃用展芹私伏異莞存曷勝榮藉 祝督臺劉公四月廿八日

恭惟老公祖台臺福星應運名世逢期道尊德隆鄒教久孚于北極文經武緯猷畧大著于中原黃河偃瓠子之波淨洗甲兵常不用紫氣注嵩岳之彩默造民命更無癘霖雨行遍霆寰區斗杓今竹

望旋握萬物知仰四海同依某東野腐儒西臺末
品伏荷幬庇慶在洪鈞生成之中瞻望龍門未申
芹私結轖之悃忽承憲緘悚仄寸心恵注程儀不
敢辭尊者之賜璧返多覩已并鏤戴德之衷行將
摳謁以輸忱謹佈夙願以鳴謝 荅督臺劉公
伏以望重巖廊共仰折衝之偉烈光增河岳新隆
總憲之威權懽聲洋溢兵民曉色交榮節鉞冰壺
夙睹葵影載承恭惟老公祖台臺得天間氣佐運
偉人踈振烏臺冀北廵瑎贍黼黹勳宏鈐閣荊南

到處芾甘棠閱秘省有用之書當日經綸多遠計
奏開府歷試之績今茲綱紀見奇猷車帶雨行八
郡膏苗起色旆占風轉千里偃草傾心關左嵩東
九重大保釐之任金甌寶鼎四海覘綏靖之基早
知功懋麒麟即看祥開壁壘某風塵百拙樗櫟一
塵初點鵷鸞荷聆睞晋接之好今依景慶近雨露
敷被之隆佩委花磚邀潤念言八載幬如青昊夙
綠竊幸三生粲粲雲瞻未及度阡之竹馬依依芹
獻敬效曝簷之野人深媿陋誠仰希慈照臨啓曷

勝欣忭依切之至 賀撫臺董公
恭惟老公祖台臺長春逢泰大德調元樽俎折衝
回陽和於敦詩說禮文武爲憲皴淑景於緩帶輕
裘 帝知保釐勛高恩禮隆晋錫之盛天眷經綸
道合福祿備箕疇之徵旂旆動早霞南極鶴來占
紫氣鼓角聆清晝中嵩笙吹叶仙音寶籌獻彩于
瑚弧光凝棨戟黼黻兆瑞于麟閣輝映轅門頌藻
方新歡聲丕振某末陪珠履如覲珽筵當時步趨
臺端早覘五百年名世之應今者欣隨封祝得陳

八千歲爲春之祥是秉微芹用將野意伏願壯猷
聿上偃算頻添助期顧以九轉丹砂屢邀絳人紀
初度進公侯而三台師保長調玉鼐奏昇平臨啓
曷勝欷忭馳依之至 祝撫臺董公
恭惟老公祖台臺躬膺名世德合大年識可轉洪
鈞既裕生成于八郡功真侔造物能恬耕鑿于萬
民景慶有占嵩表曙雲多紫氣豐亨成象豫州冬
日即春腸逢知僊牒注齡籌算愈增于海屋早見
中原普慶歌謠爭擬于華封祿恩膏與星宿俱來

兹祥瑞爲升恒相應榮浮節鉞喜洽簪紳 其 百錄
無能一歷知幸久安野爆恭遇艮辰仰麒麟閣上
之身何曾丹成九轉集蓬萊會中之客詎堪觴咏
千巡是采微芹敬陳嘉頌伏願福全三祝禧備九
如公輔榮登副四海爲霖之望期頤倍壯建萬年
長治之勳臨啓曷勝歡欣翹依之至 其二
恭惟老公祖台臺瑞迎元始治運亨平衍淑氣于
繁臺百昌熙皡陶仁風于豫甸千里霽暘麟紱豸
冠偲齡因福綠而歲益鷄翹豹尾 楓陛想獻納

之日新年事與兌說同功現沛八千歲爲秋之澤
華誕值泰交凝禧果協五百年名世之稱玉燭樱
韜門大暢 鸞輅龍躔之時令瑤杓占幕府行宣
金儀玉律之宏規 錫命佇來鶴觴舜獻 其 自依
廣厦恒須大椿雖草暉莫報于下風而芹曝聿懷
於上日敬擬嵩山之遐祝用攄星海之涓忱惟履
綦喜共陽春願廿四攷勛名慶孚盛世見棨戟輝
騰台衮知萬千盃壽宴常傍元正臨啓曷勝懽忻
馳依之至 其三

恭惟老公祖台臺才均兩大智矚萬微淑氣藹中
州連茹薦賢開泰運青暘臨憲府投膠洽衆菁豐
功麟圖佇列偉踪望中臺繡紱欣初度桃宴常先
春節知除夜仙籌添大年筵外綵燈賓從看廻北
斗盃中玉醴悅來歌比南山歡騰追響於雲璈雅
篇獻崔飛之曲瑞色早占於彤矢軍麾動虹繞之
祥喜溢簪紳榮浮遐邇 其 芹誠積久簷曝知新翹
首台垣進望蓬池挹衮舄同聲華祝還依嵩表戴
升恒伏願輔世濟時以四始凝和開黃道擎天捧

日將中原爲本扶 紫宸慶賛抒忱鑒涵是幸臨
啓曷任歡忭馳依之至 其四
恭惟老公祖台臺風雲間氣鍾鼎元勳愷澤藹年
光臘月暖飔迎雨露始和增福慶嵩東曙色現蓬
萊八郡承憲府以紀綱煥然維新令典四方視中
州爲砥柱僚爾盡愢欃槍在鈐閣緩帶輕裘文武
習徵攸久佇韜門獻椒爆竹士紳遥頌悅來百城
聿化鳳鳴賡華封者聲應猴嶺瑞鶴千里共擎兕
酌讚樂只者誠戴繡紱祥麟 其 樓櫟向榮雲幬知

藹冬日感儆廬增彩嘉平計海幄添籌翹首進瞻
仰聚箕籌五福抒毫不斂欲摹周雅九如伏願喜
對三陽長膺百祿中書二十四攷從今皆錫羡之
時春秋萬六千年自此並凝和之候 治某 臨啓曷
任歡忭馳依之至 其五
恭惟老公祖台臺勳高人表星壽嵩峰帝賚元精
溯潛江而名世天開大業振全豫以濟時控制九
土之中區常共春臺熙皞保釐三河之南障咸歸
夏屋帡幪以知大德必名於是無疆惟久紫氣光

卷八 六

騰福曜備膺戩穀之宜雲祥顯應秋成載見蟠桃
之熟擎花介酒歡聲幾路見悅來獻須近筵喜氣
盈城即蓬島 某 樗榆弱羽籬落野蹤每依瑞靄之
昭回輙效華封之懇悃未能縮地尚得披衷謹馳
不斐之詞聊將無文之敬伏願鴻禧中錫鶴算頻
升八凱聯朋共建金甌之業萬邦爲憲永調玉燭
之和仰與鑒原統希海納臨啓曷勝歡欣愉忭之
至 其六
恭惟老公祖台臺名高閥閱才裕經綸德惠濟威

嚴若膏雨霖而秋霜肅勳隆數澤遠實嵩峰並以
星宿涵帷幄運籌念中原瞻砥柱者五載推轂
宸廷知北極倚金湯于八閩因保釐之任方新犀
節熊旂添瑞彩將綏靖之猷許振金甌寶鼎耀鴻
名勤定豫中目營久涉於智鏡顧瞻海؜鑑掌運迎
和于薰絃祥繞輶軒歌盈棠野 某 息塵冀北潛志
墻東仰承二天存故之麻鏤深肝膽每荷大雅噓
枯之意報愧微涓慶 朝端特任之隆洗兵還同
轉河漢控粵南節鎮之上懋績行看著麒麟進職

卷八 七

峻階菲儀願克庭實頌言飛旆積愫不盡莊函臨
啓曷勝欣羡馳依之至 送董公調福建
恭惟老公祖台臺星緯麗天佛緣生世沛爲霖雨
良敷長夏之辰穆如清風惠滌中原之暑棠舍農
看秋禾動想百城之志意宛肖仁心桑墻人聽午
鷄聲合千里之井疆翕然鄉社感孚遐邇化無畏
同悅來巳是有成報政符三年之效安阜徵諸壽
世爲國開萬禩之亨蟠桃仙指又紅緜嶺雀翔舒
彩軍民加額歡騰追響於雲璈將吏舞眉喜氣醞

醲於玉醴允承帝賚宏迓天祥 某洛社鮮儔洪鈞
有托就北窻游羲皇之運惟廣厦惬杜陵之私寸
心敢愧野芹儷語用將善頌伏願輝增南極瑞聚
中臺太和顯洽人天上壽滋隆祿位風雲際會借
九還鉛汞寄壯猷光景常新憑二曜升恒籌遠畧
臨池喜懈肅緘翹依 祝撫臺
恭惟老公祖台臺鐘呂元功鼎衡偉望一代斗山
瞻丰采兩河景慶見保釐大者法小者廉列郡風
行草偃聲爲律身爲度諸屬水禀盂形 帝曰都

哉是補衮衣之山甫公且相矣暫執象法於皐陶
自此刑期無刑葢惟德咸有德祥徵宗社歡動垓
埏 某側聽鄭傳倍欣環 召龍門跡遠難梳飛肉
之翎蘭譜情深聊抒寫心之輸伏願霖雨即爽塲
爲兆洗盡煩苛光輝袪貫索之氛噓成樂易論思
獻納當紫橐之榮除輔贊彌縫佇金甌之顯拜臨
啓曷勝歡欣忭愉之至 送撫臺王公
恭惟老公祖台臺褱羅星緯道貫天心壽愷享平
成嵩表作四方砥柱福徵由位育豫州是全盛河

山脊澤盃深洗帶甲二千里之烽竈棠陰愈茂遙
含哺百萬戶之歌謡本詩書禮樂以爲功惟生聚
教訓之有素小春慶開桃晏中原不復問桃源大
梁舊咏蓮池勝境何須訪蓬島文武具依鈴閣士
紳遍效華封 某久戴二天更欣此日潛身播穀喜
枌陰榆社有恒加額稱觥羡景星慶雲滋盛雖心
存隴畝實跡邇轅門敢云嘉頌成文謂進野芹將
敬伏願 皇恩洊渥朋壽彌尊掌握治平見大年
自此竝凝和之日躬膺師保調元氣從今皆錫羡

之時臨啓曷勝歡欣翹依之至
恭惟老公祖台臺德全春氣仁協泰交厚澤譪年
光臘月東風迎雨露始和衍福慶嵩申南極現星
躔恩膏廻八郡之生成疏入詳陳農事愷惻動
九重之視聽豫中全免租徵石田忽改爲樂郊悅
來見襁負之載道仙籍爭書此大德祝頌紛華封
而盈前百城背化鳳鳴瑞繞珮弧凝棨戟千里咸
擎兕酌祥生繡紱耿轅門河洛輝騰簪紳抃舞 某
田園覺潤樗櫟向榮即在野食芹方感 君恩知

味美當嘉平快賜喜逢椿壽愈增高伏願台鼎望
登桂蘭繁衍翁人寰之樂事升恒見澄霽於良時
揆皇攬而怡情貞元贊平成以繫世臨啓曷勝歡
欣愉忭之至

恭惟老公祖台臺身備太和衷涵元始煕青陽于
星宿坐看萬里皆春暢淑氣于斗南行見百昌效
瑞轅門普同人之慶玉燭開大有之年雍洽良辰
熾昌集頌某久依夏屋又覩寅杓忽驚寒谷暖凝
乃蒙琅函荐及雖三薰還璧實中鐫承篚至于蓬

頭歷齒之兒尚未能輕干憲府豈意霏玉春風之
雅遂一時麗溢子衿他時瑯軸越毫或可跪承鈞
賜今對短檠倣傚何敢冐領朱提統茲言謝伏冀
宥原别柬微忱仰希鑒照 回撫臺王公

葭管回陽瑞雪應候以老公祖德盛化成之日而
中原瞻波澄山靜之祥某雖閉戶無能實荷慈知
感方愧電光之虛擲何當馬齒之加長天際真人
與言存舊譜中盛友幾復如公珠彩凝雙鯉而來
敢云置之懷袖雲錦較七襄爲雅敬並存于篋笥

臨啓曷勝翹依之至 答撫臺王公送祝

恭惟老公祖台臺風雲碩彦經濟名賢績偉度支
北極分司農之計位隆屏翰中原嚮方岳之尊延
袤千里封疆久已潛消氛祲顧盼兩河州邑皆是
徧到陽春茂祉無涯治平有象某鉛刀謬試轅鶩
鮮奇荒塞奔馳常懸故國之想經年違潤深荷大
夏之仁茲因數馬西菱得以循河北返不意治弟
過城之日正值行省涖闈之時念瞻晤光儀之無
由反辱承垂注之不置用泐尚函奉候新祉敬具

不腆聊寄寸忱伏冀鑒涵實多榮藉 與藩司徐公啓

恭惟老公祖台臺惠洽屏垣瑞孚節鎮懷綏中原
之懋績久宜總憲萬邦霖雨河岳之宏慈今見翔
翯八郡 鳳啣來天上歡聲已動中臺熊旂振風
前喜氣同瞻開府光生棨戟慶藹升紳 某鏤念深
仁欽聞 新命既切桑梓之尉聿戴鰲之勷進
望憲階擬將九首以伸賀肅具菲陋先托八行以
佈忱仰冀鑒涵之不遺自幸葵傾于有永夙特丙
照敢抒寅衷 候藩司徐公署撫篆

伏以紫微星燦瑞占開府任激揚黼錦風清澤溢
洞庭肅綱紀輿情欣躍郵報歡騰翹首龍光進言
葵仰恭惟老公祖台臺擘天偉望拯世宏功踐歷
所至皆春經綸因時允濟大生育于八郡頻年運
轉陽和恬耕鑿于兩河今日功侔造物歷奏鴻功
推第一卓異裒然徵詢聲表士無雙殊猷禀若
宸眷既優黼座臺憲特總楚疆勳定豫中目營久
涉于智鏡顧瞻峴北掌運待張于化鈞犀節熊旂
天子大保釐之任金甌寶鼎寰海仰綏靖之勳祥

繞輶軒歌盈掌野某風塵短翮樗櫟散材仰承蔭
庇之庥鏤深肝膽每念雨膏之渥報愧微涓慶
朝廷倚任之隆佇見洗兵挽河漢控江左節鎮之
上卽應懋積著麒麟遙聯岐階非儀願克庭實須
言宏幬積忱不盡韭函伏與鑒存曷勝歡忭 賀徐公歷

湖撫

伏以丹府玉堂重雄藩來宣之任犀聲雀帶權中
書行省之尊光生綮戟未盡趨謁之誠喜動士紳
先抒奏牋之敬恭惟老公祖台臺章大奎璧緯世

緜綸垣北文昌擅斗標之納采寰中武庫潤丘索
之菁華本房謀杜斷之才眾推名世廣齊履召棠
之寄 帝簡濟時岳有嵩高孝勳名而競峻河來
星宿溯德澤以歸深白吏奉持知風紀循循恪凜
列城歡動見侯邦藹藹瑞凝積懋屏翰之宏佇見
燮調之理 某櫟材猶社瓠落無容初宴曲江憶對
春光傍桃李一屢南畝幸逢化日慶農桑思效維
梓之忱頻忘獻芹之誚伏祈涵照庶慰鄙悰臨啓
曷勝翹依之至 賀金侯公祖

恭惟老公祖台臺宏才翊運偉望匡時名重巖廊
寰海待爲霖而廣濟瑞生河岳幾南大維翰以懋
勳在滇中千餘里封疆已見頻消其氛祲茲豫壤
十五郡州邑遂無不到之陽春車滯雨來藏省喜
膏苗齊潤旆占風轉葵心同偃草輸誠簪紱共歡
遐邇稱頌 某依然櫟社猶是滕壓泊岸荒園敢擬
樓臺先新月岱峰紫氣實凝景慶麗中原敬抒野
誠聊將筐筥之緘仰希慈照借邀電巖之輝深■
媿陋忱幸蒙叱入臨啓曷任懽忻依切之至 賀籓司田

公祖
恭惟老公祖台臺智涵萬彙惠普百城擴大德之
好生功侔造物運至誠以貞憲化轉洪鈞幾載藹
東一望廿棠斯芾今日豫壤千里偃草傾心益沐
房謀杜斷之才衆推名世以茲犀鞶雀帶之麗
帝簡齋時春雨藹車前八閩山川生色野人依轅
側中原歌頌燕途 某 瓠落無容櫟材辭社佩服久
嫺德謳田園深渥恩施惟巖棲闓福曜之漸進心
縈怙恃念岳牧爲台垣之在邇忭同簪紳敬上尺

書薄伸寸悃麒麟閣上佇期曳履近星辰節鉞臺
中還望飛旂臨河岳伏冀丙照不盡寅忱臨緘曷
勝馳依之至 賀泉司李公陞藩
恭惟老公祖台臺宏才翊運厚德鎮浮疏禀惠文
中朝人士仰丰采政孚憲臬西域咸名見壯猷
帝廉封事抒忠因而陟移建節公秉登車夙志奚
以奏績有成于今泰境之福星特總豫中之法曜
攬轡若霆轟雷掣涖臺則雨潤風清邑里須騰猎
褫包喜 某 久甘莊櫟幸賭召棠自念豸冠追隨之

時曾藉蘭譜頒聆之雅宏籌在邇應宴然松菊舊
墨近水何緣若先得樓臺新月芹儀媿野鑒納爲
榮臨啓曷勝懽欣翹依之至 賀泉司遲公
恭惟老公祖台臺東瀛涵瑞南極占祥一代兆猷
秉文武萬邦之憲四時元氣宣璣衡八表之和天
霽嵩高曦暎想繞虹異彩玉驄繡豸從容聽祝鴿
歡聲仰探初弧矢逢張當屬下升紳交頌 某 敬抒
芹悃上祝鶴齡雖三逕趦趄難陪雲從乃寸心懸
切願獻霞觴仰冀鑒涵曷勝欣忭 祝遲公

恭惟老公祖台臺淸融瑩玉峻偉斗樞壽德値風
雲嵩表旭開薰紫氣仁宵霑遐邇黃河波靜泛春
聲惟大法小廉之誠禀師冠豸茲好生普惠之教
默化圓麟自五刑幾措以來知五百年必有名世
聆八郡無冤之頌謂八千歲今植大椿凡受紀綱
孰不鼓舞 某 榆枋滯翮景慶霑輝露注甘棠欣向
榮之在目星高南極效封祝于稱觴伏願綵絢朝
虹霞騰霄練播朱綠之愷悌筠抱彌鮮禱玉鼎之
氤氳鴻名滋遠臨啓曷勝歡欣愉忭之至 祝遲公

伏以節鉞天開千里洪流需保障禮帷日麗兩河
征調荷澄清翹首龍光敬仰雀躍恭惟老公祖台
臺濟時法曜名世奎光福曜久中州一往安瀾成
績慈雲自昌國移來沛澤重春黼照蓬池是處水
光凝碧戟臨鄭圃昔年棠影芾青德風展旆飛萬
艘前鯨鯢屏跡化雨隨車至八郡內蠕動含恩 某
樸遫無能荷戴有舊兒童竹馬郊關未及先迎公
堂兕觥稱觴又遲躬進雖人事荏苒幸輿鑒涵而
部民肫誠實深踧踖茲修尺牘敬抒葵丹之傾附

來菲儀少展芹子之獻仰冀笑納曷任歡馳
恭惟老公祖台臺文章名世政術匡時江右攬奇
咸羨龍光入豰河流無恙可知星宿安瀾昔年聲
振薇垣一時仰古卿月今者功同舟楫五雲竹沛
商霖矣 某浮如瓠樽寄同櫟社雖容身草座不作
子公之書當縣旭冬詹能忘野人之獻祇因夙疢
遂致濶踈仰念老公祖契愛既深寬容有素縷縷
欲陳積悃殷殷敢進蕪函至於微芹自堪炊背伏
冀笑涵不置即蒙榮施為多矣 賀河道王公

恭惟老公祖台臺品重銓衡譽占法曜霖雨慰寰
中之望勳猷甫著河瀾霽霜澄海國之氛德節倏
當越境揮鞭繁於塵下甸來氣定神閒總綱紀於
臺端用見仁經義緯仙舟輕泛汴堤秋色依然飛
旆遙臨湖岸祥光已聚 某論文有舊犁笠未遑惟
嚴樓聞台馭之將移縈心怙恃念岳牧為秉鈞之
在邇忭同簪紳敬致尺書薄將寸悃湧金門外春
來添召伯之棠湛露庭中日邊振鄭公之履伏冀
丙照不盡寅忱

恭惟老公祖台臺章天暉彩濟世勳名識甸須膺
政績帷優丁撫字柱屏題在國華游歷于褰帷膏
澤遍江于洒思瞻翠微之靄甘棠存山左輝光射
文水之波 綸渙紫宸特簡循良之夙望符分豫
境茂宣師帥之新猷五馬風前襦袴重歌來暮雙
熊雨後山川一到生春千里歸心四民加額 某久
甘莊櫟幸列縢壘為陳躍雀之誠敬佈緘魚之悃
宏幬在邇未披閶闔之雲近水何緣先得樓臺之
月芹意是效鑒納為榮臨啟曷勝歡忻翹依之至

恭惟老公祖台臺濟世舟航擎天柱石霖雨沛寰
海乃中原先見陽春蕙風鼓八垓今雨河已徵康
阜龍光譽隆北斗履聲行步天衢某樗散無能林
園有分邀庇復當就列聿媿行藏承注特須多儀
愈增踧踖惟是二天切戴鄭紵尚未展芹私自顧
一乘將脂宋牆反過叨寵惠既辱長者之誼敬抒
鏤感之衷臨書曷勝依依答雕陳道蔡公
恭惟老公祖台臺閩南瑞鳳海甸人龍才裕經綸
樹屏藩于一路性錘黼黻振綱紀于四方福曜照

中天黎庶欣逢化日鴻名徹北斗寮家慶坐光風
有美芳辭無窮令譽某一廛編戶千里勞薪徒企
叔度淸標末御元禮道範翹瞻故國幸爾籍庇垂
雲執掌遐塞尚思登堦舞蕪敬借魚緘上達龍門
附狐一片聊伸寸鄙巽惟涵鑒可勝馳依賀雕陳道黃公
恭惟老公祖年臺鼎鉉著望屏翰懋勛兩郡被康
定之鴻猷千里見經綸之駿業由來名齊北斗今
已頌溢中州矣某迂鄙無能景仰有志幸得瞻侍
模範今猶溯依能光也擬即躬叩階墀竊慮煩擾

憲務茲者融風入序淑氣開祥伏惟履協時亨福
隨運泰某望爇不遠荷庇彌深薄具不腆之儀用
表迎年之慶愧非春酒敢言萬壽之觴菲同野芹
聊效鄙人之祝仰冀麾頓曷任翹依與蔡公送賀兼春啓
恭惟老公祖台臺瑞協高嵩星連南極茲値淸秋
澄霽之候載臨皇覽初度之辰惠洽中原念士民
競兕觥稱慶德徽六宇看鸞鶴自隊頻來翔某荷
庇在羣倫之中而景行切仰止之素寸忱同忭菲
儀是將緬惟第甲鴻臚已逢昌期五百載伏願調

元黃閣茂開泰運億萬年臨書西望曷勝欣企祝巡道沈公
恭惟老公祖台臺南州高品北斗文樞勳名夙著
西陲湛湛氷壺獨映異政再成江左恢恢遊刃皆
餘分以中原重地之符遴于萬國朝覲之日東池
蓬澤洞然秋水之無波鄭圃梁園益矣陽春之有
脚隨車沛露倚蓋飛聲某籍屬㭊幪可勝懽忭念
蘭若握手已披兩袖淸風計里祉騰觥遙望一堂
皓月謹將尺牘用展寸心

恭惟老公祖台臺惠彰仁壽名溢德榮鳩鈞黙化
膺鳩謂澤含雨露淑氣光被芝蕙藎章合雷雷南
極呈祥二月藹雲開千嶂中原有慶兩河華祝動
萬家蓬矢朝晴瞭映葑神羊之觸憲臺春暖風光
藹元鳥之祺樂事無窮歡聲丕振　某榮分莊櫟欣
仰大椿芹誠雖久積寒簷霞彩則屢瞻曙海用陳
嘉頌敬進艮辰見履綦喜集早春廟廿四攷勛名
瑞孚紫氣惟縻戢輝騰台象知萬千盃壽宴恒載
青賜臨啓曷勝歡欣愉忭之至

伏以絳節廵行覆庇萬家親化日丹筆流惠恩膏
千里茂榮陰草木向榮幽仄倍感恭惟老公祖台
臺聲華北斗蘊藉西崑才傑映山川會錦江玉壘
之奇氣文章追史漢兼羽獵長楊之雄風福曜進
臨惟中原有幸祥刑法古斯邦戀攸乎秋月爲懋
鼠誅牙而雀誅角春蹇一震蜂謝稷而狐謝城星
知脪石無兗風來口碑有頌譪省薇垣之署行被
徵書殤行羽鸞之班佇看騰起竊惟　某塵勞多載
株守鮮能昔瞻丰采于京華屢承聆聮深慶桑梓

之人士共得生成乃蒙廻光燮律之仁不遺廢莪
讀禮之籍望憲府而稽顙勤荒函以宣心臨欲曷
任荷戴之至　荅司理于公
恭惟老公祖台臺冰壺四映水鏡中澄聽斷惟片
言鄭野星沉貫索平反開三面中原氣廻陽春頌
祝巳騰于寰區恩膏行沛于閩海矣　某迂疎無似
冰澤特深比聞鸞遷擬同士民而卧轍遙瞻棠芾
徒慚形役之縶匏念無以將悃茲敬脩不腆寸心
可獻聊附野人之芹五載蒙知敢後僑也之衿至

于感荷意誼久已鏤衷自此言念樹雲時圖報稱
仰惟照鑒曷勝翹依　賀于公祖升建寧同知
霽雪河干陽春驛路仰惟老祖臺聲騰北極福照
西秦今日函關早見畫熊之入他年節鉞預知竹
馬之迎矣　弟荷澤既深攀轅滋近肅除寒舍卜將
春酒表誠先具菲函敬效野芹爲獻奠蒙丙鑒曷
勝寅悰
伏以憲府輝凝逢美勲名開百世德門瑞藹喜徵
公定應千祥歡溢鄉邦慶延冠紱恭惟老公祖年

臺心存惠保澤普生成梅羹待調和海宇佇望金
甌之卜鼎呂舊閥閱階除宜蕃玉樹之枝是以令
孫鍾異凡兒生當有自門閭高大里黨已占駟馬
他年亏台綿延父老咸思纘丞舊蹟 弟 同歌麟趾
久戴龍光念浮滯如五石匏未能躬往進酒謹潔
誠具不腆幣或可稍效傾葵一緘賓聰千祈垂鑑
臨啟曷任歡慶之至
恭惟老公祖台臺鑒開冰鏡峻倚斗杓惠政昔經
瞻淇霄澤久知盈怍甘棠今芾景于下邑商霖則

偏注于一方矣 弟 旅食有年家緣羈意歲當畢關
征途得識元龍里如彈丸人士幸歌召父私有桑
梓之慶倚切祝戴之誠一緘布忱手沵自媿樸遬
副言抒悃衷曲尚祈照原滿書南望曷勝依依

哲次齋稿卷之九

鄢陵梁熙曰緝著

文稿七

尺牘 四六

與谷州邑父母啟

恭惟老父母台臺東瀛添瑞南極占祥美須萬家
郡閣冷風稱卧治福星一路隣封陽夏展新猷政
聲交獎到雄臺特擢佇俟覲 楓陛矣當楷彩生
輝以應侯正驎文騰綵於掖初喜溢士紳歡盈遐
邇 弟 敬抒芹悃上祝鶴齡雖自歎宿春高會未陪

珠履乃寸心懸切遙望叠進霞觴仰輿鑒涵曷勝
欣怍 祝陳州王公 五月廿六日
恭惟老父母台臺瑞來榮戟名動巖廊最政冠中
州足令前賢無卓魯 新綸來冀北會知當代有
夔龍棠風蝱拂在青郊比戶之絃歌久騰芳靄霖
澤隨時瞻碧宇隣境之鼓被將遍恩膏 弟 素閤文
名謬膺台委茲仰承寵眷實俯悉寸心念書省之
虛左方殷未及舉兕觥以言餞度蓬池之建臺有

日仍當先竹馬以承迎前闕犒資愧無由言返更
蒙雅既可自致冒登然既辱知交又未能固郤謹
拜嘉款爵以鏤心徹辦璧餘珍以抒悃臨啓曷勝
馳依之至（回許州徐公）
恭惟老父母台臺道貫寰中學標紘外詞壇區衆
派峴西持文章正變之衡才氣軼群賢海内推山
川靈傑之秀福曜蓬臨嵩左共瞻景慶名賢爲治
桐丘首渥雨霖弟樗散無能瘠餘有息桑梓歡四
封之内幬庇藉二天之榮白媿野芹敬布階墀以

卷九　十二

申獻如饑積悃當仰儀範以抒誠臨書東望曷勝
翹依（賀扶溝白公）
恭惟老父母台臺蟒峒國器閥閱世家琴召南薰
棠樹交披馴雉野鼎望北斗花磚共待鵷班昔
者萬國來同惟公侯用享之日正值三年報政膺
車服以肅之隆豫壤風淸吹送鳳樓騰輝彩長安
日近佇瞻　帝座擁紅雲弟樗櫟散才枌榆末學
幸霑河潤製錦已夙稱異能側聞　綸音補袞則
預知獨盛佇見作舟作礪特共父老歌驪駒竊效

獻履獻芹謹將褒私抒毫素伏祈丙照庶慰寅忱
臨書曷勝翹依欣忭之至（候尉氏王公）
伏以炎景方中艾葉映嶽圖之瑞欒賓應節榴花
呈午漏之祥介祉丕膺繁釐敬祝恭惟老父母台
臺望隆夏日德類薰風雨露課四月之工千廬機
抒禾黍觀三秋之盛萬室倉箱金縷迎辰枌里俗
熙薦彩寶符叶既槐堂喜洽浮蒲弟久沐恩膏欣
逢佳節芹感蔡傾有意獻崗陵之頌蝸壓蝟冗未
獲拜綏爲之尊敢竭微誠用陳不腆伏願祥延益

卷九　三

智爲霖爲楫以濟時慶洽合歡宜民宜人而永譽
臨啟曷勝忭愉翹依之至（端陽候扶溝高公）
恭惟老父母台臺斗山重望柱石名賢淸和燦製
錦之光輝煌新政雨露知隨車而至飄拂仁風胥
聽棠永鳴琴共喜郊多馴雉弟仰蒙蔭庇深慶惠
慈目惟下里憂居未獲躬承儀範謹具一芹抒悃
伏冀照鑒鄙忱臨書東望曷勝翹依（候扶溝馬公）
伏以鵷班拜綬龍昇列宿之階花縣橫琴棠溢象
雷之任睹瑞鳧而爭快驗馴雉以騰懽敢竭乾誠

奉陳需宴恭惟老父母台臺世家名彥昭代人豪
藝彩馳聲早奮翀翥以華國英姿夙賦雅宏康濟
以匡時名高皆願一識荆文圖軒軒譽起學道於
今姑製錦中原奕奕政新芾棠遍映麥田膏澤廣
敷洎水信賢者之長才天授甫下車而吏胥改觀
以仁人之德治自殊不數月而閭閻成化蒸庶謂
心勤撫字子衿知公欲得人 弟 影息枋榆覲榮桑
梓竹林菊色涉三徑而漫開絃韻頌言幸二天之
托庇顧惠風披矣業雅荷帡幪廼觥介鉄然猶未
申悃款敬占吉日奉迓前騶預啓尊臺佇來華轂

台驆在望願分普照之光燕喜庶幾式睹初筵之
秩惟冀賜允曷任忻愉
恭惟老父母台臺仁合天心愛溥冬日政行萬民
歌父母戶有陽春單儲一路靜烽煙衆知霖雨升
恒在望華封祝遍桐丘丰采遠聞錦製聲騰 楓
陛士紳交慶遐邇共欣 弟 樸遨多年園林共伏感
深膏澤無時不鏤衷懷爲舉兒觥此日更喜嘉頌
芹私不腆鈞照是榮臨啟曷任歡欣踴躍之至 祝扰

溝高公
恭惟老父母台臺德峻華峰膺開秦鏡琴堂簾靜
閒暢裴子羽以快談花縣錦新佇來崔藍田之哦
咏老稚歡聲騰藹彌雨膏挹注自鄉封 某 樗散無
能林野滯迹宦途一往歷池陽雖似夢問車轍三
停話渭北猶如昨日多時霑河潤私心常幸二天
此日望手標派澤欣盈下里方擬尺書隨竹馬何
期雲翰得鄭鴻仰承雅懷念舊之深愈愧濩落迂
踈之久祇誠摳謁先肅迎函臨書無任歡欣馳依

之至 回署篆 朱公
伏以仁風飄拂鶴聲同琴韻以偕淸甘雨滂流黍
翼與薇芬而並茂家有秋成之慶人懷春酌之忱
恭惟老父母台臺玉尺持身冰壺燭物粹秉衡岳
之秀寧止瑞鍾九嶷胸納湘澤之奇允推學窺二
酉製錦聿見成效賢聲已騰于槐垣游刃猶有餘
閒閭澤用移于蕞爾惟所過輒化故隨試彌新鹿
常夾道雉每馴桑自昔傳聞在鄰境吏畏嚴霜民
遊愛日于今歌頌遍郊原 某 入世甚踈景賢有素

三載進膽鳳彩一時快覩鴻儀既畫簾之不紛正
泄藻之可獻桂馥承芝宇而凝靄月華倚清鑑以
同光占吉　日謹圖几席除塵宗依山斗仰巽謙
言霏屑佩服珪璋不斲鳴騶敢欣迎爲臨啓倜榮
愉之至 候代庖徐公
伏以德星普照萬開融和之天化雨時敷懽騰怙
恃之地㤼㦧夙賴荷戴日深俯虔敢潔瓠樽邀寵
敬攀棨戟恭惟老父母台臺賢聲齊斗令聞如璋
嚴明愷悌以宜民召棠樹愛德行藝文以造士樸

棫興歌頌溢華封績章豫壞保障之功既著璽書
之榮匪遙 弟 跡涉關西心傾宇下望雲暫歷三逕
覲光得親二天爰占吉晨薄伸積素挹春風以入
座淑氣生芬對新月而開筵清光並映預祈金諾
伏候玉移臨啓爲任延翹之至 候經公
伏以嘉平轉仁風應宓琴之徵角俱韵雲霞開帳
日照黍谷之草木並輝儼然德侔十奇猗歟頌傳
三惠敬脩樽斝用迓龍光恭惟老父母台臺皂爲
自天鳳苞嚴日愷悌恩流咸快政成于三載循良

績著共誇氣轉于四時計日鸞花蚤就　形墀而
沐寵摩霄鵬翮行將　紫宸以揚休 弟 滯身朔北
夢依泊南幸蓬飄之暫棲親雲幬之廣庇顧寒庖
久儲泄藻値臘時宜舉兕觥謹詹吉日敢竭私忱
伏冀仙爲儼臨俾傾懷于霏玉龍光式賁庶仰止
于高山佇請台期聿勤斗仰臨啓爲任榮愉之至
伏以惠政迓天祥即宿逆知集五福令辰逢陽景
衆賓欣望祝三台敬獻芹忱肅儀樾蔭恭惟老父
母台臺治如緜麗德浴蘭馨化協五絃民解舜風

之慍法嚴六案吏讋趙日之威金鏡祥開里社羣
然酌斗寶符旣叶公堂欣然稱觴 某 久戴二天幸
逢午日良晨佳氣迸企蒲黍之筵積悃佈誠肅獻
艾縷之佩伏願瑞靄盃智如升如恒以協時喜騰
合歡多福多男而永譽臨啟爲勝忭愉翹依之至
候扶溝白公
恭惟老父母台臺名高北斗譽溢中州循卓比前
賢湛湛氷壺獨映福德眷頴水恢恢游刃皆餘里
老扶鳩咸羡魯公作宰吏胥奉牘共瞻召伯蔭棠

賢良既著于　宸褒咫尺將登以臺省歡騰郊野
喜動簪紳　某官跡樑存浮生勉繫爲荷帡幪實感
深于河潤茲聞超擢更神馳于轅攀霖雨匪遙大
樹蒼生之瞻仰鈞秉自此謹備燕賀以歌謳臨啟
曷勝欣馳依戀之至
伏以爽氣湛花城四封恬耕鑿之性寒光生玉宇
萬里喜澄碧之天切廈燕以迎祥覘鳬舄而稱快
奉陳需宴敢竭乾誠恭惟老父母台臺才洞冰壺
望凝鶴露宓琴靜撫雅化叶武邑之絃歌早雉紛

鳴瑞景奮河陽之桃李膏澤浹深洎左嶙峋譽重
嵩東輝煌政聲行被九遷之寵升恒福祉佇膺三
世之褒　弟進瞻鄉曲深荷帡幪自歎遼踪久闕兕
觥之祝謹詹吉日幸伸芹子之誠對秋月以開樽
承霽顏而佈悃預啓金諾伏俟玉移臨啓曷勝歡
忻榮愉之至
恭惟老父母台臺才全四應德協一元花封戴栽
培之鴻猷樂郊徵經綸之駿業佇看班聯　楓陛
早聞頌溢洧溱　某已是陳人又逢新曆十行華札
感汪記之不遺五夜漏聲羡飛鷹之在邇臨啓曷
勝馳依之至
恭惟老父母台臺德符行健政效調元旭日照桐
丘雲霞羡出海之曙東風拂洎水膏澤見及物之
深介福維新喜乘時而布令太和共暢當膺　召
以喬遷　某已是陳人得棲舊壘茅簷欣曝歲歲渥
雨露之恩椒䈴欲持區區將恭敬之愫仰邀丙鑒
少慰寅忱臨箋曷勝歡忭之至
瑞雪占豐青陽逢泰恭惟老父母台臺福隨春至

道與日新境域風和麥隴行看馴雉郊關塵息花
封又咏茸棠矣　某翹首論交每切曙雲芳樹之感
遐踪蒙庇載承雅貺瑱函之榮鏤衷與箴俱深佩
德非言可盡仰惟照悉曷勝欣馳
恭惟老父母台臺品顯圭璋才宜鼎鼐惕若無倦
契北斗之回杓從容以和體東風之解凍履端集
慶四郊皆祝三台惠政迓祥元日逢欣五福　某久
仰冰壺又同葵景迎年佳氣仰羡兕酌公堂積悃
野誠敬脩椒花私頌伏冀丙鑒少慰寅忱臨啓曷

勝懽忻翹依之至

節迎建子春早應鍾恭惟老父母台臺政洽人和德尊天壽四境共歡冬日九如正慶南山凡在帡幪爭先忭舞某夙承青注頌慚彩毫洎水可將涓滴願獻于福海兕觥隨獻三祝喜效于華封自近玳筵倩希金鑑臨箋曷勝歡忭之至

恭惟老父母台臺渭水同澄華峰標峻鳳鸞棲豫壤屢興召杜之歌雨露到洎南坐令桃李亦潤誠閭士民之謹聲如一仰羨循卓之治績無雙矣某

懐思既久疎潤爲深祗因道路顏年奸與郵驛相左以茲芝宇雖近竟至塵談未聆荏苒又逢公車問詢乃得家報云老父母政澤遍敷德意翔洽[illegible]輩雅荷晉接備叙通家因思萬年晤言之頃愈深十年契濶之感謹憑邸筒肅托寸函用抒積悰仰祈台鑒嗣當專柬再輸騄芹手書乏次遽函不莊統希宥原臨馳依切

恭惟老父母台臺濟時俊彦經世名賢晶瑩滌一塵洎南被河潤者幾載峻極翔千仞　朝端膺銓叙於新榮矣弟素媿迂疎最承盼睞量大雅亦或許爲同氣而景仰則實切于私心翹望在雲霄行數偃息將日近竊覘迴幬庇還願竹馬得丞迎不腆一芹用將積悃倘蒙莞納之弗卻庶幾野意得少伸臨緘曷勝欣馳之至

恭惟老父母台臺吉門謝鳳花縣商霖政既宜民康靜晴光欣化日德方造士絃鳴霽景和薰風於今澤洽一同共喜麥岐之瑞轉盼聲騰三異佇傾薇垣之芬頌溢鱗封歡言河潤某藏心今雨翹首

福星覲光已阻于登龍抒悰敢遲於賀厦肅奏無文之牘所憑譜有金蘭用緘不腆之儀仰祈鑒涵芹曝臨書曷勝欣對馳依之至

伏以花縣恩浮逸旆賁丘園之彩台垣聲貴揮毫增奕世之榮仰湛仁之被無窮斯厚澤之戴有永恭惟老父母台臺江左文星嶠東福曜試宏才於騁驥殫蘧學於烹鮮桃李蒲四境之風士知化雨禾黍觀三秋之穫人慶神君行看春郊雉馴政成前美於卓魯預卜左掖梧影班榮早接於鵷鸞某

竊幸三生得附同譜在編戶生齒之內仰荷二天
念家廟春秋之儀恭進尺牘玆因十月朔三日先
考就窆荒塋肅遝一路之福星慶溢閭里共睹千
尋之紫氣光射松阡伏願廣鴻慈於維祺廑開冬
日單至仁以錫類點垂南金碧管生祀版之輝雖
寘濮自當知感丹衷矢啣珠之報及玄耳不忘銘
心臨啓曷任翹企顒望之至
伏以福曜朗中天冕烏光射墟里文星高北斗彩
毫榮賜燕嘗仰恩膏之浹日深斯覆幬之載有永

恭惟老父母年臺當代鳳鸞今時卓魯晉陽保障
之政夙所軫心武城絃歌之聲遂已盈耳製錦于
中原爲特異士民咸慶有成披梧以雙闕而相聯
位望允云孚衆 某 悚馳駒隙恒秉葵傾在同譜之
內附詳三世幸如天之下恭進尺函因十二月朔
先祖妣就窆荒塋念家廟有時薦之儀肅具祀版
祈仁人施永錫之惠俯允揮毫冬日遙臨碧管祥
開五色奎文炳溢華翰點垂雙金此日期報環報
珠仰佇鴻慈曾玄已同戴德他年際感霜感露溯

原爾譜仍耳遙知頌恩共披寅衷幸邀丙照臨啟
曷勝翹依顒望之至
伏以噓恩成海沛澤共仰於四封握筆如椽華衮
欲邀於一字以玆草野敢望于甕恭惟老父母台
臺三泰高宿百里廿霖函影蓮峯鍾千年之秀脉
青霜紫電繪萬狀之奇英文章爲振代宗工術業
見匡時偉畧露雷風雨善互出以爲施寬猛剛柔
能並行而允濟誠推衆腹士民咸慶瓶慈惠徽窮
簷婦子亦知棠咏愛猶冬日昉共春臺伏念 某 一

疚居廬常幸戴天顧我復我實遇叔牙之知我恩
斯勤斯得膺保赤之閔斯屬者先慈欲歸松栢之
封預懇台祉勉同補助之駕僊冕瑞騰夫丹旐芝
葢祥映於銅章祀版希載筆之光漆櫝永留毫彩
他年開後人之吉奕葉點兆朱衣伏願彤驄俯賁
永錫華表之輝紫綬輕飄恩及雲仍之祜謹長跽
而申請容稽顙以道迎臨啓曷勝顒望荷載之至

與各師長親友啓
伏以玉露澄霄蓬萊有光開絳帳金飈送籟墟里
生榮借鐸音仰紫氣之飛翔增荒阡之輝彩恭惟
老先生親臺德鍾五緯道究先天談經猶擅大方
一時師表振羽卽儀上國當代偉人某爲叨蘭籍
夙荷清光茲因十月朔三日先君就窆敬邀法駕
禮告山靈伏願玉趾遙臨芝蓋寵賁祇鳌因秩叙
而叶吉山川仰龍光以生輝澤被松楸此日沐菁
莪之瑞感隨霜露百世永黄雀之心臨啟昜任翹

企顒望之至
恭惟老先生台臺藻藝珠船文章玉海桂籍馨盈
黌序瓊林瑞映鱣堂已傳絳帳之經竹登青雲之
路矣某夙切仰斗猶願識荊惟先祖昔日宦遊遺
愛猶存二曲覽政畧刊垂治績艮規永感遺編今
得榮入名祠之中實賴扶維風教之力既蒙俎豆
豐薦復勞冠裳儼臨恨未能縮地而輸衷謹西望
泥首以鳴謝茲因醫生武英旋里肅緘將悃績當
耑遣小力持函再申寸悃伏惟照鑒昜勝感切

恭惟老先生台臺勲高宗社名峻鼎鐘仗鉞愁綏
輯之猷棨戟重保釐之任地控四塞經緯運而憲
昭文武天撑半壁紀綱肅而惠浹軍民萬壘河山
久動雄風於節制百昌草木普歡膏雨於虔誠四
海瞻旌旗共望雲霓開玉帳五夜覲宸陛還從
霄漢卜金甌晚臺次鉛刀宦林襪線景仰夙知斗
極樞承未値龍門遄在征途幸依芝宇乃因郵置
未展葵傾忽接十行之書更辱叠注之誼念長者
有賜不敢過辭以寸牘鐫深績圖報稱不旣寅丹

之穎穎祇佈子尋於匆匆伏惟照原昜勝依切
恭惟老年翁台臺抗疏回天持衡補袞上陳情之
表暫卧東山樂萱闈之春偕慶西池顯揚盡人子
之儀温凊怡慈母之色三泰傳頌百行流芳弟自
慚疎庸叨役珂里望龍光於咫尺展謁未遑荷瑶
函之寵頒佩德艮厚隆儀拜璧勒椷抒誠匆匆陳
詞款款未罄仰輿台鑒可勝翹瞻答熊鄉宦賀
恭惟老年臺學者斗山文章名世詞傾三峽之水
賦高五鳳之樓弟夙叨蘭蔭今役珂里毎憶握晤

之有自竊喜型範之可親適承台翰賁臨始知尊
體違和但脩候闕如悵歉殊深豈此懸弧駿辰敢
煩鼎貺重加感則拜手佩且銘心餘珍璧歸謝悰
曷罄答洋縣李鄉宦諱可喬湖廣學道
恭惟老先生台臺精忠天賦至孝性成闈蘺擷之
經綸弘猷夙昭於　北闕衣斑爛而蹈舞令聞懋
著於西秦固知移孝以作忠還復顯親而報　國
無何北堂歛彩坐致南宿韜光　其驚聞訃音曷勝
痛惋一麰布愐莫由泥首於堦墀五色麹膽徒企

慼顏於苫塊敬羞芻束上薦几筵伏惟爲時自珍
節哀加飯臨風再拜可勝悽其奠韓城高鄉宦太夫人
恭惟老年翁台臺文談干霄道風秀世望重華岳
合九有而仰止休光度溢黃流盡萬派而歸宗灝
氣福曜燦江左夙知布澤武林駿譽馳斗南佇看
升華青瑣　弟役叨珂里欣藉蘭蔭計促滕都門深
荷繾綣之雅奈羈跡宦海正切葭露之思乃煩遠
使重錫郇翰開緘知感藉羽陳詞餘貺璧歸謝悰
曷罄答靜寧州慕鄉宦錢粟知縣

恭惟老道長親翁台臺手扶日轂履近星辰名雄
北斗松廳並遜入龍望壓南牀栢府交推殿虎惟
山澤之利以利　國必台輔之重以重邊嚴察吏
之六條遂擿奸于九塞桐葉捄藻香團紫鳳之英
渥水標奇冰剪蒼璁之骨玉關無不怗服　楓陛
久注寵榮今將返旆以朝　天佇卜啟駟于指日
其才踈鮮績胸約無竒同轅下之駒歷王陽之坂
而悸違感寒林之葉入晉館之垣而驚秋忽接雲
翰如開茅塞悉欲諳鷄鳴風雨之願顧屢捧鯉函

懷袖之書感不可言鏤深在膈計盈盈衣帶不日
親奉指南茲望望石城寸心罄書子墨伏惟鑒照
曷勝瞻依
伏以甘棠有賦而召公之愛永存峴碑增欷而叔
子之澤如在大典雖出於公舉隆德實切乎鄙心
恭惟世翁台臺誼入層雲道維三代追前賢政治
之績祠先祖宮墻之間四十年來論以久而愈定
百千載後實以名而日章榮屬非常在冥漠方將
圖報光被後禩即雲仍永爲銘心既聞嘉吉備陳

復勞冠裳寵集悵未能縮地而躬謁謹西望泥首
以輸忱伏惟鑒原曷勝感切謝鰲厓卿紳公啓
恭惟親翁台臺彩映霜華明添月皎涼飔拂拂照
地萬寶皆秋皓魄盈盈周天八荒不夜豈惟西陲
藉庇誠然東壁分輝也 某 媿無一節虛復三秋方
慚白露莫申帶紵之思遠被清風乃荷瓊琚之錫
披瑱章璀璨尺牘開光對桂影婆娑寸衷滋恧既
未貢月規之餅何勞佐夜卜之筵附璧百朋臨池
九頓

恭惟老先生台臺勛高鍾鼎器重珪璋儀占鳳穴
之奇標仰荊州之峻滂沱德雨普霑膏潤于軍輪
熀燿福星遙煥祥光于郵置雄名單播鶯起預占
某 臺次錯刀宦林襪線經過半生茶苦敢言盧戰
之毋讓盡當世驟塵何由隗始之駿遠承寵褒愈
甚汗慚計日泰關欲諧雞鳴風雨之願夕陽晉舘
早感纓函懷袖之書欵欵已鏤于寸心匆匆先伸
以尺牘諸容晤悉曷勝瞻依
恭惟儒鄉湖海占勝琬琰鍾奇華籍生南國之光

元老重東山之望 某 等景仰在念瞻晤無緣伏承
琊翰如沐清風緬惟敝邑劉父母學見本源躬餝
金玉當波泛茅靡之際矢凌霜貫日之誠感慨成
仁從容就義悵言往事道路聞而興悲浩氣不磨
故老思之如在特以時値彤殘運遭鼎革雖義期
崙崇乎俎豆乃勢猶未舉于蒸嘗故勁草秋霜業
纂口碑于邑乘而古木寒鴉尚乏郵亭之客來然
悲慕既已在人創建自當有日遠垂長者之念益
廑古道之懷茲因使旋肅札奉復丼棠永存實惟
久而愈著麥舟無措深媿力不從心臨書南望曷

任神馳
恭惟老年伯台臺宏才翊運厚德匡時詩禮傳家
紹青箱于閥閱文章華國緬緗筆于瀛洲山斗夙
推中外望爍調羹風裁特著巖廊猷宣簪筆因荼
馬實重金城斯 備汪必先鐵面笵雲香細忱承
玉露餘芬天路輝生行覩碧騣抄種榮分鄉國頌
溢闕門 某 學乏編蒲業荒承治附天門蘭譜之末
久切葵傾念家君茗政之同愈勤雀躍微儀不腆

豈堪冐進于大人寸悃聊將或可見原于長者輿
惟電燭俯汪鄙棨臨書無任欣愉翹依之至 代筆

晳次齋稿卷之十

鄢陵梁熈日緝著

文稿八

雜著

婚啓

伏以媒成春仲喜逢燕聯之祥盟定艮辰欣荷鳳占之諾婚媾歡諧二姓室家願愜百年慶溢宗祊光增門祚恭惟老親家台臺才標國寶學挾天葩博古窺大酉之藏久爲秘通丹簡揮毫騰五雲之色常聞燦映天章名重璵璠衆知移時而豹變彩翔雲路佇羨他日之鴻猷 不佞 半壁圖書猶記撫牀笏滿一經寸治恒祈入燭藜光 小兒 思繩武齊賢於虎鵠之榆言能信雖囊螢緋柳而鶡鵬之摶運未逢屬有天緣得乎姻婭肅承淸閨之仲女許字鸞裔之次孫以訓習南詩當不數謝庭雪句廼適然東坦幸遂聯月老赤繩吉日凝輝耦詞敬致通名伊始貽祉當繁嗣而桃灼桃蓁則宜家可卜衍而麟趾麟角將延世無疆臨啓曷勝歡欣栄愉

之至呼功鑄
伏以東風候至雪咏因嘉平而生馨淑氣暖凝旭、
彩映年光而兆瑞誼重金蘭歡騰族姓恭惟親家
台臺揚英盛世濟美德門宦裔雅標能嫺韜畧于
早歲舊家風範衆儀公輔于他年惟賢聲已久乎
里閭則才俊始蔚稱國器敦詩說禮能膺鵲印麟
圖之祥緩帶輕裘自顯金墀玉帳之任不佞嶽崎
甚哂蘐落鮮能四壁圖書看牀笏依然在眼一經
授受念弓冶朮郎遂心哺兒延家世而思騰燾文

卷十　二

會不輟把篇章以糜歲月頡錚猶懸因渠承訓有
男願爲託媒卜室何意深閨之愛女許歸寒舍之
長孫但經史雖勤未起伯鸞之譽乃蘋蘩增福得
叶飛鳳之鳴以筮策射屏謂生年婚譜有定惟遊
燕仕楚實當日交情久乎由洎水而溯桐丘朱陳
仍爲同里聯兩姓以通百世嫁娶永看作圖伏願
喜溢嘉盟咸慶千秋此日光生姻柬文徵六禮之
初咏灼灼桃華原締綢繆占冰瑞頌綿綿瓜瓞恒
延宗祧與天長臨啓曷勝歡欣愉忭之至頡弘源

伏以倫理重宜家之耦周南首咏雎聲天緣篤昌
世之姻楚史特祥鳳卜藉甚宗祊之慶爗然金蘭
之榮恭惟老親家台臺詩禮紹庭仁賢名里美玉
韞匵共知溫潤爲珍洪鐘在懸自有鏗鏘餘韻文
詞追先志一鳴早集甓宮經肆振儒風萬卷將開
家塾令郎峻公親家襟輝春月氣吐高雲宏才應
於時須令名由乎世濟英年翥彩泮旂方樂從公
銳志空羣杏宴行看釋褐不佞弓艮鮮述幸葭莩
荷意誼之深小兒頡脫未能望喬梓欣金玉之品

卷十　三

伏承淸閨之長孫女許字鬱喬之第四孫人美赤
繩由同好而爲好屏開孔雀則因親以篤親茲特
敬進耦詞薔云始徵六禮喜箋既定瑞氣相迎泰
晉成盟咏桃華灼灼原締綢繆於月老咸恒應象
慶瓜瓞綿綿世偕伉儷與天長臨啓曷勝歡欣榮
愉之至任魯元
伏以冬日徵祥華翰欣承生瑞兆艮緣夙定耦詞
謹藉寶嘉盟門楣見婚禮之新氏族繁姻親之舊
應求棠契蘿蔦喜攀恭惟親家台臺閥閱高賢播

璵奇品合春華而秋實質備其文藹儒檢於風徽
和能以度衆知務時而豹變大振家聲佇羨他日
之鴻猷高翔雲路爾惟令長郎芳年嗜學銳志空
群企羡著于名流賢聲由乎世濟手標卓犖洵爲
西掖絕武之英韵度安閑適見東牀坦腹之雅不
佞點臺班而㝉艮鮮逃然訓後則祗詳編蒲之勤
小兒習經藝而頴脫未逢若守身則聿嚴刻鵠之
喻深閨仲女豈嫺咏雪多能淸閤有恒頗知羞蘩
爲事茲以象賢之胄爰來求淑之媒邑壤相鄰郎

卷十　四

是朱陳同里芝蘭輝映依然王謝當年意誼共孚
識者知門風之似昇平勝事高人寫嫁娶之圖雀
卜有成咏桃華灼灼原綢繆于月老鳳占既永
慶瓜瓞綿綿世偕伉儷與天長臨啓曷勝歡忭榮
愉之至盧六吉
伏以桂花芬盛金粟偕芝蘭以俱馨朗月光全珠
彩映庭階而生色叙屬中秋之候敬脩六禮之盟
喜溢雀屏懽騰鸞柬恭惟老道長親家台臺西臺
世胄內閣仙班甲第高標累代芳名題雁塔風猷

茂著兩世偉績顯繡衣攄藻掞華群瞻花輒之影
點螭簪筆人避驄馬之來翰苑雅製恒存於今玉
堂輝映岩疆德政不朽自昔栢府慶餘屬望五雲
佇看八座弟熈欽嶠有素蔑落鮮能附驥天衢譜
牒已聯三世同寮柱史知交曾托寸心兒莆舊業
雖勤家聲無補三十猶然書劍一經未謝雪螢至
於鈺孫向學渠將脫穎貽謀予媿爲㝉在令姪孫
女澤衍名門不數咏絮之句習嫺淑範必配元宗
之兒以大雅爲兄子而擇乘龍喜稚齒因長者以

卷十　五

叶卜鳳諧緣年譜得締新姻伏願盟定茄金祥來
繁錫二姓歸于好及封縣君而知士女之聲定自
天八世莫與京將大宗祏而美婚媾之結聯鼎禩
臨啓曷勝歡欣榮懼之至王信初
伏以吉叶雀屏仙籍赤繩聯夙好喜孚鳳卜德門
紅線結新盟年誼重譜牒之光沃心績朱陳之合
輝騰世講慶溢宗祊恭惟親家年臺才冠時髦德
邁舊訓翩翩昆季人看麟趾傳家奕奕聲名共待
鵬飛絕武慈閣勤教課一經已各味尨熊閨範飭

孀莊四德又能嫻絮咏伏承高閣之愛姝許字寒
門之仲男謂令先公交契如蘭同聽鳴鹿至於令
日情親潤玉惠諾脩蘋固高堂習愛壻而知義方
亦賢昆念門楣而重執友喜箋既定瑞氣相迎聯
王謝以耦詞正値桃華之灼灼宜家室於鼓瑟共
慶瓜瓞之緜緜臨啓曷勝歡忻榮愉之至胡自天
伏以姻連婭筦實因親以篤親人合天緣由同好
而爲好芳訊早傳乎鵲報吉辰用恊于鳳占恭惟
老親翁臺下裔昌仁里質粹德門長材應于時須
涵映虹之藍璧令名由乎世濟湛承露之氷壺再
惟令姪親家臺下詩書發行誼之光文彩傳聲譽
之馥英年嗜學已入璧沼談經銳志凌霄行將彤
庭對策衆知移時而豹變佇羨他日之鴻猷不佞
忝屬葭莩念婣戚而喜覩賢嗣小兒幸通仕籍篤
毋黨而竊仰高風何期一旦妄攀遂定百年良眷
伏承淸閣之次孫女許配黄口之第三孫自揣天
質下中敢矜孔釋所送或爲祖德綿遠庶幾亏谷
之餘茲特敬進耦詞蓋云始徵六禮伏願嘉盟既

卷十　六

定貽祉維繁鳳和鳳飛封縣君而知天釐士女桃
華桃實昌宗祏而得世講朱陳臨啟曷任歡欣榮
愉之至

卷十　七

與栢潭先生小札

先年作經序巳與脩行之義暗合其時未見魏譯
也得宜翁本同然之感幾欲舞蹈矣因有一事得
石孔先生集方能謚定乞付來對閱不日仍耑价
奉璧

五更微雨一洗靈塵正在堦前看海棠乃得讀新
詩快其以韵勝也唐先生所詮經再有人便祈賜
一覽老李本知大雅不至毀前語也謹以爲問

昨知大集以序言之柬巳列于部中自顧何緣得
與千秋之業茲因宮定菴太夫人祭章促行甚廹
久悉先生有焚硯之意若非年來病憊今又勉於
𦘕喪雖甚悉亦不敢擾也儻蒙涉筆非求過于用
意但畧具四言韵脚其間叙事 某再稍爲塡廓即
拜惠未可以言盡矣

學佛者似不宜得此報然以學佛而不至爲斷腸
猿則慈力之加被者大矣承示佳集正如露漿受
教非尋常比也所苦者舊舍向西無一屋可作北
窓納凉者日來惟低坐閉戶以消炎毒非然則茗

椀久邀台駕矣若得其霖或可耑候快談也

生平珍視借書畧月更爲關心至於佳集部帙力
新披閱尤非敢漫然也彙輯大雅殊快夙心昔寄
傳叙曾爲三肅今茲感倍深矣祈照入儻再惠別
冊統容謝教不一

石公見解晩同雲棲毎於展卷同一破竹勢也前
者早閱內典晩看高士傳甚以爲快蕎書室脩行
法非能完此始及彼也承諭三十種數日望同雲
霓今蒙欲示奇書則感荷摯誼何以酬乎專人徃
索合論附上

昔有嗜未見書者竊謂此癖不異人意佳藁閱完
謹還上乞再發別部以當爭瓻之速滴也

小雨驅炎氣又詳味評語賂快如山中白雲竟欲
持還贈也謹奉璧此時疰目以望藏書幸速部惠
覽統容謝教不一

戊戌在都門曾盡閱此老所爲書今展之如遇故
人得見佳評不啻三毛快事也上冊奉璧次冊望
發覧前承云有秘藏三十種幸續得寓目以慰渴

懐切切
日來遍閱方書所謂異味嘗來百草香也大約如
疥方皆以末後完痂爲效而人之所秉與受病之
因自難得恰合耳承示方甚妥當即試之然須待
餅乾矣此謝不一
來篇佳甚頷聯實先生自寫照也病夫則何敢當
三百六十日中有數日酒然每試則賤恙必發尚
未及於繡佛前矢斷之不知先生有何術見示更
望賜教匆匆奉復幸恕罪不一

卷十　十

瘵疾陶生兼好酒嘗謂匡廬鐘聲實漉巾者之平
泉醒石矣讀先生教言仍是遠公沽延之旨病夫
爲訪當門針乃更得教緣木乎忽憶舊有古體一
章當年憶酒狂態正今日止酒良方也適家姬在
坐倩寫出即用求正聊助捧腹呵呵
目病遂五十日前接台翰正閉眼抄公案時也近
稍痊始圖翻新刻若酒則尚似蔡忠惠之茶對客
拈玩而已何日得先生相過猶能一喝令開否乎
此復一笑

菩薩定期在何經中鄙性嗜內典無異蜂於蜜獨
在都門取長椿寺書冊藏以爲最快事今鄴架有
何刻本乞賜覽即先生之大功德也懇懇
世界多缺陷坡仙所謂世人遭此阨者十有四五
生平憐憫心切眼中不宜見此不祥耳承惻至感
脩蓮池大師淨業是正法門有得祈見示同志者
草復恕恕
因腕拙遂無所藏庚戌出都値託售者數匣日常
供研猶未盡譴以一笏奉上濟用其一乃時品也

卷十　十一

翼運爲臘雪餘卷在几今又爲當里長瑣甚須麥
天放催可以畢課矣閱近篇殊爲愴神當花時不
意先生亦遠繇竹也喈喈
讀大篇雖題曰戲筆然承過許則非所敢當但伯
仲之間見伊呂非証明恐人不解証出又何弟亦
未便首肯呵呵
讀書者每爲造物所忌某不算能讀者而目爲吾
受旬日苦可笑也初二日候長老昨在寓舍訂在
先至日能稍權移乎然亦止令小兒陪之承先生

雅意尚未能如約也容晤悉不一

昨承翰信亟荷關切嚮爲其幼多危疾因教之長齋誦經渠遂欣然確信眞再來人也乃延逾弱冠將婚而逝其意欲家人勿殤而得以入塋耳蒙先生遂相爲念故詳及之以見世間事可解不可解爲若是也

微雨難得今晴亦佳夕有薄冗來日欲留先生一叙因積懷不能不圖一開也兩經另日奉璧即取論語解之期矣草復不次

城南登高又閱秋十一矣舊遊未能續而舊書縈懷難釋憶癸巳九月借翼運遂已廿四載今願再得寓目計二十四巨帙特使健力荷杆挾夾版往仲冬即還璧也明日黃花當有新咏亟欲讀之謹啟

因見鄉書遂得集虛之生平時爲稱羨及捷春闈眞盛事也世家子弟必足爲科名重者始可曰能世其家若科名亦尋常有耳如某之陳也久矣何足當先生之軒舉詩特佳甚讀之深感意存幾時一樽共論乎兩檽草草不盡

原書九冊還璧同刻經一本奉上來日先生無冗能相過乎生平愛十六夜月因盈夕不堪張坐和鄰舍之歌呼也燒燭引盃有雅道焉望望

卜筮之事必以精專見應年來諸事不介關心遂將數與理同付之渺茫前者和仲年兄廹切欲知走失亦未敢妄言貽笑承先生見詢更不得冒冒强應也或走東伏村即知去嚮乎一笑

生平遇有文字之書一見便自會心若遇零瑣記

事如帳簿之類則不異聞遠公鐘然因有别牘須攷者又不能不間續經目此紀畧之所以遲遲也承示大集仍當浮白欣賞矣容完日統奉璧此復不一

讀盡芸編竟得忘暑此意惟可向知者道也十一冊璧還至於事畧當細閱之有疑須晤間奉問外有禿翁一集祈暇時爲尋置案邊待索取幸甚

慘淡之中枉承慰教極感關切之誼以境遇所値確宜效琴張輩編曲鼓琴唄誦反眞之況無如俯

仰黷然未可忘情於方以內也俟賤體稍舒當奉邀台駕祇聆高論爲開悰抱先此復謝不一

性命圭旨鬻在邵無老案頭曾一涉獵承賜佳本得以濡首其意欲籠統三教可謂宏博矣於向上一路似尚在引而未發之間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生平見他人著作即素不謀面者儻有未妥亦必託其所知達之葢愚者一得實不敢以此見解負造物也經註皆邱自前輩芟繁決疑故無可忝以一二語者此自大雅能信心者也承賜抄冊容細閱再請教益先此奉復不一

承注念屢爲鎸感近覺稍勝行坐然不能耐勞也里長一差係自爲政每日四路糶糴以支百費竟未卜稅駕何術所恃者學禪多年無可係念至於指囷有心點金無策雖爲知己所笑然亦付之安焉若頑矣呵呵

存心格中一句爲上等人說謂至於此地則身過已寡矣其奢儉格中一語正所以儆俗乃知立言有深意非易窺也承諭別條皆確當無可以貢鄙見者不一

功過原格其標目皆以善名背之者乃見咎焉今若以事物立名如財貨猶可至於淫慾則嵩以過爲格矣非若奢儉兩字有向背者比也其原本載於此格中有深意矣今或更之爲寡慾或另立名目方妙知大雅不以愚者盡言見哂乃敢効一得呵凍不盡

忝同契悟眞篇曾於都門見無盡公祖所閱性命圭旨於二書論解頗詳因諸書俱係借看且謂楞

嚴十卷已盡其底裏遂不更爲[illegible]訪矣糧事如波店佛聽井中羅漢語與破戒之負毘尼而陷地獄同在書空之中也若何

前者承詢以爲誦持諸冊也茲接台示乃忝同契之類鬻來閱紫陽所註知爲儒者所不棄但非世緣中可以養出端倪若此公精於醫學其論著必有可觀感感日爲前議徘徊尚未得當先此奉復不一

道德南華而外每覺難入昔雖遇之多不涉覽因

未嘗集存前賢閱道藏者甚少或有同見也子老
閶買舟而來想將到矣日來未晤一客無由知其
的音長日先生何以消暑乎謹此仰候不一
能事不受相廹促自昔云然承恕亮已至感矣豈
以欲速負雅意乎試録送上惟照原不一

與諸親友小札

年來每與年兄相對所謂浩浩落落在胸中者輙
稱快邇日且因與景范世翁相偭得交名俊殊愜
生平霜枝菊傲尚得共傾新醅再抒懷抱也呂畫
裝潢頗得法已展合來使驗過用油紙封定付之
先刻傾訖嚮云玉茗傳竒係王季重批點囙憶此
卷筆踪三十年不經目矣台駕相過聘攜來同閱
一次幸甚草此奉復不一
十日以來嚴寒侵骨所謂燈火青熒不能復傾佳

趣矣蘇州葉星期先生忽到鄠陵暢談十日葢陳
髯公是其及門而邑中士紳以誌書敬托也寒舍
書不備移時更欲到雎王公門中雖有世誼不能
不就年兄爲諫先容也至于道義交竒年兄將一
見把臂無佚鄙言之贅也匆廹不盡依依
前日葉先生啓行極知小札到時無不懷抱並開
卽何由知敏仲正坐高齋也世間萬事不出業緣
今敏仲念生不置而葉年翁極推敏仲不容口目
前景會可以洒然矣所歎者兩札俱未言維陽行

期果在何日恐一札寄懷南舟已起寒夜凍牋雖未及作字深爲慨然承諭金蓮花二樹但微小耳斗齋集又以得見故人之慶住字一一收訖容面謝不一

鈔書相貽俾茅塞忽開已感不可言冐領分卷之愛竟如饞口之不避饕譏矣媿甚接手教又得二種不知嘉平何幸有如是吉祥之福也元宵燈花當耑爲年兄作蓋而鬱鬱懷抱每欲得文字飲大爲開之將聞足音而喜倒屣矣匆匆言謝不盡

付畫軸時濛以炎途爲慮想高齋開展或將有益景色也景老亟贊年兄揮染之妙 不佞獨以未見運腕大書爲歉冬初台駕相過尚得目睹臨池揩掌快事端陽後偶感目疾猶未全愈前所言王季重批點玉茗傳奇幸即發下一覽用助北窗凉颸則暑中無日不須雅誼也臨書局勝馳依

阮翁書來已疑年翁到京矣昨相晤始得豁然若非大雅顧念之深則八行豈易輕附雁羽也每嘆意氣兩字爲世俗用熟我輩却斤斤不輕以許人

前與阮翁書稱年兄爲今日之有意氣者即此一端已知生平不敢妄語矣金剛經又承汪念至荷其原書一册收訖容晤謝不一

接讀手敎知武進役回布帆無恙此自吾輩所當盡力者而陶雲芝田稱讚過甚豈世路所閱皆以年誼悠悠置視哉其在省所留之家人不知何日言旋而詞訟又未悉何以結局嗣有便羽須一詳示也暑溼尚延惟尊候善攝爲懈切切

青夜春酌爐繁雨細足助良遘之暢談然無如易

爲別何也庚戌之冬宛平相公爲張兄發無爲州一札晤時言感貫見我輩相與之深阮亭全集殊爲饑渴謹草一函托致歸途相煩深用歉也茲因廹於親友薄冗劣騎俱出恐悞年兄行期遂遣一走卒奉上伏冀照原

懸燈過矣鈌然文字之飲接手敎方知染有疥恙告人以疥爲美疾謂把搔得一快爾今指爪搔刷可以爲年兄追數快遊作一餘波乎一笑盛伻行廹謹付寸札春景遲遲惟願命駕之無濡滯也臨

書曷勝翹依
菊月廿六小兒自潭府歸承年兄欵待優渥歸擔
又荷雅貺愧感交集茲因鄙事小兒未可抛往託
舍姪婿代詣邑君謹脩寸札奉候新禧惟是御厨
之味猶芳齒頰而陳樸之高又粱客塵徘徊私念
甚覺不安但恐旅館稍遠或妨呼應仰悉大雅又
不敢自外匆匆曷勝神馳
霜前得此江鮮快可知也有一味輒勞遠力髯公
之愛米癲諸賢何以過之前事原無足慮然未免

罣慮今得解深用爲慰分校乃同考試也即當入
銜其屏係分條寫今尚未及承注統候晤謝不一
以丁與王麗京
積潦生凉暑氣頗淺仰惟台候凝祥茲值撫軍大
壽觴函中祝轅門諸務伏冀照注前印昌之事得
當事者回音已蒙允收曾以一札再求鼎言今承
留意至荷但繁劇之中仍望親臺乘閒提扳白顧
生平萬念俱冷惟意氣所動存亡有感則晨夕在
念想大雅照亮非一日矣臨書依依

初五日接讀手教深荷注存矣黎父母又以茲事
見委固非敢以區薄力綿相辭者適知公郎榮序
國雍謹將菲儀馳賀輒敢以寸緘再煩台照雖當
事者大雅念舊而不佞迂僻有素更不願于世緣
生葛藤無如邑父母之事即家事也既不以儁散
見棄則惟仰恃鼎力轉致得有回音所需榮施爲
多矣
雨潤新年雪輝妍景想老親翁椒觴延禧福履倍
勝矣年內承大院隆禮蹴踖返璧不知又笑迂腐

否茲有通許楊父母令郎言欲赴省求鄙札爲述
借庫之苦弟以撫軍最重年誼有所陳懇必見拯
援況舊令尹之子呼籲二天徃時有焉弟若冒瀆
一函反覺攘善矣得老親翁酌量時機將鄙意婉
轉得致俾進見之頃即蒙憐憫謂借庫原爲漕費
既爲漕費而不欲科派以至殞生而囊遂如洗則
大造宏恩雖由恤孤之仁親家亦與有隱濟廉吏
之功矣臨書曷勝馳依
家叔來接讀台諭委悉詳至備知事局機宜自非

老親臺雅意斡旋又何能大體得全而衆情允協
乎弟不惟感荷高雅而且賛服識力之迢軼有素
矣薰風將至仰惟台候佳勝謹脩寸緘用申積懷
馳賀松齡者行將登集遂池其時弟於祝嘏中當
具述謝忱預此啟知不一以上與張梓吾
新年福祉與時俱勝正遥祝間忽接台教因再三
揆度凡所培植之人未有不維護在意者多恐其
陽應而陰違焉俟相晤時婉推台指觀其神情何
若耳至于移彼就此不惟渠難于轉環正恐莊言

卷十　三十二

之覺太易易嬉笑言之又不足取重也匆匆率復
諸惟意照昌勝依依
生平知交未嘗須臾忘于心然心存而力不副則
又歎昔人所謂大力長者益福集之厚者云爾年
來凋零之狀亟不欲言之非畏老親臺厭聽實則
腸廻魄動惮於言愁也不腆微芹祇申候忱因原
柬似涉形迹姑返璧他日續將所獻或邀焉有之
矣恰有舊交能惜范叔之寒貽以西褐即並附上
伏冀心照昌勝依依辭梓親翰趙

春暮奉答台札後小价自繁臺還又承年翁殷殷
注問仰知大孝念先未嘗斯須去懷也不揣固陋
謹撰序文呈上因幼年妄抱遠志幸聆家訓直欲
與古人手筆抗衡年來病廢未嘗搦管然偶觸事
機勢不獲已則終不能以俗下文字希徇世眼今
此拙作未審有可商乙者否祈大雅再爲閲定臨
柬昌勝依依繇鐘李
昨匆匆未得緩留台駕欵叙深以爲歉承來諭甚
爲踧踖因老表弟未知生平迂濶之態也弟從未

卷十　三十三

敢與衙門通書翰此敝邑所共知者至于捕廳尤
不能以事囑託非曰好靜益已成此局面無法轉
移耳此事若非石老面言懇摯弟斷不肯輕說正
恐情緣委曲未得洞悉當有參差也况與人釋罪
則其人感若講佮薄懲則此人不以責輕爲恩反
以受杖爲怨矣老舅兄此瑣言正可大笑謹以奉
復不一
邊雲溯月萬騎嘶風遥溯上將登壇之盛會再接
鈞翰殊愜遐思前者鄰治須賢公論宜然過承蘇

父母注念遠勞專使俾得贍誦篇翰之雅由此論交幸何如也鮑大兄敵行齋托寸函仰候新禧所謂天涯若比鄰正非予誰能罄鄙懷統冀鑒悉曷勝馳依

所欸者予羨暖老之什弟予俱有同心若使下邑事便雖借來價以代服勞亦私衷所慰無如二十年來室中箕箒㿟塵無可柰何今欲向人言此事不惟掩耳定且齒冷也（答劉世兄杜中一段）

季夏接老師手教有云此生未知能再一握手否殊用慨然不肖讀之以為九十皆稱地上仙在老師禪喜養心山光怡性即百歲亦常事也弟服食稍健尚欲布帆南謁一覲芝顏不意轉盼之間遂聞大故心膽痛裂雖百身何贖乎自因病態支離不能遠出奠章抒悰惟以中金念四用備荷薚椒漿伏乞叱名代致願何能備禮廁一慟乎匆匆占授南望曷任哀切之至

先祖之謚二曲也迄今四十年矣每讀政畧一書見當日視邑事如家事今承諸父老愛戴不忘遂

卷十　廿四

舉入名宦祠中雖桐鄉之勤祀峴山之墮淚不是過也（某）深感直道之在人未能躬謝因武騎生旋里肅此致意諸父老其共念之不一

甲子一札附候起居倏又四載矣僻邑潛居竟不知萇京年兄有南遊之役乃未得托問近況忽接台翰殊㨿雲樹之濶伏承注存即見交情紫綬烏襟何緣過承遠雅也待麗老相過備述款曲當逢望江天共浮大白屬有薄冗使還草洌曷勝依切

弟仰托台庇近日能數至客庭矣方擬老年臺因便道過寒舍得以餞叙濶悰忽接翰教又欲北行想尊酒款曲將在小春擁爐時矣都門知交自與貽老索詩集之後十五年來未有一字附鴻羽邇來更寥寥無以傾聲問也前者曾言獾墊儻歸𩊲得帶兩張用藍布緊裹雖借可盈把在病夫則不啻百朋之惠矣臨書曷勝依依

前于邑報中得手教備知福履以客中人事蝟繁乃勞蠅頭細書不厭曲折何用情若是之篤摯也昨夕方解征鞍茲晨輒蒙華翰遠頒鐫泐深矣又

卷十　廿五

敢辱厚貺乎不得已謹登春茗用照素心匆匆言
謝尚容晤叙濶悰臨書曷任馳依之至、
伏讀太夫人行狀文無溢詞遵諭因以成誌未知
能愜孝思否昔歐陽公爲尹師魯墓誌見被改竄
遂有書後數百言反覆辨論蓋師魯之子年方幼
穉歐公此舉原爲師魯之親友而發非人子之知
文者可同日語也祈年兄詳加審閱稍有疑義自
當更定事關大孝萬勿以形迹相拘他日不佞篋
笥中即惟改本是存矣臨緘曷任依切

卷十　廿六

別後即歸藕雲窩矣雖我輩意氣實有天涯比鄰
之理但積雪崎嶇一動念何能不自懍懍也三賢
傾吐誠爲古今快事七載相逢並不愆期方爲有
道之盛呵凍占授百不抒一北望曷勝神馳
雨中縱談可謂快事然惠連雪賦不可更裁乎前
爲佳句隨成一律因不恭未敢請郢聞有大篇奚
可不令寓目也敝庠恭祝邑君以昨歲艷慕在心
今歲再望錦章竊念廣文先生尚愧一字一縑之
酧况苜蓿齋中尚虛左未補首貢而首事寒陋愈

不成事矣然首貢家姑丈也命弟專札敦懇祈老
年臺撥冗一揮不惟見我輩意氣有素擱庠且共
荷光而頌諠矣臨緘曷勝依依
濶别五載未得時常候問近履雖病軀支離爲大
雅所鄙而中心悒悒則無以自解也忽得翰言如
聆塵談更承繪箑炎暑展玩頓移我神境于水邊
林下快慰爲何如哉聞北寺將有閱藏之請則晤
教之期當不遠也所愧者[illegible]早之餘無以爲供不
腆二金聊表寸忱至于微賂不堪克鉢尤最爲可

卷十　廿七

哂者矣臨束遥睇曷勝依依
敝邑如在井底無論世路之升沉不能及聞即鄉
邦里居者亦窮年無一消息茲接台教謂戊秋闈
士現存僅吾兩人不覺歎詫所幸者老年臺碩果
耐秋而弟亦晨星綴曉猶得以尺一相通問也承
諭花株因今歲早澇艱食養花者於去冬早已鬻
盡各家所餘皆小甚然種却佳得園丁培之數年
後老年臺當見繁蕋照目也佳刻拜惠舊刊三册
附呈台覽臨東曷勝馳依 答陳留劉年兄

敝邑僻路最難得省會消息不佞又窮年閉戶真
如在井底昨接台札得知歸船無恙而餘波擾亂
未聞澄定之音所以北望感平欲悉顛末茲值嵩
使細復始為渙然矣邇來雨露失常寒舍慎漏多
時比日稍霽具知台候佳勝臨箋曷勝依依
寒燈冬酒猶如昨日茲接讀手教回首已四載矣
仰惟吉門福祉與時俱新今回楊父母札中有句
云王年姪又備述俯詢殷殷之誼可謂古道照人
矣佞小弟往送賀禮將我輩年誼交情再與之詳
敘可也冗迫之次曷勝馳依

昨歲別後目疾屢生非所謂留病歷災年盜藥餌
與調息有道之不能去者也余世兄至接手教備
知禮席善攝殊慰潤懷但握叔未知更何日也余
世兄定議北上就中事機年兄或可再為一籌乎
前聞台駕在洧陽已呼童掃徑矣不意尚未遂艮
覿茲值許父母往署珂里度月內敝邑親友當絡
繹晉謁其時小兒得一詣潭府話舊也承諭已鏤
裘曲使行先此奉復至於桂花玉蘭春月移來經

暑愈茂盛朝夕灌溉之力也桂藥方盛不知可登
車否俟再問蒔花者更為報命臨書不盡
冰雪中得手教云春春必到寒舍初旬除階者數
矣乃不得音問未知何事留滯難以遂願也茲專
力往候近駕欲得所以不果來之由晤邑君時可
以畧致台意公車還者言洞庭湖冰結阻渡昨臘
可謂奇冷敝老果能啟行乎年兄有親眷在莘邑
能得星翁之近況否臨書北望曷勝翹依
恭塘大士相逐頂禮以持誦本經深感年兄之相
念也昨許父母命禮房問有行實否是當為作文

計也承台命自應確詢嵩役奉報不佞不能親往
致奠有誄言進之几筵昨日小兒議與若木子長
同往然待初九日之後即啟行矣匆匆奉復不一
春月舍親輩得瑤年兄翰墨之雅炎暑每舉揚則
不啻玉露之注垂條矣今有一拙聯欲圖大筆以
飾壁其幅勢欵題不得不借擬以去必用白毛邊
東紙方妥菊月當候携來即當裝成共浮大白以
相賞尚容面謝不一 [illegible]

前者得接台翰備知內陞之喜昨于省報中見新
公已謁上臺而未得台駕啟行之期正懸望間忽
承瑤函殊爲浣慰注存足矣何乃又叨雅貺祗以
里居僻陋不能使兒輩馳赴鄰中躬舉一觴用壯
行色每自歉耳細讀佳刻精深華妙此去燕臺文
苑清暇正篇翰得意之秋雲路飛騰屬望有日深
也使旋匆迫不及覼縷北望曷勝依依

乙卯之秋幸得奉晤歲月如駛轉盼已再更寒暑
盈盈一水春樹匪遙未得馳札時候近履則病中

諸事之疎濶可知矣忽接蘭教備知溫凊福祉殊
爲浣慰令親赴任自得迎諴仁人之後用增德門
之光稍盡寸心也役旋匆迫日占之次伏惟照原
曷勝依依 答顧上黃垣磬

數十年來切仰大雅祇因事與願違未得幾會之
便一聆塵談忽得佳刻新詞婉調蘊涵濡唐人之
精英而自出風古者也可以占所養矣家叔縷述
行誼尤深景企特脩蕪函奉候近履尚未知把臂
在何日也閤令兄貴恙平愈幸爲致聲臨緘曷勝
馳依依 答張汝協 係梓吾弟

秋月相晤如昨日條已逾歲伏惟台候春暄甚適
並聞閤宅吉泰爲慰承示糧事俟晤諸位有定論
再相議茲因人歸先泐寸札付寄斗酒雙柑鸛聲
在耳南望雲天又已馳神于長林綠野間矣用志
于宦海者亦知回頭是岸乎遠途不莊草畧乏次
情愛所有不一 答于九外祖

兩承手字俱識心矣嚮來有誓不買產業此時日
見窘蹙翻敢問舍乎三年來蒙台愛諄諄以爲言

因思先祖南還時兩次俱任其內憶爲孩提時口
受書句于中最久今若必守前志坐視其拆盡亦
非情理不得已憑親家酌定區之可也但恐任處
多而食用鉄矣然亦事之無可如何者草此奉復
不一 答雷念冲

家函附

不孝姪熙頓首九叔案下昨接十三叔轉字不勝
駭異不知何以遂至是也昨歲大弟初至歸德吾
縣喧傳刻不孝圖書作假書已獲數百金矣不孝

嶺之不聞以事理必無不忍疑也老叔既到歸德
乃不促之速歸直至十一月中府尊疑其久戀當
人持字來照初次原札中云年臺不我遐棄嘉惠曼函燦然交至鄙人何悳堪承汗顏
拜堊惟有心篆隆情耳令弟翩翩作上辱臨下郡雖東道主人蕭然無厚贈然仰荷鈞諭亦勉圖數
百餘金以酬雅愛而副台望不識曾蒙淸鑒否但此處人情險薄諒誠可畏恐令弟似不宜久居也
惟年臺裁書函佈復之不孝思之竟日以不孝之風聲在彼
中已成破甑在大弟之行徑所謂成事不說遂含
餬應之云既是回書例不再發回書蓋恐與之一
字則大弟將無容身之處實不忍爲也及大弟既

還卽不鳴之鄉黨亦宜面加譴責乃坐語移日爲
骨肉情分竟未發前札實不忍發也正月初旬府
尊又耑人來照云大弟又持不孝之字大爲可異
二次原札中云某待皋貴鄉顯永敢自守然自介弟持手札至此遂竭力勉數百金以贈敢曰敦篤
年誼聊以仰酬雅愛但淹留日久恐年臺懸望又此處人情險薄恐橫生萋菲在某何足惜正所以
重年臺之清德也故前稟云云無非愼之之意令弟國無纇說某亦未嘗疑怒惟冀高明亮宥之感甚
幸甚茲可疑者三惠尊函三樣欵式圖書不同筆蹟兩異某不敢不信又未敢全信也嗣後發書當
以何爲符驗庶冀賜立分而欺罔難施矣此番若不與回字將大有不
便不孝止籠倚與一字亦不忍其陷溺于縱慾敗

度之中也今又還家月餘竟亦不忍言及忽蒙老
叔見責云二姪何其忍心若是此不能不爲之駭
異也若謂不孝與府尊回書不宜認假書不認令
大弟倖獲千金而止恐無此理倘謂先年曾有借
銀未還便當認假書爲眞書乎但既曰借則必有
還何得以認假書爲抵償乎總之不孝無用人也
仁爲美德何敢妄希且以利言之他不具論卽如
歸德一事雖爲敗局但始終以寬和二字待大弟
而老叔之家已坐進千金矣想四祖有靈見不孝

處家門所從未有之事如此安靜或亦嘆爲難得
更不自意老叔視不孝爲木偶哭欲大傷情分也
初欲向十三叔言之恐尙有未便謹此奉復伏惟
賜鑒幸甚
三年秋稞大半在佃戶名下此其所以爲良善也
然亦直落得做良善耳目下孫女當出閣一應賠
奩正未知何法措辦蓋囊罄已十餘年矣古者爲
國雖有百里至五十里不等當其困時則空虛無
大小之異世間家計亦如是也老叔何日車來僅

能以所需之半相助你祈鑒原不一辛未仲春
鶺令在原兄弟急難不佞性切天倫且睱見吾父
之行事而敢忘之乎壬午春八叔被難時鄂城已
破音尚未通不知家中尚有麥可賣吾父僅帶銀
一百三十兩不顧向後何以過活便以百兩與惕
老爲歷契之資以救急難其三十兩在汗巾內每
日與張司獄一兩以爲常倒此百餘金若在鄂陵
信息通後亦尋常事也惟在流離異鄉之中更不
計較自家度用罄囊而出所以不佞追思古人雖

卷十　三十四

多義行然如此情事允爲少有也其後鄂陵路通
又將自巳之麥賣銀二百七十兩奏與惕老而八
叔纔得討保歸家至重陽前一日其時麥至八十
兩一斗矣王之魁隨八叔又來取麥此時吾家之
麥止有六斗吾父既以繫帶裝數升付與隨曰莫
要餓倒正經人太母哭失聲左右皆泣如雨所謂
正經人者嬸母也使河水不至則六斗麥我兩家
分食盡當同日俱餒矣望有今日乎不佞自八月
初日一餐晚則啖白朮香附然無一毫轉念謂春

月賣麥助八叔以至此亟也又惟恐王之魁不來
取麥以致叔家或斷穀食也今二十四年矣每遇
理窟釋典輙將當日之心步步打入每遇處事接
物輙將當日之心件件推及所以雖成迂腐之名
却自信此心爲聖賢教中根器也今兩弟成立各
巳男女成行矣據守遺舍有田可耕有子可教不
知是何見解數年以來浪費如舊但不完糧以致
敗壞體面仍告助于不佞將何及乎不佞昔者告
窘于年友益因太母之殯未出且其時家居也兩

卷十　三十五

弟因以各得三四十兩不佞未嘗分毫沾染也今
既列仕籍敢犯功令作字乎且風憲衙門關防懸
絕可向誰開口稱貸乎有俸金四十餘兩又係長
班領貯京邸鞭長不可及也不得已因不佞蔬食
積有柴炭銀二十兩未費遂付役將去若夫向緣
父母陳白必待秋月歸家面說不敢以紙筆敘也
兩弟所處非汴城之時而不佞之行事則猶然汴
城之心也因思吾父不顧家人之生計而急兄弟
之患難不佞視餓死爲素位而不知叔父爲兩家

此心此情實是天性渾全何敢言報但當日之世界乃曩刼中未有之世界在如彼世界中此心此情八叔既已受之吾知懷報之心亦有累刼難盡者今兩弟如此行徑想八叔在九泉對吾父不知更如何涕淚悵歎也今觀來札雖有悔艾之心然恐非向後可保者也可若何

臘月除夕岷州公署呵凍書時漏下三鼓矣答□

執日覲兩弟書

四載濶別八月可歸茲得手字言欲動劉家庄但不佞非制產之人也年來因境練心萬緣皆澹今猶奔馳世路其實心未與馳也正以見忠孝之性不可磨耳去年夏與墉兒定誠謂曲庄既安祖塋則近塋周圍之地勿畏糧累可以酌買一二頃以免於牛羊漫踐楸隴此外即地可生金非爾父之腐儒所敢問也今劉家庄乃我祖歸耕時晨夕所覩耟者往日步履之跡不佞猶怳然在目既以相聞若拘守前說則兩弟必又與他人展轉尋思雖差糧可懼亦不能不從命矣業有新售于他人之

值可爲例不佞豈得硬還價也憶唐家庄劉家庄三門共四分原爲兩弟謀久遠之規昔者遭時不幸曰綏將五伯之分已歸他人豈意二十年後兩弟並經分一半又棄之若非吾父百折不回爾兄萬苦自甘則今日南門外老二分負郭之田便當絕跡往事已矣血淚颼然握筆欲續不知所言人旋草復不一

其二

昨年因大姪入武庠爲感嘆者久之今叔姪同登武科便可爲功名之階不佞自幼立守祖訓凡事

苦口不恐陌路年來宦拙數蹇致先人賫志長逝負債未償不佞中夜焦心魂夢因之不帖兩弟積欠糧額雖助百金而此時此地與汴中縮腹分麥情實相同故每字以無益之費爲戒今因後次所助係在省闈捷之時曰執札云如此無益之費二兄或不之罪此言不妥非可以相對也憶丙戌自輝縣歸携百二十金本年之糧得此方完自所領公宴絹服之外布袍布衣十年未改吾父雖乙未以後幃幔裏衣未用綾紬合家同餐肉味未兼非

過自裁節也蓋經過是何等世界眼前是何等艱
難安得不兢兢也今賢弟能痛悔前此之浩侈于
得意之時能如予丙戌之秋乎否則無益兩字仍
以相訂也遍觀各處武弁其窘急之狀與州縣無
異蓋一入仕途便有維谷之嗟功名但借以護身
未見有能肥家者也況古之名將其垂芳於後無
一人不本于陰德廉儉者況兩弟所經歷之時勢
尤當以節約存心也既承翰緘謹再各以十金奉
助要兩弟知不佞以茹蘗飲冰之苦處捉衿露肘

之時節此些須是籽粒槃囤所難辦者速完舊糧
可以釋予之慮至於去年在西所寄兩字兩弟當
莫厭聞苦口一字一思是又不負祖訓之根底也
冗中呵凍不盡欲言 其三

初七日得家報云糧仍未完豈待日執之歸乎今
年鄉紳當差之始予適逢其會若堅意不完豈不
令異姓悔爲完糧失計乎因思三祖五十年前官
吏部時吾祖兩次會試不過請酒邀飯如家鄉往
來未嘗因在京有絲毫相貸昨兩弟到京予雖費
五十餘兩凄然悲家鄉艱難族姓之不濟也然所
送銀買馬豈爲兩弟素性豪蕩之未足而又爲功
敗乎亦爲此五兩一疋之馬到家可賣十五兩即
四疋馬而糧完矣但以予當差之年不欲顯代完
之名聲且爲兩弟將來做人地步也前歲帆州公
館中有鬼怪白晝攖人其時所寫之回書乃三更
凍硯獨坐森然燈下若有神鑒今試再取誦之勿
忘也 其四

歲內人來知賢弟邀甥到鄉讀書甚善且愚兄所

切切望昆季間不淺而誠實務本不媿家教者惟
于賢弟有厚望所謂讀與耕也承翰札已令兒輩
知矣先此奉復不一 答叩敬弟

年內親友來皆共稱有駿犬隨賢弟之衛甚馴今
得家字却言欲作文二者未知孰的但不佞心力
有限今日可告于叔父之靈曰不負生死相托之
意矣若賢弟馳騁田獵另有遠圖則稍後諸事皆
不敢一與聞亦日臣力竭矣而已冗冗草畧幸恕
不恭 答叩亮弟

得邸報中字知賢姪榮授則異日之功名有基矣將有五德廉居其要不佞知文武分途而事業一理故敢舉以爲贈此家門之榮也匆匆不及多叙容再佈不一 答森公姪

家祭文

維年月日巡按陝西川湖茶馬監察御史梁熙次於涇陽稾聚復
命文冊時差期將週矣計按部所至凡前賢祠宇遺蹟皆得瞻仰致祭用示風勸今盩厔縣名宦祠有前任知盩厔縣事篆一梁公乃熙之祖也熙因驛路遵有舊程不能枉道麗牲謹以布政司解到蔬菜銀拾兩給盩厔縣爲備剛鬣柔毛旨酒粢盛之儀以儒學教諭籍在泰中視名宦亦有子民之誼爲委以其日蠲吉代祭自爲文以告曰大賢爲政視民如子溝洫學校百世是理天意人心報應稱此惠蹟芳聲久而愈美熙守祖訓再歷三秦眷言二曲誦德如新春露秋霜俎豆名裡南山常在斯義不泯今茲士者種德彌厚盛薦俯仰正襟肅綏百爾君子蓋亦有後喜茲人士恒慶眉壽几筵惟馨盛事有光感深父老能護甘棠別開樽罍署具酬觴我祖臨之霽色洋洋

我太母去世三載有四月矣載擇載卜謹以十二

月初一日合葬于顯祖曲庄之塋嗚呼痛哉痛哉
吾父何往乃今合不孝玉此祭耶𤋮生兩週而失
母蒙太母哺養鞠育得以成人當太母病革之際
乃獨不能在側三年以來痛思欲絕今吾父洋洋
左右見兒哀號其亦悲不自勝耶抑因太母大事
既襄幽宴之中用以爲慰耶去年冬煦孫又舉一
子烈孫又生女矣曾孫堉于去冬舉一子曾孫塨
于今冬已授室矣奉柩就道紼紼盈途我太母雖
在九京蓋亦神怡惟是𤋮昔方孩稚我祖曾許以

成立太母朝夕冀望恒恐遺言之不驗豈知以宦
遊在外反不能躬侍含歛蕭蕭風木爲恨將與年
俱深耳甲申之秋五伯執吾父之手托以李太母
百年之事此日回首愈增酸嘶伯母議以同日就
窆矣𤋮之荼苦在衷久爲太母所鑒知今來格來
享尚其聆此陳詞
大地坤維東隅云傾細而微株枝有枯榮此皆運
數已成雖造化轉移之力亦無所施其能者也維
太母生我五伯四十年中見抱孫矣昊天不弔俱
以病隕彼蒼茫茫誠不可問也太母安理家業怡
養高年十載以來幸未愁瘁每向𤋮道我祖宦遊
之迹歷歷可述𤋮嘗謂卽嘶理曠覽之士有不能
及也孰意耄耋之年疾遂不起所悲者我太母陳
孺人辭世太母撫棺而哭曰當待我同去逾年之
後果素旒繼舉乃值吾父病勢垂危之日嗚呼痛
哉今合葬陳太母于我祖曲庄之塋擇以十二月
一日伯母相議同舉嗚呼九原之下既見我祖告
以辛巳臘月城市忽異癸未歲除徒步流離人世

所經歷者蓋有如是見我五伯語以𤋮藉祖宗之
蔭奉靈櫬歸土猶得成禮回首往事亦已可以瞑
目矣
天意罔測人事莫憑豈盈虛之數兆于生初其倚
伏之機卽造物者亦無可如何耶昔我伯母在㚰
姒之中咸推厚德時當家門鼎盛所處倍覺暇豫
迨五伯渡河携家輝邑泝水陷溺超焉能免可謂
得于天者獨全矣孰料五伯去世凋零特甚天道
無知乃共嗟焉然三十年來善自寬慰撫摩外孫

恒爲鬦彝以茲消遣歲月壽逾七袠殆所謂人定勝天者歟憶甲申九月五伯就窆日𣅜尚在江南其時中原板蕩人人自危卽閭門之內舉步亦必挾兵㷀送葬之後此身方未知所底豈意今當衰暮猶能爲伯母執紼以引柩歟古人云死歸也在幽宜之中與伯父相聚業已得所歸依然霜風凄厲蕭蕭有百感矣

兒今日乃以成服禮進此觴於我大人之前耶嗚呼痛哉戊戌言別時曾謂太母風燭之年兒脫不

得視含歛恨將與此生俱永考遐後無論何官當以病請歸耳大人訓甫棠　特恩遽𢓜言歸恐敎忠之誼所不容也今歸而不見我太母矣乃不能復見我大人之面耶嗚呼痛哉昊天仁也何至此哉大人德量才氣自命千秋家之顯官偉人推服不絶於口鄉之先達長者衡量嘗在於心所謂凝然公輔之度非一人一日云然也乃今竟以文學而終耶抑陽九百六運値其阨大人歷盡險阻得見太平彼造物者以是逾艾之壽遂將謂能篤佑

君子耶嗚呼痛哉司命者誰謂之何哉大人病勢垂危遺言井井辭世之頃神識淸定生平性眞已還造化顧此侍質之埔孫乃昔遭泝水啼聲三日不出而得存者也當盎洒然於天命前定之故矣所不能無憾者太母未及葬耳夫必誠必信附于身者大人已盡子職矣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兒之職也復何憾哉惟是兒之矩步硜守大人知之許爲志格神明嗚呼痛哉今我大人洋洋在上矣其視兒隱曲之中更何事可岐于禮義之途耶嗚呼

惕厲西臺恐爲親辱白雲南飛養志嗟祿今進饌矣頓成哀哭血淚涌胼儀容如睹且愾然太息以就兒與諸孫所手奉之品歆乎

春月霜嚴夏亦如秋駒隙超忽竟人冬矣不自意病骨强支猶得爲吾母行啟門禮告發引之期也吾母因歷患難長素誦經臨危脫然惟以拜懺爲囑兒知梵唄功德全在飯僧六時設齋皆一一嘗驗祗母在日潔誠之供無有錯異更欲還侍慈闈再奉音容爲說鬼神之情狀共話感應之顯昭乃

杳杳不可復得矣嗚呼痛哉知子者莫若親以兒之素行是母所詳悉吾父有靈當爲告曰十四年來雖苦志不移而業不加進行不加脩如韓文公云顧惟未死耳因念祖宗門戶百有餘年付托之重不得不藥餌扶持竒跡人間然死生亦大矣毋誦古人此言晨夕兢兢又不敢不自勵也惟是靈輀一去高堂生塵欝欝壠樹慘慘寒雲計庚子襄事猶如昨日誰知阨運相蹙上蒼不憫今冬輒送慈親地老天荒兒將何以爲心乎嗚呼幽顯雖隔

神人一理百年大事以葬爲歸瞻望几筵我母依依猶如生前享兒拜獻壽觴之時也哀哉尚饗

與子相守僅逾二載予命如茶子遂夭逝嗟乎往事豈堪回首歟以予悲哀成性當時落拓無聊故蕭然如寒士子之貞靜勤儉而亦闇慘不樂蓋惟以母家是慮不聊者情難滅者義今欲有言不知所續嗟乎吾妻經歷何時遭值何事骨酸心摧恨無已期此日聞吾捉音雖悲結三泉亦當喜動一時憶昔汴京存歿共城餘息當寒夜月妻念爾春榮秋棘已成隔世卽今白草紅蓼相對猶如憂寐嗟乎煖回寒谷榮起夜色是中心圖報之所期壻兒壯健年已七歲鹿門未携亦得保全無虞感懷觸物悵惘曷極潔牲旨酒妻其臨止　歲月易得自丙戌以鄉捷相告墓草又十秋矣憶昔短檠卷書予欲勉佐以有成熒熒雞窗猶如昨日今予幸博一第爾其喜歟悲歟壻兒身共我長晝課夕撫與其成立異母弟妹已有三人兒姿幼恭不教而從壻兒將授室矣庭幃和藹惟爾亦可霽顏于

九京　去秋勉赴銓試但謂試後待選尚有年月宦遊非所急也乃遭逢望外遂入仕途今將赴咸寧縣任矣壻兒成立能文授室已逾年載婦姑相得猶如母女理宜携之同行因太母年高留侍膝下令佐大人晨夕溫凊仰慰色笑且予念太母寢食不置爾在幽冥所鑒知者今留子婦以代予職以寬予念是亦爾之所樂聞也紫予安人

霜雪旣盡草木向榮春來如舊而逝者不返痛哉痛哉予幼遭時變頗抗志操向平有願子夙知之

豈意高堂問省顧爾不見婚娶世緣委予一身彼宜飲酒而咏靜好者果何福哉惟昔喪亂未定潔搖特甚予每送葬既歸憶唐人有埋少不埋多之句輒觸予誦之四顧青山且自慨然今將三十年矣猶得兒孫成行送爾歸土往事悽悽足悲在爾則亦可以無憾歟素旐既揚靈轝將起念死別之初其情何如今此一卮乃爲就窆者設一觴嗟也其尚來格來享乎祭蘇安人

維年月日晢次齋居士爲第三子溘逝巳浹辰矣命琢兒以蔬果旨酒行成服禮而自爲文以告於靈位之前曰爾年八歲感疾瘦弱予甫長齋可以延齡爾於言下遵守不移可謂孝矣爾本弟姪嚮爾受學爾伯體予心諄誨不巽巳予可謂孝矣爾母去世經營喪務有爾兄足恃爾朝夕任勞予不能止送葬纔歸一病不起嗚呼慟哉可謂孝矣爾名在鄉庠業巳三載年十八而未婚者因卣服也孔子曰雖欲勿殤不亦可乎予爲爾治成人之喪葢循循執禮非特父子恩深也予昔偶揭石刻謂

趙文敏字蹟爲爾祖所亟許不意爾刻畫于心年十四而楷書成體今在冥漠之中尚嘗含飴之愛如六歲時乎抑共究造化根因而慨然於大數之難挽乎今葬爾於杜郎舊塋之昭次卽在爾祖之墓前惟有歲時霜露悽然增予悲慟之感而巳

維年月日大功服祖日緝翁念第四孫祭孫鑒應之亡也三日矣乃于家常茶飯夕奠之頃爲文哭告于几前曰死者年逾二十不爲殤今幸以父兄共爲成服其不邀親友之冠裳者因爾長齋惜物不復以牲醪鼓吹示者也十三日小街祖姑郎來哭弔因告予曰數年以來鑒孫動遵祖說亦有旁識者輒攢眉搖首曰爺說如是那可轉移嗚呼痛哉此豈易得者哉予生平知巳指不多屈而皆海內何等士也近於神情意氣之間固信爾中有定見恪服予言豈知淳明忠良巳爲闔閣內稱說無間哉爲爾造立神主葬杜郎祖塋之穆次是爾彌留時予撫額聲言之爾神識不昧數爲頫應其時予尚欲有言因悲哽未及續出爾目巳瞑茲特一爲示

之本月十七日未時安葬至十九日乃首七之辰省墓者還予即赴乾明寺延長老諷金剛經三日其圓照師固爾生前所願爲弟子者今可一靈受薦早成正覺昔者爾有三叔曰寬矩氏其臨終時倩予勝乞作梵音稱觀音大士法號予聲甫再振隨已含笑而逝今遇于蓮花座前試爲詢曰不出門救萬命爾等協予力行皆乘白業飄然長往所請教成子孫濟世願可使予迄無一忽乎予楞散人也固無可念惟是祖宗門戶蕭颯若是曾動念否乎

維年月日大功祖曰緝翁葬第四孫錄應三日矣其兩兄具素祭前往視墓其神主係予方手點今當藏于祖先神座之側此日乃首七之辰也予意猶有未盡抒者於是更具食品即移主之時仍以文告之曰記云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此爲善言鬼神之情狀者矣廿五日節逼清明爾父掃墓不意酒澆新土矣痛哉此後逢七爾兩兄必有一人往爲拈香至四月二日終七禮也而鄉人皆以十七爲斷則令僕夫往省可也本月廿一日上寺開經予將日以瓣香表誠爾當整肅魂靈恭受追薦則聞法之勝如彌佗經所云迦陵頻伽諸鳥二六時中出和雅音皆演暢聖道爾於其時豈復以人間之鳥啼花落得撓定慧哉禪師云三世諸佛則是血性男子予則謂歷代名神無過忠孝義士惟爾孝心本于誠性予頗知爾神識今已超然日月之際而結痛難釋者作老人絮語是姑媼之愛也然亦事理有不能不然者也

文稿九

鄢陵梁熈日緝著

雜著

邑侯許太夫母壽圖引

文翰蕭洒之致與薄書廻促之勞原不相蒙然每見嫺于仕者于錢穀兵刑民俗土宜措之或治而時復手未釋卷益身在塵紛之中而意存物象之表所以淘練其神明者自有在耳邑侯許公之涖鄢也藴精致誠于㙛會聽理之際庭斷竹書戶冬弦誦時進諸生勤課文藝著梲之餘問及聲詩乃適然大雅士人皆欣所未聞侯輒肅容曰寔夙聞家大人之教有然也益以太翁而鑑方生習鍾斗翰林公之家學淵源深矣去年冬迓來鄢舍應宿之堂受鍾祿之養鳴珮玉以瞻顏戈華綬而覩勝子志遂矣先生則未肯以自汰也問政每黙而不言惟取囊琴一再鼓之時舉前賢往行舊所以申家塾者諄諄更勵諸孫今年春值先生初度邑人

謂惟庭訓以詩書沃我侯俾經術得成吏治沐恩浹矣寧不以斗酒介眉壽豈意闔者早奉嚴誡拒不令前侯以爲提命有年嘗云顯親者名耳外此雖百味不足珍五色不堪錦也今雖値嘉覲不可轉也于是士紳謀所以將意者乃繪冊遂互爲歌咏以進先生令家山左雅好山水兹携此卷于茂林激湍之間則邑中風物依然在眼即異日更就我侯于遷擢之官邸今在署中竹欄花逕酒在几硯間也時廣文史君洛賢也洛客之過鄢者咸羨仰高蹤并喜屬和予不皷敬書冊端以見同時樂善之盛有若是云

公建邑侯羅公德政祠引

嘗聞邑有神君家皆繪像以奉民懷令德祠仰生
位之隆菼蔽芾恒咏甘棠固云愛戴之摯兒童叢
萹竹馬實切重來之望者也茲惟三韓羅公正巳
大人保民君子閥閱際風雲之成 書才名振科第
之家聲五車學富於詞壇六德雅重於函杖標格
共瓊霄並峻襟懷偕玉露雙清膺 帝簡於九重
作良牧於百里甫下車而人以英妙見異製錦或
侯觀成未踰時而衆知霹靂在空割鷄豈羨游刃

威如破柱闔闢戢武斷之豪明炳覆盆衙宇絕文
奸之吏其剖決之敏而當也如機之發如刀之解
六曹案牘靡留其審編之平而公也如衡之持如
鑑之懸四境輿情咸服鄢地以柳梢之累為苦而
苦莫大於隔省交納公以尺書相 里胥乃幸免
貼賠中州以漕糧之害為深而害莫甚于近年煩
苛公以潔巳相感收兌竟不至紛錯若汴宮新造
巍煥生俎豆之光且試卷親評孤寒競桃李之艷
賑荒必詢單戶惟恐捐瘠于部中詰盜令其號飆

巳盡匿亡于境外至于窮簷嚮化不煩催呼市賈
樂生渾忘官價此豈居上之易事公謂食祿所當
然意美法良澤深德厚總之一塵不染都人士往
往舉以諛令長在公則當之而莫可辭無米而炊
能有司時時借以籲艱難在公卽 之而恒自慊
時當報政期屆考成識者知雙鳧將遷小民疑羣
鵲頻至欲合途謳巷祝蚤為紀政建祠以吾輩或
宦遊或里居擬總三年之口碑共成盛事如庠友
或帶經或鼓篋思效一盂之清水並附流芳竣工

雖同列于貞珉始事則必詳于載筆既具簿籍例
有弁言畧用述稱尚圖不朽

重脩鄉賢祠引

鄉賢祠在學宮之右三楹翼然祭典所係著重矣歲月既久牆垣傾圮庭樹時見雞棲苔荒多爲雀鼠此圖賢裔諸人之責也恭值邑侯許父母涖任之初即圖整理宮牆三年以來肥由泮亭以及學舍堂宇煥然皆新時因秋丁詣祠獻爵顧陪祭者曰諸子今共侍几筵脩葺似未可旁貸捐資共營誼難緩也夫春露秋霜尚切大人長者之感木本水源敢忘念先追遠之誠或有世遞枝繁散處邑里此日非有載跡異時難稽工竣僭爲引首用廣孝思

書城守日志後

都門舊書肆中偶見此冊其原序已失餘有銜名係仲霖黃公題也予脫汴阨二十有三載洪濤惡狀時入夢間對此藏編悚然有感李氏固德黃公甚獨搜糧之事予亦願頌德焉蓋壬午之六月廿七日黃公曾至予寓正所謂勸諭貲糧時也先府君濂一公詳言邑破入城狀見今家口頗多饔飧難給廳役驗糧者謂囷中之麥不足三十石棠慨然捨之而去未浹旬而糧廳彭公至矣其衣貌頗類長者乃親閱斗數竟欲均取十一石據云取半以給兵留半以養民此憲諭也更有見慣先府君哀辯過激雖不怒亦漠然如不聞也此後始圖窖藏至八月初每夕竊出四升以二升雜白米黃者牧牛皮乘夜亟爲屑用克次午之一餐計予腹日可受麥兩合耳先府君必取二升手付蒼頭令匿被中且窺避搜括者往給先八叔益叔家絕糧已月餘其寓相去尚里許也中秋日院司道府會議周王府曹承奉言昨盡盤倉廒畧充俸糧至十月

一日更無一粒可支矣相視皆掩泣然予家之麥本可延初冬乃混同土著漫被强分糴非浮河而出計至九月二十三日我家與叔家二十餘口當同作餓莩夫死一也若不得效死于城破而誤死于食盡將不彰公是怨而誰怨哉時

康熙三年歲次甲辰三月十五日梁熙書于京邸之心遠樓

再書城守日志後

天水郭給諫克昔在垣中曾見決水灌寇之議因糴予以諮其詳予謂黃河之沉開封天也闖寇則有智伯攻趙之舉而水勢不從至於決灌寇營或有局外之條陳非城守者所與聞也予於壬午六月十五日登上方寺鐵塔之最層見黃流東去漫漫如舊其南來數渠為自成所督挑者承映日影明滅如線賊騎蟻聚蜂攢往來相視即援兵且何能一人到南岸乎糴使城內車營果可以北抵河干自援兵南視當不與螳臂奮轍孰肯策一旅同置死地乎在黃公矜張憤激勢若必行用以鼓闔闔同讐之氣消徙兒內嚮之萌亦不可謂非勝算也若夫輸攻之智愈狡而巷戰之志不衰則賊計自失耳蓋辛巳春自成因洛陽兵變而襲其城此流寇陷府城之始也其氣驕甚謂汴梁可一蹴而破不意流矢傷其目既不得射者之主名遂誓屠開封以雪其痛且營賊皆倡為俚語云開封破時雖笤箒亦定剁三刀語既播傳販夫竈嫗咸為咋

舌虐焰日熾人知必死此三版可沉鎮營之所以一卒不貳也予嘗怪夫中州為輿地通衢沉城為滄桑奇變耳目之前傳聞多有失實即此編車營之說豈不啟坐失事機之疑予故因給諫之言再為縷書俾覽者折衷予言得以不沒枕戈者勞苦之情事足矣時

康熙乙巳季秋望後鄢陵梁熙再跋于鞏昌公署之雪齋閣

家訓

古文篇數寧少勿多熟誦之後再四溫習只看其安頓之乎所以等閒字便知句法轉法越是淡老之句越有滋味非苦功不能覺也人之才氣各有所宜但能知其段落分別真偽足矣不必謂其能有益于時文也秀才工夫還以經學制義為主續朋黨論尚無閒力抄出因到衙門之始人事冗集故也二子但閒耍時即與細講仁慈之事以培元氣元之一字出頭即為天字以下兩畫傍立即為仁字拆之為二人二人者父母之稱也人能以父母之心待萬物即仁合天心矣故曰元即仁也

十二日在都察院到任矣一年方有差然光陰迅速轉眼即是矣兒女之事最分爾讀書之功要知身脩德積乃學問根本至功名則聽天耳所謂聽天者非不讀書之謂世未有脩身積德之人而荒于嬉者也我所選古文皆是從古文正脉絡中尋其深有發揮義命者方為選出待兒他年廣讀諸集方知苦心也爾所增者乃近日選本中之文字

其間有數篇近于腐濫者可以不誦能將我所選一本熟讀自足用矣昔賢所謂熟誦以奪神氣若不熟則視其句若格格不聯者也至于時文单以警拔之調爲主切忌平衍一類前輩多不如精精不如熟之說于古不磨葢文必熟而後得用也

前立山回時曾寄去功過拈案底稿不知曾令人謄否此是作聖賢之根基當常玩之也㚹兒得爾教之讀書已受益不同小可再于閒中相幾開導令其存心仁愛尤是第一要緊坦兒八月讀書甚是但愈分爾之功矣然人家子弟分功于酒博爾郑分功于教弟爲善老杜所謂皇天實照臨也王遵巖云子弟有資性者不待父兄教督亦自讀得幾卷寫得幾篇惟嘗教以弟子之職不使陷于驕惰汰佚此爲子弟之幸予誦此言嘗爲二子幸之也寄去藍紬針剪其物雖微然是加五分利錢之銀所買也千里外以捐銀寄物殊堪一笑然如此始知元誠是鐵漢但得他日有賢孫子稱道此淡泊家風不笑爲窮措大行逕是即天地無私矣

教女宜做老實活中饋之外皆末節勿忘之且嫁女與娶婦不同前爲爾娶婦時因爾幼年失母並外家一人亦無觸目感亭每自酸楚故必欲少加儀飾以解悲愴况我常言須物力克裕方可教儉若實無可飾而以不欲粧飾爲言是不足也非儉也因兒素性恬澹力能向善即備極繁華兒自能藏而不費耳若嫁女則到彼家彼自有家風若彼尚奢則吾當教女以儉佐之若彼尚儉而吾可教女以奢費背之乎今日惟木器家伙可以預做以免臨時之紛襍慎勿以鬪巧糜物爲習氣所染也

得便當問白外祖家有可以與幼兒做親者悉成之此事原爲爾祖母之母家零落得其族間一女爲孫婦目前可以自慰他年自家潭猶有歸看之時也何論及于勢位哉

凡事有三字曰忍若不忍則非九世同居之本領矣曰容若不容則所失者多矣曰謙若不謙則來傲物之誚矣

禹吾無間然矣一章便是天下國家可通用之法

度而瑣事可以例推也自奉儉則人神皆喜其能守盡力于田畝詩書之事則人皆謂宜乎此家之不貧也

子瞻與長子蘇邁書云爾莫嫌人謂爾是庸人我葢惟恐爾之不能庸也此是千古名言葢庸字上加不得一妄字也

不可借鬼神以市利即不可借鬼神以市名名之所在即利也非謂騙錢到手始謂利也古語云其父殺人報讐其子行刼註云其子見其父報讐得

享豪俠之名于是日弄其父之刀願一試之他日逞豪任俠不覺遂斷一人之頭官司捕捉矣在旁之人謂之曰此非爾父之報讐比也到官即論斷矣于是始知其錯携刀而走乃無可得食矣遂刼人之財以自給則流落爲盜賊矣此話乃是推論天下之爲子者要知其父所行之事意思何在凡事不可混做至于不可救非单戒殺人報讐也爲子者須仔細尋思日日要檢點一次是能讀父書否是能知父親爲此事是何意否則得矣

過猶不及惟子瞻解經爲妙聾者之言其聲不大則小若不聾者自然不大不小何也緣自聽見也此即所謂中也夫中者非當中之謂直是覺得耳

昔人謂臨場要養心神所謂天趣也若苦讀生病豈是樂事緣爾等皆未知讀書應試爲何物也工夫要嚴于平日所謂心游碧落身抱枯枝是也至于臨場當活潑宕跌令筆端不滯其文章便有生趣也

書在肚中人不能奪德在心中人不能害真積之

誠鬼神通之造化憐之乃如影響之捷但人不能純功以驗之也

凡見人豐腴者羡之見人貧困者賤之所謂肉眼也見人豐腴而知其命窮後必敗見人貧困而知其命貴後必發所謂天眼也見人命貴而知其心善雖敗有轉爲吉者見人命窮而知其心惡有轉爲凶者所謂慧眼也

千古之人品皆在而願學者不過一兩人海内之賢豪識盡而心服者不過一二人非謂才可望其

涯岸也而識見到彼之地則不能掩也所謂乃所願與知言也凡積德之人皆是絕頂識見看得天理透亮但所秉之材力與作用不能副之所以隱行善事而不露圭角則其德愈大而子孫之累世皆食其福也此識即是見性非容易也下此則能小心忖度慮以下人不敢一毫肆意則鬼神憐之默賜佑助不至遭禍即是能世其家者矣

艾遐之後有批語講題者便當玩之所謂理明則詞確也朋友關係與師道同我既不能面誨爾則前輩之批語便是我之學問所從出爾若能留心

不但為近今之科目也為得一明白人延此書香以教後人也字學有子瞻二語云退筆如山未足云書破萬卷始通神言讀破了書本則字始入神也我若非目病為累加以少年經過水難受病則字跡亦尚欲勉學今不能矣上下千古遂窺見古人著作不朽之本源可謂不負兩世積書之意但誦讀之功以病廢不能自成著作以副先人之望第於當世著作不朽之士為所引重留一知古文之名于天壤間便完自己之事爾能細心莫輕放過也

昔子瞻兄弟才絕萬古其序其少時兩兄弟讀書之日日閉戶未嘗出出為鄰里欽

要想如何忠如何孝如何友如何弟如何勤如何儉如何謙如何通則頑冥之氣自去而清淑之氣或稍生也

不惜千金教子則其後始有興者然必要積德乎心則所費之千金方不與嫖賭同棄不然弄一苟食先生混帳同窗亂擾學堂則請師妄想乃是天

之所以弄愚夫也此事在我目中甚多不然豪富之家孰不思其子孫之發其如德之不脩何可嘆可嘆

近日會各省之賢豪知已毋叙及其縣之鄉紳但有過分不良其子孫皆係奉祀秀才今皆在官學之旁兩廡寄居也可憐哉

閱吾庾峻傳感而錄其一則不知縣志中有此段否因抄出寄去以堅兒為善之念今乃知凡人家

善人多謂之盛官人多謂之衰予嘗稽五行剋我者爲官則官乃落其盛之機也必因與之非知道者不覺耳

懺疏

蓋聞宗門妙悟詮十二大藏以超無生行門脩證綜六度萬行以弘法恐行解相應禪那難得于比丘禰慧俱徹宰官執糸夫聖諦惟夙生已擅慧業斯膺拔敢希上因奉佛信士某痛念先師劉某宿緣清淨至性靈通雖爲世名人毫無貪嗔癡之染願作佛弟子全具戒定慧之根膺世界之梯航羽翼大教任法中之龍象秖剩學徒諸寺麗金陵咸仰慧燈之普照上人聚南國數持衣鉢以相傳末法之正因不迷居士于荷擔有力乃世緣已盡向淨土往生某誼切師恩虔疏追薦江關在望佛日同懸願多生妙識文心毫無滲漏卽本來剛腸正骨俱證菩提華香導往西方隨願寶幢同登蓮座淨龕長留天界與殷祭酒永省晨鐘自愧凡夫竭微誠仰賴金剛不思議謹疏

信士梁熙疏爲悲薦亡兒梁坦事伏以佛恩廣被由來超拔無邊塵世紛紜凡有希求皆應竊惟熙劫經災刼方識梵天見業未醒前因莫問有第三

子似是再來食蔬已近十年戒殺始於八歲豈期
喪母勞瘁隕身念且午餐案上適逢金剛經典相
贈當熈扶倚勝邊欲聞梵音名號而去如此顯應
可謂證盟自惟學道未醇積恩成愛猶恐境風浩
大覺路飄搖今爲初七之辰知在中陰之內悲依
法座哀懇慈航俾三世人天不迷令一乘正果永
念則妙湛楞嚴之旨得悟庶孩提般若之性永存
熈臨疏無任稽首渴仰之至
伏以靈山西勝慈音大布于中天慧日東臨教力

宏拔于幽冥即有南贍部州　大清國河南開封
府鄢陵縣乾明寺乘教奉行沙門宗痳今爲本邑
西營北保五甲人氏見在城內南街居住信官梁
熈仰叩覺王希垂洞鑒伏念熈長孫生員梁鑑善
巳故妻室宋氏於八月朔寅時去世次孫監生梁
錫瀘妻室楊氏於八月初八日未時身亡以茲刎
息並育紳閨來歸宴門未親中饋居長室方云三
年內助爲弟婦僅稱十月新人不知有何夙緣俱
巳能偕伉儷在長嫂二十五歲而病離爲叔娰二

十二歲而物故不知是何前業倏然空奏悲傷雖
定數難逃何入秋俱隕熈今日身爲家長凉德既
不足以福家人念平生深荷佛恩脩薦寧敢緩于
作佛事九月初六日係宋氏五七楊氏四七之辰
用含清淚頂禮金容敬請禪關肅翻貝葉詳六百
卷義總般若以題籤就四大部中推金剛爲教髓
即於家庭之內建立道場諷經度亡三晝功德宋
氏靈依神主楊氏樞展銘旌伏願覺路光開慈舟
悲濟拯躋青蓮界獲大勝因令向菩提空得真解

脫般若經能讀誦許到彼岸金剛義其果報原不
可思萬感皆通一誠祈應謹疏
竊以慈雲廣覆迴春華倍惻于先凋覺地無邊值
幻景應悲其夙信今有南贍部州河南開封府鄢
陵縣西營北保第五甲信官某即月稽顙金容願
垂鑑證伏爲故第四孫鏍應存日享年二十一歲
原命康熙九年庚戌二月初一日建生大限於本
年二月十三日去世念其受生之初曾感聖像之
贈因名金粟以誌福徵當在孩提即晢長素不出

門願救萬命雖虫蟻亦皆荷其慈祥因過庭能得
祖心惟直諒能曲盡其孝謹二十年塵緣無染自
能彰徹于佛天剎那頃死別不還苦慟仰祈于經
薦虔卜某日僧集耆宿葉翻金剛法轉精微而非
有非空佛禮真際而無來無去介其洗夙世業破
無明因一切猶泡何處可尋恨事三生如夢不須
動說傷心妄轍俱泯恒傍蓮花之座本源常住永
承海印之光謹疏

公呈稿

福建道御史常翼聖原任廣西道御史梁熙候補
內閣中書王鳴球等儒學廩增附生員于瀹張燦
邵夢湯等呈為脩城建門以固縣治以衛民生事
伏以城堞聳環聿瞻輿圖之麗門關重設用司出
入之防日久不無頹圮更築必賴人力鄒邑城垣
舊被寇毀雖經脩補樓堞未全累歲雨霖壁磚剝
壞今東城甕門傾倒門樓隨之塌墜稽察無自而
嚴夜柝因以空警此宜急加整理一并更新者也

紳衿里民情願量力捐脩但事在動衆工程浩繁
仰乞仁天老父母俯徇輿議轉申上台准勸大舉
早成顯功則層城言仡足壯太平之觀而啓閉譏
嚴永安生民之枕為此上呈
呈為城垣頹敝宜脩河堤衝潰須培伏請申撥夫
役酌留工築以圖生聚事竊以邑治建設城守為
重水災頻仍農業可恤鄒陵昔值寇亂城被墮毀
堞雉形雖半存跛羊漸至可牧雨溜土泐傾圮日
甚至於鄉田邨落多傍河流春水歲發積沍經年

皆由城北之雙泊河縣南之流頼河堤平岸改以致二麥三秋半歸沮洳年來招撫徒勤流亡憚返職是故也民爲邦本實切隱憂祗因大功起夫未有停晷若議輿役委無餘力伏乞老父母俯查現起夫徭懇申上臺量留數名及時急修俾邑有完堵野鮮棄穫此在大工所留僅如毫末而一邑根本之計則不啻百禩鴻庥矣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結爲同願合保永行便民事竊照里甲不齊爲累已久今蒙撫臺公祖題准均平老父母俯念鄢邑土瘠戶散徵輸無難申請合保差徭免累此經久之良規不朽之盛事也茲蒙上臺鈞批務協輿情伏乞老父母詳懇准行闔邑里甲沐澤有永矣爲此具結須至結者

祈禱文

伏以九閽穹遠微誠可以自通大德豐隆下邑亦蒙在宥昨春不雨曾祈神以濟時入伏亢陽茲率民而再請合衆忱而冒瀆冀帝鑒之如新某叨治鄢邦凜深夙夜望歲恒求一稔有司得盡寸心不意旱虐欲虧歲功苦火雲之功熾值伏天而無霖風沙日歷枯苗黍稷漸成焦葉伏惟關聖帝君英靈護國功德庇民震霆皆借指揮龍類率由統領懇祈恩囘飆馭使南箕不得播揚幸勅雨師挽北河以救轍涸庶幾萬寶獲成于在野共見大神如電以行天某無任激切惶恐之至謹奉表稱祈以聞 代

某躬齎香楮致昭告於東嶽行宮之側鄢邑春旱二麥薄登豈意夏暘秋禾垂焦某日虔禱祝風沙愈亢伏惟嶽廟在齊鑿有玉淵行宮象之浚水濟焚遊闖靈應敬籲神聽伏冀大德好生迎陰甦困雲行雨施不待崇朝倘得四境有秋敢忘大神之賜謹告

其爲甘霖已霑更祈晴霽以俯農功以永神惠事
前侑元場禱雨蒙佑不意陰氣久鬱復則逾旬方
喜蛭鵲能鳴又恐商羊再舞謹爲請命願解雷車
於以知造化之難不敢厭小民之責但得三日五
日風雨見太平之覩庶幾上農中農場圃慶及時
之滌謹告

誥命碑陰

康熙六年十一月內熙備員臺班歷俸六載

顯考滌一府君棠

覃恩敕贈如熙官追惟我

顯祖考箓一公昔任西臺舊御垂著實爲雲

南道監察御史熙仍餘蔭步武憬然及

龍章贈錫榮褒義方廼三世同銜矣神理昭佑於

敷爲異職在承先者尚皆有啓後之思哉舊

塋東南可十六里餘有郝日曲庄其庄之右

阜樹栢青鬱卯山酉嚮是爲

箓一公之新塋仰戴

國恩永感祖德敬題碑陰用志不朽云

寓言

魯人呼原思而告之曰跖蹻人矣子同氣乎原思必正色而言曰子誤矣不同道也若徘徊沉吟就其人而詢之曰孰謂其為子之同氣乎則謬矣國之人必曰原思可疑矣不然何以似有憂也

魯人呼原思而告之曰公伯寮訏子于司寇矣言與跖有素也原思必掩口而笑曰子誤矣寮之妄不至此也若裂眥露齗而詈曰賊寮敢若是乎則謬矣國之人乃共相傳曰原思可疑矣不然何以亟用辨也

一人春月收雪一窖終日看守不去人問何為曰待冬月堆案映讀也　一人夏月終日在野地奔走不輟人問何為曰捉螢待晚間囊螢讀書也

一人白日尋纖帶子之人每日坐定要一條人問何為曰待不第後便于懸梁讀書也　一人在山中打獵必尋熊百隻而後已人問何為曰要合苦參丸以便清心讀書也

人為狡猾者所竊裝之為麒麟植而不知闕之于尌叉樹而不知一旦時移勢去則持鼓飾鑼者揭其布畫之麒麟皮而去乃丟下一大叫驢則先之聚耍麒麟者乃持棒亂拏之一旦時移勢去則攢杆掇梯者又別共他人之好上樹者而去乃丟下一傻班鳩則先之仰望高枝者乃持磚亂坎之其時或吻然長鳴或骨都哀訴有拍手笑者無攢眉憐也悲哉

鵬濵先生像贊

濟逵眉宇息機石邊更千百載望而知爲古之遺焉抑知其撮蓬瀛于丘壑洒翰墨爲雲烟

燈遮銘

細帙就窗而展也借一紙以載日之陽孰可棄日之餘也重以此闇然者發予之眼光

枕銘 戊申

邯鄲道上是誰蝴蝶花間迷性水中非月非塵何獨至人無夢

又銘 甲子新秋

邯鄲道上誰醒蝴蝶飛時適性看來皎月澄潭何必至人無夢

羅父母德政祠

政以廉名著風清兩袖歲方寒當署柏晨青牆定力

慈由義路宏玉潔中心塵不染即譙鐘霜曉會仁聲

德政祠額 青天冬日 帯棠春入

書舍句聯

有客能寬良夜酒

對書還下少年籤

美芹快聯頻年意

掃地焚香數卷餘

客來烹韭聽春雨

塵淨凝香惜晝餘

書帨晨開欣墨潤

鄰雞午寂味花香

春聯

和風暖帶春雲起

遲日晴添瑞景浮 癸卯

斗杓新轉年華現

玉曆遥須世澤長 戊午

霞開晴日時方泰

恩溥田租世共春 丙寅

恩深全輿田閭樂

春到同霑雨露新 辛未

撫軍王公祖書院

有文高北斗理學弘敷聯泝洛

以德化中州官師敬仰見淵源

甲子春聯

曆中以甲子推元將上元占盛

天運於春寅叶泰值時泰又新

賀德政祠

臥轍童來知日近

攀轅人聚話棠多

祠堂春聯

德擬惠風曾偃草

春來和氣望調梅

請邑父母對聯

撫字心誠百里花封歌召杜
循良績著九重楓陛聚䕫龍
琴案袖清比舍絃歌皆化雨
花城錦製得時桃李徧和風
儀肅圭璋滿座輕飔披玉尺
談深藻鑑中天明月映氷壺
錦象春城細靄凝簷欣雨露
袖清暇日和風入座肅圭璋

波映雲垂野外麥田多馴雉　雲隨芝蓋飛仙舄
樹榮水湛座中淑景有甘棠　耀映蓬門見斗文
卿月方恒比舍絃歌因德政　暖簷愛日知棠發
和風應節馴除燕雀並生成　芳何回春看雉馴
新月清秋着處千簷生桂影　長至添長日
飛鳧紫氣到來三逕映薇芬　有成慶有年
雲外芳飈遥拂瓶花知雨露　雲迎陋巷迎雙舄
冬來晴日暖馴簷雀亦生成　曜映蓬門度二天

請學師對聯

鱣集祥開此日和風移絳帳
爵凝香汎他年湛露宴金閨
翰藻珠船論擬前賢之琬琰
文章瑶露光添座上之詩書
珠履到門階大快德星之聚
塵談霏法座忻承揭日之規
喬木入春風雲漢昭回碧野
蓬華迎奎宿圖書光借綠酣

談經獨擅大方一時師表
振羽堪儀上國千仞高風
開窓琴酒青藻映
花徑芝蘭紫氣縈

附春聯

天運四時皆大德　斗杓霞影知時序
斗廻元日建新正　柏葉椒花獻歲新
星廻北斗雲霞曙
候轉東風節令新

婚聯

嘉幣借台光畫圖兩姓成王謝
綺筵生瑞兆釆吉常占是鳳凰

姻結十年前禮儀至此仍門第
秀浮四座滿詩咏于歸美室家

橙綠橘黃色借玉臺妝景
雲晴霞麗影流孔雀佳屏

車兩來盈花燭蘭釭桂醑
室家遂願笙歌麟趾鵲巢

瑞雪豫豐占櫳外年花迎瑞彩
嘉賓秦晉合筵前笙瑟値嘉平

六禮輝騰協鳳卜　家因吉卜欣鳴鳳
三春喜氣到門楣　門待祁雲美舞鸞
百年姻締有門第　初旭彩輝盈几席
四座香浮慶宜家　小春淑氣到門楣

哲文齋稿卷之十二

鄢陵梁熙日緝著

文稿十

咸寧讞語

吏類

看得胡縣令被參之款條借姚重華呈詞爲據紀朴等侵扣之罪又曾經趙世傑告發印文申送張允泰乃在該縣解任六日之後今胡令既已回籍因其不認借用印文之咎遂欲追順治三年已失之舊印更爲恍惚難據矣世傑重華既係同黨何故列世傑于事款之內情理照灼不待允泰之苦辯也無証可質無踪可覓卑職不敢妄斷解候憲裁

看得邢世英因犯夜被拘帶有路引一紙前署縣事方　恐有別情曾申請向寧州行查據稱運新遠遊未回卑縣慮運新回期難定而世英監錮先斃復申請發寧州監候已蒙允行取該州収管訖今該州據運新親兄任運昌結稱運新原係寒儒

世英拾引甞無別情恐其弟還家有目獄犯眞生
可憫具關請釋相應申請伏候上台轉達行令寧
州釋放卑縣未敢擅專伏候上裁

戶類

看得錢糧嚴禁包納不啻三令五申賈守成若無
沾染何故將所拾之籌辨認眞假乎加責不足蔽
辜一杖庶乎知警

看得陳思欽仲眷穩奸貪之徒也灞岸退灘自當
報官入糧何物思欽輒敢視爲在野之鹿人人得

而逐之遂藐法無忌占種五十畝有奇同黨仲眷
穩占種二十五畝段段顯著已昭彰在人耳目豈
容隱乎至於已故周虎所遺絕產一頃二十七畝
里胥馬顯等賠糧耕種非無因也思欽利心無饜
假揑違約强占五畝五分以爲絕業可以瓜分而
不思馬顯肯以認糧之地供他人坐享乎兩相訐
發卷可盈箱一經清丈水落石出思欽眷穩卽百
喙無庸自解矣分別徒杖以正疆畝其陳思欽占
種地五十畝八分仲眷穩占種地二十五畝各照

畝開糧起科仍按畝變價可也伏候憲裁

看得賀守夏賣地與劉學福已經數載時困則藉
救燃眉家豐則欲還故物于理亦云悖矣况學福
不家而可贖之其子乎學福據理伸訴是非攸分
乃借病殞之父作禦侮之指城此何爲者此無良
而彼妄訟并杖允宜伏候憲裁

看得王守蓁與張汝紀分買王守齊之產原係地
界相連汝紀轉賣張聚福已二十年矣王守蓁恃
其老憊竟行掘土出樹豈產業買自王姓雖百年

猶可蠶食乎物各有主寸土爲重卽守蓁已包樹
賠禮而貪横之罪一杖難逭伏候上裁

看得地有經界所以杜侵欺息爭端也劉旋租地
既退豈不知現種之畝數何至收穫舊盼之秋禾
乎南畝率作不得歸咎于饁婦顯有貪漁難辭杖
懲

看得史明德乃史家義男之子也光先之母因其
于聾病孱弱分與産業實欲倚爲手足豈意飼花
之㓜雀竟變爲颺漢之飽鷹然背本忘恩也罪不

咨逭茲因隄訟生刁遂以房幣之事肆誣則悪云極矣賈權乃一傴僂老嫗之夫可以誘奸横加乎田氏折詞之時猶呼光先爲侄老嫗姦以獷獸性成而明德則昏憒無知之人也擬以杖懲足蔽其辜

看得文論與文氏乃同族之姊弟也文氏無兒止有一女配文守懷爲妻其家財守懷例得平分况使女芒兒係守懷爲其外母買與其妻朝夕相倚有年矣今文氏既死武守客不敢據爲已有乃假

埋殯使費爲詞招守懷之族叔文論而賣與之一利於得人一利於得財將文氏數十年愛養之婢其女不得以禮嫁之無端竟歸老夫之手九泉能瞑目乎今將芒兒仍歸文氏之女早爲尋夫婚配所得財禮令償文論原銀八兩而文論挾勢壓侄窺利生奸宜一杖示懲

看得魯天賜成國莪始以營利而結契繼以分金而敗好商賈之中能讓多取者幾人乎原斷國莪還十五兩羣商皆已心服楊宗社慷慨認還可謂能知管叔貧矣歸鄉自食其言反挑爲再訟之由國莪老憊宜警宗社翻覆當懲均擬以杖夫復何辭

看得櫟陽係臨潼八鎮之一其納引有舊額矣但河流遷徙安央店遂當渡口之衝商賈鱗集竟成通衢櫟陽欲令幇納鹽引非妬其招商之盛實爲其分已之利也安央何得堅執不幇乎計每歲量幇數張庶理勢得均而生涯亦得坐享徐邦寧爲一市之長不能平心議事擅利怙過宜以杖懲

看得魏瑞之一應穀石出納有專責也固當持籌而節用豈可慳吝以招尤若貧生李雲鶴等既蒙按臺優恤即當立爲支給何爲過遲致訟諸生于具呈之後既已領穀遂各飽欲而去獨雲鶴一人赴縣稱係言語偶激無顔折詞(甲縣)念係寒衿難以遍拘而該吏出納不善一杖以戒後日

看得侯承金舊借沈光金鹽布諸物寫約納利已有年矣計其所償足倍原數故約雖未撤而光金亦不復索討今數年之後忽計前帳益貧所廹耳

承金縱無虧欠念係債主自宜理遣何至惡詈生
訟乎一杖薄懲
看得張升吾陸淸趙俊各賒取商人吳玄然之茶
理宜依期償價乃閲歷三時猶躭延不還豈元賜
之愆獨爲此輩逋欠地乎至譚鰲等未悉原錫之
難誤遭池魚之累審係無干張升吾陸淸趙俊各
擬一杖其逋銀依數追還
看得關丕基幼年遘閔其叔關愛增待之有恩丕
基囿已事之如父矣及名列學宮已身地畝無幾

其叔擔担之糧統歸一處優免此亦情事之常也
丕基纖細可鄙乃令關惟信借其叔銀一兩四錢
以當差徭之費愛增念及疇昔不無傷心之怨即
丕基不能自反遂架其父以起訟端復屢呈其叔
之子以圖報復此愛增所以有不平之鳴也艱難
則相依宴嬉則生嫌豈靑衿反爲傷敗天倫之具
乎丕基允宜一杖以維士風
看得李成之于順治四年賣地與李繼美李成治
每人四分價銀交足兩無爭競今閲八載成之何
得假以媒利乎繼美原契可據乃不能以理相遣
始則以横毆起訟繼復以旁詞牽訴均宜杖懲
看得馬化鳳賒取商人陳顯相之茶已經半載展
轉支吾不思償價使僕索討反行毆辱即曰貧窮
當時誰令取貨既有負欠今日乃敢肆兇允宜杖
懲以禦惡風
看得郭亮乃嗜利之徒也以賣麵爲生輙敢用麵
而貨兵丁私茶十斤欲回家轉賣希圖厚利心知
有金而目實無法矣撞遇本縣機兵慌張無措以

露其奸人茶拏獲城旦奚辭
看得任魁形類幺魔技同魍魎肆飫積蠹贓私彙
纍其李南樓貼馬草料銀四十兩實係劉一艮包
收因與任魁同開酒務遂坐魁名下初審之時魁
止謂罪不至死贓可妄承陽免庭訊之刑拘陰利
他人之代納迨前按引例歸律罪浮於流任魁肯
甘心繯首乎其子投狀辯寃前按駁審確招贓歸
一艮城旦不枉則罪在任魁流徙爲確口供申擬
叅駁詳愼原非以哀鳴一語遂免其繯首也今拘

劉一艮李南樓與任魁而質兩人活口可據血心
難昧嚴訊再三終難改一艮已完之躯于任魁名
下則當網開一面委無別情依律定罪任魁流徙
允宜伏候上裁

看得魏仕有之父魏宗槐妻吳氏生仕有等三子
而後物故槐復娶管氏爲繼室故所遺貲產管氏
亦得地八畝以爲養老之藉此父命也仕有不能
加意養贍乃敢垂涎母穀收爲已有貪玩極矣念
係愚氓杖懲之

看得賈三龍等借財救急理宜速償既免燃眉便
自食言乎賈三龍係書手猶經年欠債其刁頑可
知矣與諸人當并完逋欠仍擬一杖示懲

看得季祿原糧由韋曲里移入光太里復過於朱
敬錢名下當差前後共三十餘年祇因季祿敬錢
經亂不在故蕃遺糧遂多拖累今由光太歸還韋
曲而敬錢之子朱小三乃以迷失原地根尋季祿
之侄李再度而再度堅不吐實意在互相支吾不
承國稞耳豈有里甲昭然地畝難問乎畢戢審介

二人分認益欲窮其麗技今蒙駁查地係何姓承
種隨嚴拘詳訊朱小三已俯首屈服父糧子認無
可展辯矣原糧應歸朱小三名下伏候上裁

看得惠萬民刁悍之徒也因楊豎勳索取原業未
能遂志輙以殺父吞產列款妄控及逐一細訊父
與兄作賊斃獄卷案昭然其產伊父存日受財質
當有約伊嫂再醮有人土田諸欵已經丈量取有
甘結欺隱吞占盡屬子虛拷打楊豹毀寺匿金亦
並無影響一時徒欲洩憤遂至羅单漫砌詞累百

人訟廹一載萬民乃眴眴怨悔自請招回不意罄
竹央波盡成指空畫水反坐擬徒夫復何辭餘照
原擬

看得師大法等與侯忠同謀賣烟侯忠坐舖發包
大法等出外趣利所取者乃販客之煙待利入始
償客價也今法等既折本矣獨累侯忠賠煙價可
乎張瑞還一貧徹骨待每年陸續零補猶爲可恕
大法所立欠銀五十五兩文約乃順治十二年也
何至今未償分文乎利在則附羶爭聚利去則見

謫不援人之無良杖懲何辭

看得王氏既改嫁李養輝其子張保兒所有田產應聽張奇能料理王氏復歸而收張門之禾即曰舐犢之愛能免納履之嫌乎婦人無知罪坐本夫李養輝縱妻致訟一杖示懲

禮類

看得靳光宇與劉泰俱在鄂縣各鎮賣紙營利因利場供應浩繁劉泰不得不遍求幇貼若光宇果幇鄂縣城市紙行嘗將約爲憑并求鄂城行人爲

証矣今証佐俱無語多支飾專利生事難辭杖懲

看得侯光先爲子延師乃道義之交楊文煒所積脩儀欲謀生計光先既作成治產即宜代爲經營何至借以取利乎孱儒抑鬱而終孀婦羈留難返東主可謂無良矣雖野氓知悔地租清算諸生代爲請罪擬之一杖猶云薄懲仍令其子道師歸土從反築之誼用厚民風伏候憲裁

看得史李張瀛橋所書役也照詳文移輙敢不用書冊以空串從事違玩殊甚允宜杖懲以警其後

看得王仕義乃鄉農頑悖之徒也原鴒之義素乖鬩墻之釁屢著雖其兄老憊無耻每以飲食小過興訟若仕義少知弟道亦可息爭何爲婚筵鄰里并邀獨拒其兄於門外乎一杖之懲夫何能免

看得李氏乃魏宦之僕婦也主人下世宦裔幼弱乃與張惟樹不耻褻豕敢爲抗背及主母喚令入宅遂展轉隱匿妄控虛詞是皆惟樹爲之線索雖一併重懲猶有餘憾李氏交與其婿趙允九領回即欲改嫁禀明主人以正名分最可恨者李汝德

與李氏非族非姻輙渺視宦裔而茸作逋藪一杖懲之以挽澆風

看得劉弘紹與唐姻於數年之前唐氏之家務是所熟知其女果帶孕過門從八月至三月形跡必顯露矣何弘紹無一言相詰乎奸娠既無顯跡其于歸後受孕尚未可知也偶因跌傷小產遂誣爲私胎貪一時之嚇詐壞二姓之門風小民無良莫此爲甚一杖懲之猶有餘憾

看得黃寵身爲裱褙匠役奉 公營利和乃有濟鄉

場試卷既通融沾利至童生試卷别衙門匠役不能夥賣于是各送試卷八十本每本取價四分此舊規也今魏福安例以卷送黃寵乃慢不給價復從而嘲哄梆榆之諸役其能甘心乎量擬薄懲以爲專利敗類之戒

看得李守倉既欲作冰宜成奠雁二月間取延秀之禮銀二十兩爲聘馮登元之女非素相信者肯輕相托乎豈意爲德不卒見財背義因差事相廹意借納采之資爲救急之費致兩姓室家之望消息茫然及詞訟既興始自備白金納之馮門亦可媿甚矣一杖示懲以警澆頑

看得正念清潭共掌釋教正念住剎咸寧清潭住剎長安正副協和原無分别祇因正念催合合屬寺僧投遞候鈌供狀有薦福寺僧顯備文月玄齋各遞一紙正念查驗顯備獨有度牒遂同清潭互畫保結將行申請玄齋乃西寺僧也因不得候鈌稱言顯備曾爲僧寮克役正念徇黨不公西寺諸僧遂欲保副爲正以致住剎東寺者羣起相角空門一分黨類淨地皆成鬪爭今聽審之際主僧既已和合無說護法豈容人我二相在昔傳衣受鉢之人不辭秉箒擔楠之役顯備若果有道行雖爲僧官執役亦復何傷但長老並無法眼緇流便落俗見顯備既經爭訟自合退避其僧綱司候鈌合無史令正念清潭細查品望服衆者申請定奪庶佛門之和氣不傷而兩縣之異同亦化畢縣未敢擅便伏候上裁

兵類

看得所夫供應過往轎損差繁役重工食常苦不足提督府轎夫十二名應當派取衛所今灞橋西關二所歲支銀二百五十兩給殷天祿等在提督府常川伺候則所中鈌額十二名矣其支取銀數不敢登報皆係衆夫損已之工食和馬幫貼其鈌額人數不能裁損皆係衆夫出已之工食將爲顧覓嗷嗷苦累日甚一日伏祈憲台轉咨提督府將殷天祿等放回原所支應差事庶迎送大典不致廢弛而苦累窮夫得免逃亡矣伏候憲裁

看得侯承恩既有統馭之權宜嚴督篹之佾今乃貪狥小利罔恤官箴掛名彈章蓋有由矣審據吳繼周供稱三隊文册簿如蟬翼孤城過往不費虎冠科派之事堅不承認其兵丁佘明又苦稱寥寥窮卒原無輸錢銷那之事惟猪屠氷麪二行供承短價是實而土舍族頭稱一年曾送麝香四枚未嘗發價夫日中之錐刀罔恤民艱口外之土物豈應官收計贓雖微何以御衆例當杖懲伏候憲裁

看得張鰲光以兵吏而侵漁夫役貪圖常利罔知

三尺以致王在簡欵開多贓用抒私怨據其原詞逐一嚴究除倉吏報自毀下脩堂未派丁徭至於驛馬倒損原係官銀買補銜途走差不容草料尅減損夫之工食每季爭在絲毫豈可以千金聽其私享過往之車輛按畝均派輪流誰肯以定例聽其折算衆口刑鞠始終不認惟鰲光需索之贓共銀四百四十兩則歷歷供吐的屬不誣各犯應照原擬

看得張成虎以逃兵而效鼠竊乘夜踰墻本主驚覺亦可以遠遁矣何至次日復入石自隆之家必欲得其衣物驢頭乎當其持鎗反刺之時使非県夜誤值自隆豈止傷頂而已本犯輸服無詞擬斬不枉脫逃李三董三友獲日另結

看得馬田等一案屢經嚴勘訊之不爲不確而盜獲多人究無一眞贓再四研審皆由捕快苗養銳唆使王瞎子之妄招故也妄招則盡人可以作賊賊不眞則何物不可以言贓至買賠借賠委曲

完納朱挺當堂俯首無詞蓋亦自悔其妄認之咎矣語云賊憑贓死曾是足以云贓耶馬田既非眞盜當聽候開釋何得夜持鎗棍扎傷火夫之臂欲避酷刑乃自罹法網依律繯首允宜解役張順學石可法受賄踈縱流徙不枉但念各得銀七錢五分原係途路酒食之資零星散給與需索受賄者不同情有可原捕快苗養銳欺法妄獲以甚多人之禍一徙不足以蔽其辜查律無可加與餘犯各照原擬可也伏候憲裁

看得武學秋疫悍成性亦可謂百折不廻者矣其弟武四舍前案擬徒部詳確允及因病保出醫藥不愈的有証據學秋挾讐誣告何得牽扯前案乎武守命信無干涉指誣自可辨明乃因武守訓作証遂謂守訓爲教唆豈武氏之族皆見雀有角乎一杖警之庶斬葛藤伏候憲裁

看得草店馬頭與炭馬頭爭行搆訟已非朝夕而陳隆勉與劉可道乃草店之領袖也可道糾衆往打意在敗炭馬頭之行市而人衆勢兇遂打傷人

命則杜弘才之死無論鐵鞭與棍可道償以一絞百喙何辭當衆棍亂下之時陳繼虎曾助惡焉非一遣不足以懲兇暴也至劉增陳繼龍金光顯張三旹爲何山等面証各有重傷均擬城旦允宜陳隆勉爲景仲才所証而被傷諸人皆云未見細研仲才所供杜弘才已出炭場被陳隆勉趕上扎倒則鎗眼宜在腦後何爲兩眼稍相穿乎檢視之時鼻梁無傷弘則又不力辨則弘才臨死之言難據而仲才與馬化鵬以牙人積很之詞亦不足憑也然隆勉力辯弘才入城纔死謊謬不倫謂不與往打之謀者有是理乎擬以一徒猶從罪疑之訓耳劉茂英劉經証者不確當從釋放卑職午時到屍場檢視未刻即逐一研審雖鄉保一時未到以當日往打之際勢如蜂擁傷及路人可謂剽橫極矣據屍格與諸人受傷之痕謂持鞭鎗鋒刃亦讐口欲甚其罪之詞也謹將屍格并原供呈伏候憲裁

看得劉五初供與賀遇蛟張五夥劫張芳譽之騾其情近眞後因張五滅形騾贓無踪遂生辯竇以

致倏出倏入讞夬無憑并失主亦游移其見矣故訊之者或曰監覊淤城候獲張五以定案或曰保結營伍俟立功以自贖蓋以四載疑獄百訊空卷欲清萑葦恐涉草菅耳致蒙憲駁再三而本犯嚴審之下狡辯百出若使張五就擒原騾可認彼將何所藉口乎至於立功自贖恩同解網乃上臺法外之仁非卑職所敢擅專伏候憲裁

審得趙自芳與兒肬張雲張義寅夜越李汝棟之墻欲行刼盜本主知覺登時就擒帶有弓矢火具

居然强盜矣始擬責逐既涉於出既而失主於再訊之後方有刀劄之說遂擬以斬又涉于入强盜以刀傷人重情也初訟即當吐出必待數審而後言此游移之詞固不必信今驗左臂有疤甚細即使當日果是血痕亦非相拒被劄也明甚若加以重辟終屬疑案擬以城旦不爲枉縱在逖張雲張義嚴緝獲日另結

看得李化德仲子聘娶郭氏爲妻琴瑟無恙已經數載本年六月十四日因惟才母病怒其媳飲食

不時屢有呵譴惟才又從而詬誶此亦中冓之常事也而郭氏一念愚昧投繯莫救有本婦之母朱氏告縣經畢臧審明發落朱氏息訟無爭已逾月矣其遠族之郭文景自營中回又借以興詞朱氏反憐其婿之無辜而懟其族子多事然李化德于郭文景到門之時不能以好言相應令生訟端一杖懲之允爲不枉伏候上裁

看得王子龍性同食根之蠹詞類有角之雀當其叔在縲絏中棄而不援可耳何至乘機興騙詐之心乎迫嫌隙已結骨肉恩斷羅单砌款妄訟揑誣反復推訊幾成烏有雖子龍俯首招悔而刁健已云極矣按以反坐庶警澆風棨奉祥等所供王德元䝼銀十三兩三錢羊一隻事皆有據杖懲不枉其受王可愛等地價銀兩并薛竒鳳原官斷銀一兩俱係變産索租理宜免追伏候上裁

看得王德元即爲脫網之鶻復作食根之蠹王子龍雖劣頑不類乃其同堂侄也不才之養即難望於若輩然據理構訟豈無應得之罪今欲圖嫁害

遂無端採揑或謀騙斯隱或考嚇指詐甚至害官長而匿逃人種種不軌介人髮指既至逐件確訊不意彌天裂背之事盡屬空花亂眼之詞泰俗健訟未有刁誣如此之甚既已願認招悔則反坐之條不能爲稍寬也至王子龍騙詐李守典等銀三兩亦屬非法杖懲不枉伏候上裁

看得任魁身充快役惡過豺狼人犯遭其吞噬里民供其吻牙梁脊樓一訪犯之証也而資其嚇詐席里長一公家之役也而擅自包當羅官穀則科

堡銀以填其谿逆官車則索民財以入其囊慶生辰則扶同輩以獻其義養縣馬則泒科里下以飽其慾手滑胆粗竟不知三尺之議其後也計贓一百六兩九錢按追入官一徒非枉若嫖娼雖係違法而未覇占酒務雖宿里長而未攬充重罪既懲輕罪可無論矣其差人鄧果持票嚇銀十兩合行提究者也

看得梁可仲梁可逵同室相爭起於小嫌梁宗等果有葛纍之誼解怨釋忿善莫大焉乃意有偏向

不能平息亦可已矣反同衆將可仲痛毆此何說乎與其弟梁三大王各擬杖以警刁頑

看得梁宗等與梁可忠梁可逵因解忿而起釁前擬薄懲亦已心服梁宗不知反躬省愆自謂旁懼其咎遂令可逵之母別圖興訟可忠頂詳一控原無餘恨恭防後禍也今兩造不角公具詞匍匐求息似可俯從姑照原擬伏候憲裁

審得蔣化龍陳珮逼側相隣時當亢暘各自顧不暇有無相通固難望之鄉閭愚夫蔣化龍之妻秦氏與珮家前此稱貸不遂已覺介介于懷迨五月十四日之旱化龍責鹽出門午後下雨陳珮院水壅滯秦氏塞填龍道不令流行當此大雨滂沱陳珮强行攺掘此中不無言詬之傷而婦人陰𡿖之性舊恨新讐往來胸臆時刻不化遷延至月盡其夫將歸又懼隣里相犯伊夫素性躁暴譴責不免乃于初一日至其父家一看初二日竟潑珮之後崖秦氏殆展轉靡寧而後竟行此短見耳于及李茂芳接醫未到午後身死情事昭昭東西兩隣陳

搗楊福衆口一辭委無別故至氏父以姦告氏夫以打死告翁婿兩詞自相矛盾反屬子虛不察可知但陳珮不念化龍不家而與婦人角口竟致秦氏由我而死杖真不足以蔽其辜矣仍斷銀十兩付之化龍之手以作瘞資使化龍自行掩埋可也

看得袁如廣與李應廣素有地畝之嫌又逋欠過期不償應廣向索過忿因而相毆如廣之妻遂以瀉痢幼男置之街中衆人所共見也婦人以嬰兒爲息爭之謀其死亦出于意外也果係傷心之怨

豈待爭地不決兩逾月而後興詞乎應廣雖無飛磚致傷之情而債逼太急罪應難免杖懲夫復何辭

看得溫知新毆妻殞命原檢確有傷痕以青衿而殘暴至此雖償其妻命當亦無辭但其母李氏卞急性成老而愈悍中冓之詳徹于鄉黨而知新結褵有年素無反目即令張嘉猷實供其琴瑟不調更有何因亦詞窮矣知新因母恚怒而憤撲張氏是張氏不死于夫而死于姑也擬知新以環首似

足痛懲李氏而死者有知或反憐其夫之爲母受刑矣情既可原法亦宜矜改擬滿杖于律允諧李應魁白福昌均照原擬

看得溫知新身厠宮墻素乏刑于之化因妻觸其母輒憤氣毆傷蓋亦難爲善士矣張嘉猷初供知新意欲娶娼先毆死其妻世間原無此愚夫繼經卑縣同長安會審嘉猷氣消忿平自言知新嫖董狗狗是三年前鬪之其妹今恐知新遂脫罪網欲求懲責乃復理前說其實無証無憑自覺懸空語塞搪之知新昔年即曾一宿娼其妻在日即果有此言亦不得牽之于因母毆妻之日爲加罪根因也據李太和供証甚確知新擬以滿杖褫革青衿揆之情法似得其平餘照原擬

看得黃射斗窩盜原係朱閔之妄供當日若令兩人面質虛實可以立剖乃聽捕快一偏之詞將朱閔解府直捉射斗嚴拷無証無賍立斃其命此始事之不慎者一也射斗既死捕役皆如騎虎欲令黃宗石因讐硬訐乃挐其子黃合輝勒以勢在必

首於是卑縣之公保不問而宗石之假狀成案此役謀之不良者二也射斗之罪雖織而吉生之盜未獲或翻別案或採舊事於是已刺之牛棍疑似之彭加佐與無干之李茂英武從起孫望山並入莫須有之獄叠成通詳此終事之狼狽者三也之邱得脫覆巢豈能飲恨無言該縣解任固辯即該縣在任亦辯張曾無恙固辯即張曾流徙亦辯但該縣去而洩其憤於典史在典史不過奉行成事張曹流而株其咎於各役在各役難辭附聲吠影

張仕才王養會在西門外偪令朱閔强招黃射斗意圖嚇詐雖張曾首謀罪無重加而二役共事擬徒不枉黃宗石因子被誣妄首窩賊雖出縣令之逼亦非分所應爲一杖難免彭加佐此案無贓然任國脈衣物既認竊盜有律其餘審係無干的宜釋放伏候上裁

看得馮友恭與馮友善相毆乃初七日事也果交襠受踢其死難逾時刻果腰眼中傷其病不能起立況無棍無石未有拳擊腰骨而殺人者且以帶

卷十二　二十四

傷殘喘又能于初九日赴會府辯狀受重刑二十乎受責無恙至十五日而殞生未可因打捶在先遂令友善以命相償也罪疑惟輕斯則無可疑矣一面之網在所宜開至馮以欽忿王氏之詈言與之角口而未嘗怒及其夫也迨友恭護王氏而毆友善其助毆友恭者有馮奇諸人與友欽已脫根移枝矣并不得謂曾應王氏之罵遂當株連也同謀之條原非確擬

看得党成虎隨母李氏巳娶妻生子矣偶因爭水小忿遂爾投繯何愚戇輕生若是乎前經該縣審明令其妻李氏携子女歸党家益以成虎既死其翁姑妯娌之間皆成寃恨必倚依夫族庶爲久長之計党梅顯雖欲因風起浪而成虎之母李氏痛切巳子不忍開墓檢驗終訟亦無益也有父母在寃根難引威逼之條但推尋起釁之由一杖夫復何辭

看得張思敬等妄拿良民誣爲刼盜無賍可據憑空煆煉未成而隕命者三人餘犯幽沉狴犴與死

卷十二　二十五

爲隣使非覆審昭雪諸因盡隨楊明爲新鬼矣聞者摧肝鞠者裂齒 皇恩雖溥不能向誣良爲盜者解也張思敬楊惟進僉成不罔張從訓得賍在未奉 上諭之前幸免流徙允宜并遣王得仁等各照原擬

看得張文書乃魏宦之家奴也因主人下世遂欲强娶其僕婦蛾眉不遂私願鷹眼輒起雄心誘之同逃法巳難貸復教之捏詞聳告目中寧有三尺平卑職前奉本司批審刑懲免供念係無籍窶子

耳今乃假稱營丁竟欲違斷嚇婚非繩以魁鞫之律難制其賜張之形李汝德匿逋情眞杖懲允宜李氏應聽其婿趙允久領回郎欲改嫁當稟明主毋以正名分伏候上裁

看得姜文英胞兄姜尚明病故其妻王氏不能孀守孫三聘媒妁而嫁姜希文受聘而遣有何情事可開釁端乎文英再逞刁詞不惟欺其嫂且滅其父矣念係窮兵一杖薄懲

看得薛國秀與于氏結髮夫婦也秀因無子娶妾

劉氏生育三子已有年矣近因于氏一女遠遊家事多不遂意國秀偶有詬爭遂以多年葛藟之風竟成一朝琴瑟之戾雖嚴審委無別情而國秀夫綱有玷難免杖懲

看得韓遂與劉之龍皆兇橫之徒也生員周棲鳳隨父到市買布偶遇親識邀之劉從吾酒肆不意款敘未終之龍乃至相犯更可異者韓遂素不識面無端酗酒輒奮老拳在棲鳳可謂意外之災矣從吾窩係無干二犯已經枷示各擬杖懲

看得朱之鼎乃無恥之遊棍也倚借聽用武衙嫪昳娼婦從巳不意運蹇落魂生計日促彼娼原有攜而來智騙費用已難爲情今欲強倚門爲糟糠自揣有何勢可挾乎岳氏既不甘于窮苦之鼎亦厭其詬爭理宜斷離而之鼎奸頑靦顏難辭杖懲

看得朱之鼎智誘娼婦圖其衣物原無終日之計彼娼自惜巳財落空意到三水果可以償之者乃依然四壁無可聊生此其毋所以決意屢控求脫也觀其立與岳氏文約益以計盡智竭無可籠絡

之矣但繼生係僕人之子理宜追還在之鼎視岳氏業成巳棄之雞肋若岳氏與之鼎實無可續之鸞膠各尋生路庶解孽冤伏候憲裁

看得高欽然與徐道行揑詞相証既經官責亦可洩忿乃逞一時之暴戾河畔互毆竟致道行傷重殞生雖道行原有虛疾使非欽然相角胡爲途中行人竟輿尸于次日乎王加用索蘭玉供証欽然手曾持石道行面帶血漬郎未見交手而毆打何疑高欽然因惠加言抬尸之日恍惚難憶遂欲假

損夫一言求將河畔相遇之事歸之說夢亦愈見
情無可遁矣卽加用原係同好亦止曰相褱未曾
交手豈加用一一語舛錯便可謂河千並未見而乎
証明傷確絞抵非枉加用仍擬原議
看得曹洪厚因三月間與何獻珍爭使渠水將獻
珍一告陳總鎮再告提督府獻珍遂砌欵聳告以
圖報復前詞未結而洪祚病死洪厚乃假人命為
詞附捏數欵再起餘波卑職詳查初審原卷五月
二十六日曹洪祚引提督府兵丁拘何獻珍曾到

劉大颾處聽審夫既有兵丁拘則獻珍卽不能橫
打引導之人又據王文學原供云曹洪祚領兵丁
到何獻珍家拘人回來對小的說何家將他打了
小的也没有見夫洪祚向鄉約訴說被打則其身
無被打之狀可知矣文學在昔供吐原出無心今
再加研審終無改口洪祚卽欲借端洩忿亦不
得假半年前莫須有之事為今日之人命張本也
誣罔之罪夫何能辭
看得朱五峯與李沂泉皆廢藩秦府宗室也在明
時曾理府事沂泉娶妻犯事發五峯審理彼時法
不容情破其家產沂泉刺骨之怨雖歲月屢更而
毒恨未消也五峯不能曲為解釋猶糾纏不已旣
昧親親之誼又無度時之識理宜一杖以警其頑
看得胡璉乃市井之刁棍也其父在日杜學仁曾
為傭工迄今已有年矣偶鬪其跌崖身死輙起狡
謀欲行騙詐獨不思杜族有人其妻可問遂舉里
鄰諸人以私和二字一網打盡乎且嫁女方新姻
婭初會何事相爭使至投崖理屈辭窮一杖焉辭

看得成運新廼成文穩義子也文穩與伊娶妻王
氏伉儷相諧已有年矣後因元旱無麥加以稚子
病亡不息訴誶之爭遂釀琴瑟之變王氏投繯殞
命乃運新自取之禍也擬以杖懲洵不為枉成文
穩成運亨無辜牽連與王之朗詞頗過情俱應免
供
看得已故王雅商學法以爭水憤激各執鉄鍬互
相狠毆遂爾各負傷倒地其旁併無一人也魏應
昌偶向王雅催車目擊甚確後兩姓族人商學昌

與王三命鬧知到彼實切同室往救之誼不無攙
背相打之狀幸有鄉約蘇學禹等為之力勸劉一
相等為之跪央一時怒息兩姓星散將王雅商學
法各損之抵家相繼命殞雖屬夙世寃究然已甚
相抵兇矣遵駁察審和息緣由委念死者不可復
生恐終訟拖累情事昭昭實無別說復拘商學昌
商加祿與王三重王三命再三研審確無謀情改
流為杖或憲臺覆載所不靳也私和之王趣商九
鄉等餘人之蘇學禹等各照原議

看得雷成乃李汝威之雇工人也棄故里而就食
他鄉涇陽實繁有徒雷化泰因其病死而妄謂務
放官債亦不倫之甚矣汝威之子李可渠帶往邪
州糴糧歸而得病証確情真並無疑竇即令化泰
自言其謀死何因且傳自何人之口固已語塞詞
窮豈可恃老憊為得計乎按律當依反坐之條念
係鄉愚仍擬杖懲
看得宋進譽以里胥蠹為鄉閭祟擦宋禎所訐前
案審確詐王士英褚永隆之銀已覆按無異詞至

於流離之中賣族孫婦惠氏為娼其良心斷滅盡
矣對質之時語塞詞窮何所容其展變乎張自穩
之死研審再三在當日原無的証事越數載愈不
能以揣摩為斷案也惟毆落母齒罪在不赦乃宋
榮為証屢審不到即宋禎亦無由相質事屬子虛
可知矣其科糧實艮幸邀　赦典所得賍私應如
數追出而刁訟害族懲之以杖允宜
看得王進才與劉國兒張洪等行刼范如淹之家
劉國兒又與孫三接等行刼馮長年之家或當場

拿獲或賍証俱明除張洪未獲有賍賍復改口難
與進才國兒三接同定必斬之案而此三犯議斬
已成鐵案矣張洪雖不得議斬初招進才與國兒
供情相同現又奉晉撫行提對質自難容其脫網
前請移解就彼審明正法於此情無枉於彼法無
疎而喬鼎喬臣初係進才讐扳幾番研訊不但鼎
兩人稱寃即進才亦堅認原係妄扳實無同刼范
家之情加之以刑口終不改是前翻為讐口而今
日見其良心明矣業批犯証問擬招詳移按既

無眞贓又無確証雖條有條無祇憑前後之賊供而出生入死又難爲憑空之聽斷也此案巳定進兒三接應斬不失於枉裔鼎裔臣應釋不失於縱張洪解晋質明定案不失於枉縱解候憲裁

看得馬應宿刑房書辦也承寫招由慢不經心獲賊呂顯吾等供從西南角抬車入堡自是西墻更復何疑前據堡總白剛等所供將東面墻脩築不完者乃自加定之東墻非閤堡之東墻也不察詳悉抑以西墻寫作東墻盜情固眞而招詞矛盾致

蒙憲查疎忽殊甚雖蒙上台弘仁批令更正而差錯之咎杖儆何辭除段文學等招內責令更正另行申報外將應宿取問罪犯

看得張成虎盜石自隆人贓俱獲無可展辨因自隆捉拿成虎進城時頭上帶血供係鎗劄而成虎祇謂賊犯便無生理畏懼受刑遂承認不辭問官審係營丁又慨然自供反刺所以引拒捕之律而不疑也經憲臺細驗傷痕詳加駁訊成虎始辯其初招原係妄供今據所獲原持器械止一鎗頭藏

於腿內其志在竊盜可知矣自隆謂賊能抵面奪鎗巳能俯首避銳即在白日當場未必二雄并捉之若是況黑夜鋒鎗之下乎傷痕微小語涉張皇依罪疑惟輕之訓成虎改擬竊盜似非失出伏候憲裁

看得王國士之父王爾揮與王爾托胞兄弟也鬩墻之釁既開所賴爲子侄者解慰息爭而國士乃毆其伯父以致興訟此種禍之根也及該縣審擬國士一杖情法允諧而國士之外父石均臣畫蛇

添足欲令王爾托不認其罪以致人心不平再騰控訴最可異者均臣解紛不成從而添結恐爾揮之詞不勝遂自出名揑告爾托此培怨之基也雖屢經審擬徇詢求和非各擬杖懲無以示警

看得馬光聚與馬光實同胞兄弟也光實拐騙私逃洪守眞具狀牽連光聚殆亦情事之常至九月間守眞被盜守眞自言曾見光實在搬事無的証光聚自可以理控辯今乃思免拖累遂揑狀攙告此守眞所以執名告光實因及光聚之弟兄也據

光聚所開守眞諸欵逐一研審趙任太之妻王氏原係守眞兒媳之僕婦其媳孀守王氏亦同居伴侍趙守榜因守眞嫁王氏之女不曾分與財禮遂鑽入作証不思守眞禮遣僕人之女守榜何物違族求與問乎其債祈田産俱屬子虛至謀死中命尤爲支離惟馬行階嘵嘵逞辨及細訊房基來歷俱屬書空洪守眞因盜典詞俟光賓獲日確訊有無入夥眞情馬光聚砌欵誣告與馬行階均宜杖懲

看得華燕乃華世桂之叔也世桂雖係猶子實倚華燕爲生因張化祥曾議聘常遇貴之女爲媳不意常富平收役跌折糧草旣擬重罪復變産完贓無暇再理前婚而常遇貴去世其嗣子常汝鳳乃嫁與華世桂爲妻已經年半矣張化祥曾告按察司批廳審明在常汝鳳名下斷給化祥銀二十兩今化祥復與世桂搆訟在世桂係不知情而華燕與侄娶妻不能愼重于始杖懲不枉

工類

看得科埸夫役取之各里其鄉民恐妨農務公議顧覔所有工食閤戶均攤此舊例也貟庄里顧夫議銀八兩已有成約出埸之後夫役下鄉尋討工食而耶律顯獨刁嗇不出其叔以理相喻反肆凌虐無倫甚矣自知情虛乃同鄉民匍匐求和姑擬一杖示懲

看得灞河古渠分澆民田已有年矣後因河流南岸渠口闕塡劉世勳等已久不借此涓滴玆因累年亢暵二月間合謀告開舊渠舊渠既復適與近

河居民王自敬等新渠相接其自敬新渠係古渠闕後村民之祖父借河灘民田穿出歲與納租以謝其水利旣據世勳等古渠之上流初議許之公使及四月亢暘乃悔而塞堵堅執不與世勳凡數興訟自敬雖佯爲聽斷及世勳臨耕査水其査水之人晝至自敬則夜塞之甚至人甫離渠口則尾其後而斷之世勳之庄田去河七里本等窵遠已付之無可柰何而自敬等長惡不悛復駕强挖河渠偏騰刁訟其意欲塡此已開之古渠以永杜將

來之爭端耳崗利藐法已屬强悍反噬肆誣愈見
刁黠懲之以杖以警奸民

看得灞河古渠既闕劉承訓等告請開鑿王秦川等未嘗有一言致阻及渠成與秦川等所開新渠相接乃禁水不令下流豈灞河水利崗為其一村設乎既占河利又興刁訟審王秦川陳大王康明秦王守池王大香王自敬前已擬杖王可榮王新亭俱係助惡之人均宜杖懲

看得張一榜鐵匠頭役也省城提取各匠俱宜輪流分派王氏以失手匠役報充正數已非平妥乃役經數月不報更換豈人情乎雖無詐取之事撥派不均允宜杖懲

孫 鑑善 錦墀 仝校

望古齋集十二卷

〔清〕李繼白撰

清順治刻本

望古齋集序

今論詩於中州者莫不盛稱何仲默次及王子衡輩而不復知有高子業子業與何李同時其骨格迥拔

託寄在右丞左司之閒昔人稱之者以爲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蓋庶幾得其形似令人沿襲淫靡取青妃白嘈

囋悅耳子業之詩如孤桐片玉誰能好之羣瞽拍肩耳食目論不能知子業亦豈真知仲默輩哉屏居江邨日事枕典不復論世閒

文字鄴下李夢沙使君以望古齋集見示吟諷數章灑然異之夢沙天才駿發日新富有上下漢魏三唐馳騁凌獵籠挫筆端縟繡

繁絃無不象指如意旋觀
其神情格調苕發穎豎孤
立特峙譬之芳春柔條勁
秋落葉偏絃清唱窮迹孤
興要於翁蘺榛楛破除浮

漂擬諸近代信可追踪子
業高秋獨夜撫几長吟寒
燈靜惟香煙停盞石壁之
猿梵寥然魚山之天聲間
作蘇門鄴下異世同響么

絃孤賞聽曲識眞非苟然
而已也日余游武林敘萊
陽宋玉叔詩取羣兒雹珠
之喻謂羣兒不識珠擲雹
以為珠既而知雹之非珠

則又疑長者之藏珠羣譟
之以為雹靳玉封之自信
其珠勿謂羣兒之所譟也
吾所取于仲默子業者以
為長者之珠也夢沙之才

力風飛燄壁聯翩彿恍詩家之珠林玉府也自今以徃學益殖才益老顉自信其珠而無為羣兒之詈論所聒噪斯道其有興乎顏

延之稱陶淵明曰嗟哉若士望古遥集夢沙以望古顏其堂固已單出獨樹自致千古之上豈與夫蘭若翡翠競美觀于目睫者可

同日而語乎其兄以余言為有當不以為狂易而愬置之也夢沙兼工古文詞雄健蒼老殆古人所謂推蔡不足多者今但許其詩

不具論云虞山年通家社弟蒙叟錢謙益再拜謹叙

吳門朱原赤梓

序

司農李夢沙先生鄴下才名視建安七子在伯仲間余企慕而心儀之久矣會先生以典權來吳因得接

其議論風采周慧疇昔至快讀先生全集洋洋大觀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先生文章出入兩漢韻語上下三唐宇內同人靡

不推服余復何贅獨是性極通天情深懷古興會所值適然如風水之相遭而詩文出焉不肯步趨前人亦未嘗凌駕曩喆譬猶雲

霞之麗于太空而渲染萬態流於自然歸于大雅詩文之能事備矣夫鄴之去吳數千里姑蘇臺視銅雀正復相似霸圖消歇遺

址空存感慨係之登甫丘
眺震澤雄風賸氣非不歷
歷在眼大畧如臨漳水而
留連望太行而嘆息者矣
立言者三不朽之一也先

生之詩文僅詩文已耶昔
青蓮與少陵齊名前賢謂
其光焰萬丈子瞻以為氣
蓋當代即以王佐期之不
為過若乃遡源於柱下史

強為關令尹書著書然則
道德亦屬強名五千言即
無言之旨也先生惟不欲
以詩文名此詩文所以獨
有千古區區建安七子比

肩雅非先生意哉以余為
知言也夫

蘭陵年家弟楊廷鑑題

序

李子之詩之文走天下而予數季前即以詩文知李子猶憶歸省日道經鄴下李子偕伊家小阮韓陵暨

陳子韓山皆以世譜誼晤予邸舍時積雪凝寒擁爐舉白予爲歌李子倚而和之翛肰以淸不爲中晚間語因推念鄴下才品若建

安應劉諸子游息詞場擅名千古至今稱盛事云乃若李北地以雄鷙之才鎭壓當世附聲者至欲祧少陵而鼻祖北地而信陽突

起中州必不與之相下長沙李文正爲一代風雅之宗惟推轂信陽稱其托喻時事崇尚氣節大有國士之風王子衡李川父輩後

先繼起俱克以功名職業
濯奕千古嗟乎人因以詩
文傳詩文尤以人重也今
李子文章成進士膾炙海
內經濟理學將大用于當

世行將爲不朽業者復以
其餘者爲詩讀其新制以
清廟明堂之器爲朱弦疏
越之音揚抗宮商吞吐雅
頌渢渢乎巨觀也哉每奏

詩一章李杜王孟錢劉元
白諸家之詩分應之而舒
瀉性情求所謂李子者固
自在也其視世之學步貽
譏衣冠空諳何啻霄壤哉

李子一以道性情之言合
乎聖賢而立德立功古先
在望天又復老韓山韓陵
之才以大其用則知古貌
靜氣傑然有道其中藏有

不朽者在也異日三子動
名事業震動天下將鄴下
盛事不得獨推建安而天
下之人亦不獨以予爲知
詩也而後天下人謂吾之
言亦不獨以序詩也已

順治丁酉春日河陽薛所
蘊題于京師之桴菴

序

余嘗于役南征絕恒山踰
太行見漳河東下洪流澎
湃數千頃其東南隅有土
阜突兀出僕夫告曰此銅
爵故址也爲停驂不去者
久之夫黃初建安間才藻
雲起體被質文粲溢今古
所謂陳思王者非耶丁儀
王粲之徒和之稱鄴下焉

要之山川浩蕩雲樹葱鬱人為之乎或亦地靈之所聚也憑今弔昔欲問當日具賦材者知有李子夢沙在欲讀其詩久矣而未之

能窺也後同余豚犬舉春官益嚮慕焉終未晤今年風雪中孔公心一病次效袁安僵臥就牀榻間與語几上一卷為其門下士夢

沙詩相對展讀足慰疇昔嚮慕之私矣然意未嘗不在鄞下也氣運所鬱發為文章如玉在山如珠在淵非其地者雖產弗寶今夢

沙為詩慨然有志於古又能杼其胸臆浩浩落落有吞吐雲物函蓋九有之觀倘由此進而不止直追黃初建安間則非鄞下能重

李子乃李子盖重鄴下也
嗟乎落日悲風荒臺如故
鉛墨有靈餘輝猶燭鱗羽
龍鳳笙琴黻黼動千古入
室升堂之感者伊何人哉

伊何人哉
丙申仲冬渤海戴明說撰
於賜鑾堂

李夢沙年兄詩序

吾嘗論天下之為詩者必曰學
杜天下之許詩者亦曰佀杜夫
古今祇有一少陵而世之矜聲
韻侈排偶者輒欲相抗不相下
嗚呼何其輕於言杜而拙於言

詩也然舍杜而更求作詩之法
又大不可詩學法非學杜也得
其法而神明之即初盛中晚何
一不在法之中而少陵獨能集
其大成與雅頌相表裏杜不可
學法可學耳宋元不具論明以

來力開風氣直接淵源自何李始何大復信陽為中州人李崆峒雖籍慶陽而實居大梁亦中州人然則詩至中州其天下之盛乎厥後詩道中微竟斯先生振興其緒與行屋年伯為一代

宗主往〻接其風嶶讀其聲調無不以法為準然則中州至今日又中州之盛乎余友夢沙居鄴都故里鄴固建安七子日所周旋地也夢沙生居名勝攬銅雀漳河之槩方其一薦鄉書余

為童子時已悉其生平與乙未南宮幸同出一門一時同人余與夢沙意氣之合雖不專於論詩而至於論詩又無不合者丙申冬夢沙謁選都門出新刻示余余覩其全帙陶汰其辭鍛鍊

其體所謂神明於古人之法而不泥其跡可以上追何李之緒下賡王薛之傳使中州詩學常盛天下在夢沙也然則今日有夢沙又今日之盛乎少陵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詩

之旨夢沙方自知之而余安能
代為言之然作詩之法夢沙將
與天下見之而余又安能獨為
隱之也且嘗聞之晚節漸扵詩
律細更知詩必老而益工久而
益練行當與夢沙共勉之矣

時
順治十有四年正月晦日北海
年弟曹申吉頓首拜書

序

鄴郡李夢沙使君初雋南宮郎
寄予先資言予為序而傳之曲
折變化出入先輩大家蓋貞元
供奉之曲永嘉正始之音也既
以典權來吳予過使君關署尊

酒細論抵掌風騷無所不極已
復出其詩示予屬為評定雲烟
龍蔥珠璣的皪蓋金莖玉露不
足為其清千門萬戶不足為其
麗太乙玄夷竹簡篆籀不足為
其古五城十二樓海外三神山

不足爲其縹緲而予猶服其五七言古諸篇頓措錯綜忽起忽合瀉萬斛之泉發萬鈞之弩無不如意大海迴瀾峩眉天半兼而出之昔敖陶孫評魏武詩謂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使君眞

可無媿夫鄴固武帝與子桓子建賓從晏賞詩酒唱酬地也當年霸略文心園池賓客誦其遺句秋蘭長坂朱華綠池芙蓉石渠菡萏金塘之盛猶足令人神往使君鍾陵谷之麗矚攬賢喆

之餘暉挺生其間登壇高唱曹氏父子與應劉陳阮風流不墜實於玆編重有賴焉予嘗歎四始六義之業至今日而紛紜益甚袁徐鍾譚既不堪復舉即開元天寶之衣冠遺山放翁之聲

調學步者言人人殊要多刻鵠畫龍去之逾遠何如取法乎上泝源七子一振積衰使君地靈人傑適當其時肰則以黃初遺響攀屈宋而方駕絕齊粱之後塵非使君誰屬乎若夫才如魏

武赤壁橫江後竟不能投鞭斷流一覽吳越山川勝槩使君獨以河朔才人領東南國課七十二峰三萬六千頃與寒山夜鐘楓江落葉皆歸點染異日携破古錦囊歸過金虎氷井間取一

杯酹銅雀臺中人一雪長江限南北之歎詞客有靈且嘖嘖妬羨地下矣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請筌二語爲使君贈

順治辛丑季夏粱溪社弟顧宸

修遠氏題於辟疆園

讀李夢沙先生望古集敬題代

序

文章有道交有神丹霞萬丈天爲鄰漳水三臺七作者較公筆力何嶙峋元气湯濛神气王須眉煥發鬱星辰五言蒼翠七言宕餘文大

略歸眞醇手摩青蓮蹴怪賀西肩獻吉東于鱗仙李家學有本源大儒風雅總彬彬江北江南迎僊吏秋山秋水擁奇人蔚肰炳肰虎豹别五步十步魚鳥親鍾譚小樓瘛撞碎七子旗鼓亦逡巡我嘗斂翮

趨下風見公舍毫坐松鈎有時解衣而磅礴得句往往驚古人豈徒望古自作古古心古道疇等倫老夫耄矣荷知巳抱此寶書不沉淪

嶺南社教弟陳鑑

跋李司農夢沙先生全集

古關令尹喜未接柱下史茵轎未受五千言以前先已著就文始一字九篇用水一金九之大義似於五千精感神應而別出悟機柱下史不得不徹底掀翻兩鏡相寫何關授受予幼讀文始經詮性表識與梵部二宗潛通覺道德旨趣涵蓋無遺故知

苦李即尹喜第二月也今日閱柱下雲仍夢沙使君全集粗言之兩漢文章三唐韻語已蹴踢千秋精求之一字之微涔勺可該瀏瀉伯陽之上善具焉九篇之妙褭蹄可鑄須彌漢武之丹毋寓焉若是則文始之綱維遇五千而領異五千之髓腦得文始而標奇氷月互映宮商相生予故稱君喜即柱下應現乎使君之文章韻語直從此關透出攔入悟境鼎峙千秋目擊鳴雞勘馬即是擊竹拈花局鑰緘縢即是掀髭走甕其詩心月印𡨚想氷清所稱三不朽實兼融而互証矣予向著河洛盜等堪爲文始注脚老詮莊微的係五千賸義家弟韓倬以爲同心之言宜挾而印正夢翁並

公宇內不知氣索小巫窺翁集而縮朒即蠡測歸墟不揣甚矣僅序以志愧云

年家社弟沈顥謹撰

同學姓氏

白漢公　朔　陳瑜明　璽　宋晉卿景明
姜麟坡佐周　郭醇子　治　王達男　璵
陳竹居　策
王漸盤鴻鼎　王嘿齋波遠　王番玉　璠
喬培元凌霄　呂彭朋延年　王貴恒問政
唐履先　稷　秦煥郁文炳　劉若水　沚
王荷天聖休　姜介石復信　趙宋卿祖拆
高羽上　擢　孫天木爾域

訂閱友人姓氏

周玉臯之璵　沈韓倬世奕　丘曙戒象升
顧僑來　贇　宋右之德宜　張上若　湑
繆子長慧遠　汪茗文　琬　李湘北天馥
程翼蒼　邑　宋既庭實頴　管元翼正儀
李研齋長祥　李水樵鼎玉　朱疇三德宏
陸處實壽名　錢鍊伯　鉠　計甫草　東
施爾恭敬先　錢宫聲中諧　張曉人子寅
王端士　掞　許竹隱　虬　彭雲客　瓏

秦吉生　洴　周子俶　肇　周子叔　俶
尤展成　侗　章素文在茲　許孝酌王儼
沈朗倩　顥　王惟夏　昊　鄒流綺　漪
姚山期　佺　張天一次圻　馬布菴之驦
朱友鋼耀先　繆歌起　彤　歸雪菴　弘
耿綠房念劬　劉幼功壯國　顧伊人　湄
劉公勇體仁　宋御之德宸　陸孝呂鐘呂
劉伯起　佑　汪揩九學朱　萬大士廷佐
吳敬生　愉　申菽旆　穟　顧茂倫有孝

黃雲孫 永　孫豹人枝蔚　王人岳 隲
張越九錫憚　樂獅山應昌　殷伯崖 岳
申鳬盟涵光　李蚧庵念慈　過石公松齡
賀憺菴應旌　朱蓋銘 謨　趙錦帆 賓
王阮亭士禎　任文戒 雄　萬東山 黍
錢長孺 黯　丁野鶴耀亢　薛衛公奮生
周吳昉士章　閔鶴癯 敘　白沆仲象灝
傅彤臣 扆　張伯晦 耀　張叔昭 焜
董澹園 襄　唐駿甫四表　耿伯麓爾穀

李士調 埙　侯鑄菴良樸　梁日緝 熙
陸咸一鳴珂　孔䦧種 邁　宋君宇鳳來
孫魯祥麟徵　王西樵士祿　宋公豫逢泰
萇青蘿孕秀　陳起哉曰俞　穆右宥重文
許典三三禮　李大根鍾盛　黃贊明嘉謙
吳起王振周　王完石元熙　綵二酉酉生
安獻雲毓祥　郝純熈明昭　綵小酉辛生
鄭充祖愈宏　王三之錫命　楊普瞻光煜
唐羽王鳳翔　范懷素榮躍　魏不負行學

張黃中抒蘊　史大生昌德　徐德甫 基
王致初槐一　朱望子 陵　梅杓司 磊
王平蕪 黻　唐君知猷恂　張逢夔緒綠
徐子能 增　吳雪公 震　汪澤生 渥
譚允子 宗　張孺商炳蔚　郭鼎隆 鉉
李昭鑒 輅　賈文子 郁　龎膚公守謙
魏湍明 桓　仇羽飛鳳起　康澤遠霖生
楊君及 第　張龍錫象豹　董棠蔭夢吞
李仍耳 炳　龔台許兆驄　孫韋玉 瑋

樂中美駿聲　郭瑞士家禎　趙香雪皇梅
施古翊學先　萬以協邦和

後學校訂姓氏

崔碧嵐淑煥　張伯考毓祥　王可園聯捷

仝孝德得位　梅曰調　璜　朱文在茲丹

劉聞生振熌　王函乙萬化　顧　岩石生

弟　膚公繼頎

侄　蓋青蒲　芹樂思

甥王　徽顯之　楊　珍玉鉉　張不二憔一

張參三爾之　孟爾璜佐命　孫　澐雲孫

受業侄孫　天香　天木　肇家　蘭生

望古齋集目錄

第一卷

賦

離鴻賦

感古鄴都賦

愧錢賦

望太湖賦

京口三山賦

望古齋集目錄

第二卷

樂府

巫山高

折楊柳

雞鳴高樹巔

烏生八九子

長歌行

短歌行

塘上行

青青河畔草

苦熱行

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明妃曲

將進酒

棄婦詞

塞上曲

塞下曲

涼州詞

隴西曲

網罟

耒耜

一之日

臨高臺

野田黃雀行

天上謠

塘上行 擬代甄后作

日出入

何嘗快歌 譏仙也

行路難

長安少年行

古別離

明河篇

銅雀妓

戰城南

俠客篇

君馬黃
將進酒
善哉行

望古齋集目錄

第三卷

五言古詩

七月十五夜舟至東昌適值祭孤有感
初春前一日閶門購書舟中夜歸有感賦
東昌晤吳冉渠譚天文
三月新霽同劉幼功同年談公子吳廣成觀
偕游觀音山遂上靈巖寺
清明日有懷
懷陸孝呂廣文
東趙巖築民部
磐石菴送別粱日緝入泰
都門贈鹿邑韓潙川
送張宏實回杞
都門雨中懷白漢公宋晉卿高喬修姜鱗坡
郭醇子王達男陳竹居諸同社
題浮丘賀宣三函樓
題李挹黃虎巖應兆

慰陳竹居乙未上薦被駁
贈乾侯任又六
渡漳河
候馬驛避兵過無量洞僧話
海會寺張伯珩廷尉張東山司寇暨陳張諸
孝廉紳士惠餞竟夜方別賦謝
初遊海會寺
登魏臺
題肥鄉李鶴父梅月居

開榜前一日會集上黨郟縣仝逵視信陽張
雲谿商城楊質白修武范大章扶溝羅升
如禹州楊嵩儲座中口占
除夕前一日同安陽唐羽王申挖九武安單
百紹趙玄同林縣王台衡作故土會集餞
歲感賦
行涿鹿道中苦雨
題屠母節壽撫孤圖

望古齋集目錄

第四卷

七言古詩

慰郭醇子巳售復下第
緯夫嘆
灣頭死夫歌
龍王堂觀小兒祈雨
淮陰弔古
弔魯連祠

李士調登第
康澤遠及第
讀金姊孝烈傳
除夕懷梁日緝侍御
懷宋公豫膳部
懷孔陶仲祠部
白漢公廷試歸里
送丁野鶴歸里
五人墓

送郭价藩司理廉州
虎丘小集送熊宗璵太史
許傳巖初度
送魏不負歸里
送安靖尤之粵西尉
玄墓看梅歌兼憶王阮亭同社
送史大胥之安仁且有所感
元夜同李林枝飲薛衙公書屋
沈朗輝僑居香象菴月餘畫洞庭圖并題以
詩賦此答謝
春郊即事
春日引見同年十人會飲
傳孝子手刃父仇王方伯解網釋之仁人孝
子千秋不朽賦此紀事
讀雙烈傳
黎陽舟中遇雨
鄴城弔廢院
與寶豊王學博論文

韓渦川同年其大人以副榜入貢渦川復膺
是選賦此志喜兼以悼遇
荒歲白漢公家貧粥書賦以慰之
春日鄴中三子會飲醉後紀事
爲罷釣漁郎陳生歌
汾州旅舍題壁上畫松
題朗然上人畫像
慈源寺偕宋億水曹淮眉宋公謙孔陶仲釆
臼緝同年拜上人剔宗談相後驗作歌
出兵行
讀白司寇至德祥刑頌感賦
妓袁愛約嫁高宮九不果自縊歌以哀之
題王覺斯宗伯尹村壁上畫石
拜桓侯祠
都門蠲贖齊生紀事
懷聞喜令李九畹弟
插稻謠
龍栢行

上大宗伯錢牧翁先生

望古齋集目錄

第五卷

五言律詩

遊西山宿永壽菴初覲白松同白漢公衛𧨏

起劉閒生紀事

皇姑寺

遊山約魏不殞不至

洪光寺避微雨

送劉子獻回潁二首

送韓渦川之粵

送宣化王明府二首 代

板閘弔萬菊菴同年榷部二首

維楊訪王貽上司李不遇二首

望金山寺

初入姑蘇二首

喜晤賀懷菴丹陽舊令夜話

至日舟過仲家淺

夜宿古城

冒雨同張孺商李肅布至玄墓觀梅同一月
一源石語上人閒話二首
送丘曙戒內翰別駕瓊州
送耿仲藎任甌寧
處鄧與可
喜兄仍耳以維揚鹺幕差至二首
訪趙五紘報國寺選詩成帙
李公冶任盧龍令
嚴海極任滋陽

都中守歲四首同粱曰緝分韻
洛川劉涵思明府被寇執之入秦其弟珍思
奮往數千里相救與歸賦以壯之二首
喜齊譽髦歸里
銅雀弔古
姜麟坡過訪雀臺時虚上人在座
登韭山
鄴中臥病苦雨二首
潞王墓

哭武安張龍章
送安獻雲歸里二首
冬天大雪薛少宗伯過漳同萬大士陳韓山
家侄韓陵侍坐承惠以詩依韻答謝二首
懷同門趙奇園司李
旅宿
磁州登千聖閣
晤紙小酉別駕
山道觀新柳二首

聞舍弟舉子二首
送李枚臣主簿之桐鄉任
聞孝廉晥實家侄訃信六首
九日送唐君知歸毘陵且期喜日再晤
渡黃河
許傅岩夜來餞送惠以詩扇春衣依韻答謝
過易水
豫讓橋
喜周櫟園先生南歸次龔芝麓前輩韻十首

望古齋集目錄

第六卷

五言排律

壽中堂金夫子
壽胡夫子太母七十
鍾夫子兗東兵憲
送王林州上荊南兵憲
送張伯珩撫秦
東魏不負明經

頌張制臺
上太史汪夫子
送姜介石遊陳
春日梁谿秦吉生同周魚服張曉人暨唐履先歡聚棋酒竟日依韻答謝
中秋回隆餞別萬明府同張獻彤郭醇子陳竹居唐履先杜文玉孫振雅諸友座中紀事
孔魯菴邀同符飛熊過石公胡念嵩郭遂人王相居于阿輔閔六正史大膺張無施錢長孺李玉伯傅彤臣鄭子獻諸同門暨王貽上陳天袚觀　泰壇述事
懷郭瑞之同社
壽潁川劉年伯母
弔湯陰李士緯

望古齋集目錄
第七卷
七言律詩
送劉大司空歸里二首
拜申節愍祠
東申鳧盟
慰張上巖庶常外補二首
舟行四首
送學憲劉借菴夫子歸葬滄洲二首

春日偕董澹園明府張仲立別駕飲李士調
齋頭竟夜二首
勝水菴留贈漢萍禪師
碧雲寺
香山寺
回京午熱借茶目運道院
桃源縣雨霽
清河懷寄劉年伯明府
秦郵寄懷傅貲皇二尹
渡揚子江
虎丘寺二首
王貽上到關竟赴玄墓看梅久延不至
光福寺
望太湖
歸舟二首
送于桐江之楚雄司理任
期趙世兄失約時在李于玉齋頭借坐是夜
月食

孔夫子直指吳中
懷半石王明府
東萬東山監丞
東王端士
東張越九
曹錫餘太史過訪
送丁天柱返淮揚寄懷閔六正二首
侯爾謨謁選改廣文歸
送張越青黃門恩賜歸養

張赤菴給諫過訪
張越九任秦安刺史
梁曰緝之咸寧任
天寧寺讀郭瑞之下第詩賦答二首
魏博道院贈陳夢幻山人
渡黃河弔汴
下第寄仝達視
送薛少宗伯歸省二首
元日試筆

送鍾夫子僉憲蜀中
曉渡滹沱
柬胡念嵩學憲之吳二首
送申抚九之福山任
題報國寺松
午日同耿仲蘙孟飛熊安獻雲苗非蒙遊金
魚池二首
挽新城王方伯
送蜀友朱友銅由楚歸吳二首

柬梁谿顧脩遠
蔣儀生下第憤卒燕邸詩以弔之二首
柬廣平顧西巘明府
輓前張司馬
柬懷雍丘馬布菴
懷吳起王閒又有潼關之行
下第四首
考選得信柬梁曰緝侍御
柬傅彤臣侍御

七月望前一日作
棲龍池
靈泉寺
九僊臺
柬峯頭喬白山太史白仲穆郡丞趙軼凡明
府同白沆仲諸孝廉多士餞別
送民部郭涵叔候補回里
九日作
客懷

病起
元日謁上夜投鵷八佾寺
榭崔碧嵐擬元下第中副
大石橋訪趙世兄不遇
中秋太原闞中同坐觀月
喜友人王可園見訪
自誚
靈石拜韓侯墓祠
無量洞同朗恒二上人觀春園二首
龍泉寺
夜宿韓陵山寺
除夕曹持原招飲同粲真先輩馮鶴亭竹淇
園蔣亮夫史虞賡雲次同年歡會即事四
首
新樂訪道院
真定南郭步月觀魚
留別水樵兄侍御
曹淮湄宋公豫孔陶種張含生四同年郊送

明宗續川二上人在座
鬮東崖給諫過訪時傅柱臣梁曰緝兩侍御
來送
拜龍母祠觀晉栢
寄徐州張刺史
朱大中丞過閘舟中小集兼示詩教志謝
東楊靜山太史
吳關喜仍耳兄自貴溪至
喜萬坤承歸鄴
秋日同周吳昉明府張孺商萬以協董棠陰
梅日調郭汾雲諸友半塘散步至虎丘攬
勝即事
中秋前二日同唐君知白漢公宋晉卿張孺
商萬以協膚公家弟暘山吳園看桂花四
株有作
送李春白歸里
中秋抱病同友人虎丘步月

望古齋集目錄

第八卷

五言絶句

閔旱四首

西白龍菴古栢二首

擬荷花蕩看花不得

春閨

秋閨

古意二首

絶句三首

山居四首

京口大江

七言絶句

重往玄墓步韻二首

靈巖二首

季夏同羅升如譚九子張孺商游大石寺二首

七夕後一日同蕢臺許同社遊荷花蕩二首

過氷園

過范家園二首

龍舟二首

貞孃墓二首

西園二首

秋閨三十韻

望古齋集目錄

第九卷

論

國統論
都會論
選銓論
賦稅論
宗廟論
郊社論

議禮論
兵制論
刑法論
后妃論
儲貳論
相臣論
功將論
忠義論
用兵論
權佞論
閹宦論
左道論
朋黨論
天道論
災祥論

望古齋集目錄

第十卷

序

陳滄叔文集序
羣言折衷序
大事彙攷序
顧脩遠杜詩註序
石鸞雲先生詩集序
王阮亭入吳詩集序

戴子詩序
耿六房詩序
張曉人詩序
閆予幽窓集序
題五園社序
楚遊遺草序
蘇門大社序
陳竹居制藝序
李枚臣詩序

白漢公下第詩序
賀白漢公出貢序
賀陳竹居進士序
贈萬明府序
王明府驛站除害序
壽楊君及學博序
張越九南歸詩序
若虛上人序
送楊學博歸里序

送萬明府旋里序
漕儲道閆公完兌序
河南觀風錄序 代
溫德甫進士序
陳瑞明明經序
宋晉卿序
姜麟坡進士序
郭太翁八袠序
施玉堂先生詩集序

王逵男明經序

宋既庭李長吉詩序

望古齋集目錄

第十一卷

記

滸墅關署題名記

重脩滸墅塾宮記

重脩滸墅橋亭記

銅雀臺讀書記

遊西山記

重脩魏縣儒學碑記

海會寺碑記

脩建漳河神廟碑記

泰山行宮碑記

漳邑二焦事記

白中丞陽城縣除荒記

望古齋藏書記

傳

窮神傳

李黃門傳

趙連城傳

隋烈女傳

暘畸人傳

王子紀事

北陳將軍紀事

闖逆殉難紀事

跋申隱君傳後

書

與楊子常書

疏

白衣菴講楞嚴經緣疏

議

漕米折色本色議

水旱災議蠲免議

墾荒虛實議

大兵過往封船議

驛遞改撥支銀不便議

望古齋集目錄

第十二卷

墓誌銘

故孝廉達視仝公墓誌銘

孝廉侄李韓陵墓誌銘

祭文

祭故雲南巡按御史銘赤陳公文

祭張司馬湛虛文

祭王夫人文

祭李德英文

送李德英歸葬文

送李德英歸葬轉啟

祭王獻平文

望古齋集卷之一

鄴下李[illegible]沙甫著

賦

離鴻賦

維陽鳥之圖南兮乘秋風而共遷宿遠洲[illegible]修羽翼之翩躚朝發乎幕沙兮暮欲止夫[illegible]陽之皎皎兮飲玄露之涓涓呼同羣而清嘯兮聲將徹乎九天獨何下此索居兮遂哀鳴而不前惜歲月之幾何兮而故當此遷延吾將遠問夫衡陽兮豈榛

棘之可安唯命則肰兮何抑鬱而無緣載棲載遲如訴如憶細雨回風助其太息夫既望我以彼天而適阻我以此國惟俛首而何堪亦聯飛而未得目嘹嘹而誰依夜驚棲而反側哀此之人亦莫我識有砮遇而動念兮子何感焉其怨孤方感感於靡騁兮更誰屋之瞻烏寄微生於蜉蝣兮而鷽鳩之笑余愧雞鶩之爭食兮恨燕雀之啄廬鳳凰結屈而入樊兮鵾鵬破室而我荼嗟鴻鵠之搏翼兮欲宴宴而何徂何世事之顛連兮而皇恤此須臾肰天既負子以修翮兮將以勉夫遠圖尚孤貞而永矢兮夫何悼乎窮途覩潛蛟于幽壑兮將涸鱗之可蘇驥伏櫪而長鳴兮豈伯樂之終無凡物則有肰兮又何恨於鴻夫岸草平沙兮可以忘虞蒼汀紅蓼兮可以自娛知雝鳴之有待兮何必悲此異都木葉下而蕭蕭兮誰復知夫榮枯寒泉流而滚滚兮誰復存乎潦污世有數以潛移兮而聚散之何殊飛者必盡去而伏者誰與俱迅速者何有益于彼而淹留何有損于吾聊逍遥以容與兮任離居而自愉時乎時乎莫違天以自誣亂曰魚

網之設前征危哉爾食爾宿惟所之哉靜以從之不我褻哉時不可乎再得亦感慨以抒懷

感古鄴都賦

維考古之有志過鄴都而心怦感壽收之司令追往蹟而宵呻胡風雨忽集乎幾第五嶽礧礧于予之心撫皇圖之錯錯耿如聚蟻之垤智愚雄弱悉化爲道上之耕塵頫蕩蕩之漳流亦閱幾廢而幾興予摧頹咽噫頫首殫膺求悉其事而不得乃有吟秋之蛩子過我而跪陳始河亶之都此開帝闕于洹濱環長河以爲帶拱太行以爲屏信在德不在險河水奔嚙見石隧之磷磷洎乎絳斎分爪唐葉失履嘆美哉之山

河顧西門子爲鼎耳未幾金虎肆虐血河長平遂蹵唇而及齒中斬天下之脊奚有于新寧中邑彈丸之黑子迨卯金弛其乾紐草竊奮其螳肘關東之諸侯阜旗于冀阜帶甲雲滃攢稍峰峙相垣鄴障之間虜揚而虎吼何白馬官渡一蚵不振而朒走曹方刀袁方肉嗣還自相殘而爲机上之豚狗淈淈漳池肆肆鄴壁談指鞭指以入而坐有其有爰表霸圖于河朔構壯跡于層基銅雀竦朱甍而翔立金鳳騫碧宇以翥飛疊崖嶁庱巢空撼飆欹壁側广鳥道承簷俯仰一氣山拳水杯清風細雨香塵雜來飛鳥過之側影麋鹿遊之梯崖落星接爆乎錯牖驚雷隱耳兮振鐏熊羆夾翠微而帶劒騷墨賦雄風以獻礨更稜蒽嶺厚積玄菱雕欐矗天而上峙寒玉入地而下臨祝融使之退避項冥呵以迓凝更建二園以配三臺東靈芝而西華林鑿池引水飛舸勒兵公子夜行素蓋輕耕朱華冒綠池而的爍明月隨羽觴之翔行志欲鎖二喬而朝同列乃分香賣履之叮嚀歌吹徒朝朝乎繐帳松楸遂寂寂兮西陵死遺漢鼎黃星忽墮典午

中原下三臺而端坐于斯時也鳳陽門高鶱鳳相喚飛入漳濱中流鐵絆宮則九華永樂赤橋紫陌穀獵騎之盤桓歷十里而一玩殿則文昌太武顯陽琨華虬龍鬱盤乎碧漢樓則披雲逍遙齊斗觀則御龍宣武凌霄如意刻鏤雕梃耀朝暾而目炫是皆嵌以文石甃以黃金錯以玉璀其間延館曲房圖龠繪雲者不可以殫算燕粉翹黛紛紛藉藉垂明月之璫曳薄霧之袂者多于吳宮之花卉乃從逐獸原韝臂幘粧侍君王之韔鞢柳葉旗輕馬泥香醉漏刻蓮花管收

銀髾選伎則飈弄車輪徵聲則鳳引花肺豈不淫勢
極天侈圖瀰地夫何豢犨振刀鮮甲鳴鼓瑤宮瓊室
之都爲碧血膾骨之府元氏懸殰城頭至天平而于
鄴處維時爾朱肆虐渤海以王縹麾電擊卷爨掃荒
南城更築魏祚以夬拓䟦氏子半葬漳魚之腹魚亦
號爲元郎文宣天保之間宮殿皆千秋萬歲龍鳳花
卉之磚壁嵌玉鏡柱吐金蓮旭采朝映目睒霞騫玄
雲夜冥寅耀月懸屋羃錦爛地衣緑芊朱網絡宇鳥
雀無喧鏤香爲楯綴玉爲簾寶光香霧氣象萬千及

天統末玄洲仙苑更跨陌而越阡苑中封土象五嶽
而矗天五嶽之中爲水殿有芳洲緑島望之歷歷兮
晴川山外有山兮疊翠水中有水兮涓涓殿側置殿
樓後複樓皆氤霧而靜斂倏鼓山鳴而周師入束手
就縛乞身爲貧兒而不可得于是金宦月寂玉兕塵胥
輦道亦茲蓋而蔚没及居羅攡鉞乎是州亦聲靈之
燀赫佩垂兼璽劍倚重赦義忿逆圖稱兵向闕黑旌
晻乎斗南長戟指乎天北憑陵三魏之兩河震驚九
州之半壁緑巾空整而背城黃龍告潰而自殪三朝

之殿宇付之一炬貞爽而戮滅亂曰南風吹山作平
地兮海亦生塵潮汐朏朒兮天道如斯洵盈虛往復
之靡常兮何有于黃墟之椉址不昔是而今非吁嗟
乎能不感慨于古之時

愧錢賦

曰維皇其亶命盍羞惡之爲良勇士違心而色變丈
夫抱憤而目張骨巖嵜而騖秀志菀鬱而貞方苟傷
廉之不恤將修能也奚臧室人謫之其形穢行路哀
之其道傷云可羞而可泣式欲盍而滋彰方其丹雞
素犬結社敦盟招舟子之不顧實卬須夫友生夢筆
花于方焰望劒氣于初橫比長門之賦就似鄴下而
文成不羨于金之價直追七子之名元龍登樓以自
爽高士下榻而爲榮客到皆青眼門開無白丁惟藉

身於稽古乃奮跡于舌耕下繁露之帷而天人已備
伏陰符之枕而揣摩既成欲攀雲以問月遂攬轡而
登瀛及夫金粟初黃米壺正灑迟槎月之清虛驪腹
書之淹雅既灑淚於新亭復悲思夫大厦維展如之
人兮亦何心於名者知蝸角之爲虛顧雞肋之莫捨
僕夫告我以闈開盍脂車而秣馬於是褰裳連袂逐
類呼羣文心製錦盛氣蒸雲喜鄧禹朱顏之少恐馮
唐白髮之紛毛君爲親而色動貢子念友以情欣友
曰富貴莫相忘我云車笠還相親惠惟期於當阸怨

莫劇於傷神衆曰俞哉惟鮑子之知貧已而氣爽天
高霞蒸雲變吏卒呼以爲霆燭炬輝而成電典官山
側以張羅士[illegible]而振翰搏羊角以鵬舉[illegible]鱗
而鶚薦殘燈挑而夢成銀箭催而索卷及夫榜放虎
頭人歸鹿宴抑誰辱而誰榮果一貴而一賤此方瓠
落窮途彼且金蓮歸阸長卿駟馬而來思季子多金
而共羨豈云章服以峩峩果爾綈袍爲戀戀眼驚西
邸之龍鍾耳駭東鄰之婉孌主人於是欲號欲泣如
醉如囚旋行陌上俯首樓頭直受之而不可思得却

兮何由爰低徊而自解兮聊引咎以包羞於焉仰友
高山墜身下濕莫論春雪之消唯恐寒泉之襲縱不
狼顧以乞憐何異牛衣之對泣雖夢幻爲餘生願羅
浮之是挹化濟剛之劍氣比指柔而能立況復涼暄
易改今昔殊宜惟道義之交秉曠信誓之不移浸假
歡盡於一旦不變起於中逵惟期不貪之是寶勿使
喪志於須彌谷風之詩禾嘆河上之曲堪思世人積
羞以成忿猶之樂極而生悲已焉哉我能不慷慨而
淋漓

望太湖賦 有序

天地之氣結則峙融則流當其寓目理自陳矣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余以榷務至吳因公餘登玄墓躡靈巖得望見太湖矚其波光浩淼吞三吳納衆壑胸中時覺有浩浩汩汩者于水頗樂而不自知殆亦可云自見其心之物也已考稽夏書是曰震澤震澤云者從乎其水與石激而砰砰然有聲以爲言也又曰震者動也言其波之蕩漾撼乎縹緲莫釐諸峯也又曰震爲東方

之卦是水亦位乎東夭條以敷木德所由以王故以震名之周職方又云具區是三州之區水皆具乎此也春秋時又云笠澤言有山覆乎其上如笠也一水而異名義各有所取矣又分而言之爲五湖合而名之爲太湖凡東南之湖於淮爲射陽於六安爲巢於姑熟爲焦於秣陵爲玄武於雲陽爲練於毘陵爲西滆皆莫之及覩之如諸孫然故尊之爲太云太湖爲東南之水之所滙襟帶包絡乎三吳之會出雲與雨浸潤萬物其中之峯巒拖沓奇譎詭幻不可名狀者七十二載出載沒幾與海上三山百嶼埒洸洸乎誠東南之巨浸而爲天下之奇觀也矧其浩浩汩汩之性復有通於智者之理哉目之所見著之心心之所見因著之手而爲之賦以狀之辭曰

黃鍾之月衛命發夕指吳會其遄征至津梁而止息爰攷牛斗之區百瀆困結滙而爲湖厥名震澤余欲命風伯而揚舲告陽侯以鼓楫入龍威丈人之居瞰鮫人貝闕之宅乃登山以眂之駴心目兮歎息見其

驚濤拍空盤渦捲雪漾素練於木杪之濱碎明鏡於雲脚之石茫茫一氣之橫流淼淼四際之無極目送鳥沒背決雲滅樹低若薺而波涵艇小於葉而浪戛其空濶也似漠漠之平沙其浩瀚也似泱泱之溟渤其岸之隔也不聞對渡之漁歌其淵之深也莫睹數移之蛟窟遠之桐汭苕霅帶崩雲之氣迤邐以委輸近之石湖泖港歕氷珠之沫奔射而潛泄地軸純浸兮識乾坤之皆浮風力激作兮知水石之阽立更一望晴煙衆山歷歷見有浮而似玉覆而若笠列而如

螺游而似鷁直者象立偃者象揖低者徐蹲高者獪
黿有若琴若杵若碑若碣若黿若鼉若猫鼠之前逸
追逐而相及若蛇之拳曲若龍之鬭而揚其鬐鬣若
龜之引而睨吸若波斯胡之獻琛奉槃匜而出若屋
之欹而側若錢之鱗貫而堆疑陶朱之所積若箭之
鋭首岐末而浮疑夫差之所失恍恍冥冥似雷雨之
欲興忽兩山之黯沒其含岈㵎洞黝寥嵺結聚巧繪
者不能爲惟屬此化工之筆徘徊焉久睇焉湖光澹
瀲望之如月山中之竹木則其月中老桂之影枝撑

而露濕七十二峰則其大地山河之象攝空明之一
域信乎匡廬五老之叅君山魚石之列不足以儷其
大匹其奇埒其巉崿之雄張硃洪之怒佶乃若羲馭
方東烁烁曈曈花開鐵樹之赤波射魚眼之紅投金
之瀨燦寶色之燁燁兮濯錦之浦散霞光於淙淙至
於望舒展清瀨之盼纖阿來娟淨之容非烟非露疑
霰疑風光渟一碧影落萬空龍卧水寒兮不驚鐵管
之笛僧歸人定兮微聞遠寺之鐘於斯時也擊枻以
穿汀荻扣舷而咏蒹楓樂其洩洩兮而復融融更見

夕陽掛網鶩黑雲之萬疊瞬息可變乎山容洎晚則
漁燈點點或遠或近呀繁星錯落動搖乎水晶之宮
氣象倣異朝夕不窮眞可以遺形蜕骨悦性滌胸歷
年歲忘春冬此黃綺所以寄商芝於地肺毛公所以
煑石舫於壇東倏而陰電怒駛老蜈旋飈蒼山盡合
兮冥晦黑水倒飛兮噴渷龍角觸石兮驅列缺鼉聲
吼濤兮鼓豐隆帆漂捲篷檣摧隕碚子胥躍白馬而
騰浪錢王失矢鏃而怔忪當年水犀之甲三千髣髴
其揚波以震盪兮石穴之書一函想見其迸天裂地

崩碎而磕磕余但揮毫慨慷灑酒臨風安得泝流上
下溯洄以言從置身銷夏灣躡足縹緲之峯而遍弔
乎角里老人與夷子皮之遺踪

京口三山賦

余行役之南征每登高而太息瞰扶輿之茫茫人渺焉其中立孰匡莫乎地維孰拱峙乎天極大造賴之以不傾傳千古而一日指九州以爲圖皆巨靈之拳石西自岷嶓之漾流將驚濤而百折經鑪峯與蟂磯趨赴乎海門之水國夫何陡峙以金鼇起沙洲而矗矗踞鐵甕之高峯結甘露之靈液山名北固地當險扼弔孫吳之雄風望宋梁之盛蹟闔州當淮海之衝京口據山川之隘羊傳輕裘而來思安石愽墅而自

適寄奴北伐以揚旌士雅中流而擊節又復墨士羽流文人翰客長公鎮玉帶之門南宮拜海岳之石朝遊康樂之青山夕飲三泠之泉脉浴日月而天浮吼龍鼉而地折收蛟室之離奇望蜃樓之布列千艘輻集兮雲屯一磬敲殘兮貝葉味銷冰雪於鉢中光冷寒烟於鏡側梵閣巍巍兮巢雲法幢翩翩兮帶日涵虛清暉閣既揖千里而來青雨華海嶽樓亦涵萬象而一碧於是登臨江亭上連滄觀水色潮聲茫滄滃礚至於朝霞晴嵐烟波雨瀑風嘯樹顛雲生石額帆落雪渦浪捲銀屋牀頭聽哀壑之松聲牖戶當邗溝之城堞半夜江開丹霞明滅此多景之所以名樓而廢址於焉有碣且也雙麟塚臥於夕陽斷龍埂塞於路闕聊以寫萬象之盤紆咸以壯此山之突兀左右提携兩峯對列怒擊浪而揮拳堆形鹽而尚食其如金山也見其孤嶼無根凌雲出漾龍鳳翬飛蜿蜒萬狀鶻峯鬬水兮奔雷盤陀漾波兮浴象插芙蓉之雲峯近杪空而直上登日照頭陀之巖兮潮落石簰見雲樹之飛搏臨吞海留雲之亭兮檻氤鬱澳仰天光

之淼沉一葦東流焦山天外幽壑臨江巨石塞海山藏館樹樹隱鐘唄絕往來之展蹤想飛仙之佩帶禮斗壇前猶聞石鯨之音焦仙嶺外已破龍珠之界瘞鶴壘壘兮巖高釣魚陶陶兮臺廢惟三詔之不起豈萬綠之猶在洞口苔蘚而雲封怪石嵯巉而水湃碧桃灣曲景高士之幽情青玉塢邊聆簫篁之仙籟可藏隱而棲眞絕塵心與物態我於是呼白墮酹青峯撫山邑之不改矚江流之日東悲今古之銷沉思時事之何窮眺故國而懷思對景物其怦怦仰浩浩兮

天地置悠悠兮我躬寄金粟之一身浮玉壘之千重旣登山而買屐復釃酒以臨風爲詞以問之曰淼淼岷江胡不一瀉而中東峩峩京峴胡爲東折而撑突片玉胡浮雙螺胡列如菌之覆而下削根何所托如火之然而夜燒光何所射石何以狠何不遇仙叱之而走星何以落何以藏寺繫之爲斗贊皇之松何以不朽鐵鏤之山何以相守龕何以飯之而輒曝龍何以鉢之而若蟆江山何嘿嘿其不我答余但呼黃鶴看白鷗一望海淇雋天風而播首

望古齋集卷之二

鄴下李繼白夢沙甫著

樂府

巫山高

巫山高巫峽深巫山之下有巫峽高下相際還相尋天柱橫雲海波立飛飛鴻雁秋羽急行人歸路渺難尋巫山巫峽對鳴邑

折楊柳

上馬拘垂楊下馬拾垂柳遊子天外落深閨獨夜守

朝望巫山頭暮宿湘江口繁花遶行路不肯酌杯酒

雞鳴高樹巔

雞鳴高樹巔自出滄海底辛苦夜寐人旁皇倒衣起樓上樹琥珀懷中抱明珠高倡列妙管離樂苴有餘雲邊兩飛鳥塘下雙游魚魚走逐鳥翔鳥辭不能俱燕喜感異類耽樂忘身軀丈夫在知命何因長歎吁

烏生八九子

城上烏尾畢逋一生八九子子子自賢愚賢者恒哺母愚者奪母哺賢者撫翼乘清風愚者一彈飽黃土

賢愚有命如之何生非其世唯笑歌龍尚觧分鱗尚
脯何況區區賤毛羽仙人可樂不可為壽命一定難
改移

長歌行

高天搖搖地翼翼富貴勞心構機格纖纖一髮引危
石躍靈於君孰相識仙人教人長服食不如驩樂守
晨夕長歌一聲無盡極

短歌行

生長樓居下臨清渠宜以樹木宜以畜魚一解三春有
花四序有酒不能及時易以年壽二解朝拍銅斗夜擊
巨羅伐鼓考鐘管絃以歌三解銀鞍絲勒爭光明月賓
朋未散悲感欲絕四解飄風依依吹彼柔枝寥寥天地
去將安之五解莫高如天莫深如淵知彼止足道孰大
焉六解

塘上行

四月菡萏發五月芙渠開看花塘上行風吹花氣來
去年塘上行不久輒返步今年塘上行連朝度昏暮
花亦自有因人亦自有緣不留去年根那得今年華

不念故人恩安得新人歡新故同一情謂君勿變更

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飛飛鵰前鳥呼不與語為我寄書邊地
去夫壻在邊地卅載不相知別緒梁上塵寄書寄言
辭回頭念妝鏡淚落千百道去時顏如花日漸似枯
草試將顏色題與君君欲歸時明歲早

苦熱行

南天苦炎熱祝融復當節星火郊埜馳赤鳥毛爪烈
晨起敞膚髮夜夢嚼氷雪谿谷蟲蝨多蓄身如虺蝎
飲食少吞嚥肌膚怕戰栗羣物陰翳變人命危險過
可憐行役人矜躬委南顏況乃肆征伐功成垂海澨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妾本邯鄲兒少歲閒書史羞言貌比花艷妝明秋水
十五入深宮為君發皓齒對月吹秦笙臨池奏綠綺
吳歈斂楚腰按部叶宮徵自恃好容顏長得君王喜
一朝散宮闈妾命薄如紙飄飄秋郊蓬嫁與市門子
粗豪仗馬箠垢膩敝衣履靜夜多悲風淒淒入人耳
階前蘭蕙生含悲向誰語

明妃曲

南山有文禽其名曰鶍勢和鳴復比翼及時樂未央云何秋風起雄雌兩參商龍沙數千里隻影自皇皇明月照荒磧苦霧連天黃回憶漢宮時綠樹隱昭陽帛書附雁足何由達帝鄉生固長相思死亦勿相忘

將進酒

金罍落蘭陵酒淞江鱸西冷藕蘇小小柔荑手唱采菱爲君壽君不飲爲君醜君不見舊時劉伯倫鬱鬱垂楊生左肘勺飲可能到其口

棄婦詞

結髮事君子恩好與君偕同心綰帶束自謂永無乖詎意君意變飄風破鏡臺但見新人笑棄妾如塵埃擲我青絲髻還我紫玉釵人情好反覆何異虎與豺願爲天邊月皎皎照君懷君如念故時春日生蘭荄

塞上曲

漢家事征戰烽火照甘泉朝出玉門營輕馬過居延良人樂從軍驊騮白玉鞍風沙九月冷況乃鐵衣寒征衫試刀尺未知窄與寬行行十年餘空閨老玉顏

塞下曲

進軍賀蘭山酸慽如雷霆角靜鼓聲死背城決一戰一舉下龜茲雪嶺天如練將軍上首功捷書未央殿重門遠九閽未拜君王面紈袴盡封侯嫖姚反廸賤回首灞陵橋彎弓常顧盼願得返邊庭再試僕姑箭

涼州詞

良人遠戍玉關西夜夜沙場聽鼓鼙敲碎冰壺呼不轉夜涼明月泣空閨

隴西曲

迢迢紫塞嶄嶄秦川刀環空對郎在榆關榆關渺渺山高月小借問深房朱顏易老

網罟

庖犧氏之樂歌也元次山有其辭矣簡直而深朕未盡聖人之大也故又爲此云

物不殖殖天心則喜帝胡殺之忍彼利此生物之傷生物之理

耒耜

神農氏之樂歌也補次山所未作

木與木接入土有力令土無骨以與民食惟萬國是
粒亦惟萬國是極

一之日

一之日天氣伏地質樸風力作水痕涸氷堅其骨土
温其腹一穀一生生生積

臨高臺

臨高臺望九垓九垓之中人與物同飛埃中有田種
人骨天公耕之枏枏不歇蕭蕭悲風來白楊鳴秋日

野田黃雀行

嘖嘖野田雀鍘豕知識身欲得果乃腹營營事勞辛
累累太倉粟弋矰于中陳稻粱能肥爾亦能愚爾神
勿謂網罟毒勿謂稻粱仁就中有倚伏不得全爾眞
何如遠郊坰無為知者嗔

天上謠

逐兔龍烏馭蒼狗足踏斗宮南北走褰裳渡漢漢不
流星在袖間雲掛肘左右日月肩兩瓢左貯靈藥右
貯酒朝折若木拄杖遊一聲叫破神龍吼

塘上行 擬代甄后作

秋塘多凄風秋蒲多衰容柔葼托淥水不如石上松
哀樂如四序恩移會難重蘭蕙與茅猶愛憎有至變
團扇仍皎皎及秋難自薦水亦原是清石亦原自見
明月當庭心何惜清光遍

日出入

日出入安窮少者何哭老翁少哭者少哭老者老百
千萬世曉復曉人皆哭人皆殀

何嘗快歌 譏仙也

何嘗快獨無憂焉能驂赤螭駕蒼虬徃從安期生作

此千年遊 解一 日月亦代謝海亦生塵晦亦有鵰況此
非金石鼎鼎何所求 解二 酌彼金巨羅安坐彈箜篌食
我粱肉駕我渥騧我樂與衆人同寄為蜉蝣 解三 王喬
何為金丹我投我腸不可化譬如虛舟為我謝王喬
爾下視我我樂不

行路難

行路難于登九天出門有礙天地窄誰為送客滕江
前去年驅車過太行千尋上阪叱王陽晦雨陰風虎
豹吼深山大澤蛇能藏仰面嵯峨俯無間盤桓百折氣

傷徨今年買舟爲東行仙侶輕移照月明秋風颯颯吹人衣秋水盈盈天氣淸遊人酌酒邀素魄歌聲不入怨者情欲寄一枝無淨土禪關日與傭夫伍况復江淮報羽書舟師南下日旁午行路難君莫哀彼千里者胡爲乎來哉

長安少年行

長安城中甲第華長安城外天無涯輕衫寶馬東門陌朱絲繫絡黃金策學書不成學劍成翩翩知是五陵客春風十里散明霞歌舞新回劇孟家一聲長嘯

不揖去七貴五矦未足誇伯弄銀箏大絃激季撥琵琶小絃滴奏罷漁陽一曲終悲歌仰面珊瑚擊買酒朱樓沉醉眠樗蒱一擲百千錢手挽烏號獵城北掣電騰雲飛紫烟片言許諾爲人死古匣烏烏照秋水床頭偃仰笑書生應愧少年遊俠子

古別離

昨夜征書下郡縣將軍鸛鶴晨催戰壯夫生長事戎軒羽箭雕弓出玉門刀環千里輕言別踞鞍淚灑驊騮勒影背燈前作戰衣寒生刀尺聽烏啼楊柳風吹素帶結桃花照面羅裙血回首征塵落日斜月明風細戍吹笳深閨未習天涯步夢中那識疆場路聞說邊庭巳罷兵封矦不願計歸程忍看夜雨燈花滋此日天南與地北

明河篇

西風驚白帝灝氣爽高秋此夕伊何夕臥起看牽牛雲霞淡初夜織月照高樓佳人衣素羅銀屏相對愁天孫有別離况此兒女儔鵲橋亦巳妥牛渚空沉浮安得常相聚無爲終歲憂

銅雀妓

擊目漳河水高臺土一杯當時歌舞地瓦礫傷蒿萊瓦礫尚足珍况云七步才蕙幃夜月空簫鼓爲誰催武皇日遨妓風雨西陵來美人委黃土日暮自徘徊

戰城南

戰城南壘壘白骨相撑持飢鳶啄食肉離離黃昏鬼火行人悲昔爲鐵騎行今爲沙場死死者如有知應念阿父母妻子寄語將軍罷遠征君王原自不佳兵待得封矦枯萬骨何如留爾萬里之長城吁嗟吁嗟

上天何日不好生

俠客篇

年少誰家兒結客氣揚揚朝爲屠狗遊暮走宿名倡于金市驊馬七寶褽劒粧斷犀試匕首爲此一朝藏報仇爭一死凛凛如秋霜高漸離燕荆卿悲歌市上誰使其慷慨而不平力士報秦錐未得大索十日祖龍驚人生百年唯一死唯此烈烈俠士留其名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不敢黃君馬白臣馬不敢白君鞭長長

且直臣鞭纂纂短短且柔無力惟願銜勒寬臣心喜莫極

將進酒

進酒祝萬年萬年實易得上揮虞皇絃更撫媧皇瑟下看民有黍更有穀可食安聽白雲謠和氣盎膚色坐歌樂未央令德結雲石穆王八駿遊驅騁何所極

善哉行

發塚抉口珠詩禮爲之袖聖賢豈奸貪抱道瞑肰臥大盜竊國王小盜竊鈎丧誰知儒者竊盜及詩禮藏鄙形非所甘榮名亦多詐行矣滄浪謀心跡坦肰放

望古齋集卷之三

五言古

鄴下李繼

七月十五夜舟至東郡適值祭孤有感

停橈東郡日秋令遇中元月明過北郭燈火照黃昏
朝廷重邑厲官長拜平原爲乃一朝饗哀此楚步魂
鐃鼓震天地梵音起沉寃遙望青燐火聲聲泣夜猿
誰無霜露思念彼生我恩去年滯燕都拜祭違荒墦
今年遊齊魯扁舟復何存願言本與源開心拭淚痕

初春前一日閶門購書舟中夜歸有感賦

人生各有好嗜芰傳先民況復嗜詩書性與蝕蠹親
有書不能讀荏苒誤芳辰日月自云徂大道渺無垠
願言惜寡昧空爾架上陳昔爲折腰吏鞅掌日苦辛
今爲抱關使持籌算江津帆檣如晨星惟憂國計貧
理財自有書恥爲箕會臣舌本日以强面目亦可嗔
對此舊時卷睽違匝歲旬焉能購遺文牙籤錯席珍
石渠不可望玄亭時復詢載此米家船怡我鄴侯身
務博非所宜抱一守吾眞聊用以自娛浣乃五斗塵

東昌晤吳冉渠譚天文

眞儒包大荒洪濛萬物小炙轂與雕龍技言未了了
器數猶其粗灝肰通象表我時對東都病臥愁懷擾
忽爾驚指示高空凉月皎愧我未讀書瀚海空渺淼
賦詩聊見志蟲吟日憂悄巍巍光嶽樓力疲未登眺
魯連祠已頹義士何其少送君出聊城慷慨過燕趙
刷羽待風搏露白秋天曉

三月新霽同劉幼功同年暨譚九子吳廣成吳覲侯遊支硎山遂上靈巖寺

舟師快曉帆雨霽日初永行春女子忙贈禮競粧靚
支硎山下寺遊眺亂馳騁中峰轉縈折天池翠如屏
强步呼山輿峭巇過峯嶺萬峰群拱峙天平肅肰憬
凋落范家園幽篁風獨冷橋邊草花細風流憶清整
危磴上靈巖臨壑生機儆下瞰具區水朝昏列煙景
開堂豁心目丘林各井井憶昔館娃宮琴臺踞勝境
採香步步移盛事付悲哽鐘聲響寂歷豪華墮俄頃
歸航夜色分波光散清影

清明日有懷

久客苦日長閉門春寂寞豈無車馬喧畏此囂塵惡
花朝蕭肰度清明尚如昨北地柳成絲漳濱益嫋嫋
所怨違丘壟未能羞一勺頭顱悲老大經年滯京洛
憂懷坐中來天地一寥廓何以報同心靜言念所學

懷陸孝呂廣文 兼致綠房耿子

去年我留君掉頭不肯住長歌浩肰往柳色迷煙霧
遺我數行書愴京悲不遇君自薄霄漢恥爲弋者慕
窮經時命酒此中得真趣誰昧華亭名而使常隕穫叶音護
我來羞五斗面目已非故古人重知心性命繆
相附耿子遠莫致爲我通鱗素

東趙巖築民部

昔同盧陵門翩翩喜並驅匪不念着鞭其如衘後驥
五載大江東修翎書莫寄一朝長安會面貌驚相覰
當今大官憂豈少桑弘利帑藏望節舒田里賴衣被
穀賤病豐年而况水旱至兩稅每督責三司勞制置
君爲心計臣哀此煢煢志

磐石菴送別梁曰緝入秦

握手燕市遊悲歌矢共信灑淚別離間風濤宜自慎

送君西入秦我將復遊晉秦晉未云遠父老各通訊
蕭蕭聽馬鳴落落看鴻陣行雲過太行華峰與天峻
所思在功名千里驅神駿濁酒舞長衫春風吹短鬢
何以發新聲關西問楊震

都門贈鹿邑韓渦川

自我入都門翻肰懷遠思鄉書頻見投反覆不成寐
君昔客長安兩歷春花異太學何淹留蕭條即旅次
著書懸國門隻字重不易獻賦每見刖霜刃未曾試
結客紫騮馬長驅入酒肆美人撥箜篌欲拭江州淚
獨此壯心人長跪誓天地請君無牢騷矢此四方志

送張宏實回杞

君夙家雍丘好我來衡漳同心十載餘庶幾比雁行
元龍氣湖海司馬擅文章絳帳羅生徒女樂列其旁
登同老師儒斤斤奉一方我來佩蘭芷君自韻琳瑯
忽肰秋風起尊鱸思日長南中有兄弟登高懷故鄉
惠我扇頭詩讀罷酒沾裳曉起渡黃河驚濤走帆檣
壯哉遊子行風前憶滕江寄言杞中友蒹露兩蒼茫
衘無尺素書幽懷各相望

都門雨中懷鄴下白漢公宋晉卿高喬修姜麟

披郭醇子王達男陳竹居諸同社

北帶燕山雨南看漳水雲行雲飛不定去來如對君
諸子夙同學銜杯日論文山川剡溪夢花月錦江雯
譚笑共揮毫天高白日曛一朝各分首千里惜離羣
確錯日以遠歸懷憂如焚古道照顏色月明爲殷勤

題浮丘賀宣三函樓

在天何巍巍得一函萬象此心徑寸耳動靜觀所養
瀟肰氣太清應當作此想斗室止自謀何其量不廣

浮丘有大人世爲文章長著書成一門天地如指掌
南豐與眉山聲名共昭朗爲建鄴侯樓匪欲誇尋丈
今古此中寓民物咸來往道存一畫初心在包羲上
所函亦已多下視皆苴壤春風座中來梅月移書幌
君爲蒼生出相業重吾黨相對在高山矢謌共稱賞

題李抱黃虎峊應兆

曾聞虎化石又見石疑虎色相本自空變動各賓主
蹲踞立高峰下視皆傴僂爪牙欲搏攫震怒驚風雨
煥此大人變而使力孔武雄威莫與前拳勇正可賈

仲氏泰山側結屋臨深塢跑突擁奇峊長嘯風生塵
一朝神物至居人駭聽覩壠上吼松楸休祥動枰鼓
勉旃巖石姿崔嵬峙今古

慰陳竹居乙未上薦被駁

憶昔同學時翩躚共振羽君才高以騫我質椎而魯
瞠乎趨後塵追隨良自苦荏苒慶雙丸寂寂笑鄧禹
各作感慨詞悲歌醉醇酤我負積薪譏君恥灌絳伍
丹鉛亟見稱修鱗忽逸罟此中有神物幾要自相取
得失何必傷國門懸聽覩

贈乾侯任爻六

交遊尚意氣文章非所先意氣兼文章其人靡不傳
千金一肰諾季布稱獨賢排難與解紛古人幾曾連
茂華能博物楊雲自草玄靜則爲巖石動則爲風舷
必備是二者乃云體用全吾兄雅好遊與我金石堅
煙雲天半合花月座中權寶馬嘶長風鴻鵠摩青天
對客時揮毫五丁走其前慷慨長安市雄風獨往還
令子紹箕裘讀書日百篇勉旃萬里程無使先着鞭

渡漳河　時在山右

番發天黨門蕀涉漳河水云是故鄉流如或見城市
黃昏褰車帷亂呼擁舟子鹿谷太𪓰谷交口明日是
此地勢未張建瓴下千里飛濤崩岸積溯湃震無比
豈知溯流尋盈盈衣帶爾古人重初服淸濁尚自矢

侯馬驛避兵過無量洞僧話

曉雨濕輕塵驅車向原野匆匆扣洞扉託足禪床下
年來少制束冠蓋避營馬長者不肯前况我車徒寡
勇力閉松關梨花月色冩香廚正芳積紙帳復瀟灑
長談對高衲持棒喝聾啞妙香淸貝葉靑苔澁殿瓦

風塵盡畏路誰是委蛇者鏡中華髮生我欲問陶冶

海會寺張伯珩廷尉張東山司寇暨陳張諸孝

廉紳士惠餞竟夜方別賦謝

凌晨出郭門薄暮登禪院豈有去後思父老謬遮餞
十月爲地主山深草木戀入門銀燭張上卿開閣宴
磬折愧殊禮包會進瑤饌座中客應劉塵譚揮紈扇
移席向長林月明金碧霰慚無氷玉姿對此水晶殿
幽篁露氣淸泉聲鳴濺濺感君隆異數古道照如見
羽觴更漏催歛睡僕夫倦行行達周村東方色如練

初遊海會寺

陽陵萬壑深層峰浮積靄我來尋幽勝龍泉瀉靈瀨
梵鐘淸古刹新篁搖爽嶺傳有宋元石剝落文無害
可知千年物呵護藉松檜浮屠雲中矗下視空猷澮
憑欄恣曠眼所得亦已大開扉證六宗息志闢三昧
獨疑官道傍往來勞冠蓋旣喜泉石眞得無臺榭泰
所欲在無聲空濛落天外

登魏臺　告成日雷震龍起

我來登魏臺臺高城半倚爲問禮賢名云是式廬里

折節叚干木文侯傳古史奎璧起高峰名賢時累累
歲深飄圮多弔古伊誰恥鳩材集良木堂搆天如咫
杏塢好憑欄烟光匝城市功成列壺觴冠蓋分賓主
雲黑早催詩雷奮蟄龍起樓頭破壁飛異光震失七
須臾霖雨遍賀客皆稱喜高閣發新聲無忘今日始

題肥鄉李鶴父梅月居

種花須種格對影成寒碧有客一問奇頻過子雲宅
冷韻入牕時幽光對酒夕主人茶篆淸此中多所獲
不爲粉賦姿得此淸素魄我亦朧西裔共賞江南驛

和靖氣如蘭廣平腸似鐵何日一移觴堂前醉虛白

開曉前一日會集上箴郟縣仝逵視信陽張雲
閣商城楊質白修武范大章扶溝羅升如禹
州楊嵩儲諸門兄座中口占

古人重世誼云如同父母名爲弟與昆相依左右手
作合本非常肝膈貴相守暌違千里餘一別三年久
懽會集長安既醉不在酒相與期大道存之重良友
寧爲秦封松無作隋堤柳柳色逐時新松操千古壽
戴笠與乘軒轉盼分前後貴賤一朝移患難復何有

況言長子孫而能相恤否今日聚樽前明日登榜首
或爲奮翮飛或爲落羽走勉旃各努力誰其老十畝
我本蓬蒿人幸逢蘭蕙偶題名各少年倏忽半成叟
願言堅金石願言篤瓊玖無爲勢分遷致使交情剖
此時途未分虛中尚可受勿怒狂生言留之箴座右

除夕前一日同安陽唐羽王申抗九武安畢百
紹趙玄同林縣王台衡作故土會集餞歲感
賦

半落歲行盡長安聚故親買酒共相勸慰此遠遊身
爾我當少年齊名稱德鄰通官各一方暌違如越秦
當此云不樂瞿瞿負良辰清酒時在壺詩文錯席陳
著作未足傳終歲勞爾神取以酌大斗醉此酬苦辛
昌黎爲送窮楊雲一逐貧貧窮不可驅古人嗟邅屯
一官尚匏繫何必盡要津秣馬將南歸科頭漳水濱
春園秉燭遊上巳禊香塵雅懷燕朋友樂事敘天倫
不敢誤芳時馳驅報紫宸

行涿鹿道中苦雨

春原膏物澤空濛氣脉脉帶霧柳條柔含蘇草甲懌

獨有遠遊人銜泥多蹇跎滑濘不敢前馬足恐顛躋
二月披重裘麥寒似冬夕忙呼即旅次矮屋天跼蹐
我恨欲奮飛其如無羽翮思彼陌路者衣布無完尺
冒雨負戴行祁寒常嘆惜相顧獲所安歸與樂行役

題屠母節壽撫孤圖

皚皚石上霜翳翳山頭栢霜寒栢不凋栢老霜映碧
凜冽歷春秋百年如一日屠母稱大賢兒齒髮垂白
少歲未亡身堅貞心匪石兩世撫遺孤茹荼共跼蹐
一線回春陽家世成衍碩曾玄羅庭拜天以留盛澤

大壽享期願永爲今毋冊

望古齋集卷之四

鄴下李繼白夢沙甫著

七言古

慰郭醇子已售復下第

春花何其明秋蘭亦已芳人生遇合自有時何必嗷嗷泣戰場與子齊名二十載風帆到處仙舟在蘇門山下薦賢書紫馬青衫同出隊如子久當致大科長安市上胡琴碎去年上書遭沉逸今年上書得復失得失從來有鬼神茫茫色眩雲中日寶光好動波斯

眼探驪空到斂人室匹馬南來裘已殘西風雨雪氣蕭瑟不信請看枝上花飄飄搖落飛原隰但須對酒歌不必看花泣知君親年已八十三公一日嗟無及千秋忠孝勉爾爲莫嘆陌頭車與笠

縴夫嘆

淮海南征震鼓鼙王師十萬羽林兒舳艫千里旌旗映克敵赴桓過虎羆挽縴丁夫人似螘盡是山東良家子雨檄星催赴郡城十日裹糧今竭矣揮汗蒸蒸鎖四圍鑾屯無那掩重扉可堪烈日秋陽下誰買壺

乘賜渴饑噭噭萬口嗟無食索水荷荷不可得囂譁不禁若轟雷壓倒危垣動氣色客夢驚飛風鶴中披衣起聽思無窮連年庸調誰爲恤應念東人杼軸空

灣頭死夫歌

東河灣頭屍如積父老吞聲空慨惜丁夫食盡力窮時鞭扑須臾命輕擲忒見衝流啄饑烏援來三五猶牽揓忒爲僵臥舟道傍皮膚血濺身狼藉　天子施仁萬物春旦夕下令掩胔骼憶昔驛夫赴役時郡縣捧檄無寧夕妻裹餱糧母績衣兒女牽隨聲嘖嘖計

程往返二百里倏去倏來耕田陌穀賤何能多易錢比鄰借我五七百屈指當歸問同行家人笑語欲相逆豈知力竭並身殉游魂竟作他鄉魄母哭兒啼妻痛號遺骸遍索何曾獲絡繹爭詢歸路人黑癯喘喘步踽蹐當時彼此不相顧首丘無地死何擇嗟哉南征將士迅風航尚惜此方仲行役何如兵不病民民即兵海不揚波致重譯

龍王堂觀小兒祈雨

旱既太甚日當午金石銷流沃焦釜我來看山拜龍堂攀緣下馬天尺五削壁有泉穴堂下云是神物出沒宇前有方池涓涓流朱魚綠藻清可數祠上小兒十百羣喧聲裸體伐靈鼓山僧列椀爲傳餐須臾角盡商羊舞此輩塊然鮮知識至誠須恤著生苦虬松盤偃勢搏人謏謏寒風入耳聞巉巖怪石驚欲落吞吐萬變爲出雲空潭深深如太古俯視下地氣氤氳嗟呼誰爲霖雨遍商郊洒此天下枯槁而待澤於此山之猶

淮陰弔古

淮上揚帆迅如駛傍昏夌曉一百二醒來弔古淮陰侯舟子回頭遙指示當時天意與赤符從龍原與庸人異些子惡少非吾仇功成大業歸劉季釣魚臺前一抔土藏弓烹狗千年淚漂母荒祠半草萊多少王孫哀不哀可惜世人無隻眼留取巾幗識奇才問誰淪落如淮陰不施之以一飯而反責之千金

弔魯連祠

魯連之祠安在哉蕭蕭秋樹件蒿萊行人不忍遙指點極目高臺小閣隈我携書笈過聊城排難爲深今

古情世人之情盡商賈誰爲繡閣開丹楹惟有東門
一片石高風猶勒射書名

李士調登第

憶昔秋風摶同洛蘇門水蘇門山色高鬱嵂風生耳
屈指于今二十年榜花顯濟生新莖君家兄弟雄莫
當叔侄阮謝聲喤喤著書一門字莫易時分夜半青
藜光屢上春官不得意商飈又報淸秋至異人固當
應異科滇黔徙羽飛邊騎天子開羅致大才一聲長
嘯破高萊邅回再上天人策蓮炬春生太史臺

康濘遠及第

瑣闈春煖論文夕吾言幸中爲君惜丈夫得失自有
時莫遣悲歌長太息邀君連袂謁山公長孺揖罷步
趨同成格相期何太窘我于是時賀戰功鬼科果走
長安道唾手冊霄豈小草臚傳初唱五雲開明月青
天星露皎

金姊孝烈

淸秋曉起揮紈扇爽氣閑披孝烈傳一聲一聲雨泠
泠讀回項刻飛雷電疑有鬼神來拱持晶光石火驚
人面夫人淑質自名門氣壓攙搶天地昏金石有搖
移不得松風夜雨泣黃昏扶姑出險哀無已欲報夫
貞卄一死可憐大義感鄰姬回頭翻落歸止水嗟乎
鄰姬之死雖云遲猶愈于靦顏事賊不知耻

除夕懷梁曰緝侍御

燕臺高高如雲故人入夢思紛紛憶昔聲名共相亞
雙携斗劍對星文有時縱轡紫騮馬無事雄譚子夜
分一日通官各分首蕭蕭風雨惜離羣諫草已成夜
告天願君努力事聖君李生狷狂聞不聞

懷宋公豫膳部

故人長安爲我思鄭重尺素來相遺反覆教誡良箴
規我生多疾名百藥秋來病喘貌如虀煢煢一身繫
如絲敢不自重輕擲之宋君長者吾其師追隨無事
不相宜君今待漏南宮司李生狷狂知不知

懷孔陶仲祠部

當時共事唯四人梁宋孔君與我親連枝共體爲一
身苦口藥石莫相嗔進之大道雷與陳時分有無知
我貧一日不見數相訪夜半過我扣門詢昔年此日

餞歲賓曹君座上笑語頻湖海元龍意氣眞君今蘭省爲名臣李生猖狂一愴神

白漢公廷試歸里

銅雀風流推七子千年應有英人起漢公牛耳主騷壇奔走江黃如介使相逢不媿德隣孤我與從遊見大巫年來上策淹留甚不向長門賣兩都蕭蕭對楊帝城居脫飯淸蔬澹不如典到毋沽燕市酒歸與倦食武昌魚流連握別傾盃斝脂爾巾車秣爾馬功名奔走面皮焦不如科跣高槐下

送丁野鶴歸里

東海異人丁野鶴千年華表傳宗支自言親與神仙遊石巢丹篆紛陸離蜃樓海錯未爲幻化爲光芒萬丈之文詞醉後濯足燕市酒瞋目狂呼大小兒長安貴客爭相識胡琴擲碎傾當時閩海茫茫六千里一官潦倒迷舟子崛强不折令君腰解綬長歌如敝屣雁宕峰前武夷曲扶筇上下折屐齒湖上斷橋二十四春花番映蘇堤水年來收拾滿奚囊落筆書成傳貴紙吳江楓冷泛虛舟我今始拜韓荊州掉頭落落不肯住握手空將詩卷留夜深飲我梅花屋掀髯大笑風颼颼劇興能傾一石酒老眼時登百尺樓送君緩發思悠悠何不遲我名山五嶽恣遨遊

五人墓

昔聞五人名今過五人墓五人墓上草青青松檜凌寒鴉滿樹我來凝望一停舟斷碣爭光石火流當時逆璫惡焰主忠良一一遭屠劉羅鉗吉網羣相濟驍馬飛來盡矯制臣節丼心詔獄行居人掩袂皆流涕正氣激烈勢難磨電迅雷轟天地崩億兆同心奮一

擊緹騎手格如鶻鷹五人登先爲一死黃昏燐火青山裏君不見田橫門客未知名留取五人光汗史

送郭价藩司理廉州

郭子乘仙舟行行望合浦爲問孟侯珠去來誰爲主使君廉且平公庭如太古胷中無芥蔕蠻蜑何所儛天涯亭上晚潮生蚌蛤新胎夜不驚漫道此方多瘴癘玉壺蕖蕖暑威淸雲帆長掛靑樽酒回首京華依北斗古人今人惜別離勉著功名期不朽

虎丘小集送熊宗興太史

虎嘐閣上浮丹碧憑欄下瞰千人石太史新宣巽命來袞衣聚看聲嘖嘖輿來獨立高臺上灑酒風前檀板唱當時雄圖留劒池千年誰守闔閭葬浮屠影畫半峰孤蕭蕭風雨僧房向司徒第宅禮空王遊人憑弔生悲悵吳宮往事不堪論幽徑年年花草繁老僧亦知蘇內翰請留佩帶永山門

許傳巖初度

崧高之石何崔嵬上通北斗臨三台俯視黃河天際小雲蒸蔚變起風雷先生生申動九域紫闥黃扉穹

入直幾度排鱗再上書同官驚顧聲唧唧氣撼星河影動搖天中草木生顏色閶闔開軒親煥麻進階保傅崇朝陟勳名忠孝兩完人歸省恩綸賜重臣好將一日三公膳魚帶蟬冠綵袖新洛下相公歸及早行行攬轡安車道桑邦孺子祝無疆黑鬢中書廿四考

送魏不負歸里

六月酷暑曛如酒撲面汙人塵數斗長安拜往空自勞此中意興復何有魏君喜從吾鄉來高譚清辨相聚首悲歌寄我客中詩陸離滿壁龍蛇走知君意氣果清豪元龍百尺差足偶壯游今作太學留時携寶劒鳴啾啾士人有志不可屈披襟露頂南山頭我昔有詩贈君肩光芒因致途中變欲賦長歌苦未成文鬼才鬼胸中戰戶外屨滿門前轍新茗潑椀爐烟爇教子行能歌鹿鳴何必奔走苦中㚇綢繆握別拂征鞍我與從之無羽翰歸去蕩陰見諸友爲道羈人索米難

送安靖九之粵西尉

憶昔桑蓬志遠方何妨天末任投荒車書不到文身

地別有景物山川藏南連交趾蠻烟黑北控崑崙瘴草黃五寨坼堠青碧遶八峰山嶺拱天長橫槎河遶來天外銅柱功高列太常天南風俗惟雞卜海外梯航自越裳問俗何知猺獞異臨風尚有橘橙香卑官不擇南州尉斗粟猶思列宿郎君不見柳柳州文成諸記絕時流又不見黃山谷嶺外相從杖屨獨親在不堪萬里行道州請代友人情君之報劉恩已盡小奚佩篋湖山清夜郎儋耳皆遊戲此輩赫赫文章名君過蒼梧懷帝子楚些已賦不堪聽文成遠謫龍江

驛夜夜悲歌泣行役少府能爲鐵面聲倘儻憂時嘆今昔天子恩綸早賜環壯遊歲月無輕擲佳木椶楠原不偶蕭蕭凋落今何有報國須當及少年須臾頻折嗟老朽方到花城四十日飄零苦塊辭官走車前呼殿故人憐爲念東塗西抹年誰代叩閽邀帝眷精誠白日自懸懸

玄墓看梅歌兼憶王阮亭同社

阮亭過我江南驛雨雪探山三四日寒香無語到春衣處處留題存彩筆扁舟籃輿雅相宜蠟屐芒鞵任

所之鄧尉山頭玄墓寺幽人寫作竹枝詞我聞欲赴觀梅約計守關津苦抱柝誰謂一官不滯人春光怕對瓊英落雞鳴携友一登舟水碧風清自在流不許輿徒驚鶴夢逍遙行與剡溪游高塔凌空光福橋天開丹碧望中遙横拖一帶山腰雪別有香風雲外飄我同冒雨追芳事繞竹穿松曲徑異一路幽通飽看花冰姿不受胭脂膩梵天高閣石崚嶒磬冷鐘幽八百僧太湖一望天如練氣壓吳江萬慮澄此時登眺觀止矣下視繁華付流水等閑不爲惜春來留取清芬託蘭芷人道馬山芳獨勝無多盛事餘佳興角巾雨際想林宗扶筇無力青泥濘阮亭寄我探梅篇雁後花前謝草鮮山色空濛詩畫裏行行信步皆瀛僊古人盛游須秉燭灞橋得句飛滕六題名欲躡阮亭蹤廣陵相望人如玉

送同門史大膺之安仁任且有所感

長安車馬行如織親故相逢若相識輕裝寶劍策驊騮昂首青雲動氣色君家新日拜除書飲水西江須努力冷落床頭蕭寺間欲送風帆不可得市走如雲

徒自勞舉眼蒼茫天偪側惺惺相惜共成憐把贈無能乏俸錢惟有此心對明月松風花露向雲天

元夜同李林枝會飲薛衙公書屋

太山嶽嶽滄海東十年願見林枝公人生知已不易得我之折節匪花驄君不見汲長孺長揖矯矯惟獨步天子不冠不召前淮南發粟活無數又不見魏鄭公攖鱗怒此田舍翁貞觀之治稱極盛主聖臣直全初終君昔上書知諫院孤忠曾動風雷變賜歸田里主恩深科頭松菊扶筇徧一日新綸起蟄鱗鵬囊豸

服重膺脊著生夾道交送迎願公自全因時便朝來
攬轡三吳水正氣光夌雲漢紫兩次封章各詔獄清
剛百折猶如矢又加繡斧臨天中荒蕪千里待君起
德意遙宣爲勸農讀書曾抱枲弘耻我來歡飲青燈
下笑語隆隆酌玉斝磊骨脩髯八尺軀偉人未許形
骸假醉後步月燕市前火花璀璨星光射人生好會
當盡歡何苦樽前淚盈把數載狂生悲落魄譚時色
動冲冠幘昻藏骨性未合宜不才多病頻當阨見君
雖晚尚及時別有幽通照肝膈欲携長劍倚崆峒上
天下地傾今昔

沈朗癯僑居香象菴月餘畫洞庭圖并題以詩
賦此答謝

沈翁八十撳霜鬚丰格飄肰詩酒徒解衣盤礴如有
得興來寫作洞庭圖生綃連幛大如壁筆底縱横烟
霧鋪林屋洞中七十日神仙石函事有無金庭玉柱
不可見但見光華石肺垂如珠上聞風濤怒浪石燕
出此地隔絶回凡夫縹渺山高數十丈下視七十二
峰皆小嵎沈翁目光明如電山中草木添毫線天王

寺松數寸株虬龍盤偃風雷變消暑灣頭冷欲秋颸
颼爽氣開屏面龍蛇鼋鼉及猫鼠出沒拱向形各見
須臾三萬六千頃沈翁安置分如井茫茫那得章亥
步飛仙過渡形無影登舟欲觀一線天高峰日月爲
雙懸東洛陽谷西咸池金光灼爍粲無邊是皆筆底
生造化不肰焉能咫尺引我見真仙自言結屋洞門
下深山採藥塵囂謝毛公壇上如可逢石公未必形
骸假我亦臥遊有所思恨不朔探禹穴奇穿雲林屋
玄元秘爲待橙黃橘綠時

春郊即事

平原十里啼黃鳥綠霧迷離雲樹杪海棠夢起未歸
人家舍綺園月正皎飄渺落花飛復飛輕寒薄霧映
朝暉一聲子規春欲盡幾陣曉風綠漸肥朱幃高捲
青山小篆影茶烟香窈窈半輪殘月畫欄西書成含
淚寄深閨

春日引見同年十人會飲

二月上日天和寧同人帝里夜占星西河冰拆水冷
泠春酒初嘗茸且馨座中有客重華亭機雲文章動

大廷新詩戛玉破青冥（張翀九）山東山西各鍾靈（馬仲昌李
公冶）道服溫溫儒者刑青蓮更爾玉亭亭楚客三人辭
可聽（戴代子嚴海極高宮九）飛駕湘沅過洞庭矢口雄文若建
瓴元龍湖海更忘形梁園四友木丁丁（閆裕菴李夢沙黃唱韓梁
日緝）同志比弓貳鶺鴒願爲砥石相磨礪八珍羅錯炰
膾腥奚奴頻沽醉醁醽他方一別叱車軿明月懷人
寄羽翎何如相對眼皆青金谷催吟刻不停一笑東
風天地醒

傳孝子歌 有序

孝子手刃父仇赴庭請死時王方伯兼右轄
解網釋之仁人孝子兩堪不朽賦此紀事

東山之下聖人里中有烈士從此起田橫門客詹諸
生今見平陰傳孝子孝子讀書非文章首明綱常立
人紀君有恨兮不戴天嚴親痛血夜啼鵑購來七首
淬且堅藏形匿跡自年年泣動山河風雨憐渠魁營
衞從軍前驅馳駿馬相排連書生欲報空自捐以刃
晝地涕泗漣天地震怒鬼有權裸形新浴腹便便君
手刃之耳心焉耳心專殺知難釋與父同歸復何惜

但得天親恨已除長歌入市飭三尺飛霜不上獄中
書忠孝倫常血自碧天將大義付仁人忍見飛鳥鳴
古栢碧轉星移草木春引經斷獄從寬格還爾衣冠
返爾廬隧門一奠怡幽魄問誰東海繼于公至今應
紀王方伯

讀雙烈傳

樂昌公子魏無忌名號敢許信陵君壯志學爲萬人
敵肝胆如虹氣如雲父爲上相國子爲羽林郎豈不
事詩書將相適相當手挽八石弓背射雙飛燕束髮
事戎軒結客方鏖戰雕鞍金勒紫驊騮校獵城南城
北頭天子太平無變事將軍年少未封侯千金不惜
館名娃歌舞朝朝醉落花世事百年皆鹿夢春光三
月正韶華楊本清源人羅爲雲中子臨字學吹簫貞
閑各自矢貯君金屋已多年恩露爲承女伴偏浴罷
鴛鴦羅帶結願教歡笑美爲仙無忌快懷不得志磊
落功名從此廢關弓策馬淚空揮若本何須挽義轡
臥來清夢難回首僵臥吞聲血數斗二姬侍簀默無
言易服修儀情未剖弦血巾痕悲若故聲斷秦箏迷

寘路天教彼美並投繯冷落冰壺鸞鵠渡丈夫氣節共相保多少鬚眉空自老春光花露月當簾焉得從容同懷抱兕經歲月暗中移不復悲歌慷慨期金石有盟天地永松筠不渝古今垂君家忠孝推三鳳先相文莊爲國棟又逢雙烈出門閭欲畫丹青顏色動海内應劉多作賦珠霞瓊屑光無數巴人亦作和中人遥拜青青芳草墓

黎陽舟中遇雨

數年惟陸行盡識窮途苦此日約南征登舟衞水滸

談笑過孤村逍遥渡遠浦浮沉水底魚荇藻清可數平原山色來濃淡皆成譜如何溽暑苦相凌金石銷流揮汗雨一朝月華從畢時天地其咨命雨師阿香阿香奉帝勅黃鬃一滴不容私轟雷掣電光搖錯須臾變幻多窮奇出岫何心天地黑魚龍吼怒交相持詩成風雨驚翻至色變山川舟子懼倒挽天津去不收淋漓村郭迷烟樹奚奴亂擁中郎書狂客驚呼謝眺句上天下地亦已多洪濛區裏成深窟誰爲當代作霖人喜雨何勞空作賦

鄴城弔廢院 同郭汾雲賦

昔年此日賞花肆簾捲月明香拂地金勒朱絲夜夜遊鵾絃象板聲聲醉横倚紅樓笑狹邪五陵年少宿娼家青州佳釀頻呼酒陽羨新么細品茶門前車馬行如織寶鏡臨粧惜顏色椒蘭馥馥雜流蘇水麝猶聞香氣息一日滄桑驚士馬誰是當年歌曲者不聞楚管與秦箏惟見頹垣與碎瓦頹垣碎瓦復何存委地花鈿草色繁敗葉滿堦風霧冷無人掩戶嘆黃昏危欄曲檻今已矣欲訪蛾眉問秋水君不見過眼滿

瀟亦已多我之傷心豈獨此

與寶豐王學博論文

良工未善畫牛馬目前形質傳真假何須迂怪仰雲章我來執經床之下我師文章宗大雅玉壺冷映冰風洒湻流不帶六朝汗銅雀飄來漢魏厖一時諸弟在陶冶爲問當年奇字者品題正是價增時庶幾孫陽遇者寡

韓渦川同年其大人以副榜出貢渦川復膺是選賦此志喜兼以悼遇

君不見韓君父子數何奇著作千秋黃絹詞文章有神命有祟時爲得失相追隨阿翁文成煥斗際海內莫與爭雄雌壬子乙卯當再阨西河教授春風吹君家生申應間氣早試圖南修予職闈中燈焰榜中花博浪驚心六月息一朝相依入上庠帝里風華各努力異人異書得已多歸來親故無相識我今欲將十日留風雨瀟瀟不可得如君意氣有幾人攜手依依遊上國嗟乎惟君有父惟君有子一家機杼擅文章天之遇君亦已否南遊列鼎徒自傷何如捧檄早爲

二親喜

荒歲白漢公家貧粥書賦以慰之

讀書爲益智今日反成愚積書不積金緩急非所須君不見白君鄴下舊風流錦軸牙籤繼李侯購盡千金初寄眼收來二酉一登樓床頭風雨翻經史萬帙光芒雲漢紫問奇錯屐月明時冰玉丰神賦秋水長門欲與獻天家終窶傷貧自怨嗟百城坐擁空成嘆消落文通筆底花晒書永日腹便便藜閣三更太乙臚反將千古香芸册去換人間銅臭錢丈夫意氣各相保莫遣幽懷座中老閉門且與著玄經試看池塘生春草

春日鄴中三子會飲醉後紀事

陳思與吳質黃初鄴下才南山笙斷竹北海酒浮杯得句驚三峽開襟控八垓如何後世鮮其伍銅雀荒京一抔土徘徊七步不成章繞岸漳流自今古後來李泌稱鄴侯博雅時登萬卷樓樓上牙籤竟何有風流千載空悠悠千載風流亦有時今時鼎出三男兒白君摛藻有奇思陸海潘江望無涯長松箕踞雙辨

白明月風前客問奇陳生年少美文詞鶴立珊珊皎玉姿自是君身有仙骨冰壺玄徹映玻璃李生敏捷能賦詩標格逢人說項斯座上金罍傾北海書來朱李憶南皮三人不求人世知終日猖狂對酒卮說文當如登峨眉得解當如啖哀梨著作一時各稱賞庶幾古人與我期攙搶入照分同氣陳寔相臺李如魏離索白君鄴下居蒙園百里神勞費一朝不約會鄉國把酒酣歌舞筆墨桃觴杏場掛詩瓢不數封侯楊椰色杯盤狠籍歡無極侍見倦睡紅爐側仰天偃臥

一聯床樓頭漏下四十刻

爲罷釣漁郎陳生訶

漁郎漁郎問爾罷之故當釣不釣搖頭住東海爲綸北溟絲長竿直掛扶桑樹鰲背時爲八極遊駕山凌島來朝暮魚龍宅窟此中居鼓鬣百丈飛如注吐氣成雲天地黑雨師不來雷車怒靈旗旆旆奉帝符霄吏八荒皆霖澍君於此時垂釣收乘槎夜犯斗牛度早發洞庭會宓妃滄海更與安期遇鍾山爲磯一片石江東香餌何所慕君不見渭濱負鼎載後車飛熊

入卜開周祚又不見嚴灘五月反羊裘客星近帝論交素凡此釣者成大功將相悠悠何足數君今罷釣入長安霜寒風冽動章句醉來欲謌高漸離黃金臺前冷烟霧丈夫生不成名髮二毛君之罷釣無乃誤胡不擊碎胡琴大市前聲名一朝千里赴

汾州旅舍題壁上畫松

阿誰圖松髠復古鐵幹盤偃千百年彷彿吾鄉最年少搽瓜縱橫亦孤堅我來臥遊下陳榻謖謖如在松濤前星霜歷盡無新葉兩株秀拔枝如薜月明欲見雙鶴舞轟雷並起老龍眠當時何不畫孤樹屹然峙立絕林泉嗚呼呼于助汝稱德隣古之人兮亦何慽乎千里而比肩

題朗然上人畫像

老僧四大無根着趺坐參乘悟蘭若畫像前爲七十作蒼顏望八今如昨苦行開山功不薄穴居一旦成巍閣三十年來堅壁削下視諸方萬象廓佛面朱絲之縷絡講座青蓮之翠幙圖花自開香泉自酌茗七碗兮飯一鉢耳目聰明齒未落拈花語登極樂有弟

開宗不愧作招提境內萬慮却潑墨臨池猶綽綽高足在傍雙立脚指頭玄悟通禪畧上人於是如山根之盤礴如虎豹之搏攫如太古之渾噩靜中飲鳥省來鈴鐸將上證夫無生豈止謗若翁之鑠覺余之文字爲糟粕欲壽上人望斤削吁嗟乎化宰官身猶雲玄鶴

慈源寺偕宋億水曹淮肴宋公豫孔陶仲梁曰緝同年拜上人别宗談相後驗作歌

碧眼僧人有大智一見許我不得意對坐凝眸反復

詳按官指位推年次少時意氣頗清豪坎壈毋與中
懷累如今尚作三年淹牢落風塵慚後騏過此以往
可壯行恢恢惟遂圖南志我時半疑未半信熱心欲
與數爭衡丈夫窮通亦有命莫遣繁言誤蒯生馬周
火炎宜蚤貴李珏日角珠庭明是皆此輩能自立欲
將立譚致公卿豈知骨相眞不易曹宋孔君並儕類
含香雞舌愧爲郎已勝折腰五斗吏渠君手度入人
懷相見拍案叫奇哉祖孫世業繼栢臺老會物色絕
塵埃嗟呼長安毋毋多異人何必非相非非作論頻

出兵行

臘月廿後寒風洒長安市上觀出馬將士南征滇黔
平宣威傳自八旗下師行早日禡龍旗雀旗隼旟雜
青赭驪黃已多雲錦羣瓊幃毳幙高如厦橐駝擁峯
出帝門須臾塵沙徧原野何方駐牧集芻茭趙南古
相吾鄉社吾鄉孔道達天都往來輻輳盈車轢去時
兩歲三駐兵村庄供億無完瓦供億原爲子姓職梟
兵催索怒遮打銀錢索盡尚哮呼至今父老淚盈把
豆豉草豐費可支催科别有傷心者天子賜租給軍

需年來衣被或云寡嗟呼莫非王土皆王臣中原豈
止鄴城也誰將民隱陳九閽更番代息愁懷瀉

讀白司寇至德祥刑頌感賦

聖代崇文樸棫起澄清一練吳江水天威震怒擊雷
霆十九同官皆賜死風聲色變長安市懷刑誰不欽
簠簋帝德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昧亡身耳一朝廷對
召大臣淑問皐陶侍上語藹藹正如泣罪年辟以止
辟豈得已願令洗心革庶頑刑措不用上天喜上天
醞釀和氣流五風十雨朱草勾白麟在郊鳳在閣黃

童黧叟含餔遊者死不見兵與革爭覩德化扶杖鳩
儒臣珥筆顏色動揚休欲上雲亭頌

伎袁愛約嫁高宮九不果自縊歌以哀之

御庫佳人字袁愛脩肩皓齒情無賽濟紅衫子臂綃
輕不數三千污粉黛新翻子夜度吳歌流觴布政慾
嬌態自言寶慶良人子流離戎馬家何在座中楚客
濕青衫訂盟連理無相背多金不惜贖文姬風流豪
骨千秋槩我時在席喜且祝同稱大斗挹佳配豈知
時事忽更移明月凄凄掌上珠信誓未成終有約願

卿含垢忍須臾須臾茹苦不能待白水青山顏色改
同心羅帶結㩲纓脉脉春宵恨如海貞孃墓上草離
離問爾使君知不知盛世可垂堪作傳情根未盡莫
名痴我來都下淚相惋香魂欲起朝雲散矢歌遙作
斷腸詞河柳青青冰雪岸

題覺斯王大宗伯尹村壁上畫石

先生畫石不擇壁奇情直與山崔嵬長安古道多感
慨五斗淋漓風雨來疾呼筆墨拂土灰驛亭屹屹生
面開蹲踞若鬪虎豹吼欹空遠映星斗回我來匆袍

拜其下荒村寂寂傍蒿萊粉堊剝落年華換欲仰高
山人不見誰為珍重泰華前紗籠午夜飛雷電嗚呼
百千之後重傳人常使墨浪驚濤泣鬼神

拜桓侯祠

行行涿鹿城步入桓侯里父老聚祠前指點桃園趾
桃園千載不復存兄弟君臣記良史我觀結交惟黃
金反覆雲雨山川裏關弓下石亦已多道路悠悠等
閒耳誰為共死生誰為寄妻子所以古人大書門作
論絕交豈得已古人鬚眉今尚生今人肝膈久先死
廟貌崔嵬古栢存青天烈日霜風起

都門鬻贖齊生紀事

君王南牧渡河時立馬高峰勢莫支一陣寒雲吹木
葉死生聚散竟何之齊家母子偏當難回首漳干風
鶴變閨中少婦破雙鸞化石有身悲不見可憐阿母
少孀闖抱得熊丸掌上珠孤子身隨雲影斷煢煢空
見樹頭烏不堪慟血出天關流水重重山復山獵馬
歸禽人尚牧蘇卿從此鬢多斑白雲飛盡草萋萋鎮
日傷心為母啼鴻雁有書飛不到聲聲叫破大遼西

自期罔極今已矣欲報親恩欠一死少年 天子正
皇圖攀附鸞與歸故里京華南望綵裳迷待侍萱親
又迫歸何似當時渾不見須臾定省未能依公車貴
客到長安御苑名花走馬看鬻贖有情為解珮果然
高義薄雲天雲天高義遙相贈武安諸人稱獨盛哀
此孤兒返故廬朱提頁刻輝煌映爾有母兮千里日
不早歸與將就木緊我獨無遺母情錫類願為賴考
叔歸來歡笑情無已勉副功名報知己君不見仁人
孝子古今稱為作長歌代良史

懷聞喜令李九畹弟

我自河東來君自河東往往來無乃勞牽車太行上蟋蟀咏唐風思深作古想政成報三月欲聽鳴琴響垂簾吏不驚開樽夏亦爽東遊齊魯日紛紛棠棣花開爲憶君西去龍池見吾弟不堪把贈剪山雲

挿稻謠

挿稻挿稻何勞爲夏不暑雨民怨咨桔槔聲喧手足疲嗸嗸八口行苦饑連歲年豐病穀賤催租戶滿農夫嘆霪霖怕見三春雨亢虐那堪六月旱天道盈縮反其常孑遺此日歌雲漢誰爲大地鞭毒龍石燕翔飛聞鶴鸛龜痕柝土堅如石黃犢牽耕無氣力苦將婦子汲田疇眼見溪河乾數尺徂暑皇皇稻未秧綠絲初佈如針芒白髮老農相對語奸將沛澤祈蒼

龍栢行

龍母祠前古栢樹相傳晉代隆安年星霜剝蝕枝葉皴皺皮千尺勢參天根幹怒拏如金石搏風攪雨龍湫前非有神物來護持焉能千年刧火天和全夜來震擊風雷吼殿壁驚飛砂礫走居人起臥披衣聽道是神龍歸省母此時老栢何陰森吞吐變化南山岑何不哀此下民旱既甚須臾遍滿商家霖

上大宗伯錢牧翁先生

虞山先生百代宗矯矯天際人中龍東臨滄海萬物小高峰無上登崆峒才大譽高衆所忮鬱羽被擊道莫容黨禁方解坼地維翱翔千仞凌秋空勁骨不隨天地晦峻節一任山河窮文獻兩朝一線存天隆平格白頭翁床繩高臥平泉笑綠墅青山綠竹中爲此至人臻大耋當爲貞元百六齊化工人生重此三不朽立言將與並德功手提玉尺量賢豪粲若列宿羅心胸石渠天祿徒往事乙瞻藜火烽霄紅初學一編自手授誰爲竊比商賢公顧慚小巫生鄴下七步不就愧遺風秋蟲嘖嘖技止此愿乞金鎞開愚矇仰止龍蹤望無垠中有蓮幕隱芙蓉何時錯屐過明月追隨講席同師崇

望古齋集卷之五

鄴下李繼白夢沙甫著

五言律

遊西山宿永壽菴初觀白松同白濮公衙洹起

劉子闇生紀事

信宿空房臥西遊小憇時濤疑中夜雨松是藐姑姿
月照龍鱗白霜凝鶴翅垂雙雙供佛座不向五株移

皇姑寺

選勝攜良友扶筇步未遙青山開古刹丹閣倚重霄

壁畫農姑像途因翠輦招英皇今古事風雨夜蕭蕭

遊山約魏不負不至

盛事何相失知君臥已遊裹糧懷橡栗袖石壘巒丘
得句如相和登峯步欲留白雲難把贈遙望一夷猶

洪光寺避微雨

石磴依雲樹盤紆萬壑齊一聲天上下千佛眼離迷
圜刹朝鮮寺恩碑鄭監題廻廊看法雨又過虎溪西

送劉子獻回潁

容裏逢佳客歎呼笑對頻與君同失意誰是壯遊人
往事深相省新花未認眞驪車南北淚千里隔脩鱗

其二

記得浮金谷春風桃李園世情唯命酒人事半投暄
坐有吾徒在詩爲古道存門前流水意落落與誰論

送韓渦川之粵

百粵文身地停舟過嶺時此方多異政之子重相思
桂竹千峯合蠻煙四望垂遙看銅柱蹟爲拜伏波祠

送宣化王明府

舟陸七千里攀隨過粵西遙天風土隔薄宦夢魂迷

多病珍殘體傷貧伴小奚片雲知托廈賴有一枝栖

其二

喜拜山公簡相依車輔親烟嵐無作瘴猺獞亦吾人
贊政才偏拙揮絃政自新同遊天末地應與惜酸辛

板閘弔萬菊菴同年榷部

我過淮揚路淒清不忍看持籌難報國捐命莫酬官
亂後舟車少冬深草木寒故人骸骨冷回首總辛酸

其二

悔握司農計招魂問歲道淚淚遊子淚悵悵下泉途

託友妻拏訣呼天水穀枯晉陽親白髮傷痛不堪扶

維揚訪王貽上司李不遇

問夜君回棹宵征駕小航試看楓葉冷何礙水雲茫
好句今如許深交貴莫忘廣陵歌一曲遙對寄滄浪

其二

海內君兄弟才成二陸名讐書藜閣燦執法泰階平
三月烟花地千秋山水盟何時杯酒晤襄步聚芳蘅

望金山寺

不歷金山勝焉知積水圖寺門隨海濶塔影入峯孤
窟宅魚龍吼波濤日月徂東南佳麗滿登眺望三吳

初入姑蘇

夜鼓吳艭柂金閶曉入門臥來清客夢倦起駕高軒
投刺忙相答乘舟興莫倫抱關猶俗吏執掌昔時存

其二

臘月江南雨輕風濕未寒故園冬已暮家弟恐衣單
別緒鄉關隔無才會計難不堪五斗粟我亦薄微官

喜晤賀懷菴丹陽舊令夜話

波濤驚海上獨爾捍孤城戰鼓千家壘輕舟一日名
亂離頭漸白好會月初明故國花將發江南共客情

至日舟過仲家淺

鉦鼓舟師發氷壺對影開風帷千里便葭有一陽回
傍岸牽疎柳凌寒夢曉梅敲棋新畫局金谷坐相催

夜宿古城

讀史推三義臨流弔古城興亡千載淚聚散一身輕
漁火孤村近汀蘆兩岸平荒祠河水畔波撼說英聲

冒雨同張孺商李肅布至玄墓觀梅與一月一

源石語上人閒話

過嶺尋藍舍香風步步遙穿篁鳥語靜登閣梵音潮
色相原無著幽寒暗可招沾衣披法雨鐘磬接清韶

其二

大地膏春澤湖光萬木柔遊因連雨後梅爲滿山留
香積甘僧飯輕寒濕敝裘我身全不繫歸路任虛舟

送丘曙戒內翰別駕瓊州

我送蘇學士茫茫儋耳涯梯航通海外星月望中華
玉井開新宅瓊山過故家　君恩行賜詔莫輿怨長
蛇

送耿仲盡任甌寧

把臂燕都別風霜壯去旌洛中方起臥海上漸休兵亂後村煙集時安瘴厲清　君王重南服行矣慎廉平

慰鄧與可

雁序相關切悲歌悼遠情風塵五斗累湖海一官輕遇合君無泣文章世共驚九閽如可問應重洛陽名

喜兄仍耳以維揚幉幕差至舊爲州守

夙負循良譽遷官借隱居一簾微雨後千里月明餘勝地堪沽酒閒庭好著書晤來花蕚笑豈怨鬢毛疎

其二

見說別思久愁深病已多舟車淮海計風雨大江蹉蘇在何辭薄詩成且放歌康時應有約骯髒莫蹉跎

訪趙五絃報國寺選詩成帙

精舍一塵遠蕭鐘夜聽時山河留梵宇風雨護虬枝茶熟添鑪火書閒洗墨池訂交應不倦花下爲刪詩

李公冶任盧龍令

問道盧龍塞風沙直北天三時惟重牧一統莫籌邊田瘠農桑少途遙轎轔聯此行應有譽好寄眷鴒篇

嚴海極任滋陽

魯國推名勝東山入望城典文宗百代禮樂集諸生晝永聞分句春深自教耕從來聖人里循吏有歌聲

都中守歲四首同梁曰緝賦

臘盡寒仍峭更深穩燭花旅情留晚節芳事託京華伏枕鄉雲邇通官宦海賒關心兒女淚兀坐聽人譁

其二

歲事憐孤影天涯集弟兄五都珍自錯四壁箧仍清

戶共山河頌途多冠蓋迎玉珂風牖想催箭拜承明

其三

我亦懷歸久相逢惜歲年過人來曉夢倦起尚高眠冀北驚行地漳南雁字天佇勞千里目須罄阮宣錢

其四

有弟思鴒賦蕭然寄遠行杜陵老將至庾甫少無情蝸角名非巨羊腸轍未平欲憑春驛好何處是花城

洛川劉涵思明府被冠執之入秦其弟珍思奮往數千里相救與歸賦以壯之

獨有在原人間關奮入秦誰知滄海變猶説弟昆倫
烽火千林嘯山川萬里親丈夫成獨住豈爾念微身

其二

西去關中路愁看百二叢雁行分合裏虎穴死生中
任俠朱家義悲歌趙士風歸來長枕臥烝也嘆無戎

喜齊譽髦歸里

洒淚十年別含悲赴故園誰知青海變來報綵裳恩
去國衣冠古歸家草木繁北堂開色笑兒女望中存

銅雀弔古

尚乏登高賦伊深望古思亂流尋舊尾荒坂臥殘碑
紅女朝歌日黃庭夜誦時西陵千古恨極目草離離

姜麟坡過訪雀臺時虛上人在坐

知君歡命駕懸榻好爲期赤壁參寥約匡山李白思
文章別後壯聲氣澹中宜珍重論文夕星光一聚時

登韭山

欲賦名山句登臨日未曛近天恒帶雨驚石日生雲
白板千門小青畦萬井分高峰清晚嘯鐘磬靜中聞

鄴中臥病苦雨

客裏偏愁雨秋聲滴四圍深雲迷薄霧多病怯輕衣
誰使浮名累應慚心事違排扉披刺者羸馬自歔欷

其二

我亦珍吾鼎而今悟昔非贈言眞可佩呼我豈爲譏
病肺難親酒傷秋日掩扉支牀驚曉夢常傍雁羣飛

潞王墓

不聽山猿泣焉知勝國墳松楸風自冷象兕石猶存
爐鈇無新火苔深有舊痕行行車馬過豈少憶王孫

哭武安張龍章

脩短應難問伊誰齊死生傳來音百里哭罷夜三更
霜老烏棲泣山空猿夜驚長沙空有淚弔屈賦難成

送安獻雲歸里

客懷逢爾別懸榻不成娛此去轍何速吾留金已無
月明千里憶雨驟一牀呼無限鄉關事應憐客在都

其二

久共元龍臥愁看別思違壯遊京洛滿介馬故園歸
童僕嘗新麥妻孥浣舊衣相逢擁枕笑詩骨酒初肥

冬日大雪薛少宗伯過漳同萬大士陳[illegible]山家

任韓陵侍坐承惠以詩依韻答謝

高軒爲我駐雲際素華流元相初調鼎深宮正賜裘
驅車周尚父負弩漢諸侯北望長安近蒼生應展憂

其二

揮毫驚郢雪下里問巴人省膳三公養趨朝四國春
物華風爛熳天柱玉嶙峋未報瓊琚錫新詩詫有神

懷同門趙奇園司李

霜風何處肅秋色一庭虛應食三公報何勞萬卷餘
雄才驅害馬清節陋懸魚自悼爲時棄長安再上書

旅宿

逆旅勞塵容山川識故吾蕭裝愁路迴孤影畏人疎
更靜蛩侵榻曦升馬出廬世緣何日淨霜鬢與時徂

磁州登千聖閣

欲盡諸天境還登最上樓漫從千聖轉知向一宗求
皓月娟娟靜恒沙滄滄流待空人我相億萬總難留

晤緱小酉別駕

久別成良晤歡呼意不禁山川驚宦轍燈火聚鄉心
結髮情兄弟彈冠道古今與君離未忍星影夜沉沉

山道觀新柳

晉國氷霜地山深二月寒誰知新柳意已帶好風看
詩思初開眼晴雲正入巒御街天半曉春日近長安

其二

夢破枝深淺尋春色有無山腰連露靄馬足帶雲鋪
獨對吟忘倦行看畫拂圖籃輿須自緩清興未云孤

聞舍弟舉子

不孝伊懷恐悽然感所生喜聞宗祝慶助我帝京榮
厚福全吾弟浮名滯若兄宵來清夢穩欹枕聽英聲

其二

佳事集吾廬春風乍引雛漳濱歌正雒燕市酒堪沽
未著東山望先憑小謝呼天無憐伯道四十一身孤

送李枚臣主簿之桐鄉任

作吏何妨隱湖山憶舊遊一官匏落繫兩岸浙江流
鸞鳳仇香志神駒元將謀還期賓幕會明月一登樓

聞孝廉晥實家任訃信

不造頻逢變年來喪族親那堪同學侶復作永遊身
內舉將何寄長風更望人吾家世修德施報總無因

其二

汝分雖猶子關情篤友生傳經親筆授獻賦一時榮十載公車輾終身古道盟同遊人未少悼爾獨純誠

其三

少壯追隨共圖南志正賒濟寧唯抱璞清儉已成家謝客門嘗閉催租戶不譁誰將規諫語愛我寄京華

其四

檢點筒中牘含悲病欲扶書猶前月寄僕是爾家奴夜冷三更痛冬深萬木枯修文何所事或亦賦三都

其五

莫拭昌黎淚傷哉十二郎當門惟我汝永別自參商杜伍詩相寄仲容意不忘眼前人事改夢覺淚浪浪

其六

吾遊方託汝爾事反愁余形影如相對衣冠尚似初兒方嬉俎豆第未薦賢書痴叔何能立煢煢對素閭

九日送唐君知歸毘陵且期春日再晤

握手逢君別含情爭賦詩還將十日約慰此九秋思洲渚蘆花地霜砧鴻雁時吳江春月滿應許借樓枝

渡黃河

一水分南北中流鼓棹歌亂花飛浪湧一葉小舟過秋雨魚龍壯寒汀梟鴈多甲兵如可待借與洗天河

謝

許傅巖先生夜來餞送惠以詩扇春衣依韻答

鷄肋真何益羊腸我自歸那堪長者勸忍使壯心違紈扇明朝別綈袍此日衣上林花早發有夢到金微

過易水

風寒過易水父老說荊卿燕客無多恨秦關已數傾杜鵑三月淚故國幾重城壯士今何在淒淒百感生

豫讓橋

慷慨時過趙登臨國士橋年來知己報此道等蓬蒿山水風嗚咽星河氣動搖閒雲並野草隨路影蕭蕭

喜 周櫟園老先生南歸次 龔芝麓前輩韻

十首

無灑羈臣淚霜寒柱史烏感恩生可再矢報節難孤披髮啼先墟攀髯望帝湖君親同莫罄未許老菰蘆

其二

曾教留頑輔夫子獨生還日曝庭前草風彫别後顏
青樽常賭墅皂帽莫問關一棹歸帆急江南夢裏山

其三

豐城光照獄望氣斗南人霖雨千峰合如天萬物春
重逢通國淚出險老臣身去去携書篋先生念速貧

其四

昔年閩海變抗節捍圍時骨起青郊火波清赤翟旗
孤城惟賴爾薄眚更何爲百死微軀在天因鑒四知

其五

平原修雅會歲歲憶花開好友溪邊約輕帆天上廻
功高幾見殺主聖自憐才多買黃金駿重過郭隗臺

其六

分作投荒侶悲歡入亂死生千里夢骨肉幾人存
明月如相照奇文可共論上林花樹滿春發又紛翻

其七

湘纍今破涕夾道柳風斜月皎星回斗波平淚作花
虎疑空詔犴鶴夢不驚鴉安樂蘇門好行行載小車

其八

直道今方見曰歸聖澤饒宦情同露冷身世任蓬瓢
北斗人瞻宿東山望重朝雨花臺上月前路晚相邀

其九

漫天沉貫黑繫命五絲懸且縱春風棹還乘下瀨船
羅堪呼白墮厨不厭青饘莫遣青門切賓朋似昔年

其十

磨蝎非天意諸艱別有情詩書翻舊壁宗社老餘生
百戰蠻烟靜七年吏議平起看頭尚黑歸去莫相驚

望古齋集卷之六

鄴下李繼白夢沙甫著

五言排律

壽中堂金夫子

台極五雲標時康奏管部三辰資弼亮七政仰均調傍嶽瞻天柱依星望斗杓春回長至律福應浙江潮爲問陰陽喘頻疏水旱驕載輿宵入禁賜杖晏歸朝潞國鬚眉古裴公慶祚饒黃麻宜上輔赤舃式羣僚花樹門多燦槐根植不搖泰階占太史壽域動衢謠

延士宏開閤呼牀座滿貂天優平格位爲此佐唐堯

壽胡夫子太母七十

幃訓巖音遠長年萬福宜德懿晉陶母文釆漢班姬百歲逢懸帨當期憶結褵霜寒方畫荻茶苦正茹飴舊嶺巢神雋靈田產玉芝爲傳忠孝業報此節貞期子職穪民母孫謨作帝師黑頭膺主卜綵袖代親嬉乃振河東翮同驤上國逵青麻時視草黃閣夜宣綸次第分鸞誥聯翩舞鳳彝敬輿天子眷君實小兒知調燭年豐泰扶輪食委蛇上公修祖德累慶錫坤儀泉洌麻姑井花開金母池呼牀朱紫麗上食海珍奇星珮依雲髦瓊漿湛玉脂華堂三壽籙碧海萬年枝盛宴盈朝貴新謌和郢詩門牆充下李南拜祝祥箕

鍾夫子兗東兵憲

夫子風流遠知音感子期桃蹊紅雨笑槐院綠陰垂多子資甄冶鴻文耤羽儀提衡周禮樂分節漢威儀別後山川壯重逢父老思劒川天作塹鄒魯聖傳支牙仗清霜月星河動鼓鼙憲邦文共武分陝保同釐爲此神羊肅誰教狐兔窺梅花何水部明月庾元規

西美來何暮東人抒巳悲占星知一路隨雨慶三時內召調梅鼎新猷鑄獸彝遙天門李祝願許藉棲枝

送王林州上荊南兵憲

見說荊門勝雄風此地偏控吳通浙海收蜀跨巫滇三國羣爭處扁舟一夜還上游資咽吭　簡命重旬宣建鉞威生座登舟望若仙旌旄雲縵縵甲仗鼓鼘鼘蕭宗伯原嫺禮蒐獮可治邊官寮冬日肅法令曉星懸況有流民命應憐鰥寡鮮繪圖臣志苦發粟　主恩便報績開雄府成功濟大川時登麟閣位四國仰

宗賢

送張伯珩撫秦

節鉞下西秦承恩敍兆民淸標嚴夙望異寵錫中綸淮海氷壺藥巴江驄馬塵十年深簡在五百慶昌辰廷尉三公報冬官百度新乃玆分陜地特畀股肱臣手度如君少長城正倚人朱陽行夏令霖雨挽天津貢土惟黃壤兵威震驅轔百寮仟鬱郎萬姓息吟呻甲帳搖關月星旄出帝閶中臺高雀隼幕府畫麒麟報國猷方壯迓衡座已鈞軍謀咨密勿民命託親仁

盛運開黃道豐功佐紫宸元公行卜鼎階泰頌生申

魏不負明經

座上斯文長翩翩與不孤傳經劉子政上策董江都虎觀人同玉雞林字重珠詩豪囊滿貯草聖髮全濡未許登高榻爲知賤小巫元規明月夜逸少禊春圖十日何妨約百錢酒欲沽門前車接軫窻外草平蕪山水思秦晉衣冠半越吳異書訝往日奇字說吾徒走卒知司馬行人問大蘇登壇牛執耳探穴虎捫鬚祖翁今猶在彈冠望正須無人雖隱鶴有子鳳將雛

暫侯魏科詔安車詔大儒

頌張制臺 時焚揄林決黃河水平山東盜

天威平岱嶽元老重東征拜鉞辭 天廟擁旄出帝京粲輛牽玉服鑣馬映金鉦列鸛千軍肅聽鼉萬角鳴龜龍天半合狐兔望中驚將帥無專殺君王實好生封疆舊鎖鑰姓字 帝長城傳檄三齊定興師六月寧賣刀應買犢奉朔已牽牲決水禹功遠燔林益伐成不留三窟在況有八圖行青海遙傳捷潢池莫弄兵鼎鐫千古業圖畫歷朝榮下士何容頌爲深

仰止情

上太史 汪夫子

盛遇矢無諼難酧樂顧恩雄文開玉署淸夢動金軒荆璞輝相映湘濤氣正吞夜芒燃太乙學瀣探崑崙講幄威儀重仙垣道望尊北扉摛藻潤東觀校書繁視草風當禁邊才花滿園 帝隆千載遇命闢四方門郢曲歌難屬燕金驥共奔璿衡天不爽氷鑑士同掄何幸轍中鮒欣逢海外鯤滄江綸已潤嶰谷管初溫扳十知何重生三誼可敦問奇爲踏月侍雪久迎

暄粱相門多盛和公鉢自存滋培收下體鞭策奮前
轅祝位三台近披綸五色翻依雲頻帶露飲水敢忘
源不盡生成意歌言永後昆

送姜介石遊陳

去去難爲別移觴漳水濱祖筵初對酒綘帳已生塵
白首譚經日青松古道人百年貧賤約十畝嘯歌身
魚齒何多誤衣冠爾獨眞高文瞻北斗岐路望南津
夢發窗前草風生座上春後車元老詔入幕佐時賓
莫發南遊嘆鐘鳴列翠茵

春日粱谿秦吉生同周魚服張曉人暨唐履先
歡集碁酒竟日依韻答謝

問奇逢勝友錯屐小庭趨鄴水通王會江雲到海隅
詞人尊硯苑父老説投巫春雨樽前酒星槎客裏軀
帝京時遠近冠蓋日馳驅 楓陛垣方左蒼生臥正
須文堪維八代序巳重三都雅量風披塵巵譚唾碎
壺悲歌新過趙花月好歸吳卜夜欣良晤占星識大
儒異鄉親故集高會友生呼布政盃常滿流觴典不
孤戰爭今古變碁局海桑殊坐對移朝夕雄吟供客
歡

中秋回隆餞別萬明府同張獻彤郭醇子陳竹
居暨唐履先杜文玉孫振雅諸友座中紀事

祖道逢佳節爲君十日酬三年今好會此日正中秋
宦䇲風霜冷清歌士女謳 恩綸來北闕高興上南
樓旣下陳蕃榻還乘李白舟明朝帆可送今夜韡應
投市虎同圓鉄驚鴻任去留玉山移月影金谷促詩
籌野父羞村酒雲山識故侯問奇傳雅集載酒記名
流聚散霞追鶩升沉水泛鷗醉來青眼潤歌闋白雲
悠問夜今如許星光動客眸

孔魯菴邀同符飛熊過石公胡念蒿郭遂人王
相居于阿輔閔六正史大膺張無施錢長孺
李玉伯傅彤臣鄭子獻諸同門暨王貽上陳
天祓觀 泰壇述事

勝覽臨天境從遊步自僊松楸雲外列星月望中懸
盛節隨陽位清時祈有年銘盤思聖德峙鼎想鑪烟
不歷玄穹地空瞻太乙壇六宗禋並紀五帝時遙傳
色取空而碧形惟動以圓山川青鏡遶宮闕彩雲連

遙想 龍旂會應知大輅前雲門初獻舞蒼璧正修
虔陶土儀求質燔柴臭尚𦤎懷柔洽百職禮樂肅千
員絳露丹霄近瓊芝玉殿鮮明堂崇重典 祖德配
皇天 帝賚稱高厚精誠格上玄小臣何日事拜舞
賦甘泉

懷郭瑞之同社

欲附仙舟約還期有道同江雲飄渺處莊蝶往來中
藜閣初燒火滕江正泛風客來添舊牒詩發寄新筒
爲此文章伯應推壇坫功我因問奇字君可擊童蒙

未敢輕餘子從來重若翁錦房機軋軋車轄韻東東
雞社無忘友鵷班自答忠勉旃鞭共着矢此玉相攻
未有真儒術清時道不同

壽潁川劉年伯母

華髮映星高雲裳奏玉璈紫泥三殿草碧海萬年桃
子夜灰方晝歸朝績正勞 帝宮推楷範妯戚望甄
陶爲此龍章錫而膺鶴算褒冰盤稱雪筍絳露冷蒲
萄鳥至歌初雜籌添海自濤我修猶子職拜舞戲游
翱

弔湯陰李士偉

憶昔麥秋志長沙正少年五雲花始夢太乙火初然
色動毛生檄情歡貢子冠已承前席召竚望上林遷
難弟輝昆友魁科繼後先 黃麻君共錫華髮母長
綿天道高難問良人殲獨先萱闈空有淚棣萼慘無
篇不惜空山恨何言婚嫁牽修文高士寵求稿 帝
廷憐未忍琴聲絕含悲自譜絃

望古齋集卷之七

鄴下李繼白夢沙甫著

七言律

送劉大司空歸里

車擁笙簫出鳳城元臣賜沐錦堂榮司空已報平成績太傅應耽山水情別墅蘇門新稻熟高臺梁苑曉風清年來餞有明農志肯向鐘鳴問晚行

其二

曉看鴻鵠九霄中醉眼青天雲樹空洛社衣冠年百歲麟臺圖畫位三公臨雍世澤推新寵戀闕深恩報鳳忠元老從來承顧問安車仍自望丹楓

拜申節愍祠

劫火燒殘宮廟塵捐軀幾箇說完人星光五夜河山動碧血千秋草木春大業文章歸令子宗功俎豆報先臣嗚嗚猶聽包胥泣須得生申奉嶽神

柬申鳧盟

朝來微雨映花明綠草鋪車送客行三月春風初入座十年詞賦舊知名詩推北地同宗主門有南車喜拜迎欲問傳家忠孝帙高齋檢取百圍城

慰張上若廡常外補

年來牢落欲書空白酒頻澆對客同得失人情無問馬升沉劍氣總成虹絲綸世業傳緗帙斗漢才名映碧籠天子頻年崇外吏何妨佳夢兆三公

其二

明光仙子佩金魚十乘相隨大秘書堤上且栽學士柳洛中行起相公車黃金臺上塵沙滿白玉堂中夜月虛海內蒼霖方極目可教高臥自蘧蘧

舟行四首

奚囊豈爲惜途窮又買扁舟過小東之得一邪驚薄夢到來七月蚤疏風客中檢藥方難試病裏抽思句未工欲上庾樓無盛侶空留清興與誰同

其二

爽露飛寒月滿槎招招卬涉只成嗟清生牛渚三秋景幻作江雲二月花長鋏漫彈歸路迫短歌難續客情賒餘芬剩有盧仝椀旋買新鎗學煮茶

其三

懷人清思託飛翰方駕溪舟興已闌對友無嗟華髮改苦吟方覺白頭難月明奇字憑誰問秋老輕袍幸未寒我欲從遊風便否孤航流水看波瀾

其四

竹院虛窻影未真半通應愧作遊身不教鱸膾牽歸思笑爲猪肝上累人陶令有詩因乞米楊雲無賦可驅貧殷勤投轄千秋事坐對青樽月一輪

送學憲劉借庵夫子歸葬滄州二首 師坐關參禪

十年奇字共探玄不朽文章不語禪面壁那堪參法

外化身今果悟生前人從箕尾星邊落詩在湖山社裏還未了功名歸弟姪可教含笑入平泉

其二

聞道歸帆葬故丘春風兩岸不勝愁梅花骨冷香難瘞楓葉情丹客欲留綠墅芳樽思鄴下青山夜雨憶滄州傷心原爲鍾期泣坐聽烏烏洹水流

春日偕董淡園明府張仲立別駕飲李士調齋頭竟夜二首 董爲彭澤令張爲杭州郡丞

訂交曾許託名流宦海東西悵遠遊濶別十年驚虎豹高談子夜響龍湫人歸栗里花開徑舟泛西湖月滿樓我欲從遊觀盛地東南吳楚座中收

其二

蕭然几畔列琴樽高燮今登元禮門幽比梅花憐素月修同喬樹絕芳園雄文惟許瞻星漢奇字應堪問法言莫向元龍共高臥從來旗鼓在中原

勝水庵留贈漢萍禪師 堂前正列小竹如屏

買展名山愧未能尋幽今上最高乘藤蘿不掛山頭月鈴鐸空驚殿角晉入洞何知天近遠叅禪應共石

崚嶒青青竹樹原無着爲問宗門礙也曾

碧雲寺 明神宗題扁水天一色

珠林高置碧雲空亂擁青山帝闕通泉石有靈龍入檻松楸不礙月當櫳買山開士留金地賜額君王重紺宮遙憶翠華行幸後水天今古樂何窮

香山寺

地轉山回護翠屏太平車駕錫來青開軒萬木收蒼藹憑檻千峰破碧溟曲水泉通魚戲鉢高幢梵演鶴聽經天邊一點丹楹小欵段依依去欲停

回京午熱借茶昌運道院

姑射山人壁掛蘿相逢愧贈右軍鵞名山到眼心猶熱午日當軒客正過索茗何如冰雪盡塵征況復道途多倦遊欲借先生枕鹿覆蕉蟻度柯

桃源縣雨霽

雲黯新晴曉氣清誰家兩岸唱歌聲朝曦入戸虛窻小帆影乘風巨浪輕好友同舟頻說劒康時共濟喜吹笙東南財賦年來盡耻作桑弘負主誠

清河懷寄劉年伯明府

客來江左欲依劉溯盡黃河古渡頭驛路曉看天一色花城遙望錦凝眸長安侍語言如昨冬日迎輿去復留別後不堪猶子意好風助我木蘭舟

秦郵寄懷傅贊皇二尹

蘇門山水共探玄紙破盟書二十年捧檄暫因親老屑折履應爲里人憐知君驥足才應展況我鷄壇約正堅王事未遑留客棹相思頻寄月梁篇

渡楊子江

雲帆輕送大江東蘭棹棠舟下遠空瀚海文章初入眼江天草木盡凌風漁舟亂擁牽朱鷁山寺遙看映碧櫳天塹由來形勝地那堪戰伐感無窮

虎丘寺二首

年年清夢虎丘遊雨霰花飛點石頭曲逕迷離山向背雲房深閒樹春秋新開梅蕊香生閣旋剪茶園雪滿甌好向五賢祠上望使君應不愧蘇州

其二

幽曇步步護長廊蠟屐登臨接上方門外葦帆通浙海峯頭鈴鐸冷吳閶千年霸業池堪洗一榻禪床草暗香我欲重遊觀妙果松風坐臥竹林傍

王貽上到關竟赴玄墓看梅久延不至

春信江南樂未删何妨帶雨一看山幽香暗引高人屐紫氣空瞻令尹關金粉洗乾冰骨冷蘭漿浴後玉容閒相思賴有王猷棹庾嶺清寒正可攀

光福寺

流水無波春草萋禪房高置小橋西虎山有路通光福銅井何年過浣溪塔影摩空雲漠漠舟師凌曉雨霎霎前峯漸有梅花發隔岸山樵似解題

望太湖

梵天高閣望空明一氣著茫對太淸雨後湖山看不見鏡中樓閣畫初成波吞河漢形偏壯窟有魚龍浪未平我欲扁舟問明月烟簑漁火晚潮生

歸舟二首

雪壓孤山姑射村高情水部許誰論可知四大醫王地道是千秋刺史播竹裏流泉淸入響松間掛月冷無痕歸來細訪羅浮夢斗帳黃昏對小盆

其二

小竹青青路揷籬遊人個個負梅枝可堪花樹含葩日正是春雲㵩雨時一帶湖光天近遠遶溪香雪影參差廣平不作花神酹尋到餘芳客棹移

送于桐江之楚雄司理任

三春何事隔風烟瘴水蠻山客去滇郊外可堪新雨足天南正是法星懸黃蓮池上花飛簇擣練溪邊酒醞泉行到升庵舊遊處和風日日聽鶯遷

期趙世兄失約時在李千玉齋頭苦坐是夜適值月食

山河搖落好音稀珍重卬須次次違鴻雁徒勞雲外約杜鵑偏向雨中歸曾思錯展師傳字未道綈袍客授衣天姤相逢花影黯屋梁愁對月華微

孔夫子直指吳中

長安驄色粲明霜符節新承出建章粉署曾爭周禮樂雕囊今肅漢官常吳江霆動龍鼉遁晉國絃淸鸑鷟翔好向百花洲裏過含風帶雨擊蘭槳

懷半石王明府

懷人欲向剡溪遊風雨瀟瀟去復留盛地曾過楊子

宅高才遙對仲宣樓幾行心跡通鴻雁七月星光冷女牛若問年來生計拙枝棲未穩尚如鳩

柬萬東山監丞

石火銷流六月除垂簾淸可愛讐書請看皎日來官舍且近春風坐客閭大道自嚴王北面鴻文有託士南車綸扉新下求言敕極目陽城草諫初

柬王端士

鶩才破石見龍威直接沙堤映紫薇別後秋雲鴻影黯晤來春夜雨花肥曾聞愛日椿方茂莫使慰期梅

欲稀海內延君霖雨切埊囊須貯謝玄暉

東張越九舊爲泰安刺史𢹂事被逮　恩放歸里

患後相逢悵見遲攀隨猶憶帝閽時江東文物華亭句太國雄風泰岱碑存得微軀皆聖德種來嘉樹足恩私知君不盡憐才意頫首恩綸下鳳池

東曹錫餘太史

詞源借指望中迷枕秘鴻文重品題得句康成池㴑州傳經子政閣青藜家留八斗球琅粲品入三台斗漢齊我欲追隨慚下吏故人天際正雲泥

送丁天柱返維揚寄懷閔六正丁𢹂家歸

長安留客怨無家欲送歸人老鬢華官道年年看御㮁春風處處問梅花邗江帆艪人如畫燕市烟塵面欲遮況有耶溪堪載月別江未許濕琵琶

其二

宦情原不重阿戎鄭重功名取次中君自閒來踪謝傅我慚忙裏謁山公紅歌亂擁裁金縷白酒新醅泛碧筒遙想烟花三月侶故人佳地與偏同

俟爾謨謁選攺廣文歸

風塵斗米半通難爲借高人一席安未許山陰窮美勝且看庾嶺耐疎寒傳經簾外花香細問字庭前月露溥最是勞勞車馬跡何人睡起日團圞

送張越青黃門　恩賜歸養

陳情初奏喜承　恩白簡黃扉拜至尊報國日長仙仗肅怡親雲近舞衣翻花明佩帶趨前烏㮁拂旌旄擁去幰此日蒼生思洛下莫教玄豹臥春園

張赤菴給諫過訪

蕭清榻影故人疎索米長安自寂居豈有文章驚奕奕且看車馬至徐徐春雲入眼詩思麗㮁色經年雪意舒夜望東垣星露迥淋漓時讀治安書

張越九任泰安刺史

累綬新頒刺大東驅馳何憚比華驄三齊桑柘陰晴裏四月山村雞犬中命世文章追漢碣隨車膏露濕泰封遙知登岱觀潮日笑指初升海浪紅

梁曰緝之咸寧任

曲江亭館渼陂邊永日栽花吏自仙露滴翠微來華嶽晴生雲樹遶秦川漢宮遺瓦餘珍在唐代殘碑斷

墨連四海斯文千古事飽摟奇蹟寄筒箋

天寧寺讀郭瑞之下第詩賦答

寺影蕭蕭對短檠詩筒留向靜中評我才應誚郊寒
句君賦能傳賈哭情春草隔簾隨意碧愁懷入鬢暗
中生不堪濩落相持贈珍重餘篇著兩京

其二

鎮日深齋戶半扃幽蘭不佩亦恒馨倩誰花塢刪詩
草趁爾春風健羽翎東閣贈人香復淺南華誤我醉
初醒年來不上干時策笑把青樽對綠萍

魏博道院贈陳夢幻山人

空堦秋老露華微仙院幽幽塵自揮王氏已專三絕
去米家方載一船歸喜看小鯉連江入驚見雙龍破
霧飛烹鶴焚琴堪玩世塵途落落說知稀

渡黃河吊汴

平沙烟望水淙淙頹閣殘墟入眼逢一塔猶能棲燕
雀千門今已狎魚龍戰塲秋草年年碧故國春園處
處穠雪苑依俙歌舞地遊人空嘆綠苔封

下第寄仝達視

長安花發近何如獨對空齋漫著書過我何須題有
鳳歸家依舊賦無魚誰將羽獵推司馬又早長門怨
婕妤荏苒何年春已過可知硯墨肯憐余

送薛少宗伯歸省

千里雲光覆　紫宸恩綸歸省賜元臣身陪鳳輦歌
芳葵夢入雞幃舞欲新國老玉鉉怡赤舄長卿香署
接朱輪歸來餞有三公膳拜首華章報二親

其二

長安歌吹送南歸花滿春官處處菲方許驅車怡白

髮隨教扶日佐黃屏百年喜見親添籙五綵爐傳
帝賜衣正是河東新振羽悠悠嘉慶古應稀

元日試筆

帝京作客逢元日紫陌青門感物華三殿香生春草
碧五侯烟散曉風斜長楊欲賦裁新句栢酒頻沽憶
故家不道東郊多氣色深宮吹入上林花

送鍾夫子僉憲蜀中

重險天開入　聖朝三巴父老望星軺錦江雨灑連
花簇劍閣霜寒擁斗霄鳳有彩毫羅俊士好攜朱戟

肅官寮宣揚德意應傳檄叱馭登臨去未遙

其二

問奇明月隔脩翰握手車旂萬里看柔遠深宮 天
子慮懷威荒幕重臣安征書會見蠻烟息詞客無歌
蜀道難好向草玄亭上望揚雲奇字石瑯玕

曉渡滹沱

當年帝子膺符日策騎滹沱曉渡時王命幾經滄海
變中山空見蕪亭遺春寒花樹天將晴冰泮平杠水
欲澌憑弔不堪千古恨長安如奕總成悲

東胡念高學憲之吳二首

東南奎壁紫雲浮曾冠卿軍第一流明月湘潭香草
佩春風吳苑木蘭舟玉壺光映千秋鏡寶瑟聲清百
尺樓聞道朧頭梅信好徧舒青眼過花洲

其二

朱帆三月放輕舠春雨魚龍集俊髦辨得玄珠光可
市携來白雪調應高花開似錦迎新目門冷如冰憶
舊曹同學少年誰作侶天涯蕭瑟一寒袍

送申梲九之福山任

元輔絲綸釣未收好從花影向丹丘居民不擾雲中
市仙吏時登海外樓觀日喜看星燭煖聽潮應望岱
沉浮六鰲新駕來天極好沛車霖遍十洲

題報國寺松

慈仁深處石雲鋪風雨蒼蒼入曉圖香霧半旋真復
幻清濤欲聽有還無星霜百代虬鱗老鈴鐸三更鶴
夢蘇不許捫蘿牽素月泰封移向最高株

午日同耿仲蓋孟飛熊安獻雲苗非棠遊金魚
池

帝京佳令客相携太乙祠邊流水西得句好驚魚出
沒窺人偏礙樹高低畫楹曲曲連雲盡小逕深深帶
柳迷欲品輕羅何避俗五絲新繫踏芳堤

其二

春來未盡曲江頭午日當簷對碧流遊少自嫺驊駿
馬佳人可勝倚高樓歌來白苧香猶細泛得青蒲酒
亦柔暑氣欲除詩力壯好教買醉臥糟丘

輓新城王方伯 時自題畫像

松篁永日綠陰連床滿金貂座滿蟬人在東山歌酒

內時當西仙夢齡年耆英圖就人如畫湖鼎功成物
亦仙傳有裴公親作記從容升化憶彭錢

送蜀友朱友銅由楚歸吳

相逢相別何偶爾雲去雲來一對君陶令自井輕斗
粟右軍况復重鵝羣姑蘇臺畔橘如雨銅雀洲邊浪
似紋聞道蜀中風物古須留細細說楊雲

其二

峩眉天半曉雲孤不減雄才賦蜀都攜得郢詞堪入
楚載來烟月好歸吳君惟古道能存淡我亦清狂不
厭迂每欲南遊重問字可知風送事無殊

柬梁谿顧修遠

司馬年來舊識名爭思起臥慰耆生但存白玉悲三
刖且對青山擁百城四海難埏來玉帛千秋虎觀重
宗盟而今物望惟玄晏肯序三都藉末榮

蔣儀生下第憤卒燕邸詩以弔之

修文有約問何之泣玉還當玉碎時豈少人逃五色
賦何君獨詠七哀詞風寒花樹香千縷星冷薰鐘月
一枝料得深閨兒女笑歸期此日尚癡思

其二

千辛扶痛哭難堪賴有仁人共釋驂漫說黃金膺冀
北好收白骨瘞河南山川影裏迷前陌風雨床頭憶
舊譚聞是臨行罷夢穩相期焚祝佩宜男

柬賡平顧西巘明府

鳳毛詞賦鶴羣孤望眼長安曉秣芻埋轂英人裁白
簡臨軒　聖主念青蒲千秋未往應成鑑萬姓其咨
已作圖早上封章蘇海內從來康濟重吾徒

輓前張司馬

瑟瑟秋風萬木寒何堪執紼淚頻彈蒼生無計留高

臥青史于今說蓋棺吉甫壯遊垂勝國疊山完節重
長安玉堂有子君何恨忠孝兼成共不刊

柬懷雍丘馬布庵

如椽曾許錫瓊琚每遇長安便索書詩力正堅凌老
杜騷情初放說三閭君呼小友傳奇字我拜宗工賦
子虛一線黃流秋水思美人華髮意愁予

懷吳起王聞又有潼關之行

經年惆悵思如許投刺高齋怨未通別後自憐違叔

度晤來方喜讀王充聰橫竹祉添新筍風櫛蘭房發
舊叢聞道重遊行樂處秦關茶熟寄詩筒

下第後作

行行勞客出無車欲息東皋飯野蔬夢裏不存五采
筆朝來莫上萬言書山川四望迷黃屋霜露三秋對
素閭忠孝未酬年不少豈因蝸角漫躊躇

其二

輕寒鎖榻雨紛紛又對青山看晚曛笑傲自憐眞是
癖荒唐共笑豈爲文尚餘廢簡猶堪續況爾深犂正

待耘陌上驊騮矜意氣何人相聚說劉蕡

其三

颯颯疎風過眼寒鄉關兒女笑相看難穿破齒行時
屐猶戴高簷別後冠道路荒遮星月淡脩名空老羽
翰殘幸存舌在歸來問鎮日長歌鋏再彈

其四

老大悠悠負此生忍將下里盜虛聲情懷未痒唐工
部途路偏艱晉步兵雁陣瀟瀟天幾闊雞籌寂寂友
生凊侮教薄劣逢時棄望眼仙舟客在瀛

考遷得信東梁曰緝侍御

年來星佩共翺翔健翮分飛氣自揚柤典威稜須避
馬長卿詞賦且爲郎蠅黃今已經殊眷杞梓何堪較
寸長祖笏猶存知特立好焚諫草侍明光

東傅彤臣侍御

屆軾庭寒瑞草滋縢囊莫遣諫書遲門前立雪同遊
日闕下排雲直上時盛望遙看烏樹栢閒情欲寄白
雲司諸君坐見登臺省駕馬長安惜路岐

七月望前一日作

天街新雨紵衣凉坐對更深感物傷節近中元人遠
別情關千里露沾裳秋來羽翮乘風健夢裏丘園帶
漏長遊晉遊燕歸未得去年此日正羊腸

棲龍池

湛碧淵淵水一泓千尋惟有老龍知驪來魃虐誦相
答攜得商霖霧四垂蜃氣好同雲隱見宮藏不鱸石
推移修虔應爲蒼生祝躡屐凌空有所思

靈泉寺

萬松山下禮空林雷吼風濤聽梵音洪濟傳宗人遠

近司圖文字石銷沉千年棟木神工古半級浮屠草木深乘興來遊觀未巳月明花露語山禽

九僊臺

亭亭孤嶼俯中流薄暮登臨興未休仙佩巳飛丁令鶴高臺還賦仲宣樓烟清茶灶求僧火雨濕漁蓑問釣舟我欲題詩最巓處青天搖首問丹丘

東峯頭喬白山太史白仲穆郡丞趙軼凡明府同白沇仲諸孝廉多士餞别

征車方駕去還傭回首陽陵第一峯芳樹有情為我

合青山可酌與君供難堪貴客杯相勸況有艮期轍再逢四月桑麻人正少可教遮拜楔三農

送郭涵叔民部候補回里

長安去住總勞人索米生涯日食貧一青何妨牽吏議普天今已慶恩綸星槎使後空留石桃渡歸來謾問津君去嵩丘難久臥大官心計望艮臣

九日作

重陽倦把杯中酒風雨淒清夜聽疏燕邸秋雲真是幻故園籬菊總堪思一官未了遷偏易二友難期遇復遲烟水滄茫迷棹遠淹留知負美人期

客懷

久客懷歸夢未能深房寂寂況如僧蒙戎素被勞添火迢遞清宵倦撲燈雨地鴻稀將到未九重閶隔可知曾瀟疎莫作長安侶鶴骨支離影自憎

病起

秋來病肺已冬初習事難痊廿載餘節氣漸移將起臥參苓有備尚充儲偏愁索米無加飯莫怪疎交少報書作吏典衣為客惜正堪薄粥擷清蔬

冒雨南海子應選

不才主棄問如何網外遺鱗漾碧波風雨泥塗天欲曙星雲僊仗輦初過深恩有喜知同覲拙賦空裁矢自歌從此清華應罷想臨風猶望玉鳴珂

元日謁上夜投憇入僧寺

勞人元日已行勞不戀辛盤醉濁醪夜裏山川夷亦險望中燈火下還高老僧入定躬方足輿子敲門寒欲號何似支床紅日穩清猿野鶴伴蓬蒿

榭崔碧嵐擬元下第中副

戰場底事莫相嗟最恨秦車博浪沙座上應劉人共
望榜中元白更誰家歸來怕見親知慰病裏慵聞兒
女譁我亦年來悲濩落春風今已槩梅花

大石橋訪趙世兄不遇 時寄姓劉

髫時曾負先生笈欲問亏裘散不收爲式故廬重過
趙難尋仙子暫呼劉廿年兵火音疎寄一枕呻吟病
未休兄弟相關空洒淚懷人凝望大橋頭

中秋太原闈中同坐觀月

鎖闈鎮日自窮經欲借清輝對月明千里客星人喜

聚三更爽露桂初清漢京詞客新裁賦晉國諸侯舊
會盟我過太行觀上阪肯教伏櫪困長鳴

喜友人王可圖見訪

白首論交澹亦真忍君搖落作閒身才經磨折方成
壯家有傷辛况是貧長話無忘風雨夜素心好對怨
騷人田庄近日荒凉甚藉子清鋤樹菜鈎

自誚

王程期近敢留淹自誚官貧不爲廉半載山川勞馬
足三春風露冷車襜殊慚清節茹冰蘗幸乏刑威戒
網鉺父老笑傳車滿載携來書卷又新添

靈石拜韓侯墓祠

榮落存亡鹿夢終君王豈爾負㦯亏青山此地堪埋
骨夜雨何勞自泣忠灌絳邑封今已盡葅醢遺怨總
成空丈夫應分捐軀死明月沙場照漢宮

無量洞同朗恒二上人觀春園

勞勞驛路避囂塵訪道空林盡夙緣洞口泥封邀日
曝簷花雨濕借雲連老僧白髮參高座俗吏紅塵愧
俸錢欲問蒲團無覓所門前流水座中禪

其二

祇園新築虎溪東紅白花開色空汲水無忘居士
德開山疑借五丁功虹橋碧映林間月麥浪青翻雨
後風此去長安春色滿懷人天際寄詩筒

龍泉寺

閒官半日話浮生仙樂呦呦取次迎石火暑銷天六
月疎林清散夜三更新篁半遶回廊曲幽壑時聞瀑
布聲欲上浮屠最高處千峯青碧萬溪明

夜宿韓陵山寺

畝暑勞勞困僕夫山房重宿問香厨宰官面目如相識僧定因緣事不殊片石文章碑幾易六朝戰伐草全枯晨鐘此日生涤省明日輿亡過鄴都

除夕曹持原招飲同粲眞先輩暨馮鶴亭竹淇園蔣亮天史虞賡史雲次泉同年歡會即事四首

守歲番番命酒籌異鄉兄弟倍相酧年華暗入窮愁鬓京國時淹裘馬遊醉以陶眞須滿酌官非爲祿莫膏求明朝知是青陽轉江總欣逢未白頭

其二

奸友邛須聚德星年來彊仕又添齡離家童僕燒紅燭久客雲山醉綠醽世事若譚浮大白中懷欲語付雙青建安詞賦君家擅豈少江都獻大廷

其三

宮燭輕籠散曉烟長房無術縮家筵壯心未已須傾倒觴政當權任駁彈南北奔忙成底事東西塗抹憶當年頭顱落落安吾分栢酒頻澆膏自煎

其四

景物催人惜歲岐懽譁莫遺負芳時天街禁柝今宵徹客座呼盃去且遲落魄有年渾似醉疎狂如我豈言詩乾坤若大滄洲與肯放鷦鷯借一枝

新樂訪道院

城外春冰渙碧漪幾家郵舍近玄關道人知我歸來意笑指飛飛鷗鳥閒醉後悲歌呼白墮夢回村落買青山月明不盡汀蘆與携伴尋眞踏往還

眞定南郭步月觀魚

旅館孤棨夜寂寥那堪明日是花朝波心不動漁投罟月影無聲客度橋星斗滿天光爍爍笙歌隔岸韻

蕭蕭曉來淸夢知何似怕對長堤折柳條

留別水樵兄侍御

南苑承恩玉筍齊雁行何事隔飛栖拳拳欲逐龍鱗上刑路偏催馬首西袖內彈文君自繕囊中新句客頻携不堪折柳旗亭下回首雲深帝闕迷

曹淮瀹宋公豫孔陶種張合生四同年郊送明宗續川二上人在座

倦鳥飛飛自往還年來詩思老燕山輿君離別殷勤

意共是清樽落照間身外浮名塵碌碌春來好事語
關關梁園此日花將發莫遣東風輿欲闌
藺東崖給諫過訪時傳柱臣粱曰緝兩侍御來
送
淹留心事動多違入眼紛華見繡衣千里勞人惟有
夢數聲啼鳥不如歸迂疎未了鷹鸇志嬾散偏宜牛
馬譏匡濟諸君須盡節康時莫謂諫書稀
拜龍毋祠觀晋栢
夫因旱虐聽龍毋不憚嶔嵚拜戒堂天矯千秋呵古

栢蕭淸六月臥脩篁山川無地蒸雲物鳧雁徒教覓
稻粱最是桔槔聲怨切司農含淚過山庄
寄徐州張刺史
欲將佳事過南徐乘輿飛航早寄青刺史風流高甲
帳遊人行色冷樵漁山川父老情如昨兄弟才名愧
不如些子賭肝累公事黃河一線爲愁余
朱大中丞過關舟中小集觀劇兼示詩教志謝
牙檣喧角肅干兵海上餘氛望欲平紫氣浮關傳羽
旱錦囊攤艸映花旌笑譚目已空江左風雅才堪詠

帝京媿我經生芸蠹癖水仙一操永移情
東楊[illegible]山太史
江南物望更何如錯履新過玄草居臚唱舊傳三殿
裏鴻翱今慕九霄餘棠花色映朱門戟桂影香敷大
秘書聞道先生絕温飽高風可許示南車
吳關喜仍耳自貴溪縣解組至
春來風雨自蕭蕭欲挽蘭舟不可招兄弟六年兵火
後悲歡明日別離朝宦情漸老休文鬢歸路長伸栗
里腰江上風波眼底惡可堪生計老漁樵

喜萬坤承歸鄴
白首青衫落拓前不堪把臂惜芳年爲驚神劒分難
合又見隋珠去復還到處好醲陶令酒歸來應載米
家船深村寂寂違車馬羸得茶香與篆爐
秋日同周吳昉明府張孺商萬以協董棠蔭梅
曰調郭汾雲諸友半塘看社會歸至虎丘擁
勝卽事
爽氣乘秋過虎丘塵囂涸跡足遨遊洛中既許知名
馬市上何勞識伯休欲訪高禪爲坐石相邀清興三

登樓歸來喜聽笙歌雜赤壁清風泛小舟

中秋前二日同唐君知白漢公朱晉卿張孺商萬以協膺公家弟暘山吳園看桂花四株有作

月近中秋桂滿輪幽叢抱屋荅芳隣隔峰知是香風動帶雨遥看露氣新影對黄花移素質清分金粟悟前身年來不減登臨興短榭虛窻命酒頻

送李春白歸里

故人訪我吳楓冷忍見扁舟皓月還廿載知心驚白髮三秋輿露對青山滕江誰助風帆迅蜀道偏嗟客路艱我愧羞囊傾一醉五千空自過函關

中秋抱恙同友人虎丘步月

梧石軒前石岸平月明緱嶺聽吹笙餘閒不許車徒擾小怯何妨緩步行病肺杜陵詩尚健登床庾亮興多清高歌莫負中秋會盛地良時慶友生

望古齋集卷之八上

鄞下李繼白夢沙甫著

五言絕句

閔旱四首

數口秋新揷回頭業已焚可憐翁婦足齊踏水車雲

其二

任教荷水覛添得土山膏今日新壇上誰當拂寶刀

其三

北陸沉蒼狗西山臥白龍開將楊柳扇搖動慰三農

其四

侵曉陰雲合須臾變采霞龍潭昨夜去曾得幾魚蝦

西白龍菴古栢二首

古栢逾千載青枝似乍敷誰家新樹莪轉眼逐秋枯

其二

不獨持年歲還能合雨雲山中有神物画出老龍文

塞上曲

少壯去邊城茫茫頭已白何緣感楊柳忽見故鄉月

春閨

相看無奸花過耳並啼鳥唯獨春閨中一夜人堪老

秋閨

阿閣殘陽煖腮前一葉頹不情唯草木閒處是人哀

古意二首

君行邊塞寬妾託深閨靜邊塞猶上天深閨如墜井

其二

去時花正發未歸花已飛歲歲花開落年年只不歸

絕句二首

二月東風大三春花事妍深心莫楊柳四月繫歸船

其二

前谿雙袖舞子夜四時歌樂事豈終極哀情將奈何

擬荷花蕩看花不得

擬尋塘上行曳履花深處誰是看花人擬看不能去

其二

落落懷關政蟲蟲念老農有情花使者莫恨晚相逢

山居四首

何愛山中居山居莫比數到處具三秋閉門成萬古

其二

獨坐無禪障聯吟有暮蟬閒來拾橡栗撥盡石頭雲

其三

抱泉新竹裏尋碣古藤邊欹枕宜聽處松風正宵肰

其四

空聞猿叫哀高望鶴軒翥主人何所為只向溪頭去

京口大江

三山天地別萬里此紆迴水去無人識舟從何處來

望古齋集卷之八下

鄴下李穭白夢沙甫著

七言絶句

大悲寺與老僧長話試新茶二首

攬勝龍池眼欲迷層崖取次下丹梯山僧倦說宮中事笑指巢雲老樹棲

其二

松陰深護大悲堂旋剪新茶共客嘗愛逐山行渾不劇一盃翻出許清涼

山回冒雨口占

雲壓山低風雨過催詩猶欲積長歌新裁白紵渾無賴悔買魚磯試短簑

其二

潤灑天街積暑清蹇驢許借滑泥行歸來客問山光好回首空濛畫不成

重往玄墓步韻二首

梅花春塢趁吳儂雪帶香殘度曉峰最喜新晴山徑密隔林清可度疎鐘

其二

盛地憑人漫品論青山偏許對黃昏梅花悟得禪關靜風過餘香未有痕

靈巖二首

夾磴深松護刹門斷嵏石蘚點苔存豈真天女留行跡傳誤西施香屧痕

其二

靄靄雲松接翠微春來石髮漸萋萋非琴臺高處堪遊臥飽看嵐煙客未饑

季夏同羅升如譚九子張孺商游大石寺二首

我來大石登山寺碧巘巉巖怯午風暑氣乍清天欲雨不知人在五雲中

其二

削壁重重步翠苔深林滿地拾楊梅仙人橋上湖光練問爾凌空何處來

七夕後一日同冀臺許同社遊荷花蕩二首

七月看荷葉未殘深深曲水渡花灘遙知自有氷姿意不逐笙簫隊裏看

其二

蒲絲菱紅兩岸頭蕭蕭誰駕採蓮舟館娃宮裏歌聲歇借問君王幾度遊

過氷園

蓮子花邊萬慮澄開扉我欲問藏氷誰家宜洩悠陽甚蓬底孤雲恣自尭

過范園二首

曲徑新過婉轉橋范家亭榭巳全荒風流自有文章在不向深山笑寂寥

其二

呪鉢菴前小竹枝青青猶向月林移先生當日頻開閣好友名花取次題

龍舟二首

五月朱陽樂事頻家家旗角畫船新知他神物爲霖雨好向清波濯錦鱗

其二

競渡洲邊競後先漫天旌旆鼓鬪鬪從龍自有雲霞願多買清樽放小船

真孃墓二首

西風何處弔真孃青塚菲菲草帶長惟有若耶溪畔月隔隣風雨沐新粧

其二

高樹凌空瞰碧流美人千載不勝愁可憐不化鴛鴦塚空對吳山土一丘

西園二首

繁華消盡過名園鉢寂鐘殘貝葉翻問到開山居士宅淒淒相值暗銷魂

其二

千年金谷久消沉遍買名山起梵林獨坐老僧墳上石清溪明月照禪心

秋闈三十韻

一東

疎窻鎮日鎖寒風月影蕭蕭過桂叢弱骨自嫌衫袖薄夜深雙淚滴新紅

二冬

楚江巫峽幾重重書寄遥天去莫從對鏡那堪顏色

呅書圖誰念去時容

三江

㰴桃江流聽水淙笙簫日日過吳艭南來欲問君消息畏見舟人獨掩窻

四支

蕭蕭細雨滴梧枝一片江雲妾夢隨欲寫柔情憑寄遠傷心難續斷腸辭

五微

吳江楓落遠林稀睡起慵慵近早晞縹渺關山千里

夢誰憐九月未成衣

六魚

羞說氷肌玉不如愁懷脉脉對幽居也知阻却瀟湘水不信升沉無素魚

七虞

西風嘶荻月穿蘆砌畔聽蛩冷透襦雁字不來秋又至疑將情事寐中呼

八齊

皐亭木下夕陽低景自荒涼物自淒慎殺闢中遊子婦不堪蓬髮苦棲棲

九佳

寶鏡無心覓墜釵幽思何際到天涯凴欄望斷秦樓月那見吹簫聽鳳喈

十灰

秋來何事最情哀雨滴疎桐簾外來抱得箜篌含淚撥乘槎日望使君回

十一真

露冷深閨月滿輪誰憐化石不成身竹痕題盡傷心

怨獨步江頭望錦鱗

十二文

支離朱碧思情紛聚散無凴看暮雲坐對空堦霜葉冷低徊顧影却疑君

十三元

封侯悔遣赴戎軒春去秋來枉斷魂消盡別離多少淚一聲哀雁又黃昏

十四寒

蕭蕭金井夜光寒杵罷羅衣篆影殘撚指怕禁刀尺

冷天涯況是客途難

十五刪

空傳郎在鳳凰山月滿刀環尚未還支得閒愁秋漸老凄凄無語掩朱關

一先

搔首如何可問天風風雨雨泛愁烟妾身願逐瀟湘水一片秋雲到塞邊

二蕭

忍見疎林葉半凋蓮房紅粉不堪消更深何事追前約錦瑟瑶笙怨夜遥

三肴

愁懷如縷不堪挑斷積黍箏冷乍抛薄夢不成慵伏枕簾前清可竹聲敲

四豪

孤房陰雨渡江濤欲寄征衣付敝袍絕塞無春君瘦否金針方度漫催刀

五歌

舞衣映月影婆娑冷墜花袖別恨多青簟生寒眠不得天街夜夜看機梭

六麻

深閨不解歷天涯愁逐烟雲去夢賒萬木蕭森嚴氣早羞將瘦影對黃花

七陽

風吹簷鐵寫淒涼雨濺燈花耐漏長最是搔人情緒苦夢回頻自到君傍

八庚

月冷幽房深閉荆嘆愁秋色鏡中生但覩草木飄零後幾個新紅動客情

九青

倦畫脩蛾照眼青堪憐隻影自窺形河陽歸計知無日誰念天涯老客星

十蒸

朱欄曲曲不勝凭望斷雲山第幾層月影空潭人語靜好凭佳夢到吳興

十一尤

深院無人獨倚樓白蘋紅蓼兩悠悠歸航不載愁千

斛小字空憐喚莫愁

十二侵

楓落寒江秋巳深凄凄獨語展羅衾月明千里凉如水影到關山照素心

十三覃

開扉日日望晴嵐紅淚如絲滴欲含鴻雁不知人意冷秋風萬里尚圖南

十四鹽

紅綃不奈淚痕添怕對明神語自占針線不拈秋思

懶篆煙窈窕度疎簾

十五咸

江聲嗚咽日瀧瀧萬里歸人挽去帆桐葉新題飛不到鄉心惟望錦雲函

[stamp]

望古齋集卷之九

鄰下李

論

國統論

帝王開創必定大統以收集羣雄以爲萬年有道之長其始也各君其土各臣其民競知角力民苦鋒鏑者數百年殺運終而治運乃歸未有不由合而分由分而復歸于合有天意焉大統將壹其先必有一代焉以爲掃除之君其再傳也必有數事焉以爲危亡震撼以見創業艱難歸之眞人始合而不可分也周

武王大行封建追祀帝王後首封元功於齊而魯衛燕畢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祝薊陳爲三恪管蔡曹爲三監其國雖分其統自合也至於東遷之後齊桓晋文宋襄秦穆楚莊各稱雄長而分矣吳越爭勝而主盟于黃池則伯之南北又巳分矣六卿柄晋而併于韓趙魏分矣東帝西帝最强分矣六國合力以擯秦分矣盟好不堅合從再敗秦人得乘其弊而擊之宜其郡縣其

地銷兵而不復用也漢承前代六國之弊而大建同姓晉因三國爭雄之失而親王典兵唐因累朝兩京之陷而加權藩鎮其心皆欲爲固一國統使永合而不復分也漢諸呂既誅大難已夷至文景時吳漢膠東膠西淄川濟南諸王皆反太尉平之三國魏吳蜀各王晉之自相魚肉釀起外患分爲東西晉而劉淵之據平陽石勒之據上黨慕容廆之據遼東苻堅之據長安姚弋仲之據臨渭他如西燕西秦後涼南涼北涼西涼南燕北燕各踞一地紛紛雲擾其分不可

言矣其在北朝者東魏之高齊篡之西魏宇文周篡之其在南朝者歷宋齊陳而隋并之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之百年後歸中國不可誣也唐承隋一統之後大統甫歸武氏幾移唐祚繼之叛亂再作乘輿播遷外藩權重魏博田悅反盧龍朱滔反冀鎮王武俊反淄青李師道反橫海李同捷反彰義吳少誠反至元濟東郡劉闢反浙西李錡反中晚再失河朔而非憲宗委任李愬平淮蔡如反掌諸叛就擒天下之勢有不一分而不復合者哉故曰天下大業也取天下大略也守天下大權也有人以運之則臂指相從如手足之捍頭目措置失宜未有不至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者後五代之傳正統者爲梁爲後唐爲石晉爲後周皆幅員隘小未宏王業在北者有契丹北代北漢劉崇北燕劉重光岐王李茂貞在南者則爲吳王徐知誥後爲南唐錢越王鏐前蜀王衍後蜀孟昶閩王朝審湖南高繼昌皆歸於宋西夏之變更與遼運爲終始焉宋因金變國又分爲南北在北者曰遼曰金曰元元取南宋而成一統者九十年明高祖征吳

漢取川廣破淮徐收燕趙而爲一王之全業焉總之晉之東西宋之南北一也其君臣偷安一隅不能進取有爲爲天下笑也後梁之元帝北漢之劉鈞後唐之烈祖繼統雖正僅延血祀不能與蜀漢同稱宜也分之久者莫過於東周祖宗忠厚之遺世奉共王可以弱而不至於亡也分之盛者莫過於三國智勇相敵謀臣效用各建於不拔也分之敗者莫過東西魏權臣刼主危如朝露立見滅亡者也其割據一方知命來歸者莫過於漢之竇融晉之前涼張實後唐之

岐王茂貞宋之吳越王皆素懷忠義奉職外藩者也其漢之一天下也而秦先以有合之唐之一天下也而隋先有以合之宋之一天下也周先有以合之爲之驅除禍亂較盛於各代以爲眞人之業周之再傳有管蔡之事唐之再傳有呂氏之禍唐之再傳有武氏之變幾移鼎祚明之再傳亦有靖難之舉危疑震撼以見殺運未終人心未一得天下與守天下若斯之難也聖主乘時而盡變分合之間有天意焉不可不愼也

都會論

王者建邦設都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居重御輕以統一方國天下之大可坐而治也一曰扼險要二曰通朝會三曰便漕儲立國者有建瓴之勢威德可以遠加傳之子孫有德易以王而無德亦易以守衛此道也維彼陶唐有此冀方冀最高天下之首也三面距河扼一以朝諸侯行山雄峙原塞錯落禹於是通其貢道達河以達帝都其一面則夾右碣石以達之後因冀州地廣分幽并營在內則今之燕都尚在冀州之域內也殷人五遷而仍居於亳適於山多於前功至朝歌亡說者夏桀之君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維其北大河維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則在德不在險之言也大約後世之言都者曰關中爲上洛陽爲中汴梁爲下勢勝則可以距秦晉扼中原以統一天下勢敗猶必控湘鄧據金陵以圖進取若播遷海隅極重難返未有不嘆先事之失者也周武王自鎬伐殷定鼎郟鄏曰我南望三塗北望

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洛毋遠天室將營都於雒邑周公相宅乃卜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瀍水東爲下都蓋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通風雨陰陽之會宅大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其於鎬京定都以壯根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東遷削弱已甚非形勢者之罪也漢興欲都洛陽劉敬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時留侯亦言關中左

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扼三面而守獨一面以朝諸侯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上卽日車駕西都長安置三輔郡徙秦楚大族於關中强幹弱枝之道如是矣光武起自河朔故都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函背河面洛可以通漕餉道路適均可以廣號召亦盛地也宋承五代之後太祖亦欲都洛陽以復進關中太宗以在德不在險之言難之後乃四面受敵大河不守二帝蒙塵自貽

伊戚也夫長安固形勝足攻取也然犬戎亂周勝廣入秦王莽簒漢統於西京姚萇破符秦於長安祿山犯而玄宗幸蜀涇師譟而德宗幸奉天則險固可恃乎以爲洛陽固居中善控制也董卓奮而東漢亡爾朱騁而北朝亂典午失馭懷愍喪亡藩侯弄兵往來如織則中固可宅乎汴梁爲四國通逵可以戰守安不忘危以爲居逸者戒然魏徙居大梁王賁引河灌城王假就虜朱全忠簒唐居汴不過六年唐莊宗滅之石晉之亡肋於叛兵也靖康之變逼於强隣也豈

非汴梁之不利哉善哉古人之言曰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有事則居江之南此自然之勢也西晉北宋俱遷於南諸葛亮至京口因覩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長江天塹天限南北然欲恢復者必先處上游之地而後可以退守昔唐德宗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恢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恢復之期也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則士庶

失望雖有矯將謀臣無所施矣高宗南渡李綱亦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宜且適襄鄧以繫天下之心又言南陽乃光武所興有高山峻嶺足以控扼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招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糧粟南通荆湘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暫疑駐蹕乃近汴都計無出於此今乘舟順流而下東南甚便一失中原東南不能無事退保一隅不可得矣胡寅以荆湘天下門戶三國之所必爭當措置以爲根本之地乃偷安臨安

封疆日蹙知其不克有爲也金陵王氣形勝奧區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終於南唐幾七代皆偏安一隅風氣文弱明太祖起自淮泗定都於此長江爲險鍾阜爲固以扼險要以朝諸侯以通漕儲江淮上游可以進取至勝也文皇封於北平遂卜都焉燕固召公故域黃帝涿鹿之所居用武之地幽并仍在冀州之內歷遼金元世都於此左環滄河右鄰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扼一面以朝諸侯向明而治其形勝與冀州等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爲其扼據建瓴之勢以爲四方之極統西北之戎馬控東南之財賦洛陽長安皆不足例況汴梁之不可恃乎後世而居者更爲無疆之慶矣

選銓論

從來官人之道在取之公而用之當而已矣取之必寬其途而後可以盡天下之人才也用之必嚴其術而後可以得人才之實用也虞廷之命官也以九德程天下之材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立萬世官人之極則矣歷夏商之賢王皆不以私愛妨公選賢在世族則用元凱賢在側陋則用單寒往往有朝拔之耕販胥靡之中而夕登於卿相之位者其時所以勞於求人而逸於圖治也周以三物六行教萬民而賓興之

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此後世制科之所由昉也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此後世州縣之薦辟明經之科與歲貢士之所由昉也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告之於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而三百六十之屬總統於冢宰以馭羣臣則有八柄以作勸勉則有六敘小宰則月終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大宰則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致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天子則又以三年大計百官府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故官得其人能稱其職賢才進吏治修而天下治也周衰官人以世世卿用事賢者無由以進瑣瑣姻婭攀緣要路以敗亂其國家此春秋所以譏尹氏書仍叔之子詩所以刺師尹爲後世垂鑒戒者不深切著明哉戰國之時士以立談取卿相挾天下諸侯王之急以邀富貴斯時擔簦躡屩者胥搖唇鼓舌

抵巇而奪其高位以爲傾危之士焉周初選舉陟黜之法豈尚有遺意乎秦禁挾書重讀律職官不復用士人與刑名法律之人共天下此其所以二世與漢之取士有孝弟力田有賢良方正有茂才異等有射策有明經有文學有孝廉有掾吏有多貲入粟有任子多拜爲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閒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於三署中銓第郎吏歲取秀才廉吏出爲他官以補缺員至於郡縣守相高第者則擢二千石二

千石有治行者則擢九卿九卿稱職者則擢爲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稱職者擢爲丞相其取之多途不立資格故漢之世吏道多雜淸濁混淆武帝之時詔舉直言敢諫之士得一代大儒爲之冠置五經博士詔州縣舉孝廉一人不舉者罪然國用虛耗置武功等爵輸粟爲郎入牛羊奴僕貲鹽冶鐵者皆得官吏治不光宣帝詔定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舉質樸遜讓有行者仍詔光祿歲以科第崇尚經術綜覈吏治故循吏爲漢代之最成帝日食地震詔舉直言詣白虎殿對策至於又任超遷加意守令雖不立資格而資格未嘗不嚴如二千石之賢者賜爵關內矦而後入爲丞相此可以見矣東漢光武改常侍曹尚書爲吏曹尚書其時選舉于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進用以歲月先後爲之次十二年詔舊制光祿勳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明帝永光元年命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至章帝時詔太常博

士郎官如石渠事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賢以孝行爲首又嚴二千石之選貢舉悉非次尚閥閱而所徵皆特拜不復簡試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寖疏韋彪諫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間者多從郎官超陞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州宰素有名者專心向公奉職周密又諫議之職宜用公直之士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賞勿妄遷徙書奏帝納之於是詔凡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治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順帝陽嘉初尚書左雄奏許孝廉四十彊仕乃入選若有顏淵子琦等自不拘以年齒官倖用事引援子弟吏事日非災咎屢臻盜賊見告雄議改察之制言曰漢興至今三百餘載俗寖彫弊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謂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怯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及監司背項相望覩政于亭傳責成于期月見非不舉聞害不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簡者罹毀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送迎

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遷移其目法干禁不式王命者錮之終身雖更赦不齒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增其祿秩職滿之後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則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原息循吏得成其化率土各寧其所雄爲尚書十餘年選舉清平多得其人尚書令黃瓊猶以孝廉專儒學文吏取士未備于是奏增孝弟從政并前試家法課箋奏爲四科及乎

桓靈政以賄成爵以貨得懸爵如列肆爭津猶市人曾閔以貧而泥塗盜跖以富而雲日用人之弊至此極矣魏晉行九品中正之制內官則有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則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行實世籍以行其弊至于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獎用華士以勤吏治爲俗人朝貴悉簡夷宕佚務虛文而無實用卒致永嘉之禍豈非選舉之失耶隋大業間始建進士科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秩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牛弘爲吏部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虞世基參掌選事予奪任意而賄賂公行矣唐承周齊舊制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其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道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有俊士有進士有賢良方正直言敢諫博學宏詞科有武舉而進士最重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或以名聞州縣及鄉皆咸立學詔以春試人多不便

于是令四時選集詔舉堪縣令者黜浮薄進士張昌齡王公瑾黜浮崇雅至乾封二年定銓注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大畧取人以身言書判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選其利便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劉曉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取士以德行爲先文采

爲末則多士雲蒸四方風動矣天后策進士於洛陽殿貢士殿試自此始又詔令天下願應科目者人得自舉士之炫鬻成風廉恥道喪爲可慨已開元二年定內外官出入恒式制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裴光卿爲吏部尚書始循資格用人其法較漢之才勞爲最自非大故有升無降庸滯歡欣英賢嘆息于是分吏部爲十銓親決試判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無過百人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勅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究以文藝爲先鮮觀德行宜劉迺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孔子周公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及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肅宗時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代宗時勑議舉孝廉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爲古之

進士必取實行近世專事文辭自隋煬帝始制進士科猶策試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者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問經義三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明經進士並停此議本鄉選里舉之意

惜乎議格於衆論而不行也元和元年策試制舉之士一時號稱得人元白蕭沈獨孤輩出焉三年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切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反以得罪中選者久而不調敬宗親策制舉而劉蕡下第則所謂求直言極諫者亦名焉已耳敬宗用李德裕之議罷用詩賦請依楊綰議其猶有黜浮華崇本務之意乎後宋朝以學較養才以科舉取士有進士有諸科而獨重進士其入仕有貢舉奏廕攝篆流外從軍凡五等

而其用人京府留守節度觀察判官下至令錄簿尉凡七等太祖因陶穀子名在第六凡世祿之家令中書覆試詔舉孝弟力田才優文武者以聞太宗親試進士于講武殿分三甲賜宴瓊林賢良方正等科久不行于是增置爲六科賢良方正直言敢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材識兼茂明於治體講明吏治可使從政洞識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可使從政凡六科中書以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試之元豐定制而後銓選之法悉歸於吏部又定爲磨勘之法非勞

績不遷秩而資格之限起爲保任之法舉主署姓名於其狀而連坐之法行其後諫官孫洙言資格之弊傷治爲尤甚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貧賤賢者戴不肖於上愚者役智者於上爵不考德位不授能故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妨之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所得非所求所求非所任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職掌之廢于官者資格牽之也蘇軾亦以連坐爲不可行以爲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

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是連坐者愈多而發贓吏者愈少也熙寧間神宗任用王安石更科舉法罷詩賦專以經義論策取士又罷春秋儀禮安石字說經意附會經旨參用佛老又用科律學取士識者非之哲宗司馬光爲相始舉經明行修之士立十科取士法爲人才難兼資序又恐失賢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二曰節操方正可備政劾三曰智勇遠大可備將軍四曰良正聰明可

備監司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六曰學問博洽可備顧問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八曰善聽訟獄可備獻劾九曰盡公得實善理財賦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每歲各科舉三人中書置簿記之執政按其所舉科隨事試之內外官有缺取常試有劾者授之任失坐謬舉之罪禁舉王氏字說及外道語復賢良方正諸科徽宗立八行取士科高宗復用元祐十科進士後又分經學詩賦爲兩科孝宗置十科以取武士而有志征伐終宋之世選士之途多其名

也而無其名考課之法密其課也而反疎其防年勞之說欲矯之而反滋倖進保舉連坐之法數申之而反歸玩弛何者非無法也有法而無立法之人也元因宋制仍開科目明高祖洪武二年始開科舉至六年罷不設詔郡縣奏舉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等科又詔朝覲官各舉茂才一人純用選舉十七年復行科舉十九年復詔郡國舉經明行修之士並科薦並行之永樂中令京官七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材幹堪牧民居風憲者一

人薦舉之法不廢也舊朝故事有銓選不由吏部而出自內旨令中官傳奉授官謂之簡除成化間以進獻珍玩得官者至弘治始革嘉靖中復裁冗官而仕路一清大抵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宋惟進士與明經並重貢舉以文章銓選以資格此隋唐以來之大弊非三代之隆也洪永之間兼用辟薦超擢不次故能任惟其才以爲時用不然授之民社而不必民隱之周知委之國鈞而不必國體之攸達亦何取乎趨尚浮華鮮俾實用者乎故破年勞之例置異等之科使常材不致宕逸失馭而非常者亦特起于其間內外交用以試其才言行交資以盡其用卽與周之選士並爲法于千古者也

賦稅論

周書農用八政曰食曰貨王者躬節儉以治天下萬邦惟正之供食稅衣租不與百姓爭利課斂之設皆季世也其田時損益代有制作禹平水土酌穀土庶土之宜定爲三壤九則之法不曰下下而曰貞明乎其以薄惟正也其賦也自冀及雍凡有九等焉賦出於田取之無過十一不欲盡其所有也然而惟兖一州賦與田相當他如荆之賦高於田五等雍之田高于賦五等者以地有定宜人無常力因人力有多寡

故所入有重輕所以釐而爲九等者制賦各使其平也其貢也自冀及雍亦有九等焉而貢因乎地貢之必由錫命不欲强其所無也而侯綏要荒以至或包或貢總秸秸粟米者近者致粗遠者致精所以分爲五等者制貢更取其便也畿甸在近王者以什一取之則爲賦四服處遠諸侯各以十一取于國而時貢其所有則爲貢其實一也每夫授田五十畝其數少於殷周之田者以洪水之後田曠人稀生理鮮少故也殷承夏封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公田七十而助藉而不稅而供官爲御畢賦諸公田所謂七十而助也迨至周官法又詳備以斂販賄則有九賦以致邦國則有九貢通天下之田皆以井授維耕不殊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百畝中爲公田外爲私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爲賦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賦充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實府庫賜予之用至其斂之太宰者則又有輕重遠近之不同以及關市山澤園壓漆樹各從輕賦焉其始也以九式爲主其終則

以九職之物充所以便民也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其終則以年之上下斂所以因時也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長業者有夫征所以勸耕織而儆游惰也鄉遂近則使十一以自賦用貢法都鄙遠則以九一中公外私用助法所以相地宜而悉人情也總名之曰徹所謂周人百畝而徹也魯宣初稅畝于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法行十一之稅春秋譏之哀公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公賦二十畝以田爲率而私畝之賦益非後載師之舊季孫以田賦訪于孔子子謂冉有

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定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軍旅之出有徵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不過是也有周公之籍者又何訪焉至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而井田之制盡廢秦并天下提封萬里提票尺布一夫之役畢專以自予因舍地而稅人令黔首自實田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二世益甚其虐欲不亡其可哉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

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其後二百餘年而漢始有限田之議亦猶古井牧之遺意也又六百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亦猶古經界之遺制也唐之租庸調而變爲兩稅因時互更其事善宋之方田法而變爲賣易公田弊日甚其事不善漢高祖始輕田租至三十而稅一文帝時累歲賜田租以恤民宗戚大臣美田宅爲子孫利與富商大賈膏壤十倍上擬封君編戶無立錐之地董仲舒始上武帝限民田以抑兼并其後師丹孔光之徒令民各

田無過三十頃比之周爲過多矣武帝日事征伐賦用不貲立平準法用桑弘羊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言乃肆爲榷課酒酤鹽鈔茶茗舟車屋器皆爲稅而利析秋毫矣明帝詔民以律占稅又令三輔得以粟麥當賦間歲免田租焉哀帝時師丹踵董仲舒之言求稍爲之限以均貧富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諸侯王皆得各田國中列侯各田長安公主各田縣道及關內供吏民田皆毋過三千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一百人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入官是時

丁傅董賢等用事奢汰不便遂寢不行所謂名田之制猶有井田之遺意者此也新莽時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法令至死然制度不定吏緣爲姦天下大亂光武中興因用度不足始行十一之稅後糧儲差足令郡國三十稅一如舊制十五年乃下詔州郡檢覈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使者不敢問帝乃嚴爲稽覈分別肥瘠差爲三品詔行郡縣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

尚書張林上言穀所由貴由錢賤也可盡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詔從之桓靈之間乃亂稅斂錢存私藏或為脩宮之用又令郡國貢獻先獻錢內府名導行錢于是調廣民困獻少費多姦人朘削人受其害而漢遂至亡魏初收田租畝粟四升絹二疋綿三斤晉既平吳制戶調之式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方不課田者輸義戶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二十八文嘉始中詔王公以下皆為限田官一品者五十頃每品減五頃為差各得高下廕其親屬及得廕人為衣食客佃客焉東晉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米稅畝三升太元二年罷其制王公以下率口稅三斛在役者免八年又增米口五石于賦法愈遠矣宋立悉仍晉課而元嘉之政時稱豐稔上下殷足孝武急于徵斂始遣臺使督之民悉殫瘁齊與科歛為甚臺使所督之處一日數至吏胥為奸煩擾不堪課額日減臺使盈湊反為滋害也北魏均田之法深得漢限民名田之制諸男十五以上王授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

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民身及課則受田及老而免身沒則還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自井田廢七百年至孝元始納李安世之言差露田別世業力業觀其立法相稱所受者露田皆閑曠無主以為王公固非奪富者之田以為貧民也又令其得從便買賣以合均給之數與王莽大異矣隋文因之國以富強所謂均田之法仍有經界之遺制者此也唐代主授田之制丁男十八以上者授田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租庸調法其丁民之老及篤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者督率之所受之業每一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地所宜綾絹施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俱免水旱蟲霜為災十損四者免租六以上者免調七以上租調俱免夫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永業即世業也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者不給而在

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妻妾給三十畝雖不耕不
可不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
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鬻富不得兼乃聽民鬻
永業以葬鬻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亂大法也故
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也玄宗用宇文
融言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往所在檢察攙
括逃戶及籍外羨田州縣者希融意旨皆虛張其勢
亦有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者歲給增籍錢數百萬
緡官俸不足加賦以給又以王珙爲戶口之役使按

籍戒邊六歲之外悉召其租庸有累追三十年者于
是歲貢額外錢帛億萬貯于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
此皆出于租庸調無豫經費上以爲能內外嗟怨肅
代之間苐五琦劉宴韓滉遞掌天下財賦而劉晏爲
善然五琦之法歲入錢六十萬緡三年所入十倍一
歲摠二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爲漕傭
自淮向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向北列置巡按
以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焉代宗寶應元年租
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人比諸道猶餘貲產

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擇
豪吏爲縣令督括于是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
民有粟帛者輸分籍之十取八九謂之白著其不服
者威以嚴刑人有蓄穀十斛者重足待命相聚爲盜
廣德元年詔稅二升以優民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
給復一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田一畝給復二
年等以國用不足仍行青苗錢并地頭錢每畝二十
德宗用楊炎言始以畝定稅而歛以夏秋乃作兩稅
法其一制凡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制

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
居處而行商者稅三十之一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
之例爲準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
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摠焉雖盡變租庸調之
舊陸贄極辨之立法之始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
計絹帛而輸錢物價益下所納益多遂至輸者過二
重爲民困此乃掊克之吏所爲非法之不善也顧唐
租庸調法變爲兩稅因時而更其法善者此也至于
旁求無已又作稅間架除陌錢時用兵無需又作括

富商錢凡積錢帛穀麥者皆借三之一二封其櫃窖
百姓爲之罷市所得纔二萬緡民已竭矣又稅茶統
除諸賦外綿帛若干輸大盈庫以備君用民窮國困
邊將入犯乘輿再遷憲宗用李巽爲度支鹽鐵轉運
使巽掌一年所入類劉晏之多二年過之三年加一
百萬緡穆宗見自兩稅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
三倍其昔於是令兩稅皆輸布帛絲纊獨鹽酒課用
錢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匹民生日困大抵授人
以田而未嘗戶賦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

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有
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輕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
也兩稅未爲不便但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
官又不以佃配爲名止以正稅加納李琪之言爲足
多焉周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待收穫
紡績之畢乃詔三司立二稅起徵限夏稅以六月秋
稅以十月民間便之五年詔散騎常侍艾頴等三十
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務爲久遠王季以來平政
明農可小康僅見者也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
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穀而收其租者也曰民田之
賦百姓各得專之者也曰邦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
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每歲輸身丁錢之類是也曰
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
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錢曰物產是也
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
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
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州郡催理及九品以上
版曹置勿問令其操奇贏爲民補助謂之破分其收

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爲之期所以紓民力諸州
歲奏戶帳具載其戶口丁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兩
物折料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又懲五代藩
鎮重斂之弊遣京朝官分莅京畿倉庾及諸道監輸
受民租調已諸州立糧科院設通判主之而賦稅畢
上貢有致矣太祖建隆以來命官分諸道均田凡苛
虐失實者輙遣黜之又詔許民闢土州縣毋得檢括
止以見田爲額太宗罷江南榷茶諸稅民便之自唐
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外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

亦謂之沿設名品煩多其類不一官司奉附帳籍擾
民爲甚仁宗悉罷諸名而并爲一物夏秋奉入分粗
細二色百姓便之皇祐中天下墾田至景德增四十
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乃減七萬八千餘石田賦不
均其弊如此仁宗行嘉祐五年請復均定纔數郡而
止議者惜之貼射通商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
息并計其數罷官給百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
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然後輦茶入場隨商人
所賣與之劵約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賜諸道貢

錢以足常平倉平價以糴減價以糶濟民用物價不
至騰湧神宗留意農賦常患不均用王安石策詔司
農修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
南北各千步當四十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畝爲一
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分等以定其稅歲
三月畢揭以示人一季無訟卽書戶帳連莊帳付之
以爲地符均稅之法以租額稅數爲限不得均攤增
展致溢舊額若瘠鹵不毛及山林陂塘皆不立稅凡
田方之角立土爲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

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帳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
官給丼縣置簿皆以所方之田爲正自京東路行諸
路倣爲其意亦本乎古而所遣官吏操切騷擾滋爲
民病至于自行新法悞用周官泉府之說如青苗法
春貸秋償秋貸春償收利名曰十一歲二次其實十
四也名曰貸償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免役法凡民
出力役於官者皆令出力輸錢於官官顧民應役名
爲均役其實自操其顧錢之奇贏也均輸法準所安
舍官與民爲市物必其良價有定數私必詭計百出

其間保馬一法病死苦民賠累更爲不便呂惠卿兼
判司農掊歛無所不至鹽場商榷蜀茶國困民怨崇
寧中蔡京爲相專更行俵糴俵糶手實之法括民財
充數家無私人室無私財紹述熙豐故事申安石所
行方田法詔行之然方量官憚於跋履并不躬親一
時之胥吏移多換少大爲擾民中官楊戩復奏汝州
稻田務復行府畿易名公田東暨襄塘西及澠池北
踰大河民田有溢於初巷一步者使輸公田錢政和
末又置營衛所一爲公田所括田二萬三百餘頃民

輸公田外正稅不能復輸矣高宗南渡秦檜貪猾狠賊密諭諸路暗增民稅十之七八頻歲復增積逋至二十餘萬緡債償甚急民力重困皆檜之爲也時征科無法稅役不均强宗巨室阡陌相重而有無稅之田下戶破產相賠而多無田之稅朝廷雖屢蠲積欠以蘇疲民而州縣不能仰承德意至變更名以收之末復買公田充軍用賈似道復行經界推法於諸路而東南尺寸之地皆爲稅官田賣之民則折令買公田買之民則折令賣官與民交易上與下交盡民困

竭矣國祚焉有不傾者也所謂宋之方田法變爲買易公田其法不善者此也明太祖立魚鱗圖冊以主田爲主田各歸其都圖計其高下肥瘠以爲之經而土田之訟質焉黃冊以人戶爲主田各歸其戶詳其舊管新收之數以爲之緯而賦役之法從焉歲久魚鱗冊漫漶不可問賦役冊飛洒詭弊復生嘉靖尚書桂蕚始議丈量田之美瘠以制其畝之廣狹至於糧賦則通計一縣上供之舊數而槩泒之俾因戶攤田因糧編差田與賦有一定之則奸民不得以輕重欺

隱以及鹽鐵有課關路有榷茶馬有巡溥以取民一從乎正爲良法焉揔之三代以上法莫備于周之井田也至商鞅開阡陌而一變今世之所用者固商鞅之阡陌也三代以下法莫備於唐之限田至楊炎定兩稅而一變今所用者又楊炎之兩稅也圖所重在田則田爲經而人爲緯此不與人爲轉移者也冊所重在戶則人爲經而田爲緯此與人爲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登下之數則役不膠於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轉移者以握其常定之劵而田不紛於

出而隱漏之弊絕持此法焉萬世無弊可耳而漢魏之制何多乎哉

宗廟論

祭莫大於宗祀所以萃人心之渙而致孝享也文祖藝祖書有其文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廟皆南向太祖居北有功德者不祧凡有升祔以次而祧不在其數殷曰三宗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自武王克商祖后稷郎增高圉亞圉二廟于二昭二穆之上遞遷至懿王文王親盡以有功當宗別立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

時武王親盡以有功當宗別立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武世室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中皆東向及其祭祫惟太祖東向羣穆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昭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向明向幽此昭穆之所由取也祫合也時祭之祫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于太祖之廟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序其尊卑之次則毀廟之主皆畢陳而無易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礿則各祭其廟其三時皆祫祭焉功臣則配享之書謂玆余大享于先王爾祖從而享之是也廟藏神主而祭之以四孟以神道事之也寢藏衣冠几杖而祭之以四仲各薦新物以人道事之者也其時尚未有園祭也五年大禘則禘其祖之所自立而以始祖配之虞夏皆禘黃帝殷周人禘嚳報本反始之意非仁孝誠敬不克與於此也漢立宗廟惠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以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乃爲立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漢承

秦敝不能親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未能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丙韋玄成匡衡之徒數議之高帝建大業爲太祖文帝厚德恤民爲太宗武帝功在四方爲世宗宣帝之所定議也光武復祖太祖繼元帝後上起四祖廟於洛陽猶宗西漢廟祀明帝章帝仍藏主於光武廟不另起室後世相沿皆爲同堂異室之制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僻處一隅無以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又上厭祖考而不得爲一代之主時率百官公卿以下朝於原陵爲墓祭之始也晉明

帝時宗廟始建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頴川世
數過七宜在迭毀下太常議賀循以爲禮兄弟不相
爲後不得以承代爲祀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
武不繼成帝惠懷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共爲一世惠
帝之崩巳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頴川一世再遷祖
位橫折未見古例以出惠帝爲便唐立獻懿昭宣四
親廟唐中宗以武后東都廟議滿七室以凉武昭王
爲始祖比之商周稷契詔宰相詳議祝欽明等上言
博士等三百人爲兩說張齊賢等不祖武昭王以景

皇帝始封之祖子孫是承且在昭穆之內近舍唐遠
引凉未見其可劉承慶請遷宣皇帝俄以敬皇帝爲
義宗列于廟爲七室西京太廟亦如之睿宗之於孝
和兄弟也陳貞節與博士蘇獻上言引晉賀循兄弟
不相爲後之論請以中宗爲別廟太祫則同食太祖
奉睿宗繼高宗則禰獻永序詔曰可乃奉中宗別廟
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毀伊闕男子孫平子上
書引春秋躋僖公于閔上太室毀五月太廟壞乃躋
二帝之明驗也兄臣于弟猶可躋弟臣于兄乃可躋

乎況以孝和中興功不可沒宜遷還廟博士等共執
之帝知其直卒不能復中宗於廟玄宗開元時有勅
復孝敬廟爲義宗將作大臣韋湊上言以孝敬皇帝
位止東宮未嘗南面立廟稱宗恐非合禮別起寢廟
不入昭穆稽之祀典深爲未便德宗初位玄宗肅宗
旣祔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向禮儀
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
得正請藏二祖主以太宗中宗睿宗德宗從世祖南
向高宗玄宗從太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

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陳京以太常博士上書以
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以正太祖東向之位德明興
聖向巳有廟以藏祔二祖爲宜禮儀使太子少師顏
眞卿太常卿裴邵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工部員
外郎裴樞等京兆少尹韋武國子四門博士韓愈尚
書太僕卿姚南仲鴻臚卿王權各有議群臣顯言二
祖本尊崇非有受命開國之功如后稷之比景皇帝
爲唐始封之祖宜正東面于是定遷二祖于興聖廟
凡禘祫一享廟成而祔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

議㣲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復言者韓愈又爲禘祫之議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常祭甚多合祭甚少是太祖所屈之時少而所伸之祭多其言甚詳云宋太祖立四親廟僖順翼宣宣即太祖之父也定制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命有司祭其常食一牙盤上之非古禮矣宋主太祖已久主嚴父之說專以英宗配帝初宋

時議僖廟祧遷王安石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無考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於夾室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孫子殆非所以順祖宗之孝以事亡如事存之道也韓維孫周皆主祧之夾室居順祖之右猶議以爲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者皆藏於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皆從之取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有所自伸此韓愈謂祖以孫貴孫以祖屈之義也光宗時太祖刱業之君也

太宗仁宗二帝功德不祧爲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昭穆之外親盡而祧僖祖太祖之高祖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別爲一廟以藏主而以順翼宣三主祔其中遇行禘則以請僖祖就太祖之廟享之以太祖配焉大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如常儀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尊尊親親各得其宜矣元郊祀之禮至大德九年乃定親享太廟自至大二年始改號幾十年而典

祀方舉其顯順二君不當稱宗睿裕二宗不當立廟武宗繼體而追王順宗泰定入立而推尊顯廟則違支子之禮成宗君也順宗臣也以次升祔而反躋于上則蹈逆祀之譏未爲當也明太祖立德懿熙仁四親廟帝論禮臣曰近時祭祀供用籩豆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豈識此今造宗廟祭器仍依生時所用酒壺盃盞匳笥帷帳之屬無不具也建文始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之永爲定制明之建文陵廟與景泰廟號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上言以爲建文

君成祖旣葬以天子之禮宜享天下之祭當復其陵廟奉時祭祀其不敢言升祔者爲其間于成祖有倫序失次者也景皇帝以土木之變國家岌岌難保景皇帝奉太后命進位大寶鎮安人心戡定禍亂以至鑾輿反正聖子神孫坐享寧謐之業者景皇帝之力豈可少哉廸升遐之日諡號葬祭率從貶損憲宗純皇帝巳允議復宜尊照典制脩加尊謚仍恭上廟號英廟之于景皇帝兄弟也昭穆所在旣無踰越之嫌功德並隆又無偏廢之議不則奉其主藏於祧廟惟

于歲暮祫祭時出其主于英廟之下則尊尊親親兩無所碍亦爲至正之論世宗時中允廖道南上疏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宗居中懿熙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祫禘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九年十月改建太廟乃比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累朝衣冠於神座而祀之於是始以功臣配享矣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聖祖初制兆圜丘於南郊以祀天兆方丘於北郊以祀地尊聖祖配享以

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太祖太宗於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增太廟大禘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于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可復夏言復疏申明祀享之議曰周人以后稷配天于郊以文王配帝於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宜奉太祖配天於圜丘所以尊太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所以尊太宗於是復會羣臣集議遂定制焉祭各有尚虞人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是也親親之義則禹不先鯀周不

先不窋鄭必宗帝乙厲王所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是也正統相傳宣帝繼孝昭後不得尊史王孫光武繼元帝後不得尊南頓公與定陶安濮典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也荒遠莫稽則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唐之不祖梁明王宋之不祖僖祖是也西漢孝武營明堂而以高祖配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帝之後無聞焉東漢孝明始爲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章安二帝亦以光武配孝安之後無聞焉有唐始在

孝和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則以肅宗配之雖本於嚴父之說而功德則未也兄弟之世及也殷盤庚不序湯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唐睿宗不當不祭孝和而先祭太上皇兄弟並祔不得毀二代祖是也間歲舉行則已疎一月數祭則已勞或以禘祫止一歲之祭則失三年五年之大典則已背謂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韋玄武之説也七者其正數有功德者則宗

之不可預設此劉歆之說也五廟同在都宮昭帝居左穆帝居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而昭不見穆穆不見昭內有以各全其尊祫則合食于太祖禘則推本於太祖所自出之祖積厚者流光德深者報遠也設奉先殿於太內太常每日薦新品物光祿寺供薦卽古祭寢廟之禮也遊廟原廟之禮歲時遣官祭陵寢卽漢朝原陵宗朝安陵之禮也後代皆合功臣從祀卽大享於先王爾祖從而享之義也其燕饗脩舉賞賚有加差王格有廟合萬國之懽心

以事一人也前事具在要在報本反始之主與引經考禮之臣毅然舉之何如耳

郊祀論

王者父天母地歲時殷薦而以祖考配之所以報本反始也自其在上者謂之天自其主宰者謂之帝不言地者毋從父也虞書類于上帝已有其文周禮大司樂冬至祀天于圜丘從陽地陽位也夏至祀地于方澤從陰地陰位也元日祈穀于天宗四時各以所王之帝祭之合之泰壇一年有再見之文尊尊親親周道備矣祀后稷于南郊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仁之盡義之至也秦襄公始作西畤祠白

帝其後并青赤黃而祠之始皇因見文公獲黑龍以水德王尊四時上帝而祀非其古漢高仍秦制之舊立黑帝祠有司致祭有古禮不行之嘆也文帝宣室鬼神之對始幸雍郊見五時用辛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而親祠之尚未有定時也武帝始三歲一郊而所行之禮不過用方士之說太乙之祀高帝配天之禮缺焉未舉元帝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至雍祀五時成帝徙甘泉泰畤置于長安始分祀南北郊其制未備哀平之間怵于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爲罷復紛紛無定制焉西漢雖有郊祀之禮或以求仙或以祈嗣皆惑于禍福鬼神之說而報本反始之誠槩未之舉也光武置郊丘于洛陽以高帝配祀雖其引用元始故事合祭天地與周禮司樂不侔然天親乎地父母共食而百神受職焉亦彬彬乎一代之盛也明帝孟月合兆五郊于雒陽四至日迎奉祭之西晉有郊壇而無配祀宋齊之間各以祖配天而凉德不享合祭之未之聞也梁武帝爲南北郊間歲舉行而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之南郊以祭天皇

其五帝別爲明堂祀之陳武帝受禪修圜丘明年正月上辛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文帝改以太祖配之隋文帝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五方上帝並從祀孟春上辛祀感生帝于南郊亦以武元配之大業元年始改以文皇配感生帝祀餘依舊唐有事上帝必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然後郊祀垂拱中祭昊天上帝于圜丘議配享禮沈伯儀以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圜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

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太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一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中宗時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等力諫皇后亞獻以爲非禮周禮冬至祭天于圜丘不以地配惟始祖爲主亦不以妣配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惟漢有天帝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爲法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兼有三祖同配之禮天寶中勅以凡有祭

應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仲春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三大禮開元中並罷三祖同配此唐代郊社所由分而合者也宋太祖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于景靈宮徧享太廟恪祖享帝兩爲得之至道三年詔親祀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嘉祐六年禮官言三祖同配非禮郊無二之三后同配實所以瀆祭非所以寧神也乃以太祖定配大抵宋祖宗皆主合祭天地其不合祭惟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朱熹亦取周禮之說以爲分祭之是云元初合祀天地仁宗時太常寺請立北郊不果行大抵元皆遣祭至文宗七世始行親祀焉明太祖初分祀天地各爲之壇其後因風雨不時乃合祭之爲壇于南郊其上屋之蓋泰壇明堂爲一制也世宗時始分爲南北二郊行分祭禮建圜丘于南郊其北爲玄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爲地祇宮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

于西郊列聖相傳以太祖太宗並配用夏言之言奉太祖配天則周之后稷配天于郊是也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祀于明堂也並配則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總之郊社之義或分而合或合而分朝不一制士不一說或以周禮爲傳疑之文或以後世乃嬌誣之舉總之尊尊親親以爲報本反始之誠不惑于祈福神仙之術則其折衷攷論固又在當事之人矣

議禮論

聞之宗祀者朝廷之大統也父子者人生之至性也孝子莫大於嚴父然饗帝格親皆有不易之典先王因人情而制禮情之過者仍復以禮閑之無或過也無或不及也大宗爲正而小宗不得混焉君臣之分盡而父子之性亦盡間有不合者變而通之總期適中而止書曰享祀無豐于昵禮有盡而情無盡未有不遺後世之議者也漢哀帝成帝召入以爲嗣夫既爲人後矣其定陶共王不得而子之身承社稷宗廟之重繼禮大宗爲所後報斬衰之年而降其父母期年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使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尊親交盡冷褒之奏實爲過情師丹之言不可易也宋英宗仁宗育于宮中恩養最厚其議濮王典禮也司馬光獨引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議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高官大國極其尊崇韓琦歐陽修更引喪大記爲詞爲尚存父母之號以至特立園廟于帝獨親則祫祭之時有二考也厚所生而薄所繼違禮妄尊不幾紊失大宗乎則又賢

者之過也明武帝不豫無嗣兄終弟及取世宗入繼大統眞與漢哀宋英早爲育養者稍別然于正統相承自在也而興獻王也楊廷和等固執師丹司馬光之說佐以朱熹程頤之論以爲宜稱皇叔父固無以展孝子尊親之情故謂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而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張璁桂萼之言是也而獨至推愛過節訊黨失宜遂至大獄一時君子道消而初定世廟繼惑于豐坊分宜之言謚爲睿宗祔于太廟躋于武宗之上饗上帝于太極殿以睿宗配之以至九廟之災久暘不雨豈非議禮者之過耶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大統也夏后氏郊鯀而宗禹大孝也鯀鄣洪水而殛死杍師禹者也夏后氏報焉舜之不郊瞍謂無報也宣帝爲孝昭後終不尊戾太子史王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宣帝則是而光武身起草萊力恢漢祚原非以統相傳則祖高帝而竟立四親廟亦未爲過當也宋孝宗孝事太上皇數加徽號終三年喪極盡承統之義矣然其身未見推隆所生未爲極是理宗爲榮王希瓐之子

寧宗無嗣迎立之而親親之典不聞九廟之火是乎非乎總之禮無過也無不及也考所係以繼大統隆所生以備尊稱以臣兼君則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則干天下大統故尊號之是立廟之非以禮制情而不使過于則不然果于排擊小人得乘間悅君以爲媢主之行忠臣義士結舌而不敢言千載以下或又有學前人而失者矣宗社之正論謂何固未可以一格而斷之也

兵制論

兵以威天下而佳之者不祥肰而志戰則危不可不修也先王容民畜衆於以内修農政外強武備苟得其制雖三代莫以易也兵戰始於黃帝禹征有苗大戰於甘乃召六卿六鄉者六卿之鄉也周武王以兵克商天下旣定遂因井田以定軍賦因封建以定内外相維之軍政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爲一丘丘出戎馬一四丘爲甸六十四井爲一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積而賦之王畿

千里出車萬乘因其所居聯爲什伍其在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縣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是爲一軍鄉師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若大師田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其在六遂亦如之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鄼五鄼爲鄙四鄙爲縣五縣爲遂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有發以下剎致之大槩鄉之車徒猶後世之京軍主居王畿爲國本者也遂之車徒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

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此以井田出車徒之法也天子六鄉鄉各一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此因井田置將帥之法也而總屬之於大司徒征之於大司馬有事則天子以牙璋發之內而天子王畿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至其五服綦布則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內有六軍以壯京師而侯國之軍不足以敵天子則强幹弱

枝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外有五服大小相制星羅辰拱以朝戴王室則指臂相使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此因封建制軍政之法也其立法大意以軍藏於六鄉而弗謂軍以將藏於六鄉而弗謂將以衛藏於封建之中而弗謂衛且以蒐苗獮狩隱其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黨族鄉州寓其車兩卒旅什伍之實以豵䝐耒耜錢鎛藏其車馬鉦鐲旗常戈甲之形農皆爲兵吏皆爲將無以農養兵之害無爲兵擇將之勞有事則征行及其無事則

盡歸於田畝此三代以來兵制之善無有備於周者也晉成公作丘甲重賦病民春秋譏而書之晉魏舒敗狄於大鹵始用步卒而丘車之制寖廢及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爲二十一鄉有軌里連鄉之約雖變周制猶未大失寓兵於農之意也故其伐宋也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者薄春秋善之至後五伯迭興治兵相雄晉有被廬之蒐楚有兩廣之駕晉有三軍之作制雖不同皆去古未遠未盡民而兵之也至戰國爭鬬之事愈勝兵制遂蕩然無復古矣其時之民

勝甲以上皆籍爲兵齊有技擊魏有武卒秦有銳士以師計之多者號百萬少者不下五六十萬商鞅又變爲什伍之制卒也二世而亡兵多而不戢實商鞅之法誤之也漢興京師有南北之屯而置材官於郡國衛尉掌南軍以衛宮城主兵殿外又設光祿勳主兵殿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惟中壘射聲虎賁屯城中餘皆屯城外南軍取之列郡以其去鄉遠無顧慮便於衛宮寢北軍取諸三輔以其距京近同利

害而便於衛都城更有三品貴介不遺役有七科惡少必及南北軍皆隸於三公而光祿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護門禁外充車騎者皆公卿子弟之俊秀及經明行修者則宿衛之任固亦周虎賁綴衣遺意哉故諸呂之亂太尉以北軍討平之亦措置有素其郡國之兵則屬之都衛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殿最每歲八月會都試焉其賦於民也以丁而不以田皆教習於平時而徵發於有事此漢郡縣兵之大略也武帝窮兵北漠分遣中尉材官出擊恐

京師單弱於八校尉而外又增制城校尉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於光祿增制期門羽林之屬爲官掖衛自八校之置以習知胡越之人爲之而後世召募之弊始此矣自期門羽林皆家世爲之而後世恩蔭之弊始此矣自期門羽林之屬隸於光祿以爲天子之私人而後世禁軍內操之弊始此矣自疎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兵領於司馬往往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無與焉而異日外戚擅權宦官專兵祚移於新莽禍釀於中常侍謂非武帝之變壞南北

軍之制啓之哉至郡國之兵亦自武帝壞之元狩之後兵革數動調發之士日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征調繁擾天下騷然至宣昭之後一切奔命及惡少刑徒三百石吏無不徵發此皆武帝階之厲也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置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仍舊制於北軍八校省爲五營於南軍六省去衛士郡國兵一切罷之故終東漢之世外之士兵不練內之衛兵不精盜起一方而三方震動發興甲兵取辦臨時至張角

之亂藉外兵以滅之諸侯擁兵而漢遂三分也三國蜀立五軍倣光武省八校爲五營之制魏仍東漢之舊而制兵爲强曹公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及文帝增制中營於是有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五校統之又置大將軍督都中外兵兵柄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西魏大統中宇文泰用蘇綽始倣周典制六軍籍六等之民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爲百府周自克齊之後併前所置六軍而東北別爲七總管自此隸戶有還奴虜有免隱丁有詠

府兵有復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更糧蓄以六家備民力稍裕矣隋之兵制大抵承周府兵之舊而分十二衛焉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文帝取江南之後凡總管兵合五十一萬八千而散之要害之地者凡八所焉唐初析關中爲十二道皆置府兵天下既定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及東宮六率府有上中下團有校尉隊有正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皆有歲輸之庫征行給還

應給馬者官給馬應宿衛者番上兵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各一月更平居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備宿衛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伍而將帥無握兵之重且關中府兵數當天下之半天下之兵亦足當關中之半則天下之勢不偏重而內之重可以制外之方鎮而不至於畔外之重可以禁內之强臣而不至於篡故府兵之制凡發兵皆發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內外相維兵農各得誠得周封建井田之美意焉

三代以下論兵制之善者誠無有過於唐之府兵者矣及征調日繁更番日苦士卒逃亡宿衛空虛張說議停募人宿衛一變而爲彍騎矣肰有兵在外常足以制內故安史叛而子儀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猶有可恃德宗時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畿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寇在旦夕乃求援於千里之外豈不失居重御輕之道哉厥後藩鎮專征而外府之兵制失御宦官兼帥內府之

兵制下移唐兵三變愈變愈失其視井田封建之初遐乎遠矣設也府兵之制不壞即壞矣復修其法而補其伍唐之天下豈遂至此極哉宋懲五季强將之弊聚天下之兵於京師而在於京師者曰禁兵在郡縣者曰廂兵不由召募者曰民兵蕃夷內附者曰蕃兵禁兵皆選魁偉强健者充之廂兵多老弱戍邊征伐悉用禁兵故開寶至道之間兵精而數少賞重而法輕而其後也遂失之驕慶曆間因西陲多事增募諸軍遂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而不足而其失

也冗安石欲以民易兵爲保甲之令盡天下之戶口而什伍之設官無制訓練不以其時究也有名無實而其失也擾及金人入寇所過無堅城失在重禁兵而補募之法弛輕廂兵而郡國之衛弱也南渡以來日見削弱明太祖定鼎金陵兵制大槩有四曰京兵曰留都兵曰腹內衛所兵曰邊兵京兵有二衛宮禁者錦衣十六衛以備宿衛衛京城者五府四十八衛以備征伐如漢南北軍制於京師設衛七十二於畿甸設衛五十餘於四方設衛百九十二兵皆一出於

耕屯如唐府兵之制蓋異名而同實矣永樂初增七十二衛之制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爲三大營營各設提督而統以文武大臣天下承平已久武備日弛至中官王振專兵而土木之變作於是于謙議立十大團營合勝兵十五萬兵數已減洪武永樂之半矣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武宗初復罷尋復置弘治中選京衛兵十有二萬定分爲十二團營正德六年又設東西兩官廳於大內其十二營如故嘉靖

因外患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復改爲三大營後仇鸞敗事復爲十二團營營制紛紛迭更迭置曾無濟於旦夕之緩急者失在諸營之兵皆爲空名占役僨師欺隱賄操則四集市人支糧而兵有其名訓練而將無其實耳此三百年之天下一旦土崩瓦解潰決而不可止者原於積弊相沿不可謂祖宗立法之不善也漢之兵失於强唐之兵失於悍宋之兵失於冗明則有唐之悍宋之冗無漢之强天下患莫大於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征行者不以其數調

發者不從其方備邊防者不嚴其權制餽兵者不重其衛老弱者不汰其冗缺伍者不補其數苟能去此數患則兵無不足備無不豫又何必拘拘於古法哉

刑法論

人君以天道治天下春夏尚德秋冬明刑天有燠而無寒則沴害應君有生而無殺則邪慝行要在慎以用之而無失好生之意斯可也堯舜之時皐陶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旨可知總期于無刑矣夫用刑者如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苟得其當雖殘人之肌膚斷人之肢體椓人之竅穴而不失乎仁此堯舜之時墨劓荆宮大辟好生之德所以洽也不得其當雖日縱數

囚歲不戮一人而反不得謂之仁元帝輕除死刑三十四條哀帝輕除死刑八十一條乾綱所以廢弛漢室因之不振也夫商紂暴虐剖剔孕婦爲炮烙之刑應以亡殷周厲王監謗道路以目諸侯叛離秦用督責之令嚴誹謗妖言天下盜賊愈多隋盜一錢皆棄市律外决杖民益思亂何者以德行刑則德積而祥和生以威用刑則威積而哀怨作也古來致刑措者三代周成康漢文景唐貞觀是也不有武王之明德慎罰爲八議三剌之法漢之約法三章除秦苛政太宗

之禁笞背寬紋刑何以道洽政治民協于中有如是之効也哉故曰刑者平也所以持天下之平一成而不可易者也法之所在雖公主之親家令之近宦官之威制尚不能屈之使不治法之不在則斬木伐獸尚念上天小民何辜而敢虐乎大抵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通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須人主權斷主者平文若釋之報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高戮丁公之謂也刑不上于大夫所以養廉恥也刑不及于老幼所以哀矜獨也議親之典

可比例而觀也復讐之議可引經而斷也刑鼎刑書可法而不可法也盜高廟玉環而族無以處乎盜長陵一抔土者之刑也雖然人主用法而執法之人猶不可不慎舜用咎繇而平允周用蘇公而中罰漢用蕭何律令寬平民乃寧一以及張釋之爲廷尉民不敢犯法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不犯法君臣相得以臻仁厚若夫漢武用張湯等作沈命法武后用來俊臣索元禮設告密匭羅織爲經鍜煉成獄一人被索䄡

及千家三木囊頭啼號載道哀怨所感水旱隨之向非武帝輪臺之悔及仁傑反周之功則漢唐天下幾不可問哉大抵欲立奇功者必借厚斂欲行厚斂者必先峻法武帝有事征伐酤榷繁興佐之以刑王安石導神宗以邊事新法病農而又欲以律學取士日事深文幾敗宋室幸也仁文開國不事擊斷猶如周家忠厚之遺可以弱而未可以亡也國運所賴以久存也夫

后妃論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主動陰主靜動則正位乎外靜則正位乎內此天地之通義也故王者之化始自閨門要使其無成有終則綱常正而亂本消矣從來女統之傳互有得失要之齊家之化宜講也女媧之治莫考矣塗山與夏妹喜喪桀有娀與殷妲己亡紂太任開周室褒姒走幽王令祖末孫判若淵漢豈非夫婦之道同而義聽之事異乎哉是故夫者婦之所從君者后之所式朝廷作於恭默宮壼化於婉順

無二道也周宣王中興姜后脫簪永巷用輔勤治唐太宗以聖仁培基長孫皇后文德著聞凡有奏請多所獻替宋太祖脩身齊家後來曹劉二后兩輔幼主代有懿稱宣仁太后更任司馬光等用開元祐之治明太祖削平大難馬皇后躬行仁儉諸所制作內贊居多此數后者先後畧同槩可見矣然而明德馬后與鄧后俱良將之子讀書曉古義其不營外家之封與檢勅竇氏賓客力罷五侯不與宣仁太后不爲戚党謀恩澤者並足千古也哉況乎天欲戡亂人國而

降之以妖祥抑有命存不可勉强春秋沙麓山崩晉史卜之以爲其地六百年後當有聖母出卒生漢元王皇后緜歷三世衆漢祚授之猶子李淳風爲唐太宗推筭謂宫中妖孽已成四十年後且有天下誅唐子孫帝欲求殺之曰王者不可得殺即殺之必復生爲男子又多此血𡽈陛下子孫真無遺類矣已而武氏果篡奪唐祚由此觀之尤物之生原有天意晉史已可得之於前知淳風不得寘力於當日故無足怪者且夫母氏之禍無過於呂武二后也然而陳平依

阿取容其失與李勣等北軍之入安劉氏者必勃狄仁傑能從容言姑姪母子之親疎反帝房州引十王以平禍亂不有君子其何以延鼎祚于一線也哉賈梁條殺禍起宫闈至於閻后之專横忌妬兄弟共爲卿校內典禁兵擅行廢主晉賈后以婦弒姑酖太子遍殺楊駿司馬亮司馬瑋等淫虐三十年卒行毒弒貴人張氏以戲言弒武帝元魏胡后進毒弒其帝詡而立臨洮王世子釗女德無厭婦亂無極可爲寒心則又與于呂武之甚者也嗟嗟飛燕亂漢玉環傾唐潘妃蓮步麗華結綺以及西施可以沼吳宣姜卒至亂衛古今上下憑弔荒凉況於竇氏五侯羣見誅戮王家世后終至滅亡霍光之隱女逆而赤其族楊國忠之怙妹寵而忘其身盛極則衰天道所戒至于身僇家亡灰飛煙滅求其不封兄弟不請恩澤者得以自全豈可得耶唐之身教不正而有武韋楊張之亂宋之家範既端而有高曹向孟之賢至于定宗祀于將傾拯乾綱于大正則又在安劉氏反唐室調和兩宫定策國老之元臣非尋常氣數之可論也

儲貳論

建儲爲天下根本本立則枝不搖禍亂以息天下治亂莫不由于此要在選建賢良早爲教誨習與性成以開有道之長平居無小人間離之讒臨幾無倉卒變端之舉天性常親國本常固大統常尊雖萬世無以易也禹家天下而與子重大統絕亂萌也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卒致君德成就享祚最永幽王廢宜臼立伯服以至東周之亂而子頹叔帶子朝之變天王出奔皆因儲嗣不定之故也諸侯如魯武公以長

子括幼子戲見王而立戲括子伯御殺戲自立齊桓公用豎刁易牙廢世子昭五公子之禍不止齊景公立愛子荼田乞殺荼而立陽生政歸田氏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國亂數傳以及智瑩舍宵而立瑤卒滅知氏吳王舍其子而立弟致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致有宋督之變先事之防不可不慎也夫高帝開業之主也昵于趙王母子意欲易儲而非留侯引見四皓羽翼已成幾搖國本李泌之於肅宗也初諫用廣平王爲元帥衆心所屬大統攸歸建

寧既誅引黃臺瓜辭以動之太子獲全其于德宗也因蕭妃之失上切責太子欲立舒王泌引前事爲戒反覆開導保全父子兩朝奠安元臣正言之功豈可少哉秦殺扶蘇立胡亥漢武以江充之讒巫蠱殺戾太子晉惠以賈后之忌醉紙殺愍懷太子隋文帝用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而立煬帝四維不張國紀喪滅未有不身敗國亡危如朝露者也夫有唐建成之廢勢屬難已而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

與朝廷數十人訊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云願陛下無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其天年太宗從之並廢魏王泰而立晉王雖天倫之變非所得爲而準古酌今循賢于漢武隋文多多也夫天下安則必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國失望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世民隆基事僅再見不可一格而論也宋太宗在位日久儲貳未定馮拯上書見貶寇準入見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從之乃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大

位遂定其不豫也呂端知王繼恩有變乃紿入書閣鎖閉之入宮告后事成乃出皆太宗擇儲之明至此若夫晉惠不聰大臣知爲此座可惜向早爲選定豈有中原之亂乎故據法而失殷紂與微子可並論也宋仁宗儲嗣未立司馬光上書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舉小人無遠慮特欲于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韓琦亦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

嗣則天下莫敢違矣乃于所養二子之中擇立宗實爲宋賢主明神宗東宮未定羣臣連章累牘震哭寢門有見于此亦有足多者善哉賈誼之言當早爲諭導左右近習庶子家令日以絃歌鷹犬淫聲嬖色漸入于邪焉有不敢若早選用正人朝夕開導如衛瑄周文石奮疏廣汲黯鄭莊之流非僻無自而入德義日進而明其于異日之臨御也何有故輔太子者又無貴于潘陸之華而在于園綺之實也

相臣論

三公坐而論道其職與百司不等要在人君誠信以責承之啓心沃心養成君德於以定大議決大難取之裕如所謂得一人則治失一人則亂不可不嚴也軒皇之治天下也前常先而後大隗左風后而右力牧遂開垂衣之治堯舉舜舜舉禹稷契臯陶伯益水火兵農禮樂各得其職舜禹皆受禪有天下益獨避之終老臣節至於有殷在成湯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太甲時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尹陟臣扈

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仲虺說命二篇更能勤修聖學允懷道集爲相業之最著云周武王用太公望以取天下而周召分陜畢爲太保其閎散适佚之徒各宜力以勳至治成王時元公輔治宅洛居師東征而四國是王幽王之亂周召共和宣王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卜世卜年數過其曆相王之功也其後相業不純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不得槩見或以德或以才或以功得其一端可以濟太平定大業可列而數也

其在開刱首勛之相如蕭何入關取秦府書簿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鄧禹之仗策從王寇恂之運糧河南軍餉不絕唐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心輔政惟恐一物失所宋之趙普剛毅果斷數定大謀佐命之功居多元之耶律楚材數事帷幄明太祖之李善長從龍淮甸股肱弼亮輔理太平是也其爲守文輔治之相如曹參奉何法度清靜寧一魏相丙吉循漢故事同心輔政玄宗時姚崇宋璟繼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賦役寬平刑罰清省開元之治

比隆貞觀百姓富庶幾至刑措宋之呂蒙正忠厚寬簡以道自持王旦之愼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每有薦舉未嘗人知是也其有勘定禍亂之相周勃之以北軍誅諸呂王導之大義滅親謝安之圍棊博墅淝水奏捷狄梁公引用五王反周爲唐李愬之平淮蔡李德裕之安定藩鎭河北歸命寇準之贊親征臨變不驚坐致寧謐李剛趙鼎之矢志恢復力勸進取者是也其爲克敦大體之相陳平不對決獄錢穀多寡佐天子和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問牛喘以爲三公陰陽失調所致裴度之不判度支李沆之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弊一切報罷呂端持重識大體以淸儉爲務楚材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減一事是也其爲愛勞任事之相諸葛亮事凡大小皆爲躬親纖細必舉司馬光躬親庶務以身殉社稷不舍晝夜病革譫之如夢中語皆朝廷事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也其爲知人薦舉之相蕭何之薦曹參丙吉

之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婁師德之薦狄仁傑呂蒙正之薦呂端司馬光之薦呂公著是也其爲定策決計之相如霍光之立昭帝呂夷簡之定策兩朝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平之安于太保之立景帝中外寧謐英宗得返是也其爲淸儉自持之相范文子無一卒之田晏平伯三十年一狐裘不易李沆之廳事僅容旋馬薛文淸奉身淸謹卒無以斂是也其爲中外具瞻之相裴度用兵淮蔡強藩授首歷四朝繫天下之重輕者四十年王曾正色立朝大奸斂跡天

下想望風采富鄭公名聞隣國遼使至必問出處安否是也其爲思患預防之相羊祜之謂彼吳之後當煩睿慮李沆言當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人主少年使知四方艱難不肰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山濤之知王戎王旦之知丁謂之不可用韓琦之知王安石之不可爲相劉靑田之言胡惟庸之僨轅破犂者是也其爲敷奏嘉謨之相如魏徵之九思十漸犯顏不避張九齡之千秋金鑑陸贄之隨政布悃剴切著明司馬光之三劄五

規洞悉利弊是也其爲抗顏正色之相王陵之不王諸呂申屠嘉之斥鄧通杜悰遥倡女入宮不狥監軍意得大臣體趙普之補牘復上李沆之引燭焚詔韓琦之空頭敕是也其爲名法救時之相管仲佐桓公內政嚴飭威加諸侯子產之佐鄭鑄刑書威以濟寛王猛佐符堅以嚴權貴勛戚誅僇二十餘人秦國大治道不拾遺蘇綽佐宇文泰初定墨入朱出之詔嘗曰人主當訓人如嚴師后周之治屹肰爲一代法是也至於平津之廣納賓客張安世之謹愼固密東漢

伏湛宋弘第五倫袁安任隗楊震黃瓊輩各著唐時韓休之尚直張說之尚通張嘉貞之尚吏李元紘杜暹尚儉憲宗時裴垍先正君心局量峻整人不敢干以私李絳鯁直廸君以尚德不尚刑宋時賢相輩出眞宗之有張齊賢李沆王旦白敏中仁宗初文彥博富弼王堯臣韓琦等定大計元祐之治司馬光引用呂公著仁者之勇呂大防朴厚忠直范純仁以博大開上意忠厚華士風而南渡之眞德秀魏了翁趙汝愚最著元世宗之完澤不忽术武宗之阿合不花答

刺罕哈孫塔思不花順帝脫脫皆爲名相明朝解縉黃淮胡廣等並見大功仁宣英三朝三楊輔治憲宗李賢商輅武宗劉健謝遷而楊一淸左右之功居多權此而往皆共足千古焉

功將論

相治天下以文德將安天下以武功故將與相並重山有猛獸則蔟藜不採國有將臣則外侮不作將固不可一日無也將有六明於天時審於人事察於地宜決策而動上佐王中佐伯身爲國師言爲兵法是曰佐命之將見善則納有功不伐不殺降不遷戮不屠城不殲卒能以全用兵進利邦國退保功名是曰賢哲之將智足以制勝勇足以克敵所向無前所當必破爭利不妄動顧害必審慮是曰必勝之將忠於

所事生死不二見敵務盡見害不怵是曰義毅之將敢勇深入跳盪解煩人莫能當萬馬辟易是曰無敵之將任智挾氣難於制馭動不萬全勝敗相半是曰才戾之將佐命之將於古得數人焉周呂望爲上召虎晉舅犯越范蠡吳孫武子次之齊穰苴孫臏魏吳起尉繚子次之漢張良鄧禹諸葛亮魏崔浩符秦王猛唐李靖李泌明劉基稱最著賢哲之將於古得數十人焉屯田之趙充國以老謀守河內之寇恂以文武足備大樹將軍之馮異以口不言功憂國奉公之

祭遵以雅歌投壺守安定撫西羌之張奐以正身潔己都督襄陽之羊祜以忠信威德收復兩京之郭子儀以寬仁馭士忠誠事主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不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宗澤力圖恢復死猶呼渡河种師道居豹休谷因金人入師聞命卽行孟宗政守襄陽數敗金人而好賢樂善孟珙方略嚴整建旗鼓時人莫敢仰視退則焚香危坐蕭然無事徐達爲大將軍凡破城之日兵不血刃郭登守大同智勇兼竭恪盡臣節王信守湖廣康公有

威必勝之將於古得數十人焉滅楚之王翦復燕之樂毅破匈奴之李牧敗秦軍之趙奢善用趙衆之廉頗以卽墨收復全齊之田單虜魏王破趙定三齊之韓信平七國之周亞夫擊匈奴之衛青長驅入蜀之岑彭執金吾冠軍之賈復破張步之耿弇隱若一敵國之吳漢破九真征交趾之馬援擊朝歌賊破西羌之虞詡由陰平入蜀之鄧艾破曹兵於赤壁之周瑜敗昭烈於猇亭之陸遜下東吳之杜預王濬破樹機能之馬隆敗秦符堅之謝玄宋之檀道濟梁之韋叡

周之韋孝寬隋之韓擒虎高熲史萬歲唐之李勣裴行儉李光弼李晟李愬渾瑊馬燧宋之曹瑋狄青种世衡韓世忠劉琦吳玠吳璘余玠趙葵趙范明之常遇春李文忠沐英傅友德張輔戚繼光沈希儀義毅之將於古得數人焉志在滅吳讒殉者伍員從昭烈於敗軍百折而心不變者關羽請兵赴難寧死不屈者臧洪困守孤城百戰不衰者張巡破敵盡忠危身奉國者岳飛無敵之將於古得數人焉漢則霍去病三國則趙雲馬超苻秦則鄧羌張蚝隋則来護兒唐則尉遲敬德僕固懷恩宋則楊業才戾之將若白起以殺降而勇不足尚也陳湯以好利而智不足尚也楊素以多殺士卒傾覆隋室而略不足尚也賀若弼以三太猛心而功不足尚也侯君集以陷於逆節而威不足尚也薛萬徹盛彥師以不大勝則大敗而悍不足尚也是故聖武之將可與任帷幄賢哲之將可與共國家必勝之將可與托邊疆義毅之將可與寄社稷無敵之將有人將之則得無人將之則失可以摧鋒陷陣而不可以專閫才戾之將則又在上之善

使之駕馭之而已

忠義論

人生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葢遇合之不幸也肰天綱人紀賴以植立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難無仗義死節之臣苟預養其廉恥以爲報國之用其事非淺鮮也商周之季龍逢比干皆以諫誅下至屈原之哀放自沉伍員之鐲鏤決目綣綣宗國以死謝之夷齊之不食周粟與龔勝之餓死謝枋得之不食而死文天祥之足不履地其心同也趙之公孫杵臼與宋之陸秀夫張世傑其事同也春秋之後荀息之死於

晉仇牧之死於宋杞梁之死於莒召忽之死於子糾邢蒯聵之死於齊簡公欒共子之死於翼王蠋之不事二君魯仲連之義不帝秦縮高之全父子君臣之義後先不等總歸於正殺身成仁有死無二焉申包胥之救楚豫讓之報知伯張子房之報韓一也萇弘之血嵇侍中之血一也比干之剖心安金藏之剖心以明太子不反衛弘演之自剖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之一也蘇武之使匈奴齧雪吞毡十九年持節歸漢洪皓之使金飲蘗冷山十餘年而歸宋魏使於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完節而還一也漢高之困於楚項紀信代帝死明高之困於僞漢韓成代帝死一也張巡許遠守睢陽羅雀掘鼠以身殉城李庭芝姜才固守淮東誓不降元粟盡食子尚皆力戰一也劉崇翟義之起兵討莽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操徐敬業之傳檄討武氏鄭畋之傳檄討黃巢一也六唐使者孫晟使周不屈索靴帽整衣冠南拜就刑劉韐之使金作書寄子沐浴酌巵酒而死闔進義之使金南面向拜曰吾皇帝行在也而死一也卞壺父子

殉晉顏真卿兄弟忠唐楚國兩龔南鄭二李並忠於漢梁校尉江子一子四子五兄弟同力戰死晉梁絳之夫妻死節趙昂發夫婦並縊於從容堂李芾之闔門死節一也蜀漢之諸葛瞻之臣死於君劉諶之子死於父桓彝之不負朝廷長史裨惠之不負桓侯田橫門客魯國諸生亦各爲其主而死一也晉之篡魏也王經謝母死節其平吳也丞相張悌迎戰死之諸葛靚流涕遁去固辭不拜終身不向朝廷而坐驃騎將軍孫秀聞吳平不賀南面流涕晉世祖齊萬年之

戰將軍周處效節致命力戰而死惠帝時雍州刺史劉沈討王顒不克而死蕩陰之敗嵇紹以身衛帝而死劉聰弑帝平陽庾珉王儁死之以及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丁羅致命於舊君辛吉恥臣於戎敵王諒斷臂以厲忠臣匹殫之不臣於石虎周顗之見殺於王敦虞悝之闔門忠義侍中褚翜之抱帝御太極殿力叱蘇峻兵不敢犯辛謐之不仕魏王閔不食而卒符堅之變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開口而死何晉世之多忠臣也劉宋

之篡韓延之更其字與裕父同自絕不臣劉氏郎中令張禕不忍酖零陵飲酖自死蕭齊之亂沈攸之與袁粲劉秉并爲所殺裴顗數齊王過惡掛冠而去侯景之亂羊侃傾宗報主太守張嵊御史中丞沈峻死之陳霸先勒兵入宮舍人沈恪排闥誓死不奉詔元景皓之不改姓高氏甘心受誅各爲其主皆有足多者焉唐代安祿山之亂顏杲卿罵賊而死朱泚之變段秀實以笏擊賊出血李希烈之叛顏眞卿亦守節而死五季之時如孫揆之受鋸於克用王彥章之盡

節於後梁姚洪之盡節於明宗宋令詢自縊於閔帝沈斌之殉城於石晉張仁贍之甘死於南唐韓通李筠之致命於後周忠信凛凛不可磨滅金之滅遼也死節者十餘人其下汴京也南朝止李侍郎一人其故何哉至於南宋之末忠義輩出樊城之陷張漢英范天順死之郢州之失都統邊居易死之饒州之破知州唐震死之潭州之失知州李芾死之寶慶通叛曾如驥亦不屈而死臨安之失鎭巢軍洪福死之眞州之失守將苗再成死之興化軍失知州陳文龍死

之元軍破潮陽輔將劉渢自刎劉子俊詭爲天祥死之至於故相江萬里鑿池芝山後圃扁曰止水城破赴水而死汪立信聞似道軍潰曰吾今猶得死於宋土慷慨悲歌扼吭而卒衡州進士尹穀聞變招鄉人行冠禮旣畢與其家人自焚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並死於難從容就義事難悉舉更爲能人之所不能者也他如完顏承暉之盡節於金伯顏子中之盡節於元各堪不朽明太祖之起兵也立忠臣廟於康郎山以鼓舞將士振勵名節後果得忠義之報

靖難之兵方周齊黃練暴之盡忠於前景清平安梅殷劉璟之矢節於後徐魏公之從容正命姚太守之慷慨殉忠鐵尚書之一門忠孝美不勝書土木之變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十人至桼仁傑死僞漢之難王禕殉滇南之節孫燧許逵秉宸濠之義王振煽惡李祭酒以淸剛罹禍薛文淸以忠直被斥劉瑾當國而劉忠宣以介特遘難韓忠文以彈章獲戾以及繼盛忤分宜而殞身楊左魏周輩以忤魏璫而屠戮千秋正氣當與日星並垂也大抵忠孝之報必在人主有以激揚之故養之百年而取効於一旦武王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代有忠貞延祚八百東漢敦尚氣節而黨人遇害正氣常伸宋祖仁厚開基而百敗之餘人人思奮明太祖大義服人獻元太子俘命仕元者不得受賀累蕖忠臣不絕又在諸臣平時有以砥礪之折檻引裾裂麻焚詔養成浩肰之氣故劉陶以太學而上書陳東以諸生而伏闕常安民以石工而不肯署名於碑石意氣激烈可對天日一旦有難誰甘偷生不肰諂事中

涓黨援朝貴韋脂無骨惟富貴是圖天下事變更何賴哉故人主猶不可不辨之於早也

用兵論

天有五材聖人用之兵者不祥之器也古人行以喪禮惟慎之乃可安內治外而不必勤之於遠周官大司馬統六師平邦國然聖人正戛戛乎難言之故干羽舞而七旬來格狼鹿歸而荒服不至非聖人者有外寧必有內憂無寧釋之以爲外懼乎古來用兵者莫强於秦六十萬下楚先儒比之拔齒殺小兒漢武承文景富强之餘肆志撻伐通西域至酒泉武威大將軍數出師登狼胥臨瀚海平南海珠厓以其地爲

牂牁郡方域萬里何其盛也連年用兵征調日繁倉廩空竭以至算舟車榷酤酒桑孔之徒言利益無虛日而國本以病輪臺之詔豈非鋭於用兵之過哉隋文帝躬行節儉戶口增至八百九十萬洛口倉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餘窖築長城通西域高麗之征食盡兵疲天下騷動而隋祚以亡唐太宗以聖人之資統一海內削平大亂張皇六師征高麗一事後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蓋亦輪臺之意乎甚

矣絕西域之善也閉關謝欵不置都護不納侍子光武之息衆寧民數百年無兵甲之擾也罷珠厓之得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賈捐之蓋有見於勤師遠攻歲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往者羌軍之事也唐之棄維州也牛僧孺之言曰吐蕃四面皆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彼來責我何爲失信養馬蔚茹川登平凉數萬騎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比之李德裕其說未可厚非也明宣宗交趾屢服屢叛

棄其郡縣止奉朝請豈非以得其地不足以利得其人不足以臣不如專於內修以固我疆宇乎不然宋太祖刱業之主也其兵威可以無戰不克而河東太原之役必需之再傳者何哉神宗刻意求治而又果於用兵略與漢武貞觀等其日與安石謀加賦變法本爲軍興之計以至勞西夏開熙河每歲用兵費緡州費用六十萬後城永樂夏人來爭喪師數千萬神宗臨朝大慟而司馬光富弼之言驗矣與唐維州之議不可反覆觀乎然則漢唐宋之事將若之何雍處

置之得宜耳夫軍與十萬荆棘生塗千里累糧士難宿飽况老之以歲月恤之以更番而人與地未相宜戰與守未相習其奏膚功難矣惟用趙充國屯田之法陳便宜十二事令九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田事書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仇健各千倅馬十二就草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蓋戰其地則用其地之人用其人則食其地之粟使人與地習各自爲守戰而輓運不勞可以制勝萬世之道也

權佞論

權佞不一也而實一權主剛惡故多偪上佞主柔惡故多諛主權臣之惡多肆於主少詐弱之時佞臣之惡每售於好大喜功之日若始之以佞惑其主既而陰奪其權雖剛明之君亦有不及辨而受其禍者而况庸孱者乎自來國家敗亂覆亡無不由此人君能見微知著則君側清而太平奏矣天下有政權有兵權竊政權者亂竊兵權者篡有積世而權盛有積功而權重三桓專魯六卿分晉田氏易齊王莽承王鳳之後爲安漢公司馬父子相繼典兵征伐四方桓玄繼溫爲都督此積世而權盛者也晉之桓溫破關中入蜀劉裕梟玄滅秦破燕敗孫恩盧循梁之陳霸先誅侯景討蕭詧此積功而權重者也秦之穰侯范睢指爲神叢應侯殺白起於杜郵文信侯乘始皇之幼擅國漢之田蚡殺魏其侯灌夫許延壽史高與恭顯表裏爲奸王鳳專政王根王商王音一門貴盛晉之三楊用事勢傾內外王道子爲相近習交通謀托王叔文用事天下在其掌握李吉甫逢合上意縱惡嚴

刑韓侂胄專橫殺汝愚嚴僞學之禁銳意伐金開釁
邊陲史彌遠之爲相史嵩繼之爲惡更甚元之脫虎
脫三寶奴鐵木帖兒伯顏合麻皆竊政權者也漢之
竇憲以外戚典兵將軍梁冀䟦扈侂害忠良質帝被
弑董卓入朝廢少帝立陳留王劫遷長安致關東諸
矦並起曹操乘亂樹兵迎駕許都挾天子令諸矦晉
王敦據荊襄之勢擁兵上流遂成叛逆此竊兵權者
也强臣簒逆之禍必有所開用小人爲謀主華歆之
於曹氏賈充之於司馬郗超之於桓溫往返密計其
父誚死已晩者也夫用一小人至人君上不保其身

彊覆其宗社如楊國忠之激變邊兵秦檜之賣國固
寵中不保其夫妻父子如開方易牙之在齊費無極
之在楚趙高之在秦江充之譏殺戾太子楊素之譏
太子勇李輔國之囚主於少陽院是也夫有權臣則
必有衆小人以附之王鳳之横杜欽孔光谷永相爲
阿媚竇憲之惡以耿夔任尚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
腹班固傅毅典文章爲才名惜順宗王叔文依王伾
伾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中書韋執誼

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劉等謀議唱和用舍不次
道路以目穆宗李逢吉用事關中十六子輔之宋眞
宗王欽若倡爲天書之妄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
時目之五鬼神宗用王安石引用呂惠卿蔡京章惇
蔡卞蔡確等至哲宗更肆君子一網打盡矣韓侂胄
專橫而許及之趙師羿宗濟劉海芳等輔之史彌遠
專政三凶則梁成大莫澤李知孝四木則薛極胡榘
聶子述趙汝述朋黨爲奸各相援引是也故君子之
待小人常疎而小人之害君子則一日不能容於朝

廷梁冀之殺李固杜喬許敬宗之傾長孫無忌宗楚
客之傾魏文忠盧杞之使顔眞卿撫淮西李揆往吐
蕃丁謂之黜寇準呂惠卿之黜司馬光呂公著等秦
檜之殺岳飛侂胄之殺趙汝愚嚴嵩之殺楊繼盛盡
討窮力至正人去而國運隨之已有探主上殘刻之
性而以悅之其說行而後吾可以肆志如李斯詔始
皇以刑威是也有揣主上之好逸欲而因以事之使
彼釋其權而已乃收之而使人主不覺如趙高之說
二世以自娛快是也有縱其君之所爲使之迷於其

所欲而君亦從而聽之逆知天下之勢有所偏而難將作而欲去之使之懾服於巳而挾之以爲重如李林甫之於明皇與待安祿山是也有假之以正名動之以天性如蔡京章惇行弊政而以紹述爲名乘元祐黨人之相爭遂一起而空之是也有窺主上之所好而投之若文可誘之以神仙桑孔開之以聚斂皇甫鎛裴延齡引之以掊克充盈內庫丁謂倡之以天書蔡京誘之以玩好是也至於上官桀之險詐息夫躬之傾危李林甫之柔惡楊再思之高麗舞名節掃地趙師睪之爲犬吠又不足道者一人之身以陰賊而濟其剛惡玩其君於掌股之上蔽其君於几席之前迎合之者顯榮抗忤之者誅斥虐餤灼天炙手可熱其爲害也大而辨之也更難欲去之也更不易噫國家有權臣如猛獸毒藥遇之輒死有佞臣如酒之可湎色之可昵而喪生亦隨之有佞而權者猶之置毒於腊投鴆於酒飲啖之不覺及其發也殺人立矣人君明於履霜之戒則權佞可以不作以爲萬代之防哉

閹宦論

夫自古論斷之士撰集諸家烏有不厲斥中官而深明寺人之爲害者乎其性陰忌其處密邇日以聲色貨利引君究也逸在君則權在彼或以小忠以售其大不忠天下事必至于决裂敗壞而不可止周官奄人止供宮廷洒掃之用後世浸以政屬之刑人之禁春秋必嚴雖巷伯之詩深於惡惡而後唐之張承業楊復光素矢忠勤明之金英懷恩輩亦著焉得失相較所獲不等未敢執以爲論以開亂階者也文帝嘗以趙談參乘而出袁盎曰陛下柰何與刀鋸之人同載故豎刀以無詭奪太子冊由桓公許之立也趙高以胡亥易公子扶蘇自始皇教高傳亥故也故父子至親也廢立至大事也使不召之有其端釀之以其漸其能以疏離親以變易常以不情奪至性乎此必非無故矣桀顯壅朝臣於西漢節甫覆名士於東京一章解救延及百口一人逃死禍連萬家以至鄭衆誅竇憲而權在宦官孫程等十九人爲列侯曹騰主於梁冀單超左琯貝瑗徐璜唐衡誅之封爲五侯更

肆專横迎濟陰王矣立蠡吾矦矣奄奄桓靈止延氣息又何堪召外兵移鼎祚者哉至唐而宦官之禍又無所不具矣高力士程元振魚朝恩擅機密之權劉克明韓全誨田令孜揚賊害之威楊思勗吐突承璀開邊城之隙宦官增至二千人除三品將軍衣緋者至千餘人迫於陳弘志弑順宗而以暴疾聞梁守謙等以太子即位是爲穆宗敬宗又爲蘇克明所弑王守澄等復迎臨江王涵而立之是爲文宗文帝之末太子成美已立仇士良以爲立不由己矯制廢之立

穎王瀍爲皇太弟是爲武宗唐世變易大寶之事幾與國祚爲終始往往父子廢立無一不出於寺人之手則輔國以上皇幽遷興慶寺士良引文宗郤入後戶季述掖昭宗夫婦囚納少陽皆以子奪父以下廢上勢同禁圉情溢冠鞾人命懸於絲髮餓寒號於外闕悲夫漢之將亡天子呼宦者爲父母唐之將亡宦官斥天子爲門生此事尚忍言哉宋興三百年差少閹禍而王繼恩李憲童貫之徒並以典兵開釁邊陲而宋社卒遷於漠北明太祖首申宦禁不使知書不許預政後王振之勸主北征遺君穹廬曹吉祥侍功自恣從子亂及都門汪直數叅幾密羅織搢紳劉瑾之八黨並起流毒海內激變寧夏明季魏璫之亂殺害忠良明社遂屋故合唐宋明三世列之其禍患或劇或不劇而要之總歸一致人君宜早知龜鑑以爲履霜者也夫柄兵之烈先有程魚繼有王童賊害之慘昔有顯節而今有劉魏邊釁之患前有思勗承璀後有李憲王振廢立之禍古有豎刁趙高曹騰而近有王守澄仇士良劉季述之屬總由漢用宦官入中

書典幾務唐玄宗用元萬頃北門學士叅稽表奏甘露之變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大權在握鉗制中外國鼎欲傾可爲太息也已以至判國子監而聖學蒙汚授翰林館而文望畀褻統制李郭大師牽束裴度元臣而軍心無紀一潰于相州一失于河北至于驛使之擾民括田之害衆江南取鵁鶄鸂鶒及花石綱之玩好猶爲蠱惑心志以爲亂階者善哉仇士良相傳固寵之言曰天子不可使閒常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慮及他事勿使多讀書親近儒

臣彼見前代興廢故則我輩遠斥矣梁師樂凡御書
號令皆令善書僞傳觀此二事不可爲千古之戒乎
比及罪惡滿盈上天示報漢之末也外藩兵至盡誅
宦官唐亡朱温亦取宦官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于
內傳省盡殺之詔所在收捕止留黃衣幼弱三十餘
人天道好還可畏也哉語曰幾事不密則害成陳蕃
竇武敗謀于先李訓鄭注激變于後人之云亡邦國
隨之士夫固當奮志除兇猶不可不爲萬全之謀也

左道論

自聖人之道不明而二氏之說遂與國運相終始然
各有盛衰其禍變亦因之而作可得而論也孔子稱
老子爲猶龍其道知雄守雌以淸靜無爲爲主後世
乃奉爲道祖孟子時楊墨塞路楊即老氏之遺墨氏
二本固已兆佛敎之漸矣周穆王西池事語多誕妄
秦始皇乃惑於宋毋忌羨門子期之說入海求不死
之藥沙丘而亡漢明帝沙門始入中國楚王英先好
之得禍最酷其得失爲何如耶漢之武帝唐之玄宗

宋之眞宗皆英主也少翁文成五利祀太乙後登封
神仙無驗悉罷方士玄宗聽張果之言聞空中神語
拜授圖籙眞宗西祀東封而天書之事遂起方士王
捷張王隨等並見崇褒皆爲賢主惜之夫崇尚黃老
文景自成其節儉祖事虛無而晉代遂流於頹廢亦
所用之何如也姚秦以羅什翻譯西域經論大營塔
寺矣宋作湘宮寺鈴鐸聞百里矣魏作永寧寺延昌
州縣一萬三千餘矣蕭梁之三捨身於同泰寺陳主
捨身於莊嚴寺矣元之仁宗寫金字經靡費億萬矣

何其盛也卒之魏崇道教用崔浩誅天下沙門而佛敎一衰獻宗信林靈素稱佛爲大覺眞仙改寺爲宮觀僧爲道士而佛敎又衰元太祖重釋敎盡毁道經而道敎又衰周建德禁佛道二敎經像悉壞沙門道士並落籍而二敎並衰而非范鎭辨子良于齊傅奕屈蕭瑀於唐韓愈上佛骨表於憲宗以及東方朔之諷諫李藩之直諫則大道何由明朝政何由淸哉周兵圍汴齊王緯尚披甲講老子契丹至天雄軍王欽若止閉門修齋誦經魏之奉寇謙之爲天師元之奉

那摩八思巴等爲帝師其義一也麪爲犧牲而廟不血食身冊道君而帝號遂改柳泌爲台州司戶以西僧敎死爲翰林承旨而官常壞矣晉武立精舍于宮中魏祖起道場於內殿而宮闈雜矣唐以玄元皇帝爲始祖而啓矯誣之端元以嫡母高氏爲尼而致沉溺之報梁武帝講涅槃經於同泰寺而致臺城之禍梁元帝講道德經於龍光殿而致江陵之兵何其不知斡蠱也唐代宗尚釋氏元載王縉杜鴻漸等佐之宋眞宗好祥瑞丁渭王欽若陳堯叟等導之何其果

於諫從也漢文帝始惑辛垣平至武帝而太甚宋眞宗始信汀州王捷至獻宗而益迷又豈非作法之不善乎究之弊大就戮矣柳泌伏誅矣唐之君服金丹發燥而崩者凡七人朱溫亦與焉元之西僧馳驛擾民平宗靜會定西等州佩金字圓符累百傳舍不能容假舘民房逐男姦女往返無算而宮中演揲之法又著焉張角以道術而黃巾以起韓山童以佛法而白蓮以熾豈非二氏之遺禍烈哉明世宗毁佛金燒佛骨僧繼曉旣誅中外想見聖學乃群瑞日獻陶仲

文張彥冲蛟惑不已設金籙大齋白鶴降庭卿雲捧日絀此伸彼絜短論長何分得失也善哉陳希夷之言曰白日飛升何有益於人世陛下龍顏秀異有道仁聖之主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而以所用之金錢養天下之賢士所寫之藏經寫天下之詩書不亦敎化行而王道被哉吾因爲世道人心之隱憂也

朋黨論

語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黨則何代無之要在人主辨邪正決用舍而已小人攻君子則常勝君子攻小人則常不勝至于君子攻君子而小人益得乘其隙而肆之毒故禍患惟吾黨激成而蠹斂亦由中自壞也舜時共驩在朝舜惟能用元凱殺然去之而朋比乃不得爲害三代以上無論漢時宦官之禍大學生劉陶等伏闕上書是時朝綱解紐清議在下李膺范滂等激揚時譽三君八厨八俊八及

之名標榜太高起于甘陵二子賓客揣議遂成世網王甫等下鈎索之令郡縣承旨一人逃死禍及萬家說者謂成瑨劉瓆翟超黃浮不論宦官親戚則鈎黨不興陳蕃竇武不請太后誅常侍則黨人不死事激變起名盛禍隨而申屠蟠郭太獨免焉豈非明于明哲保身之道乎則小人之擊君子亦君子有以自取之也唐之黨始于對策成于貢舉穆宗長慶之間李德裕李宗閔相爲排怨旣宗閔薦牛僧孺爲相引李逢吉等八關十六子輔之維州之議更相攻擊交王守澄誣以欲立深王之故黜李紳於端州矣毀裴度於民謠矣流李仲於象州矣王淮背德裕而助仲言矣王守澄李仲言鄭註惡德裕而引宗閔矣王璠李漢誣德裕陰結漳王謀爲不軌貶袁州矣著作郎舒元禮交好李訓鞫拘虞卿獄擢爲御史李漢蕭瀚沈蟻宗閔之黨皆貶黜矣兩敗俱傷一時三相被黜廷中悯悯德裕復相起爲報復以太和中不留劉從諫事以至僧孺再貶循州長史宗閔流封州李紳誣吳湘罪以武陵故處死矣宣宗新立素惡德裕之專遂

罷之而薛元貴元龜德裕之黨皆罷黜矣獨恨白敏中負德裕恩反乘其敗而使其黨李咸訟其罪矣汝紳訟吳湘之冤貶德裕於潮州又爲崖州司戶矣朝廷傾軋相爲報復者歷四宗四十餘年雖牛李君子小人之黨不同而因私以害公挾勢以修怨則一也以至白馬驛之禍縉紳不與梁者柳璨皆誣以朋黨沉殺數百人豈非黨禍之餘烈可畏也哉宋之黨也始于丁謂賈昌期惡范富等而排之目以爲黨一網去盡至於熈寧之間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呂惠卿

蔡確章惇韓鎭張璪力詆正論反因排斥安石向使
司馬光呂公著主持於上而程蘇等合志同方未必
不濟而乃以言論不合師友互爲牴牾賈易朱光庭
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等劾頤雒蜀交復而劉摯等
之相爲自守者亦號朔黨焉宣仁皇后之治但去其
法未去其人呂大防等更引爲調停之議以至紹聖
以來力謀傾覆誣毀聖后追竄先臣其論發於李畏
李清臣章惇蔡確起成大獄流大防劉摯蘇轍梁燾
范純仁韓維等三十餘人范祖禹劉安世遣竄幾見

殺害張商英蹇序辰等倡爲編類之藉正人無脫禍
者端門之碑姓名勒石子孫禁錮動踰千家九年聖
政敗于須臾自貽伊慼其宋代之謂與及於紹興之
間陳公輔阿秦檜言攻程學孝宗時謝廓然趙師攻
雒學鄭丙陳賈林等攻朱熹寧宗時韓侂胄用事憾
熹詆已劉德秀道學之議與何澹僞學之議起肆志
排擊永爲錮鍵呂公輔因不說尹楊力詆程氏一念
之私豈知後來之禍如此耶慶元諸奸貶逐正人聖
道幾息而宋祚以之傾矣夫以小人攻君子漢也死

亡相繼名節尚存是直道之在下也君子小人相攻
者唐也報復相傾禍患引伏君子常不足以勝小人
也君子之自相攻而因以致小人之攻者宋也兄弟
鬩牆外戎伏莽名教隱禍流之無窮可勝嘆也至于
呂惠卿蔡確本安石黨而反爲排斥安石王淮白敏
中本德裕私人而反面仇讐則又小人之尤者也漢
黨禍發于王甫唐黨禍發于王守澄宋黨至侂胄用
事而正人無遺類矣則小人之排擠君子未有不交
搆中官以肆惡焰者也漢之鉤黨而申屠蟠郭太獨

全唐之黨攻數十年裴度公道自矢保全令名呂大
防范祖禹不入洛蜀朔黨坦然自著爲君子之善全
者焉是在在上明以辯之信以任之常使君子進而
小人退爲君子者亦自愛其身以愛天下國家也夫

災祥論

德則徵休慝則徵咎天之所徵稽乎人事而已五事之應必以其類聖人出則天必開之以祥河圖以瑞羲蓂莢以瑞堯鳳儀以瑞舜洛書以瑞禹赤烏之流以瑞武迨漢之興也有赤帝子之瑞東漢之復炎也有白水真人之瑞孝巳之復立也有石自起僵柳生之瑞宋太祖之代周也有日光摩盪之瑞明太祖之興也有黃河清之瑞皆所以昭受命之符也若夫有道之世四靈畜車器出朱草生甘露降風雨時景星慶雲見此皆積和以協幽體於德之信而達於祉之順三代嘉隆之應所同臻也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甚則重譴之以亡告不甚則垂戒之以爲愛西周之亡告以龍漦東周之亡告以三川竭西漢之亡告以岷山崩太白入端門彗出寅孟東漢之亡告以野王縣死龍星隕聲聞三郡黑氣墮温德殿青蛇見御座虹蜺晝降於嘉德殿西晉之亡告以如日隕於地東晉之亡告以長星竟天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日而滅僞

帝之時有三日相承東行而漢趙慕容遞興遞滅彗掃東井而苻秦以亡彗星出於箕尾長十餘丈燕又滅於代而亡周建德三年彗星見而齊滅陳臨平湖開隋兵入而陳滅彗星出長竟天而朱溫移唐祚徽宗時九鼎成行享禮北鼎忽自破彗星出長竟天而女直破汴京度宗時有二星鬭於中天一星隕而元師破臨安帝昺時有大星南流入海小星千餘從之而厓山舟覆宋祚以亡元順帝之末彗出紫微垣井中龍出而明師入燕京此皆上天譴謫於上診象於下以亡告者也漢之中葉日蝕地震史不絕書劉向京房谷永杜欽翼奉杜鄴李尋之流咸以爲後宮蠱惑柄臣用事外戚專恣之咎東漢章和安順之際水旱洊臻日月薄蝕京師地震白虹貫日言災異者亦以爲君失政所致唐肅宗任李輔國寵張良娣日食旣大星皆見代宗姑息藩鎮時有猫鼠同乳之異宋太宗時文明殿災真宗時星孛於營室仁宗時正月朔日食河北雨赤雪諫官孫甫以雨赤雪者刑罰寬金德不應之象地震爲陰盛之感夏竦用無雲而震

者五仁宗於宋最爲賢德而天變最多豈非天之仁愛之者至故警之者勤而肰耶神宗時有星孛於軫哲宗時火入鬼與太史奏曰主賊在君側凡此皆天之於繼世之君譴之以爲戒使之責躬修德以弭止亂亡也從來變不虛生災眚之生禍隨以應靈王之時穀洛鬬周道衰三川震岐山崩犬戎作難石言于晉民怨誹起蛇鬬於鄭忽死厲入春秋之時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阤二彗星三見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五石

隕墮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鴝鵒來巢皆一見晝冥晦雨氷木桃李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周室亦多禍鄭傷桓王戎執其使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漢之時日食晝晦呂后危劉景帝時地震衡山原都雨雹太子廢自殺梁王蓄變武帝六年有星孛於東方中國兵起連歲伐匈奴民之死亡者衆元封元年有星孛於東井又

孛於三台明年衛青死厥後東方盜賊羣起宣帝本始四年地震山崩厥後霍氏逆謀成帝元年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後廢許后立趙后寵昭儀末年熒惑守心帝晏駕魏明帝龍見晉武帝初龍出武庫井中厥後六王樹兵五季雲擾元帝時日中有黑子王敦叛逆漢劉聰螽斯堂災燒殺漢王聰子二十一人靳準遂亂劉氏男女無少長悉斬梁武帝時日食不盡如鉤侯景至梁後入臺城以亂隋煬郊大風後南幸不終唐高宗初立地震水入衛玄武門彗星見於五車後有女主之應宋神宗時杜鵑鳴於洛陽後安石

相亂天下高宗時樂平原野水吸起高數尺井水溢出與之鬪水均陰象厥後金與元爭寧宗開禧六年太白晝見是歲蒙古稱帝於斡難河長星見西方女直易主理宗時彗出於角金主敗亡九月有事於明堂大雨雹彗星出營室元敗盟宋無歲不受兵恭宗時日中有黑子度宗時天目山崩後元師入建業入臨安凡此皆天象先見於上而禍亂旋應於下者也其災異猶多者如元八十九年之間地震者二十彗

星見者七山崩者十二太白屢經天者四太白經天
者二流星爲變者二地裂地拆地陷爲池者各一山
移者一山裂者二山崩水湧者二地裂三所水湧出
黑色者一石隕者一有星孛於房者一有星大於月
入北斗者一大風拔木者一兩日相盪者一夜中火
光交射黑氣蔽天有聲如雷者各一雨毛雨血者各
一雨雹大如拳其狀多異者一大水者三李實如黃
衣龍鬬於樂清江中井中龍出棗陽童子暴長者各
一其災異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更多何垂象以告

戒者不一而足耶朕災祥之徵發之也固有定而人
之應之也可使無定同一祥符也德則協其占而爲
祥否則違其理而爲咎同一災異也能禳之以實則
凶反爲吉不能禳之以實則凶甚其凶何以言之龍
見祥也禹黃龍負舟則爲祥桓帝黑龍見則爲咎小
鳥生大祥也武王應之而興周則爲祥宋偃王誤信
之而國滅則爲咎此祥符之無定也石生以彗渴而
入井晉孝武以杯酒勸長星王安石以天變爲不足
畏不能禳之以實而甚其凶也洪水而堯以興唐大

旱而湯以興商太戊桑穀拱庭不爲禍中宗雉雊升
鼎不爲妖禳之以實反爲吉也此災異之無定也故
祥符不足信而災異爲宜懼武帝之時白麟奇木汾
鼎宣帝之時鳳凰數集與黃霸欲以鶡雀爲神雀高
儒德指孔雀爲鸞同一諛諂也天后時之瑞雷九月
梨花廷臣致賀德宗時上慶雲圖宋眞宗之天書亦
同一諛諂也且亡國之朝偏多奇瑞石虎獲蒼麟駕
車元順帝時黃河清數百里此祥符之不足信明矣
宋景公一言而熒惑退蝗在內苑唐太宗吞之而蝗

滅此災異之宜懼明矣災祥二者要惟德以致之德
以勝之而已德足致祥故成王有三苗貫桑之瑞而
遠人來賓也德足以勝妖故如子產之言龍鬬可弗
禜火災可弗用瓘也

天道論

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人主舉動克享天心得失未有不環至而立效者其事千古可取而論也契傳十五世而湯王稷傳十七世而武王王益之子孫至秦而始得天下而終於咸陽三月其亦掌火之應與皐陶不王或曰刑出之烈烈也三代以來勝國之主皆備三恪立意忠厚故能長久後世乃爲篡弒之行天道不遠身還受之董卓伏誅王莽赤族桓玄討滅及安史之亙爲殘殺爾朱兆朱泚之身當刑戮可

爲背亂者戒曹氏之廢帝爲山陽公也司馬氏亦廢帝爲陳留王弒之矣劉裕之廢帝爲零陵王而弒之也蕭衍復廢帝爲東昏侯弒之矣事不旋踵機爲倚伏情理固肰無足怪者漢高之不殺孺子嬰而孺子嬰亦得以不死宋受禪於周恭帝方七歲其失國於帝昺亦方七歲戾太子巫蠱之寃也曾孫孝已接漢統而爲宣帝昭明太子之無罪也其子蕭詧傳別統爲後梁德芳之仁厚也其孫繼統而爲理宗蕭何陳平曹參之後皆起爲帝王雖享世不永亦可爲功臣

之報矣宋之逆劭梁之友珪隋之楊廣其弒父同也而並見誅戮蕭鸞之弒帝昭業陳安成王頊廢臨海王與金主逆亮之篡弒內亂同也而殺不異代齊桓公之五公子爭立蟲流出戶晉室之諸王操兵自爲魚肉蕭梁之家釁日起互相侵殺衛之人倫斁壞而乃有楚丘之變唐之家法不正而有武后之亂漢之組臨功臣而有篡逆之報皆其無身範以端之習見殘忍以底敗亡者也至於高齊盡滅元氏之族後周盡滅高齊之族隋盡滅宇文氏之族不六十年誅殺

還應毫髮不爽天可畏乎不可畏乎齊寶卷之荒於潘妃而步出金蓮陳後主之荒於張麗華而玉樹後庭窮人巷之起於大內而宮闕蕭條已爲之兆胡部樂升於堂上而鑾輿遷播卽當其時識者見微知著觀禍未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至於楊堅納女爲帝后而行篡漢之新莽也宇文護加九錫而奪位晉之劉豫也後漢之淮陽王漢之義帝也隋之帝侑周之恭帝也世慕容垂姚萇之養虎自衞反以乘符秦之敝而擊之石敬塘獻地賂强國卽以引其兵而討

之皆天道之由彰人事之相合者也若以强大可恃何功不成罔恤天意則魏武之舟師十萬而敗於赤壁矣劉淵石勒之長驅京洛而覆于內難矣符秦之投鞭斷流而阸于桓玄矣唐莊宗之告廟三矢快復父仇而弑于伶人矣天意有在則一成一旅可以復國春陵布衣可以問罪天意不屬即英烈蓋世略地開宇赫然一時灰飛瓦解感慨隨之謂之何哉故有大業者必有盛德有遠識者不邀近功人心所在即天命之所存也至于項羽坑秦卒燒宮闕迨元魏之

南下嬰兒貫槊春燕巢林元之滅宋偏伐諸陵以理宗首爲溺器上干天和所當慎也後唐受禪于石敬塘十二年而契丹滅之漢受禪於郭威宋太祖復代之禪詔既同黃袍如故雖曰天意豈非人事耶宋人始引金以攻遼遼敗而即以下汴京後引元以攻金金滅而即以克臨安君臣廟謨伊誰之咎與不恃人君也凡事皆然商鞅峻法而坐極刑來俊臣炙甕而反以自罹崔浩誅天下沙門而赤其族以及丁謂之貶寇準于雷州而自即崖州惟曹彬之爲將不殺世

享侯封女爲帝后福澤無窮三者可爲龜鑒也

望古齋集卷之十

鄞下李繼

序

陳澹叔先生文集序

余生距先生幾四十年不獲親承教語成童時知有澹叔先生嘖嘖人耳益當時與湯宣城陳如崗諸先輩交善海內知名余憶之如漢唐宋諸家可問而不可即也及長得交長公元朗皤肰老矣囊篋蕭肰澹靜無慕貧也非病也余雅重之嘗出先生遺稿示余

讀之如子瞻初見十七史貧兒乍富恨得之晚蓋先生天資亢爽博學宏才其憂時憫俗之意發爲雄文上可與鄭僑劉更生輩訏謨廟廊洞悉幾務下亦當不失爲司馬相如賦長楊得幸天子誇示里門乃至懷奇不偶終老公車此天道之不可知也嗟乎生無國門之易死無茂陵之求誠可悲已先生之子實窶且貧往往冬日葛衣而無或過而問者夫天欲奪先生不生先生可也既生之而復奪之且使其子若孫索莫無聞之甚焉故曰天道之不可知也獨念以先生之才先生之著作而先生之子不能傳先生之文顧而使後之人卒無傳先生之文焉豈非有志者之羞乎爲極力搜採次第門類分爲若干卷付之殺青公諸海內今而後魏博之有澹叔雖與漢唐宋諸大家並存可也夫敬其文如見先生況見先生之子親先生之子不更急於傳先生哉

羣言折衷序

余自束髮受師訓誦習句讀便妄意尋討聖賢大旨多所疑質不敢守一家言自終訓詁旣偭同漢公白子讀書雀臺之上是時陳子竹居郭子醇子姜子麟坡王子達男皆共鉛槧役朝夕疑義與晰白子講明大全及蒙引存疑諸書辨異歸同刪繁就簡歲久手錄成帙商之同人雖良工心苦不假衆賛之詞而擇焉必精語焉必詳稿必數易余與諸子實共勷厥成焉夫大道之不明也敝於帖括家習爲附會穿鑿之

論以新人耳目爲取青紫賔徑不知日星在天江河在地布帛菽粟在人亦何新奇之有有紫陽而聖賢之旨已明合大全諸儒而紫陽之說乃備有虛齋次崖而大全之說方根極理原說有要歸觀百川印月之光景江漢朝宗之義以至溯河源於崑崙泛槎津於牛女道在是矣又何他求乎三書具在苐恐已見不化苦於蠡窺而收採太多又難聚訟得白子彚集羣言衷於至一雖不敢謂三書之功臣而歲月研討之功其苦心固不可沒也余以使吳之便因以博訪名賢嚴爲棃訂以廣此書之成遂付剞劂告之四方上公同志或曰近代經學大明崇尚理要有上虞說約唐山集說東郡約說諸書已公海內折衷一集未免贅疣恐傷覆瓿肰當吾之世正欲與天下巨公得以攻其所短摘其所偏拓其所未備以登假白子及余於道也若曰望古殷逸輒意天下後世余與白子并掩袂從事矣

大事彙攷序

余自結髮受書父師教以范文正公以天下爲己任恒心儀之括帖之暇便肆覽古今典要聞前輩言時事則前其席見古人書有裨經濟者卽手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翫之葢八股生活近日錦坊日易趨之可以取高第而問錢穀不知譚兵戎色變天下何賴焉古人之爲學如斯而已乎恐非所以了本業也憶崇禎戊寅避亂入郡時兵薄城下刀斗相聞余晝則恐怖往來夜必篝燈錄通鑑數則共事者笑之歸而

成帙約十餘篇語焉不精擇焉不詳不過資闈中論策之益未敢先以告人也旣而奇荒頻仍國事孔棘取前書讀之葢有不幸言而中者豈以不娶不恤緯遂無意天下事爲也肰救死之餘未暇補輯終爲缺典

今上御極屢獻輒刖不才見棄曰此吾戰之罪也乃仍取前書廣之遂上自周禮六經下及先朝典故而諸家類海之書旁及焉上下千百年分類七十餘種較前所著已十倍於玆矣蠡測管窺何足資人聞見肰興衰之故瞭肰可觀亦如取火於燧汲水於泉不煩臨几錯顧取而應之無不給也事經二年而書乃告成名曰大事彙攷夫詳覈之後當有論斷從之以附史家之緒自愧識之寡陋不克遽定尚以異日則此書之輯暫以備衆攷爲也古人有早歲著書晚年焚棄者後之視今又當何如爰題之以爲驗

顧修遠杜詩註序

顧修遠杜詩註成廣陵三日騰肰紙貴携一帙過我於椎署閱畢作而嘆曰作詩者與註詩者上下千百年其移人性情有功風敎如此哉唐自以詩取士家弦戸習而節制矩矱無不奉少陵爲宗師志夸蘇李氣谷劉曹每一篇出自肰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也至於流離遷播悲憤憂鬱情見乎詞無非忠愛深得離騷之遺紀事編年可以知其世不止以詩史稱也操觚箋注者無論千家如窺月者各得一指其或世本訛舛訓釋紕繆即歐王蘇黄輩猶有遺議况其他乎修遠以良史才蒐羅百代文章壇坫天下爭向往之至于苦心註杜數十年稿凡再易一字必究其意之所出一事必據其詞之所合諸家不諧者泚筆削之博採志林旁及子史此事屬詞務使少陵復起適獲我心而止葢自有詩以來上自漢魏下薄中晚不下數千家至少陵而爲詩聖自有註杜以來上自樊晉下及趙師亦不下千家至修遠爲大成百川之於尾閭也羣山之於崑崙也其弘收支衍下視培塿大小廣狹分量自見他如郭象注莊杜預注左郭璞之注山海有一無二前書可焚後起者即當東筆吾於修遠亦云行且與古體諸註同出告世不勞思索而昭肰義見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其文與意之著也上下千百年其移人性情有功風敎固如是哉因咨嗟賞嘆而爲言以弁之

石翁雲先生詩集序

人之立大功者視乎其才定大難者存乎其識至吟詠之道則由乎其性情是三者兼之實難蓋雄才壯略與性情風雅道若相左猶應劭之論人物曰得英之分者或不足於雄得雄之分者或不足於英也予間常以此持論古人之事與其詩時欲肰見少及讀翁雲石先生之詩復想見其爲人因竊歎雄才壯略與性情風雅道未常不相合而又歎兼之者歟公也公幼負偉抱壯而成大名顯當世世之推先生者曰

先生雄於文也及歷政者惠聲以才略顯控鉞遼海威信著聞迨泰氛日熾軍紀玩弛驕兵悍將莫可致詰公馳驅羽檄中力爲彈壓壁壘一新當國者卽以大鉞授公儀同開府文武憲邦其丰采可愛畏舉動合機宜人又莫不曰先生雄於略也壯歲退老菟裘課子一經蕭肰物外姜逆煽禍河曲震動官長棄印綬拜迎下風所在皆肰孤城莫支危如朝露捍衛有方以奇制勝陽之城賴以全人又莫不曰先生雄於識也而不知先生尤雄於詩予承乏陽邑欲怏睹丰采以慰生平適當先生捐館音徽莫接矣令長君手所遺詩來謁予因得熟讀先生之詩而先生之事業行狀舉於詩見之也昔張燕公以勳業著於唐其詩高出沈宋高適爲節度使建牙鼓角口不廢吟肰則繼二公之後雄才壯略兼性情風雅而合之者先生其人哉予又何能不於先生之爲人而重服先生之詩也

王阮亭入吳詩序

余與阮亭兄弟為性命交都門唱和之餘别有契合及阮亭出理廣陵領水部梅花之勝郵筒寄若干首長安為之紙貴余同乃仲西樵讎校訂可時時及之如對好友盍阮亭天性好書即使耳聽手簽政事旁午高吟自若出則坐笥輿或命剡溪舟楫無不繙閱古今歸來滿貯枕秘脩脩然有凌雲氣余以使命入姑蘇道經邗上見阮亭之奔走無暇晷相晤即出過江詩示余覽京口三山望江漢朝宗處喟然而嘆天

下文章莫大於是也春仲阮亭以行役過金閶抵雲間返棹時雨雪霏微烟嵐如滴江梅含苞未全放詩意正在個中也阮亭拉余觀鄧尉梅花勝處余因事留不果阮亭乃駕小艇穿溪澤芒鞋笠行香雪萬頃中數日而返登支遁之臺坐生公之石令人消名利想跡靈巖望太湖霸業雄圖千秋消滅館娃香草想像於湖光烟月之間觸緒抒思動成佳什夫天下名勝為能遍歷但過眼處不可放過耳胸中有數萬卷奇書足底有天下名山川於以扶筇買屐應接不暇又不止於灞橋圖畫中也三吳山水之秀甲於東南得阮亭一為品題人與地共足千古矣愧余數日後乃得踵阮亭遊跡問山僧得題詩諸處悵望久之而往返朝昏勞人草草幽通內全無領略始信阮亭之遊真不可及也入吳詩成帙其清新玄曠在右丞襄陽之間余為敘其共事之懷俟當使事告竣山水結盟修此良願且以告我西樵我兩人自有性情不肯令名山笑人也

戴子詩序

楚固稱才藪也其水三湘七澤其山衡岳九嶷高下浩衍奇絕古今其人士多清雄矯異不可一世爲詩亦肰自三閭以離騷鳴而美人香草無非忠愛景差宋玉踵而和之直接風雅楚固詩人一大都會也近代如長沙主持詩教而竟陵出力矯歷下之習進以清遠海内童子皆知誦習至今雖學竟陵者絀歷下學歷下者絀竟陵肰陳言務去竟陵眞功臣哉蓋楚才雄遠山川助之故性癖躭奇所居之地肰也楚子

戴代子謫遷來都與吾同年深子曰緝邂逅相得每於驢背上得佳句即以錦囊貯之曰緝爲余言之余恨相見之晚嘗出其新詩讀之雋逸秀遠華而不縟清而不削直超宋晉不屑作近代人一語余與互爲酬唱逡逡令人氣折惟楚多才不益信歟曰緝得交代子後因曰緝之交以交代子已成一聲氣奇緣及同校山公筵名相亞已而覲光天子賦陛見新篇一日訂交遂成至誼人生之遇合奇至此哉代子與余並授縣令先後出都所著詩一編邀余爲之序以行世夫以代子之才若學取金紫何必今日乃頭顱如許於風塵碌碌中始博一折腰下吏肰代子稚致愛人冲虚善下其器識當爲名卿輔余之服戴子者固不僅以詩而詩其一班也是時嚴子海極高子宮九穆子伯章一時共事楚才半焉各有詩文行於世自不假余言以傳且余亦實不能爲言以傳人也

耿綠房詩序

聞之人非有眞性情者不能詩雍丘爲吾豫盛地名賢踵出大者有劉文正公忠孝文章不愧科名垂之青竹故性情所感一時風雅尽多如布菴先生最著綠房耿子其里人也僕與乃兄仲蓋戊子同列賢書是年綠房誤中副車至卯闈而大售伯仲兩敦世講情好甚篤僕數負笈爲杞中遊無不投轄言歡千秋相期命也歲乙未都門與綠房兄弟曁陸君孝呂鉛槧之暇長歌燕市品花醉月說劍彈碁皆足發人佳

致秉燭之遊我二人非更闌不輟想丈夫當搔首問天落雁峰前決不向八股生活尋塞翁得失也隨出筍中南遊草示僕其歷淮陰過邗江抵白下弔古抒思班荆名雋多楓落吳江之語且紅歌按板金谷移觴皆盛事也僕每嘆服之遂訂明春買舟之約如或見之古人遊遍天下名山川文章日進而讀王充論衡歸來人必詫以爲交異人讀異書也三復其詩脩肰以清溫肰以婉江左風流典型晉魏品在沈宋之間蓋又合竟陵歷下爲一家者也已而僕與乃兄再同雁序綠房有悔讀南華之嘆觀其意氣豪舉絕不以失志書空近且分一氈夢纏登堂先生從此升矣夫綠房之文之詩草行且公之海內僕爲數言引其端愧不能爲三都之重願君居文正公之里讀其書儀其人性情忠孝發爲文章則又不僅以詩傳也

張曉人明府詩序

憶歲甲午曉人張明府曾挾桃秘來遊我漳僑處僧舍數十日時相過從意氣倜儻賦詞美都余與論甚合恨相見晚葢先大夫儀部公壬午典閩中州所得皆一時名彥兵火流離中猶能起衰濟阨弘任艱難數十年皆獲賢士之報於是多先大夫之知人善拔士云曉人親承家乘惟以忠孝世業發爲性情故唫詠所至皆根據理要出入風雅非摛藻搴芳鬬妍月露比也渡江越黃河遊長安觀宮闕壯麗奇恩飈發

得句貯之錦囊歲除凡滿取酒酹之舉大斗賦蘇學士大江東詞雅量高致未可近今求也數年朱李南皮未遑鄴簏相示余以候補燕邸忽閱山公啓牘知爲我鄴下令把酒大笑曰故人其知我也夫我與曉人相契在班荆下榻之前山水精神朋友性命原不從仕宦風塵中作緣而一綰牛通終日校錢穀持籌算見長官則拜跪執手版此中況味不可告人余於山右所身親者而猶復肆志永言以調服性情廣敷歌頌鳴弦之室有不慇慇愛人者乎出其近作㮚格陶儲包蘊沈宋挽中晚之細弱而進以神龍開元之間連類引義爲騷人之所不及況近代何李之後矯以竟陵兩相救則相成兩相勝則相紬終復鼻祖長沙未爲極是而雲間之選虞山之書其安所適歸乎曉人體驗既熟取之家授必能發皇先大夫之學經濟文章蔚爲國華炳灼今古者也惜雀臺之畔漳水湯湯鉛華凋謝片瓦僅存不獲有七子風流與曉人追隨憑弔共成佳韻余以關門抱柝塵冗埋人有負擲落吳江之句而源源問字者也爰題其編而弁之

閆子幽窗集序

陽阿有閆子九齡善病偃臥不離床褥俯仰飲食動須人力至今垂二十年不復知戶外事人亦不知有床頭異人也然性嗜書讀史漢必參以論斷其寓言類莊周而奇峭曲折如柳州諸記至託之閨情豔曲怨而不怒眞作者之林也其君子明經君以所著幽窗集相示余見而訝之以爲閆子以床笫爲几席偃仰爲躋躍呻吟爲歌頌方不知有窗安取所爲幽窗者而集之噫亦奇矣昔孫子斷足兵法乃成左氏喪

明爲著國語司馬失勢爲作史記古來不朽事業多得之支離廢絕之人出於功名福澤之外閆子以善病之故偃床闔戶無擾乃精無移乃情凝神澄慮以與古人游息得寸美輒取而識之千腋寸銖皆成佳異閆子眞大奇矣夫聞人有善必咨嗟而嘆賞之所以樂其善而勉其終也今世之少負名高長而通顯俄而勞形簿書僇力疆宇至於精神散落心目眩悸若是者夫豈少哉甚而本來質性且不可問矣乃反不如離奇臃腫之夫不受繩墨於世棄於人而顧全於天此漆園吏所謂人知有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爲有用者也雖然造物忌才光芒所在鏟伐必多閆子其無急急於得名比年通經更比年而通史再比年而淹貫百家以及形輿象緯陽陰律曆諸書使無不詳曉上下天人以立言不朽將一語百世法之豈僅幽窗云也古人有早歲著書晚年悔誤者子雲太玄猶慮後人覆瓿况其餘乎余愛其才惜其遇更珍重其論說而爲告之如此

題五園社序

余既以覿面失王子衷懷怏鬱時功令日嚴輪蹄謝絕並不相通名刺以各盡臣子之誼王子惟瓠落散人得優遊山水間以舒寫心志過濩澤登析城王屋尋神禹導河故蹟携一囊貯之幾滿有客求書則潑鍾王墨瀋令之飫飽余以俗吏鞅掌聞名賢有事於境上則爲扶短筇去履齒以與之遊葢兩人分外相遭情無爪李各得以聲社雞壇聯爲伯仲絕無長長意也重其人因詢及門品先大人爲名令君治行在

讀友昆薛鳳各得父一絕王子今遊太學文章結納名動京師更多諸賢友之助結社五園朝夕講課著不朽大業猶憶余在鄴下時與白陳姜郭諸子考訂今古多所異同漢公實首事之今登薦書者强過半矣社事顧不重與諸君子居堯都形勢甲於天下三晉人文首爲蓊蔚諸君又執幟以倡明之何戰不利肰又曰科名者一時之榮也行誼者千秋之則也乎居貧賤患難天日相期許一旦車笠分途相軋相忌排井下石者有之況寄之死生託之孫子可信之於一旦乎葢由同學揣摸務華忘實惟聲貨是謀而榜墨未乾寸心已寂以此應天下事不知尚可以報君父否也余素憚畏若輩恐世事壞於不近人情之人五園之約其必能敦崇古處以振起澆漓也遂不禁淋漓以序之

楚遊遺草序

吾郈有漸磐王先生年少著盛名與兩兄同稱薛鳳是時邑之兄弟齊譽者三曰齊曰傅曰王皆以伯仲季共食廩餼而王爲最著先生領庚午鄉薦當是時科目榮重吾漳阨於風氣十餘年無决科者自先生得之邑之視先生不啻琬琰珙璧莫不忻忻向之邑長吏又多其品每造廬請益朕先生高騫自處如鴻寘千仞足跡不入城市蓬戶著書與一二知巳放懷詩歌或究譚內典出入黃白諸家恬澹自甘公車二

十年來無多畜產屋數椽洎如也入新朝例授湖南桂東縣令過洞庭攬雲夢登九嶷弔三閭之眇魂撫二妃之棄淚猿哀雁斷橘老楓紅一時景物並堪流覽不圖鬫變竊作危比朝露至於竄伏巖谷野人饋食履虎不咥爰喪其馬幸嘉惠在人庶心愛戴全其身於萬死一生之中擁護歸來而回首遂不可問矣此中情味尚堪作賦詩退敵語乎朕衷有所蓄發於至性憑弔山川寄懷廬墓以至患難訂交悲歌贈答無不流連激楚嗚嗚咽而不能平也南方放臣遷客所居蒼凉鬱壯騷經一書直繼三百篇至如子美之在夔州太白之在夜郎子厚之在嶺表子瞻之在儋耳升菴之在滇南皆以見聞入輿著作益精而蠻方瘴癘之區天下之大文章在焉楚游遺草之篇烏可沒沒也白以里之後進不能如玄晏之重而先生之兄洛川公亦以遠宦海陬著有詩歟而先生猶子番玉與玉並與余同學交好攻制義登賢書而先生之子番玉則又鉎刃新發巳堪大受皆能著書成一家言故余邑推文行之宗必首王氏也

蘇門大社序

憶十餘年前壬午河決大梁寇氛孔棘次年當事者以大典不可廢具題移塲於蘇門山側補科事也歲四月八郡之賢材咸集焉至七月始克舉事旅人金盡床頭肰日得流連山水之間發我佳致曰天下之文章在是也于是睢陽唐君光州耿君爰有蘇門大社之約國事多艱有道益貴非其所儆詞乎是時諸君子共登壇坫操觚角勝者百二十人首事者從而甲乙之人望所歸不減歌鹿吹笙時也余暨醇子竹

居謬通姓字如江黃之與於盟會大喜過望既而與二君爲莫逆交每遊必携之俱或論文永夕風雨一床或買酒登樓歡呼竟日分韻賦詩臨池洗硯猶爲名教樂事栢麓更善顧曲蘇學士大江東去聲出金石硜礌難浣尚復計人世青白眼哉數年分袂薊譜塵生每榜花一放便簡點知名之士而吾鄉冠冕元燈如董如邢如王巳凡三見登甲第者二十餘人領薦者全譜之中思過半也嗟乎莫爲之先雖美不傳向非崇奬名流何得人皆入彀始事之勞不可沒也至于今有登樞要者有望臺省者有爵通侯者淸道而呼故人辟易一笠十年車中人曾不得過而問焉豈當年結社訂盟共相期許意乎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同社萬不出此而責備私衷竊爲惕惕也况通來年譜凉薄尚有相忘姓氏者他日利害相倚誰其信之宦海驚濤蓋自此日之寒盟始也過里門而不知通名刺而莫辨途之人也交道而途之人天下事尚可言哉余實悼此敢將同社名次再付剞劂播之荆河首事唐耿諸君必且奮爲着鞭振與大雅其亦諒

余心也

陳竹居制藝序

余與竹居定交於童子試時是年勝國乙亥邑使君爲北海張肯仲師而學博則嶺表楞元滕伯倫夫子二公皆極一時文章之譽取兩總角而器重之曰孺子可教他日當放此輩出一頭地余才實不及竹居十倍亦妄意驅中原鹿少年竊幷不知寥廓幾許以爲天下無難事也余從學於安夫子若磐而竹居則家傳於乃兄瑞明君兩先生與漢公白盟長三人鼎峙鄴下爲詞壇宿將故其師其友頗極一時之望人

指顧而悅之曰君亦嘗引手刮目曰二小友未可量也已卯秋試渡黃河覽大梁宮闕始知文章大觀歸來若有所得辰巳之間奇荒盜起諸友共聚首城居白漢公於是主雅社盟余與竹居實夾輔之稱鄴下三子以共聲立磐敦如宋子晉卿姜子麟坡王子逵男郭子醇子高子喬修皆奇文共賞隱若敵國世亂讀書家貧買酒貿中浩浩落落遑恤其他一時有笑者有責者有起而憐者諸友弗顧也壬午河夾大梁癸未乃補闈試於蘇門山側八郡大社之約操觚通贄者百二十餘人余與竹居實倡先會盟於其間全豫人文於此一盛而百泉佳麗石癭山明登公和之臺臨風懷嘯脩肰有天半之思頗發人意致兩人並不第歸來阮途窮泣啼笑誰憐聽湯湯淇水之聲若爲之訴不平激哀楚者余乃作下第十首見志竹居爲之買大白細嚼離騷讀之豪舉自若也乙酉麟坡先領鄉薦丙戌再試竹居與余暨漢公醇子讀書於魏武雀臺高處追七子之風流弔西陵之詞舞漳流斷岸激浪橫舟漁唱歸來夕陽山紫且風風雨雨皆

可作詩中佳畫得句便忙索筆墨書之適且快意一時之第與不第非所計也戊子竹居以第一人應試闈墨首薦之乃不果售余與醇子暨任皖實同薦能無厚顏辛卯本房壓卷知遇有時文章有價哉自辰及未荏苒再戰竹居首薦被駁數實爲之余將爲友前驅後來居上矣今歲戊戌上春官高第文走燕邸傳繕者一時紙貴余以薄遊山右得捷書讀之拍案狂叫移情久之以爲天下之可以力期而必得者必吾性分事也若夫遇合何嘗亦悠悠聽之耳余與竹

居少同學長同盟貧賤憂勞困阨無不同歷以此邀
天眷聯鑣曲江池頭豈非良願乃竹居少余三歲自
入庠及鄉會無不遲余三年可持券而定計日而須
者何哉數之不必得而終可共信者此類是也余鄰
下自建安黃初之盛笙簧黼黻至今垂二千年今雖
不敢妄希古人而鼓吹文事霞變雲蒸竹居更大爲
發揚之亦有數爲之也竹居行稿四十首與余手課
者居多力追先輩格深法老若無意於售者而遇合
必歸之亦可爲學古之勸逢時者之戒矣其文告之

四方余不敢阿其所好止序其交遊意氣之合追懷
往事感慨繫之以勉其立朝之事功而已是爲序

李枚臣詩序

枚臣舊從山陰道來應接奇麗爲耳琴堂詩貯錦囊
幾滿施尚白爲之弁言而刻之既已重三都矣時以
左遷候補入長安余亦以謁選在都先役並僦居僧
舍茶鐺紙帳悠然往來別有意致先是余與枚臣兩
婿君單貫孝廉同時偕計由是交好因得進與枚臣
上下千古講青蓮家世投合甚歡見其旅況淒清而
戶外屨滿都人唱酬索句者筆不停書因并新舊稿
示余余爲扼腕久之夫枚臣少讀古文詞胷懷博洽

爲詩得江南徐庾體清新綺麗文更過之竟艱於科
目借籍小成非其質矣乃復坎壈不得志一阻於山
右再頓於江東卽欲爲小試烹鮮以舒其夙抱不可
得今且降補桐鄉簿再遊兩浙舊時山水欣逢故人
其爲佳句又不知凡幾也或曰枚臣之所遇如是從
此送迎執掌動輒折腰畏譏憂讒視上官之顏色以
爲喜怒亦孔劇矣卽使饒有性情多感憤亞苦搰搰
未有是處又何暇辨聲體發胷臆酬對風月哉雖然
杜少陵有詩曰脫身尉簿中始與鞭楚辭是則下僚

顧有可人意者以故子美諸什多得之降謫之年且
古人不卑小官明道紫陽皆託跡於此詩之所在即
使羽流緇族怨女離人苟有一得皆足于古近代四
溟以布衣傳肰則古今爲詩者固不在官之崇卑也
枚臣雖不得志於官也顧不可以詩傳乎哉

白漢公下第詩序

白子下第勞且病科頭呻語旣成十首友笑之曰吾
子欲雪枋頭之恥竄跡于詩自哂至今齒冷求之不
得則怒且怨窮餓思愁宜終自鳴其不幸也夢沙曰
噫吾兄含英咀華閟中肆外佶屈聱牙上下千古以
及風雨友生蕙蘭滿室共城之役若竹居之磊落醇
子之清韶達男之佳麗中原幾無全鹿今也時不我
與鋒鉅靡加言之令人於邑冉冉何如能不助諸君
張目耶因披讀之見其原本君父發越性情詞雖慷

慨悲歌旨自溫柔敦厚思公子兮未敢言蓋詩人怨
而不怒之體也余與白子命同磨蝎爲是年窮之冠
我二人觀之猶以白子爲首韓子曰其哀之者命也
其不哀之者亦命也知其在命而鳴號之者亦命也
並與諸君所著文章申詠反覆大嚼屠門我知其必
有合也白子客年有所著傷秋漫興秋霖等賦付之
梓余止之以爲讖今不幸言而中矣于是詩之成也
知白子之熟讀離騷余且痛飲余酒

賀白漢公出貢序

漢公之主盟雅社也二十年餘矣歲月屢遷交盟易老貧賤殷憂中以砥礪此七八兄弟富貴何足慕所存者不踰之古道耳回憶徒行赴約式跨瘦蹇領破襖小奚奴竟登主人床索脫粟飯食必果腹得杖頭錢沽酒恣古今譚辨作醉後記事詩意志豪舉今且車笠各異一別經年即使日修盟好盛晏會或坐多熱客主人事冗猶覺鬱鬱不樂反不若當年貧賤時疏散皆甘村醪亦快也聚會幾何寧不令人邑邑耶

公於是年出貢不負數十年攻苦之業賀者曰漢唐宋以來設科雖多惟明經與進士並重蓋取老成練達之士以資實用明太祖詔儒學歲貢生員後黃文簡果以明經爲時名相資格何嘗困人漢公將來事業即爲良卿輔也惜者曰漢公少負英望一受知於張石叟再受知於張北海滕此君以三十年手執牛耳號召諸賢今諸賢得其皮毛鱗介皆博一第漢公獨循序爲一老諸生灌絳非伍怏怏失志彈長劒搔首問天醉後耳熱嗚嗚長鳥灞亭秋淚千古愴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無怪乎共事之人奉酒橋門有爲之泣數行下者余獨曰凡事幾不常而可以理決不可以時限者不妨只決言之漢公主吾社而諸子與文章行誼各相砥礪力証大雅是有功於吾社也有諸子而吾邑重起數十年文運之衰霞變雲蒸不愧鄒下黃初之盛是有功于吾邑也其爲文也衆趨緋麗而挽之以澹雅衆卑陋而進之以宏博非漢史三蘇不錄非歸胡大家不遵其說書數年靜討合大全蒙引存疑諸書手抄十餘卷爲羣言折衷一洗附會

穿鑿之見而聖賢大旨人知向方是有功於天下後世也漢公功在名教若此即子孫數傳猶食其報況當身稽古之力者乎近且降心相從爲錦坊新樣審音按節無非尺度向常與諸兄弟靜中評論斷當屈指于老宿中此所謂可以理決而不可以時限也然漢公所難者非科目惟是寬厚和緩預養公輔之器無恚憤傷志無徑情直往習勞堅忍如士行之運甓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大文章在是大經濟即在是矣是役也僕與漢公同赴長安明年此日更親覲南宮

之盛豈爲阿其所好哉

賀陳竹居進士序

竹居之處於吾鄉也小兒走卒販夫舂婦知其必售也亦小兒走卒販夫舂婦知其必先余售也余與竹居少同志同學名譽略相亞然竹居天姿秀朗表裏瑩徹筆下無半點塵余中人之性極力洗脫未免爲靡靡之音其才不及也竹居臨大事不糊塗決機審務粲如指掌余牽制稷稜中少斷割其識不及也竹居能擇交有定力不阿已從俗余務爲大度與人和同而恩怨相錯所累實多其學守不及也此數者余

自知之吾鄉之人亦共知之以爲竹居才識學守俱出李子上豈惟吾鄉凡仕於吾鄉與校士於吾鄉之海內名碩無不先陳子抑長安道上所交遊吳越齊魯秦晉閩楚之彥班荆論好各相推許者亦無不先陳子余之才識學守果不及也自二十年之間鄞臺三子之言莫不謂竹居速得志于天下而顧乃優游容與余以戊子則竹居以辛卯余以乙未則竹居以戊戌徑後余而售世何哉余之先售於世也惟自知其才識學守不及竹居故務爲逢年汲汲之術竹居

絕去時蹊直趨先正每讀其文若無意于求售者而迺售之豈不後於余售哉竹居之後于余竹居之所以過於余也今竹居售矣又不即對於廷飲於曲江之上而顧反而丘園裴回初業豈更欲老其才歟沈深其識歟變化其學與守歟此其志願與其指趣之所極又豈余碌碌一譬汲汲於逢年之所能窺測哉今而後知鄉之小兒走卒販夫舂婦之不我欺而竹居陳子爲眞不可及矣鄞臺文章之士如漢公高而渾者也瑞明偲而逸者也晉卿通而敏者也麟坡圓

而徹者也醇子清而越者也達男正而葩者也肰而此六子者或售或不售或售於鄉而未售於天下自竹居之後售而才識學力爲可疑自竹居之竟售而才識學力迺始爲可信六子者皆有過人之才過人之識過人之學與力余安得不取一竹居之信而還以信吾六子也

贈萬明府序

公治鄞之明年仲冬大軍駐溢及相從南征也先是上以川湘不靖特命大將軍張皇六師冊布聖武司馬司農議曰我朝之所恃爲長技者以其車馬攻同戰無不克耳昔人三郊三遂儲乃糗粻峙乃芻茭無敢不備費誓謹之古今以爲重事乃卜畿輔之重者爲畜養地而郡縣遂有供師之命檄至百姓大懼以爲漳蕞爾一區頻年水患驛站漕儲以至河工之費丁夫促於前棰稍迫於後民其疲於奔命也矣尚堪

火檄星馳軍需百應者乎肰上不得已而用兵惟百姓轉輸之民不勝供上之苦惟長吏寬卹之此其謂理得宜鼓舞從事而國與民兩不病者非良有司不可也公令父老悉至于庭以爲國家有事而民不將之誰非臣子乎乃單騎馳檄夜不暇寐率衆輓輸自漳至溢相望不絕於道如宼恫之在河內也輒又諭以忠義先以勞苦分任以考其成通融以濟其急百姓無不感公德意奉公恐後四十餘日之儲莫不具畢民之精力已竭而公之形神乃更不可問矣無何

大將軍復以畜養未成再有展期之命百姓益大懼以爲吾漳之保有餘生者公之賜也而一日之供動以千計民方苦之若甚之而再其如民命何公夜馳請命憲臺復相與率屬親詣大將軍抗議庭爭慷慨激惻至於揮泣相向大將軍嘉其愛民乃秣馬南去計所覽者五日所全活民命不下萬億烟火寥寥孑遺未盡者非公何以存今日也昔乎丘之會子產以存亡之制自日中爭之以至於昏晉人許之鄭賴以存公之義氣激烈眞其匹也乾元中蔣沈爲令歷陸

渾咸陽南陵等縣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縣道命麾下曰蔣君賢令也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淸大將軍之所以撤幕南下者豈非服其淸感其義篤如此哉故凡公今日之舉上應國計下保民生應國計則師武孔張保民生則瘡痍日起公其以一身而係君與民之重則處廟堂之上而權衡國家憂勞天下須於此乎見之矣

王明府遞運除害序

關中王明府令漳五年利興弊革軫念民瘼百姓賴之以安其最大者如磁州遞運一事磁居孔道遞有常設漳邑協濟四千金歲以爲例賦書所載肙役所掌無不確肰莫易也後因歲荒銀逋解額不敷磁遂委其差於漳漳之胥徒亦利其過往尚希就中乾沒也因不之辨而受之至

新朝時王師歲南下輪輻相錯征檄如雨每次則以數十百車計而漳邑之境距滏上者不下百里急呼不

應有事必先十數日趨之而夏秋漳水漲溢人爲肩越嚴冬則氷腹凝堅行人阸度或曠日持久動費貲糧一不至則鞭扑隨之上差誅求無厭而奸胥復侵折其間或所需一車而所備必數輒糜費不貲勢不能不取貸於磁磁民益得乘其急而操奇贏以制漳民之死命以此官民俱困額銀徵四千兩而歲費萬金不足用漳民之大害也王明府敷申請力爭之以復協濟之舊而兩造紛沓竟再四更之不得以至於漕米之浮額一二倍於別邑也彼時原爲代買權宜

沿成永累而漳邑之有涉地百頃在昔爲河衝借口而漳地復何有也凡此者爲三害明府早夜焦憂之一爲已任曰焉得秉權藉明目張膽爲漳一蘇此苦乎考績告最奉 徵內召紳士父老皆屬詞以送之以爲漳之有三害也固公之心疼手瘏而莫之爲計者也今必坐秩臺垣矣譚天下利弊除害當自我漳始使數十年積苦一朝去之其有賴乎公亦肰其言毅肰許之至都而言職未就中心鬱肰再遷乃得冏寺

今上之十有二年命五品以上京官皆得條陳時政得失公乃奮肰曰我之爲漳除害治一邑者治天下此其時矣繕 封事上之條陳漳磁始末無不淋漓痛切

上果可其奏下司農而豫藩查駁兩院覆勘動經二年漳民具情狀復爲啼號請命其間竟得奉

明旨着歸復磁差而漳邑解銀協濟如舊雖漕米之害未除而涉地之糧亦撥歸本縣明府心疼手瘏之三大害紳士父老之所引領望澤而不可得者今竟去其二矣向使非公之力 請而年歲日更已爲常例漳邑斗大之區勢必至貧富俱盡易子拆骨而尚不可已者今能除之其功眞再造也況近日居官者視衙署爲逆旅即當場之事尚置之膜外去官伊久而折庭爭而終遂良願者乎今夫人愛民之心始念未嘗不篤也旣而勢利炫其中疑懼怵其後歲月遷移初心漸易耿耿熱衷化爲氷雪矣而公奮肰舉行旁觀者爲之怖折公之初志不改終成就敘豈非涵養素定堅介不撓者乎從此任天下事決大策定大疑

即以治漳者治天下無不可也禮以能恤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遇運之患公能力請除之固得百世祀之豈止一時歌舞已乎吾邑數千年有西門公投三老巫爲民除害史令引水灌田爲民興利載在祀典血食無窮公除百年之害而興利即在其中其功不在二大夫下也今因詳其端末以記之

壽楊君及學博序

余以甫受事長安綜核簿書持籌心計愧茫昧無當度支曠官貽誚退食之暇蕭然邸舍每憶家食時與二三兄弟朝夕聚懽品花枝月之爲樂也忽友人南來索余爲文以壽君及楊先生且曰與余交處之深喜譚樂道不憚寫此性情者也余以爲廣文一署治置有素初猶或舉士人委于曹司自熙寧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遴差命于朝廷何其重也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

躬問學蹈矩矱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先生以朗陵名彥著汝南月旦之稱初教衞郡也金錫圭璧勤修不懈及遷秩我漳下車之日士民擁道瞻仰以爲有用文章可裨經術邑庠其有起色乎果一以振輿斯文爲已任訓課生徒聲立文苑黜浮崇雅其有相尤失好者委曲諭導以歸調攝恐傷大體若憲批堂委之事未嘗不恪令奉行而斟酌時可溫然情誼斷不敢取悅于上以爲諸生病諸生依之以師道而兼親道焉至於修門舍緝環堵弦誦有地率由有途體統尊而儒術崇不至鞠爲園蔬茂草誰之力也其交前令樂君也徇急分憂不以盛衰易節輕財樂與排難解紛其古之人歟兩臺各廉其能行且列之薦剡爲良有司階崇秩無難者窺先生之志全不在是也天姿豪邁議論倜儻生平恥爲準繩所攝延好友譚時事色變大斗擊缶有酒酣我無酒沽我名琴一張楸枰一局山人羅坐潑墨臨池即三公且不計何以斗粟爲衣冠累哉則又彼從來廣文之癖而高視濶步夷然不可一世者也余素重其品置酒高會言論

甚合今且幸有事南下更理前好與竹居諸盟友稱觥大醵陶陶天年爲先生無疆之祝者也爰先郵寄之以書筆端

張越九南歸詩序

昌黎云讙愉之辭難工而窮愁之言易好蓋以落拓不偶或播越而展憂患或展轉而起忠孝方搜奇極變一往沉鬱頓挫之氣不能自已一於其言也發之故三閭怨哀史遷孤憤遇即窮人惟窮而益工也始余售於南宮與越九同後謁選復同偕出而爲外吏也又同予吏晉越九吏齊之岱岱則天下大觀也於山見丈人日月諸峰之嵰以立於水見渤碣之沮且深是余於越九同也而不同矧越九以風雅之素乘

公餘之暇觸緒生感登眺摩挲以實境傳實情後衡士以過於憐才之心重罹物議其困躓幾不可測以古人易地言之即不至哀怨孤憤或皆以悁忿悲激之氣而形爲行吟嘯歌也今讀越九諸作抑何和易以思絕無悁忿悲激若忘夫困躓之來也殆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耶既而邀恩歸去獨以鯈肰一身携其作而誌之曰南歸草見繼此其或幅巾杖屐翳嘉禾濯清泉激滌萬物牢籠百態羽觴飛翔匏竹激越性情之所至皆音調之所萃也其當起東山慰蒼生忠君憂國紀昭代之盛事定百聖之樂章以之詠吹休明考驗前哲其爲詞政未有艾也余更樂得而傳誦於後

賀若虛上人序

漳邑斗大無名山盛刹可以供遊覽羽流高衲可以資譚辨近市者譁近田者寂惟東郭衆香菴爲一塊清淨土虛上人復能主之鈴鐸相聞發人深省薦紳先生多寓目焉未有知漳邑而不知衆香菴者亦未有知衆香菴而不知虛上人者也以故吾社課業之暇遊此者最久交虛者最善而重之悉也虛受鉢於印心師少精内典臨黃庭略得逸少法追隨講座者數年歸來始獨立秉禪參楞嚴華嚴諸大義傳鉢爲

時名僧其恐宗門之未廣也啓新講舍香廚率數十楹漳水之厄成毀更始者再不敢告勞固贊成者諸善人自虛師生願力堅誠致之也即延名師座上聽法者數十百人一時稱盛後因東方告阻未久竣事虛之苦心焦形可謂篤於爲善者矣昔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遊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諸人皆一時之選由是真乘法與儒典並重人知嚮方吾社雖不敢妄希古人而虛上人庶幾不愧也況今士大夫於親故交際謬相愛敬一旦利害相及名位相軋反眼若不相識而彎弓下石者有之虛與吾社貧賤憂虞數十年不渝今之交道可一愧也韓昌黎曰人固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不可與之遊乎虛不可謂非吾道中人也若虛三葉禪宗同證上覺又能親講法究今且應　新典給度牒更以人重矣喜爲章以賀之且囑之曰我輩性嗜酒上人當多沽以待之無令攢眉而去也

送楊學博歸里序 號復所

先生之教我漳庠也八年於茲風雨晦冥一以尊經明道爲務其爲人端凝嚴楷表裏瑩徹更能飲人以醇春風被物凡在甄陶者一時態色涅志對之自盡且其慷慨自許臨大事不苟從不俛仰隨人取悅當世重道義輕財貨青氈一席古來未多見也余與居比屋往來匄貸如一家然數年余窘家計不憚索米饘堂先生每分晶鹽清俸以通有無余亦數數不以爲煩聞者異之先是邑中有因華大事非多金不濟

旁觀皆爲袖手先生倡始之貸以百餘金因而觀感者多遂登道岸後其貲因當事解任零細免卸幾歸烏有先生怡然不顧也其德量有大過人者且其修葺學宮崇尊聖教起頹弊於汙萊瓦礫之餘斯文有主而課文以正訓士以醇本躬行以率物端方如曹月川經蒞治事如胡文定直言無諱可裨廟謨如王俊華門克新誠非近今之品也且今天下之司鐸者吾知之也大抵仰邑長鼻息供其頤指甘爲催租吏督工員者也不則受厚室數十緡因而媒蘖諸生箕釜相煎者也不則銖絫相較出納必譏米鹽瑣細者也先生誨人不倦以及脡修之多寡謁見之早暮槩所不計而吾行吾道全不阿意隨人奉其指使諸生有不平事義形於色面折庭爭以振輿頹俗前有一二事頗不見諒於長者人告之以引過可免先生曰吾歷官十餘年久懷松菊歸來訓幼子樂田園陶陶自若也即使漏盡鐘鳴亦有止息況有何難割之愛而爲此戀戀耶今果遂菟裘之營引節終老矣當時稍爲通融尚可膺薦剡遷長吏漸登華膴間以大展

所學乃樂賦歸來齊名靖節以視朱門徑寶綿花耐彈徘徊雞肋至泣下而不忍去者其得失果何如也先生歸矣骨肉知交情難握別同高足百餘輩灑淚稱觴祖道以送之扶溝之上吾友實多想與羅升如何元舉張大房諸親友歡然道故盃酒論文郵筒往來幸無忘今日以期源源之晤也

送萬明府旋里序

我公之治漳三年也一以和厚愛民爲政氷蘗自持擊斷不事庭無金贖之罰戶無催呼之擾可謂撫字心勞繭絲是戒者矣漳民水旱頻仍樂與休息如赤子之初離襁褓待哺待衣嬉嬉啼笑於慈母之前也一時督臺特薦天部紀錄是歲適當報績之日衆大恐懼以爲我公之慈惠聿彰慮無不得坐階台省爲朝廷重臣皆欲籲呼當道願借寇君一年無奈時事不常有大謬不然者卽如漕米一事歲例民以官斗

輸之在倉累黍所餘可得耗米多石復令領之車戶赴灘交兌胥吏上下其手豐入而嗇出之民間之賠累自若也况車牛之費既以納之邑城復以運之兌所往返數百里輓輸兩次所用不貲歲損數萬緡矣去歲適當凶歉民力困乏我公大哀矜之以爲蕞爾漳邑何當此重苦爲乃耗米升合不須着令百姓竟赴灘交兌一時歡聲若雷以爲愛民之至豈知胥吏爲奸以致彈章之及有累及非辜者哉聞報之時士民大恐懼若失所天乃果籲呼當道迫欲再借寇君而事不可爲上臺亦鑒此爲民受過仍得以新舊代交坐治數月漳民之久依慈母不可謂不幸也我公之惠愛篤至無事不然其大者如覃懷供兵之役諸邑懼取之民間擔負充塗呼號震路我公憫其饑荒獨出公帑代買民間不勞一丁不苦一粒安枕而竣厥事省民財萬餘金矣他邑之民望之如樂土恨不早爲託廛後經上臺裁價數千兩條銀不復若非百姓樂輸完官又成難補之隙矣我公愛民心苦動而見尤諸事凡如此跡其所爲宜得　璽書慰勞以勸

循良而得失如此其所爲報施善人是耶非耶屈子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修吾初服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當時若稍爲寛假漳邑雖小爲買舟之費而不可得哉矧當時捧檄而喜原爲親脂膏可潤盛僮僕美田宅泰然滿志何至琴鶴蕭然屆今得以歸休之暇無王事之勞有天倫之樂歲時日用以雞牲酒醴厚其親求忠於孝無不快然得意也何必飽囊盈槖然後謂之悅親孝養哉罨畫之間花竹掩映子瞻嘗欲數百緡卜隣暇中粒知已盟淸

著燕湖山飲酒賦詩陶陶永日寵辱不驚蓋非書空咄咄者比也我公行矣握別之際情不能已而實濟邑薄福以至奪我怙恃我公益勵厥守無以小挫自廢徵車之下士民瞻目望之幸無忘今日語也

漕儲道閆公完兌序

國家大計莫重司農司農莫先漕運上以係邊庭之命脉下以關編戶之膏脂力輓飛芻動支年歲丁夫僱募動勞萬千非若里畝之算籌酤榷之稽算可圖計而得指屈而定也故朝廷必命心計大臣董理其事上以經國下以裕民釐剔奸宄修舉治法以仰佐司農籌畫閆公之督漕於豫也公以隆名碩彥為一代儒宗出尹開封政聲蔽道朝廷器重公為特簡斯命時兩河初定田廬蕪穢子弟瘡痍公涖任行部首

為民請命肰後明輸將定期會國計所在誠不容緩而公之惠澤無量惟隨事而寓意焉其猾肰不欺可為眉列而數計者如平區豆省簸揚洗鼠雀之窮宄斷壺漿之陋例而刻削浸滅之禍息矣公淡薄矢志嚴潔自守宵有言凡此籽粒皆窮民膏血督促尚不可況因之為利乎以正供輸之王國以苛羨還之民間而求溢於外之實塞矣豫民懷德畏威不勞羽檄而檣帆電發推挽枚銜則胥吏轟填旗衛紛拏之惡習且蕩盡矣向之連年洊歲頹禿楷空鞭撻叫號而

不之致者公以譚笑之間而得之不兩月而十餘萬石之轉輸已事而竣矣時烽火東來日聞警急區區一衣帶水之隔以貯天下之大命使非慮出萬全確有定略其不至於僨公事而墮功名者抑又無幾矣昔鄭侯守關中饋餉不絕以致興漢寇恂守河內收租四百萬石輓輸相繼爲東京元臣劉晏理江淮漕事卽鹽利僱傭歲轉粟百千萬石而唐祚以盛方之於公何多讓焉臺使者以公完兌上公功於朝某與河之民並仰公之治漕故喜公德之既昭而又慮公

之將去我而爲澤於天下也是以爲之序

河南觀風錄序 代

自客春謬承簡命直指天中早夜春冰以中原土曠人稀澤鴻初集惟恐以吏治未盡察民隱未盡陳負聖天子撫循至意及入境自鄴抵衛猶見富教之餘臨風懷想蘇門佳麗處全豫之人材聚焉于是董秋闈者兩逾月所拔皆不次之士余分光藉甚風氣人文稍得指顧於萬一甫竣事卽渡河行部以爲民之未安類由于吏之未治吏治之未講實由於士習之未端則觀風其急務也第恐當事者以職非衡鑑僅

故事求之下遂以故事應之而爲士無眞文章服官則無眞經濟朝廷厚意作人將安取此於是遊大梁訪京洛閱申鄧問九鼎之奇文尋圖書之故蹟嵩高惟嶽天下之大文在焉而過宋越陳驅車潁汝其士子樂道而好學勤修而敦行風格進於王唐文釆遒乎吳楚所過無不列席命題以與爾諸士發覆盡變而河北則鄭多博物之材衛有雍和之氣鄴下風流尤古所稱材藪故凡所得卷正者奇者清新者逸俊者淡然而深者鬱然而秀者古而茂者蒼而凉者錯

綜變化各不相沿余亦隨才收之要之以尊經正學爲主今將授厥梓因得而昌言之夫帖括之道譬猶學書學書者知有二王而不知有鍾杜猶生人之知有考禰而不知有高曾也自萬泰以來士心汗漫傳注變而爲諸子諸子轉而爲史漢史漢流而爲六朝桑麻籬落之言特出之以詰屈斯道之壞亦云極矣今上定鼎釐肰表正文體非程朱不遵非大全不講非成弘諸大家不法凡三試天下士士風大振余即不以校士爲職乎而察吏則吏之根本惟士安民則

民之瞻仰惟士且士君子尊經之學比之尊王若捐去膚華尋紫陽眞面目所謂今日眞文章異日之眞經濟也安民察吏顧有大於是者乎先若干題得文若干首公之天下得失自在知罪共之遡遂欲以河内外之風觀天下之風余之負鼇非髮所擢矣

温德甫進士序

今夫不登岱華不知羣阜之卑也不歷江河不知行潦之細也不侍仁人長者不知薄技雕蟲之無與於道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淵穆有容對之莫測其際而天下之大功大名必歸之遲之又久以隆其遇彼天不可謂無意也僕童時即知乾侯有德甫公盎以名士領鄉薦墨藐出一時紙貴且聞諸人曰此閉戶先生也讀書嗜古寒暑不輟孝友敦行人倫師表以故公車二十年童僕依肰田廬不易訟獄

不入於耳車馬不譁於門可於三代中求之故曰於山而有岱華也於水而有江河也於人而有德甫之仁人長者也以天下之大德席天下之大名蒼生之望其未可量也客年始得拜敎於任爻六處恨相見晚數月又接於吳脉濬齋頭譚及人情不勝扼腕知德甫之可以出而仕矣今春執鞭長安而德甫果大捷爲朝廷得人慶以德甫少薦於鄉遲之二十年國計民情體勘倍熟舉而措之如示之掌上老其才者豈非在風霜雨露中哉行將坐簡木天累揩台輔其

厚重可以敦大體寧靜可以鎮雅俗宏博可以齊顧問居天下之厚福者惟天下之大德人乎僕再刖自當罪戮薄技雕蟲對仁人長者爽然自失所謂岱華江河者也德公之文若行如是其亦愛而敎我矣

陳瑞明明經序

瑞明之知名於世也蓋與白漢公同時云是時吳下張石叟學臺校士所拔盡稱佳彥得陳白爲之甲乙無不大快人意蓋瑞明少館於睢陽徐來王家與霖蒼先生交善故揣摩旣成歸來人大詫異以爲必讀異書交異人者會果冠軍多士意氣磊落好飲酒喜讀書浩然自若也僕方舞象勺從安先師遊共城瑞明亦携乃弟竹居應試兩師俱爲名宿門下士亦冒叨時譽故與竹居另爲一小結納不敢問交於師之執也或從旁窺其丰采或嘶晉而揖之如長者禮漸晉與之言以爲名下士非復形體與人但多蘊耳遂亦略有問鼎意瑞明亦誨而呼小友倏忽思之已垂二十年事想共城折花樓上把酒臨風如在目前嗣後無塲不同無文不共一編風雨君家之指授居多尋與君通盟好列雁行豈非幸哉瑞明自丁時變每困於家計或放懷高志若無意於塲屋瑞明近年稍濡筆墨遂仍得吾邑第一漢公再訂盟於衆香菴每課一題必另出手眼欽爲異寶諸兄弟之取次先登

皆二兄之力也乃甲午之役滿望高捷爲同人起色而滄海壯士乃復中剮車於博浪沙哉是時瑞明長歌酩酊泰然自如大丈夫得失有命携此以往無或不雋乃何能咄咄空齋效深源故態瑞明之志誠遠且大者也今且應明經科入長安試春官矣太史公遊遍天下佳山水文章大進燕趙文物之邦皇都壯麗之盛交遊名儁諳習典儀何非學問所在而吾以張獻彤白玄明皆以明經再登甲第天之所以老其才乃以厚其遇且其意將有所待也瑞明幸早爲着

鞭爲吾社光爲君家慶與竹居弟昆並遇輝暎一時僕又將搦管從事作聯驪並駟章矣

宋晉卿序

晉卿壇坫之長者也自吾雅社奉漢公執牛耳漢公猶兄事晉卿故凡有課業皆惟二公裁定可可否否各持已見以相規勉絕不依阿取容以悅諸子諸子皆北面事之可可否否惟二公是視各相折服也憶當崇禎之十三年時亂居城遂立社事鉛槧之暇無日不舉觴浮白搔首青天晉卿多俊才恢諧笑傲無非文章皆如柳州嶺外諸記子長小贊以故自一出冠軍凡有校錄無試不利謂宜劒術已成飛仙自善

往來洲島間何戰不克諸友極意運煉終見斧鑿始信晉卿之才不可幾及也自經　新朝各以功名自勉晉卿獨別有肺腸高臥不起丙戌之役日晡已完四藝擲筆而出及至寓乃奮袂立書三經耕寫示人無不精妙當時若肯降心今日豈尚作諸生語哉近復放志詩書退居鄉井間數月不入城市親知半載不識其面時命駕相訪意致冷肰取與必嚴交遊必謹其古狷者之流也或課子讀書或率農耕鑿歲收穀千斛食廪豐盈馬牛茁壯飲美酒啖燒豚公私充

足王公不以易也僕每至其盧竊窺私業錦坊花様閉戸先生能窺之未了功名知其留餘以有待也今子得父文章一經今果補弟子員矣願晉卿一經之授父子名動京師文章事業不負諸同社屬望至意昔宋廣平作梅花賦清便富麗得南朝徐庾體其相業貞姿勁質剛烈毅壯疑其有鐵石心腸晉卿之人與晉卿之文大率類是僕非敢竊其姓以佞之也晉卿讀其序想噴飯大笑乎或亦肰僕之勸駕也

姜麟坡進士序

近世有不汲汲於功名者哉窮年揣摩以應錦坊花様肥瘦從人衣冠徒肖在我茫無主着見乘軒於門者則艷視之目揺心戰忓忓欲起至於一試不售騷肰哀怨爲之賦落花嗟遲暮書空失志苟可以爲終南徑捷者無不圖之爭妍取憐以買長門之盼若人者吾不計其後來何若當時面孔亦復薄惡可愧窮通有命何必此逐逐爲吾友姜麟坡固能獨見大意也麟坡爲諸生每試多壓元白其與大雅諸君共千

秋業處懷善下不以才知高人而家貧設館同社至必分薄粥擷野蔬共飽往來無厭而事母盡孝雞牲必供讀書靜處澹肰無求於世也及其薦乙酉賢書也猶其爲諸生也不營生產不事筆牘百畝之田荒而不治環堵之宮蕭肰壁立羸馬老童僕數月不入城市入亦莫辨友至則啜清茗彈碁局臨摹鍾王手不停書或出入丹黃諸家導引服食袪除多病案頭略置時蓺數種興到點次之絕不聞咿唔吟誦之聲唯是譚論經旨必根據大全詳爲論辨汪汪莫測其

際是未嘗汲汲於功名者也乃公車十五年來或中途而返或塲事不完友人數爲勸駕而家貧親老終不以干祿動念今時至事起竟捷南宮成進士矣吾社膺鄉薦者唯公最早當時若肯先爲着鞭今不知登樞要晉崇階幾許矣惟其居已也廉處心也濇不先時不後時素位自得無意于名而名必歸之是何嘗逐錦坊花樣者乎是豈出見紛華目揺心戰者乎其未遇也不以失志而怨其既售也不以得意而喜視爭妍取憐面目可愧而知丈夫鬚眉自有真也心

不弛於物欲形不勞於應接門無雜賓耳無俗事即如家庭出入事親課子間身體力行便爲真學問讀書莫大於是亦豈必窮年呫嗶入股滿几案手渾垢膩成誦數萬言者然後謂之公車業哉令其爲進士也吾知其仍無異於爲諸生也願廣事親之孝移之事君澹薄寧靜中遺大投艱取之裕如先憂先樂以副天下引領之望所謂獨見大意即於釋褐時卜之也余以吳會數千里得捷書彈冠色動走數言以賀之且以勉吾社未遇諸同人平心待之無勞戚戚爲也

郭太翁八袠序

歲巳亥長至一陽來復君子道長吾黨醇子奉其太翁八袠華辰是日少長咸集朱紫充座詩歌九如笙璈迭奏起具斗酒爲太翁壽翁朱顏華髮衣雲氅徒不受几杖舉觴立盡陶陶小酣相顧而樂儼若神仙中人醇子暨兄弟四舞裳上食諸曾玄羅拜牀下內外孫近十六人雖位不及令公而壽考康强子孫蕃衍略與相等遠近觀者如堵余以猶子登堂再拜如家禮醇子揖余而進曰僕不敏數困公車未獲拜龍章

寵誥以爲家大人榮然幸未遠筮一方依依膝下同伯仲事寢膳此古人不以一日易三公也今當八袠而耋敢借一言以代褒袞余不敢謝不文憶太翁壽七袠其詞乃余爲役今又歷數春秋矣而翁之年益高望益隆黃髮兒齒精朗强固余于是尊其福德之豐也願養之厚也治家之儉行已之謙而教子若孫之清以約也夫物無盛積必無美報太翁家世寬仁知雄守雌以受此景福其養生也不餌金石不餐衆露節嗜謹味隨分而安治家則土愛心臧問田畝收

刈課父老陰晴善畜畜曰無忘當日謙謙善下不以子貴驕人勉醇子以忠孝課諸孫以勤敏清儉寧一遺之以安數十年如一日也福德豐則亨祚遠願養厚則天和集治家之儉行已之謙則道德中腴戰勝而肥紛華無所搖于中嗜慾無所戕于外教子若孫之清以約一經是傳含哺永日絳老封人不是過也太翁有是數者乃膺諸福醇子方下董幃捧檄色喜巍科膴仕太翁拜貤封備顧問福德之堂靈壽之杖耆英之圖會衣冠朝廷當奉爲國老褒衮取次及之

無藉余言爲褒衮也余不孝不克奉親以祿養南遊忘嘆恨將何及拜伯父如拜吾親更勉醇子以愛日而祝太翁之景福與之同無疆也

施玉壺先生詩序

惠山之上石秀泉馨襟江帶湖淡深合抱其地多隱德君子不朽文章光燄萬丈而復斂才居謙以受此景福發爲詩歌溫然善下知爲沖懷有道典型物表者也余同請施來友向共事都下雁序甚篤素敬禮伯氏先生文譽知有開必先爲江南宗匠前以使事過梁谿始得以猶子禮晉見長者先生即呼孺子而教之如教來友悵相見晚夫先生宏才盛蓄而不急急於仕進澹然寡營來友理東粵平反甚多一奉先

生庭訓行召對楓陛爲名諫臣先生終不以子貴驕人手緝一編品花抹月天機雲錦自然佳麗醇雅清逸得湖山之秀而以詩寫之感物賦懷蓋不作元和以下語也夫有太丘之德而無方季方並難伯叔眉山有明允公內翰黃門各著立朝手節所爲文詞婦人童子能傳誦之伯氏德如太丘而學同明允宜其發越性情抒思忠孝藹吉其音知後來者未可量也近日海邦晏定葦舫在畫圖間來友當昇親迎養更歷覽嶺外煙嵐風物歸來著作益勝文章舊價留鬱

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吾於伯氏舉而誦之以爲他日
絕唱也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望古齋集之十一

記

鄴下李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滸墅關署題名記

題名者何題權使者之名也名何題諸夫人之爵氏里居不可不辨重其人以重其官所以論世也夫莫非 王臣期年而請代靡盬不皇庶供惟正何名之題朕奉 命而出報 命而入功則惟臣之能罪則惟臣之咎反躬自勉以畏此 簡書之義也前此無

題乎明代三百年數勒之石衆如列眉未嘗有遺也我 朝何無題曰未皇也軍興以來使者絡驛財賦匱乏惟憂不足且以需其記於後人也東南財賦奥區奥爲都會理天下之財守天下之法 天子命大司徒歲差郎屬一人或滿漢和衷以主箕會苛則病商弛則病國往來稽覈其責最重不可不存其名以思其人且以重其官也今何亟於題諸曰我 朝十八年於茲德意覃敷商舟輻輳惟諸同官之勳及時不題後將有姓名不傳官守失次者也題名何記諸

稽其名與日指而稱之曰某也賢是能克勤　王事者也　朝廷之所褒商賈之所頌察奸釐蠹掊克不事無曠庶官者也稽其名與日將指而謫之曰某也不肖是隕越　帝命者也　朝廷之所譴商賈之所怨叢奸積弊科斂是求有干清議者也出為郎署入為卿貳去後見思與民休息以待後之君子顧名思義佩肰慕惕肰畏凜凜肰不敢屑越以其在事之歲時考其政治之得失重其官以重其人上報　朝廷之命云爾因序次而為之記

重修滸墅塾宮引

滸墅義塾之設創修已久蓋關地暨吳閶三十里士子就學未便舟車游息居人近利而嚣日操奇贏長短之數以較得失必有漸失本初者先代農部郎方君謀所以化導之使俎豆有地拜舞有區延師講習自小成以至大成亦選士造士之所由基也榷使者朔望必謁先師廟庭以及春秋祭菜彬彬魚雅余受事行禮祭如常儀登至聖堂觀其車服禮器每徘徊之而不能去云歲月既深楹桷剝落宮牆頹廢明善一亭又且鞠惟瓦礫余每過而憂之且宮廟之興廢繫於一方文運之盛衰三吳文章淵藪歲得大儒魏科以隆學校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使士無居肆聲教不揚咎孰甚焉或以余在賦言賦遑及文事肰司徒教養原為兼官余於榷課之餘振興義塾亦崇此志也敬捐氷俸以與厥事且恥獨為君子賢士大夫及此方譽髦同起而應之余為備不泐之珉以鐫令譽也謹告

重修滸墅關橋亭記

余以歲杪推巽。明年春雨霪潦。廬舍多圮。而橋亭年久。飄搖為甚。司柝者以修葺屢告。余念當今財賦匱乏。艘檣落落。且勤勞民力。不如舊貫之便。既而幾患傾壓。一時震恐。不得已始鳩工庀林。余首捐俸。以及吏書員役。各量出己貲。共襄厥事。兩月而告成。樓榭敞朗。丹艧從新。不獨風雨以和。居處以寧。而稽其出入。權其盈縮。商賈覲聽。以為祗慎財賦之所。蓋東南之大觀也。余因思之。天下事。莫不成於奮發。而壞於

因循。又曰。需者事之賊也。豈惟斯亭。關政亦然。推諉之為傳舍也。人皆曰。期年吾將去也。前以遺我。我且以遺之後人。於是積蠹之叢也。包收之弊也。丈尺之隱沒也。港政之鞭長不及。日為漏卮也。究使實漁於下。而名污於官。以至商賈日出重貲。而　朝廷不得充帑藏焉。即有留心國計者。任勞任怨。更難粉飾苟且相仍。日復一日。不至於大敗壞決裂不止。若早為修明整飭。以為先事之圖。後來之患。豈有是乎。豈惟關政。天下事亦然。名實相遁。大小相委。前人以需之後人。今日以待之明日。日月幾何。遑他恤焉。以至蓄癰藏蠹。漸見廢決。皆不早為綢繆之故也。吾於橋亭之修有悟於此。因勒年月日而為之記

銅雀臺讀書記

丙戌夏。余與同社漢公醇子竹居。讀書雀臺。將有事於制舉也。吾漳年來風氣。賢書落落。至有棄不復學。以爲無自苦爲者。余獨毅然偕三子。居於銅雀之上。疎遠物務。計親道味。擕一題。白子甲乙其間。三子心儀白子。白子亦受之不疑。往往金石成聲。無不可以自命而以告人者。意氣甚豪舉也。白子志亢爽。每聞漳水汪洋澎湃。震撼天地。望風懷想曰。孟德眞英雄哉。踞中原。淸直北。俯視吳蜀。二陵風雨。歌舞朝朝。今日何日。猶或見之。世之儒生。毋論知與不知。動以其行事非之。所謂塚中笑爾。誠哉是言也。余豈敢謂其不然。蓋不能不稱快于是云臺高數仞其上祠玄武三淸。羽客通丹訣。時則譚導引有驗。南門高厰。五月如秋。臺下殿刹。各踞勝地。下圍村落。層樓灌木。鬱鬱蒼蒼。變幻雲物。西望太行。山如翠屏。羅列。暮靄最佳。啓窓就之。盈盈一水。心向往之。漳水直奔臺下。高激數尋。復折北流。中臺沒其半。父老不及傳也。每水漲流橫。凭欄而眺。見漁人撒罟得魚無算。時以數十錢

買之。亦頗有來遺者。魚網積岸上。霽則晒之。散布籬落。以此爲命者數十百家。亦時有得大木者。卽古瓦及磚。間亦尾魚而出。然不能數數見也。余嘗溯岸得碎瓦掌大。命工裁製小硯。父老曰。自鄴臺廢後。石虎都此。嘗建甚都。此卽非建安。亦千餘年物也。然而不可知已。自四子居臺之上。得月露之趣於山水之間。極目蕩胸。浩浩焉。落落焉。幾不自知其言語之妙。而旁之若無人也。時客有乘軒而過者。余科頭自若。已而酌以大斗。臺下人有持觴豆來餉者。余欣然受之。與盡飲而去。姜君謝子虛上人嘗過訪。留之數日。賦詩題壁。有赤壁黍家紵臣山李白思之句。時競傳賞云。故四子者。雖揵戶吾伊。讀書不輟。而興到必劇舉觴浮白。抵几狂歌。聞者皆异之。余曰。今日四子讀書連牀。明日遇其時。濟時行道。曾不知山之高。水之下。又豈復知有坐疎牕。臨浩渺之流水。而相與感慨流涕於夕陽下上之時乎哉。於是乃投食歷起而爲之記。

遊西山記

余慕西山之佳勝久矣。每行役長安。望峰合巒抱。青翠欲滴。時時竊心向之。迺奔走沙塵。更數年不得一往。庚子夏。候補至都。遂約友人。裹糧曳屐。爲坐臥之遊。魏不負以酷暑行。不果。强白漢公與俱。衛洹起及劉闇生。先後偕往。策騎出西便門。緩行眺望。葢五月一日也。近午至村之永壽菴院。植二喬松。膚白如雪。青紅內映。蓊肰竦秀。步而東。數武至皇姑寺。正統復辟時建。壁畫呂尼留駕事甚悉。北狩回。崇祀之。其金

裝尚原化身也。殿閣郁麗。丹艧一新。老尼延至殿上。旁有女媼談禍福多侈詞。西行折而北。六七里許。至嘉喜寺。刹宇高敞。古樹婆娑。廊舍半災。問寺僧。神廟賜聯未之見。逆闖之變。土人乘機焚刼。今漸就修飾。直北稍西。綠樹隱約。浮屠矗矗。則爲勝水菴也。路峻絕。入禪院。曲水灌竹。講堂當戶。列小竹數竿。如排戟肰。楚僧漢萍。譚宗得大旨。烹新茗。趺坐殿臺上稍憩。引北隅深洞曲折。登絕頂俯視。巒壑旁有空堂。御風泠肰。山如削壁。薜蘿鋪滿。根大如株。脩脩肰也。僧言

鑿石得泉。上之神廟。聖母飲而甘之。賜曰勝水云。僧更能爲八景詩。索余和。流連日暮。不復西往。再歸永壽菴。次早至磨石口。拜承恩寺。世廟時脩也。復閣重門。院設花木竹石。僧舍得楸枰。彈之鏑鏑有聲。西院有中涓墓地。成弘來宦者盛埋葬。率廣蘭若以邀冥福。糜費輒數十萬。諸王戚畹皆不及。漢公及余浩嘆者久之。稍西向北木柵。扁曰法海。行數里。路盡石砌。再北而東。環長垣。過石梁。望最高處取磴登臺。鑿石有字。左曰天梯。右曰雲路。門前大松。盤偃離奇。風雨

萬狀。入寺登臺。俯視藤蘿青碧。小亭可憩。復折西北。廟新成。祀太山。山下出泉注井。水深數丈。甘冽。遠近汲之。下山。復理前道。仍歸承恩寺。籠鳥睍睆可聽。出大門東北。經先朝妃后園寢。頹毀。存故址。坦道至善應寺院。多奇松。佛像古甚。廟列羅漢五百。各極形狀。松樹有藤。長數十丈。蜿蜒猶龍。一里許。石河流水濺濺。經靈光寺。徑而西。漸高僻無人行。下馬蟻負牽曳至龍王堂。小廟才兩楹。古松怒欲搏攫。風來泠泠如深秋。偎壁出泉穴。堂下作池。激浪下瀦方沼。朱魚游

泳山叟率小兒數十伐社鼓禱雨問道於僧云下嶺爲大悲寺寺有僧頗可與語乃梯石步層崖臨碧澗盤廻紆折森森柿栗間樹以茶至寺二銀杏陰蓊數十畝弘治建寺時植也老僧爲中官能道先朝遺事出所釆新茶飲之味亦清甘已而歸仍經靈光寺迷失道路穿複垣攀荆棘折而北路多杏纍纍紅熟可啖入寺禪舍幽閴几設瓶硯東閣奉大士莊麗且可眺遠出門即翠微寺以荒凉門閉未之入東北盤石紆折林木葱鬱橡栗楸檜大異諸境至崖前龍王祠

下懸石欲墜方池水涸登寺臺山門清風快人坐可忘暑高樓數十尺都人士讀書處也僧引之詳讀秘魔崖碑記爲二青龍皈依名僧僧卓錫講法禱雨輒應石洞藏雲小亭下臨深澗望蘆溝橋一衣帶水僧於峰頭指道過山脊直入平地可抵山東諸寺復失路汲者語之南返風烈嶺峻蹇足不前俯仰偃僂隨地上下復數里地平如掌青畦井然遥望泉山環抱如左右手樹杪時隱時見丹楹畫棟雲合天開曰香山寺寺始建於金大定明正統中拓之前有池盛魚

藻投之餅餌立盡泉流上下數里如線下溉蔬圃古木夾拱繁影宻布鳥聲悠然登階入寺門高閣揷雲扁其額曰清雅曰鬱秀曰來青曰望都亭俱神廟御書傳勝朝多行幸云憑欄眺望如見帝京青翠圍擁不可物象日晚倦甚至碧雲寺甬道寬衍門多貨殖寺前建坊巍然入寺深廻地盡鋪石無纖塵松檜盤伏如虎豹形廊舍數十楹門植桂樹百餘本大者高丈圍徑盈尺有大內所寄花在蓋寺泉甘腴灌溉花木異於他水

今上駐蹕禮佛問僧養桂之處喜頳大笑內院匾襯復閣奉諸佛大士日暮梵音鐘磬發人深省夜晨拜前後殿宇觀元阿利吉買山記偈文甚朴饑想見當年東下絕壁流泉題曰龍湫流灌修竹亭樹通明小洞靜秘水天一色亦神宗御墨也直北極高茂林蘙秀麋鹿來遊有魏璫碑及虛冢寺自金章宗避暑於此開山於元極盛於明之正德下至臥佛寺不克至西行盤紆石磴計十八級級旁植以古栢層遞如竹林隨步上轉曲而北曰弘光寺所祀圓刹千佛稱列

毘盧。朝鮮所繪像也。鄭監名同。由本國遣侍宣宗。掖廷得寵幸。建寺報恩。勒石自記。東廊梵院。飛鳥翼翼。徵雨小息。西下二盤。再過香山寺。不復入門。坐魚池上。回望來青。秀色嵐光。依依不忍去。歸路平原數十里。行歌互答。如有所得。近午去都門六七里。至昌運宮。入道院。啜茗數椀。借枕駒臥。其堂。扁曰存善。乃光宗在青宮時賜書。有孫道士導引於內。前後殿闕。儼如天上。神皆銅像。滲以黃金。鑪鼎文發丹碧。蒼松翠栢。並成大觀。日晡乘爽氣行。俄而風雨驟至。急避茆茨間。已復冒雨前進。衣履盡濕。入宣武門。過帝王廟。下騎復乘。泥滑沾足。雖急遽無次。而暑退心清。山嵐如洗。胸中浩浩落落。數年懸想。一朝而釋。猶恨魏子不至。倚和少人。且往返戒迫。不獲作十日稼。領略盡致。記之以俟他日之續遊云。

重修魏縣儒學碑記

魏博。古藩鎮地。其人好義而英多。葢亦古稱鄴下。建安黃初之間。人文蔚起。焜燿千古。典賢育才。以匡濟我王國。其功必始於學校。故鄉校之設。與國學並重。所以蒸進髦士。選造書升。以輔萬年有道之長也。請之邑志。儒學在縣治之東。明初徙縣邑丞蔣君舉剏歷朝遞有修緝不乏成功咸弘之間。氾於漳水。縣令白君繩武。暨鮑君琦。踵事增美。侍郎彭韶爲之記。嘉靖中。整飾大備。規模宏遠。殿閣奎明。以故科目振興。名賢碩望。極一時之重。隆萬之間。彬彬稱極盛也。其修之最後者。爲縣君徐元太。前後各勒石記功。載之邑乘。其績不可沒也。余明季僑處於魏。每贍拜橋門之間。楹桷煥然。觀其車服禮器。洋洋大國之風。每徘徊之而不能去云。今且歲月屢遷。飄搖冽弊。殿宇頹殘。宮舍鞠惟茂草。非復當年之舊。新朝鼎興。邑令江君。乃一以振興文教爲己任。與學博李崔二君子。謀之鄉紳。率之衿士。節俸捐貲。庀工鳩材。期年而大成。殿東廡泮壁櫺星等處。光華崇美。梓材丹雘。無不稱

艮邀余言紀其歲月余以今上崇儒重道文教聿新歲臨辟雍行釋奠禮命大司空增修太學發內帑數萬更須重金修闕里聖殿開一代文明之治邑侯率先修緝儒學教養敦隆上應聖天子之治可謂不愧臣職有功聖學矣從此萊箧有儀漫弦有地仰其弘敞壯麗可以翼肰敬惕肰思由路入門無郎於邪人才奮興魏科世繼得數名賢碩望以輔萬年有道之長不負魏博郡下之舊皆自今日增修始也

海會寺碑記

陽城太行居左析城王屋爲其南條諸山形勢崒𡾰峰起突兀下臨無間環抱屏列蒼蒼相繆故人文所鍾數得大賢國老功在蒼生聲施後世而科名衆衆又所不計靈秀之儲也其中多名刹勝槩以收藏風氣古碑喬木動經千秋海會稱最盛云余游茲土往來迎謁執掌山石間必投憇精舍得半日閒話其上曰龍泉滃肰湛止如瑤珠萬斛流奔下注灌竹數千竿脩肰風來曲徑回簷層轉百折亦奇觀也憑欄臨

眺無相不空不待登浮屠高處下視諸一切矣鈴鐸相聞每於此消名利想因溯流窮源見其泉勢孱弱若有所傷詢之住僧知山後不數里有土人作窰穽鑿斷山脈其脈漸微將來且涸止矣余素不解形家言嘗受教廷尉張公言之具悉故知山之靈氣不爾保惠慈雲而石瘦水明鬱林茂竹山下出泉果行育德爲斯文大命脈淵源漸薄其受病者又不止香火諸僧也因急爲教示以塞之期共遵守有敢以私害公者必論以罪已復歷肰而起曰本固不可傷也今

居官處得爲之勢爲無厭之求索民力以斂民命以爲可以美田宅樂妻子傳之無窮也而一旦時異勢殊曾不能保於一再傳之後豈非其本源先薄與若使仁愛以養之禮讓以裕之計日不足計月有餘麗澤光釐河原海委其視目前靡漫孰爲得失也然而學者顧有甘心薄植舉生三之義弁髦棄之風俗日偷人心日漓卽使美才華拾青紫余且有不終日之慮也人無於人鑑當於水鑑其事雖小可以喻大遂勒石而爲之記

修建漳河神廟碑記 代

昉禹貢曰覃懷底績至於衡漳葢漳水二其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曰清漳其一出長子縣鹿谷山曰濁漳二水異源而下同流至臨漳而者秋夏與黃河相亞其引水灌田而魏文以富則又西門令之遺蹟也應詔入都至磁之豐樂擊楫中流見其汪洋澎湃之勢天地震動中有魚龍出沒雨吼風搏窮奇萬狀以沛澤此一方而沃饒百里其波及下土者皆神之餘安得一官坐治仰承神惠以朝夕而俎豆之也既而承乏茲土自都入境卽冊祝修虔以邀神佑望之洪濤無際知惠我人斯矣蒞治之三月閱邑人有南郭廟事之舉立碑致享問序於余余以受命漳邑則漳神之妥侑與社稷等分不容辭而又懼荒略不克道揚其盛非以光其事也竊念漳之爲利億萬斯年使民殷饒沃富生生自庸神之惠也其頻歲以來蕩析離居罔有定止葢非神之怒此一方而守土者之責也歲告水患於上請蠲請緩以奔命不暇不則冊藉隱沒里胥那移小民未必得蒙實惠何如昭其典物

湝其明經神之福我永奠此邦家者哉神無日不愛我漳而顧懷茲邑知其必有所應之也繼自今伊始其城郭人民惟神是賴土田豐沃惟神是功宦海無驚而商車日轃惟神是佑且雀臺岸磧之下拍浪飛濤天下之大文章在焉得數偉人應之爲霖爲楫則又河伯之助也余初受職愧未能修西門令灌田之績而待澤下流知恩將及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無忘今日祝也

泰山行宮廟碑

禍福非聖人意也權也先王以德化民有不率者則救之以法至於刑罰敝而廉恥不作先王之法於是乎窮不得不有禍福之說以驅之曰若之爲善也鄉里稱之也有司將勸之也上而天子且嘉與之也不其肰其報也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富貴福澤天可必乎曰可若之爲不善也鄉里惡之也有司將創之也上而天子且刑僇之也不其肰其報也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災患殃苦天可必乎曰可至告語之所

不及則必有所陰驅而潛率之故曰非聖人意也權也雖肰今天下仁賢之士處圓抱方立人極則排人之難解人之紛而不居其德油油乎有道長者行年壯盛而不聞其息至於惡薄年少貪殘無賴之人福澤無算子孫振振由此觀之豈禍福之說又有窮爲者乎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行其志也已矣是故爲善之必報也夫人而知之也其有不應者天固遲之又久以重其報而終以勉人之爲善爲惡者之必報也夫人而知之也其有不應者天固遲之又

久以重其報而終以戒人之爲不善故曰賞罰者一時之公也禍福者萬世之正也雖曰權也權而不失其經其道可以萬世無斁泰山之神曰天孫居於東方萬物所生世祀其神曰聖毋聖毋之神無所不到故曰行宮所謂神之在人如水行於地也魏地舊有行宮今增新祠宇巍然大觀以地之勝其神必應即有一之不然者而要之善福禍淫之理與勸善戒不善之道固不可以一端而廢其萬萬也

漳邑二佳事記

滄桑告變萬事流離而女子之失所爲甚故或節義名姝爭奮一死傳爲美譚至於流落青樓倚門悲怨者更不下十百焉遇之不淑于人乎何尤耳目之所不及不能考也余自己丑偕計入都買酒旅次每見佳人輩顰蹙堪矜似重有憂者詢之則皆蒙難婦也貲斧無多不克告贖歸里爲之悲酸傷悼者再後乃過而不問焉非予志也辛卯歲有負販自都中來者樂籍輩各得買而貯之以居奇貨其一在秤鈎滸鎮者爲湖廣羅氏其夫乃宦族也客止靜肅絕無風塵

獻笑態里賈人梁爾信窮得其實乃同高舉共醵貲百兩贖之梁且矢之明神視若巳女終不敢亂縣宰即具文至本籍招之令還往返半載公役歷盡諸艱而羅氏無一人存者梁不得巳白之官長擇婿而嫁之粧具亦盛得以令終同時在漳城則有山右渾源州解氏者士人妻也諸友歌笑間詢得之各捐金贖出而約長關秀更不艱跋涉數千里賫文抵其家率其至親偕之與歸其子之留於渾源者方數歲完聚

如初融融洩洩也二事不相謀而相値歡若同心抑天之將開大吾邑與何善人之多也夫以讀書學古之士素懷惻隱意氣所激固不足異不則富室巨商積鏹數萬不惜割數金邀名譽者至若商賈之子多有以一錢忿氣速之于訟而終歲經營所獲不過百金爲他人故傾囊致之至反爲稱貸而濟之者是尚爲名譽而爲之與況聲色所在人爭近焉始或激于大義久則房幃井臼之間月晦燈銷保無異志靡不有初此之謂矣若夫始終敬戒以竣厥事禮失而求

諸野未可以匹夫少之也當時豈乏富厚家爲所欲爲而出納之內性命以之見若輩之慷慨者則以爲分外事不從而撓阻之足矣尚望賛成恐後者乎誰散千金文姝之所以泫肰題壁也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又何論微與顯哉余親見之愧力不從心而仁人君子之行致一野老先之也恐姓名微末邑乘失傳爰爲文以紀之以待後此之表異云

陽城縣除荒記

陽城前此無荒也始於闖寇之變桑田遷易姜逆繼之蹂躪更多失業又復有收元邪教之亂雖剪伐告平而屋廬非故矣計明代丁口十萬有奇今雖生聚數年供億者不過二萬餘凋弊之象不敢矚目也其東道諸鎮稍見蕃衍西南山居一帶如北林大樂長典游仙南村台安諸里陶居穴復身處於豺貍狐兎之間寥寥烟火行竟日不見村舍故山田閣板複道盤蛇石積榛封竟不可問菑藝矣以故閭里不過百

餘丁更有一里一人供役數年不節息者盋額課全徵以熟地之人包荒亡之賦歲以爲常雖每年尚多拖欠而官民俱困勢必至於居者亦逃熟者亦荒困苦呼天　九閽何極前當事者亦屢爲籲呼告急而事幾有待終未蒙恩今上之十三年撫臺白公以重臣開府三晉利興弊革中外肅肰覈其戶口凋斃荒亡有據也乃早夜繕封事爲民請命　上可其奏下司農於是方伯彭公憲副吳公實協乃心力贊翊厥事其查駁再三部覆無異於十四年二月疏上免傷

亡五頃七十四畝於九月疏再上復免續荒九百七頃四十七畝前後共九百一十三頃有奇並人丁加增共免銀四千五百四兩零　天語煌煌一時清詻數十年婦子哀號官胥痒瘏而不可望者公竟毅然舉行於指顧間陽民何幸際此也蓋公恩流全晉陽城不過如黑子之著面而月落萬川隨境照徹陽邑如此全晉可知也全晉如此天下又可知也況今司農告匱動勤支度無不議裁議汰以佐內帑或上羨以報首功者誰其以蠲除數十萬請之不懼披鱗攖

忌時勢難行者乎公惟見之既眞奏之必篤而事果有濟可見　朝廷未嘗一事不愛民也或言事者敷陳未切鮮中機宜耳夫以萬不能應之徵冊籍空存催科罔效坐使鞭扑日繁何益　國家何如大　賜恩蠲民見其永無貽累也從此招徠力墾以自實其身家假之數稔則荒者可盡熟而戶口蕃殷課徵充裕可復當年之舊熟知夫多費用者之所以養財也廣蠲賚者亦所以足國也留富於民而報反在上萬世之利也近日江南大困情事如此奏章數見何日

以我公之撫晉者撫之同歌　皇仁之浩浩也公此舉蓋功在億世澤被兆民陽邑之吏茲土者亦爲息肩釋累愧未能竭蹶從事觸類引伸以宣　上德意嘉惠一方也爰採輿情而記之

窮神傳

窮神者少昊氏之不才子也行窮好奇故名曰窮奇靜言庸違不修共工之職舜攝位流之幽州益怏怏不得志奮其私智與造物爭衡所處多傾人之田廬竭人之倉廩散人之童僕明主棄故人疎兄嫂妻子相爲詬厲又安土重遷或累年不去或終身竟不去四方人多苦之顲訴于天天帝欲坐之法司命者進曰使氣負才而動輙不利者此固非嘗人也激之或以爲變不如以爵縻之更觀其後臣愚以爲封之便

天帝曰善遂命司命持玉牒敎窮奇爲窮神其命之辭曰唯爾有神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澹泊以明爾志玆用錫爾以神封享不必豐多唯其潔處不必忿怒唯其安君無轍跡從爾遊者爾能尊顯之爾往欽哉神于是乃恣意所到與賢士大夫遊布冠葛履坐席皆穿兩祀不用牲醴土鉶藿飯神報曰享泰如也夏時祀於有窮氏之國商辛之末玉盃象箸臣下習爲奢靡神大厭去與墨胎公子登西山終夷齊之世爲耐久交周武王十有三年克商箕子陳洪範六極之

四曰憂貧郎神之次周王散財發粟大賑之數傳居於衛出自北門室人謫之不能安乃遊於楚人稱之曰須提又稱之曰樓裂又稱之曰藍縷皆其所名也居之數年復遊於陳蔡周敬王三十七年也是時神爲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孔子與之適相值七日不火將渡河見趙簡子神又使之洋洋不濟而歸及門者若原憲季路曾參顔子淵皆與之相能無間言端木賜不受命結駟連騎以從神毅肰與之絕神又雅慕列國諸名卿泰而不驕自處以約故在晉則依於欒

武子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在齊則依於晏嬰五十年一狐裘不易敝車羸馬以朝各安之無怨魏文侯時神見士氣𡖈辱不克振乃主令田子方遇子擊于道不爲禮曰貧賤者驕人耳富貴安敢驕人衆論壯之梁惠王時莊周行於道神化爲轍鮒中道而呼周問曰子何爲者耶對曰臣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活我耶周曰諾我將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鮒魚奮肰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爲活耳君言此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不知所終或曰

過洛陽主於蘇季子說秦不用金盡裘敝妻不下機嫂不爲炊神曰此真吾所矣季子乃伏枕讀陰符錐刺股血淋漓出神以爲吾逼已過甚辭去而季子顯爲後百餘年而漢興一時從龍者曲逆侯陳平淮陰侯韓信皆與神有舊武帝時司馬相如居臨邛神主之妻當鑪身滌器夫婦之懽晏然既而神悔其太近人情無以神吾術遂憑依朱買臣負薪行歌妻求去買臣曰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妻曰果如公等終當餓死買臣不能留即聽之先是有翟公者罷廷尉賓客無至者其後復用客將至翟公大書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神之弄人如嬰兒之在股掌而人嘗不覺類如此孝平間神在西蜀復姓名爲貧楊雄悔其朋友道絕進官㚑遲也呼貧與語而逐之曰舍爾遠竄昆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隨我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泛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唯我是求今汝去矣無復久留貧曰唯唯願得盡辭乃悉數以先代帝堯土堦茅茨季世瓊臺華屋之故且

言堪寒能暑露居無廣大有功德於子言既畢色厲目張攝齊下堂將適彼首陽之側復與孤竹子遊楊雄乃避席謝不直貧遂不去復相與遊息如初東漢建武初隨梁鴻夫婦居鄒魯之間適吳棲會稽賃舂爲業澹然莫逆也班生傭書神復爲之掣其肘使不善迨至桓帝時范丹郭泰茅容黃憲輩與神相依最久而魏之管寧又著焉晉受禪崇顗之徒以豪華相競神奮然曰吾昔不處於殷紂之世若此者何爲也因前導阮步兵入深山絕谷林麓相錯不能行大哭而返大抵神當時恐已力不能勝人乃佐令於麴蘖猖狂疎放樂其天年相遊數十載過五柳之門知其必有高士遂稅駕于陶潛家其詩曰饑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辭人咸訝其神助云劉伯寵貧窶尤甚嘗十一之利神使鬼大笑其旁寵慚而止六朝以來爭以文辭相尚鬬月露之形誇風雲之巧曰是造物者烏能窮我也神乃奪江文通夢中筆自是才盡不復得佳句矣至于唐神又以爲吾昔佐令於麴蘖人莫逃我術中然杖頭不具猶汪汪澹如水也更轉而呼詩

龐與之語尚克相余無作神羞李白號謫仙以樂府忤妃子阨窮不振劉禹錫坐種桃句刺連州白居易坐新井篇黜佐湓浦孟浩然賈島詩忤明皇宣宗終坎壈州縣孟郊杜甫柳宗元王楊盧駱等盡不得大顯神之爲也憲宗朝神之族類益繁役使五鬼使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一曰智窮二曰學窮三曰文窮四曰命窮五曰交窮凡爲五患朝悔其行暮又復肰蠅營狗苟驅去復還昌黎韓愈於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粻牛繫軛下

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送之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大笑相顧歷歷有詞韓愈于是垂頭喪氣拱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繼又有王振自稱紫邏山人引韓愈故事亦爲辭以送之而竟不能去宋仁宗皇祐間范文正公守饒州有書生甚貧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公爲具紙墨打千本售於京師紙墨已具神乃夜使雷震碎其碑同時神又命馬夢德與蘇軾同生爲當年窮之冠軾嘗託退之詩曰我生之辰月宿直斗蓋退之以磨蝎爲身宮而軾更爲命宮兩人毀謗頗相似乃故其終身黃州惠州儋州流離遷播未嘗樂處廟堂神之意固不可違也明太祖時神初與冷謙之友相遇宣德間之河津與薛瑄最善歷官爲內閣大學士無幾微厭絕心更依於狀元羅倫家非神不與居處後數十年託於莆田白雲先生陳昂賣卜秦淮市或爲人傭作詩文昂好讀古書以神阻之不能多得神北如京師六合散人陳崧遇之與之偕婢牽羊招搖而戢於市井嘗爲詩告神曰窮人捉筆叩窮神爾我不

親誰是親除却清風與明月眼前都是有仇人神答曰園中果皆落獨坐空山久何以共長宵慚無一盃酒自是又不知所終大抵神之所在賢者則奮之庸人則困之富貴利達之人則去之居無處所歷無歲月或隨如形影或棲爲旅舍天帝不忍置之以法司命者曰更觀其後依人而行蓋世之無可如何者也故合千百年而傳其事焉

李子曰夫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人事已知請以鬼事見者非耶方其形顇志喪貌瘁肌裂朋友不顧妻妾

失權神之於人何慘也故謝之不去去之復來抑可悲矣朕出之困阨之中而致之青雲之上者何哉士固有志於神乎何尤稷之或以急此道也夫

李黃門傳

李黃門諱泰字仲西河南臨漳人居於岡上因號東岡任垣中有風節人遂稱黃門公其後官至卿貳卿人猶舊稱美其職也臨漳自石尚書璞以肅介稱官上卿妻衣帷綈布田宅不能自贍朝廷重之百餘年而有黃門公與弟椿同舉嘉靖辛卯鄉試明年泰登乙未進士授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尋轉吏科左條陳時政六事上嘉納之著爲令陞禮科都給事中是時分宜當國夏桂州楊忠愍俱以冤死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傳策等極諫廷杖謫戍嶺南分宜子世蕃

引用劉伯暉何遷萬寀方祥等爲腹心招權納賂流毒縉紳道路側目莫敢攖其鋒者遇輒中傷寘以大法諫官以得譴爲幸泰抗疏力劾分宜父子濟惡爲宗社憂列款幾千言中外傳誦皆爲髮豎分宜具疏訴辨雖疏留中不報而泰直聲大著後竟坐京考左遷調大名府刑官大名距漳八十里親族半日可到蕃欲跡其私以報之也泰力飭眷屬經年不通候問止隨一二老僕載米來食潔清自厲人不敢干以私

曰是力彈分宜父子者也我輩守法無忤黃門公黃門公雖愛我終不寬我以法于是吏畏民安時稱明允濬民屈際者素虐其妻妻逃去妻父告際毆死沉屍於河際佐僕誣証之獄成抵死泰閱案疑之密訪於五橋堡家得際妻遂開放際人爭神明之畿內大饑上官委泰施賑泰曰若曠日持久民命之謂何汲長孺矯詔發粟以活淮南况恩出自上者乎於是宵夜馳往旬日徧歷十一邑給散有法全活甚衆先是分宜數使人偵探政跡欲得當以快其私泰直聲載

道考察授御史欲罷泰奪於公論竟不能得陞鳳陽府同知丁外憂服除陞戶部郎中尋以內艱去任服闋補武選司郎中陞通政司右參議遷左參議自嚴氏專橫二十年潦倒外任量移曹署不以得失易志隨分自安曰莫非王臣吾盡吾職而已分宜事敗始遷納言未幾爲其黨所排歸來結廬洹上名曰知止臨流賦詩以樂餘年灌蔬種芋澹然無求於外也弟椿先故官至寧武道僉事泰時與崔文敏公爲後輩郭文簡公爲姻戚晚年懽會有洛下耆社之風卒年

七十後百二十年乙未李氏復成進士

趙連城先生傳

連城先生姓趙氏名之蘭其先晉之洪洞人也後遷於大名之艾口鎭遂家焉世其耕至先生以儒業聞受犧氏學究其用以終身成童時塾師授以朱子本義讀竟請曰易止此乎復授以程傳研久之曰理具是矣既長而疑曰易以象著象以數推舍象數尋理是無象數也無象數理於何有因復求河圖洛書之說及易學啓蒙諸書併卦象卦變外而王弼京房郭璞諸家無不搜抉其義獨不喜讀太玄曰揚子擬易

僭矣妄矣易學之大當不在是也猶日手一編無寒暑先生嘗自筮得姤之卦繇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先生曰杞剛物瓜柔物含章者章不揚也隕自天姤而遇也遇者在上而下矣吾其終不遇乎故爲文不工時里中齒稚者多簡句駢聲諧之調朝升而夕黃之揣摹成輒售去見有讀史漢及八大家集者共誹笑之以爲迂也是宜貧先生不以其售去而羨之且悔不以其誹笑而志古衰惟與古爲寢息文期於發明聖賢而止以是補弟子員遷上舍名譟於時

受知於左公光斗徐公雅量諸學使數舉不得售安於義命遂踞座講易於五鹿之野弟子日進先生教弟子一以考亭爲法力証濂洛之傳每拜臯比者人授一書曰此白鹿洞規也先生於時盡蒙之義符於易之養正先生尤篤于孝友兄伯喬卒無子堪輿家以葬之正穴不便先生絮泣曰吾安忍吾兄爲若敖氏餒乎卒窆之祖塋之左先生於財不苟取於脯贄外無所受貧而能賑所親少有積而能散寡妹他適有二子不能自存爲人傭賃足無屨膚無褫衿先生

見而泣收鞠之並婚分給以田宅庚寅歲大祲死者億萬計父子相食家有穀數百斛悉以給親族在易之井井者辨也又養也先生辨於義而惠於人以行其易道始先生之授易也元城黃相國聞而慕之致幣遣二子受業爲之築學舍加廣醴酒寒暑不衰相國禮先生日益厚先生之道日益尊一日憶及所筮曰姤其驗矣同里人深嫉先生名德每思欲瑕公無可間先生日習之亦日遠之曰遯之義其教我矣何難與晩歲遂走東陂上不出有學道者就其室對以

廉恥事大終身甘貧賤不肯俛仰從人其有得於甘節如此先生少與省元楊芳聲等齊名其生平所著書有大易心解八卷道學傳四卷猶熟通史學上下古今治亂興廢槩若指掌手抄史綱十卷于皇梅博學宏詞善著書覽吳越山水交遊賢豪爲時名士

隋烈女傳

隋烈女生於齊郡壽光縣孝廉之女也厥祖父世詩書故女生而有士行懇乃儀素寡言笑居止以禮未嘗與姑娣狎解紉巳肰及笄而適於李之子名謹謹未娶有惡疾項匝鼠瘻擁腫不能左右盼領瘻垂長過於面脰項不別綴者如囷陷者如巖潰者如腐瓠與之隔室處若鮑肆父母家人咸爲女惋惜曰婿如此豈女配乎女心竊自誓曰命也吾寧貞以受之故不以惡疾廢婚歸於謹疾有久祟者俗尚婚以壓之

謂甚憂可勝之以喜也謹之婚也意取此憊甚矣不能醮禮雖婚實未也女贄棗栗見姑後即執婦道事尊章以敬順和於家之人而義以侍其君子修磧瀝理湯藥若子之於父母不弛帶以急其疾其色憔悴鈿珥未嘗自飾歷三年不怨怠疾劇甚謂女曰吾實累汝後日正多汝宜自計也女曰我豈天兩人者耶即自嚙其指出血示之巳謹命絕女慟而甦大小斂粒不入口婢與保姆徐諷女曰郎君以惡疾相累此其天年何慟爲女曰是何言字之即若也婦取其環

珥投厨中汲井曰我心有如此水矣遂歸竈呼天哀之踴而絕者再醒曰我可以遂志矣無令郎君久待遂自經也家人救之甦女張目叱曰我已許郎君死何阻吾行家人防之不得間女佯爲飲食如常語而不哭家人竊喜曰女無死意矣防懈閣門自絕家人驚疑排戶入女已死

楊畸人傳

楊畸人者河北之滏陽人行一字若天幼讀書通大義秉性孤子矯亢與人多乖戾即家庭骨肉亦無歡悅從父携弟避歲于河南之睢陽遂家焉是時年尚少便能屬文謂青紫可立掇乃棄厭功名視世法皆若浼已不應童子試年五十不娶妻形影相弔自謂元德秀陽道州也人嘗延畸人授生徒說書能體認大旨不作學究語肰性多疑有潔癖見人舉動言笑則以爲慢巳或又爲胥小讒間之幻杳推測如贅之

踰日漸無窮際以故多至罵座剳席與主人不合一歲凡數遷未嘗三月淹也是時睢大宦聲勢怒張人不敢覰視其門畸人以緼袍過之不顧而唾大宦怒召畸人長揖而前詞意亢激旁觀者目搖口咋大宦竟不之責而遣之河决壞睢陽城寇亂無所居遂同父弟仍渡河北歸臨漳漳之與滏壤相錯多至戚相見極歡爲之致弟子館之一言不合即引去乃自開館處於蕭寺僧人餽食疑其辱也大罵去之蓋楊子日用即脫粟未嘗不飽其供器則必求完潔視之再

三乃爲下箸若誤用破損必至恚怒以爲有意逐已
也徐行端步雖長袖不完亦必拱揖自持延之者敬
僾上賓方肯就食稍不具卽累裀列鼎必拒之父衰
老弟傭力事奉以終餘年楊貧不能養每月朔則挾
餅果數片來省父侍坐未幾見弟婦進食不恭若有
所辱便奮然去久而思父則又往然終不一安食于
其弟家既絕館穀屢大窘常得人數文錢代之直更
城上失宿官撻之楊亦受而不辨官既知之而悔贈
以錢二千亦不受又賣卜於縣衙舍前直談休咎口

無逢訣素爲人所畏憚每竟日無人顧者遂大困促
夏月啖生葱一二莖飲凉水數盌遂度永日餓甚垂
首吐血兀几而俯市人見而憐之邀其入肆進食楊
瞪目大罵曰若何人將欲憐我我豈受若憐者其人
大慚而退事迫則與素知友索借三五文多至十文
以充半食以其數應之則受若多與則拂然怒卒不
受眞意氣不相能者雖餓累日掉臂側目不通一語
也時深冬嚴寒敝衣縷縷友人念之不敢與之謀密
治一綈布將成衣贈之畸人見之以爲不恭且責以

工人不完謹終不受畸人能書筆法端楷嘗過一友
人友人止之爲繕寫古文一二則且欲代謀之友偶
出家僮稍失語遂投筆大罵不辭而去後二年再詣
其家友敬延之爲設醴酒極歡而醉夜分復以奴子
語訛疑主人授指罵主人拂衣宵行主人曰卽不堪
旦日行可也如豺虎何竟去後數月又詣友友待之
如初或告之曰若再窘辱友今復相見奈何楊曰所
貴乎友者爲其規過責善也前有失則斥之相思則
過之非友不能容我非我不能責友兩人適以相成

何嫌阻之有畸人嘗一二日不食數十日不一飽譚
論諤諤聲震金石步履高健絕不如翳桑餓人疑中
有勁氣以鼓之也面皙白修髯衣垢膩亦必振領拂
塵絕無乞憐態嘗慕林慮之盛獨往遊焉至深山窮
谷得屹然奇石坐對久之或近而嗅之曰何不移之
於廟廊何不移之於城市既而曰何必廟廊又何必
城市林麓失道虎嘯猿哀天昏風慘楊獨行不顧尋
道而返每爲詩不拘音韻得句則書之集一小帙遇
相知者示之有曰衣破無勞原憲結紳存猶借子張

書之句其介肰自命如此每談時事不平奮肰按劒欲得鐵騎五千爲所欲爲誅除邪佞澄清海宇瞋目語難幾至背裂葢不知何所指也李子曰楊子父弟異居終巳無室笄笄一身竟鮮親戚所至之處席不肯煖多疑善嫉以至於功名棄捐性命不恤饑餓相仍朝不謀夕天下之窮人也肰能人所難久而不欺方之仲子又爲過之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則猶異乎騖走勢利而大敗行誼者故撮其大概而傳之

書王孺子事

王孺子臨漳人也名培祖陞字有文望爲人郡所推任竹山縣廣文生四子長明初次奠鴻又次愿初皆諸生愿初腓於庠與余同知名交最善又次槐初名佑卽孺子之父也佑有遠志巳補弟子員見父兄皆以場屋老殊困人意去而之武領巳卯鄉薦後再薦以三科任潞州衛守備時孺子方十餘歲潞距漳才三百里而諸屯又碁列漳磁間桼梓服官臥閭坐理擁牙仗過里門軍旗伏道呵衛甚盛同學諸少年仰覵而嘆皆有戎軒想以爲寧爲百夫長信也獨識者憂之葢以儒生家踈遠世法但欲直行我志而屯衛之間積弊巳成前推後委况去家太邇狎之者多王子以有司之法治之其績必敗居無何有怨家搆難致撫臣疏劾逮問佑忿忿不平恥與么麼對簿爲獄吏持短長於是墮樓不絕復匍匐入井而死當事鉤索家人甚急時孺子以幼童試得前茅聞父變號哭百踊毋留之不得遂奔喪西去竟爲當事所執係於獄坐贓二千餘兩取獄中孤兒朝夕拷比產旣盡連

及兩兒。凡五載。孺子出獄。移置城門。項索磨盪。光瑩不絕如縷。日與門隸無賴呼盧。雉得數十錢。充半菽飽。見人笑謾疎越。若不知憂。獨處輒泣。夜嘗飲血。每逢讞鞫。卽手書狀投之。極盡酸楚。尋以白公撫晉。甚哀其事。爲具題。悉免餘贓。放孺子還籍。余自冠進賢。奔走國門。及任陽城。數往來上黨。竟不知王孺子之何若。自姜鱗坡言之。於是使人偏求之。得孺子相對。殊不識。體無完布。垢面囚首。拜於地泣不能起。余扶而進之。且問以所聞博塞無賴狀。孺子曰。兒不幸失

所天。官吏上下。日伺兒之可欲也。而魚肉之。苟體貌尚存。則責望無已。故爲是狂惑狀。以示無用。貪得數十文以求苟活。人皆以爲兒廢敗矣。無可欲矣。而後乃棄之也。且兒五年於茲矣。哀毀骨立。飲食失時。寒暑詘節。勢必疾病。病而無依必死。兒死何惜。誰爲父收骸骨者。兒之放廢自遣。存其身以爲今日用也。言之泣下。余亦泣。又問以旣蒙蠲釋。宜速去以慰母望。且告之伯父族里。衆力扶柩可也。孺子又泣曰。予被刑逮獄。備極窘苦。處五年不死者。以父柩未返。依依

墓側故也。若身旣放而旋歸。如鳥逸兔脫。不皇回顧。母見卽喜。若問父骨。其何應之。況子向不避難而來奔。今反以脫難而棄父。族黨其許我乎。且父通籍未能事二兒。貽害伯氏。幾至隕墜。今復以骸骨累之。卽伯氏憐而手足。其如生我之謂何也。余因問其所欲。言得數金。起柩出土。輦之與歸足矣。余深嘉其孝。哀其志。且愛其處變之周。而慮事之達也。解囊無多長物。復爲白之同官。各量爲扶助。不二日得數十金。以貲孺子。孺子竟舁柩以歸。孺子之子父偕歸也。雖諸

賢多助之力。而以數千里不相知聞之人。一爲告語。莫不響應。豈非孺子純孝有以動之乎。古人求筍而筍應。求鵲而鵲應。物類且然。況於人歟。吾於是多諸君之義。更多孺子之孝感而遂通也。孺子歸其無因父難廢蓼莪。其勉力功名。以酬父志。則又在今日以後之王孺子矣。

北陳將軍殉難紀事

北陳將軍。名治邦。臨漳人。由甲子武科。歷官遼左遊擊將軍。偵探有法。善畜養士卒人盡死命。爲時名將。性剛直。不得志上官。遂解任歸里。居年餘。復因時事孔棘。起廢爲密雲參將。當事者忌功。掛彈章。被逮詔獄。居一年。先朝崇禎知爲才將負冤。親爲召對。釋之。將大用。因補鉠無力。竟成畫餅。居長安久之。策馬歸漳干。銷兵折矢。曰天下事如此。吾將終老林丘矣。時河南流寇大亂。殘名城幾盡。王公漢受命開府督師。

奮肰有澄清海甸之志。開邦忠勇。特書幣辟之。表爲協將。是時汴城在賊重圍。攻打甚急。治邦多方經理。戰守得宜。同時河南有兩陳將軍。其在南者。曰陳永福。多戰功。其在北者。曰陳治邦。善拊循士卒。多謀略。各爲名將。故人稱爲北陳將軍。流寇退走。城賴以安。先是永城故總兵劉超。與北陳將軍。同爲盟好。雅重北陳。劉廢棄家居。怏怏不得志。數畜養丁壯。備甲胄馬匹。以待時用。終不能以田舍翁自安也。其驁傲難下之性。固非一日。與本城丁宦仇隙。遂激成變。殺傷甚衆。府縣以叛狀聞。開府星夜檄兵擒之。北陳將軍同開府督兵城下。始諭以大義。劉自知不赦。不肯服。陳奮勇登埤。城已下。居人巷戰。劉踞本寨。將逝。俄開府登北城樓。親爲指揮。賊知其爲開府。中創斃於亂軍中。賊知開府死。大呼曰。王都堂已死矣。汝尚戰乎。我兵無鬭志。遂大敗不能支。風捲秋葉。如入公之草木也。北陳力戰。墜城下屋脊。猶引滿力射賊。其股爲墜城所傷。遂不能起。劉與陳有舊。知陳已重傷。差叛卒舁之入城。敘好如平生。且言國家末造。羣雄紛起。

願戮力同心。富貴當共之也。陳大怒曰。君爲國家重臣。世食厚祿。國家何負於爾。而甘爲逆叛。自取滅亡。禍不旋踵。今抗王命。開府遇害。我誓難再生。君臣之義。朋友之私。不敢恤也。劉數爲進食。致禮極恭。陳勺水不入口。入日而餓死。不日大兵合集。六鎮俱至。高撫軍掘坎圍城。劉肉袒請降。斬首以狥。永城再定。北陳將軍。身冒矢石。數立奇功。功名蹶蹶。未得大展所長。終能不顧私交。秉節正命。與主帥同存亡。亦不愧名將。其視人之貪生事仇。何異霄壤。爰紀其事。

闖逆河南殉難紀事

逆闖之變蹂躪土宇屠戮百姓何啻億萬而中原爲甚仗節死難者不可勝書耳目所及乃爲紀之以補史乘之缺聞見未確不敢以疑傳也甲申劉僞將軍至彰德所過投誠望風而靡先年趙藩見汴梁已陷寇入關中勢將壓境乃具表求護衛以固宗支先帝遂以參軍王榮任其事榮榆林世將也家多總戎累葉崢玉榮賦性慷慨以身許國至鄴奉趙藩惟謹逾歲甲申僞劉將出潼關經鄴攻神京榮數請趙藩出內庫金錢散兵卒守城垣募勇士力戰趙藩年老衰耋不克振舉遂議載寶出登舟出走榮夜保藩南下行三百里經塔河渡僞將已至彰德尋趙王知走遣鐵騎數百追之至河岸榮奮聲曰我保趙藩王參軍也逆賊追駕何爲與賊對面射時矢下如雨榮左胯中鏃仆舟上遂與趙藩俱被執榮子年弱冠騎馬於河之東岸榮呼曰兒速去莫顧我意欲存孤也子見君父俱執開弓力中一帶甲賊落馬下羣賊蜂擁圍繞子亦縛去次日至鄴郡見僞劉將軍不跪大罵之

曰此膝有骨終不爲逆賊屈遂見殺其子美如冠玉脅力善騎射賊僞輔將鄭愛之哀討養爲己子劉大叱曰此非射殪我甲士者耶尚可養乳虎爲他日害也亦見殺時甲申三月二十八日也同日山東任君濬初受撫豫之命時賊已歷河南境勢一刻不能支府道官皆逸去任曰天子以河南腹心地畀我既受乃命而覬望不前非忠也遂倍道來赴任抵彰而賊已入城執見僞將軍不稍屈引出趙藩前門繫東椿木劊人剮其頂面皮肉四垂遮目血淋漓下終不動

友人力贊之寬其死掠之而去未嘗作一語也壬午歲睢州舊通政使李夢辰城破被擄見賊不屈終無一言賊黨連李爲民宦溫言勸之李曰吾家世受皇恩事已至此止有一死不知其他賊着人守候又出令護其家宅更使內書人勸順公終不一言比賊使回報而公從容縊死僕人知公盡節亦不之救當并記之

跋申隱君傳後

李子曰今世之逐逐於利祿者何其惑也窮年受書以東苦其身志求之不得則憤且怨科名若是之累也及冠進賢綰半通綬東西南北以身許人將毋未皇呱呱弗子山川瘴癘風月存亡以及人情反覆開弓下石既恐贍烏復憂得馬屈指同調中莫莢無多死全者百不什一也寧爲孤豚無爲犧繡豈欺我哉即使位公孤進獨座漏盡鐘鳴竟歸何有以余所聞申隱君方其爲諸生也若無意於隱也及其敝屣功

名夷然高蹈也更不知其爲諸生也遊吳越則吳越重在燕薊則燕薊重所交必勝友所歷必名山多讀書喜釀酒客到則飲飲則必醉微酡浩歌陶陶自如也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此中得多少佳趣又何必握獸符駕油幕故人辟易邪君負弩過里門而誇得意哉乃今日之爲隱者吾惑也大抵盜虛聲借捷徑以自營其私者也衣雖蘿薜心在軒冕鄭金色動豈其初心咄咄書空未免失志猶蘭之曲未終北山之移遂改竟至禍患相仍進退失據猶云少無宦情者則禽魚不韻竹石皆腥終日糟丘墮棄性命謂之無賴藉則有之語之高尚高尚則未也夫世無眞道味者不可以隱雖肋濡濡羊羶逐逐免營窟而空勞鼠飲河而易厭宜其惨澹經營徒成浩嘆富貴極而患苦生鬢髮焦而百哀集香履牽情身名永累將欲爲田舍翁歲收數斛麥鼓腹豐年晝紙畝釘妻孥式燕豈可得哉惟夫義足以振貧乏德足以服羣盜教子讀書課生修業夫然後登者壽而不荒享清福而不怍豈在築土室韞春塢膏肓泉石

辟穀深山然後謂之高士逸人耶隱君之德可以不朽矣余生也晚不及奉教先生猶及交先生之子世伯讀其志傳如見其人也因書懷於其後

與楊子常書

憶諸生時竊讀老社臺制義及定本諸選未嘗不歎斯道干城在宗盟間也自應繼跡昆湖出鴻章爲海內矜式而耻爲逢年之技講學著書毅然以道統自任築塚瘞文至今淸節令聞時爲向往近得抱關吳地喜近貴里望道若咫庶得一瞻光顏慰鄙私也乃討拙心勞日與佑客作伍殊令人俗僕僕迎送兼以缺額告艱百慮俱廢向者想望之懷無暇傾寫然燈寂夢淸時猶神往長者史側也貴友姚山期之便藉

通介紹以抒悃愫更有所就正者昔與敝社友白漢公讀書漳臺朝夕疑義與晰白子所輯羣言折衷一書屬弟叅閱其書已成之數年矣自忖河朔後學無當於先儒緒論聖賢吉脉將何發明語焉不精擇焉不詳不敢出而問世也夫積幾千百年於茲而訓詁家亦無論幾千百附會穿鑿渺無是處彼家其言者皆自以爲啗龍肉味誰則眞龍肉矣然布帛菽粟習而不知大全蒙引存疑此即布帛其衣菽粟其味者也白子費十數年之苦心研究之而後備錄之僕亦從而叅贊之猶乎亦曰布帛菽粟也云爾存一不敢異同之見安能同古人之所異異古人之所同乎又竊念此事甚大苟無所事於此則已欲有所事不能傳古人所不傳則不如其已欲傳其所不傳旣不能起孔孟兩夫子與問難於前復不能起紫陽與宋諸儒及虛齋次崖而與之論說於後則此事亦大屢人思而幾爲疑疑信信矣東西南北之海遙遙乎古往今來之間豈遂無有後紫陽與宋之諸儒虛齋次崖兩先生而起者乎意老社臺其人也念白子數十年

苦業著書同社得其皮毛鱗介者皆已飛去晩歲薄棄科名留心講學雖才望遠遜名賢其志趣高尚界與相等數年景企請正無由僕敢代爲質之吳門剞劂之便將以災木伏求其合者與否者直示批竄兼求弁言其端玄晏之榮以謀不朽聊修古人紵縞意希莞存臨楮翹企仰止之至

白衣菴講楞嚴經緣疏

李生失意旣告歸匣川娉入城市烏啼花落水碧山青無非愁人景色慶上人持講經緣疏屬余序余曰上人將有求於人者也余以漏盡括鬚爲筆下數千言當事者棄之芻狗自不能利何能利人姜子旦夕來上人俟之慶上人曰非是之謂也兩儀之間孰爾孰我千載之中何辱何榮得馬失馬非所知也蔡人吾人惟其念之煩惱鬓鏡裏潘生憔悴骨江干屈子命中磨蝎口角騰蛇豈時事之難知固因緣之有定且自算五行題目何須言八股生活況桑田非故家社依然秋來累累東陵此日之瓜門外飛飛王謝當年之燕吳宮漢闕唐苑隋堤芙蕖滴露香銷金粉之魂楊柳垂煙夢斷驕嘶之勒征人醉臥沙場惟依白骨思婦搗衣夜月遠寄青霜農夫有卒歲之憂商賈無牽車之慶是皆苦海彌漫莫究恒河沙數因以業緣不斷空賭萬億金身自非昔有靈根安能登之正覺故茲特請楞嚴證明上乘爲釋迦之心源在阿難而獨援拈花可會宗風轉自法輪指月爲歸奧義比

之艮卦蓋闡述之無人遂解脫之莫得用是藉水澄心披雲見日恭請法主於本月日登座開講者置想依空煉心成學紫柱珊瑚窮原絕乎有際神幢明月雜照歸於無名無色之外方爲化城非想之中猶存火宅獅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法之庭衆多於方丈聖教自此以傳已見引難而聽上乘衆之不遠爭看聚石爲徒功名富貴幻影虛泡得喪壽夭電光石火丐瓊章以襄盛事白太歡喜曰是誠上人無求於人而人之大有求於上人者也今茲之事其棒喝者何多因筆之於疏端

漕米折色本色議

國家之事莫大漕務利弊相依總之適均爲主安陽各屬每畝不過五合而臨漳獨一升四合較別州縣三倍於茲矣不知起自何時原爲買運稍便代安陽包買二千餘石當日不過爲官長情面一時權宜之濟後來遂爲永例苦樂不均哀此煢煢何顛連之甚也臨漳斗大之邑地瘠民窮水患頻仍人不堪命幸遇臺憲駐蹕親見奇災士民正額呼漕米濫額等情求除永害爲此一方請命尚未及陳前承行文漕米

仍復折色每畝加條銀七分較之往年斗斛出入輓運艱難民省其半萬口欣慶此正新恩永播垂之金石時也里老等又於案下具本色便民情由狀蒙批議妥速繳事係闔縣大利大害所關不得不公議上陳再求詳奪者漕米一事勝國以來原係收銀在官差一老幹之人赴灘官買吏解卽灘完兌并不損民一粒勞民一丁父老猶能言其事何其便也後來漸僉富戶貽累多門致不克支於是又有戶人均買之行當時亦云領價代買耳豈知交納解兌盡出民間無復餘羊之舊哉今蒙恩行折色以復前制市估昭然民省無算便民不待知者辨之也但恐納銀之後復領價於里蠹之手則銖兩之侵漁米價之騰踴斗面之刁難輓運之零星煩苦種種弊端積奸里胥花派分派可以制窮百姓短長之命其害更甚於本色也憲臺旣行折色必利民之事洞見本末爲此不刊之典里老等何人而敢於撓阻宏恩致付之空譚也懇祈老公祖師臺詳酌利弊使折色之議得行必於官買吏解不若民間不預里蠹布之爲令傳之無窮

不然則納銀再行納米而多寡不均民不被其利而兩次受其害則又自今日始也差役顧役宋人爭之詳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詳酌奪之爲善

水旱災傷蠲免議

天災流行何代蔑有所有題定則例不如分數者不與蠲免其極災等處水旱異常田稼盡壞民無生理老弱轉徙負戴悲啼僵仆道傍骨塡溝壑者不知幾千人矣其少壯好勇之徒衣食窘於前催科促於前輾轉無計揭竿聚嘯弄兵潢池者有之揆其初心原非得已從來水旱盜賊相爲依倚庚寅辛巳之間可爲殷鑒肰國賦爲重軍興不足司農仰屋會計出入大不相敷動云請蠲譚何容易所以有司必親踏其

地驗視重輕方具文於府道府道必差官踏驗得實乃通詳於各院比及三院查覆再四具題而已及半載矣下部之日必於批駁愼之又愼方爲入告文冊稽覆往返道途動經年歲有司考成一刻不能稍待雖重傷之處民生不聊勢必仍舊追比以足常額所以死者益死逃者益逃盜者益盜即使 皇恩霈被獲賜年租將起道殣相望者而呼之曰爾來朝廷其免爾其誰應之哀哀孑遺將索於枯魚之肆矣而欲其不挺而走險爲國家患能乎所以鄭俠之圖可堪灑涙汲長孺矯詔發粟淮南以活事高千古嗟嗟此法尚可施於今日哉至於蠲恩既奉本年已完勢不得不抵扣新季而奸胥蠹書上下其手除算那移相爲交市究之所免者仍在素封富室而貧民有名無實與不免同蕩蕩皇恩止飽蠹胥之腹小民不得實被此更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夫欲爲百姓實沾蠲免先爲有司寬其考成於重災之處即先題定有司不在歲叅之例使得寬肰有餘盡心以撫殘黎停其催比以待皇恩凡有踏覆星速報聞不得稍爲羈遲以

甦民命則現年災傷小民得實蒙蠲免早一刻即與萬年也至於常平之倉備荒之政如富鄭公之在青州又在隨時隨地斟酌之非可臆計也

墾荒虛實議

兵荒之後榛蕪遍野石田難耕土曠人稀開墾無力坐視爲狐兔之遊數十年而不能復也　朝廷重墾荒之令課吏以多寡爲殿最而又特設屯田道廳以董其事給以牛種寬以三年起科始令未嘗不善也究之民屯並徵反以滋擾復令撤回旣河南山東特差御史親行察覈務得實數以裕國課而有司奉行不善反以冒報墾數以上首功今歲增數十萬矣明歲開數萬頃矣究之紙上浮譚詢之冊則有取之將

則無晝餅難充何益國計履畝徵丈訐告吺㕲聚訟不已而有司復爲自首之法以爲盜鈴之策計畝加派按熟徵荒必至於滿原額而後已里長房科捏寫首狀某人開地若干畝至於姓名已達部上聞而本人尚不知之搦管何人受害何戶以一年之首而甚且疊追累年之逋婦子怨啼轉徙他土將欲開荒田而熟田復荒矣將欲足新課而舊糧更欠矣誠爲之絜短長較得失不待知者知其不可也夫積荒之餘譬如人之瘵疾初起必爲調其饘粥平其藥餌徐徐以養復元氣然後能坐作如常奔走惟命若不論強弱虛實輒使之負重疾走不前則鞭箠隨之未有不敗蹶者也計莫若責成實效不塗飾目前以貽後患履畝清丈務使豪強侵并胥吏隱沒之弊豁然一清隨冊見地隨地見糧貧民小戶據實追呼不苦於意外之擾有司有開報不實者以其罪罪之庶開一畝則爲朝廷一畝之稅民力寬然有餘漸就墾治三年起科詔令從信不致隨開隨徵以苦不給小民苟有得利何苦不爲將有阻之不能遏之不可者矣何必

急於報成虛名實禍民命國計兩有所傷之爲害莫大乎所當早爲清覈者也

大兵過往封船議

大兵過往必須船隻江漢洋洋豈能飛渡既重之以軍機嚴之以憲檄一有遲阻則罪過隨之往往身受撻辱而官祭吏縛尚從其後此有司之所以奉令惟謹不敢一夕即安者也朕朝廷財賦惟恃東南輿區泉流一綫商艘輻輳惟正之供以足軍興况各關歲徵有額一至告匱使臣破家難辦雖上歲因海逆截江各關鈌額俱蒙查覈題免此曠恩出自朝廷非若地畝錢糧每逢水旱雹蝗時時上聞請蠲請緩者也

每遇封船一次商人聞風畏阻裹足不前有司奉行自是恪謹而下役借之行私那輕封重放李移張所須不過數十船而曠日遲久月餘尚不報竣以至委貨河干風雨頹壞羈留時月欲送差則無期欲載貨則不得况船戶八口嗷嗷惟此一葉是養一被封踏便如傾覆哀號河干此所以有藏匿港灣折本買貨不敢前行者也考之一歲其大兵過霍原少其餘不過差使船隻所用不多若照題定事例止封空船一二日可竣惟其羈留重貨以至商遊船稀反為難覓

况那移展轉動費時月國課既虧軍興復誤兩者交困之道也採之衆論其州縣業船之戶合力衆舉頁鼎不難若可永免封踏之害則自為簿籍每船量捐商貲攢造差船以供公差之用不二月而竣事風雨鱗集舟帆可具無事聽其自便令其附近裝載以為養資有差則一呼立應尋常往來自可充足不煩封踏若大兵更番王師移鎮大事動需千艘非可常計亦於州縣各處分踏責令盡數封貼空船如數星夜速報不得委棄客貨致成藏匿隨封隨解事完則止商人相安不驚風鶴軍機不悞國課有裨事可無弊善後之術也

鄴下李繼白夢沙甫著

墓誌

故孝廉達視仝公墓誌

余以戊戌仲夏應召入都至方順橋之西十里許遇達視仝公子得位素車引紼輦其父柩南下相見泣血伏道左至不能起余亦再拜而哭如對良友先是余南來過湯陰知達視負病就試禮闈歸次於松林病亟而卒至是公子扶服奔哭將柩以返已而罷哭

抆淚而進曰先大人與伯父同出盧陵門文名相亞知交最久公車日尚約以南過陽陵與伯父話舊今賚志以沒魂未嘗不儗儗太行山麓也且大人行誼文章惟伯父能知之若不藉燕許誌之終歸泯泯其如伯父闡幽發隱之意何也言訖復哭哭而復稽顙余不忍謝不文披其行實讀之至不能以句泣數行下按公之先本洪洞人姓仝氏始祖諱澤避兵於郟因家焉澤傳楚嘉靖間以明經任諸城縣廣文多德教楚傳棨號明菴舉鄉大賓勤施好義以子貴累封

中憲大夫配戴氏封恭人棨傳梧號鳳巢即公父也成萬曆乙未科進士由縣令歷官雲南按察司副史其在戶曹也抗疏諫停礦榷課清關議減白糧以蘇民困至今人猶德之服官三十年家無餘財性至孝終養盡節其送親葬也哀毀致疾以終配李氏周氏皆封恭人以賢孝聞生子六長廷獻辛酉恩選貢次廷奏光祿寺署丞又次廷試廷賜皆庠生最少廷舉即公也公生而穎异憲副公獨器重之以爲亢吾宗者必吾少子也十五補邑庠弟子員憲副公即世公

毋某太夫人法膽丸教子勉之成先志遂下幃自矢無書不讀丙子鄉試中副榜尋食廩餼累試冠軍燕公器宇端豁以天下事爲已任不肯屑屑爲牙籌會計之事以故家業浸疎至是蕭然一諸生非復當日纓紱門祚也壬午歲河南北大亂不克寧居公館於魚台令龍麓李公舍挈妻子與俱下淮安歸濟寧感感靡騁李公遇之甚厚公德李公癸未歸補秋試不第時李物故從李眷復河北之東明館於陳君廷祚家江夏依劉月明三匝公感陳君義如李公先是闖

逆之變郏令李無欲抗賊殉節清典直指羅公行部公仗大義書牒率諸生數十百人請旌之上聞封爲河南按察司憲副謚貞愍此非公舉行之天地間經常大義不知磨滅幾何矣羅尤賞其牒詞慷慨嘆爲有用文章詢之知爲公作大重之曰此近代馬周矣因丙戌再不第羅遂禮辟之入幕凡一切章疏條奏具出公手悉中州利弊舉封事多稱旨其免荒稅息河工安良戢暴豫民食其福而不之知也歸里日邑令張公復延之上賓讀書之暇無不悉心佐治爲桑

梓廣德惠者公倦遊知還作而嘆曰丈夫世繼青緗當恥作第二人語致身通顯以大布所學安能終日佩筆囊車轍東西作籬下生活也遂堅不應徵辟取歸胡大家文用以錦坊新樣期年而揣摩成戊子果領鄉薦第一是時余卷亦爲燕山孔夫子所遴取幾首之得公文沉雄澒灝余文不逮遠甚乃首公中州元燈自徐霖蒼後皆以雅貼傳鉢至公起而變之山岳屹如縱橫變化一本古人法度當時作者識者俱稱絕唱讀其文章思見顏色販夫春婦皆聚觀之公

恬然自下不以巍科驕詡其器識有大過人者已丑上春官不第乃放懷奕酒博極羣書所著古文敘傳賦銘諸體及禹貢纂註維風說皆有裨世用留心史漢唐宋諸大家及弇州荊川等集以至帖括一家經書大全討索益精投合益難壬辰再不第終不改學易志云前歲魚台李公卒於任不克歸葬公曰我知所以報公矣由國門抵歷下自辰至巳越歷二載跋涉數千里極力營度扶櫬以歸公爲招魂詞以祭之見之者至不忍讀甲午陳君延祚爲邑佹人所傾得

罪擬棄市親故無一人齒及者公前後爲辦百金賫家人告白竟免於難二事可絕今古時有賈姓負宛不直公抗身白之兩河舊派河夫大爲民困公爲郏民首牒告免又爭青子一事抗論上臺登山掘驗竟得與襄地中分其半公被服終孝廉之身而所行多經濟之學乙未之役余忝竊先售公壘壘不得志然孤館寒燈寤言永夕莫不勉我以令名教我以廉隅同門之樂幾與同氣等豈期契闊未幾遂絕人間世耶公以第一人不遇鬱鬱以終當時諸同人北面事

之者並以衙官部曲薪積先登數其謂之何且公賑友之急歸友之喪而反以異國幽魂依棲何所誰其爲招魂誶以呼之耶公凡事敢爲不侮不畏以及排難解紛賑乏恤阨季布千金魯連一矢若需之大用必能正色朝端秉持天下得失與憲副公並傳不朽何天之不弔卒留功名以畀後昆耶公少貴介而不驕長掄名元而善下困秋闈者八困春闈者四而不牢騷失志怨激難平決大疑定大難而不矜功伐能與物爲忤學以生識識以生力觀其文而其人之終

身可共知也二子讀父書可大受公亦可瞑目修文舍矣地下矣因爲之銘曰維彼郟鄏夏鼎斯遷奇文備物於萬斯年公爲鍾靈冠冕諸賢推第一人可空後先學足江都義薄魯連任事敢勇體用乃全不弔慭遺哀此上天魂招異國山水嗚咽下逮欸欸陌草芊芊爲豹斯隱爲牛斯眠松門故里夜月啼鵑歸葬永吉嘉定綿綿

孝廉侄李韓陵墓誌銘

余與賁侄自祖德聿脩其傳五世本支綿邈由宋元及明俱家鄴土不可詳矣其同高祖諱恭傳子六二諱鳳乃余之曾祖三諱凰卽賁之高祖也凰傳子應元應元生子四長諱恃二諱怡三諱忻爲賁之祖四諱恪忻生子三長延寧次世新嗣叔惟爲子授湯臚寺序班三延慶爲賁之父也生子四賁第一延慶長厚誠實善治生產年未老而卽世是時賁方應童子試二名芬三名藎四名芹皆襁褓各數歲煢煢無依

嫡母郭氏善撫字教之讀書與生母王氏育四子俱如已出譪肰一家賁率諸弟盡孝道晨昏奉養各得懽心已而賁補邑庠弟子員母氏喜曰吾家可保矣延名師敎諸弟無異父在時後明季歲饑盜起治生不贍學業盡廢以至地荒糧逋催科日苦賁與余議當戶非諸生不可乃讓余讀書賁願催徵本戶錢穀往返徒步百里不以告勞見者憫之是時以諸生爲保家計尚不作功名想也後稍平余試賁任以課耛見其通敏乃告之嫂氏移居東庄與余砥志攻苦以

期並售日强記數十萩期年而揣摩成初受知於文石王邑侯決其奪錦累試皆前茅戊子歲乃與余同薦賢書稱一時謝阮云且又携三弟盡復理前業文章日進與兄並譽二弟芬四弟芹治生產習韜鈐名成家立皆賁爲長兄友愛而撫摩之因有今日之盛也賁侄自領鄉薦十餘年言必忠信非公事匝月不入城市歲收數斛便急公完國課以餘者治家以至催科不登於門縣主者義而敬之謹身節用家道日隆余乙未得售筮仕於山右後欽取入都門賁侄兩

以書勸之曰吾叔素性慷慨且愛人喜施廣交納輕肰諾數者終足爲累願節嗇省費無貽他日憂也及後果不繼思前言如券豈非季良伯高相望不如乎余在都聞侄病癃弱心憂之及訃音至天不欲吾家之昌乎何奪吾侄之早也賁侄一生無別事其奉二毋如事一人生養死葬終身無間言待諸弟妹成立婚嫁皆經巳出分宅讓偏分田讓下姜肱之被如是也且其存誠去僞質實無華當時丙戌應試巳不賁友而入場甘心闈外推此心也可以託國豈料一命未膺遂以公車老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賁侄之德竟爲早世吾不解也侄諱賁字琥實號韓陵行一卜葬於祖塋之西新塋乃爲之銘曰爾行惟全爾守惟堅孝友惇睦力証前賢鹿鳴旣歌鵬羽斯遷朝野望起冉霖大川鼎鍾奕奕墓草芊芊卜葬元吉本支永傳

祭張司馬湛虛文

維嶽之英維箕之精其諤諤也爲高崗之啰鳳其巍巍也爲帝倚之長城仕所當仕旣揆文而奮武隱所當隱復子孝而臣貞功鏞彝鼎澤在蒼生念先生之始終無愧月皎氷瑩庶幾其葢棺論定望天高而氣淸方其琴庭再治花郭三更摘伏有神君之謷惠鮮爲衆母之稱天子于焉璽書勸勞而進諫議於承明靑霜冽冽白簡錚錚亦惟是不招權納黨淋漓抗疏而力斥夫冢卿苟有濟國雖頂踵而何恤庶幾乎批鏻折檻而非徒激戇以成名累章積牘無不中　朝廷之機要而可追隨王魏俯仰良平尋典試於豫章薦賢爲國而續紛桃李之爲榮於是歷階報績命制師於廣粤尋萬里之軍行雖尸餐之莫恤而忠孝之兼營於是乎驅紅夷控峒丁破高獠如指掌安黎莫於廓爭無非内制方略外使臂指而險夷阨塞度七日以成功豈止標銅封於嶺表而海甸率俾張鐘鼓之鍠鍠朝廷於是詔還樞部司馬專征何乃家憂國難并舉而交驚承新恩於終制遂返棹而歸塋故園

松菊高會耆英臥司空之繩床對謝傳之楸枰陶陶永日而滿床朱紫呼來羅拜而不名一經繼美早擒文天木計指日之調羹先生其忠孝一門而福祿之兼并故乃考終令德而齊眉並齒同升遐夫玉京其弔也塡國人之詞誄其哀也絶里巷之舂聲君爲天下而生民生治亂國社重輕卽使東山高臥而巖巖泰嶽四維賴以不傾吾將爲天下慟而豈止爲後生之誼猶子之情望音容兮心怦怦聽杖履兮酒盈盈先生其蕭肸降鑒羞我其一觥

祭故雲南巡按御史銘赤陳公文

嗚呼先生咸有一德不二其行其死也有爲而死其生也無忝爾生德業文章果益棺而始定功名華袞雖勝國而猶榮方其看花帝里攬轡登瀛簿簿書之執掌權清要於中行詢事考言三載告成天子乃倚之爲喉舌出風議於承明白簡清霜而著節烏臺驄馬以傳聲旋特膺夫簡命而黼斧之南征旗南花笑卉露車迎雖尸饔之靡恤搖萬里之心旌梯航蠻瘴月小猿鳴通西南之君長追司馬之前功南詔聞之

而率俾各奉幣而牽牲何積勞之已甚而人望之難更天子曰惟此南方再煩我卿正諏詢之靡及以上答夫忠貞忽新亭之灑淚而大厦之已傾望君王兮水砰砰念故國兮身惸惸載五湖之烟月將返棹而徒驚將慇憂之成疾兮而悲憤之難平問上皇兮嬲鵡思美人兮杜蘅抑傷心於江畔陪宸遊於玉京兮將長江之返櫬而雷竹之菁菁先生之存亡無愧而令名之已成則簡書之可畏而軒冕之爲輕卜牛眠兮安爾塋歷桑梓兮愴爾情有子克紹兮越江山之險阻而返葬於佳城想望風采中心怦怦共徬徨於櫃莫爲雞絮之羞誠莫九原於一觥仰天高而月皎兮如見先生之淸瑩

祭王夫人文

嗚呼九隆巍巍兮青碧其岑青華瀚瀚兮千尺其深篤生淑媛兮相夫子而靜好於瑟琴出於天卿公之閫訓兮孝經列女夙誦習而藏之中心惟非儀是戒兮而恭順之爲箴篝燈佐讀兮雞鳴夙眛筮仕漁陽兮治功稱最報績屢遷兮內襄實大願侍家食於草章兮於焉晨昏之是賴孝事姑疾兮夜不藏眸施梵典以祈禳兮乃方書夢降於庭陬亟如方以進餌兮病霍肰而已瘳無何變亂兮播遷徙倚生齒流離兮

力供脆旨天不憖遺兮並背考妣衰絰擗踊兮極哀盡禮弔者大悅兮婦也實子手教課子兮公定振振讀書啓後兮令望著聞屢舉婚姻兮豐儉惟均毋也實父兮巾幗而搢紳避兵榆城兮媚黨相簇侍之舉火兮全活多族長齋繡佛兮代司農而祈福幸王師入滇兮日夜望公之過里而衮衣繡服來音書於永昌兮偕老六珈受天之祿未幾而病病且革兮猶恨未能月望珠圓悲紅淚之簌簌嗟呼與司農公相隔凡二十有四年望斷者帝城草木六詔風烟何艱難之遍歷兮而茀祿之難全雖遙奉以夫人之顯封兮何不一爲權聚爲國朝元老之奇傳嗚呼夫人爲王氏之毋爲王氏之父王氏之師塾爲王氏克家之弓裘爲王氏禦難之赳繆故一身而百善之所爲備雖旣化千載而彌馥鬱

送李德英歸葬文

嗚呼德英生爲廉吏而不能全其名沒爲烈士而反以傷其節鬱鬱苦情其誰諒之宦轍之難如登太行如行蜀道揚風帆於灩澦聽虎嘯於窮山凡今之人莫此荼苦一事不謹動殞身名而貧不能束裝苦不堪扶櫬以覗擁鉅貲博浮名全軀保妻子之身竟以壽終其得失爲何如也人生如寄大夢誰窮或飛花於繡幙或落蓴於汚泥數實爲之奈之何哉公柩反矣木蕭蕭葉下露凄凄霜凝國人哀之薦紳悼之而

況望前車之覆切狐兎之傷者乎魂兮歸來金沙之上廬墓惟康家庭式好無依依此邦山川嗚咽爲也敬修薄奠其鑒茲哉

祭李德英文

嗟呼李公懦夫貪生烈士狥名名之不存生將何副故屈平忠憤沉於江潭申生不陳甘心就戮此忠臣孝子之苦心輾轉難言可對天日者也若夫偷一日之餘生喪百年之大恥全軀保妻子之身得以壽終衆人安焉一人憤焉故玉碎珠摧花飛蘭折此中情事尚堪向人語耶我公以縹緗世業出其新鋤以爲天下無難事爲所欲爲矣乃顛倒於科目之場得而復失以復礧磈難澆失職而志不平矣乃復困之以

山城疲之以奔命出門有礙動而見尤就事未恭彈章隨及豈非以士人掛名汙墨終身不齒寧含垢而生無抱負而死遂爲此小諒捐身不顧耶嗟乎得失數也窮通命也聖人之道一龍一蛇達士之修爲牛爲馬當時若稍爲自損而罪不過革職贖不過數鍰亦不至上獄中之書而見法吏則頭搶地辱人賤行至此極也收功名於三北之餘取清議於事久之後豈無復起田間以展所學者耶如過此不恤遂罹奇慘尊人白首遠仕一方兄弟孔懷妻子兩地撫妻予

之誰依刲天倫之至性臣道不成子職盡廢言之惻
怛公豈得已而爲此也耶以至孤瑰難返明月烏啼
道恨乎吞青燐鬼泣郎不乏釋驂解贈之仁人扶櫬
間關艱難萬狀數千里外何日云歸有不泫肰灑淚
者非人也嗟嗟恥之不存雖生猶死公之情於一厥
不復有生屈乎申生幸存古道矣而服公之官遊公
之土望前車之舊轍畏羊腸之險隘且悲且懼靡所
適從謹茲祭告尚鑒微衷哉

送李德英歸葬轉啟

德英李公以縹緗世業琨璧聯芳人譽重乎珪璋已
行珍乎金玉九月專城未失陽塵之望半年勞績徙
留囊橐之脩以至命之不淑遂掛彈章而恥也何堪
竟投緩帶雖小諒非大雅所爲而壯氣亦丈夫是重
窺其列款原無重大之情讀乃哀辭益見光明之度
里巷爲之灑淚士民罔不含悲親幃訣永昆友無依
幽魂難返望歸航於夜月烏啼旅櫬空羈覓冥路於
黃昏燐火八口頻飢至尸饔之莫繼九原可作豈篋

篋之猶慚今當事竣之時正望回南之日哀此餬口
無貲買舟何討言之酸鼻聞者傷心敬啓閭邑先生
李公生時知愛故借庇於天高歿後矜憐更求全於
海潤濟麥當遨之長者釋驂應比於古人量行蠲惠
以濟窮黎旣施恩於當阨與不期多本誠念以相哀
豈日望報惠全骸骨澤被存亡一家聚首猶得撫趙
氏之遺孤數世銜恩豈復忘龐公之大德某末員嗣
治亦分仁厚之輝諸公博愛弘施永結生成之戴倘
邀金允足荷玉甃

祭王獻平文

蒼蒼者天誰紀極之茫茫者數誰憑依之孰善而孰惡孰修而孰短孰報施而嚮應之方其士趨於嚚人習於賓紛競者謂之敏達滑習者謂之圓通君能以一身砥柱其間敦篤自持楷範多士彼蒼未可謂無意也奉平宇先生之後能讀父書暑雨祈寒吟誦不輟可謂守身之孝繼志之勤矣居城數十年官長不知其名市廛不識其面篤若木雞靜如處子可謂防口如瓶守身如城者矣人巧我拙人智我愚不尚辨

爭不矜意氣可謂能爲龍伯高不爲杜季良者矣少年食餼聲重邑庠及其時尚日非炫奇弔詭公能守正不隨可謂文如其人不肯違道干譽者矣以是人也天爲之隆其後裔遐其扁壽魏科顯仕以爲諸士表範此誠天道之可信者也乃以是文不逢時齊門操瑟苦學半生不獲一第此吾之不可知於天道者一也而以忠厚長者未應龜斯之報書香蕭寂令人有伯道之嘆此吾之所不可知於天道者二也況即使功名未遇以是年適當明經不日分教一邑使門下諸生皆尚敦謹以厚風俗以正人倫是王君不遇而實遇無後而有後也乃貢次及一日不能待尚以諸生受終聞其易簀之言不及瑣事惟命以手澤諸書相與殉葬雖啓足啓手何異是公其始終不懈爲一完人矣顏淵篤信好學簞瓢陋巷盜蹠食人之肝竟以壽終其所謂報施善人者是耶非耶此屈原之所以著天問騷怵致感也雖然今世豈無浪貢科名無德而貽臭里巷恥之即有不肖子孫貽辱宗先其視公之厚其德而嗇其報傳有令名永爲規範者得

失果孰多也則公之德即公之功名公之德即公之亂嗣此固天之阨公公非自阨於天也今茲之奠師儒咸集紳士同臨以見公德之在人心非爲王公奠且以天道難諶共搔首而問之也靈其不遠尚鑒此哉